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〇册目次

健餘奏議十卷

〔清〕尹會一撰

清乾隆刻本

尹少宰公遺書

健餘奏議

敬崇堂藏版

健餘先生奏議序

稽古名臣奏議無慮數十百家而陸宣公之名
特著豈獨文焉而已惟其由衷達意剴切精誠
不負所學有以取信於天下後世也吾師健餘
先生歷仕中外勳施爛然抒誠報
國不務多言而其見諸奏議者皆治行之實也先
生生平恥以文名未嘗存稿既歿公子嘉銓廣
蒐東章哀輯遺書得若干篇以視受長編成十
卷雖所刊無多而崖略於是乎在先生之巡視
淮鹺也嘉猷入
告清商竈之源而流弊悉除浮費胥汰遂著為令典
商民永賴受長承乏西江猶得奉為典守撫豫
州時尤幸以屬吏躬承誨言親見先生務農桑
設社學豁浮糧增漕價減息穀免陞科重禽論
禁酒麴凡所以為吏治民生計者無不盡公體
察強教悅安而曲盡其情事已未大水上疏自
劾引咎痛切尤為古大臣所罕覯其籌畫賑恤
事宜委曲周詳即繪流民之圖亦不是過受長

每壹讀之輒為隕涕已飢已溺之心實可共見
也於戲先生之所學深矣非立身行道尚友古
人誰其能之覲請增韓文公范文正公博士湯
文正公從祀孔廟二疏尊先儒哉抑亦同道之
徵也迨
名歸臺省請昭信從納誨則忠陳情終養慕親則孝
當是時先生年已五十矣而晚節彌篤越六載
赴佐司空督學江南敦本務實敬敷小學之教
深戒虛車之飾優禮布衣而察舉之士林咸仰
大儒躬行好善優於天下之量
帝眷方殷晉秩少宰而先生旋卒遺疏懇懇猶以任
賢納諫壹意立誠為請於戲先生生平之學術
見於此矣竊謂先生之與陸宣公學不同而其
不負所學有以取信於天下後世則同也質諸
知言者當不以為阿其所好云
乾隆十有五年夏五月渤海門人張受長謹識

凡例

壹先生巡按兩淮期年巡撫河南三載題奏之多
奚啻千計凡刑名錢穀舉劾常事不錄

壹先生忠厚謹慎受知於
上抒誠敷奏嘉納良多有關幾密輙卽削槀是編皆
已行之事飭知司道有案及發邸抄者所得未
及十之二三而梗概亦可想見

壹本章見於邸抄率係貼黃偶得全稿亦卽備載
故詳畧不同

壹按年編次不分題奏其有一事再三上疏者間
或以類相從便於滙覽

壹恭錄
硃批諭旨皆准部覆及見邸抄者未詳則闕之恐傳
聞有譌也

壹先生奏謝
御賜書籍及貤封自陳諸疏二十餘通已刻家譜中
茲不重出紀
恩紀事各有所當也

健餘先生奏議目錄

受業門人張受長編

健餘奏議卷之壹

兩淮上疏

署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元年二月初五日奉

上諭高斌已補授河道總督其兩淮鹽政印務著尹

會一署理仍兼管運使事欽此欽遵於乾隆元年

三月初三日接准歷任鹽臣高斌移交印信臣

隨恭設香案望

闕謝

恩祗受視事伏念臣一介寒微生逢

盛世荷蒙

世宗憲皇帝拔之草莽首擢銓曹旋守襄陽又調揚郡

特授兩淮運司自惟才質庸愚涓埃未効今復蒙我

皇上天恩著臣署理兩淮鹽政聞

命自天感激無地雖捐糜頂踵不足以上答

高深惟有愈凜冰兢敬體

天心恤商便民彌加奮勉仰報

隆恩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愚衷理合奏

謝惟是臣知識淺陋膺此重任實切惴惴敬懇

皇上天恩俯賜

訓示俾得欽遵辦理不致隕越頂感

高厚於無極矣臣謹一并奏懇統乞

皇上聖鑒謹

奏

乾隆元年三月初三日

署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

奏爲感沐

恩訓敬抒誠悃事竊臣奏謝

天恩摺內欽奉

皇上硃批向聞汝操守清廉辦事尙屬明白而且實

心任事故有此用勉力圖報莫負初志則將來之

任用正未可量也若量小易盈一有高興自足之

念則諸事不可爲矣欽此臣跪讀之下如對

天顏如奉

面命伏念臣質本凡庸學鮮實用自服官以來黽勉

不遑毫無足錄夙夜內省惟有寸誠自矢今荷

聖主特達之知逾格擢用臣即勉竭駑駘尙不足以

報稱萬一何敢稍有改易重負

殊恩茲蒙

諭旨教誨臣亦不敢以虛詞陳奏惟益堅初志深戒

盈滿時時以實心實政自勉凡力所可至不稍

留餘才所未能常加策勵以仰副

皇上訓誨期勉之盛心絲感荷

恩訓敬抒恩忱恭摺覆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乾隆元年四月初六日奉

硃批好著實勉力以副朕任用之恩欽此

署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
奏爲敬體
聖心酌請通融接濟浙鹽以平市價以裕民食事竊
照鹽斤之於民食亦猶米穀之不可缺少然米
穀則各省有無相通緩急相濟獨至於鹽而不
爲酌量通融者泥於行鹽各有綱地之故也夫
普天率土同爲
朝廷之赤子籌畫變通宜體
軫恤之深仁玆因浙省鹽價昂貴欽奉
諭旨交大學士嵇曾筠多方調劑使之平減俾商民

均受其益仰見
聖主廑念民依無所不至玆准大學士嵇曾筠知會
到臣臣查鎮江府屬係行銷浙鹽每斤賣錢十
六七文不等較之往時實屬昂貴瓜揚係行銷
淮鹽每斤止賣錢九文一江之隔貴賤懸殊民
情喜賤惡貴大率皆然但鹽少則價貴鹽多則
價賤今聞浙鹽之貴由於鹽少如使鹽斤充裕
其價自然平減兩淮產鹽豐裕現有存餘之垣

鹽可以酌撥通融暫時接濟鎮江民食平減市
價即交常鎮道就近經理轉發認運鎮江府屬
之浙商按照浙引行銷其每引應納課餉等項
均在浙省運庫完繳准銷浙省額引惟將淮鹽
價直及運送水脚兌交常鎮道彙交兩淮運庫
歸還原款今臣約計課餉鹽價水脚等費每斤
成本不過一分許其每斤賣制錢十二文計直
銀一分四釐在百姓每斤即省錢四五文在商
人每斤即獲利三四釐如至期核實成本不須

一分其價再行酌減如此裒多益寡暫以淮鹽
之有餘轉濟浙鹽之不足仍銷浙引仍歸浙商
綱地無侵越之虞百姓受平價之益浙商收自
然之利兩且鎮江府屬得此接濟則應運鎮屬
之浙鹽又可轉濟他郡鹽斤並得寬裕價直均
可平減又不止鎮江府屬民生受平價之益也
且有此通融鎮屬愚民亦不致貪利越販所裨
實多臣仰體
皇上天下一家之

聖心無分此疆彼界因時制宜斟酌通融平價之法
札商大學士嵇曾筠會摺恭
奏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再三月二十日鎮江府丹徒縣民越
販私鹽被巡役在於江口盤獲致有爭鬬之事
現飭查究實緣浙鹽過昂愚民圖賤所致謹一
并奏明統祈
睿鑒謹
奏

乾隆元年四月初六日奉
硃批接濟浙鹽辦理之處甚妥當應照所請行者欽
此

署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
奏爲據實奏明淸理江廣浮費仰祈
睿鑒事竊照商力之困紓視乎費用之多寡鹽價之
貴賤視乎成本之重輕商人多一分之浮費卽
多一分之成本非惟病商亦且病民我
皇上惠愛商民體恤備至臣職司鹺務敢不敬體
宸衷悉心經理查江廣口岸有匣費一項在于揚商
鹽價內扣留以爲致送該省文武各衙門規禮
養廉等項以及一切雜費先經前鹽臣伊拉齊

查明分別應裁應存造冊咨送前督臣高其倬
覆核恭呈
世宗憲皇帝御覽經部議覆自雍正九年庚戌綱起應
照所議留爲巡查等費如有地方官借端需索
及口岸各商敢於逢迎分送該督撫立卽題參
與受一并治罪至口岸各商虛冒開銷許本商
赴鹽政衙門呈告卽行提審究追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伏查湖廣匣費每綱原核存銀十
二萬兩江西匣費每綱原核存銀三萬九千四

百兩今江廣匣費每引扣至五錢有餘按引計
費湖廣每綱不下四十餘萬兩江西每綱不下
十餘萬兩核之原定數目多至數倍費重價昂
商民並受其累不可不亟爲清理茲據揚商公
稟此項匣費從前已奉核定兩司匣各商歷年
總不清算商等轆長莫及請將收支各賬開報
核算第恐原定之外尚有支用應酬之處今寬
裕扣留酌議每引扣費三錢湖廣約運銷八十
萬引計共扣銀二十四萬兩較之核存原數加

銀十二萬兩江西約運銷二十五萬引計共扣
銀七萬五千兩較之核存原數加銀三萬五千
六百兩等情除檄湖廣江西驛鹽道就近督催
司匣辦事各商將收支賬目據實開報與揚商
核算外臣思江廣匣費旣經酌核議定卽或原
數之外尚有不可少之費用與不得已之應酬
亦何至多至數倍有餘總緣匣費出自揚商與
匣商痾痒無關而又不按綱造冊由運司驛鹽
道核明轉送鹽臣衙門察銷出入未有確數與

受無從查核則其任情濫用藉端冒銷之弊在
所不免必須立法稽察使商無浮費事無掣肘
方爲妥協但江廣相隔遙遠非同揚州近在咫
尺易於稽察今臣再四籌酌現在設立循環印
簿給發江廣匣商卽從乾隆元年丙辰綱爲始
照依揚商所議按三錢一引扣收將所收銀兩
與動支款項逐日逐條據實開載印簿內循去
環來送臣衙門查核至一綱完竣通盤核算如
有盈餘留爲下綱之用若地方官有額外苛索

臣卽移咨督撫查實題參若司匣商人有侵冒
等弊臣卽嚴提究追俟兩綱後核其實在應用
數目每引應扣費若干再爲酌中永杜浮濫至
匣費款項數目從前奉部核定之後卽經造冊
咨送江廣督撫并發驛鹽道備照在案今立法
清查應令匣商將支用數目按季造冊并送該
管驛鹽道核明轉送督撫就近查察更爲有益
臣謹據實繕摺恭
奏懇祈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
奏為奏明巡查鹽場事竊照場竈為鹽法根本之
地最為緊要臣查淮南二十五場綿亘八百餘
里淮北五場綿亘四百餘里皆坐落沿海地方
遼濶非親身遍歷不能周知各處情形酌宜辦
理臣才識庸愚荷蒙
皇上天恩畀以鹽政重任實切蚊負之懼謹擬親往
兩淮南北各場查勘形勢體察竈情如有關於
私鹽要隘竈戶休戚之處應須因地制宜隨時

調劑以及裝運鹽船之河道捍禦海潮之堤工
節宣河水以資灌溉之渠閘凡與商竈鹽務有
益者臣俱詳查確籌悉心料理其應行具奏事
件臣即繕摺奏請
聖訓遵行臣仍隨處宣布
皇仁曉諭丁竈各勤本業煎曬售商不得通梟濟私
干犯法紀以上體
聖主惠愛海隅蒼生之至意臣謹將親往巡查各場
緣由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乾隆元年九月初二日

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

奏為奏明收買餘鹽以裨商竈以杜透漏事竊照
各場竈戶藉鹽為生俯仰衣食之計皆取給於
此所產鹽斤不歸商配引即售梟濟私此必然
之勢故欲杜私販必先清竈鹽使無存積查寒
冬歲暮之時竈戶需用尤殷待售尤急各場買
商或乘其窘迫過為刻減價直以致竈情難堪
或商力不繼未能全數收買以致盤歸囤販臣
已切諭各商務必公平交易多發課銀廣為收

買誠恐場商之內實有力量一時不能接濟若
不設法收買不但竈戶度歲拮据其透漏之弊
斷難禁除臣查運庫內存有充公閒款銀兩可
以通融濟用臣擬至期酌量發給場員收買餘
鹽存貯場垣俟捆運之時即照原買價直給商
配引行銷價銀歸還運庫原款一轉移間竈戶
既得資其急需餘鹽不致透漏私販而商力之
不及者又得藉以接濟所裨實多緣所動銀兩
非關解部之項又係隨時動支旋即還補是以

未敢具
題謹將酌議收買餘鹽緣由據實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謹
奏
乾隆元年十月十二日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

都察院僉都御史管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以譾陋寒微叨蒙
皇上特達之知逾格委用由運使署理兩淮鹽政寸
長未効時切悚惶今復重邀
寵命
特加僉都御史銜管理兩淮鹽政壹年之內疊荷
殊恩五中感激莫可名言伏念兩淮鹽務殷繁而臣
才微任重曷克仰酬

高厚惟有敬體愛民恤商之
聖心勉竭愚誠悉心經理據實陳奏恭請
聖訓遵行以仰副
皇上委任至意所有感激微忱理合繕摺
奏謝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乾隆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硃批知道了勉力爲之以副朕任用之意欽此

都察院倉都御史管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
奏爲積貯攸關酌議分撥敬懇
聖訓事竊照揚州鹽義倉欽蒙
世宗憲皇帝軫念江南民生籌畫儲備於雍正四年奉
旨將商捐銀兩建蓋倉厫買貯米穀交商管理查原奉
廷議以揚州府爲安徽江蘇道里之中即隣省
亦一水可通是以議於揚城建倉積貯今各處
倉糧充實居多即本省偶有歉收賑恤之處各
於本邑常平倉穀就近動用而鹽義倉相距路
遠不能即時應用輾轉議撥既需時日又費運
腳殊多未便是以近年未經撥用今倉內現貯
穀二十七萬六千餘石米三萬七千餘石雖有
存七糶三之例因附郭之江甘兩縣俱有常平
倉應糶穀石而貼近之邵伯鎮又爲諸路糧艘
滙聚之所鹽義倉穀商人艱於糶賣未能出陳
易新揚城地方潮濕易致霉浥虧折據商人賠
補過三萬餘石誠恐積久霉朽愈多所關非細
又泰州通州海州如皋鹽城板浦石港東臺阜

寧等處鹽義倉共額穀二十六萬二千餘石米
三萬八千餘石內泰州倉貯穀十四萬三千餘
石米二萬四千餘石爲數最多鹽屬積貯已足
無可改撥出易又難據商人賠補過一萬五千
餘石積久堪虞所有揚泰二倉存貯米穀必須
斟酌變通以重倉儲臣悉心確議揚州倉酌存
穀八萬石泰州倉酌存穀六萬石向餘米穀合
計四十萬餘石請以揚補本省上年被水州縣
動賑倉穀以省買補之費并於附近標鎮協營
量其額兵多寡酌撥分貯或數千石或數百石
春借秋還免其加息以爲恩濟兵丁之需在揚
泰二倉可無紅朽之虞而分貯各處動用均得
便易江省兵民更獲實濟之益至撥運米穀脚
價統於運庫節存巡費項下動支仍先儘好穀
分撥各處其米穀內有存積年久未便撥貯者
交給商人領出變價另買新穀貯倉務足酌存
八萬六萬之數不敷價直循例於商捐公項補
給至分撥各營穀石或有公所可貯或須酌建

倉房俟奉
旨俞允查明辦理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乾隆二年二月初六日

都察院僉都御史管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
奏爲奏
聞節省事竊照丙辰綱奏銷已竣所有經費脚費等
銀共十二萬四千六百五十三兩零內除例應
支用水脚銀三萬七千五百十八兩零總理鹽
政督臣趙弘恩養廉三千兩陞任鹽臣高斌支
用養廉銀七千九百五十八兩零臣支用養廉
銀六千九百五十八兩零又幇貼總河臣高斌
養廉銀七千兩外實節省銀六萬二千二百十
八兩零現貯運庫報明戸部聽候撥解謹將收
支節省各數開摺恭呈
聖覽謹
奏
乾隆二年二月初六日

健餘奏議卷之二

河南上疏壹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内閣奉

上諭昨曾降旨著尹會一署理廣東巡撫今尹會一

以伊母年踰七旬不能赴任就養爲辭情甚懇切

著調署河南巡撫王謩著前往署理廣東巡撫欽

此欽進臣於四月二十二日抵任受事伏念臣

謭陋凡材毫無知識屢蒙

聖主擢用深恩由運使署理兩淮鹽政旋加僉都御

史銜管理鹺務正以涓埃未報時切悚惶欽奉

諭旨著臣進京

陛見幸得仰覲

天顏跪聆

聖訓乃又恭承

恩命署理廣東巡撫臣因母老瀆陳烏鳥之私復蒙

聖主推恩錫類教孝勵忠調署中州近地俾得奉母

就養

天恩高厚極頂踵以難酬臣識庸愚顧封疆而滋懼

天中爲四達之地撫綏當最要之時臣惟有勉

竭駑駘欽遵

訓旨休養黎庶整飭官方實心實力多方經理以期

仰副

皇上簡畀之至意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疏恭

謝

天恩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具奏

聞

乾隆二年四月二十壹日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遵
旨詳查議奏事竊臣在京面奉
聖訓以豫省雨澤愆期民瘼攸關
諭臣確查實在情形備悉奏
聞并將撫恤事宜詳加籌畫仰見
聖主愛育黎元不使一夫失所至意臣一入豫境即
委員分路確查臣自彰德衛輝至開封府省城
沿途親自查看隨處體詢農夫野老細察閭閻

情景悉屬安貼各邑地畝種麥十之七八現俱
成穗將次結實鄉民皆謂普律有收但多寡不
等窪地每畝可收四五斗高地可收二斗如日
內得雨更逾此數秋田早禾有已長苗數寸者
有甫經出土者現望透雨以滋長養此臣赴任
經由彰衛開三府屬地方目擊面詢之確實情
形也其懷慶府屬已據委員查覆勝於彰衛南
汝六府四州路遠尚未回覆臣於二十日至省
城即細詢南汝等屬因公在省之地方官並司

道各員皆云黃河以南各州縣大率勝於河北
之彰衛二府實無失收之處此臣詢據屬員所
述之情形仍俟委員查覆到日再行詳悉據實
具奏至撫恤事宜誠如
聖諭緩徵一條尤屬濟時拯災之急務今豫省情形
雖與直隸不同但麥收既有歉薄之處秋田尚
未得有透雨應遵
皇仁將歉薄州縣錢糧暫緩催徵以紓民力至各屬
倉糧今春青黃不接之時已經借糶兼行接濟

民食目今米價亦不甚貴臣又體訪民情大概
樂於借領平糶次之蓋平糶非現價不能買食
窮人尙費經營借則急補目前缺乏緩至秋收
不難還倉是以豫省向來多從民便春借秋還
今不拘存七糶三之數惟視地方之緩急斟酌
多寡借糶接濟統俟麥收時停止臣又細詢布
政司溫而遜各屬倉糧率皆充裕間有數處稽
因偏災動用現存無多即或一時需用亦可於
附近鄰邑撥用就目前情形全省倉儲詳加籌

酌毋庸議請截漕臣又案查各屬申報三月二十八九等日得雨三四寸者共有四十一州縣得雨一二寸者共有四十八州縣目下俱望大沛甘霖臣抵任後即竭誠祈禱謹就現在情形酌議事宜遵
旨具奏伏候
皇上訓示謹
奏
乾隆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奉
硃批總理事務王大臣速議具奏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據實奏明仰祈
睿鑒事竊臣荷蒙
皇上天恩畀以撫豫重任欽遵
訓旨時時以察吏安民爲念固不敢輕率紛更以滋擾亦不敢因循瞻顧以悞公査豫省吏治頗有粉飾之習漸至懈弛臣抵任後即敬宣
聖主宵旰勤勞誠求治理之至意訓勉大小屬員各矢實心力除舊習臣仍不時訪察加有不恤民隱不顧官箴之劣員即行
題參斷不姑容惟是守令等官與民最親須得人地相宜欽遵
聖諭使之久於其職從容展布以收循良之實效今
臣體察各員內有繁簡異宜兩不相稱之員其才優於地者不過未盡所長而才細於地者恐難免貽悞之虞現在勤加策勵再行試看倘限於才具終無進益必須改調者容臣愼擇相當之缺具

題請
旨調用以裨吏治但臣未敢擅便謹先繕摺具奏伏
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乾隆二年五月十八日奉
硃批是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為請
旨事竊惟
國家廣籌積貯以備不虞隨時借糶以惠民生誠
愛養黎元接濟緩急之至計也臣於通省倉儲
現在清查辦理務期充實有備伏查定例出借
倉穀秋後補還每石加息穀一斗臣思借穀各
有不同加息似宜區別如地方本非歉收祇因
春月青黃不接循例借給百姓出陳易新自應

加息還倉至如偶值雨暘失調或微被災傷之
處籌畫撫綏特行借給此非尋常借穀可比臣
愚以為秋後催還之時宜廣
皇仁加恩優恤止令繳還正穀免其加息小民終歲
力田粒粒辛苦俯仰皆資省此升斗之交官即
裕升斗之食用霑
恩實溥我
皇上懷保萬民事事損上益下惟期閭閻休養得所
臣因豫省去歲歉收之處及今春雨澤偶愆州

縣民問借穀願々秋後即應催還謹陳愚昧之
見如蒙
聖恩俞允敬懇
皇上特頒
諭旨著爲定例俾各省一體欽遵兆民均霑實惠仍
嚴飭有司務必體恤民依平斛收量如有浮加
斛面額外多取嚴參治罪爲此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乾隆二年六月初二日奉
硃批這所奏是有旨諭部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奏
聞事竊照河南地方仰賴
皇上至誠感格
錫福蒼生通省州縣先後普被甘霖秋禾俱得播種
但查各屬二麥收成厚薄不等必須加意撙節
有備無虞而東省春麥又有失收之處壤地相
連更需接濟臣查踹麴一項耗費麥糧甚多若
任其囤積踹耗必致麥少價昂大爲民累臣今

通飭禁止留此麥石以備本省暨省民食之需
其東省聽民販糴概不限過又各屬倉穀向係
春月借糶秋後補還上年被水州縣因秋收歉
薄尚未補足今春又因雨澤稀少借糶穀石
有溢於存七糶三之數署布政司温而遜恐
來艱於完補詳請將上年及今春民借之穀估
令還麥其官糶者飭令買麥俟秋間再爲易穀
補倉臣思去秋既已歉收今歲二麥又厚薄不
等民間專資食用若官麥一齊收買市集難免

騰價小民有公私拮据之虞臣撤飭

皇上愛養黎元至意寧留有餘以否哉現飭各屬將

上年未補穀石據實詳報咨明戶部自入春借

糶穀石照例於秋後完補但前後出糶倉穀約

四六十餘萬石為數繁多又有上年被水各縣

淹水後至今秋所借者倉貯民生皆有賴容

俟秋間臣再酌量情形詳悉具奏請

旨遵行謹將現在辦理之處恭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謹

奏

乾隆二年五月十八日奉

硃批是極之見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為恭奏豫省民俗情形并陳末議仰祈

睿鑒事竊惟食為民天而足食在於重農務本盡其

地利除其民累我

皇上恩深愛育

諭旨頻頒臣欽承恪遵現在督率屬員實力奉行伏

查豫省民俗素稱淳樸適非江浙浮奢可比但

不善經營別無生財之道其公私用度皆藉於

地之所產而中州地多平衍利鮮灌溉旱潦無

備全賴天時恭遇

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而地土猶是所以偶遇

歉收輒憂拮据向者地畝寬廣田無荒蕪前督

臣田文鏡王士俊歷年共報墾荒一萬四千八

十餘項自首地四萬八千九百一十餘項二共

錢糧正耗二十萬有奇在小民任土作貢分所

當然第較之從前已增歲額臣惟有仰體

天心專務休養教民撙節導民儲蓄不敢以煩苛擾

幹濟不敢以毫末累閭閻至於有裨民生之事

毋論巨細必詳悉熟籌據實奏請
訓旨臣查各屬易墾之畝民間久經開闢其所遺者
大都費力難墾之地仰懇
聖主蠲租減賦藏富於民查康熙九年奉
旨刊頒律例田宅條下開載山東河南及直隸等處空
閒地土聽民儘力開種永不起科如蒙
聖恩特頒
諭旨所有荒地嗣後聽民開墾免其陞科止令州縣
給與印照永遠收執管業則小民俱無賠糧之
慮自生興利之心雖多費工本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將
必勉力開墾量其土之所宜或種五穀或植樹
木以盡地利似於民生有益至於鹽鹵不毛之
地煎土熬硝又為窮黎衣食之資是以擬請通
商便民之議另摺具奏統乞
皇上恩鑒謹
奏
乾隆二年六月十八日奏
硃批知道了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為酌請通商運硝以裨民生以杜私販事乾隆
二年二月初八日准工部咨開總理事務和碩
莊親王等議奏請除商收硝斤一案以豫省開
歸陳汝四府濱河斥鹵之地不生五穀出產硝
斤貧民藉以煎熬易米度日向有硝行收買以
備採辦解部及鄰省購買之用原督臣王士俊
請歸鹽商收買利歸商人累貽百姓行令河南
撫臣仍聽民間設立行戶自相交易其鄰省需
用應聽齎批赴買仍嚴飭留心稽查不許私販
出境等因奉
硃批依議欽此欽遵在案臣查豫省硝斤歸商收買
實為小民隱累自蒙
恩允仍聽民間交易以來殊於貧民有益臣細察民
情竊欲推廣
皇仁酌量變通行運以杜私販之源不揣冒昧敬陳
聖聽查貧民原係逐日煎熬隨時售賣以資餬口而
本省奉部採買乃偶然之事鄰省又係約計應

用數目彙齊委員購買當其辦買之時數至巨
萬之多一時不易足額及至買畢之後則又硝
多無從發賣向來雖有硝行收買貲本原屬無
多非能常川收積本完貨足卽截然不受更有
瞞知委員已去及其爲時尙早恐積久虧折指
勒不收貧民因而生計難資此產硝地方之情
形也硝斤一項營中合製火藥而外各處銀匠
藥舖需用甚廣隣省委員購買盤費水脚計算
硝價過重匠舖向官買用其費更多槩之隣省

硝局多在省城一省之內地廣路遥焉能盡赴
硝局悉費重價買用價昂則利倍利倍則私販
者自多此隣省之大槪也本地之硝行旣不能
常川多收煎硝之貧民又不能枵腹待賣是
貧民利私販之濟急私販利貧民之賤售而隣
省匠舖又利私販之價賤卽收硝行戶亦因官
買無期潛結私販故販硝之禁嚴而私販愈不
能除猶之從前銅禁愈嚴而銷燬制錢者愈多
其勢然也臣愚以爲硝斤雖可合製火藥但非

硫礦不能成造而鑪戶之用硝旣廣且多利之
所在法固難止況江浙湖廣等處均屬內地又
與邊境不同嗣後應請酌量變通所有產硝地
方收硝行客欲運往某處售賣者聽其稟明州
縣官將硝斤數目運往處所關會彼處地方官
員并給與印照以備沿途查驗按其程途計其
往返定限繳銷彼處地方官仍將運到日期覆
備案如無文照卽以私販論罪若州縣官吏藉
端需索察出參究如此則收硝行客旣得持照

行運卽可陸續收買貧民不致囤積亦可隨時售
私販而隣省地方硝斤通行無奇可居私販將
不禁而自除矣營伍合製火藥卽可就近買用
無須隔省遠購多費價值兵丁亦屬有益各省
又免委員之繁省無益之費其邊境沿海地方
仍照常查禁毋許運往此臣愚昧之見是否有
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乾隆二年六月十八日奉
硃批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請動生息餘銀建設營倉買貯穀石以資兵
食以廣
皇仁事竊照督撫鎮標兵丁前蒙
世宗憲皇帝恩賞銀兩營運生息惠濟吉凶之需査河
南撫標賞銀四千兩河北南陽兩鎮各賞銀六
千兩南陽鎮係置地收租河北鎮及撫標係交
當商營運從前生息止將撫鎮本標出征兵丁
給賞其本標存營兵丁及外營兵丁俱不與焉

是以歷年息銀除給賞之外撫鎮標共積存餘
息銀二萬一千餘兩上年因出征兵丁已經撤
回前撫臣富德咨明兵部同存營兵丁一例給
賞在案此後每年所得息銀除給賞之用餘剩
無多但撫鎮本標兵丁已得普霑
恩澤其十三外營共馬步兵六千餘名尚未遍及若
將餘息再爲交商營運奏賞外營又恐與地方
未便似宜從長計議以廣
聖主體恤之仁臣思春月青黃不接之時及偶遇歉

歲米價較常增貴兵丁仰事俯育不無借貸重
利之累若酌動餘息於秋收後買穀二萬石約
需銀一萬餘兩按額兵多寡分貯各標營每年
春借秋還免其加息則外營兵丁與本標兵丁
一體均霑緩急有濟頂戴
皇仁永無既極矣如蒙
聖恩俞允所有建倉之費並請在于餘息內動支其
各營貯穀數目及買穀建倉動用銀兩事竣造
冊送部此項穀石即令各營經管入於交代之

內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遵行謹
奏
乾隆二年七月初七日奉
硃批好最應如是辦理者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臣接准戶部咨開乾隆二年六月十三日
總理事務王大臣奉
上諭禁止燒鍋一事朕從前降有諭旨因孫嘉淦條
奏復降諭旨令王大臣九卿集議續經兩議具奏
朕又降旨令其確議今思禁止燒鍋乃關係民生
日用之事該省督撫大臣所當悉心籌畫者著將
朕屢次所降諭旨及孫嘉淦所奏與王大臣九卿

等所議悉行抄錄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
省督撫各抒所見陳奏不必會同商酌欽此欽遵
該臣看得養民在於足食足食在於愛惜百穀
而稽蓋藏之原我
皇上軫念民依重農貴粟燒鍋一事上廑
宸衷屢頒
諭旨令王大臣九卿確議又
命北五省督撫各抒所見仰見
大聖人好問好察執兩用中伏讀前後

綸音所以爲民生日用計者至深且切是必禁之而
廣裕積儲行之而旋見實效始可仰副
聖主愛民之心惠民之政若因之而轉失小民自然
之利徒滋紛擾之端則又非我
皇上特申禁令以期有利無弊之至意也夫行法宜
因乎地而立禁先淸其源臣謹就豫省地方詳
加體察爲我
皇上陳之臣查燒酒所需高粱爲多而中州所植高
粱爲盛蓋因地土平衍蓄洩無備雨水稍多卽

虞淹浸惟高粱質粗而稈長較他穀爲耐水故
種植者廣其稈名曰秫稭民間編籬苫屋織薦
炊薪莫不取給于此而黃河兩岸堤長工險歲
搶二脩必需秫稭鑲埽所用更不可勝計獨是
高粱之爲物易朽而難於久貯因用以造酒資
其利以濟日用之需相沿旣久習以爲常而大
開燒鍋興販射利者甚少民間取用惟明流居
多其色類于燒酒其味稍淡亦用高粱作成大
概飲燒酒者十之二三飲明流者十之七八此
酒家常率能自造隨處俱可零沽幾於比戶皆
然使禁燒酒而不禁明流則造酒者仍衆若禁
燒酒而并禁明流則犯禁者愈多此臣所以再
四籌畫仰體
天心順民之情因民之利而不敢遽請嚴禁者也惟
是造酒必需麴糵踹麴必用二麥豫省產糧惟
二麥爲最廣而耗費麥糧者莫如踹麴爲最甚
凡直隸山陝等省需用酒麴類皆取資於豫故
每年二麥登場後富商巨賈在于水陸馬頭有

名鎮集廣收麥石開坊踹麴耗麥奚啻數千萬
石臣於到任後業將禁止踹麴緣由恭摺
奏明夫麥乃五穀之精更非若高粱之質粗而易
朽豫省之民尤每食必需耗一分之麥糧則損
一分之民食若省一分之踹麴卽裕一分之積
貯是禁麴旣以節二麥之費更以淸造酒之源
臣請嗣後除民間零星製麴自用者免其逐戶
查禁外其有開張作坊廣收多踹囤積販賣者
請

旨勅部嚴行定例治罪并將失察縱容之地方官定
以處分凡關津隘口嚴加稽察如有車載船裝
牲畜馱運盈千累百販往各省者即行查拏究
治庶幾麥糧歲有餘積儲蓄日饒而踹麴不行
則燒鍋亦可漸減矣他如查禁之難滋擾之弊
以及棗柿等類之均可燒酒諸臣業經陳奏不
敢贅瀆臣謹就豫省情形遵
旨議奏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奏

乾隆二年七月十七日奏

硃批原議之王大臣議奏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請給飯食銀兩修築民堤以衛田疇以廣
皇仁事竊查豫省賈魯雙洎汝潁沙渚淇衛等河迂
迴旋繞支派不一每遇夏秋之交大雨時行水
勢陡長一時宣洩不及往往淹及民田向來民
間干河流頂衝湍急之處築以堤堰保護田疇
但高者四五尺低者不過二三尺且係浮土堆
築並不堅固故水小之年尚可抵禦如今歲六
月內雨驟水急即難資捍衛自應於秋禾收畢

農務空閒之時令該地方官查其卑薄虛鬆之
處督令民人增培高厚夯硪堅實庶足爲來歲
捍禦之計臣思民堤民修原屬分所應然但臨
河地方年歲豐歉各有不齊民力亦難一致如
地方豐收食用寬裕則以衆人之力爲一方之
保障人既樂從事亦易集若收成少薄之處餬
口維艱小民方謀食之不遑而責以修築堤堰
則枵腹趨事勢有所難前因東省麥收歉薄伏
讀

上諭如開渠築堤修葺城垣等事酌量舉行使貧民
傭工就食兼養贍家口欽此仰見
聖主愛養黎元無微不至今豫省臨河州縣間有被
水村莊收成未免稍減似應推廣
皇仁酌量辦理豐收地方之民堤仍聽百姓自行修
築其被水歉收之處所有應修堤堰民力維艱
仰懇
皇上格外加恩每挑土一方酌給飯食銀四分加夯
硪銀一分于司庫存公項下支給如蒙

恩允臣即飭令地方官逐一查勘據實估計將應用
土方銀數造冊詳報核實給發于秋末冬初之
際督率民夫增卑培薄層土層硪以期一律堅
固如此以民之力衛民之田而又給以銀兩資
其飯食則百姓自必踴躍赴工不獨隄防攸賴
而貧民亦得以力作度日感戴
聖恩永無旣極矣爲此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乾隆二年八月十八日奉
硃批好此係極應如是辦理者但須嚴察吏胥務使
百姓均受實惠欽此

健餘奏議卷之三

河南上疏二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請設社學之制以廣

聖化事竊惟王政莫大于教民教民莫先於立學各州縣之有社學卽古家塾黨庠之遺意也養蒙育德所關甚鉅我

國家振興學校文教覃敷荷蒙

世宗憲皇帝賞發帑金于省會之地酌立書院海內人

文蒸蒸蔚起但鄉村之內不無貧窶小民艱于脩脯無力讀書以致子弟曠廢者有之伏查雍正元年定例州縣大鄉鉅堡俱令設立社學其社師餼廩于學租中撥給所以養育人材者至周至渥良法美政誠萬世所當遵奉者也臣抵任以來查問各屬歷來並無設立社學之處蓋緣豫省學租一項止有九百餘兩除照例酌給貧生外所餘無幾以作社師餼廩實屬不敷是以因循至今似應遵照雍正元年之例酌量建設查一邑之內大鄉鉅堡烟戶稠密處所本屬無多臣請大州縣或設三四所中小州縣或設二三所每所量給餼廩於司庫充公銀內支給令地方官于生員內擇其學優行端者將姓名報明學政補充社師招徠貧民子弟入學肄業先將小學一書朝夕訓課自立教明倫敬身稽古以至嘉言善行服習講貫然後次第授以四書各經庶養育端而氣質可化植基正而良材自興至於稽查勤惰則責之教官如社師內有

廢弛學規久無成效者卽會同州縣詳明更換其有勤于教導學業日進者俟學政按臨之日據實具報將社師從優獎勵倘州縣教官不實力奉行卽行叅處如此則各屬自必盡心舉行罔敢視爲具文矣臣思豫省如此他省大略相同倘蒙

俞允仰懇

皇上勅令各省督撫一體舉行至餼廩數目動用款項仍聽各省督撫因地制宜酌量撥給將見無

地非學無人不學匪獨蒙養既正弟子無曠廢
之虞而且化導有方閭閻獲敎麗之效普天率
土共沐
聖恩于無旣矣臣言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乾隆二年九月十八日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爲遵
旨明白回奏事竊惟議獄必須按律而秋審務在採
情此卽虞廷惟明克允罪疑惟輕之意也蓋律
有定而情無窮故從來秋審之案有外臣擬重
而廷臣改輕者亦有外臣擬輕而廷臣改重者
歷難畫一總期協中今科臣田懋条奏河南秋
審過於寬縱荷蒙
皇上天恩不卽將臣交部議處令臣明白回奏欽承

之下悚惶無地伏念臣於秋審時將按察司牌
人鴻呈到招冊原係細加斟酌核其情罪有犯
非首惡或釁起一時或行兇之時本非欲殺或
被害之人本有不合方擬緩決或被毆情急抵
格致傷或傷非致命或誤傷旁人或毆妻至斃
向無兇暴之形而有不得已之情者方擬可矜
並非有意寬縱重囚也但臣於四月二十一日
自京抵豫適當天氣亢旱我
皇上宵旰焦勞恤刑疏獄臣目擊豫省情形憂心如

焚寢食俱廢正值辦理秋審咨有揆情核擬未能允協之處臣亦何敢固執前見自蹈愆尤至按察司隋人鵬雖公同會審但例係撫臣核定具

題理合據實回奏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題請

旨

乾隆二年閏九月初七日奉

旨這回奏情節該部察議具奏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欽奉

硃批據實覆奏事竊查科臣慧中奏稱豫省盜風日熾一摺接准部咨例應具題回奏臣於閏九月初四日恭疏拜發茲于初五日欽奉

硃批豫省盜案令汝等明白回奏何尙未至耶欽此

臣跪讀之下益深惶悚臣蒙

皇上天恩畀以巡撫重任奉

命之初即聞河南地方上年歉收每多盜案臣于四

月二十一日抵任即細加訪察嚴飭各屬力行保甲稽察匪類挐究窩家並設立賞罰責成捕役實力緝拏一切墩鋪營汛俱移咨鎭臣轉飭各營弁兵互相守望不時遊巡凡遇屬員進見無不以弭盜安民毋諱毋縱諄切告誡數月以來報盜之案漸少報獲之盜甚多茲據科臣條奏乾隆元年題報疎防止三十餘件本年正月至八月止共八十餘件臣查本年題報疎防原多于上年但自正月起至臣四月二十一日到

任之日止已經前撫臣富德護撫署布政使□
溫而遞參過疏防三十一件其餘雖係臣陸續
題報而被盜月日俱在臣未任以前多係上年
十二月及今年二三月之案至臣任內報盜而
參疏防者實止有三件蓋緣報參疏防定例俱
以被盜之日扣限四個月查參故被盜在前而
題參疏防在後實非近來盜劫日甚一日也至
于南陽等處所以多盜之故蓋因南汝一帶招
墾荒地五方錯雜且山莊小戸零星散處不成

村落是以奸宄易生又因上年歉收流徙窮民
生計無聊即思為匪去冬今春原多失事自
入夏以來二麥有收秋成豐稔報盜之案已漸
稀少若夫弭盜諸法如編甲稽查嚴督兵捕等
事業經多方經理不遺餘力臣惟有竭力整飭
以期盜息民安地方寧謐仰副
皇上詰盜求治之至意所有臣到任以後並無盜劫
日甚盜風日熾緣由理合據實覆
奏再查豫省地方情形各有不同如黃河以北彰

衛懷三府大村鉅莊室廬相聚俗尚儉朴民安
耕鑿盜劫之案歷來稀少非必有司之盡能加
謹防緝也其南汝一帶界連楚省人鮮土著又
多依田結廬不能萃處胥小易生覬覦加以收
成一薄遂多竊劫雖有加意防範之有司亦不
能如河北之絕無而僅有蓋民風有醇頑歲收
有豐歉其勢固然但設官治民豈容因地方之
難理而曲為寬假臣是以檢查舊案雖明知致
盜有因亦不敢稍貸即分贓之少至于斗米尺

布而但有盜劫情形無不題參疏防者深慮文
武各官恃無處分則緝捕愈弛必致盜賊盛行
無忌也今科臣慧中乃視題報疏防為紙虛之
具文而欲以題參之多定吏治之廢弛恐啟天
下以諱匿之風所關尤鉅又不查明被盜年月
而遽有盜風日熾之奏以致上廑
聖懷此臣心之更加跼蹐靡寧者也臣身任封疆若
于奏疏之內與言臣辨論恐傷
國體有失和衷之誼謹再據實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乾隆二年閏九月初六日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據實陳奏仰祈
睿鑒事竊查署布政使温而遜染於浮滑之習居心
不實辦理事件多不認眞即如今歲豫省間有
被水之西華等處自應分別撫恤乃温而遜以
爲大局豐收遂爾緩視至今查造冊結尚未送
到其餘錯誤難以縷陳若久在豫省恐難收臂
指之效理合據實陳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乾隆二年閏九月十三日奉
上諭温而遜著解任來京候旨河南布政使員缺著
江南鳳廬道范璨補授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請
旨事竊查豫省廣野平疇率皆旱地惟南汝光及衛
懷等府州所屬間有水田亦屬無幾然其間亦
尚有旱地可以改作水田者夫水田之收獲原
較勝于旱地其因地制宜導水溉田之處亦如
鑿井灌園全在百姓自爲經理而非官法所能
督責惟是小民無知每以更改水田既費工本
而改成之後即應照水田陞科或陞科之後偶
不得水又難復照旱地之則是以畏慮不前伏

念我
皇上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所以籌足食者至深至切
原欲藏富于民並非爲增賦之計相應仰請
聖恩特頒
諭旨將豫省各屬可以改作水田之處飭令有司勸
導百姓因其自種之地隨其土性之宜凡有旱
地改作水田者仍照旱地原額完糧永不陞科
俾小民知更改水田利重糧輕有倍獲之樂而
無加額之虞自無不踴躍從事似于水利農田
實有裨益臣言是否可採伏乞
睿鑒訓示遵行謹
奏
乾隆二年閏九月二十四日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欽奉
上諭敬陳末議恭請
聖訓事竊衣食爲生民之至計農桑實務本之良圖
我
皇上軫念民依重農貴粟特頒
諭旨明示勸課之方復
命廷臣詳籌教稼之法臣伏讀
綸音遵照部議業已飭令各屬隨地制宜因民利導

設立老農興修水利實力奉行惟是臣生長田
間頗知農務謹就豫省情形悉心籌畫謬抒管
見敬爲我
皇上陳之
一天時之宜乘也凡物之生長必有其候故農時
以勿違爲先而力田以早種爲主蓋早種則先
得土氣根株深固發生必盛收成必倍今豫省
百姓罔知節候往往有時宜播種而未舉耜者
有時宜耘耔而始播種者既失天時遂違物性

臣查種麥之期務在白露如天氣尚暖當于白
露十日後種之種高粱當臨清明節種早穀當
臨穀雨節種棉花當在春末夏初豆子晚穀則
于五月刈麥之後在麥地播種蕎麥多種于中
伏以內芝蔴多種于棉花地旁即有氣候不同
寒暄各異之處要必按時下種不可遲緩應令
地方官刊刻告示遍戶曉諭并責令老農督率
勸勉仍欽遵
聖諭州縣官不拘特日輕騎減從親往各鄉查看如

逾時而未耕未種者卽詢明緣由面加訓飭倘
有工本不足者許老農開具名詳借以倉穀秋
後照例還倉則天時無失而耕種得宜庶百穀
繁昌收穫自豐矣
一人力之宜盡也南方種田一畝所穫以石計北
方種地一畝所穫以斗計非盡南智而北拙南
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蓋南方地窄人稠一
夫所耕不過十畝多則二十畝力聚而功專故
所獲甚厚北方地土遼濶農民惟圖廣種一夫

所耕自七八十畝以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爲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甚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疎矣是以小戶自耕已地種少而常得豐收佃戶受地承耕種多而收成轉薄應令地方官勸諭田主多招佃戶量力授田每佃所種不得過三十畝至耘耔之法又須去草務盡培壅甚厚犁則以三覆爲率糞則以加倍爲準鋤則以四次爲常棉花又不厭多鋤則地少力專佃戶既獲豐收田主自享其利

且分多種之田以給無田之人則游民亦少仍飭地方官善於奉行不得抑勒強派以滋擾累

一樹藝之宜廣也夫木之佳者以桑爲[illegible]其[illegible]如棗梨棑杏榆柳椿柏等樹均堪利用　臣查[illegible][illegible]地方每多鹹鹻飛沙之地小民[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半荒棄不知鹽鹻之地挖去三尺必[illegible]鹻[illegible]飛沙之地挖去三尺必有濕氣而村堤溝頭籬邊屋角隙地頗多雖不可播種五穀者未始不可栽植樹木似應令地方官責成鄉耆保長廣爲勸諭就所宜之木隨處種植加意培養如鄉耆保長有能于一年之內勸民種桑五百株棗栗等樹一千株者據實冊報印官給以花紅三年內能每年添種如前數者給匾獎勵則地無曠土而利賴更溥矣

一女工之宜勤也竊以蠶桑之利固屬無窮而布疋之需爲用尤廣查江南蘇松兩郡最爲繁庶而貧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資者不在絲而在布女子七八歲以上卽能紡絮十二三歲卽能織

布一日之經營儘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餘今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販于江南則以豫省之民曠廢女工故也　臣愚以爲寸絲之[illegible]可以買尺布衣布之人百倍于衣絲且織布易而織絲難教以難者或未必其率從教以易者庶可冀其執業但豫民未嘗不織布而家有機杼者百不得一應令地方官曉諭有力之家或多造機杼貸于織布之戶量取賃直或將無礙公項可以動支打造者令其報名給領俟一年之後

紡織還原項并廣勸婦女凡牌甲之內有一家織
布者即令同甲倣效行之久而比戶連村無不
各勤紡織似亦推廣蠶桑之一道也以上四條
臣仰體我
皇上重農務本富民足食之至意竊欲就預行趁方
督率官民措施辦理但臣知識淺陋是否有當
伏乞
睿鑒訓示遵行謹
奏

乾隆二年十月初三日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請寬河工採辦料物之限以便官民事竊照
省河工料物多需秫稭向例採辦之時分別乾
溫青三等交收青者新收秫稭其性潮濕以二
斤作一斤溫者其性漸乾以斤半作一斤乾者
其性已燥以一斤作一斤遂有不肖河員以乾
爲溫以溫爲青任意折算殊爲民累經撫臣富
德飭令八月內交者爲青料九十兩月內交者
爲溫料惟十一月後交者俱爲乾料河臣白鍾
山又恐河員舞弊遂責令地方印官督收嚴加
查察民累漸除臣查採買料物定例八月內給
銀十月內辦足但每年八月雖早秋登場而霜
降未逾正值大汛之時道廳各官修守方[illegible][illegible]
暇兼顧且自領銀以至採買輒轉發收已在九
月下旬斯時秋禾甫經刈穫二麥正當播種漕
糧又當交納人工車畜俱無閒暇印河各員恐
干遲延處分不顧農務之緩急嚴行催促以致
小民辦運維艱伏念河工備貯料物原爲來年

桃伏秋汛之用即于冬月交工並無貽悞今請
以八月給銀十月辦足限期緊迫勢有難行官
民交累況十月以前料物未乾稱收折算獘竇
易生似應仰請
皇上特頒
諭旨嗣後河工每歲應辦料物俱定限九月發銀十
一十二兩月運送辦足令百姓務將乾料解交
收料人員須照十六兩準秤公平稱收不得額
外加增任意折算倘有重秤短價虧折累民者

嚴參重處如此一寬限間則採辦從容官免遲
延之咎按期交納民無急迫之虞料物悉[illegible]則
虧折自少稱收盡一則弊竇難生不獨無悞工
需而并有裨實用兩河臣庶永戴
聖恩于無極矣臣言是否可採伏乞
睿鑒訓示遵行謹
奏
乾隆二年十月初三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為奏明事乾隆二年十月初四日准戶部咨開
議覆各省陳奏燒鍋一案行令各該督撫將富
商巨賈廣收麥石肆行踹麴大開燒鍋者嚴行
禁止違者杖一百枷號兩個月失察之地方官
照案處分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臣查豫省為產麥之區向來富商
巨賈開張作坊廣行踹麴者甚多臣到任之後
即飭查禁并將應行嚴禁緣由于欽奉

上諭事案內恭摺
奏請在案今准部文現在通行遵照嚴加稽察務
清私燒之源而蓄積貯之本但麴之為物經久
不壞愈陳愈佳是以民間仍有累年舊麴存貯
未售者今若將舊有之麴聽其照常販賣殊非
立法禁止之意若遽將舊存之麴概行嚴禁則
商民人等以資本所關勢必深藏遠匿輾轉私
售亦難盡絕其根株臣愚以為欲杜將來之興
販必先清舊有之囤藏業已飭令各屬將從前

麴行麴坊逐一查明如有積存之麴令其自行
首報半年內陸續賣完不許再行私踹并令鄰
地隣佑一體查報則舊麴不致溢[illegible]新造無從
影射官吏易於稽察私踹自可盡除矣所有禁
止踹麴現在遵奉辦理緣由理合據實奏明伏
乞
皇上睿鑒謹
奏
乾隆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健餘奏議卷之四

河南上疏三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開欽奉

諭旨尹會一著實授河南巡撫欽此臣隨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謝

恩訖竊臣質本凡庸學尤淺薄恭承

簡命署理封疆半載虛糜寸長未効屢蒙

聖訓正感奮之交深復荷

恩綸實驚懼之並集任益專而責彌重報稱彌難才

有限而心無窮悃忱自矢念巡撫爲百官之率

首在賢否之能明而河南爲四達之衝尤貴措

施之悉協課農興利須因地以制宜除暴安良

必隨時而致愼以臣自揣固陋何堪上副

聖明惟有倍加努力勉竭愚誠明發存不寐之懷夙

夜凜匪懈之義務期整飭吏治休養民生以仰

酬我

皇上知遇之隆恩于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

恭摺奏

謝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乾隆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按實覈奏請
旨遵行事竊臣前與侍郎臣趙殿最等會摺題請百
泉查有水田改作旱田之處恭摺奏明俟秋收
後確勘實數請
旨欽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臣隨飭司檄委新鄉縣知縣張琰
祥符縣主簿王元慈逐段丈勘去後茲據署布
政司胡紹芬詳稱輝縣百泉爲衛河之源向來

建有仁義禮智信五閘兩旁治爲水[illegible]等有
高下之不同得水有遠近之各異[illegible]
照旱地額則每畝完銀六分一釐零[illegible]
完銀九分二釐及一錢八分[illegible]釐零皆照[illegible]
將歷來已久閘因衛河淤淺濟船阻滯于雍正
四年間改築官民三渠挖取渠內之土修築堤
岸因致渠深地高近閘之兩旁地畝難以得水
故有改作旱田之處今勘得通共水田一百六
十一頃四畝零內除田一百四十二頃一畝零
現在得水及不得水田六十五畝零每畝完銀
六分一釐額糧本輕毋庸置議惟不得水而額
糧又重之田共十八頃三十六畝七分零照該
縣旱地額則每畝完銀六分一釐共應減免銀
一百六十六兩八錢二分零等情臣查水田糧
則原重既經勘明委係渠深地高難以得水改
作旱地應請
皇上天恩將不得水地十八頃三十六畝零減免銀
一百六十六兩八錢二分令民間每畝悉照折

中行糧完銀六分一釐以紓民力仍嚴飭[illegible]吏
不得高下其手浮派私徵則輝邑士民[illegible]
聖恩于無既矣臣謹據實繕摺奏請伏乞
睿鑒訓示遵行謹
奏
乾隆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部議應如所奏以廣
皇仁出示曉諭務使均沾實惠奉
硃批依議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爲欽奉
恩詔事該臣看得世際昌期宇內之賢才日盛時逢
泰運
國家之採訪彌殷欽惟我
皇上重道崇儒作人造士廣求賢之典側席旁招敦
類俊之文闢門圖治前於
御極之初
特頒恩詔保舉孝廉方正以備

召用又續降
諭旨擇其尤者送部引見此誠
聖天子敦尚實行延攬人材之至意臣伏查得新鄉
縣廩生郭培墉孝友素稱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才守兼長當縣舉人黃大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介端方不苟繼濟頗優宜陽縣貢生周枚孝敬
盡孝律己維嚴閉戶安貧才具可用汝州貢生
屈啟賢善事嫡母周恤宗親持己端方才識練
達以上四名誠孝廉方正之尤者理合欽遵給
咨送部引
見之
諭旨恭疏具
題至武安縣貢生賈世昌郟縣貢生趙杏[illegible]洛陽
縣監生董愼思魯山縣監生趙汝霖新安縣監
生呂公澤廩生呂衍高附生蕭韶夏邑縣增生
孟其昂中牟縣附生戴第伊陽縣附生李釗愼
等十名均列膠庠咸知道義或孝友素稱於宗
黨六行克修或廉潔推重於鄉邦一介不苟雖

秉姿醇謹未覘理煩治劇之才而立品端嚴不
愧砥俗型方之士應一並題請
聖恩旌表賜之頂帶以勵風化者也除將結[illegible]一並
給咨郭培墉黃大申周枚屈啟賢等赴部引
見外臣謹會同學臣張考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謹題請
旨
乾隆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欽奉
上諭酌議覆奏事竊惟足民莫先於籌食而良法莫
亟於除弊
國家設立常平倉平糶以濟民食買補以儲積貯
誠萬世不易之良規而有司奉行不善弊竇百
出荷蒙
聖明遠照洞悉靡遺
特頒

諭旨令各省督撫將如何籌畫辦理使官民無累而
蓋藏常足之處悉心定議具奏仰見
聖主優恤臣民慎重倉儲之至意臣敬繹欽遵詳加
籌畫謹就豫省情形謬抒一得爲我
皇上陳之伏讀
聖諭出糶之時附城居民就近赴買而鄉民則往返
守候不能遍及蓋緣一邑之內地方遼濶而運
米至鄉必需脚價此項費用無從支給地方官
又難賠墊是以因循舊例止在關廂附近出糶
而鄉民距城遥遠往返守候動需時日實未周
遍臣請嗣後平糶在城關廂照舊糶賣再于大
鄉大集擇道路適中之地量州縣地方之大小
或設二三廠或設四五廠預先運米至鄉酌定
日期遍行曉諭挨次輪流出糶每糶過一處即
將所糶地方日期及價直穀石數目據實通報
上司查考其搬運至鄉脚價照賑穀運鄉之例
准于糶價內據實報銷如有浮冒該管上司即
行揭參如此則鄉僻窮民得以就近赴買均沾

實惠而無遠涉守候之苦矣又
聖諭城中衿戶役戶牙戶囤戶與倉書斗級相通揑
名報買而州縣之內丁隨役亦乘機暗竊通同
盜賣夫內丁隨役通同盜賣固亦事所常有該
管官若能親身赴廠稽查彈壓若輩自不敢公
然偷盜但州縣一官刑名錢穀事務殷繁往往
不能兼顧而所委監糶之人非親即友亦難保
其無弊臣請嗣後平糶遠在鄉村即官一身不
能分顧者在州則有州同州判在縣則有縣丞

或巡檢教職等官令其分查彈壓如有侵盜米
穀或失于覺察或徇隱不報事發將地方官及
監糶之佐貳等員一併參處至杜絕衿役牙囤
捏名糴買之弊莫如諭令居民各帶門牌赴廠
驗糶約以五日一次每口一斗為率查各戶門
牌凡大小名口數目以及作何生理俱于編查
保甲時填註明白如衿戶役戶牙戶及有力之
戶一覽可知令持此驗糶捏名自少而又酌量
戶口之多寡不許多糶則囤販亦難此弊省已

行之法頗有成效似應照舊奉行既行之[illegible]甚以
稽察又有門牌以查驗盜賣販售之弊[illegible][illegible]
除矣又
聖諭買補之際往往擇縣中富戶發給銀兩令其交
穀有照時價短發十之一二者有銀色低[illegible][illegible]
或令自運還倉脚費無出又或用斗則以大易
小用秤則以重易輕交倉折耗盤倉供應之費
皆出之小民更有照糧派買之弊每處派一買
頭總斂各戶照數交倉 臣查買補穀石短價潮

銀大斗重秤浮收折耗勒索供應久經例禁近
今以來州縣苟非奇貪不肖亦頗知恪遵
功令不敢仍蹈陋習惟派買運交之弊尚恐未能盡
除蓋緣買補倉穀盈千累萬勢必四散採買動
需脚價且北地陸運所費尤多雖定例准于買
穀羨餘銀內開銷但天時豐歉靡常穀價低昂
難定設遇價昂即無羨餘誠如
聖諭不能無賠累之苦則官吏不能不問之閭閻或
派富戶或派里民輓運交送滋累實多前因本

地買穀有派買短價等弊定例令于隣近州縣
購買雖屬杜弊之一法然或本地價賤而必向
隣邑遠求既費錢糧又多跋涉殊爲未便臣請
嗣後採買穀石無論本境隣邑總視穀價之貴
賤爲準有需車船運送之處自行雇備准于羨
餘銀內開銷如無羨餘准于別邑羨餘銀內撥
給至該州縣或遇價直昂貴原糴價銀不敷仍
照例將別處盈餘銀內通融撥補如果年歲歉
收本地隣邑價俱昂貴即查該處及附近州縣

倉儲充實將存價緣由各部俟次年秋成買補
並責令該管府州就近督察倘有該員[illegible]
民採買運交及短價浮收等弊將該員[illegible]參
治罪該管府州一併參處總之平糶之時則運
之四鄉以廣其惠責之官吏以稽其[illegible]糶之
際則按道里之遠近給以腳費照時價之貴賤
核實支銷經費悉出公帑官無賠墊之虞採買
既屬從容民無派累之擾蓋藏自足積貯常盈
普天臣庶共沐

聖恩于無既矣臣謹遵
旨覆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乾隆三年二月初五日
部覆應如所奏辦理奉
硃批依議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爲仰請
聖恩增設先儒博士事竊惟唐儒韓愈宋儒范仲淹
學貫天人詣兼體用擯佛斥老闢異教以尊經
後樂先憂引天下爲已任推孟氏以原道統源
流溯列聖之傳勛張子以授中庸理學啟關中
之盛均足扶持乎名教覺世牖民實堪維繫於
古今守先待後雖兩廡從祀已邀俎豆之榮而
世澤未衰尚冀

褒崇之典今懷慶府之孟縣河南府之洛陽縣韓愈
范仲淹之墓在焉昌黎之嫡派一綫猶存[illegible]
之裔孫旁枝蕃衍據布政使范璨查明韓愈[illegible]
十代孫韓法祖范仲淹二十一代孫范君[illegible]俱
係讀書自好立品端方援照周程張朱之例[illegible]
具冊結圖誌呈請添設博士前來臣覆查韓愈
當異學爭鳴聖術茫茫之日獨能旁搜遠紹肩
任道統實爲有唐一代大儒至范仲淹一生事
業悉本聖賢故先儒論宋朝人物無不推爲第

一此二儒者似應援照周程張朱之例仰請
聖恩增設博士以昭
曠典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題請
旨
乾隆三年三月十二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為灘地區號編畫已竣恭摺覆奏仰祈
睿鑒事竊查黃河兩岸灘地坍漲不常從前雖有通
融撥補之例而界址未清一遇坍漲無憑查考
坍者則以少報多漲者則以多報少互相隱混
每起爭端經臣于上年閏九月內將畫區編號
清理灘地緣由具奏欽奉
硃批知道了安協辦理可也欽此臣隨檄催沿河各
州縣于去冬汛水消退之後將河灘地畝逐一
查明自堤根起至河邊止挨次編號畫為方區
每區以五百四十畝為率其畝數不足者酌為
零區四圍封立土墩栽植桑楡以為經界按照
畫區造具細冊於冊首繪具一圖凡道路村莊
溝渠等類一併繪列再將業戶地畝開明段落
四至及某號某區字樣登註冊內總期圖冊相
符瞭如指掌每區擇其地畝多者為區頭其所
造冊籍一樣兩套一存州縣一付區頭收執又
于每號中設公直一名專司查丈每年酌給灘

地租粒以資口糧至灘地糧銀飭令各州縣另
立冊籍徵收以杜混冒今沿河各區號業已一
律編畫完竣嗣後遇有坍漲令業戶報明有司
督同公直查丈明確即於冊內增除詳報倘有
侵佔訐訟者取冊查驗虛則懲處如此則區號
既有一定經界不致混淆坍者隨時撥補貧民
無賠糧之虞漲者按畝報陞奸民無隱佔之弊
地畝均平爭端永杜息事寧人于官民俱有裨
益理合覆奏伏乞

聖鑒謹
奏
乾隆三年三月十八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乾隆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接准大學士伯鄂
爾泰張廷玉字抄奉
諭旨一道以河南雨澤應時二麥可望有收令臣就
近酌量作何勸導辦理俾米麥流通接濟鄰省
寄信前來仰見
聖主軫念民依籌畫周詳無微不至臣查直豫兩省
緊相接壤之處水陸舟車往來直達絡繹販運

並無阻滯將來二麥登場市價必賤誠如
聖諭鄰省亦可賴以接濟臣欽遵
諭旨多方勸導並將天津臨清等關米船免稅之處
廣爲宣布俾來豫糴買者四方雲集自豫販往
者踴躍前行商販流通源源相繼以仰慰
聖懷于萬一臣又有請者直豫界連採買本屬易事
但恐漁利之徒一聞鄰省專員採買勢必爭先
囤積而奸牙人等居奇擡價故意留難委員急
于購買不得不增其價值必致多費帑金即如

上年督臣李衛委員至豫買米雖經臣嚴行飭
禁而市價未減採辦需時此明驗也伏念直豫
民人同爲
朝廷赤子直豫帑項均屬
國家錢糧與其直省賫銀來豫購辦維艱何如豫
省分縣買收經理倘易今接壤之河北三府屬
二麥秀實四月中旬卽可刈穫臣一面札商督
臣李衛一面動支藩庫正項銀兩分發各屬在
于附近水次地方照依時價約畧買麥十萬石

以便直省委員領運如尙不敷查有應還民借
倉穀麥收之時恐小民隨手花消逋欠難完現
飭以麥抵穀折算還倉此項麥石亦可運濟至
各縣麥石運赴水次應需脚價卽照上年運米
赴陝之例支給事竣一併核實報銷如此則豫
民無居奇之弊直省免採買之煩市價可平民
食自裕一轉移間似有裨益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乾隆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硃批汝能如此竭力辦理甚佳卽商之李衛彼必以
爲是也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請增晒麴之例以裕民食事竊查豫省素稱產麥之區凡本地大賈外來富商每于二麥登場之候挾其厚貲于馬頭集鎮廣收麥石肆行晒麴晒成之日盈千累萬販運他省售與燒鍋之戶不獨耗本省之麥石而并以損外省之民食爲害最大誠如

聖明洞鑒斷宜嚴禁重懲者也臣前于欽奉

上諭事案內議請查禁奉准定例廣收麥石肆行晒

麴者杖一百枷號兩個月失察之地方官每案降一級留任失察至三案者降三級卽行調用業經通行遵照在案臣愚以爲欲杜耗穀之源晒麴不可不禁欲遏晒麴之流販運尤不可不嚴蓋麴非輕巧之物晒非秘密之事工作必多其人製造必有其具其需用之麥非擔石之所能爲其收藏之地非筐筥之所能匿故晒麴之家鄉地保長斷無不知而彼此串結互相容隱者非牽顧情面卽受其賄賂至運往他省大抵車載船裝牲畜馱負牙行經紀爲之交易車戶船家爲之運送但于關津隘口之處嚴行盤詰自難隱漏臣已嚴飭各屬如有開張作坊肆行晒麴者許鄉地保長赴官密禀牙行經紀車戶船家不許代爲交易運送關津隘口一體稽查拏獲之日量行給賞經過失察之地方官分別記過去冬以來盤獲販麴之案頗多奸民漸知斂跡不敢公然晒販但目下轉瞬麥秋誠恐嗜利奸商仍蹈前轍雖經飭禁若非仰請

皇上定例遵行勢必日久漸弛肆行晒販之弊不能保其盡絕民食攸關殊非淺鮮臣請嗣後民間製麴自用爲數無多者仍免查禁如有廣收麥石開坊踹麴至三百斤以上者本人照例治罪鄉地保長狥隱不報事發照賭博總甲之例笞五十販運麴塊之人至一百斤以上者照違制律杖一百牙行經紀車戶船家代爲交易運送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關津隘口一體查拏如有隱漏出境者經過失察之地方官每一案罰

俸六個月官吏人等受賄故縱者照枉法律計
贓論罪所有麴塊發與本地舖戶爲製造黃酒
明流之用仍將變價銀兩三分之一給賞報獲
之人如此則勸懲有方查拿自謹販運嚴而售
買自少售買少而私踹漸無留麥穀之有餘裕
蓋藏之本計于民生似有裨益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乾隆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部覆毋庸議奉
旨著照巡撫尹會一所請行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恭報二麥收成分數仰祈
睿鑒事竊豫省自二月以來甘霖疊沛大澤均霑是
以二麥倍加茂盛籽粒倍加堅實高原下隰咸
獲有收連日更喜天氣晴明收穫甚便二麥俱
各登場櫛比崇墉村村相望年老居民咸稱數
年以來未有之豐稔據開封等十府三州所屬
將收成分數呈報前來臣逐一細核合計通省
十分九分者十之六八分七分者十之四理合

分晰繕摺恭呈
御覽謹
奏
乾隆三年四月二十日奉
硃批以手加額覽之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奏

聞事竊查乾隆元二兩年春月出借常平社倉等穀原應于乾隆二年秋後還倉惟是上年各屬有因雨水失調秋成稍薄無力完納者有秋禾雖屬有收而因元年被災之後元氣初復未能全完者據各州縣詳請緩至今年秋後催還經臣批准在案今河南地方仰賴

聖主至誠至敬感召

天和春霖疊沛二麥普收又蒙我

皇上軫念民依嚴禁踹麴則所留麥石更爲有餘第恐愚民無知不加撙節任意糶賣隨手花銷不獨倉貯虛懸而民欠漸多久則益難完納玆據布政司范璨糧儲道黃叔璥詳稱元二兩年未完常平漕社等穀共二十六萬一千七百餘石准其以麥抵穀折算還倉前來臣查豫省民食以麥爲主故有一麥抵三秋之諺玆當二麥豐收以其有餘抵還舊欠在小民自樂輸將而多收麥石以實倉廩尤爲有備且徵還之後并可接濟鄰省是以臣前于直省買麥摺內業經附

奏隨飭令照依麥穀時價公平折算准其以麥抵穀徵收存貯間有民力不敷之處仍聽其秋收還穀至于麥多價賤地方查有存留平糶穀價并飭酌量糴麥抵補俾銀米均平不致穀賤傷農統俟秋成之後同徵收麥石一併易穀還倉似于

國儲民生均有裨益謹將辦理緣由奏

聞伏乞

聖鑒謹

奏

乾隆三年四月二十日奉

硃批如此通盤籌算甚佳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據實覆奏仰祈

睿鑒事竊臣前將武陟等縣蝻子撲除緣由具

奏欽奉

硃批知道了蝗蝻之萌生實可以人力勝之若視而

不急行撲治則爲患莫大焉欽此仰見我

皇上聖明洞照

訓示周詳伏查武陟獲嘉及續報之𢀸溫淮蔡等

處雖有蝻子萌動而羽翼未生易于撲治臣一

聞稟報卽委標下弁員督同文武各官廣集人

夫多掘深溝順風驅掃火燒土埋有四散逃出

者令鄉民細加搜捕計升給錢當卽撲淨無遺

臣又考古者八蜡之祭索饗萬物歲報順成載

在禮經後世遂因蝗祀蜡由來舊矣我

國家昭事

神祇典禮明備而河南省城向無蜡祀經臣與司

道等公同酌議建立廟宇報本反始以重田功

現已告竣而通省所屬亦皆次第修築享祀弗

替今蝻子之生撲除甚易禾稼無傷百姓人等

又莫不感頌

聖德頂戴

神庥于無旣矣合併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乾隆三年五月十一日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奏
聞事本年六月初三日臣布政司范璨到豫轉傳
諭旨買麥一事須竭力相幫越早越好欽此查此項
麥石接濟直省最關緊要臣前奏明奉
旨之後即飭司動帑採買并委河北道張受長就近
督理昨于五月二十七日據張受長稟稱各屬
收買已有五萬餘石臣思買麥十萬石爲數既
多若俟買完交兌未免濡遲兼恐船隻一時不

敷應用今擬分作兩次運解則收兌管押辦理
從容而輓輸尤速業于五月三十日飛咨督臣
李衛委員來豫先將五萬石運回其餘麥石現
在上緊收買月內亦可全數起運理合恭
聞伏乞
聖鑒謹
奏
乾隆三年六月初三日奉
硃批如此辦理甚好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奏
聞事竊豫省買麥十萬石接濟直省前經臣將收買
一半及分作兩次運解緣由奏明在案茲于六
月十八日買麥十萬石全數完足臣一面飛咨
督臣李衛迅飭委員接續領運一面檄行署河
北道張受長將各縣所買麥石逐一派撥停當
各就附近水次星速運齊並委同知通判等官
管押監看面同直隸委員交收清楚以便隨兌

隨運不致稽遲除用過價銀運費等項另行造
冊
題銷外所有豫省採買麥石全數完足緣由理合
繕摺具奏伏乞
睿鑒謹
奏
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硃批此事汝等辦理殊屬可嘉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敬陳伏牛大隗兩山險要情形酌議巡查防守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臣蒙

皇上天恩畀以封疆重任刻刻以弭盜緝匪奠安閭閻爲念凡地方之形勢山川之險易莫不寄訪詳察務期措置得宜茲查有伏牛山起自南陽府之南召縣跨越河南府之嵩縣汝州之魯山縣陜州之盧氏縣綿亘八百餘里南通三楚西

接秦中峭壁懸崖山深谷邃人烟稀少樹木陰翳最爲險僻又有大隗山坐落許州府之禹州密縣二境界連新鄭登封雖遠隔伏牛山而紆迴鳥道亦有徑可通且距嵩山甚近萬壑千重林深箐密其中燒灰炭砍木植採木耳刨藥材之人又皆棚居穴處蹤跡無常奸良莫辨苟非立法防查恐有盜賊爲害前經臣檄飭司道委員入山確勘妥議茲據司道等議詳前來臣覆查伏牛一山界連數邑地方遼濶印官事務殷繁難于兼顧惟巡檢一官原爲巡緝而設今南召之李青店嵩縣之舊縣盧氏之朱陽均設有巡檢管轄惟魯山縣正西一帶深山遥遥三百里中並無一官彈壓考之前明成化年間原于歇馬嶺設有巡檢我

朝向載有職名其裁于何時年久無憑查考今議該縣之趙家村爲伏牛山適中之地頗爲扼要應請設立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令其彈壓每月帶領弓兵入山巡查一次各縣印官每季移

會駐防汛弁各帶民壯兵丁入山巡查一次兼轄之武職亦每季入山巡查一次該管道員照例每年入山巡查一次如訪有匪類盜竊立即擒拿究治至在山之棚民窰戶仿遵例責令山主人等附入門牌一體稽察至于大隗山處四州縣之中界址交錯且聯絡衆山路逕不一而禹州之白沙鎮街密縣之平陌村新鄭之孫家河均係入山要道應各酌建墩臺營房并派撥馬步兵丁以資防守印捕汛弁按兩月巡查一

次其武職道員巡查之例分照伏牛山而行如
此則出入要隘之地既有駐防之官兵深巖窮
谷之中時有巡查之員弁奸匪斂跡宵小潛踪
庶幾山境肅清而地方寧謐矣所有登封縣添
設巡檢弓兵應需衙署俸工一切事宜及禹州
等三縣應建墩臺營房間座派撥兵丁數目俟
奉
俞允之日臣再另議具
題謹先繕摺陳奏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乾隆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奉
硃批九卿議奏欽此

河南上疏四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乾隆三年七月初八日准戶部咨開欽奉
上諭養民之道莫要于積穀積穀之道必先去其耗
穀者是以前年有禁止燒鍋之旨後因內外諸臣
議稱用酒之人比戶皆然一時驟禁不無滋擾不
若禁止造麴其事簡而易行朕思移風易俗自當

行之以漸禁麴之舉正屬漸次轉移之法恐各省
督撫視爲具文今春特再申飭諭期于實力奉行
乃尚書孫嘉淦復又奏稱禁麴之事多有不便著
直隸山東河南江南陝西山西各省督撫悉心妥
議毋得以朕會降諭旨稍有迎合亦不必避顧孫
嘉淦遷就依違務期秉公熟籌于民生確有裨益
不負朕拳拳咨詢之意欽此欽遵并抄錄原摺到
臣仰見
聖天子廣諮博採兼聽並觀之至意臣祇聆欽承敢
不詳籌熟察謹就豫省情形悉心妥議敬陳
睿鑒伏念酒爲耗穀之物麴乃造酒之原我
皇上廑念民食禁止踹麴此誠端本澄源潛移默化
之道也豫省自奉行以來已經一載官民相安
並無滋擾不便之處蓋緣北方糧食以麥爲上
從前未經禁麴之先小民止顧目前罔知遠慮
當二麥登場即儘數糶賣于麴行銀錢到手任
情浪費未至秋成而已無餘儲于是向之減價
以糶者後復倍價而糴民力因之日詘今踹麴

禁而食用之餘蓋藏不至立匱此即現在已徵
之成效也雖麥性難于久貯物理固然但一二
年之間即變爲霉灰者係指潮濕之麥而言若
曬晾如法原可以貯三四年至官買之麥載秋
後易穀或來春糶借又無久貯受霉之事況河
南地居天中四方商賈絡繹不絕凡水陸可通
之地無不車載船裝往來販運設有麥多價賤
之處則富商巨賈挾其厚貲皆得以圖販麥之
利而農民亦樂其相通故自禁麴以來閭閻之

婚喪服食如故百姓之完糧納稅如故熙熙皥皥各安其業此豫省實在之情形也且夫𨠵麴之禁原係通行各省之定例如果有富商巨賈肆行𨠵麴者何地不應查拿不僅一省爲然雖民間零星造用本不禁止然卽家自爲造戶自爲用爲數終亦有限較之囤販射利所存實多至于麥貴之鄉一切糧食必無不貴人卽甚愚斷未有舍饔飧之急而先爲麴蘖之謀者是麥賤之地既不敢多𨠵麥貴之地又不能多𨠵則禁麴之令並非勢有難行者也我

朝休養生息戶口日繁普天率土莫不倍盛于往時卽歲歲豐收而三年之耕猶恐無一年之蓄且就一鄉一邑而論其間富民積麥者不過十之一二每年僅足食用之戶不過十之二三其餘無田耕種并百工技藝之輩赴集買食者不下十之五六是以本地之麥通融于本地之人尚未必家家足食又何至積之過多無處售銷任其霉變而無用乎卽如今歲二麥普獲豐登

而現今麥價已較前漸增故各屬民欠倉穀准其以麥抵還本爲便民起見而紛紛請緩者尚多徵納不前可見豐收之歲禁麴之時猶然麥不覺多價不遽賤若再弛麴禁則盈千累萬耗散益廣通省而計歲費麥糧寧止數十萬石而已以數十萬石之麴而運之各省則燒鍋造酒者所費又奚啻數百萬石與其以數十萬石之麴糜各省無限之財何如留數十萬石之麥爲民間接濟之用此其得失利害有判然可決者

夫天下事有一利卽有一弊奉行不善或不免有擾累之處全在督撫大吏嚴飭有司約束胥役毋任借端滋擾務期實力奉行則立法庶可以杜弊未可以因弊而廢法至豫省所行者乃禁麴之販運非禁麥之販運查麴之囤積非查麥之囤積事判兩途更可無庸置議者也總之王道固本乎人情而治體尤權其輕重民食攸關匪同細故法行以漸業有明徵當此禁麴已著成效農民相習而安之時正轉移風俗之大

機豈可狥一時之姑息忘久大之宏圖顯以耗
民生日用口食之需隂以導天下奢靡放僻之
漸而至于無所底止哉臣與同城司道府等秉
公商酌意見相同所有豫省禁麴于民生確有
裨益並無不便之處應請仍照前例禁止臣謹
據實覆奏伏乞
聖鑒謹
奏
乾隆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奉

硃批大學士會同九卿議奏欽此
大學士九卿定議督撫各就風土人情詳籌熟
酌較之懸揣臆度者不同應均如所請行奉
硃批依議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為欽奉
上諭據實覆奏事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准戸部
咨開欽奉
上諭本年夏間江蘇巡撫楊永斌奏稱禁止踹麴一
事臣已委員恊同查禁其造麴器具分別封貯拆
毁所有未奉上諭禁止以前已經造成陳麴現飭
封貯等語朕比時以楊永斌辦理不善特頒諭旨
嚴切曉諭諒各省督撫悉已聞知矣今聞河南地

方封貯造成之陳麴甚多商民從前所用之工本
悉皆委棄頗有怨言不知尹會一何以見朕諭旨
尚如此辦理可傳旨詢問之欽此欽遵臣跪讀之
下不勝惶悚竊惟足食所以養民耗穀莫如踹
麴是以肆行踹販民有治罪之條失於稽查官
有處分之例此誠我
國家崇本抑末易俗移風之要道也查河南素稱
產麥之區遂有山而富商大賈挾其厚貲乘麥
收價賤之時在于馬頭集鎮廣收麥石開坊踹

麴每商自數十萬以至百餘萬塊不等車載船
裝販運他省是豫省之麴實爲各省之用而豫
省之踹麴卽爲各省之燒鍋也故各省督撫諸
臣因地制宜立法不同而皆以踹麴爲當禁凡
關津渡口無不嚴行稽查以防越販而豫省麴
商又因踹造陳麴甚多禁止之後各省處處查
拿在商人既不能公然運販而工本所關若概
行禁絕亦非恤商之意臣是以再四籌畫飭令
在于本省各屬四散售賣并給以照票俾沿途

不致遏禁從未有封貯麴塊委棄商本之事此
皆歷有案卷可據者臣又慮陳麴難賣完并
將寬限緣由
奏明在案伏思立法當籌其利害而治體必權其
重輕害重利輕固不可狥利而滋害害輕利重
又不可因害而廢利我
朝休養生息百年于茲生齒日繁戶口日衆卽歲
歲豐登而地之出產有數人之食用無窮況燒
鍋造酒並非朝夕饔飧所必需更不可任其糜

費而委美利于無用之地卽如今歲豫省汝光
南鄢間被偏災直隸江南亦皆歉收商販民糴
絡繹搬運且直省接濟之麥已有十萬石江南
採買之糧又有三萬餘石然而豫省民情安靜
猶可支持者實皆禁麴之所留餘則爲利實鉅
至于從前陳麴不過西省數商罔利囤積之物
既免其治罪而又爲之設法疏銷既給以照票
任其運行而又寬以期限聽其售賣現在各屬
銷賣之數甚多卽如祥符已銷過陳麴一百六

十四萬餘塊如果封貯則此項麴數何以得售
其餘所存亦不過稍遲時日而新麴已禁陳麴
之價日昂則本利自在亦必無委棄之理我
皇上日月同明無微不照臣亦何容置喙惟是人情
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而嗜利奸商尤爲貪心無
饜見小欲速當其踹麴之時原欲販運于各方
及至定例以後止許售銷于本省遂藉口封貯
交相騰謗希冀官吏不便查拿法度因之中阻
以逞其射利營私之計古來與浮議以撓大政

者莫不皆然則其攸關於治體者不小臣仰荷
聖恩至深極重雖明知此輩易有怨言然必恪守定
例而但令其本省售銷者誠恐越販之端一開
勢必以新作陳暗地私晒夾帶影射弊竇百出
則是有禁之名無禁之實顯以耗本省數十萬
石之麥陰以損各省數百萬石之糧利害得失
輕重懸殊此臣之所以熟思審處而終不敢攸
違遷就徇數商自私之小計而忘民生日用之
本圖者也所有臣辦理陳麴並未封貯之處理

合據實覆奏伏乞
睿鑒謹
奏
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奉
硃批九卿詳議具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奏
聞事竊查開封府屬之陳留縣濱臨黃河率多坍荒
民間田土不分等則每畝徵銀五分八釐零康
熙十五年間因查丈地畝不符原額承辦之員
遂另換短小鐵尺減縮弓口每頃報增一十六
畝通邑共加派地一千四十頃有奇民間以虛
地包糧歷年賠墊殊爲苦累又陝州所屬之閿
鄉縣其上則好地每畝徵銀一錢二分四釐零

沙地及更名地每畝徵銀一錢六釐零查豫省
糧額雖各處科則不同大約每畝不過徵銀五
六分其有徵至一錢以外者通省無幾原屬最
重然或地本膏腴收成較厚或折畝行糧弓口
甚寬今閿鄉一邑土帶沙性本係瘠薄而按畝
派徵又非折算且與接壤之靈寶縣同一地畝
而靈寶上地每畝徵銀一錢一釐中地每畝徵
銀八分八釐彼此相較閿鄉每畝又多銀二分
三釐以至一分八釐不等是于糧額均重之中

尤爲獨重該縣界連陝省緊接潼關最爲隘要
而地瘠民貧額徵又重雖遇豐年亦無起色伏
念我
皇上視民如傷保民若赤閭閻疾苦無不周知今陳
留閿鄉二邑一則畝小糧浮一則地瘠糧重臣
身任地方何敢不據實上
聞仰懇
皇上勅令查明豁減爲此具奏伏乞
睿鑒謹

奏
乾隆三年十月初六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欽奉
上諭據實覆奏事竊積貯爲地方之本計而節儉實
民生之良圖我
皇上宵旰疇咨
睿謨廣運以河東兩省收成頗豐亟宜買補倉穀恐
時價不敷有司遂巡觀望令臣等酌量籌畫又
因豐收之後小民任意奢靡
特命多方勸諭以留有餘先事綢繆所以爲倉儲民

食計者誠無微不至也臣敬將欽奉
諭旨刊刻告示徧發曉諭俾百姓食時用禮共勵節
儉一體欽遵至各屬應補倉穀現在陸續交倉
惟是河南居天下之中四通八達向有外省客
商在豫販糴今歲直隸江南等省又有歉收之
處採買搬運較之往年更多故收穫雖豐而價
直日昂誠如
聖明洞鑒臣細加查核惟河北地方及接壤隣省水
陸可通之處爲然倘非通省如是臣已行令各

州縣如本地價昂平糶之銀不敷買補即在隣邑價賤之地採辦倘隣邑價直亦屬相仿即將不敷銀若干據實報明在於別屬買補盈餘銀內通融撥給速爲買貯可無賠墊之虞臣又思儲積之道不厭其多民食所資不妨於廣查豫民食用以麥爲上而高粱蕎麥菽黍等項均爲饔飱所常需并飭地方官如果穀價昂貴一時購買維艱即查明雜糧若干可抵穀一石豫酌糴貯來春青黃不接先儘此項糧食或糶或借

以濟民食以免陳朽秋收之後易穀還倉亦推廣儲蓄之一法也再新舊民欠穀石現在催還但查河北彰衛懷三府夏秋之交間被水淹雖經補種仍獲有收但多係雜糧粟穀本少且辦漕之後穀價未平在有穀之戶以穀完納而無穀之戶必須糴賣雜糧糴穀還倉一出一入不無虧折未免延挨催徵不前臣復與布政使范璨酌商如河北百姓願以雜糧完官者亦准其照穀價折算交收統俟來春一體糶借秋後易

穀庶小民踴躍輸將而倉儲不至虛懸矣所有

臣欽遵

諭旨酌量還倉及現今辦理緣由理合覆奏伏乞

睿鑒謹

奏

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硃批如此酌量備形辦理甚佳知道了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為請增辦漕價直事該臣看得豫省河以南永城鹿邑虞城夏邑柘城宜陽新安澠池淮寧商水西華項城沈邱臨潁襄城郾城陝州靈寶閿鄉等十九州縣相隔水次四百里至八百里不等漕糧輓運維艱請照採買之例折徵赴水次採買兌運經部覆准令各州縣折徵採買遵照原定米價每石給銀八錢免其扣解節省如果歲歉價昂仍于臨時酌議題明本年豫省河北

地方夏秋之間大雨時行窪地被水收成未免稍減且外來商賈絡繹販運以致糧價漸昂據各縣摺報水次米豆時價每倉石價銀一兩一錢有零州縣額徵多者採買三四千石每石不敷銀二三錢總計卸缺銀數百兩及千金不等承辦之員實難賠墊應照上年之例增給價銀二錢共計應增銀七千六百五十兩零在于道庫存發脚價并節省耗羨銀內動支相應具疏

題明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題請

旨

乾隆三年九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爲籲懇復題增給辦漕價直事該臣看得豫省河以南永城等十九州縣漕糧折徵乾隆三年米價高昂請照乾隆二年每石增給二錢

題准部議豫省乾隆三年秋收尚屬豐稔非歉歲可比令照原價每石八錢給發採買等因伏查河北地方乾隆三年夏秋之間大雨時行山水驟發低窪地畝被淹及至水退補種多係雜糧並未補種粟穀所以秋收之後米價仍昂且接

濟直省小麥十萬石均在河北水次就近採買又有隣省客商在豫糴販米糧日減價直日長況價兌漕糧河以南十九州縣雲集水次採買價直愈難平減臣細加訪查每石委在一兩以外豫省雖非歉歲而米豆價直各屬俱按五日一報有文可憑且市集之上耳目難欺若照八錢支給各州縣養廉有限實難勒令賠補臣身任地方既已明知苦累何敢不據情

題請仰懇

皇上天恩俯照乾隆二年之例每石增給銀二錢共銀七千六百五十兩零在于道庫歸公鹽規并節省耗羨內開銷則州縣得免賠累之苦將來承辦公務庶不致畏縮貽悞矣爲此具本謹題

請

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折徵州縣辦漕價直不敷再行據實

奏請仰祈

睿鑒事竊漕務爲

天庾之本計轉輸乃作貢之常經必須無累官民而後行之經久豫省河以南州縣遠隔水次辦運維艱是以本折異議迭爲更張前撫臣富德因學士方苞條奏復請改徵折色奉部以京倉粟米未便匱乏行令悉心籌度臣涖任之後酌議

將祥符等三十一州縣仍徵本色起運其永城等十九州縣折徵銀兩令各該州縣赴河北採買兌運部議覆准奉

旨俞允欽遵在案惟是河北地方較之南汝等處糧價本貴近今以來生齒日繁兼之路通直隸山陝商賈販運絡繹不絕地之出產有數人之取資無窮即遇豐年而穀價亦不甚賤故前於遵

旨定議請復漕運舊制案內原議請照時價核實報銷若正價不敷即於所存腳價銀內通融添給

部議以時價貴賤不一難于查核令每石核銀八錢如果歲歉價昂臨時酌議辦理隨於乾隆二年題明增價二錢在案迨至乾隆三年夏秋之間大雨時行山水驟發窪地被水雖不成災而秋收已減水退之後農民補種者多係雜糧並非粟穀米價昂貴與乾隆二年無異是以仍行題增奉部以秋收尙屬豐稔不准添給又經臣以實在價昂各屬萬難賠墊緣由具題茲奉部覆以上年收成統計八分尙請增給設遇歉

歲勢必增添愈重應將每石增給二錢之處毋庸議咨行到臣伏查上年豫省收成原係合省統計實有八分若就衛輝所屬辦漕之地而言則自七分以至八分不等雖不爲歉亦非十分豐收可比況河北米豆價直先據各屬開報每石均係一兩一錢以外臣恐或有虛揑細加訪查復經糧道黃叔璥親至衛輝查察屬實萬耳萬目難容欺飾即每石加增二錢尙有不敷若照八錢支給糧少之州縣約賠銀數百兩糧多

之州縣賠墊更多州縣養廉有限奚能堪此在不肖之員無項可墊勢必攤派里下仍屬累民其自愛之員雖令竭蹶賠補而今秋辦漕必致藉詞推諉採買不前貽悞漕糧攸關匪細即槪行叅處究于公事無濟竊念沭城等十九州縣題請折徵原為官民除累今小民得免輓輸之苦而原價不敷民累雖去官累實增仰惟
聖主體恤臣工無微不至臣身任地方辦理公務如果屬員浮冒自當據實嚴叅如果價直昂貴自當從公酌給今既目擊其賠累而乃隱忍不言則下何以對僚屬上何以副
聖明故不敢因部臣之兩經議駁而終于緘默為此據實直陳伏乞
皇上天恩俯照乾隆二年之例每石仍准增給銀二錢共銀七千六百五十兩零在於道庫歸公鹽規并節省耗羨內開銷不惟州縣免賠墊之累而轉瞬辦漕不致畏縮貽悞實于漕務有裨臣不勝激切悚惶待

命之至謹
奏
乾隆四年五月十一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乾隆四年四月初七日蒙

皇上發下刑部侍郎鍾保條奏一件奉

旨酌議仰見

聖主廣諮博採執兩用中之至意臣欽遵

諭旨悉心酌議敬陳

睿鑒

一據奏摺內開鬬毆之案由于好勇鬬狠者固多其間亦有本無仇怨或因田產錢債微嫌起釁先向州縣控告不行准理或拘審遲延不結或剖斷未盡平允以致愚民心懷不甘釀成人命等語伏查民間鬬毆命案因微嫌細故彼此爭執釀成人命者居多其因不准不結剖斷未平忿爭斃命者十無一二是以昔年

聖祖仁皇帝特製

上諭十六條頒行垂訓又蒙

世宗憲皇帝摘出鬬毆人命律文明白曉諭每月朔望地方官于講約之所齊集鄉民宣讀講解以警愚頑以息爭訟法至善也臣又因教化之責首在紳士復令所屬社中生監各就宗親隣里將睦婣任卹之道隨時勸諭凡所以化導于平時以杜命案之源者豫省現在奉行又查定例州縣自理案件限二十日審明結案每月將作何審斷之處造冊呈送上司查考立法已屬周詳但恐日久漸弛應如侍郎鍾保所奏令督撫董率有司務期悉心化導清理詞訟照例將自理案件每月造冊呈報如有任意拖延等弊即行參處庶兩造之忿爭自息而無釀成人命之處矣

一據奏摺內開保甲之法十家為牌一家窩賊九家連坐今各省亦皆舉行保甲無如愚民旣惜鄉情復畏仇恨往往明知匪類隱忍不言而地方官承審盜案惟究正犯從無查問保甲是以門牌徒設而窩匪如故等語伏查定例強盜窩主之隣佑知而不首者杖一百牌頭于所管內

知有爲盜之人瞻狥隱匿者杖八十若牌頭曾
于甲長保正處首告而不行轉首者甲長照牌
頭減一等保正減二等發落牌頭免坐是隣佑
保甲狥隱盜窩均有治罪之條應將侍郎鍾保
所奏查明容留之該管地方保甲牌長責懲發
落之處毋庸再議但隣佑牌甲顧惜鄉情復畏
仇恨明知匪類隱忍不言亦情之所必有臣再
四籌酌惟有公舉密首之一法同甲之中有爲
盜爲窩者許隣佑牌甲公同舉告如畏其仇恨

許赴官密首地方官訪確查拿不得將原首之
人宣露拿獲審實將舉首之人密行給賞倘或
挾仇陷害則治以誣告之罪如明知容隱者發
覺之日仍照例責處則賞罰既明瞻狥自少保
甲咸知儆懼匪類不敢窩留于弭盜之法似有
裨益謹就臣愚昧之見議奏是否有當伏乞
聖訓謹
奏
乾隆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奉
旨知道了著照所議行欽此

健餘奏議卷之六

河南上疏五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奏明科場辦理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制科取士爲

國家掄才大典必須陋弊淸除而後場規整肅臣

職司鄉試監臨備悉豫省從前陋習今文闈事

竣武闈屆期謹將臣辦理之處爲我

皇上陳之

一試卷有錯寫改經之弊也凡應試諸生其卷面首幅例應開寫年貌籍貫經書中式之後解部磨對最關緊要今查豫省士子有將所習經書臨場私自改易並任意塡寫年貌者其中舛錯旣多兼恐有頂名代替情事臣已行司轉飭遵照嗣後遇鄉試之年凡年貌籍貫經書責令本生查照學臣移送底冊書寫淸楚如諸生有改經者應令于科試錄遺之日呈明學臣改正不得臨場在試卷上更易混塡以杜頂冒

一作文有眞草相連之誤也查豫省試卷前幅寫草處向無一定起止字樣士子每多不諳任意揮寫以致眞草相連違例貼出者甚衆其中儘有孤寒宿學堪中佳文因無定式遂多違例不得終場殊爲可惜臣屢試北闈見試卷有刷印草稿起止字樣一目了然不致違犯今照北闈之例另行更正并將樣卷咨送禮部嗣後照式製造庶免違例多貼之虞

一士子有越號混坐之弊也查應試士子學問優

長者固不乏人而功夫疎淺者于表判策論諸題多未留心講求迨至二三場每向熟識親友連坐一處希圖彼此湊換習以爲常即如今科二場經監試南汝道李愼修察知此弊不許越號遂有不肖生監指爲多事混行吵嚷經提調糧儲道黃叔璥曉諭而止臣點名之後細加詢問乃知豫省科場歷來如是不以爲非殊屬違例臣已出示嚴諭并通飭各屬教官于月課之期不時訓誡務期痛改積習以肅場規

一科場有需索供應之弊也查場內需用食物均
關正帑向來官役人等任意索取歷科供給多
迎定額每因浮費繁多攤派行戶甚屬累民臣
于入闈之前出示嚴禁不許派累行戶并于場
中設立支單如有取用物件者以單爲憑方准
支給仍將支單送臣查閱以杜冒濫至場內新
舊什物毋論銅錫木磁等器俱開造清冊交開
封府理事同知經管留爲下科之用庶可節省
經費不致貽累官民

以上四條俱因豫省從前陋習逐一釐剔飭遵
行司備案以儆將來現今已屆武闈考試一切
事務悉照文闈之例而行所有臣辦理事宜理
合恭摺奏
聞謹
奏
乾隆三年十月初六日奉
硃批知道了應如是辦理者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奏
聞事竊農田爲生民之本而樹畜尤王政所先我
皇上重農教稼一切勸課蓄洩事宜俱已欽遵辦理
實力奉行查豫省小民率多狃于目前不知種
樹爲天地自然之大利凡路旁田畔村尾溝頭
籬邊屋角間隙沙薄之地頗多荒棄殊爲可惜
臣于上年欽奉
上諭事案內即將應行種樹之處具奏荷蒙

硃批令臣酌量試行欽此欽遵臣隨飭地方官責成
鄉地老農多方勸諭自桑柘榆栁以至棗梨桃
杏之屬遇有間隙之地不可種穀者各就土性
所宜隨處栽植加意培養今各府查報一[illegible]之
內實在成活之樹木共計一百九十一萬[illegible]百
一十四株茲當冬末春初再加申勸期于遞年
加增所有今歲栽樹成活數目理合恭摺具奏
伏乞
睿鑒謹

奏

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農田為生民之本樹畜尤王政所先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三曰園圃毓草木可以知所當務矣朕御極以來軫念民依於勸農教稼之外更令地方有司化導民人時勸樹植以收地利以益民生今覽尹會一所奏是豫省一年之內已種樹一百餘萬之多朕思中州接壤畿輔為南北往來之衝並未聞有教民種植滋事煩擾之處安見豫

省之法不可倣行于他省耶可將此傳諭各督撫善體朕心勉力為之以副朕望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為奏明接濟直省米石仰祈

睿鑒事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准戶部咨開直隸布政使張鳴鈞條奏預籌民食一摺部議行令直督孫嘉淦詳籌地方情形酌量倉儲盈虛有須採買即咨商河東二省巡撫確勘該省米價民情如可協濟一面辦理一面具摺奏

聞等因臣查河北彰衛懷三府夏秋之交被水雖旋獲有秋而窪地未免稍減兼之鄰省歉收商販

絡繹不絕糧價未平若再加官買不獨市價更昂有碍民食且恐商販居奇必致採辦維艱但

普天率土莫非

朝廷赤子今直隸歉收來春民食缺乏自宜共思籌畫以資接濟應於附近水次州縣內將存倉之穀碾米十萬石以為直隸來春糶借之用其辦運事宜悉照夏間運麥之例令各屬碾米運至水次交兌直隸委員雇船領運此項撥動穀石應行補還以實倉儲查豫省現在捐收本色卽

可補額或因爲數頗多一時不能捐足亦可于
秋收後酌動司庫地丁銀兩按照時價買還毋
庸直隸解銀來豫致多跋涉除咨督臣孫嘉淦
查照辦理一面飭令司道派撥碾米兌運外爲
此恭摺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碾運直省米石仰祈
睿鑒事竊查接濟直隸米石原爲出借平糶之需攸
關緊要而米數又多若無大員督催恐致遲悞
隨委河北道張受長就近督理查催凡所碾米
色務須乾圓潔淨星速運交以資接濟據稱各
州縣派米十萬石已經全數碾完運赴水次俟
直隸委員到日即可兌交再碾穀一石交米五
斗三升所剩碎米糠粃向例給與碾戶爲人工

飯食之用實屬寬餘今因新正適當百姓閒暇
之時而莊農之家又各有礱具遂令各鄉村酌
量領穀分碾貧乏小民得此碎米糠粃以餬口
濟用莫不踴躍趨事是以碾完更速合併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乾隆四年二月初九日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維風礪俗大化不越乎倫常勸善旌
良百行莫先於孝弟茲有安陽縣孝子李國泰
閻有章許廸濤石梁縣孝子魏萬侯龔純孝等
五名其修庸行並篤天倫或孺慕于終身或尋
親於萬里撫孤全節罔非推本所生恤乏周貧
允矣善承厥志孝思維則仰
聖治之日隆至性克敦欣民風之日厚輿情悉協

褒獎允宜前據各該縣詳報到臣隨批布政司存俟
年底彙冊呈送核題茲據布政使范璨彙造清
冊同印甘各結呈送前來所當題請
旌表以勵風化者也謹題請
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王道首重人倫坤貞爲吉
聖朝尤敦教化名節爲先茲有祥符縣節婦姚氏等
一百六十二口志矢靡他義遵從一表貞心於
白首懿範可風全冰操於天年芳徽彌著跡其
苦節均爲閨閫之完人詢厥輿情宜膺表揚之
大典前據各該州縣查明詳報到臣俱批布政司存
俟年底彙冊呈送核題茲據布政使范璨彙造

清冊同印甘各結呈送前來理合恭疏題請
旌表謹題請
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貞烈乃閨幃之正氣表揚實
聖主之隆恩茲有夏邑縣烈婦孟氏睢州烈女柴十
姐林縣烈婦張氏武安縣烈女郝秋姐武陟縣
烈婦劉氏桐栢縣烈婦朱氏信陽州貞女張氏
等七口潔並秋霜明同皦日捐軀殉節投繯表
從一之心立志全貞終身矢不二之念共有在
雍正十三年奉

旨禁止之後殉夫者或遭父母不諒誓死靡他或問媒
妁有言誓身弗顧均之從容就義並非無故輕
生宜荷
恩褒以彰教化前據各該州縣詳報到臣俱批布政
司存俟年底彙冊呈送核題茲據布政使范璨
彙造清冊同印甘各結呈送前來相應題請
旌表謹題請
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准禮部咨開欽奉
上諭士人以品行爲先學問以經義爲重我
皇祖御纂經書多種紹前聖之心法集先儒之大成已
命各省布政司敬謹刊刻聽人印刷並准坊間翻
刻廣行恐地方大吏不能盡心經理則士子購覔
仍屬艱難不獲誦讀著督撫藩司等善爲籌畫將
士子應讀之書多爲印發以爲國家造士育才之

助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敦崇實學棫樸作人之至意伏查
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康熙字典性理
精義朱子全書
日講四書等書其板俱貯開封府學宮久經曉諭士
子人等刷印翻刻並無留難今奉
諭旨臣復與藩司悉心籌畫蒙省所屬士子現在各
于城鄉就近分社每社設有社長爲之月課講
貫前項書籍八種通共刷印工價銀七兩有零

所費無幾州縣于養廉之外本有另給公費銀兩以備地方公務之用而振興學校乃有司之責酌動公費刷印按社給發以備諸生講誦仍將各書價直遍行曉諭如士民有家計饒裕子弟讀書情愿刷印俾孤寒後學借觀誦習者不拘部數並不需遠赴省城但由該地方官報明藩司即先墊項刷發雖山僻邊隅書賈不到之地亦可徧爲流布俾士子潛心經學以期實用所有遵

旨辦理經書緣由理合據實覆奏伏乞

睿鑒謹

奏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欽惟我

皇上加意作人敦崇實學恭念

聖祖仁皇帝御纂經書爲士子明道經世之本

勅令刊刻廣布又奉

綸音

御纂諸書內有爲士人所宜誦習而未經頒發者著督撫奏請並准部議將

武英殿等處存貯書目開單行知此誠

聖天子誕敷文教千古未有之盛典也伏查豫省如日講四書解義周易書經詩經春秋性理朱子全書久已奉頒翻刻現在多刷廣布至十三經二十一史經臣委員在于江蘇購買運回存貯大梁書院以及各屬學宮令士子熟習講貫臣欽

遵

諭旨敬查

武英殿

御製孝經一部
御註孝經一部文獻通考紀要一部國子監大學衍義
一部近思錄一部均爲士人所宜誦習而未經
頒發仰懇
皇上勅發到豫刊板流布庶教澤益廣而士風益懋
矣爲此奏請伏乞
睿鑒謹
奏
乾隆四年三月十八日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

河而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爲公舉理學名儒從祀
文廟以崇正學以昭
聖化事竊惟千古道統之傳賴有躬行之君子
國家崇報之禮宜施從祀之
隆恩謹查原任工部尚書臣湯斌忠孝性成篤志聖
學以愼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躬行心得
爲歸學優筮仕告養言旋家居二十餘年更復
折節從師潛心味道造詣精深涵養純粹褎然

推中州巨儒又設立繪川書院教誨後學一時
感奮興起成就最多及其撫吳則移風易俗黜
淫祠以正人心旣入
朝則直亮忠誠侍
經筵而盡啟沃自少至老無事不從身體力行直造
乎充實而光輝絕無意見之偏私亦無門戶之
同異誠先賢之正派
聖世之羽儀也臣從前歷任江南親見吳下士民至
今思慕私心景仰已久涖豫以來考其遺書訪

之輿論咸謂斌品行學問絲毫不詭於正實爲
昭代理學名臣或以斌尙少著作爲疑及觀其平日
之言曰學貴日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
爲非何敢妄作乃知斌之不輕著書者正其見
道親切踐履篤實比之先儒司馬光范仲淹許
衡固均無媿于易名之美諡而其所以發揮聖
學者甚大也竊念湯斌昔蒙
世宗憲皇帝崇祀賢良恭逢我
皇上重道崇儒

殊恩疊沛
賜諡文正樹立豐碑凡所以優禮而褒嘉之者無不
備至伏讀
御製湯斌碑文云誠意正心不負生平之所學先憂
後樂如親當日之高風
天語煌煌至允至當似應陪饗俎豆以表遺徽以光
祀典茲據布政使朱定元詳據歸德府睢州屬
學廩增附生李中振等公懇將湯斌從祀
文廟前來仰請
天恩俯允從祀兩廡俾天下讀書學道之人愈堅希
聖希賢之志將見正學日隆而士心胥勸
聖化之光昭永垂于萬世矣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乾隆四年六月　日奉
旨九卿議奏欽此

健餘奏議卷之七

河南上疏六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為微臣奉職無狀感召災眚據實自劾請

賜罷斥以重封疆事竊臣草茅微陋荷蒙

皇上天恩不次超擢既畀封疆之任復恤烏鳥之私

殊遇有加即捐糜頂踵亦難仰酬

高厚何敢於涓埃未効之時稍存退避之念無如臣

才庸識闇限于天賦心雖無窮力實難强撫豫

二載以來謬欲為農桑樹畜之謀亦莫學救教

之本幸而四境粗安猶不致于顛越者實賴

聖明在上訓誨周詳謹奉遵循獲叨無事之福並非

臣之才力可以勝任而有餘也今歲四月中豫

省雨澤愆期臣即擬請解任以避賢路因聞直

隸江南均有缺雨之處

宵旰誠求焦勞莫釋苟可竭蹶辦理未敢擅廛

天懷旋即普降甘霖秋禾被野正深慶幸不料依違

苟且頓有非常之災今數日之內省城駐劄之

地暴雨連宵民無寧宇實為臣歷任十餘年所

未經見者且致臣母老病孱軀驚惶憂懼寢食

不安捫心自問上無以贊勷

聖化下無以撫綏黎民外無以保全條庶內無以安

慰親心於臣為不忠於子為不孝於臨下為不

慈尸位素餐罪深愆積遂爾上干

天和顯然示警若再因循忝竊不獨重臣曠官之咎而

并累

帝廷知人之明言念及此臣不禁悚惶跼蹐汗淚交

流而無地自容者也為此瀝誠籲懇伏乞

皇上立賜罷斥以儆官邪以應

天變迅

簡賢員俾豫省早享得人之福官民幸甚而臣亦得

奉母回籍以養餘年益戴

聖恩于生生世世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謹

奏

乾隆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今年豫省麥收未見豐稔五月間雨澤霑濡方
幸秋成可望不料六月雨水太多開封及所屬縣
邑又有水溢之災朕心深爲軫念著巡撫尹會一
督率屬員詳確查明多方賑恤毋使一夫失所若
有應免錢糧及應行緩征之處查明請旨或有續
報被潦之州縣亦一體辦理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爲彙報秋禾被水情形事該臣看得豫省自五
月以來連得透雨早晚秋禾均各暢茂忽於六
月十二十三十六等日雷雨交作晝夜如注兼
之山水驟發一時宣洩不及平地水深三四尺
低窪地畝秋禾俱被水淹官署城垣倉廒監獄
墩臺營房橋梁堤岸壇廟驛號在在倒塌而居
民房舍倒塌尤多先後據開封府之祥符陳留
杞縣通許尉氏洧川鄢陵中牟陽武封邱蘭陽

儀封鄭州滎澤歸德府之鹿邑虞城睢州考城
柘城彰德府之湯陰內黃衛輝府之汲縣新鄉
輝縣獲嘉淇縣延津滑縣濬縣懷慶府之原武
南陽府之新野裕州葉縣汝寧府之西平陳州
府之淮寧西華商水項城沈邱太康扶溝許州
府之石梁臨潁襄城郾城長葛新鄭等四十七
州縣各詳報被水情形經臣飛檄布政司轉飭
被水各屬確查房屋倒塌之戶動用存公銀兩
分別極貧一兩次貧五錢給以修葺之費其實

在窮民餬口無資者並動常平倉穀按戶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先賑一箇月口糧如有壓傷人口者加倍賑恤其有因城鄉一時並淹糧價昂貴小民買食維艱者併令減價平糶以資接濟如有水勢消退已經涸出者即酌借籽粒諭令速種晚蕎以冀有收務期仰體
皇仁加意撫恤現在民情俱各安貼覆查此番被水或因天雨過驟消洩不及或因上游之水漫及下游高地早禾尚屬無礙低窪處所被淹較多其間輕重不等除飭委員飛赴各州縣履畝確勘果否成災取具冊結另疏具
題外茲據布政使朱定元稟詳前來所有祥符等州縣被水情形合先恭疏
題報謹題請
旨
乾隆四年七月初二日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為續報秋禾被水情形事該臣看得開封等屬之祥符四十七州縣被水情形經臣恭疏
題報詎自六月下旬以來時雨時止終未久晴迨二十九日及七月初一二等日連朝大雨晝夜不息以致山水復發下游消洩不及低窪地畝秋禾俱被水淹城垣民堤等項多有塌溢居民廬合傾圮尤甚不特從前被水涸出之地復經淹浸即從前未經受水之處亦報被淹續據歸德府之商邱寧陵永城夏邑南陽府之南陽鄧州舞陽汝寧府之汝陽上蔡遂平許州府之禹州汝州之伊陽等十二州縣各詳報被水情形復經臣檄飭布政司轉飭被水各屬確查房屋倒塌之戶動用存公銀兩分別極貧一兩次貧五錢給以修葺之費其實在餬口無資者並動常平倉穀按戶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先賑一箇月口糧如有壓傷人口者加倍賑給併令糶借兼行以資接濟務期仰體

皇仁加意撫恤現在民情安貼除飭司轉移各道將
漫溢民堤上緊堵築完固並委員飛赴各州縣
履畝確勘是否成災取具印委各結分晰另報
具
題外茲據布政使朱定元彙詳前來所有商邱等
州縣續報被水情形理合恭疏具
題謹題請
旨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為欽奉
上諭再行恭奏事乾隆四年七月初八日准戶部咨
開以祥符等縣被水上廑
聖懷特頒
諭旨令臣督率屬員詳確查明多方賑恤毋使一夫
失所仰見
聖主軫念元元保赤誠求至深且切伏查祥符等縣
被水前經臣據布政司陸續查明具
題自六月二十九日以至七月初一二等日連朝
大雨積水更增從前涸出之地復被水淹禾黍
豆苗已屬失望高粱大半不實且積久溢漲上
淋下泡衙署城垣在在塌卸居民房屋倒壞不
可勝計省城西南一帶地本低窪水深數尺一
望汪洋臣目擊情形寢食俱廢隨督同在城各
官將被水村莊紮筏濟渡令其城上搭棚居住
或就寺院暫行依棲一面給以銀錢先行撫恤
并飭將常平倉穀糶賑兼行以濟民食民情現

在安帖又飭祥符縣先將城外之水星夜設法
疏消然後將城內之水開放城濠今七月初七
日天氣晴霽本漸消退惟是民間房屋日下倒
塌甚多一時實難修蓋勸諭富戸如有空房雖
一椽半舍亦各就隣里姻親暫留棲止并道糧
儲道黄叔璥管河道胡紹芬署河北道張學林
分往各府宣布
皇仁安慰撫諭至所屬州縣又據續報被淹其情形
大畧相同惟衛輝府城地濵衛河形如釜底大

雨之後河水陡長東面北三門悉行堵塞以防
水灌一切本章差使亦俱阻滯今水勢漸消業
飭該府縣一面加意賑恤以安災黎一面設法
料理以濟行人至續報被水之商邱寧陵夏邑
汝陽等縣已經行司委員查勘一體妥辦統俟
勘明成災分數將應行緩免錢糧之處具
題請
旨臣查豫省兩次被淹開封陳州許州三府爲重衛
輝歸德二府次之南陽汝寧彰德懷慶四府被
淹州縣尙少又次之臣欽遵
諭旨現在督率屬員多方賑恤竭力撫綏以仰副我
皇上不使一夫失所之至意再沿河水漫之考城虞
城二邑亦在被淹之內業經
題報合併陳明伏乞
睿鑒謹
奏
乾隆四年七月十一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預籌民食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歉歲以民食爲先辦理以預籌爲要仰惟

聖主宵旰誠求如傷廑念一切賑務章程固已至周至備今豫省被水自應謹奉遵循而因地隨時又當先行酌議敬陳

聖鑒

一請免關稅以通商也案查乾隆二年七月內欽

奉

諭旨遇地方歉收有藉外省接濟者卽行奏聞免收米稅將此永著爲例欽此欽遵在案伏查祥符等屬兩次被淹窪下之地秋禾已屬失望高阜之地收穫分數亦減自冬至春爲日正長民間仰食維殷而隣省舟楫可通者惟江南山東二省江南則由淮河之正陽關以達于陳州府之周家口山東則由運河之臨淸關以達于彰衛二府之楚王道口等處仰懇

皇上天恩

勅令江南山東督撫如被地商賈裝載米麥糧食等項販至豫省糶賣者其經由之正陽關臨淸關免其收稅仍照例給以照票令其運至歉收地方以便糴買俟明年麥熟後停止庶商賈爭趨糧食流通于豫民有益至今歲豫省本係歉收倘外來射利之徒仍至豫省販運及本地富商復將米糧潛運出境者亦請照例暫禁以裕民食

一及時興工以代賑也被水地方有無業窮民平時本係傭工度日一遇歉歲毫無所事專恃

朝廷之賑濟安坐而食殊非經理之道查各屬城垣

衙署

文廟壇壝倉庫監獄河渠堤岸墩臺營房考棚驛號在在傾頹淤墊除工程無幾地方官民力可能修者已飭速行興修完固其有冲塌過多需費甚繁實在無力修理者似應酌動公項先擇緊要之處於今冬開春興舉俾貧民得以力作餬口已經飭司確估俟估報到日分別

題咨亦寓賑于工之一道也

一酌量買運以備賑也查被水州縣現貯常平漕社等穀雖自一萬餘石至二三萬石不等但受災輕重不同戶口多寡各異必須倉有餘糧而後緩急有備且豫省陸路居多轉輸匪易若不預爲籌及必致臨期周章臣已飭查各州縣現貯穀石如有不敷卽于本省不被水地方先就路途稍近舟楫可通之處不論常平漕穀酌撥運用並動支帑項委員採買麥穀雜糧以資接

濟其採買糧食銀兩及一切搬運腳價事竣核實分項報銷如本省撥買不敷再行另議具

奏

一多種菁菜以助食也夫歉收之歲米粟皆珍苟有一物之可食卽可以充一人之腹而省一分之糧昨因田禾被淹已飭各屬酌借籽粒補種晚蕎但時屆秋令恐有佈種不及之處今又查得蔓菁一物本係蔬屬四時皆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而秋初所種者根葉俱良昔諸葛亮行兵所止必令軍士種植取其易長而可食力省而利溥也目下正當播種之時已飭被本州縣酌量土性所宜及空閒地畝卽動支存公銀兩購買菜子給發貧民令其廣種蔓菁以便不時採取似于民食不無小補以上四條謹就豫省現在情形先行議辦此後如有應行事宜容臣隨時酌議請

旨是否有當伏乞

聖訓謹

奏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硃批該部速議具奏欽此

戶部議覆四欵俱如所請奉

硃批依議速行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欽奉
上諭據實具奏事竊豫省被水荷蒙
天心軫念屢降
綸音令臣督率屬員多方撫綏臣身任地方敢不殫
心經理竭力補救仰慰
聖懷謹就現在酌辦事宜敬陳
睿鑒
一搭蓋棚舍安插貧民也查豫省陰雨連旬低窪

處所一時宣洩不及上淋下泡民房傾圮頗多
而省城爲甚緣省城四面皆高形如釜底西南
一帶更爲窪下貧民房舍草箔椰椽土鬆性鹻
本不堅固一經水浸朽壞不堪仰蒙
聖恩予以葺屋之費其在房屋未經塌完木植尚可
添湊者已陸續修理至倒塌全無漂失損壞者
委難補葺此等貧民依棲寺院住宿城頭露冷
風淒殊堪憫惻臣委員確查共有一千餘口隨
與司道等公同設法擇高阜之地搭蓋草房俾
令棲止其餘各屬據州縣禀報本地紳商誼篤
桑梓踴躍好善情願搭蓋棚舍以安貧民已據
石梁縣紳商等報輸銀二千六百餘兩是棲身
無所者現在設法安插不致失所至在城兵丁
房屋亦多傾頹臣飭中軍查明酌借餉銀資其
修葺仍令各兵輪流合作速爲竣工
一酌借籽種乘時佈麥也今歲被水地方秋收失
望來年民食所資全賴二麥目下正當播種之
候誠恐無力貧民籽種維艱因循坐悞所係匪

輕業經飛飭各屬如縣倉原有麥石者即酌量
借給如無麥石或糴買分發或給以麥價或貸
以倉穀令其通融易用務期上緊佈種一律齊
全庶民心有所倚頼而來年亦早得接濟矣
一愼選社生協查賑務也夫士子爲庶民之表摩
蒙
皇上諄諄訓誡以端士習臣久經飭令所屬分立社
會設以社長實力勸導并示以存心愛物睦婣
任卹之大義近來士子頗知向化即如此番被

災遂有石梁蘭陽寧陵安陽武安臨漳之社生

侚璥等感戴

皇恩各願輸穀賑濟出粟減糶俱經臣獎勵在案伏

念賑恤一事鄉地吏胥捏混冒領弊端百出州

縣一人勢難查察雖有委辦之員究非素在地

方亦難深悉惟社生身居是鄉知之最切今每

邑慎選端謹誠實者數人俟地方官查賑時公

同察看如有情弊許其密首有司核實究治俾

奸民不致冒賑而眞實窮黎得沾實惠亦施賑

之一助也以上三條俱就現在情形斟酌辦理

相應奏

聞伏乞

聖鑒謹

奏

乾隆四年八月十六日奉

硃批覽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爲漕期瞬屆水災甚重亟爲

題請蠲緩截留以甦民困以廣

皇仁事竊照豫省本年六月大雨如注以致開歸等

屬之祥符四十七州縣各被水災續于七月初

四五等日大雨勢若傾盆遍地汪洋復據歸德

等屬之商邱十二州縣續報被水俱經臣前後

題報一面飛飭各道府分詣各屬督率印委等官

遍加查勘併多方撫恤俟勘明成災確數再行

題請蠲賑惟是漕糧一項專藉秋收以供輸納今

被水地方秋收失望雖高粱間有薄收而米豆

無從徵辦兼之漕期轉瞬即屆亟宜預爲籌畫

庶免臨期周章一漕項錢糧米豆應照丁地之

例按分數一體蠲免一蠲免之外應納漕項請

隨丁地一體按被災輕重分年帶徵一被水勘

不成災地方應納漕項請緩至次年麥熟後徵

收起解一未經被水州縣應辦漕糧宜截留本

省以備賑糶之用以上各條實因豫省此番水

災較重不得不仰懇
聖恩格外矜恤再辦漕伊邇難容遲緩擬合預為
題請如蒙
允准另將應蠲應緩各數目按成災分數逐細扣算
造冊送部查核再查豫省每年起運漕米壹十
五萬陸百餘石今雖請截留蠲緩為數不多諒
無礙
天庾支放而豫省多此米糧于民生大有裨益惟額
該黑豆七萬石係八旗餧馬之需似屬緊要但

豫省大雨正值豆苗初出之時即未經水淹亦
被雨淋傷委無收成伏乞
皇上勅令產豆省分採買運交似屬妥便謹題請
旨
乾隆四年八月二十日奉
旨著照該撫所請行該部知道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為彙報秋禾被水情形事該臣看得祥符等州
縣被水情形前經恭疏
題報准部咨行查明被災分數取具冊結具題行
據布政使朱定元詳稱除淇縣裕州被水二三
分勘不成災外所有勘明成災之祥符等四十
四州縣被災五分以至十分不等民衛更名等
項共地一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七頃一十八
畝零又中牟縣報墾陞科未入額夾荒地六十
七頃四十六畝零伏查此番被水受淹較重荷

蒙
聖心軫念屢降
綸音塌房者給以葺費乏食者予以口糧百姓現在
安業惟是自冬至春為日正長貧窮黎餬口
維艱應請
天恩加賑如被水尤重之祥符等七縣應請加賑五
箇月其次則杞縣等二十縣應請加賑四箇月
又其次則蘭陽等十七州縣應請加賑三箇月

其五箇月者自今冬十月開賑至來年二月止
分作三次散給其三四箇月者自今冬十一月
十二月開賑俱至來年二月止分作兩次散給
臣派委人員會同地方官預備雙連照票携帶
烟戶冊親至四鄉確查實在窮民登造冊籍截
發照票一給災戶一存查對以杜混冒散賑之
時併令該管道府分往查察務期無濫無遺俾
災黎均霑實惠再豫民朝夕饔飧大都和以雜
糧不盡專資粟穀其有被災較重地方倉儲不

甚寬裕者併請將加賑穀石照各該處穀價卽
動地丁銀兩銀穀兼賑事竣核實報銷至有無
業窮民向係傭工度日賃房居住前次被水時
卽有前往隣封覔食者今聞加賑陸續歸來臣
預飭沿途州縣照例資送回籍一體給賑其或
因彼處年歲豐收來春資生有望不願回籍者
卽令該地方官查明來歷隨地安插仍動常平
倉穀按每大口日給穀一升小口折半俟來年
二月耕作之日止以期仰副我

皇上子惠元元無使一夫不獲之至意除被災地畝
應行蠲免錢糧數目另行核
題所有勘明成災頃畝分數併賑恤事宜謹題請
旨
乾隆四年八月十九日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
部議應如所請加賑奉
旨依議速行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爲遵
旨速議具奏事該臣看得商邱等十二州縣併兩次
被水之新野縣秋禾被水情形經臣
題報准部咨行查明被災分數取具冊結具題行
據布政使朱定元詳稱除遂平禹州伊陽三州
縣被水三四分勘不成災外所有勘明成災之
商邱等十州縣被災五分以至十分不等民衛
更名等項共地二萬九千七百七十頃三十畝
零又商邱縣報墾陞科未入額夾荒地一頃九
十八畝四分伏查各屬續報被淹之處受災亦
重應請
天恩俯照前題四十四州縣被災之例一體加賑量
爲區別如被水較重之商邱等六縣應請加賑
四箇月被水稍輕之鄧州等四州縣應請加賑
三箇月俱自今冬十一月十二月先後開賑至
來年二月止臣仍派委人員會同地方官確查
實在窮民動用倉穀大口每月給穀三斗小口

一斗五升賑給俾災黎均霑實惠至一切賑恤
事宜及銀穀兼賑之處俱照前題一體辦理謹
題請
旨
乾隆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爲彙報秋禾被水情形事該臣看得祥符等州縣成災分數賑恤事宜經臣

題報在案茲據布政使朱定元詳查祥符等四十四州縣成災分數業經委勘確實共成災民衛更名等地一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七頃一十八畝零照依賦役則例核算共應蠲免地丁銀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七十三兩零漕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石六斗零漕項銀一萬二千九百

兩八錢零又中牟縣雍正十二年報墾陞科尙未入額夾荒地六十七頃四十六畝零蠲免銀五十五兩四錢零等情造冊呈詳前來除冊送部外相應具

題再乾隆三年八月內欽奉

上諭議定之例被災八分九分十分者緩徵錢糧分作三年帶徵五分六分七分者緩徵錢糧分作二年帶徵等因查前項成災地畝錢糧除蠲免外下剩應納錢糧應照定例按成災分數分年帶徵但查成災地畝錢糧蠲緩固已共沐

朝廷浩蕩之恩而被水州縣內尙有勘不成災之地畝一經水淹收成究屬歉薄若遽行徵比誠恐民力拮据完納不前仰懇

天恩一併緩至次年麥熟後催徵其有富家大戶情願輸納者仍聽其自便至淇縣裕州雖勘不成災然曾經被水收穫亦不爲豐百姓餬口之外實無餘糧均難催令辦賦謹推廣

皇仁請將勘不成災州縣未完地丁錢糧概行緩至

次年麥後輸將以紓民力相應一併具

題謹題請

旨

乾隆四年十月初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爲遵
旨速議具奏事該臣看得豫省續報商邱等州縣成
災分數賑恤事宜經臣
題准部覆在案茲據布政使朱定元詳查商邱寧
陵永城夏邑南陽鄧州新野舞陽汝陽上蔡等
十州縣成災民衛更名等地共二萬九千七百
七十頃三十畝零按照成災分數照依賦役則
例核算共該蠲免銀三萬四千六百四十四兩
五錢零米一千五百五十八石六斗零漕項銀
一千四十五兩九錢零又商邱縣雍正十二年
報墾陞科尚未入額夾荒地一項九十八畝四
分蠲免銀四兩九錢零等情造冊呈詳前來除
冊送部外相應具
題再前項成災地畝錢糧除蠲免外下剩應納錢
糧應請遵照乾隆三年八月內欽奉
上諭議定之例分作兩年三年帶徵至商邱等州縣
未成災地畝及遂平禹州伊陽等三州縣勘不

成災地畝應完錢糧均係被水之後民力不無
拮据應照前
題祥符等州縣緩徵之例一併緩至次年麥熟後
徵收以廣
皇仁以紓民力合併
題明謹題請
旨
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秋收分數例應繕本具

題今據布政使朱定元詳報嵩縣盧氏等二縣秋禾收成俱有十分臨漳武安涉縣河內濟源孟縣洛陽偃師孟津宜陽永寧新蔡閿鄉等十三縣秋禾收成俱有九分河陰武陟溫縣鞏縣澠池內鄉正陽信陽汝州陝州靈寶光州光山固始息縣商城等十六州縣秋禾收成俱有八分

滎陽汜水安陽林縣淇縣修武登封新安唐縣泌陽鎮平桐柏淅川確山遂平魯山郟縣寶豐伊陽等十九縣秋禾收成俱有七分南召裕州禹州密縣等四州縣秋禾收成俱有六分以上五十四州縣統計秋禾收成實有八分等情詳

報前來臣覆查無異謹題請

旨

乾隆四年九月十一日

健餘奏議卷之八

河南上疏七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乾隆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准戸部咨開欽

奉

諭旨令臣會同湖廣督撫商酌轉運楚米以濟中州

之用仰見

聖主宵旰誠求軫念民食之至意伏查豫楚雖屬接

壤而往來大道俱係陸路今被水地方惟陳許

開封等屬為甚距楚較遠間有水路可通襄陽

者類皆淺窄小河迂迴旋繞艱于重載且水陸

間雜未能直達計程輓運需費頗多查豫省被

水州縣現貯常平漕穀自一二萬以至三萬餘

石不等其未被水之五十屬秋收頗好可以通

融酌撥即有倉穀不敷之處臣于未奉

諭旨之前業經酌量在于水省成熟地方撥運並動

司庫銀兩在于光汝一帶價賤之處收買糧食

兼請將未被水之州縣就近留漕以資明春糶

賑之用俱經分晰

題奏在案是就中州現在情形而論本省尚可接

濟毋庸先運楚米致多糜費統俟來春視麥收

如何再行酌量請

旨理合據實覆奏伏乞

睿鑒謹

奏

乾隆四年八月十六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遵

旨奏明事乾隆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據陝西撫臣張

楷抄寄敬陳撥運陝糧接濟豫省一摺恭錄

硃批昨據尹會一奏報係屬偏災本省之米亦足用

可不用楚米則陝省之米似亦可以不必矣但汝

等此奏甚善既已商之尹會一彼必奏明也欽此

查撫臣張楷札稱陝省連歲豐稔可以酌撥米

十萬石由黃河運至較之楚省陸運爲便移商

前來當經臣將豫省倉糧尚可接濟無庸轉運

緣由札覆今奉

諭旨覆查陝豫兩省原有河路可通較之楚省輓輸

自易但豫省被水州縣間有倉貯不敷之處業

經臣

題准銀穀兼賑并奏明在于本省豐收地方撥運

採買以備賑糶又蒙

皇仁大沛將本年通省漕糧蠲緩截留現在分撥運

貯更爲接濟有資官民士庶莫不感戴

天恩是豫省倉糧目前均屬有備似仍無庸轉運陝

米以省跋涉統俟來歲覘麥收如何再爲酌量

請

旨遵行理合恭摺奏明伏乞

睿鑒謹

奏

乾隆四年十月初九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爲欽奉
上諭恭摺覆奏事竊豫省夏秋之交天雨過多行潦
爲患荷蒙
聖明遠照以省城南門外有乾河涯一道可以開濬
疏導積水兼設閘洞以備節宣
特命大學士等寄字與臣令會同布政使朱定元確
勘妥議辦理正欽遵勘議間又准部咨欽奉
上諭以豫省地方有淮潁汝蔡諸水或因故道被壅

或無支河導引
勅令河臣白鍾山布政使朱定元同臣細心熟籌專
委管理河道明晰水利之大員親勘全局通盤
計算務使一律疏濬深通又因賈魯河原由江
南地方全注入淮爲豫省下流之處復
令與修廬鳳河渠之
欽差大臣同爲留意仰見
聖主軫念民依無微不至竊查中州地土疏衍易于
淤墊河渠川澤淺溢多虞先經臣于乾隆二年

八月內檄飭管河道胡紹芬勘得開封府屬之
中牟縣十五里舖面賈魯河北岸隨低就窪由
水匱一帶開新河一段導入祥符縣境內之淺
兒河又于淺兒河北岸接開新河三千餘丈至
高家樓東接入沙河由陳留杞縣遞入睢州之
挑河歷柘城之永利溝淮寧鹿邑之老黃河入
渦會淮可以分殺上源異漲之勢而開歸南面
陳州北面凡有雨水引入該河均免盈溢之患
再于中牟北岸新河口門估建石閘一座視賈

魯正河水勢之盈縮以爲啟閉新河一段河底
較正河留高二尺俾春冬水弱正河得蓄底水
以利舟楫倘遇水小之年新河水淺卽于秋分
前後飭將鹿邑境內河尾築壩堵截蓄水其中
以免船隻淺滯新河開成不特瀕河州縣旱澇
有資且舟楫通行商賈可以直抵省城民間買
賣皆增利益如有淤塞之處地方官于每年農
隙之時卽行疏濬立夏以後開壩放乾宿水以
待汛臨宣洩如此修舉不惟去水之患更可收

水之利農田商賈裨益實多緣下游入渦會淮之所隸屬江南經臣移咨江省督撫委員會勘在案茲復檄委胡紹芬查勘全局據稱省城南門外之乾河涯即與護城河相通原係昔年汴河舊跡年久淤塞城內之水無處可洩議將乾河涯照依故道向東南開挑三千餘丈穿過護城堤於高家樓前歸入現今議估未挑之新河一併歸淮城河既通再將城內積水之區隨地勢高下挑濬新渠盡導注於東南水門而出但

舊有水門一洞窄小不足宣洩應再添建水門一洞俾城內積水暢流以入護城河由乾河而歸于新河再于護城堤出水之處估建石閘一座以時啟閉則城內城外之水河道既通宣洩有資未免沮洳等情臣查欲洩省城之水必開挑南門外之乾河涯為洩水之路欲開挑乾河涯又必將議挑之賈魯新河先行疏濬為歸宿之途是兩案之形勢雖殊而其中之脉絡貫相聯貫似應併案疏通及時修舉庶原委暢流方為妥協臣復與布政使朱定元親加勘視商酌無異除全局水利俟該河道逐一履勘明確會同河臣白鍾山議奏外所有乾河涯應歸于賈魯新河一併疏濬緣由理合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伏乞

聖訓遵行謹

奏

乾隆四年十月初九日奉

硃批大學士等會同該部議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為豫省麥田得雪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豫省當災歉之後明年接濟全賴麥糧前
經臣預飭各屬酌借籽粒乘時趕種百姓無不
廣為播植所種麥田萬頃一色實倍於往年惟
望雨雪滋培則根本深固自九月以後連得時
雨茲于十月二十二三等日省城又得雪五寸
有餘臣飛檄通查隨據開封歸德彰德衛輝懷
慶河南南陽汝寧陳州許州等十府汝陝光三

州所屬陸續呈報十月二十二三等日得雪五
六七八寸以及盈尺不等通省普霑倍加優渥
于麥苗大有裨益理合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乾隆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
奏為奏明豫省開賑之期仰祈
睿鑒事竊豫省被水地方荷蒙
皇仁浩蕩疊沛恩膏塌房者給以葺費乏食者予以
口糧蠲正供而緩輸將免關稅以通商賈流移
外出隨地撫安貧壯無依與工助賑且于漕米
蠲緩之餘留
天庾以接濟草束常額之外增價直以厚民凡斯
曠典實為自古未有官民士庶莫不頂戴

聖恩感極而泣查被災州縣應賑月分前經
題明五個月者於十月開賑四個月三個月者于
十一二月先後開賑昨兵部右侍郎臣雅爾圖
到豫移商于臣將十一二月開賑者均趲早半
個月給散更於貧民有益臣隨飭遵照茲據各
屬稟報除加賑五個月者已于十月半前散賑
外其三四個月者亦於十月半後次第開賑民
情現俱安貼再豫省麥田得雪富戶米糧陸續
出糶且各處施賑貧民無需買食近今糧價日

浙平減合併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乾隆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河南巡撫今授副都御史臣尹會一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才庸識陋仰荷
皇上隆恩畀以封疆重任三載以來愆尤叢集實緣
限於材質黽勉竭蹶惟此耿耿愚衷勿欺勿貳
乃臣所夙夜常懷冰淵凜矢者也頃被言臣劾
論即蒙
聖明洞照矜臣之短諒臣之心
特賜曲全來京另用旋蒙

簡授副都御史聞
命之下感激涕零莫知所措惟幸日近
天顏益當遷善改過勉効芻蕘一得之愚耳俟新撫
臣雅爾圖到任臣即交印起程惟是臣母年逾
七旬老病時發前荷
聖慈憫臣孤苦俾得近地就養值此隆冬途次朝夕
堪虞今擬送歸原籍臣即星馳入
覲恭謝
天恩理合繕摺具奏伏乞

膺鑒謹

奏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六日奏

硃批知道了欽此

健餘奏議卷之九

燕臺上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尹會一謹

奏爲

綸音宜歸畫一以昭信從事臣攷記曰王言如絲其

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書曰大哉王言又

曰一哉王心蓋以發號施令爲政治之所關而

人主之一言天下之人屬耳目焉故協於克一

而後天下信之萬民從之誠不可不愼也臣前

月面奉

上諭各部司官中頗有年力老邁不能辦事之員該

堂官多以無甚過失姑爲優容不知此輩久占員

缺凡才具可用者轉令壅滯無缺可補應將現任

司員老邁者甄別沙汰令其休致此等素餐之人

仍得原品回籍亦非過刻之舉欽此欽遵六部正

在舉行沙汰今又奉

旨江西饒州府知府張鍾八年老著照例以京員改

補欽此伏思知府改補京員例應以員外郎補用

夫現在司員沙汰年老之人而張鍾卽以年老

補用司員不惟無以服現在沙汰之員之心而

旬日之間

綸綍互異所關於政治者匪細用人爲立政之根本

而王言卽信從之歸極有所異同何以昭畫一

之法守乎我

皇上日理萬幾雖聰明天縱詎能纖悉不遺拾遺之

任端有賴於臣工臣愚請嗣後凡降

諭旨例應覆奏務令述

旨之大臣斟酌無異始行

頒發倘有前後不符及未便奉行之處許其面請

聖訓較正畫一以倣封駁之遺意則王言一出昭蕩

平之治而無偏黨之虞凡厥臣庶信從恐後矣

臣言是否有當伏冀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乾隆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奉

硃批此奏甚是著內閣存記至張鍾可否仍補部員

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驗明具奏欽此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尹會一謹

奏為瀝陳下悃懇

恩養親事竊臣叨沐

天恩簡佐風紀上年臘月自河南起程因臣母老病

特發順道護送回籍調理曾經奏明荷蒙

俞允原擬今年春夏之際病體稍痊迎養京邸以遂

烏私茲接家信知臣母近來飲食減少徹夜不

眠心神益加恍惚動履甚屬艱難臣驚聞之下

中夜徘徊伏念微臣襁褓失怙臣母苦節四十

餘年仰事俯育備極艱辛康熙五十九年奉

旨旌表節孝乾隆二年更蒙

聖慈垂憐

特頒諭旨加恩軫恤今年已七十四歲臥病在籍臣

自筮仕以來歷任內外母子相依未嘗遠離現

今兩地睽隔不能親侍湯藥實切風燭之懼仰

懇

皇上俯鑒微忱准臣回籍養親照例開缺臣年齒未

衰供職有日

聖恩高厚仰報靡極爲此具奏請
旨臣不勝悚惶戰慄之至謹
奏
乾隆五年閏六月二十三日奉
旨尹會一准回籍養親欽此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回籍養親臣尹會一謹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直隸督臣高斌差
官齎到
皇上恩賜臣母李氏
御製詩幅匾額對聯全福臣隨郊迎至家臣母李氏
率闔家虔設香案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訖伏念臣早年失怙孤苦伶仃臣母守節撫養
備極艱辛於康熙五十九年奉
旨建坊旌表節孝臣亦幸忝科名仰荷
世宗憲皇帝拔置銓曹旋膺外任復蒙我
皇上不次超擢署理廣東巡撫又
念臣母年逾七旬難以前往調任河南巡撫俾得就
近迎養臣母欽奉
恩詔得受
誥封臣奉職毫無報効蒙

恩矜全簡佐風紀給假養親遭逢
聖世疊沐
隆恩已爲逾分今侍母家居忽承
曠典
寵錫天章日星同麗雲漢爲昭鄉閭父老扶鳩觀化
莫不歡欣太息共仰
聖天子推恩錫類之深仁誠爲史冊所希闊千載所
罕覯臣家以孤根薄植何克當此稠疊之
殊榮臣母驚喜交加不禁感深流涕年當風燭末侵

銜結臣欲報春暉心彌向日勉思樹立寤寐難
安謹赴
宮門恭謝
天恩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回籍養親臣尹會一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本月二十四日詣
闕叩謝
御賜復蒙
恩賞臣母李氏
上用寧紬二疋貂皮十張又
賜臣克食一盤臣母子疊荷
寵榮銜結曷既今恭逢

皇太后萬壽臣謹隨班叩首慶賀即於本日恭捧
御賜回臣本籍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奏謝
天恩伏祈
聖鑒謹
奏
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尹會一謹
奏爲敬陳下悃仰祈
睿鑒事竊臣守制在籍欽奉
上諭工部侍郎員缺著尹會一補授俟服闋來京赴
任欽此臣跪讀之下感激涕零伏念臣家世寒微
三歲失怙獨依寡母訓誨多年幸得通籍
盛朝備員中外恭逢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錫類施仁率土莫不霑被臣更仰
沐

聖天子格外之恩有加無已臣母年邁則調近地以
就養臣母病深則准回籍以終養臣母鄉居三
載之後猶荷
天章寵錫賞賚嘉多俾風燭餘生得受
殊榮以樂天年而歸泉壤此皆臣母所爲永懷銜結
而臣銘心刻骨欲効捐糜雖在畎畝不能一日
稍忘者也迺者臣母既卒未屆大祥重荷
恩綸早擢貳卿之秩復蒙
優恤仍仰人子之情是

聖主教孝作忠所以體臣心而勵臣節者無微不至
矣臣雖無知蠢于草木思報春暉之德尤切葵
向之心一俟服闋即匍匐
宮門恭請
聖訓以供驅策今遵定制應于本年十月初二日服
闋爲期尚需七月伏祈
皇上另簡賢員佐理部務庶要缺不致久懸而微忱
亦得自靖矣理合繕摺具奏仰祈
睿鑒謹

奏
乾隆十一年閏三月初十日奉
上諭歸宣光著署理工部侍郎事欽此

健餘奏議卷之十

江蘇上疏

工部右侍郎臣尹會一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奉

上諭崔紀現在丁憂提督江蘇學政著工部侍郎尹

會一去欽此臣聞

命之下感悚交深念知識之迂疎荷

恩綸之稠疊本以孤寒下士司衡文獻名邦敢不勉

効馳驅益加敬慎以圖仰報

高深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奏謝

天恩伏祈

睿鑒謹

奏

乾隆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

奏爲欽承問察之

明訓敬抒草野之見聞伏祈

睿鑒事竊臣賦性遲鈍未諳時務叨蒙

皇上加恩錄用兩覲

天顏恭請

聖訓仰蒙

垂諭諄諄詢及民生要務臣直抒愚忱詞不別白重

荷

温綸勗以坐言起行謹就奏對所及條列以

聞伏候

皇上採擇

一樹畜之教宜申也夫三代而後籌畫足民田里

難制惟有樹畜可以講求今之州縣非不奉行

但種樹非難成樹爲難必須立法保守乃有成

功在古宅不毛者有里布不樹者無椁山林川

澤官爲民守盜樹木者有罰取之必以其時誠

以民愚無知非示以厲禁則取用者旣不待其

滋長而盜竊又復公行剪伐無時必至盡耗其利而後已大抵村落之中一望平蕪率多窮困林木蔥翳定多富饒此固顯而易見者雍正年間奉文行令大路栽樹于今成行垂蔭者有之稀疎殘缺者亦有之總由經理之州縣或善或不善也蓋實心經理則三年成活十年收效若經理無術雖年年驅民補種而盜竊隨之徒見其煩無濟於事故即樹畜之多寡可驗州縣之能否應請責令各州縣隨時立法勸諭鄉民凡

遇隙地各隨土性廣行種植培養得宜者獎勵之擅行盜竊者重罰之仍於歲底將種過成活數目冊報上司衙門備案該管道府於因公巡歷之時就便查驗如有虛捏情弊詳報督撫記過勒限補種如仍虛應故事題參議處是乃樹畜課實以裕財用之道也

一禮儀之節宜明也夫章服本有定制婚葬亦有恒規載于

大清會典祗因卷帙繁重見者殊寡承平日久奢靡成風婚禮踰等葬不稱家甚至鼓樂喧闐俳優雜沓以悅人之耳目有終年所入不足以償繁費者有多方稱貸以從事者苟或從儉則流俗嗤爲鄙吝民志之不定也實甚制節謹度嚴辨上下即可因而足用所謂禮以養人爲本莫要於此我

皇上御極以來即命臣工酌定禮書期於簡易可行固已洞悉民情矣迄今尚未頒發而田間遇有吉凶之事愚民蕩于禮法之外有志之士遵依

朱子家禮又苦時異勢殊或滋反古之譏夫夏殷周制互有損益者時也三代以還憚於議禮雖或撫拾成書幾同虛設民間無由目覩何自見諸施行故儀禮止傳士禮家禮亦但準士禮爲法也今定禮書似宜摘示士禮條分縷晰俾吉凶大事服色制度士民展卷了然易於遵循責令州縣勤加化導設誠致行以昭我

朝典禮庶易知簡能可臻一道同風之盛矣

一舉能之途宜廣也竊惟牧令之賢否係乎民生

之休戚故牧令得人則一州一邑蒙其福其不
能者反是定例州縣銓選科甲需次日久漸致
衰邁其中有才能出衆之員限於科分未得及
鋒而用伏思
國家設科取士原爲吏治民生起見與其蹉跎歲
月待用於垂老之年孰若愼選眞才驅策於方
剛之日臣愚以爲州縣與所屬之舉人進士近
在咫尺其居鄉之品行辦事之才情見聞必確
請以州縣到任三年爲期將進士舉人中之眞

知灼見才品優裕者保舉一人註明所長由府
司督撫考驗送部引
見恭候
皇上欽定命往各省差委試用既於州縣得人又於
吏部銓選無礙至所保人員果能稱職陞遷即
將原保之州縣議敘示勸其有劣蹟被劾者照
濫舉例議處如此則保舉者旣有非人之罰又
有得人之賞非至不肖誰肯舍已狥私即或有
之吏可因一人之不肖而知兩人之不肖也似
與察吏之道大有裨益
一選拔之才宜酌用也教化之道學校爲先選拔
一途多有可觀蓋由學臣旣衡其文又審其人
身判書言殆于秉之非同糊名易書取決于一
日之長也現停六年選拔之例大概因仕途壅
滯必須于照例應選各項員缺之外再思所以
疏通之法而後可以時加選拔查訓導例選歲
貢其中龍鍾者居多文既荒疎教亦寡術較之
拔貢大相懸殊臣思歲貢選授訓導領憑之時

督撫驗其年力未甚衰邁者多准給憑赴任今
應酌定三年報滿予以原品休致所遺之缺即
以拔貢與歲貢對選則一命之榮既足以償寒
氈功苦而三年易任亦不至貽悞儒林其或有
精力未衰學問優裕課士有方者則由該州縣
具結保留三年申明學臣核奪庶歲貢無所屈
抑而選拔人才得廣其仕進之途矣
以上四條或經條奏而格于部議或部議准行
而民間罔知或現在舉行而宜求成效要之承

宣德意化洽士民責在州縣所當重其權而久
任之政績卓有可觀地方實被其福者擢秩晉
階以寵異之而勿遽遷其官庶牧令無傳舍之
思而民生獲教養之益矣臣七年畎畝目覩情
形謹以草野之見聞管蠡之窺測謬陳
聖聽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奉

硃批大學士會同九卿詳議具奏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前奉
聖訓江蘇風氣浮薄不獨衡文爲亟並當敦崇實行
作養眞才臣敬謹祗遵訪得常州府陽湖縣屬有
布衣名是鏡者品端學邃居於江陰縣接界之
舜山教授生徒安貧樂志不事聲華此等務實
山人不比在庠諸生自宜格外優禮以示鼓勵
臣前往劄江陰相距不遠隨減從造廬見其人

年近五旬舉止言動大有儒者氣象臣於採面
之頃得其梗槩謹先奏
聞容臣再加體察如果才堪選用另行奏請
欽定伏祈
睿鑒謹
奏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壹日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
奏為敬敷小學之教嚴立課試之規用昭令甲廣育人材事竊臣少習舉業未知為學之序四十以後始信小學一書為脩身大法做人樣子沉潛反復愈覺其味無窮必明乎此而後學為人子學為人臣循循於忠孝廉節之行可以消除驕惰病根不至隨所居所接而長其有裨於世道人心儲才致用甚切亦甚大臣奉
簡命視學江蘇考試常淮揚三府通海二州俱以之

開示諸生諄諄誥誡不遺餘力及覆試童生試以小學論其中率多含糊甚且不敢指為誰氏之語殊堪詫異伏念小學一書歷經乾隆八年十一年奉
旨俞允大學士禮部議定飭下學臣覆試童生八股雖佳而論旨違悖仍予斥落并飭府縣覆試一體凛遵著為
功令固已申命再三矣士子猶罔聞知蓋因向來止憑四書文定去取遂視小學論為虛應故事一時難以盡行斥落必再加明白曉諭然後法在必行臣今復將定例申明嚴飭教官勒限三月令招覆童生將小學一書講明切究試其論不失旨方准入學倘仍前玩忽定行斥落斷不姑容并通飭府州縣嗣後覆試務遵定例實在奉行俾文勝之地定趨向而昭法守皆曉然于明倫敬身之教須臾離之而不可終身由之而不盡漸摩焉可望實學通才輩出於
聖明之世而為邦家之基此臣所欲勉竭寸心不敢

不以所學為政而上報
主知者也所有臣嚴立課程奉行小學緣由恭摺奏
聞伏祈
睿鑒謹
奏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壹日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
奏爲恪遵
諭旨經義務求實學解部宜省虛文仰祈
睿鑒事乾隆元年四月內奉
上諭各省學臣職在勸課實學則莫要于宣揚
聖教以立士子之根柢每科歲按臨時預飭各該學確
訪生童中有誦讀
御纂諸經者或專一經或專他經著開明冊報俟考試
文藝之後該學政就四經中斟酌舊說有所別異

處摘取數條另期發問只令依義條答不必責以
文采有能答不失指者所試文稍平順童生即予
入泮生員即予補廩以示鼓勵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尊經造士之盛心臣按試常州諸郡查向來考
取經解與原奉
諭旨尚有未符其冊報應試答不失指者率多提等
不問即予補廩是所重仍在文采而不在經義
也又令一等生員概補經解竟似凡列優等者
盡能記誦傳說其實不過于覆試時照另期發
問之條抄錄經解同原卷解部是成具文矣且
以具文強人則不得不另生枝節蓋一等生員
中或有習禮記者自不便使之塡寫他經又不
敢獨闕此卷因于奉
旨四經發問之外別取未定之禮說以塞白更覺不
倫在學政惟期解部之卷不致參差在士子視
爲虛應故事沿襲成風遂同兒戲臣愚以爲治
事之道惟務其實不可稍涉虛假苟一事虛假
則事事皆難立誠考官之于士子勢將有言弗

信而令弗從者其有關于人心政教也似微而
實彰理應恪遵
諭旨惟於冊報生童另期發問經義有能答不失指
者即以經解二字印記卷面衡其文藝之平順
與否酌予補廩入泮以鼓勵窮經之士其不在
冊報者原係憑文拔取不必令其概補經解以
致眞贋混淆則考試既省虛文而部臣亦可核
實矣但解卷相沿已久恐子部駁其各省應否
一體通飭之處伏祈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謹
奏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壹日奏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禮部議覆應如所請奏
旨依議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
奏爲請復學政舊規關防內外杜絕弊端事竊臣
按試各府兢兢以遴才剔弊爲心汰去員役務
期署內肅清并飭提調官等嚴行查訪幸無事
端然閱歷既多細加體驗更思由末而探其本
夫察弊之法不恃耳目之能周而賴紀綱之可
守絕弊之方欲止覬覦之冒貢務禁徑竇之相
通此考試生童所以必嚴內外關防也而關防
之所由紊實自學臣點名給卷始相沿日久不

知起自何時迄今彌封拆號雖發提調官然當
提調官點名之後學臣又復親自點名給卷此
時學臣與生童既已覿面傳呼猶謂有所不知
誰其信之且學臣自顧考成卽皆奉公守法而
點名給卷必不止孑然一身隨侍人役賢愚不
等內而與閱卷之人居處相狎外而與應考生
童咫尺相近又當深夜朦朧之際雜遝紛然最
易生弊故苟有可乘之隙則人思行險僥倖卽
萬萬無可猜疑而棍徒猶得指稱傳題等弊偶

爾撞合遂貽口實童生受其愚者正復不少皆由於點名時內外混淆不能隔絶之所致也夫學臣親自點名固非起於行私未必不因提調之難信而欲越俎查弊不知弊即由此而生實不如酌復舊規之為得矣伏查學政全書內開學政按臨各府考試例由府官點名拆號提調送考生員聽點該州縣提調官於大門外查照手冊唱名隨牌引至儀門外搜檢畢府提調官點名給卷等語是點名給卷拆號原皆提調之

事也學臣衡文於內固不得與生童相接提調官點名給卷於外自可盡心防範立法本自詳密鄉會科場現在遵行故弊端尚少乃學政衙門竟侵提調點名給卷之權或以有私而犯科條或以無心而滋物議比年以來上厪
宸衷屢加戒飭明正典刑猶蹈覆轍推求致弊之由莫要於此應請
勅下各省學臣考試生童務照科場規制關防在內專意衡文其點名給卷大堂以外諸務俱聽提調官辦理不得干預如有暗通關節私鬻名器不能徹底澄清此其弊由於內惟該學政是問其或撞騙招搖賄通傳遞不行訪拏究治此其弊由於外惟該提調是問即遵照雍正五年九月奉
上諭學政與提調相為表裏定例從重治罪庶乎人知警惕各守官方內外之關防嚴密可以杜絶弊端雖有不肖之學臣亦難於營私而公明廉潔者更得專靜衡文無虞混淆矣至學政教訓士

子向來點名時本不暇及其詰學講書及定案發落之時仍可照常辦理為此具奏伏祈
睿鑒施行臣謹
奏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壹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
奏爲察舉布衣仰祈
睿鑒事竊臣前聞陽湖縣布衣是鏡品端學邃授徒於江陰縣之舜山樂志安貧人鮮知者臣曾造廬親訪謀面之頃見其舉動不苟言論通達業經奏明再加細察今臣科試既竣由江寧回江陰復見其人遂與講求脩己治人之道無不井井有條明理而兼曉事蓋心慕邵雍而願學以終身者臣觀其資性聰穎表裏相符允爲適用

通儒應請
皇上不次廸簡以勵士風爲此據實舉奏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准禮部劄開十月十九日奉
上諭直省學政已屆更換之期順天學政呂熾江蘇學政尹會一安徽學政觀保俱著仍留原任欽此
欽遵竊臣孤根薄植歷任中外未効寸長荷蒙
皇上特達之知擢居卿貳旋
命督學江蘇人文重地當以寡昧凡材夙夜兢兢惟

懼失墜衡文力崇典雅而偶體未盡別裁敎士務尙樸誠而子衿未能丕變明小學以養正而心知其意者猶難訪潛德以興賢而聞風而起者蓋寡一載以來雖勉竭駑力以從事實返躬自問而多慚現在科試既竣報滿候代復蒙
皇上特賜留任聞
命之下感激悚惶竊思臣之志學迂疎久在
聖明洞照之中乃疊荷
天恩栽培器使臣獨何心寧敢自棄惟有恪遵面奉

訓言正已率士以勉爲身教之從敦實去華以仰企

天章之化耳理合奏

謝伏祈

睿鑒謹

奏

乾隆十二年十壹月二十二日

吏部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二日准吏部劄開內閣

奉

上諭吏部侍郎員缺著尹會一補授仍留學政之任

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竊臣質本凡庸學復疎淺荷蒙

皇上特達之知僴佐冬官甫經受事旋

命視學江蘇涖任以來夙夜兢兢自惟涓涘未效臣

衷之悚惕彌深恭承

寵命特頒

聖明之眷顧靡已叨陪銓部仍忝文衡闈

命自天威

恩無地伏念吏部掌建邦之典官首六卿侍郎居小

宰之班職勷八法責任既重報稱彌難臣何人

斯膺茲

殊遇惟有於學政事宜謹遵面奉

諭旨倍加策勵益竭駑駘務期士尚樸誠文歸雅正
以仰報
聖主隆恩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奏
謝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乾隆十三年五月初六日

吏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加二級臣尹會一謹
奏爲
君恩未報臣病垂危矢志哀鳴仰祈
睿鑒事竊臣秉性愚魯起家孤弱由雍正二年進士
蒙
世宗憲皇帝簡用銓曹洊歷運使重荷
皇上不次拔擢巡視兩淮鹽政旋授河南巡撫內用
副都御史
允臣終養得遂烏私復蒙

特賜臣母李氏
御製詩章匾額對聯下賁里門更屬
曠典乾隆十壹年三月臣在苫次奉
旨補授工部侍郎仍俟服闋赴任以禮使臣有加無
已身非草木敢忘馳驅臣於十月服闋赴京供
職甫及五日奉
命視學江蘇又於十三年四月奉
上諭補授吏部侍郎仍留江蘇學政之任疊荷
君恩高厚已極即捐糜頂踵亦難仰報於萬一是以

勉竭愚忱宣揚
聖化歷試江蘇諸郡皆以小學立教俾文勝之區皆
知孝弟忠信安詳恭敬之義敦實行而遠浮華
此臣之所夙夜不遑上答
主知者也詎臣力不從心積勞成病於六月二十六
日考試蘇州太倉二屬生童感冒風寒轉成瘧
疾猶且不敢偷安校射蒞事七月十壹日按試
松江十五日痰湧氣塞醫藥罔效從此永辭
帝世圖報無由臣有二子舉人嘉銓廩生啟銓均屬

駑駘下質不能繼臣未了之志惟願我
皇上立政行仁以任賢爲本以納諫爲要始終壹意
立誠於臣下之竭誠者登之庸之其有不誠者
退之遠之疑信不淆則喜怒咸宜賞罰各當人
心孚而政本益固矣臣將死哀鳴語無倫次伏
祈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乾隆十三年七月　日奉
旨尹會一患病溘逝知道了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
該部知道欽此

本朝生氣錄十六卷（存卷一至卷十三）

〔明〕徐與參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本朝生氣錄序

古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死事非太平之福也今人諦之死矧死不以令終尤人生大不幸者見其姓名輒共指為不祥然人無不愛其生而造物終不能為人護一死顧形骸精銷澌先物化而氣盡矣惟夫忠義所激至不惜頂踵以殉挾氣而往身死而氣生是氣也胥怒可以張濤弘血可以化碧作山河於箕尾熵燁火於郊原塞天地而彌六合宇宙之所以不毀一此氣所釀而成也里有續骨之醫其不傳之秘亦曰以人續人耳然必須有生氣者

以生氣續生骨則夫為
天地立德為生民立命
理固一致獨怪夫偷生者
流每借明哲知命為口
實雖或少延視息未幾
而刑誅繼其後即幸而獲
免究竟髑髏俱盡徒足
點青史以蒙白骨愚謂
生死之際正非明哲知命
斷不能慷慨以赴耳我

高皇帝以義氣開天一時
從龍之臣咸以忠義自
奮不愛一死以報國再
傳而後
靖難之舉直家事亦乃
殉節義半鷄鶩至不以
九族易二主
累朝之責之臣封疆之吏
其甘俎醢如薺端鋒鏑
如歸每不乏人斯不亦

祖宗養士之報哉通歲
璫餘暴張一時諸君子
為
國觸姧身犯逆鋒累累
杆桎骨剩肢殘巢傾

鄉毀清流白馬之禍
寧烈於此爾時逆璫志
不可知使人盡寒鮮士
咸巾幗被妄意莫敢
誰何天下事固有不忍

言者明植綱常陰寔遂
竄謂非諸君子之大有
造於我
國家乎昔彪固作漢書其
議論常排死節而不

敘殺身成仁之美舊唐
書至以節義次酷吏後
夫以七尺軀博此數行
殘墨猶令其湮滅無聞
將何以慰英靈風來者

我

本朝節義之盛獨邁古

昔凜凜生氣炳耀簡冊於

以維此元氣壯此神氣

筆

皇圖於萬禩其在茲手其

在茲手

崇禎己巳秋日徐與參題

於金陵承恩禪舍

本朝忠義錄總目

本朝生氣錄卷之一

開國忠勳

花雲　許瑗

張德勝　韓成

丁普郎

宋貴 以下鄱陽湖同時死事諸將追封祀康郎山共三十四人

陳兆先　李信

王勝　張士傑

李志高　昌文貴

余昶　徐公輔

劉義　陳弼

程國勝　王咬住

姜潤　王鳳

邴明　常惟德

王德　朱鼎

汪清　王善先

汪澤　丁宇

逯德山　羅世榮

陳沖　裴軫

常德勝　鄭勇

袁華　史德勝

王理　王仁

曹信 共三十四人

胡大海　趙忠 附王鼎

俞廷玉　耿再成

趙德勝

劉齊 北都先後死事[illegible]祠祀南昌

朱潛　許珪

牛海龍　趙國旺

李繼先　趙天麟

張德山　夏茂成

葉琛　張子明

徐明　胡深

賀興隆　曾萬中 附弟粹中

孫本立　俞通海

廖永安　茅成

本朝生氣錄卷之一

蘭谿徐與參原性父輯

開國忠勳

行樞密院判花雲

花雲懷遠人體長大面鐵色驍勇絕人既歸附將兵略地屢建奇功陞行樞密院判　太祖初得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憊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爲膾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碎雲首縛寘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妻郜氏一子甫三歲抱屬侍兒孫氏曰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遂赴水死孫氏收郜氏屍葬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敗脫走渡水緣浮木入蘆渚中採蓮實啖啗兒凡七日得不死有雷老者引逵　上所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

賜帑老衣物忽不見失所在時皆神異之 上
厚賚孫氏命撫其兒追封雲東丘郡侯立忠臣
祠於太平 仍司歲時致祭

知府許瑗

許瑗字栗夫江西樂平人讀書聰明强記至正
中兩舉於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戊
戌 太祖駐兵婺州瑗以儒士進謁因言於
太祖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才勇之
士勢不能獨安夫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
識者然後能用奇士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
攬收英雄難以成功 太祖曰今四方紛擾民
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饑渴也授博士留帷幄
中參謀議以太平股肱郡命爲知府瑗至厲士
卒修城池撫黎庶庚子僞漢陳友諒率舟師攻
太平守將樞密院判花雲與瑗等以兵三千拒
賊友諒攻城三日不下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
緣舟尾攀而登城遂陷瑗被執罵不屈死之
太祖嘉其忠追贈高陽郡侯祀太平忠臣祠

僉樞密院事張德勝

張德勝字仁甫合肥人才略豪邁沈毅剛果集
義衆結水寨以自保乙未以舟師歸 太祖大
悅謂李丞相曰方欲渡江乏舟楫而德勝至殆
天意也 太祖率兵拔德勝至和陽營于新河
授萬戶渡江拔采石取太平擒陳也先擢管軍
總管鎭于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伺太平德勝
以舟師進破之從 上取集慶路大破方山營
擒兆先盡降其衆克鎭江陞秦淮翼元帥從下
常州宜州陞僉樞密院事趙普勝寇池州德勝
帥兵往援戰于柵江口破走之復池州陳友諒
叅政郭泰領兵至汲河迎戰德勝復大破之斬
泰獲軍資無算遂克潛山友諒犯龍江德勝總
水陸大軍擊之陣既交德勝從中大呼麾諸將
士奮擊友諒敗走斬獲不可勝計 上遣德勝
與徐達馮勝等追友諒至采石與大戰德勝死
于陣追封蔡國公謚忠毅侑享 太廟子宣都
督僉事坐累降指揮同知

親兵將韓成

韓成虹縣人從　太祖討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上屢瀕於危所乘舟偶膠淺沙賊乘勢攻之急欲犯　上舟一時諸將討無所出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死遂服上袍冕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遂退後友諒平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與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致死朕念之不忘追封高陽侯爲諸臣首封子觀爲都督

行樞密院同知丁普郎

丁普郎黃陂人從征陳友諒有功授行樞密院同知復與友諒戰死于鄱陽湖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不仆贈柱國上將軍封濟陽郡公從祀康山忠臣廟

同時死事鄱湖諸將追封祀康郎山

宋　貴京兆侯　　陳兆先潁上侯

李　信隴西侯　　王　勝太原侯

張士雄清河侯　　李志高隴西侯

昌文貴汝南侯　　余　泉下邳侯

徐公輔東海侯　　劉　義彭城侯

陳　弼潁川侯　　程國勝安定侯謚忠愍

王咬住太原伯　　姜　潤定遠子

王　鳳羅山子　　邸　明梁縣子

常惟德懷遠子　　王　德合肥子

宋　鼎合肥子　　汪　清盱眙子再贈駙馬都尉

王喜先定遠子　　汪　澤廬江子

丁　宇含山子　　逯德山汝陽子

羅世榮隨縣子　　陳　沖巢縣子

裴　軫定遠子　　常德勝壽春男

鄭　勇隨縣子　　袁　華虹縣男

史德勝定遠男　　王　理五河男

王　仁舒城男　　曹　信含山男

行省參政胡大海

胡大海虹縣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太祖爲前鋒從入和州克采石攻金陵常州先登授右翼統軍元帥宿衛從鄧將軍守宣州取

徵嚴陷陣遷樞密判官攻下蘭谿陞僉行樞密院事又收諸暨衢處廣信　上以婺浙東大郡通隳引越以爲行省叅政守之巳亥克處州壬寅苗軍元帥蔣英叛刺大海幷殺郎中王愷等李將軍下杭縛英至京　上命懸大海像市曹刺英血祭之贈越國公洪武元年築壇雞籠山祭故功臣大海位第一

行樞密院判趙忠 附王鼎

趙忠　國初渡江從征有功累授行樞密院判

鎭池州趙普勝寇池州忠出戰殁於陣養子鼎襲忠職復姓王守太平陳友諒攻太平鼎力戰死之追封太原郡侯

統軍元帥俞廷玉

俞廷玉巢縣人　國初與子通海通源通淵共集義旅歸附屢著戰功巳亥九月命廷玉攻安慶與趙普勝戰没于陣追封河間郡公

樞密院判耿再成

耿再成字德甫五河人癸巳來歸立功泗滁和陽建康鎭江陞元帥守鎭江克揚州改守揚州宜興數被吳寇又改守宜興　太祖取金華爲前鋒屯縉雲取處州石抹宜孫率衆至再成擊敗走死先是士卒無論大小徵私粟民間號砦糧民苦莫敢誰何再成白胡大海盡罷砦糧壬寅苗帥叛再成方與客飲聞變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仔虜奴國何負汝乃反急辮甲降不降斫汝萬段揮刷連斷數渠兵不繼賊刺再成墮馬大罵不絕口死洪武二年侑享　太廟贈泗國公謚武莊

僉樞密院事趙德勝

趙德勝鳳陽人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捷疾如飛爲帳前先鋒從克和陽儀眞陞總管先鋒克太平下建康取鎭江皆有克捷功累官至統兵元帥僉江南樞密院事守洪都陳友諒圍南昌德勝出戰射殺漢僉指揮漢益兵晝夜急攻城且壞德勝先諸將反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巡城至東門敵發驟張弩中腰膂箭深

大六寸即拔出猘髀數曰命也奈何大丈夫死
即死恨不能從 主上摽清中原垂名竹帛耳
卒子獻領其衆德勝沈鷙簡靜剛明質直馭下
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平生未嘗讀書隨機
應變智略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追封梁國
公謚武莊侑享 太廟曾孫輔立功封武靖侯

洪都先後死事諸臣廟祀南昌

右副指揮使劉齊贈彭城郡侯

右翼元帥同知朱潛追封沛郡侯

統軍元帥許珪漢兵略城三人力戰死贈高陽
侯

右翼元帥副使牛海龍突圍出戰中矢死贈隴
西伯

右副元帥趙國昕引兵燒賊艦追至投橋死贈
天水郡侯

樞密判官李繼先廬陵人出戰被擒去死贈隴
西侯

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城破死贈天水
伯

軍士張德山勇敢善戰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
死贈千戶

軍士夏茂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砲死贈總管

洪都知府葉琛

葉琛字景淵麗水人博學多才與同郡劉基章
溢抗名元季從石抹宜孫討寇有功 太祖下
婺州見宋濂問琛基溢皆國士胡大海克處州
琛避走建寧因而遣聘琛與基溢濂應聘至建
康處禮賢館講明經史討論治道擢營田司僉
事壬寅知洪都府事有吏才善戢撫兵民愛戴
之寇陷洪都琛與行省都事葉思成迎戰市中
死琛追贈南陽郡侯

千戶張子明

張子明張元帥之子守洪都代父為間使走金
陵求援還至湖城被執友諒强官之令徇城給
降子明佯許至城下大呼曰我張大舍已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大兵且至友諒怒即攢槊刺

死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後加謚忠節廟祀南
昌

百戶徐明

徐明合肥人洪武初管軍百戶陳友諒圍城日設
陷阱數臨城誘戰明躍馬出城射賊賊走明追
之墮阱中賊鈎去誘降不從死贈合肥縣男祀
南昌廟

郎中胡深

胡深字仲淵龍泉人元末統鄉兵保障處州
本朝師趨處州即日迎見且曰吾所以為此者
欲郡邑之民安耳名至京師累擢浙東行省左
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深興利除害惠愛
最多後以征福建陳友定馬蹶被執死之追封
縉雲伯郡人立祠祀之先是日中有黑子劉基
奏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死後友定敗械
送京師　上以賜深子禎禎臠其肉以祭深云

指揮賀興隆

賀興隆安化人元末率民兵保障鄉邑甲辰歸

附　太祖復胡大海克寶慶授指揮討祁陽賊
歿于陣　上賜勅褒之有曰庸兵未出睢陽之
勢已孤智伯漸强晉陽之城已浸首雖可折心
乃不移追封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為立祠祀之

參知政事曾萬中　附弟粹中

曾萬中吉水人自幼英與元季為千夫長江右
大亂萬中與弟粹中保障鄉里歸　本朝還守
吉安兵至走京師乞援授萬中江省參知政事
粹中親軍指揮使後城陷兄弟皆戰死

參知政事孫本立

孫本立廬陵人自少武勇稱鄉里壬寅兵起本
立糾合豪傑等輩數百人保捍郡邑戊戌陳友
諒至本立與儔偶曾萬中陳海雲力戰辛丑三
人歸附　太祖乃授三人者以官為參政諒將
熊天瑞據贛州怒本立不附己潛襲其軍遂遇
害癸卯諒遣知院蔣必勝等復陷吉安執萬中
海雲殺之海雲永豐人

平章政事俞通海

俞通海巢人父廷玉弟通源通淵江淮賊起父子結寨巢湖自守歸　太祖駐兵和陽走歸款時　太祖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蠻子海牙陳兆先之戰皆以火攻敗其衆通海功多陞秦淮翼元帥攻鎭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兵吳江中流矢矢鏃不能出右目失明再破雙刀趙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從　太祖征友諒克銅陵搗九江掠蘄黃友諒遁還武昌還軍擊叛將祝宗復南昌　太祖曰斷友諒臂矣已而友諒圍南昌　太祖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友仁友貴威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衆通海戰沒少傾飄飄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敵賊移舟拔木寨遁去我軍先柵罌子口及横截左蠡邀敵歸路通海曰湖有淺舟輙膠盡移兵入江據上游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繞下流欲遁通

海追敗之友諒死班師還賜通海田金帛陳理降陞中書省平章政事總兵略劉家巷平廬州掃江淮行中書省事守廬州從征浙西轉戰至滅度橋中流矢卒贈號國公謚忠烈侑享　太廟

同知樞密事廖永安

廖永安字彥敬巢縣人少倜儻以氣自豪元季江淮起兵與弟永忠聚兵保鄉里屯湖中爲水寨以捍寇患聞　太祖駐河州乃納款迎上登舟出湖口與蠻子海牙戰於裕溪大敗之遂率兵入大江從渡江乘勝徑克太平蕪湖等處蠻子海牙僅以身通統兵攻擒陳兆先復攻集慶克之得軍民五十餘萬以永安爲昭武大將軍統軍元帥克鎭江取金壇常州宣州張士誠兵寇瓜埠永安擊敗之常州平以功陞僉行樞密院事同大元帥常遇春克池州與俞通海等攻江陰并取空典無錫等處陞同知樞密事士誠兵寇常熟永安與戰大敗之破士誠兵于蘇

州狼山與徐達邵榮率舟師擊士誠衆于太湖
乘勝深入後軍不繼伐水淺舟膠與戰不利遂
爲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後徐
達援常州士誠弟來戰達遣王玉擊敗擒士德
上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人智勇今擒之張氏
之成敗可知矣遣人往求和好士德母潛之議
歸永安以易　上不從士德死竟不獲歸　上
念永安陷于强敵守義不屈遥授中書省平章
事封楚國公賜誥丙午七月卒于姑蘇年四十
[illegible]
七訃聞　上哭之慟親爲文命備享　太廟謚
武閔
　　指揮茅成
茅成定遠人任武德衛指揮副使從大將軍徐
達圍蘇州成軍婁門率先奮擊左脇中流矢附
鎭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封東海郡公
　　指揮使于光
于光字大用都昌人知讀書通大義磊落有大
志會元末起兵自保乙未徐壽輝初起略湖口

陷都昌聞光名急捜獲命爲江東宣慰元帥陳
友諒弑壽輝光乃輕騎謁　太祖于龍江　太
祖大悅授行樞密院判官從　上征九江戰鄱
陽降武昌皆與有功累官膺揚衛指揮使從大
將軍徐達擒張士誠下山東取汴梁克洛陜移
守鞏州元將王保保屢引兵來攻光輒擊却之
敵兵不敢東向遂命諸部兵圍安定州光急分
兵往救兵少不能戰退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
先腹背受攻遂被執不[illegible]不屈罹光有
[illegible]
城下使誘蘭州降光呼曰我不幸被縛誓死不
辱爾輩堅守以伺大軍至勿爲甘言所誘。元
兵大怒批其頰捶之使去尋被害　上悼之遣
祠部官祭以少牢奉其主配享功臣廟中
　　都督孫興祖
孫興祖廣州人年十九從　太祖取和陽既而
拔采石取太平克金陵下毘陵南征北伐平定
中原取元都歷官都督癸丑夏從大將軍徐達
征西北塞外戰死五郎口年三十五　上甚悼

指之遣使致祭贈平行中書省左丞封燕山
侯謚忠愍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東勝侯汪興祖

汪興祖爲張德勝養子初名同後復姓名以開
國功封東勝侯從湯和伐蜀至文州五里關蜀
平章丁世貞設集兵據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
石死

指揮朱顯忠　附千戶王均諒

朱顯忠如皋人初同兄貞事張士誠我師下淞
[illegible]
江顯忠兄弟率部下來降吳元年授濠梁衛指
揮僉事後從鄧愈下河州抵土番還守河州及
從傅友德克文州遂留守之僞夏平章丁世貞
誘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卻之僞夏遣元帥
復與世貞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
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
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
活將軍耶詰旦世貞攻圍益急顯忠悉兵出東
門拒戰而世貞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裹
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
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領士
卒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二百人既而友德論兵
來援世貞棄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
其家

指揮嚴德

嚴德當塗人元末從　太祖征伐有功累授中
翼元帥府統軍元帥會張士誠據兩浙命德統
兵討之連戰皆捷遂命守禦杭州洪武元年天
[illegible]
台賊反德往討之中流矢卒　上悼之贈驃騎
上將軍封天水郡公

指揮使周顯

周顯合肥人乙未　太祖駐師和州顯自黃山
歸附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克帶刀先鋒克溧
水句容取鎮江下金壇等處與張士誠戰于望
亭又擊敗睺條兒罕前部先鋒以累功陞驍騎
衛千戶吳元年從破蘇州擒士誠陞金吾衛指
揮同知洪武二年改驍騎前衛指揮同知征迤

北從征沙漠進取上都陞昭勇將軍驍騎前衛指揮使四年從李文忠北征進兵阿魯渾河與虜戰沒迎柩賜葬贈汝南郡伯

宣寧侯曹良臣　附周鎮　常榮

曹良臣安豐人國初率所部來附從大軍取河北其功居多從徐達擊敗王保保于定西封宣寧侯與世券洪武四年從李文忠征迤北領東道兵出和林深入至阿魯渾河及其裨將周鎮常榮張耀戰歿贈安國公[illegible]

指揮使張耀

張耀壽州人從義兵元帥陳埜先領兵屯建康之殷巷耀始歸附命與諸將子同入侍衛累立戰功陞神策衛指揮使洪武初從李文忠與胡虜戰歿賜葬于江寧之獅子塘

判樞密院事桑世傑

桑世傑無爲人元亂與廖俞等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款趙普勝蓄異志洩其謀　太祖得歸和陽集商舟截勇士至黃墩攻敗普勝及蠻子海牙趨入和陽諸軍大集陳攻破采石取太平擒也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泰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取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江陰石牌海寇梁瑞奮戈躍馬陷陣死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舟擒瑞　詔贈永義侯侑享　太廟洪武六年詔定功臣謚號禮部言光武封寇恂爲承義侯景丹奉義侯世傑侯名永義不必重謚　上從之子敬以父故陞[illegible]

府僉事立功封徽先伯

指揮孫虎

孫虎壽州人剛勇善戰嘗爲義兵長戊戌從太祖于金陵是年四月雙刀趙普勝寇池州虎敗其兵于樅陽十一月從　上取婺州己亥克諸暨時郡邑初定人心搖兀虎從而安輯之以功授千戶領兵守禦建德丙午從克新城攻桐廬略富陽遂克餘杭取杭州陞海寧衛指揮副使嘉興盜起虎率兵捕斬之洪武三年從徐達

李文忠征沙漠、虎率兵至落馬河、與元太尉蠻
臚戰敗死之、　詔贈鎮國上將軍、追封樂安伯、

指揮使楊廣

楊廣、巢縣人、初事雙刀趙為元帥、以智勇聞、丁
酉歸附、授左翼元帥副使、從徐達攻池州、克復
空與、復從下婺州、克諸暨、攻紹與、還婺、取衢州、
攻高郵、先登、破廬・濠州、江州、既破陳友諒、走武
昌、遂下洪都、留守禦、甲辰、從討熊天瑞于贛州、
天瑞降、南雄・韶州亦附、征進湖南益陽、陞武英
衛管軍千戶、破張士誠、論功、超遷鷹揚衛指揮
使、洪武元年、克河南路、揚漳關、陞昭勇將軍、未
幾、奉旨開設平涼衛、授世襲誥、禁王保保軍、庚
其營落、征鐵石峽州衛、復奉旨統領官軍開設
泰州衛、隨潁川侯傅友德克成都、八年、詔領兵
馬赴京、調寧夏右衛、九年、隨徐達北征、營于薊
州、師還、改河州左衛指揮使、十二年、率所部隨
西平侯沐英征洮州十八族等、擒斬甚衆、復于
故城遇賊、與戰、中矢、傷左膝、尋卒、訃聞、　上為
之惻然、勅有司歸其柩、所過郡邑致祭、賜葬于
巢之栢阜、命詞臣撰碑銘、以昭勳節、

都督濮英

濮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
事、從馮勝征納哈出、既降、以英將騎兵三千殿、
殿、伏發、英猝為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
不言、乘間自剖腹而死、　太祖聞之驚悼、追封
金山侯、謚忠襄

侍郎李賓

李賓、滁人、洪武十二年從沐英平滇南、與敵戰
于土門、乘勝求入、中流矢死、　上特勅禮部侍
郎劉崧撰神碑、

臨江侯陳鏞

陳鏞、濠人、父德、以積功封臨江侯、洪武十二年、
鏞以散騎舍人嗣父爵、十六年為征南將軍、討
平龍泉山寇、廣東猺賊、江西順天王台還、後屢
從征皆有功、十九年從宋國公出塞、至金山、與
大將軍異道相失、遇虜死、

靖難忠烈

都督徐增壽

徐增壽武寧王第三子少隨父入見 太祖太祖喜其秀朗機警賜名增壽長勇敢立戰功陞右軍都督僉從 成祖出塞征乃兒不花有功班師入見 仁孝皇后還朝數與 成祖往來靖難兵起 建文帝疑增壽繫禁中 成祖兵入金川門 帝捽增壽至左順門殺之廡下卽發火燒宮 成祖卽位令有司[illegible]增壽[illegible]武陽侯諡忠愍永樂二年加贈定國公子景昌嗣公與世襲

指揮李申

李申舒城人任留守左衛指揮同知子讓燕邸儀賓靖難兵起讓率府兵執謝貴等取大寧戰白溝河有功署掌北平布政司事佐 昭皇居守防禦有功 建文帝聞之大怒欲誘至讓且宥申讓不肯顧其家力戰破平安兵九門 帝遂殺申沒其產并殺諸男子族居人沒其幼子婦女異姓姻屬盡謫戍邊讓進駙馬封富陽侯

榮國公張玉

張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為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魚海子授濟南衛副千戶以至都指揮同知建文卽位稍繩削親藩 成祖舉兵靖難玉謀畫為多事可否進止衆論未定者玉正色數語立決首用玉策奪北平九門撫順傚強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玉曰不先定薊州[illegible]為[illegible]患宜[illegible]兵[illegible]薊州迎拒玉攻之宣率衆出戰執殺宣并執毛指揮使是夜急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為本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殺之不傷一人分兵永平密雲皆望風納款從 上至灤河玉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漠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 上悅立發兵曰汝為先鋒遂攻涿州雄縣擒潘楊二都督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玉自請往覘敵還言軍無紀律且其

上有敗氣無能為　上至以敵衆我寡欲試諸
將勇怯名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
玉曰今當徑趨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一鼓
可破也　上曰善吾倚玉一人足辦吾事抵真
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李堅甯忠及
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安
陸侯吳傑軍永平驛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
兵圍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
攻北平城　上與玉謀東援永平既至高等棄
輜重遁去玉從　上追斬其衆王言大寧去此
不遠請移兵襲之可免後顧　上從之遂攻大
寧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
旋師玉請擣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
表裏夾攻景隆兵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
同悉下諜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玉言
兵貴神速先至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邀待勞
上命玉率衆馳駐河上三日景隆兵至玉以騎
兵接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

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
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繞陣後
敵圍　上數匝衝擊得出玉不知　上所在突
入敵陣大戰連殺百十人玉竟被創歿　上慟
甚旋師諸將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
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玉令吾寢不帖
席食不下咽耳嗚咽不已諸將皆泣　上即位
論功顧侍臣曰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
惜其蚤歿追封榮國公謚忠愍洪熙元年加封
河間王改謚忠武侑享　成祖廟

都督陳亨

陳亨壽州人以開國功陞大寧都指揮使征虜
功陞都督僉事建文初為大寧行軍都督從靖
難戰壩上先登二年十月戰鏵山為平安所殺
贈涇國公謚襄敏子懋嗣封寧陽伯進世侯

指揮同知譚淵

譚淵滁州清流人膂力引兩石弓發無不中洪
武中以軍功授燕山衛副千戶陞指揮同知後

從靖難戰于壩上馳騎突陣斬獲甚衆至夾河搏戰所乘馬蹶遂死之永樂初追封崇安侯謚壯節立祠香山陽京尹春秋少牢祭

都指揮使王真

王真咸寧人少負智勇以功授燕山護衛百戶勤慎小心及從靖難臨陣應敵能出奇制勝陞都指揮使建文四年淝河之戰真率壯士斬獲無算而後隊不繼被圍數匝真氣愈奮斬敵數十人馬上自刎而斃追封金鄉侯謚忠壯進寧國公子通嗣封武義伯與世券

本朝生氣錄卷之二

遜國殉節上 朝臣

齊泰　黃子澄
練子寧　方孝孺
陳廸　景清
卓敬　侯太
毛泰　盧迥
郭任　黃魁
陳植　胡子昭
茅大方　周璿
黃清　胡閏
盧原質　戴德彝
陳繼之　韓永
高翔　王度
甘霖　董鏞
鄭公智　葉希賢
王玭　巨敬
樊士信　宋徵

黃彥清　劉端　王高
盧振　謝昇
黃觀　程本立
王叔英　樓璉
王艮　廖昇
龔泰　黃鉞
鄒瑾　魏冕
曾鳳韶　劉璟
周是修　高巍
徐子權　劉政
張紞
嚴震直

本朝生氣錄卷之二

遜國殉節上

朝臣　蘭谿徐與參原性父輯

兵部尚書齊泰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　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二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　太祖禱郊廟泰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　賜名泰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　上大奇泰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　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間我也嘗使北平賂泰泰受歸請爲兵備　上益倚重泰　成祖自燕入臨至淮安泰上言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有罪輒除國泰欲先圖燕子澄不可建文元年靖難兵起泰專主籌畫命將出師上日名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　諸閫外之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斥削屬籍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兵遂以誅泰爲名泰以谷王橞漏師遁還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還寧王竟不至使李景隆將兵北伐泰極言其不可任三年靖難兵日逼淮泗謫泰與子澄官求解兵景隆致書謂齊黃屏竄遐荒可息兵歸藩　成祖曰此緩我也不聽進兵益急尋名泰未及還而金川門開　帝遜去泰追至廣德欲往他郡兵起與復竟被執見　成祖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爲鋪舍人猶稱尚書鋪　仁宗時泰等宗黨皆得赦還給其田土嘉靖中特祠以祀

太常卿黃子澄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縣人少受易歐陽貞受書周與學受春秋梁寅博學負俊聲游鄉校問舍遜席洪武癸亥應貢入太學明年鄉試第

二乙丑會試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修
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卿 皇
太孫立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服一日 太
孫坐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
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對 太孫喜曰
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卽位命子澄兼翰林學
士與齊泰皆用事時周齊湘代岷五府相繼煽
動 帝朝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者東角門
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然機事須密退與齊泰

等謀之泰欲先燕子澄曰周燕之母弟取周翦
翦燕之手足而燕可圖也入白之 帝遣曹國
公李景隆以兵圍周王橚追至京師遷之雲南
徙代王桂于邊湘王柏聞討狼狽闔宮焚死黜
齊王榑囚之降岷王楩爲庶人至燕藩亦搖撼
其事加詗譏朝廷以子澄爲功褒賞之時燕王
子高煦高燧皆在京齊泰欲先收之子澄曰不
可若爾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爲備不如遣之示
坦懷無疑也遂遣歸尋悔追之不及會燕上書

救周子澄指爲連坐決計將討之乙卯三月命
都督宋忠等北征七月靖難師起首以誅齊泰
及子澄爲名遂破雄縣懷來遣長興侯耿炳文
禦之互有勝負子澄慮師老請易帥 詔以李
景隆爲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凡百萬往景隆
自負有文武才子澄薦之師行子澄授以指畫
景隆依違而已未幾景隆累戰皆大敗奔還赦
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律意在觀望不
誅之何以謝宗社慰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

繼踵敗衄顧成等皆降子澄拊膺大慟曰大事
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乃賦一詩志痛詩
曰仗鉞爭登大將壇貔貅遠賜朔方寒出師無
律眞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
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
幾墮冠聞者哀之尋用侍臣議詔謫子澄及齊
泰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實使之募兵也時諸將
猶守淮南而 成祖忽渡江矣潭王與景隆開
門迎附子澄出走蘇州詔執之捕獲責問不服

死之命夷其族一子逃難易姓爲田經宥始復姓家湖廣之咸寧孫表登正德辛巳進士

御史大夫練子寧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父伯尚洪武中爲起居注以直言忤 旨出爲廣德州同知調汀州鎮安二府通判卒於官子寧性英邁不凡幼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之句竹庄大異之稍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後必爲名臣吾當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對大廷極言 朝廷用人徧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遠進以小過遠戮因歷陳古人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切直 太祖嘉之擢置第二人授翰林修撰子寧益以名節自砥礪一時翕然稱其文學行誼云旋以母憂去杜門屏跡力行古喪禮服闋仍除修撰 建文帝用廷薦擢拜吏部左侍郎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調左副都御史辛巳罷都察院爲御史府子寧改中丞靖難

師起日夕畫策防禦極論李景隆陰懷異志潛通燕邸既而兵敗召還子寧於朝班執景隆陛前數其罪請加誅 帝不聽子寧叩頭大呼曰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爲國擊賊請先伏誅帝不樂罷朝北師渡淮中外震擾長史蕭用道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齊黃輩怒詬兩人子寧從旁沮之曰國事至此吾與公輩罪不可逃尚不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 成廟即位詔治奸黨縛子寧不屈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練氏姻族未及逮既官中朝恒爲鄉人所持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忻然曰使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耶即日下令禁止遺文一帙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命梓行世立金川書院祀其父子名其堂曰浩然而刻名記焉

文學博士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洪武初爲濟寧守學術治行名一時孝孺生之夕有大星墮於其家自幼精敏絶倫雙眸炯炯如電讀書日強記積寸許入鄉校見聖賢名姓或良將相遺跡歛企羨低徊久之不能去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五侍父官濟寧魯間歷覽周公孔子故宅求七十子遺跡慨然有願學之志父被誣逮繫孝孺疏乞身代不報時翰林學士宋濂以道義文章望海內克勤於獄中命孝孺往問學焉濂一見器之曰吾備位禁林數年閱天下士多矣未有如子者即假館授業會克勤歿扶喪歸葬時濂亦乞身道金華孝孺往來山中盡其學四方耆儒宿學無不傾心與交然孝孺下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吳沈揭樞薦詔徵至京入見陳說多稱旨　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　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

汝試靈芝甘露論證論遺歸孝孺杜門纂述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有司例籍錄家貲械赴闕下　太祖立命釋之孝孺奉祖母挈妻子家屬數口還鄉益貧甚嘗臥病絶糧家人以告則曰聞古有三旬九食者窮豈獨我哉二十五年復薦至京　太祖方重賞罰以孝孺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教授　詔許水陸給舟車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喜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　太祖崩　皇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名爲翰林博士進侍講日直內閣備顧問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　帝好讀書每有疑即名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時大名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大典諸書孝孺爲總裁比官定制改侍讀學士爲文學博士以孝孺爲之靖難兵起日名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　帝逐去　成祖以姚廣孝言名用

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曉諭再三不從又召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　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国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又曰先生無過勞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筆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擲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成祖大怒命磔諸市孝孺臨刑有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先自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謫戍絕徼者不可勝計孝孺初被薦時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為言孝孺亦然之及侍　上覩棄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四方人爭得一字寶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其餘諸書遂不傳洪熙初　仁宗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　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　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澤字彥恩應天人為刑部尚書藹寧海

禮部尚書陳迪

陳迪字景道其先直隸宣城人父伯康　國初以功官撫州守禦百戶因家撫州迪自幼倜儻勵志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嘗為郡草萬壽表太祖異之名拜翰林編修歷侍讀與修大典辛未轉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以母憂去　詔奪情供職迪疏懇辭不允乙亥擢雲南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處苗寇猖獗迪將士兵破之獻俘於朝　詔賜上方銀幣　建文帝立徵拜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迪與吏部尚書張紞同心輔政屬時

更修制度諮羣臣集議條奏一時沿革損益
議爲多辛巳加太子少保靖難師起廸陳論大
計不聽命督軍餉于外過家不入聞難赴京時
成祖已即位召廸責問廸抗聲指斥并收其子
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
殺我廸叱勿言罵不絕口命割鳳山等鼻舌爇
以食廸廸唾去益指斥遂俱夌遲死既死于衣
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
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
五噎歌並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
縣計家橋洪熙初詔釋廸族嫡謫戍者還鄉給
產成化初郡人祀之於鄉賢祠廸曾孫登進士
官浙江按察使亦剛鯁不群遺其名

御史大夫景清 一作耿清

景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
初領鄉薦游國學同舍生有秘書清請之不肯
與清固請請以明旦即還而書生旦往索書清
曰吾不知何書吾未嘗假書于汝生忿怒訟之
祭酒清持書經見祭酒曰此清所誦書即誦書
徹卷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生退清即
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清初
赴舉時過宿淳化主家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是
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曰吾避景秀才清也
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語之清書景清在此四字
令歸粘其門妖遂絕清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三
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三十年春名見嘉
其才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俸出理陝
巡察私茶建文元年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成祖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都死而清獨委蛇
侍朝人以其素頗疑之一日蚤朝清緋衣入先
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成祖已疑清及
朝清獨著緋遂收清得所佩劍清知志不遂乃
躍起奮立嫚罵 成祖大怒命抉其齒且抉且
罵噴之含血近前直噴御衣 成祖愈怒剝其
皮草櫝之械繫長安門示百官而碎磔其骨肉
是夜 成祖夢清仗劍繞殿追迫明是駕過其

辰怒斷索行三步爲屯觸狀乃命藏於庫中諸
赤其族盡掘其先塋焚夷　又籍其鄉轉相攀
染謂之瓜蔓抄里爲墟

戶部右侍郎卓敬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
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謂書寶
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兒牛馮之歸比人
門乃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
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　燕王
來朝敬密奏曰　燕王智慮絶人酷類　先帝
夫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
昌以絶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
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帝
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　燕王骨肉至親卿何
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帝默然
成祖卽位敬以奸黨逮至　成祖見而詰之曰
是嘗建議撓朕者耶敬抗辭曰朝廷若從敬言
殿下安得至此　成祖怒欲殺之而憐其才謂
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先誅朕唯敬諫徙封內
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
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
陛下豈有今日于是敬遂死敬臨刑從容嘆曰
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凛然經
日猶如生夷三族　成祖常曰國家養士三十
年唯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曰
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
地理律歷兵刑皆能究察[illegible]著
文集五十卷

刑部尙書侯太

侯太直隸南和人靖難兵起太與侍郎郭任諸
人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督餉山東濟寧不守
輜船陷沒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　成
祖卽位赴闕至高郵兵其隸上高茅卯仔同執
下錦衣獄是年七月就戮弟敬祖子玭皆坐死
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尙繫錦衣獄

吏部侍郎毛泰

毛泰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都城既定泰被詰問不屈死

戶部侍郎盧迥 一作玦

盧迥浙江仙居人爲人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其狂既仕頗折節恭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詛而死聞者悲之

戶部侍郎郭任

郭任直隸丹徒人廉慎有吏才調兵食軍興不乏靖難兵入都任不屈死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謫戍廣西三女給配鎮江知府劉儁秀祀之鄉賢祠

禮部侍郎黃魁

黃魁與陳迪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迪觀皆敬愛之靖難事定不屈而死

兵部侍郎陳植

陳植廬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爲吏部文選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途遇害督將率衆奉迎自陳邀賞文皇立誅之具棺歛植遣官護喪葬于白石山植宗入大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刑部侍郎胡子昭

胡子昭 一作韶 字仲常大足人初名志高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重子昭贈子昭詩以明經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與脩高廟實錄爲王諸人所重陞山東按察司僉事進刑部左侍郎壬午九月坐黨戮死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給緝繼等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都御史茅大芳

茅大芳直隸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

名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厚大芳感激顏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之記稱其心意偉然被大和雅不亢不諂深得正誼明道之旨建文初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開中書叢詹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成祖登極大芳以奸黨逮至責問不屈與其[illegible]道童同[illegible]城戮年五十四永樂初幼子文生亦收棄市二孫添生歸生死獄中有希董五集行于世

都御史周璿

周璿諸城人官神策衛經歷建文初以言事擢左僉都御史靖難後逮至不屈死妻王氏子變見皆沒官

都御史黃清　彧口邹黄 彦清非是

黃清巡撫某地新詔至不受謀起兵不克死之

大理寺少卿胡閏

胡閏鄱陽人學博行修素以忠直自許　太祖討陳友諒經鄱陽詣吳芮祠見壁間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　太祖嘆賞久之遂召至帳下後官都督府經歷遷右補闕進大理寺少卿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以不屈死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謫戍邊一女得釋歸貧甚無倚鄉人競遣錢穀曰此忠臣女也[illegible]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祠之學宮

太常寺少卿盧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母爲方孝孺姑也原質之學得于方氏洪武戊辰登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孺以詩賀之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異才好與青藜居士說少年文運屬天台二年庚午父喪詔賜驛舟楮幣遣歸又四年陞太常少卿建文時多所建明靖難後名見不屈死族其家與其弟原朴等皆死

左拾遺戴德彝

戴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初爲翰林編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太祖諭曰汝爲侍臣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建文中改左拾遺靖難兵起與方黃畫兵事靖難後以奸黨逮至責問不屈死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陳繼之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饕食百姓奏請稍爲限制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師南下繼之建白抗禦多肆指斥又言於朝曰徐承福燕之至親必有陰謀宜先事誅之不聽已而承福果開門降壬午六月 成祖即位名繼之責問不屈磔於市夷三族父秀母黃氏年垂七十發甘肅編伍男徵仔四歲隨孚姚給配象奴阿宗女給指揮袁江爲奴

兵科給事中韓永

韓永陝西西安人豐軀幹美鬚髯音吐弘朗每慷慨論兵事 建文帝喜之北師克郡城永與陳迪卓敬戴德彝等同以奸黨逮至欲官永對曰吾王蠋耳奚以官爲不屈死之

御史高翔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爲御史所論奏皆當 上心靖難後 成祖名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骼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御史王度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肆力經籍研理修詞以明經薦起家拜監察御史繩糾務持大體疏十餘上多見用 太祖升遐諸藩不靖齊泰等會議軍事度與僉謀時李景隆北征敗績退保濟南以盛庸代度密輸籌策隨機制勝乃有東

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用事、忌庸與度、度
稍疏斥、三年六月濟寧告急、將士卒畏避、故
度請募兵益戰、乃有小河之捷、鳳陽不守、北騎
長驅、方孝孺與度等畫策誓死社稷、秋坐黨禍
謫戍賀州、坐語不遜、族誅、時年四十有七、

御史甘霖

甘霖直隸懷寧人、洪武丁卯舉於鄉、爲御史、剛
介敢言、中奏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就
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𡷐宗祀

之鄉賢祠

御史董鏞

董鏞或作 不知始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
時諸御史有志佈救忠者、時時會鏞所、將校懷
貳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論
死、家徙戍邊、

御史鄭公智

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方孝
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與論經史論詞藝、王

大說、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
史、靖難後坐方黨死、

御史葉希賢

葉希賢或曰浙東人、或曰起家鄉薦、入臺侃侃、
自負、建文時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
失律喪師、靖難後坐逆黨死、或云遁去、即雪山和尚也

御史王北

王北蘇州人、以匿奸黨子孫誅死、

[illegible]部主事巨敬 [illegible]

巨敬平京人、伉直敢言、建文中爲戶部主事、克
史官、靖難後與陳迪等被責罵、不屈死、夷其族、

兵部主事樊士信

樊士信洪武乙丑進士、以兵部主事守淮河、北
兵南下、士信禦之、力不能支、遂死之、靖難後夷
其族、

宗人府經歷宋徵

宋徵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嘗建議親藩不順、宜
削屬籍、又與盧振謝昇牛景元數言欲削諸將、

失律懐貳心靖難〃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

國子博士黃彥清

黃彥清未詳爵里在駙馬梅殷軍中聞變私諡
建文帝坐死併逮從子貴池典史鈞　及族人
繫獄

大理寺丞劉端　王高

劉端南昌人由進士官大理寺丞廉明執法靖
難後與王高治方孝孺獄者[illegible]從息樹陰劓鼻
而卒平生負浩然之氣[illegible]天下事自任在節
[illegible]
[illegible]時有詩云綱常千古卒此日屬[illegible]所著有
儒行十二篇懐古詩集并百家輯錄隆慶初謚
恤革除死難諸臣建大節祠以祀之端與高鳳
邑同官又同進士

盧振　以下未詳何官

盧振靖難兵起與徐輝祖齊黃謀畫攻守効力
爲多北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死榜振名數
其罪殺之夷其族

謝昇

謝昇沛縣人一云[illegible]建文時練兵給餉夙夜
効勞靖難後不屈[illegible]作七十四子咬住
年十二戍金齒妻韓同女見教坊錄

禮部侍中兼尚寶卿黃觀　[illegible]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貴池人父贅許生觀
遂從其姓幼穎異受業於元翰林待制黃冔冔
死節觀益慷慨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甲子應
貢入太學登辦京府尋擢外郡戊辰起復明年
會試第一廷對第[illegible]
[illegible]
練兵講武爲言　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除翰
林修撰歷尚寶卿未幾擢禮部侍郎建文初改
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以觀爲禮部侍中
仍兼尚寶卿復黃姓與方孝孺等日見親用靖
難師起表請誅齊泰黃子澄以息兵觀當制批
答極陳大義辭多指斥明年北師渡淮觀奉詔
徵兵上游率諸郡兵援命不顧身且行且募兵
至安慶聞北師入都城痛哭謂人曰吾妻志節
素定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年家人報

索傳國寶云許尚寶巳赴上游起兵矣命收其
家妻翁氏并二女給配象奴翁持敍紃佯使出
市酒設遂急櫊一女及家屬十餘人赴淮清橋
下死焉觀文李賜河既閒　帝巳遜去即朝服
東向再拜自投羅刹磯湍流中舟人急挽之僅
得珠絲棕帽以獻復　其屍不獲疑有匿之者
逆黨觀家且逮其姻黨百餘人繫詔獄謫戍邊
徼者又數十人洪熙初從原之景泰中進士邑
人[illegible]亦以觀[illegible]
[illegible]
成逆者職故爲諸生嘗從觀遊聞舊事泣言翁
溺後有司收其母子屍於淮門橋三人執手如
貫棺斂待命不報天順中池人入京柳林破棺
猶存詢之故老曰此黃狀元妻女云清江龔守
愚知貴池於學宮西偏即其故址立祠祀之

左僉都御史程本立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縣人少讀書不事章句受
學金華朱彥享兄弟造詣日深又從同邑鮑恂
貝瓊游議論侃侃負氣節洪武丙辰以明經秀
才擢秦王府引禮舍人名見奉天門賜鈔匠紵
帛改周府丁卯從王入覲坐累謫雲南龍池縣
何長官吏目留家大梁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
內附未久蠻夷皆翕動西平侯沐英布政
使張紞聞其賢皆禮重之委以統領守禦所在
撫綏本立山行野宿不避艱險自楚雄姚安以
迄大理鶴慶麗江等處咸賴其安輯每單騎入
蠻夷境或爲書開諭順逆利害遇儀即使並驅
[illegible]出是軍民安業本立之功爲多[illegible]貢奉詔京
[illegible]
師學士董倫應天府尹向琯交章薦其文學治
不　方修　太祖實錄召入翰林編纂署左僉
都御史仕史館以自勵尋即眞俾入之不
通愧謝時稱爲清御史辛巳以誤陪祀當謫特
留史館供職明年實錄成出爲江西按察副
使未行適靖難兵渡江本立悲憤自縊死三日
文皇即位詔追奪本立恩典家無遺貲所著有
巽隱集十卷刊行子闇今祠於學宮

翰林院修撰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爲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漢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嘗遇旱虔禱不效遂絕食天大雨復祈晴遂霽建文初方孝孺欲復古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如井田[illegible]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不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後爲翰林修撰靖難兵至淮上 帝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 帝已遂位與鄉吳有宗泰命叔英曰泰或心矣急擒泰至密閱之乃相抱哭歸其閣再叩已而知不可爲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末有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之句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愧於後世妻金氏繫獄死二女赴井死祠山道士盛希年收葬叔英于本州城西五里之地正統中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後建忠節祠祀叔英妻于二女又有貞烈祠在黃巖縣上

翰林侍讀樓璉

樓璉字士連義烏人常從宋濂遊經學淵邃文章峻潔爲同門所推洪武中由[illegible]名授官[illegible]主簿歷仁壽大冶陞藍田知縣轉廣東道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有居夷集五卷用薦召陞翰林侍讀靖難師入京命方孝孺草詔加以極刑改命璉爲之璉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遂巡一夕自經死

翰林院修撰王艮

王艮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建文初元發解明年會試廷試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廣第一艮

亞之授翰林修撰良自閩北師起常憂遺不發
日葳羸億北師薄都城群臣多往迎附良獨閉
門痛哭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
不復生矣安能靦若等從自鴆死良子修後亦
首沛薦云

太常寺丞 鄭廉昇

廉昇湖廣襄陽人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
董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 太祖知其賢擢
太常[illegible]建文元年正月[illegible]
[illegible]
博雅有史才與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辭多指[illegible]
閱忠誠伯茹瑺等龍潭退慟哭與家人訣自經
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
良顏伯瑋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請其存必與
葛逩等並坐追戮 成祖詔勿問

戶科給事中龔泰

龔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少孤母傳教之泰能
自刻勵雖居闤闠屏追紛華讀書日數千言洪
武丙子領鄉薦明年入太學泰旨閱齊王府衛
兵伍綜畫周密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
中辛巳遷都給事壬午北師渡江泰營巡城與
其妻訣曰國事至此吾分死耳爾等猶能勿歸
否則俱溺于井無遺辱也火起內廷泰馳赴道
爲兵校所執見 文皇命開門以非奸籍得釋
竟投城以死年三十六妻負其遺骸歸葬鄉里
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

禮科給事中黃鉞

黃鉞字叔揚常熟人以[illegible]湖廣安[illegible]
[illegible]
與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
給事中改禮科三年外艱方孝孺屏左右問曰
北兵日南燕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
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
守非其人不可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
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有國士風但仁慈有餘
御下太寬非治亂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
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
附書于善善得書慟哭靖難兵至江上善受

節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
前日當葬訖遂赴善所時童僕果以與江降清
兵後、節慕善罪捕善急甚匿下許|百戶素親
善縛善去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
求死或告鉞曰善款服已得宥鉞瞪目曰吾知
善決無二心且少俟善事定吾死未晚脘善果
不死吾將下報爾直遂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十
二日善死報至鉞起登家小樓西向再拜祀善
[illegible]與爾直同死固吾所[illegible]生乎[illegible]
家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西
出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鉞家親族悉驚伏鉞
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
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大哭抱起易衣
體猶不潰竟成禮葬之

大理寺右寺丞鄒瑾

鄒瑾江西永豐人志大才敏議論磊落洪武中
官蜀之重慶游遊巴渝間邂逅金華王|紳握手
如舊相識紳亟以忠義許之與俱至成都成都
士皆服交焉洪武末起名至京建文中為大理
寺丞北師入都城瑾自殺 詔夷其族

御史魏冕

魏冕江西永豐人建文中為御史靖難師駐金
川門有約開門迎納者冕與瑾率同僚十八人
殴之殿前幾死是日瞰朝二人大呼請速加誅
曰臣等義不與俱生不報次日北師入都城或
勸迎附冕曰使吾改臣節人主亦所不用遂自
殺。詔族其家

[illegible]

監察御史曾鳳韶

曾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為
御史會 燕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
班言殿上定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侄之倫
由皇道不拜大不敬 帝曰至親不問靖難兵
起鳳韶使北平請罷兵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
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襟上曰予生
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直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
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

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父矣。張與妾李并子[illegible]
埜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
經死。

谷府長史劉璟

劉璟，字仲璟，浙江青田人，誠意伯基仲子也。
高廟時拜閤門使，以之直閱，改授谷府長史，并
勅提調燕、肅、遼、慶、寧、代六府事。谷邸在宣府，璟
設險足兵，請謝屏息。北師初起，璟詣闕獻策，命
[illegible]
[illegible]屑之，辭以疾，乃命逮璟至京，下詔獄[illegible]
自經死。法官希旨，籍坐其家。璟入見時，猶稱殿
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蓋謂篡云。

衡府紀善周是修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
明經，爲霍丘學訓導。入見，太祖問：家居何爲？
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太祖喜，擢周府奉
祀正。逾年，從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元
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勸得免。
改衡府紀善。衡府者，建文帝之弟，是時王未
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實錄，好薦達知名士，陳
說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謀國用事者怒，共
搆折之，是修屹不爲動。靖難師渡江入都城，是
修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
楊士奇，付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年四
十九。成祖登極，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
命，請加追戮。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多
[illegible]問是修者，曰：忠臣不[illegible]
[illegible]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illegible]不果，因取先
代及近世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朝夕省覽。

參軍斷事高巍

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
七年以孝行旌，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建文
帝即位，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
政事，帝大奇巍。會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出
師，參贊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
陳義禮，曉以禍福。遂遣往燕。巍自書國朝處士

上書　燕王請休兵歸藩、書再上不報、景隆兵
敗、魏自投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鉉于臨邑、
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遏靖難、
兵、魏作賦志哀、又從征晉陽靡門等處、開靖難
兵克鄣城、自經驛舍死、又有高不危者、仕建文、
時死長歲寧宜戌南海衛、或曰不危魏字也

刑部主事徐子權

徐子權字用中、峽江人、與練子寧同舉進士、靖
難師起、上應詔李景隆[illegible]不報、聞子寧死、[illegible]
[illegible]
衣冠私賊等有日魏首謝京闕、覓飛鳥、故鄉、遂自縊
死、

劉政

劉政字仲理、其先沛人、家于吳、生有至性、好學
問、其行義尤厲、一介不爲輕於鄉第　方孝儒
都試、見其文、目之猶孤鳳、在鳥中當爲虛左、既
感其知、思奮欲有所出之日久矣、會靖難師起、
慨憤不食死、無嗣、

吏部尚書張紞

張紞字廷季、陝西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紞
洪武中舉通經、爲　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
子器重、紞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參議、試
左通政、　五年雲南平、出爲右参政、陛辭、　上
賦詩二章賜紞、歷進左布政、凡土地貢賦、法令
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紞裁定、
夷民予祝、遠邇貪安、是時雲南富貴、董偷、王景
弼、左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莅至
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扶滿入覲、治行爲天下
[illegible]
第一、特令吏部勿考、　賜璽書褒諭、賜宴及道
里費、三十一年、名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
時　建文帝旁求遺逸、日集　闕下、率命紞試
鑑、識精絕、各當其才、會修　太祖實錄、被旨試
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紞得楊士奇策、喜曰、此
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
王府審理副、靖難後、召紞及戶部尚書王鈍、諭
曰、卿　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
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未善

剕者直告朕無隱、統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

工部尚書嚴震直

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歷陞工部右侍郎、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太祖付震直訊報、具獄、 上以為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復為工部尚書、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諭兩廣塩法、得行江西安福吉臨諸府、震直質直勤敏、太祖數稱之、時喘[illegible]食、復其家、指[illegible]雖兵起震[illegible]直督餉齊魯、聞兵敗、為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夾舁至北平、 建文帝遜位後、復為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 建文帝、悲愴、不食、呑金而死。

本朝生氣錄卷之三目錄

遜國殉節中外臣

本朝生氣錄卷之三

婺州徐與參原性父　輯

遜國殉節中外臣

北平左布政使張昺

張昺澤州人國初舉人材建文時遷至刑部侍郎會諸藩不靖廷臣建議凡藩國所在悉更置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昺爲北平左布政使北至潛察燕有異謀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防守九門飛章奏聞右掾吏李友直者習諳人也昺以心腹寄之友直乃竊其章密獻　成祖會朝廷遣內官逮護衛官僚　成祖遂使名昺入至端禮門爲燕山副千戶譚淵所執昺與貴皆不屈而死昺得屍遂葬　成祖登極其誅戚及同里人咸分遣戍邊後　上屢夢昺等披髮爲厲命出其屍焚而棄之昺面如生一子逃去不知所終洪熙改元詔昺戚屬戍邊者家錄一人餘縱之還里正德庚辰鄭州馬汝驥立祠祀之

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

湯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密受　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後、瑛召還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亦論死、

燕府長史葛誠

葛誠不知何許人、以進士爲燕府長史、北師將起　成祖稱病、盛暑擁爐、猶言畏寒、誠得其隱、令人上變告、會　成祖遣使入朝奏事、齊泰等[illegible]請執付刑官鞫鍊成獄、發符逮王府官屬、因令舉兵、約誠內應、後謀不果、見殺、族其家、

燕府教授余逢辰

余逢辰字彥章、宜城人、爲燕府教授、靖難師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死、起兵時、逢辰泣諫死之、

兵部尚書鐵鉉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太祖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當、　上屬鉉立決、太祖益喜、比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陞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暨徐將軍盛統兵宋參軍高僉憲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　成祖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罵、　成祖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令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illegible]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郡布政畢書生大參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參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參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參公舘殺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弩之彼腹背受敵、大難且夕平耳、鉉以軍餉需于德州城守、三月上

本國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擊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善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　建文帝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參盛庸軍務賜金幣鉉入謝京師賜宴饋粟肉小河之捷中原震動　成祖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成[illegible]欲自裁。[illegible]成祖[illegible]兵[illegible]淮南[illegible]忠義[illegible]令[illegible]之[illegible]巳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磔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福昌七歲發鞍轡局習局尋皆戮死家屬發教坊司鉉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　成祖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之皆適士人云

刑部尚書暴昭

暴昭平陽浮山人洪武中以薦舉授北平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名歸京師靖難兵入出亡被執見　成祖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巳

副都御史陳性善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　太祖見性善凝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出觀象玩占石室中青從鐸詣闕上之性善善楷書名入便[illegible]殿[illegible]錄　太祖威嚴進見者惶汗手[illegible]不成字唯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　太祖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譴叵測性善留竟日家人以爲死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侍郎薦薛正言輩雲南布政使韓宜可隸謫籍性善薦起爲副都御史　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性善名及即位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性善所言悉從然施行未竟輒爲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備塵上聽許臣

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靖難兵起，改性善爲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辛巳，戰靈璧，與彭與明、劉伯完、王貢皆被執，成祖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赦還。

御史王彬

王彬，字文質，東平人。洪武中爲御史，巡視江淮。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州。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illegible]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夜防，七日不解甲。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彬]御史降者，官三品。會彬解甲浴，千戶徐政、張勝縛彬，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而死。

浙江按察使王良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問燕國人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渴岳鄂王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壬午，聞靖難師克都城，誓以必死，慟哭不已。諸名良，良執使者，將斬以徇，爲衆劫去。良乃集諸司印凡九，歸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辭，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備良食，置其子池傍，自投池死。良殮妻畢，自刎。薪于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所，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成祖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發印不得，無罪，徙其家于邊。台人陳璲私識良死事，每談及，流涕沾襟。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改[illegible]爲祠，祀

良[illegible]

四川按察使李文敏

李文敏，蔚州人。監生，爲監察御史，歷按察使。永樂初，以奸論死。

河南參政鄭居貞

鄭居貞，閩人。豐頰美髯。從父濳官閩中，師貢師泰。洪武中舉明經，授鞏昌通判，歷禮部郎中。文行爲時所重。二十三年，進河南參政，平居與方孝孺以忠義相砥。永樂初，坐方黨論死，從容

甚。無。一。言。及。私。

陝西僉事林嘉猷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嘉猷徒步千里追別、又行六千里至漢中、師孝孺、孝孺得嘉猷、鄭叔貞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二十九年、以儒士校文四川、蜀王訝其名字不相蒙、更名良顯、薦入史館爲史官、累遷陝西僉事、嘗被召入燕邸、最久、知二郡王素與世子、以告孝孺、孝孺因使人間世子事竟[illegible]

[illegible]後坐方孝孺黨逮至京死之

蘇州知府姚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月軒、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擢知蘇州府、洞達政體、張弛寬密允協、時定數造請廬賢考求治道、因俗救正、吏民稱化治行爲郡稱最、隱士王賓居于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潤爲辭、日晚善猶乃闢門延語、及賓報謁、詣府門、再拜而退、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

錢芹自守甚高、顧見不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書訓士、一巳饋米於貞木、謀延芹所、芹受之、史覺其謀、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曰、芹誠願見、然芹民也、若明公以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於學宮、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七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以府務、而尚事此、帖括乎、善瞿然起敬、問以[illegible]務、芹出[illegible]

[illegible]

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于是密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芹爲行軍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尋還京、　建文帝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於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太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建文四年、命善督五郡兵勤

王未及戰　成祖卽位索子澄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士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縛見　成祖詰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厲辭不遜死時年四十三子節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項兒習匠

袁州府知府楊任

[illegible]

[illegible]曰此兒[illegible]

性至孝嗜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壬午事定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守姚善航海去善不可子澄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圖大舉事泄任與子澄俱被擒至京磔於市任子祖坐死籍產族誅凡九十三人任婿屬金莊章范諸姓發戍遼者又百餘家云

徽州府知府陳彥回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滇南弟考困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謫惟彥回與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又貧不能歸乃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依南克縣丞于中和已而閩中敎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爲保定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三月　太祖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維康薦彥回文學[illegible]徽州[illegible]

[illegible]

至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illegible]循良受上賞是冬大母郭氏卒承重徽父老走京乞留會彥回衰絰赴　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徽除彥回戍籍葬郭徽郡北山之陽彥回時走山中哭故徽人名爲太守山云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　成祖卽位械至京死籍其家

徽州府知府黃希范

黃希范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大修武

備、益川門失守、素膺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
善、嘗共條議防禦策、爲錦衣邏卒捕去、論死籍
其家、

知府葉仲惠

葉仲惠名見泰、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初任廣武
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　高
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
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爲逆黨、論死、籍其家、妻
蕭氏爲奴、[illegible]

遼府長史程通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少有至性、嗜學執禮、洪武
乙丑貢太學、時年二十二、父以誣繫死嶺南、通
徒步扶喪歸、葬盧墓哀毀、妻子不能識、戊辰、復
上大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已老、通上書　闕下、
詞極哀切、　太祖憐之、持其章不下、除命兵部
驛召平至、并召通立階下、東西相向、　太祖顧
通曰、汝識此人否、於是祖孫相持而泣、哽咽不
能仰視、　太祖嗟歎良久、令兵部除其籍、驛送

平還、府升秋、發解應天、時遣諸王將兵行邊、
以封建策士於廷、通對稱旨、擢第一、除遼府紀
善、從之國、以祖喪免歸、廬墓三年、服闋、復任、已
進長史、悉心輔導、王敬禮之、事必咨焉、護衛士
紀綱者、以發依幸于王、通屢啓戒之、會靖難師
起、朝使至荊、通草上封事數千言、皆防禦策也、
成祖登極、紀綱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衛指揮、
使、日被顧問、乘間言通封事、詔械通、瘐死獄
中、家屬戍邊、丁[illegible]其家得[illegible]田數[illegible]
[illegible]
逮至臨事、則毅然不可奪、

晉府長史龍鐔

龍鐔、字德剛、萬載人、洪武十七年、貢爲國子生、
授浙江按察使、左遷長淵知縣、尋性晉府長史、
靖難師起、徵兵於晉、鐔以大義、不可、　文皇登
極、詔械鐔至、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
贊云、稍生固頑、弗事二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膽、
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謚于我、歸于一所、衣色

形骸歸于故土令其家書遺草及諸哀挽俱存
云
寧府長史石撰
石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為寧府長史靖難
師至所過郡縣皆下撰在大寧獨欲為守備[illegible]
及北師攻拔大寧執撰終不屈遂支解而死
沛縣知縣顔伯瑋 附子有為
顔伯瑋廬陵人名瓌以字行聰敏介直能文辭
洪武[illegible]
[illegible]
給餉伯瑋布畫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北兵
掠濟寧游兵過沛沛民多竄匿伯瑋設法招徠
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壘備
禦尋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是月望日靖難兵攻
沛伯瑋還縣丞胡先百夫長郤彥莊詣徐都督
告急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呼弟珵暨次子有
為曰兵勢盛孤城無援事不可測猶有難汝脫
身還家白大人瓌既為人臣子職[illegible]克盡矣賦

詩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在國[illegible]
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illegible]
全能支大廈三軍空擬作長城吾徒雖死終無
憾望眾民艱達 聖明漏下二鼓報兵入東門
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望拜雉經死
千有為自刎以從俄而諸軍至擒主簿唐子清
典史黃謙俱死弟珵幸脫走濟寧踰月還沛葬
邑人知伯瑋父子屍已為胡先收葬于沛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知縣鄭恕
鄭恕字本忠仙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好古博雅
高風勁節一時傾嚮之寧波知府禮聘為昌國
縣訓導尋陞知蕭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
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不屈死之後籍
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瀛澀娗温汲謫北平
種田或曰恕嘗有平幽燕疏歸起義兵時無應
遂往就戮蓋事定加刑也台州祀恕于八忠祠
邑有專祠祀恕及二女

樂平知縣張彥方

張彥方龍泉人建文初由給事中以便務告改樂平知縣靖難兵起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有武弁沮之彥方大哭曰吾父在水火吾可以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梟首縣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集人謂忠義所感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

獻縣知縣向朴

向朴字道樸慈谿人宗慈湖之學行[illegible]力養親洪武中訪材應詔知獻縣時兵荒後朴闢荊榛教農桑流移復歸民安其治北兵南獵獻無城又當兵衝朴直以忠義鼓激民耳力不支懷印綬以死民哀之相與拾遺骸葬道左

都昌知縣俞貞木

俞貞木字有立吳縣人好學問善著書洪武初薦為樂昌令又為都昌以親故累罷免為入清書教行古道太守姚善方向學尊禮有道以風民俗極重之數延致於庠以乞言禮然被服不繼空匱愈甚不以于意靖難時勸守舉兵因逮赴論死

東平州判官鄭華

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註誤謫東平州判官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華乃稱疾尋醫[illegible]托其友無[illegible]趙[illegible]入進馳還東[illegible]平時州長貳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死守[illegible]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東平華曰守土之義臣不苟生請援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屈死之時年甫三十台州祀華于八忠祠

山西布政司理問徐讓

徐讓材氣磊落有口辯建文四年應募賫勑至北平議和解兵交而不答及還以為衛[illegible]撫軍前差遣後戰沒

孝義縣丞衛健

衛健讀儒書達吏事膽智過人賫書至燕議和見　成祖請熟思之不聽後戮殺

沛縣主簿唐子清

唐子清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頗知縣守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不屈死

沛縣典史黃謙

黃謙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縣典史果敢能最下顏知縣禮過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格降謙不屈死

松江同知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乖恩違義　成祖即位械至京磔於市

漳州府教授陳思賢 附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爲漳州教授以忠孝行蒞勗諸生隨材教育多所成就　成祖靖難詔至漳州思賢放聲大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濟陽教諭王省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詣免會試命吏部攷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太祖親試稱旨當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丁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名明倫今日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女適邑人周岐鳳從之官即墨簿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知父必死泣曰吾父必不生遣人往訪竟得遺骸歸葬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平[illegible]州訓導葉居昇

葉居昇字伯巨浙之臨海人洪武中爲山西平遙訓導時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居昇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三者積于吾心久矣縱不求言猶將言之況有 明詔乎郎爲書上言三事其略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而不務以寬大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蠅蚊使民不[illegible]安息欲以[illegible]治難矣用刑之際多憑 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乎允者多得罪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解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正朝令與革賞罰不准君勞于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 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爲

僞說此人所未知而臣所爲患也疏入 太祖大怒曰小子何敢間吾骨肉詔逮繫刑曹問狀竟死焉

本朝生氣錄卷之四

婺州徐與參原性父　輯

遜國殉節下 武臣

駙馬都尉梅殷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兄子也尚寧國公主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最爲　高皇愛幸受旁命輔　建文帝以誓劍一遺詔一付之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成祖假道殷割使人耳[illegible]以[illegible]曰留汝口[illegible]下言君父恩義不可忘　成祖意不釋[illegible]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葦命曰殷尚擁重兵淮上　成祖迫公主指殷公主嚙指血爲書遣中使達殷殷得書慟哭詢　建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　成祖　成祖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陳瑛言殷招藏亡命匿番人有私謀又嘗詛呪明年殷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曦言殷自投

[illegible]死都督許成發其事、成祖怒罪深[illegible]兩人[illegible]
曰、上命也、益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兩人齒
斬之、謚殷榮定公、公主牽上衣大哭、問駙馬
安在、上咲曰、爲公主蹤跡賊、無自苦、謹護二
子、于是以其子順昌爲中府都督、景昌旗手衛
僉事、孫紳進士、爲中都副留守、

駙馬都尉耿璿

耿璿長興侯炳文之子、洪武中爲前軍都督、尚
懿文太子長女江都郡主、建文[illegible]
[illegible]主稱爲駙馬都尉、掌前府事、璿勇悍有武略
靖難兵起、以帝室懿親、得預聞兵事、炳文北
行、璿力勸直擣北平、已而炳文戰數敗、璿怏怏
抱病、時對公主悲泣、帝遜去、杜門稱疾、竟坐
罪死、公主復稱郡主、永平元年以憂卒

都督耿瓛

耿瓛炳文仲子、累官至後軍都督、靖難兵起、與
吳高楊文閻永平革命日論死、

都督卜萬

卜萬建文中以都督守遼東、禦北師、萬將陳亨
謀附北師、而爲萬所制、成祖知之、會軍中獲
萬卒二人、乃詐爲書遺萬、盛稱萬而極詆毀亨、
緘識牢密、名所獲卒一人飲之酒、厚賚之、而置
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同獲卒竊窺之、問守者曰、
彼何爲守者曰、遣歸通萬、故厚賚、卒名守者曰、
傑得偕行、請惟命、不敢望賚、守者如其言、爲請
遂得俱遣、而不得者終不平、即泄其事、劉貞陳
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執萬下獄死、籍其家、

都督廖鏞

廖鏞直隸巢縣人、祖永忠以開國功、封德慶侯、
父權嗣侯、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
靖難後、名方孝孺草詔、孝孺不屈、聞廖都督兩
子受學孝孺、復令召之、孝孺終不屈、戮死、廖兩
子、拾其遺骸、葬聚寶山、南畢而廖氏亦見收矣、
永樂元年四月十日、錦衣衛鎮撫司、奏送鏞刑
部就戮、弟銘鉞仲父淮安衛指揮僉事昇俱論
戍、母湯氏東甌王和長女也、升銘女送浣衣局

都督瞿能

瞿能字世賢合肥人開國功臣都督通之子也驍勇絶倫力學爲文以禮下士少隨父累立戰功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夜渡大河擊西番克捷移鎮雲南復征麓川思倫發寧遠金齒皆平之靖難兵起　建文帝名爲右都督副李景隆爲裨將戰敗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鬬奮力死戰南軍大敗縮揮劒斬十餘騎死之

都督徐凱

徐凱合肥人以開國功爲茂州衛指揮使守松潘累立戰功歷陞都督僉事鎮守四川建文元年從大將何福征百夷爲副總兵靖難兵起從宋忠北進練兵臨清二年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守德州凱及陶銘城滄州爲犄角　成祖自通州直趨滄州凱大戰不勝入城東門率先潰凱被執不屈死之

副將軍甯忠

甯忠未詳里氏其妻徐凱女也兵敗滹沱河被執後與凱同死難

錦衣衛指揮使宋忠

宋忠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者并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劾忠　上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并有百戶戍邊建文元年三月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　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關忠[illegible]北平[illegible][illegible]謝貴長史葛誠爲內應[illegible]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成祖曰宋忠擁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　燕府誅滅[illegible]努力復家讐報國恩　成祖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成祖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入城被執死子謙[illegible]

前衛指揮使靖難後謫戍邊年[illegible]十六賜死

豹韜衛指揮使俞通淵

俞通淵父河間郡公廷玉兄虢國忠烈公通海南安侯通源通淵以父兄故克忝將屢功封越巂侯坐累奪爵建文元年名見　上壯之曰老將也授豹韜衛指揮使充偏將禦靖難兵敢戰有功白溝之役死之勅葬聚寶山子靖襲爵二年卒靖難後家人懼禍不敢言襲替事

[illegible]都指揮使謝貴

謝貴不知何許人洪武末爲錦衣衛指揮僉事齊泰黃子澄建削奪諸王之策以備虜爲名以貴智勇薦爲北平都指揮使俾覘藩府令其練兵即有變先發後聞已卯六月貴部置北平北衛兵布城中遍王城盡槁端禮四門　成祖許先擒貴貴死兵盡散

北平都指揮使彭二

彭二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初爲北平都指揮有威名靖難兵起殺謝貴彭二忽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　成祖遣健卒龐來與丁勝格殺二

北平都指揮使馬宣

宣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起兵西逆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死

北平都司都指揮朱鑑

朱鑑以都指揮守大寧靖難兵至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　成祖[illegible]

[illegible]

檄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即鑑也

蘇州衛鎮撫曾濬

曾濬同馬宣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之降不肯出兵力戰兵敗爲張玉所執不屈死

北平都指揮使余瑱

余瑱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居庸關宋忠承制令瑱守關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成祖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拊我背安急取緩則增

兵繕守後難圖矣今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
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
忠忠兵又敗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使彭聚

彭聚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死當
是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
降發憤死大半不可考矣

都指揮使孫太

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頻有斬獲靖難兵揮
[illegible]
善射者並射太中矢[illegible]力戰
奮呼陷陣死

都指揮使莊得

莊得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
獨全盛庸斬淖淵已而靖難兵勁騎乘暮掩擊
得力戰死

江西都指揮使陳質

陳質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陞中府都督同知
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
同靖難後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楚智

楚智驍將也從曹國公李景隆統騎卒遇靖難
兵輒奮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張皁旗

張皁旗不知其名力挽千斤毎戰靖難兵輒揮
皁旗先登軍中呼爲皁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
獲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皁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揚州衛指揮崇剛[illegible]

[illegible]兵起[illegible]兵[illegible]王[illegible]備任
之兵至悉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
貳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爲徐政所
縛張本文素不喜剛剛亦不屈而死

府軍右衛指揮使宋瑄

宋瑄鄧國忠順公宋晟子也靈璧之戰披甲躍
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鬭力
屈死靖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
年兵部上侯諸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本晟長孫

並祠　上惡瑄命瑄弟琥嗣侯

指揮張倫

張倫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劉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有功靖難後死

錦衣衛鎮撫楊本

楊本中年人或曰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建文元年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鎮撫時吳王操軍親兵及在將臺見大水滌蕩平階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及師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圍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言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爲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兵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鄙群下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名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孫訣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于塗炭宗社于泰山矣本途帥孤軍獨出被擒縶北平獄後成祖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　成祖大怒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觀海衛指揮張壽

張壽建文三年六月靖難兵日迫壽飲中言國事危急竟坐妖言死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

倪諒當靖難師將起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盧建節獄于諒周鐸皆伏誅沒產壯者戍邊弱幼者刺離間親王宇克錦衣散磨局幼軍靖難後死之

錦衣所鎮撫周拱元

周拱元湖廣辰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赖中主將令引步兵防御舟靖難後死

燕山衛卒儲福

儲福無錫人建文末挈母妻以逃 成祖即位詣挨購戌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乃謁雲南曲靖衛福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止竟不食而死母韓氏妻范氏爲營地葬福范事姑以孝終有姿色年尚幼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官有聞其色欲委禽者聞知其事則曰此節孝婦安可犯一日往澗邊浣衣見水邊有草類蘇席因取以織席售以養姑姑至七十餘終范亦八十外乃卒卒後蓆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即其居爲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者家浙東臨海東湖上也日負薪入

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 節至臨海湖上入相率走縣庭聽節或歸語樵夫曰 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 皇帝安在曰燒宮自殺樵夫大哭遂投湖中死

本朝忠義錄卷之五目錄

土木蒙難

本朝生氣錄卷之五

婺州徐與參原性父 輯

土木蒙難

英國公張輔

張輔、祥符人、忠武王玉之子也、靖難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父都指揮、統父兵、戰夾河藁城彰德靈壁、有功、壬午、封信安伯、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城世侯、四年、充征夷副將軍、佐成國公朱能討交阯、能卒、進輔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入[illegible]江[illegible]城[illegible]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餘萬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椿、盡取船艦、列于椿內、諸江海口、每下椊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于城柵內、欲守防以老我師、沐晟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于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于城下設重濠、輔夜襲之、以然火吹銅角爲號、夜四鼓、遣都督黃中等銜枚、昇攻具過重濠、以雲梯附城登城、以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鳴、將士俱奮勇齊登、賊倉皇散走、我軍遂入、城賊又于城內列陣接戰、驅象當前、輔命以畫獅蒙馬、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栗、又爲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官軍長驅而進、死者不可勝數、于是三江等路悉降、輔督兵追賊、至日南州奇羅海口、賊兵敗、黨與奔散、生擒季犛及其子澄、復于永盎海口高望山、獲僞大虞國王黎蒼、僞太子黎芮、餘衆悉降、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改置布政都司統之、六年、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是年交賊簡定等復亂、復命輔統大軍二十萬往征、獲簡定、檻送京師、勅名輔還、九年、陳季擴復反、仍命輔征之、十一月、輔率舟師追捕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餘人以徇、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追殺殆盡、因留輔鎮守底定之、十四年、以豐城侯李彬代守、而名輔還京、輔還、交阯卒不可保、洪熙改元、進爵太師、宣德元年、漢庶人高煦反、遣人密約輔爲內應

郎鑄其人旨予上從　上親征加祿歲三百石、
時時與蹇夏三楊侍　上左右備顧問正統十
四年歿于土木之難、景泰初贈定興三謚忠烈、
輔器宇雄烈顧盼有威不妄言咲三平交功最
著歷事四朝以恭愼善居功名之際抑可謂名
世大臣矣

泰寧侯陳瀛

陳瀛泰州人祖珪永樂初封泰寧侯宣德八年、
瀛嗣爵正統十四年從　駕歿于土木追封寧
國公謚恭愍[illegible]

駙馬都尉井源

井源邢臺人父田永樂中舉任戶科給事中、
源風儀俊整爲駙都尉謙恭小心接士大夫有
禮已巳歷　駕北征死于土木之難贈鉅鹿侯、
謚榮愍

永順伯薛綬

薛綬昌平人初名壽童父斌永樂中累封永順
伯十九年卒壽童年五歲二十二年叔安順伯
引見　仁宗西角門論蹇義立命壽童嗣伯賜
名綬已巳歷　駕死之贈永順侯謚武毅

平鄉伯陳懷

陳懷合肥人父彝開國功爲眞定副千戶懷嗣
官歷通州千戶靖難戰雄鄭滄德小河泗州渡
江功歷陞都指揮僉事永樂六年從出塞功陞
都督同知未幾總兵勦松番斬捕功多陞都督
正統九年總兵出古北口至虎頭山捕斬首功
封平鄉伯食祿千二百石十四年歿土木贈平
鄉侯謚忠毅子[illegible]內
抵懷父子三人陣歿與徹嗣伯

襄城伯李珍

李珍和州人祖濬以靖難功封襄城伯正統十
二年珍嗣父隆爵十四年歿于土木謚悼僖

遂安伯陳塤

陳塤巴人曾祖志以靖難功封遂安伯正統十
一年指揮父瑛爵十四年隨　上北征陣歿贈
遂安侯謚榮懷

修武伯

沈榮滁人父清正統初以管造官數功封修武伯八年榮嗣爵從　駕遇難天順初贈侯謚僖愍

都督梁成

梁成官左都督從　駕北征陣亡追封任丘伯謚壯勇

都督王貴

王貴官都督同知從　駕北征陣亡追封阜城伯謚武僖

戶部尚書王佐

王佐山東海豐人永樂中領鄉薦入太學擢吏科給事中正統初歷戶部侍郎進尚書兼吏部事佐狀貌魁梧器宇深厚政有体要心無苛隘恥不若人晚嗜學問以從　駕歿于土木贈少保謚忠簡

兵部尚書鄺埜

鄺埜字孟質宜章人永樂辛卯進士拜御史時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滯來請將起大獄埜往擒市豪一二歸奏曰市人聞令懼鈔法通矣事遂已十六年石州人告變擢陝西按察副使勑事實即會官軍北至察其誣乃反獄亡命妄言莫脫死闘　上止弗問誅誣者宣德四年陝右饑移粟煮粥全活人以憂歸復除應天尹興利去害市征田稅皆酌其平豪猾不得爲輕重正統元年進兵部左侍郎時尚書王驥西征埜佐部事有勞　上與除戎籍四年京師淫雨壞官民廬舍乞骸歸田里不許久之進尚書盡滌宿弊振舉戎務十四年　上北征虜力止不允北出關又請回鑾王振矯　旨令與王佐隨老營至懷安墜馬幾殆從者請留就醫埜曰天子在前可託病求自便力疾至雲中還至宣府虜大至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皆不報最後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言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明日次土木師覆遇

官贈少保謚忠肅官其子儀爲主事

吏部侍郎兼學士曹鼐

曹鼐字德恒寧晉人疏俊明之內剛外和練達國体才量出人永樂癸卯舉鄉薦宣德丁未中乙榜署代州訓導非其好也願得一劇官自效改泰和典史益肆力問學督工匠赴闕自陳願就禮部試癸丑進士第一授翰木之撰正統上初御經筵掄選講讀官鼐首預焉敷納明暢聞者聳敬戊午預修 宣廟實錄轉侍講庚申命入文淵閣辦事甲子進學士乙丑廷試讀卷得商輅爲第一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閣是時東楊卒凡議大政諸閣老推決于鼐堅才明敏類東楊視中官王振色不少假振益憚之己巳七月扈從親征我師敗績死之 景帝聞之贈少傅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爲大理評事 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又官其孫榮世錦衣百戶

學士張益

張益字士謙江寧人嶷覩豐頎讀書過目輒成誦甫成童爲文辭咄咄逼人永樂乙未進選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宣德初預修 文廟仁廟實錄成賜白金彩幣進修撰以博聞強記見稱九載進侍讀學士尋命入內閣參機務日見委任賜繡衣金帶建第鎮淮橋南寵之是歲八月扈從親征死于土木贈翰林學士謚文僖遣官祭於其家孫宗官至右都御史

刑部侍郎丁鉉

丁鉉豐城人永樂乙未進士除太常博士歷刑部員外郎正統初陞本部右侍郎扈從北征遇害贈刑部尚書謚襄愍錄用其子

工部侍郎王永和

王永和字用節崑山人好學能文器識宏雅永樂甲午領鄉薦授嚴州學訓改饒州生徒多所造就宣德中績最陞兵科給事中凡事務存大体歷陞工部右侍郎正統己巳歿于王事贈工部尚書謚襄敏官其子汝賢大理評事

副都御史鄧棨

鄧棨字孟擴江西南城縣人永樂辛丑進士擢御史在臺有能幹巡按蘇松秉道振紀發奸摘伏不事紛更正統三年以才望陞陝西按察使仕履清嚴下人莫之敢欺十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陳鎰以代還掌院事同心肅度多所裨益十四年北虜犯順王振勸　駕親征棨同吏部尚書王直等力諫不從遂扈從北征至大同宣府疏回鑾言甚激切不報至土木之變從人曰駕不可回公可脫去棨叱之曰乘輿不反何面目求活見人耶且追且戰遂遇害贈右都御史謚襄敏官其子瑺大理評事

通政龔全安

龔全安字希寧蘭谿人永樂甲辰進士授給事中遇事敢言擢通政司參議轉通政歷官以清謹聞從　駕北征死之景泰初遣官諭祭贈通政使錄其子

太常寺少卿戴慶祖

戴慶祖溧陽人讀書史諳禮文洪武初擢太常贊禮郎累官少卿與修太常儀注正統己巳歿于王事贈太常卿

太常少卿王一居

王一居上元人自少好讀書內行修飭永樂中擢太常贊禮郎宣德初舉南郊之禮　皇帝睥睨百官備位多震悚失其常儀一居進護贊拜態度詳雅音吐洪暢　上大喜遷少卿以寵之從　駕北狩土木遂遇難景泰初贈太常卿

吏科給事中包良佐

包良佐字克忠蘭谿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從　駕北征死于土木之難贈太常少卿蔭一子

兵科都給事中姚銑

姚銑字孟聲候官人永樂甲辰進士宣德初拜刑科給事中丁內艱起復改工科正統間引疾家居凡七載藩府大臣以其才可大用疏薦于朝遷兵科都給事中銑儀貌端偉器局爽嶷自

入任歷廿餘年始遷級義命自安不求躁進己巳秋扈從北征將行自策其必敗遣僕歸貽其家人詩曰許國丹心今日盡輸忠白骨幾時還竟死于難

刑科給事中鮑輝

鮑輝字淑大平陽人正統癸丑進士拜刑科給事中爲人外和內剛遇事敢言言必達大體上言有司抑配商鹽斂怨于上州縣官考滿廣徵保留爲奸宜禁絕之廷穀列校訐奏都御史不法往察其踪狀白于朝抵其罪山陝北直諸郡逃民流徙請分命大臣亟賑之仍寬其徭賦以安未徙之民邊將多役古軍士侵種屯田廢戍守虧邊餉請釐正其弊又謂承平日久天下軍衛多縱弛宜董之憲臣以講簡閱之法皆見采納　英宗北征命輝督右掖軍紀戰功師潰于土木輝死焉子鳳奉衣冠葬于塋之次

御史童存德

童存德字居敬蘭谿縣人正統乙丑進士除廣西道御史巡按北直十四年護　駕北征死于土木之難

御史黃裳

黃裳字元吉曲江人裳讀書過目成誦登正統壬戌進士授監察御史一時羣文多出其手法司會審疑獄裳傾辨折多得其情都御史陳鎰雅重之嘗按兩浙鹽法及蘇常諸郡所至有實惠己巳扈從北征沒于土木明年加恩死事者詔恤其家

御史夏誠

夏誠字克誠錢塘人由舉人正統初任沙縣教諭清慎有志操部使者上其賢擢監察御史己巳車駕北征誠扈從至土木死于難追錄死事官其子繼先至撫州知府

御史張洪

張洪安福人正統乙丑進士除湖廣道御史從駕北征死于土木之難子敷華歷官刑部尚書

御史黃綬

黃紱順天平谷人、洪武末年、以奇童名見、命送國子監讀書、中宣德癸丑進士、除拜山東道御史、英廟北征、紱疏言、兵玩、備弛、虜鋒正銳、陛下奈何以祖宗付託之身、親犯危機乎、不報、扈 駕至土木、奮節死焉、後廕子鑑爲國子生、

御史林祥鳳

林祥鳳字鳴皐、莆田人、宣德元年舉人、十年由鄆城縣訓導、擢雲南道御史、從 駕北征、死于土木之難、

御史尹竑

尹竑字太和、巴人、正統壬戌進士、除湖廣道御史、扈 駕北征、死于土木之難、

御史申祐

申祐字天錫、婺川人、嘗從其父之田、道逢虎、父入虎口、祐挺身持杖尾擊之、虎逸、父得免、正統辛酉中雲南鄉試、入國學肄業、時祭酒李時勉以言事忤 旨、下獄、荷校國學門、祐倡六館諸生、伏闕救、且願代其死、 上爲之霽威、登乙丑進士、拜四川道御史、立朝忠讜、多所補益、諸御史聚議、祐折衷其論、咸中窾綮、衆皆推服、出按盧鳳、所至輒進諸生、講論經史疑義、已扈從北狩、至土木死之、

禮部郎中馮學明

馮學明南昌人、宣德中以貢入太學、授工部主事、歷禮部精膳司郎中、爲人敦厚周慎、嘗使寧藩造墳、竣事、餽贐一切謝却、王重之、扈駕北征、陣亂、六軍從臣多南奔、時鄉人鄧力士者、在陣中、謀與同歸、學明曰、君臣死、將安之乎、遂陷于陣、後錄其子瑶爲國子生、

禮部郎中滕員

滕員字尚默、廣寧人、幼以聦敏聞于鄉、年十一補郡庠弟子員、未幾領鄉薦、卒業太學、正統己未授韶州府同知、爲政明、察吏不能欺、歷禮部祠司郎中、在郎署踰三年、扈 駕北狩、死焉、

兵部郎中雷潛

雷潛建安人、宣德中領鄉薦、除武選司主事、歷

郎中扈從死

禮部員外郎程思溫

程思溫字叔玉婺源人正統元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歷官九載陞儀制員外郎以清愼著名扈
從北征奮不避難以死景泰四年追贈光祿少
卿廕其子俊于太學

戶部主事劉佾

劉佾英山人正統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己巳
扈從北征死焉奉　勅褒贈錄其子端儀入監
[illegible]
後以孤貧不能赴選卒

刑部主事張塘

張塘字廷玉慈谿人幼聰慧正統己未進士授
南京刑部主事能鉤致情隱決遣淹獄人多其
能尋改北部侍郎金濂爲尚書聽察難屬吏塘
抱案詣前從容默舉所鞫因數名罪矢口如流
不煩省閱金大器之己巳王師北征塘預扈從
狩于良山土木　王師失律塘死之　朝廷旌
其忠錄用其子珪

刑部主事樓渾

樓渾字濟霖永康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刑部主
事己巳扈　駕北征死于土木天順初查褒忠
節因無子故卹典弗及云

行人司正尹昌

尹昌字輯禎吉水人宣德癸丑進士授行人司
正己巳扈征預知事不可爲賦詩有云故人欲
效新亭泣羈客猶懷杞國憂又曰授命臨危非
愛死全軀避難是偷生尋自刎死　朝廷官其
[illegible]
子巳

行人羅如墉

羅如墉字本崇吉水人正統壬戌進士授行人
車駕北征行人司正尹昌當行謂同官曰孰與
吾偕行衆頫首未有應如墉孰視同官曰主憂
臣辱今日又何擇乎遂自請行將行過劉儼曰
適與妻子訣茲行安危未可豫也萬一有它吾
必死墓銘當以屬君上馬徑去至土木遇害
詔追旌官其一子

大理寺副馬豫

馬豫字彥安、臨清人、宣德癸丑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尋遷寺副、性剛直不阿、讞獄詳明、正統己巳、從　上北征、上木失利、豫語其僕曰、我奉駕而來、失　駕而返、何顏面見百官哉、汝急歸告汝母、攜家還臨清、我有死而已、遂追呼大叫曰、陛下陛下、奮不顧身、厲聲叱賊、爲虜所獲、遂遇害、　上復辟、時憫其忠節、贈寺正、錄其子入太學

欽天監正彭德清

彭德清、正統時官欽天監正、扈從北征、時王振擅權、威焰震主、大臣咸俯首順命、初出師、金星犯亢、明日黑氣四塞、又越二日、火星犯土、德清厲聲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疏虞、誰執其咎、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尋被害、

光祿署丞李昱

李昱字文昭、潞州人、天性剛毅、篤於爲義、慷慨自許、動以古人爲法、領宣德乙卯鄉薦、卒業太學、詞選授光祿署丞、正統己巳扈從北征、陷于虜庭、虜人欲用之、不屈、脅之以刃、乃曰、主辱臣死、今日、顧吾死所也、遂遇害、景泰初進階徵仕郎、官一子入太學、賚以勅命

光祿署丞鄧鑑

鄧鑑、黃陂人、任光祿寺署丞、正統己巳、從　駕北征、亡于陣、景泰初、錄其子、

錦衣衛指揮使錢欽　附弟鍾

錢欽、慈懿皇后兄也、官錦衣衛指揮使、與弟鍾從北狩、俱死于難、既而鍾遺腹生雄、遂以後欽、世其官、至都督、

指揮使馬義　附子俊　孫振

馬義任燕山衛指揮使、從　駕北征、死于土木、子俊以都督鎮廣西、征劉古田賊、戰歿、俊子振任河南都司、擊流賊劉六等、亦死于陣、嘉靖間命河南守臣建祠祀之、

同時死事不可詳考者

太常寺少卿黃養正　太僕少卿劉容

尚寶司少卿麥壽　中書舍人俞拱
中書舍人潘澄　中書舍人錢昺
御史魏貞　郎中汪齊
御史孫度　員外郎程式
員外郎王健　戶部主事陳鈍侯官人
員外郎逯端　主事俞鑑
戶部主事尉傑懷安人　主事鄭瑄
主事張鎧　序班石玉
序班李恭

兵部主事俞鑑

俞鑑字元吉桐城人登正統六年進士丁外艱哀毀骨立服闋授兵部職方主事奉命清理大同等處軍政清慎詳敏取舍得情十四年固車駕北征郎中胡寧皆從行以疾求代鑑慷慨許諾有以子幼家遠沮之者鑑厲聲曰國事如此再言及身家耶至庭中撫二子摩其頂曰若等自當成人我不能顧矣時尚書鄺埜知其賢悉與議應對如流力勸埜奏　上班師不聽至土木　皇輿失守鑑語其家人曰若急走報吾不得歸矣遂飛馬入虜陣死景泰改元廕其子偉國子生

本朝生氣錄卷之六目錄

抗節精忠

孫 炎　王 愷

王道童　汪文炳

熊 鼎 附杜寅　牟 魯

濮 真　王 禕

吳 雲　王 綱

陳 錡　劉 儁

劉 簡　殷 旦

黃從禮　陳 洽

陳 鏞　史 安

何 忠 附崔勝　王川之

崔 聚・朱士亨　崔 惠

呂 鏞　高 璺

王用相　王 晟

謝 澤　梁致育

姜 漢　馬炳然

霍 恩 附妻劉氏　王 佐

時 植 附妻賈氏　孔 璟

孫 燧　許 逵

黃 宏　馬思聰

宋以方　莊 璵

王 冕　陳聞詩

李光啓 附黃添祥等　黃 釧

錢 泮　陳 見 附郎中涵

李允簡　張 銓

本朝生氣錄卷之六

婺州徐與參原性父　輯

抗節精忠

處州總管孫炎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跛一足於書無不通喜雄辯長於歌詩嗜飲以氣自負卒無容之者竟久困　太祖克金陵聞炎名名見與論炎陳元運將移勸　上延攬智能以圖大業慷慨激烈　上甚悅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會處州降　上以炎才命爲處州總管錢穀兵馬悉委之炎措置有方境內皆服當元末劉基避兵青田山中炎聞其賢名之不出乃作寶劍篇遺以諷之基得詩感憤卽日出見炎送基於　上遂寄帷幄密命苗賊賀仁德等叛襲殺判院耿再成炎被執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炎降炎給之曰若生吾吾能成若事賊知非其本心夜以燒雁斗酒饋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刀割雁舉卮酒仰天嘆曰嗟乎丈夫乃爲鼠輩擒然我死死義耳死又何憾賊衛卒叱其解衣炎大罵曰此紫綺裘乃　主上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遇害年四十事聞追封丹陽縣男妻王氏不屈死

左司郎中王愷

王愷字用和當塗人幼有大志乙未　太祖取江南召愷至幕府參決戎事擢左右司都事戊戌　上征浙東命愷與胡大海取婺州師還署大海鎭守徭賦軍器之務咸以屬愷王師克三衢擢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愷增城浚濠簡屯戍嚴保伍部內帖然辛丑拜大海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于婺以控制東浙愷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挈綱布紀風采凜然苗軍之亂大海被害苗軍多愷恩德欲擁之而西愷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縶一日而罵賊愈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　上駐蹕江西聞其死嗟悼

良久親爲文祭之及返柩金陵、上復率群臣
往城南、致祭、賜葬聚寶山之原、

處州知府王道童

王道童 國初有功仕爲處州知府、時耿再成
朱文綱統兵鎮處州、苗軍作亂、殺再成及文綱、
併執道童、欲降之、不屈、亦遇害、

都昌知縣汪文炳

汪文炳字炳叔、歙人、 國初大兵渡江、隨撫諭
官孫炎入謁、授秘書典籤、講說稱 旨、除都昌
知縣、時陳友諒以兵來攻、援絕被執、賊奇其才
欲官之、不受、遂抗詈而死、

岐寧衛經歷熊鼎 附知事杜寅

熊鼎字伯穎、臨川人、家世業儒、陳友諒破江西
強之仕、不從、 王師駐南昌、名爲中書博士、編
集經史事類、并起居注、凡郊祀禮樂官制法律、
及賜外夷詔、鼎皆與議、歷陞山東按察司副使、
旣而爲晉王傅、以不能弭元四大王出沒、謫岐
寧知西戎、狙詐窩竊、諭其雖降且叛之狀、遣中
使趙成名還、行次西涼打班驛、只把判酉幺哥
擁鼎還、切責以大義、遂及趙成與知事杜寅俱
被害、 太祖悼惜之、立祠致祭、葬黃羊川、

莒州同知牟魯

牟魯同知莒州、洪武初、青州民孫古朴等、聚衆
爲亂、襲莒州、執魯欲脅其降、魯叱之曰、今民皆
安業、汝輩何爲自取夷戮、卽悔過自新、猶可轉
禍爲福、不然官軍至、汝輩寧有遺種乎、我守土
臣、有死而已、所可惜者良民也、賊未敢加害、擁
至城南鄒家莊、魯大罵賊、遂殺之、事聞、 命厚
恤其家、

都督僉事濮眞

濮眞鳳陽人、 國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渡江
取姑孰、定建康、拔維揚、下毘陵、克宣歙池婺諸
州、平江西湖廣諸郡、收平閩浙、征進中原河洛
關陝、皆有功、歷陞都督僉事、洪武初征高麗、兵
敗被執、高麗王詰之曰、汝無故而加兵吾境、亦
有說乎、眞曰、我 主上神文聖武、撫有華夏。一

視同仁爾國級服不常數遣使諭意爾不奉若上旨故始命將聲討豈爲無故能悔過效順庶幾轉禍爲福王愛其驍勇徐曰吾欲用爾爲將亦不失富貴何如眞厲色曰爲 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眞乃罵曰夷虜爾害吾吾 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爾屈耶郎剖心以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眞不虞眞之死也眞死王大懼遣人入朝謝罪併歸眞從行兵士 太祖曰濮眞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贈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眞子璵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西涼侯

翰林待制王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自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嶽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溍戊子元政亂禕爲書數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岩並薦不報隱青岩山著書戊戌徵署中書省掾商略戎務上每稱子充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丙午陞同知南昌府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廩賢士搜除奸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丁未召議即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摶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洪武二年召修元史爲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等十六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禕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經明理達善開導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上番尋召還五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

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卽爲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褘下民間脫脫聞之詣梁王不得已出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之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殯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縉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翰林院學士諡文節正統六年改諡忠文

參政吳雲

吳雲字友直宜 人性明敏善詩詞洪武初以求賢舉授弘文閣校書郎累官至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左參政 太祖以雲南一隅未奉正朔使雲往諭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將軍所獲送京師 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令胡服薙髮詐爲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後雲南旣入版圖 朝廷始知其死官其子觀爲國子監生弘治中諡忠節

參議王綱

王綱字性常餘姚人洪武初以文學徵昆 太祖親策治道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擢綱廣東參議往督兵餉綱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與俱單舸往諭降之還至增城爲海寇曹眞所得日爲壇坐綱上羅拜脅爲謀主綱唾罵不絕口遂遇害彥達哀號請代不得且哭且罵曰賊并殺我其酋長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

與之食不顧、則惘其誠孝、釋之、乃緘羊革裹綱
屍以歸、後有節立廟死所、

御史陳鈺

陳鈺、字器之、福安人、領鄉薦、拜監察御史、永樂
間監軍甘肅、號令嚴明、軍民戴之、忽虜寇將至、
或曰、寇勢猖獗、宜少避其鋒、鈺奮然瓣其見拒、
戰數日、力不能支、被執、鈺厲聲罵賊、不屈、虜怒
殺之、事聞、　成祖爲之泣曰、陳御史忠臣也。

兵部尚書劉儁

劉儁、字子奇、江陵人、父從政、夢天降赤幟、上書
儁字、是夕儁生、因以爲名、幼磊落不羈、讀書日
記數千言、下筆成文、蔚然可觀、洪武乙丑登進
士、改翰林庶吉士、擢駕部主事、陞郎中、建文中
遷右侍郎、尋改侍中、　成祖入正大統、復改兵
部左侍郎、本年陞尚書、日南千紀、王師問罪、擇
廷臣有文武全才者、總督軍務、儁首受命、運籌
畫策、夜以繼日、師壓賊境、罔不克捷、旣獲元惡
餘孽、以恩結之、日南之民、得以靖謐、凱旋、　士

深嘉之、六年、餘孽嚇林堡構患愈深、　朝廷以
儁聲威昔著、夷賊攸服、仍遣與大將軍黔國公
沐晟往勦之、儁曰、此行、吾當盡除逆賊、以死報
國、師行萬里、直抵化州、夷人聞之、懽忻鼓樂、獨
首賊抗令不服、儁好謀慮勝、親冒矢石、令軍前
後掠敵、所至輙有奇效、一日以前軍得捷、乘寇
至大安海口、遇颶風大作、揚沙走石、莫辨南北、
進則人馬難行、退則敵衆掩合、且戰且行、略無
退意、卒致後軍弗前、勢孤援絕、遂陷賊圍、挑之

使順、儁罵賊曰、劉尚書雖死、　天朝豈無劉尚
書乎、王師復至、爾輩死無遺類。口誦杜甫詩曰、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賊見不協
鼓衆而進、遂遇害、事聞、　上悼慟不已、　皇太
子諸王皆遣祭、後　仁宗諭禮部尚書呂震曰、
往年劉儁從征交阯、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
朕思婦人盡節于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
國、可無褒贈、贈儁太子少傅、謚恣節、官其長子
爲給事中、

判官劉僴

劉僴字以忠歸善人永樂中鄉薦以謁選爲諒江府判官交寇諒江尤劇僴至宣布　朝廷威德百度修舉賊相戒不敢犯黎利攻劫所在以城降僴城守數月援兵不至遂陷被執不屈死其弟及妻子七人死于井諒江民哀之建祠井前或曰郎與劉子輔同拒賊死節者也或曰僴別爲諒江州判官非府判

副使殷旦

殷旦蕭山人永樂初進士爲御史敢言不避權貴錦衣指揮紀綱怙寵奢僭旦劾其奸惡數十事綱遂棄市貴幸歛戢時有殷旦入朝百官失色之語拜交趾副使黎利叛安南復陷沒悉逐朝廷命吏易以所親獨留旦欲用之旦不屈自經死交人義之具棺衾送其妻子出境上

同知黃從禮

黃從禮巫山人永樂間任交州府同知黎賊之叛抗節不屈死于官

兵部尚書陳洽

陳洽武進人淹貫經史謹敏有才識洪武中以布衣善書薦授兵科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靖難後陞右侍郎轉左改大理卿討交趾出參軍兼給餉交趾平覈將士功罪建授土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剖決如流皆中節適陞吏部左侍郎洪熙元年代尚書黃福兼掌布按兩司仍參軍事交趾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成南侯王通引兵渡河擊賊戰寧橋洽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洽奮身力戰不支被執不屈罵賊死事聞　上曰大臣以忠徇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中

禮部主事陳鏞

陳鏞字叔振錢塘人永樂乙未進士選庶吉士幼勤學問及入翰林得盡窺中秘書渟泓蓄貯爲文深閎閫奧聲名歘起授祠祭司主事宣德初天兵征安南兵部尚書李慶贊軍務聽舉六

卿之屬才且賢者、自輔時儀部郎中史安、有盛名、與慶埒、慶舉鏞安等十人往、時安遠侯柳升奉　命帥師七萬人、入交阯、連破賊砦、直抵鎮夷關、遂有驕色、鏞等諫不聽、慶方臥病軍中、鏞與安排戶入言于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夷情譎詐、不可以屢敗忽。安知不以弱誘我。況勅書數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可以不戒。公宜速言之、慶强病起、與升力言、升漫應唯唯、明日竟前進、以百騎獨先、副將軍崔聚及慶等皆後、升前渡橋、伏發、壞、後軍阻、不得進、升中創死、明日慶病劇亦死、又明日崔聚又被執、賊大呼官軍降者不殺、鏞顧安曰、此吾輩見危授命時也、皆不屈死、年四十三、鏞重厚清介、所履端確、未嘗一比匪人、所言所行、表裏一由於此、所著有桂林集、

禮部郎中史安

史安字志靜、豐城人、性謹厚廉正、雖職務塡委、好學不倦、而疏達勤敏、六卿爭欲得其屬、尤見知于　仁廟、慶被嘉奬、宣德二年、以儀制郎中爲李慶舉贊軍交南、與陳鏞同死、年四十二、

知州何忠　附千戶桂勝

何忠字廷臣、江陵人、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有能名、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言事出知政平州、聰敏有政事才、居官廉、愼、不妄、交處民翕然安其政、後以計事至布政司、寧橋之敗、賊乘勝進逼城下、人心惶懼、成山侯王通詭謀與賊和、爲書遣山壽家人遺賊、謂　朝廷宥其罪、賊樂信、引兵退、先是密遣人奏事、俱被賊遮留、至是賊以朝廷宥罪、遣頭目陳渭老等奉表謝恩、通遂遣忠及千戶桂勝、與渭老等同入朝、實欲上達賊情、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忠等遂被拘留、賊素聞忠剛介有學識、誘令從己、忠不聽、後以刀鋸臨忠曰、從則生、不從則死、忠瞋目視賊、大罵曰、我天朝臣子、恨不斬汝以歸報。朝廷、肯從汝反求活耶、罵不絕口、又以刃逼勝、勝亦不屈、俱遇害、詔贈官復其家、

知州王用之

王用之鎮南人以監生任交阯慈廉州知州適交阯叛用之執節不屈被殺後贈官卹後

都督崔聚

崔聚懷遠人以靖難征胡累功至督府僉事宣德四年交人反命充左叅將從安遠侯柳升討之兵至隘留關升陷賊計死聚收散卒進至昌江遇賊衆寡不敵聚死戰賊驅象大至我兵遂亂聚被執賊欲降聚不屈死之

知縣朱士亨

朱士亨慈谿人少有志操由薦舉任交阯那岸縣知縣以中原禮義之化教誨其人俗爲之變交阯陷欲脅之降慢罵不屈而死

教諭崔惠

崔惠字廸吉晋江人任江西石城教諭正統戊辰叛賊陳樁陷石城執惠逼令從巳惠罵曰吾豈從汝狗奴反耶驅迫行里許會賊爕草營遂投火自焚而死

知縣呂鏞

呂鏞蘄水人宣德丙午舉于鄉授萬安學諭陞宜陽知縣有政績調清流縣撫字有方邑民悅服鄧茂七寇縣境鏞盡力保障民咸逃竄則躬巡歷拊撫之未幾賊衆二萬餘攻縣鏞率民兵與戰衆寡不敵會賊首陳正景所執欲逼降之鏞大罵不屈賊支解而死邑民祀之

通判高曇

高曇無錫人由國子生授潭州府通判鄧茂七

擁亂會府使督餉遇賊以刃脅之曇罵曰汝等無狀上勞王師下毒黎庶指日梟首於市敢肆猖狂殺汝父母耶遂受害

員外郎王用相

王用相龍巖人永樂辛丑進士歷官戶部員外郎歸省遇沙寇猖披執不屈死之

僉事王晟

王晟字景昭鄆城人正統丙辰進士初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英敏剛直鞫獄平恕秩滿陞浙

江僉事專理山場銀課時麗水青田諸縣山賊陳鑑湖等嘯聚刼掠晟名募勇敢殺賊數百人已而賊勢復張官兵不能支晟遂被執罵賊而死事聞遣官諭祭贈江西參議官一子

通政使謝澤

謝澤字時用上虞人永樂戊戌進士授南刑部主事歷郎中侍郎周忱經略東南運賦薦爲巳副居淮浙數年勞績茂著正統五年出爲廣西參政佐安遠侯柳升征交夷十四年考績詣京

師適虜內訌北邊戒嚴以才舉陞通政使提督居庸白洋等三十四關俄聞 駕北狩京師重伍空匱澤單騎往其子儼送之懼不能濟澤執手與訣曰吾必以死報國矣何懼焉既抵關虜勢甚猖獗士卒散亂澤乃宣 勅旨集將士獎忠義以示固守將士始稍稍至頃之虜大入白洋吏卒驚潰澤曰此際死生所係社稷攸關安事退縮乎親率麾卒殿山口或請移他關以避賊鋒澤曰吾受國恩三十年豈可偷生取合風

起沙塵障天人馬不能辨暫入南佛寺中虜突至澤勒兵端立厲聲叱之遂遇害時虜騎方充斥其僕名由吉者抱澤屍匿亂屍中始得事聞詔賜葬祭錄其子儼爲大理評事

訓導梁致育

梁致育字遂初高安人通五經志行高潔洪武癸酉鄉舉歷綿與建昌訓導六典文衡致仕家居天順初流賊刼掠致育年已九十九且瞽被執賊不忍加害以竹肩輿舁之行語舁者曰至

逕口深淵即白我遂投淵死

都督姜漢

姜漢正德中鎮守寧夏寘鐇之變罵賊不屈而死嘉靖二十二年從撫臣請賜祠曰憫忠春秋祭享

都御史馬炳然

馬炳然字恩進內江人成化辛丑進士筮嘉魚縣爲政明察而不煩夏秋湖湘旱饑炳然申賑貸未報輒開倉救之明年又饑 朝廷出內帑

錢以賑民府守意令具文放散而實欲轉輸府庫也炳然曰天降凶荒為攻者之罪也即放散之守怒炳然不懾也歷官副都御史督南京儲至武昌青山江中遇流賊劉六為所挾令作書退軍不從遇害妻女俱溺死事聞贈右都御史諡毅愍

知縣霍恩 附妻劉氏

霍恩字天寵盧龍人弘治壬戌進士拜山陽知縣丁父憂起補安邑丁祖母憂起補上蔡值流賊初起即為捍禦計與士民期曰賊至當與此城為存亡明年冬流賊趙風子等轉掠上蔡恩聞警退而訣諸妻妻泣而曰脫城破妾焉死恩曰起臺衙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勸降曰大王至矣急辦牛酒犒恩聞之怒執而戮之徇于師曰吾不盡磔諸狗奴決不共此一天賊聞之乃大怒悉衆而圍之恩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縊死方恩之被執也詬罵瞋瞪怒髮上指群酋愕顧失色氣為之懾將釋而用之恩不屈以刃揮諸口脅之叫罵愈厲遂遇害頭斷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面猶生裂屍為四置縣門時年四十二守臣上其事贈光祿少卿妻劉氏贈安人錄其子世指揮同知有司立祠諡曰愍節

知縣王佐

王佐字汝弼山西垣曲人弘治乙卯鄉薦倜儻有大志議論侃侃令西平拊揉撫輯不少暇邑無廢滯時稱廉平會齊魯盜起遠近騷動佐曰盜且至不可無備築城浚隍大修[illegible]具已而盜擁衆數萬奄至城下大呼曰出而子女發而金帛則免不然且屠邑佐曰是尚可為邑哉又何以令為也廼誓士民晝夜嚴守殺賊數十人賊有躍馬挑戰佐引弓一發斃之賊不勝忿趣攻益急時官軍皆遠駐不敢援凡三日力竭城陷被執縛之竿首使其黨射之佐瞋目大罵幾絕復置之地少蘇則抵刃於頸抑令就跪佐罵曰我天子命吏爾逆賊恨不能斬汝有死而已

膝可屈乎罵不絕口遂殺而肢裂之事聞贈光祿少卿諭祭令有司給棺歛傳送還鄉

主簿時植 附妻賈氏

時植字良材通許人以太學生任梁山簿攝邑篆流賊轉劫梁山植率衆登城守禦越日夜會大雨雪衆少困賊佯退以渙守者遂乘間火其門而入執植至接仙橋令跪請金贖弗屈鎗戳逼之取佩印弗與又縛用火炙之植罵不絕口賊怒竟炙死初妻賈氏欲避賊山村植不可賈聞變遂自縊女名三方九歲亦自跳裂火中盜黨有入室背一歲孤絡七者冀圖金贖後行至新寧境有見負者曰時主簿已死豈有贖時賊悟乃衣兒以自衫復書梁山主簿時植子以金鏁一雙傾老嫗負還盜去義民何應舉與醫生秦統昇兒備衾殮事聞賜梁山知縣梁人立祠祀焉

教諭孔環

孔環南宮人正德中由歲貢知來安縣時逆瑾擅權環忤其黨竟爲所陷左遷河南西華敎諭値大盜起霸州奄至西華城陷被執賊持刃迫之曰若呼我大王卽舍汝去環厲聲罵曰賊狗奴我爲國家臣恨不斬汝萬段以報國肯呼汝逆賊爲王以求活耶遂被害時河南總制彭澤以死節聞奉 旨諭一子冠帶西華至今祠之

都御史孫燧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遷福建參政歷河南布政使並著異績陞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宸濠謀不軌燧至爲牽制之計見濠時時陳說大義冀譬悟濠濠不悛燧益備兵請城進賢南康瑞州又請復饒州諸路兵備把扼其吭喉日與副使許逵定議集兵南昌城下以俟濠便屢上疏皆不報憂危愈深髭髮盡白濠跡且露 朝廷始遣重臣按其事濠怒將舉兵會濠生辰享官屬明日燧與衆俱入謝濠令左右閉門宣言奉密旨舉兵北向燧昂首曰請密旨看濠大怒燧厲聲曰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北向何爲濠益怒副使逵盛
氣爭之俱被執刑於惠民門外陳其尸天垂雲
覆之濠駭異乃具棺斂及都御史王守仁義兵
入南昌士民奔臨哭奠者相屬嘉靖改元追褒
其忠贈禮部尚書諡忠烈立廟死所賜額旌忠
錄其子世錦衣衛千戶

副使許逵

許逵字汝登河南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長身
巨口猿臂燕頷沈靜有謀略初爲樂陵令春劇
[illegible]
賊劉七齊彥明飈起逵先築城浚隍貧富差工
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
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于竇內
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
有軍法首功者上賞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
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
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
超陞山東僉事備兵武定是時劉齊二寇猖獗
自陜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圮隍夷不格牛馬民

欲奔去力定之壬申五月劉七楊寡婦以千騎
犯利津追至高苑斬首四十有八未幾賊以百
騎切德平復追戰千楊二莊一鼓盡勦平之自
是賊南奔狼山颶風敗舟乃滅尋陞江西副使
是時宸濠陰謀不軌下結姚源華林諸賊據有
其財上賂嬖寵鉅權諸門陰附其勢睥睨神氣
四海共聞而不敢言逵言于巡撫孫燧欲剪盜
以孤其勢不獲行己卯年濠逆跡已露臺諫論劾
詔差官往問且宣諭焉濠懼乃以誕辰詐言
太后有旨名我燧請出旨以示又特問曰許副
使如何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副使惟有赤心
耳濠怒曰我不能殺汝耶曰汝能殺我天子還
能殺汝特先後間耳遂令倫人執逵暨燧以出
顧謂燧曰逵曩昔之言正爲有今日耳逵嘗與
燧謀先發後聞也遂遇害于惠民門外時盛暑
尸不臭蠅蚋不近數日容顏猶如生逵父方家
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爲位易
服而哭人怪問之曰必吾兒也吾兒素志如

是故知之嘉靖初贈禮部尚書諡忠節廕千世錦衣千戶

參議黃宏

黃宏字德裕六合人弘治壬戌進士任萬安知縣擢戶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刑部進祠祭郎中轉江西參議九江盜起凌閔之黨甚熾問宏往走西山實據寧濠上世之墓莫敢兵也宏襲之夜遁擒其孥明年濠舉兵率群盜以叛先陳壽宴兩院三司畢至明日期往謝首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一時迫脅者多得釋宏不服以手械向柱戕頂死之暴其屍數日逆黨劉養正請具棺後濠誅贈宏太常少卿祀于旌忠祠先是宏按部至南昌謁先聖畢語諸生曰今年省城當有大故到其間亦惟有死而已隨遣家屬還鄉其蚤見明決如此

主事馬思聰

馬思聰字懋聞莆田人弘治己丑進士初爲象山令復除平鄉擢南戶部主事督權江西與宸濠生辰之燕翼且入謝度必有變語廚人曰我倘不出將動藏於高處廚人未諭其意姑如所示及入濠怒其不從果遇害贈光祿少卿賜祠額曰旌忠子明衡正德甲戌進士爲御史有直諫名

知府宋以方

宋以方字義卿黔陽人弘治乙丑進士歷戶部郎中出知瑞州時宸濠謀逆搆亂賊潛至瑞以方設方略捕得之訊知反狀恐一旦有變郡無城可恃乃積贖金萬餘創甓之備粟數千石度可爲戰守計瑞始設民兵僅千人乃復益募兵三千日爲訓練申嚴保伍之法以潛備之濠以非法中人當逆檄南昌推官會按方爲平反按者數諷以禍福斥曰吾肯殺人以媚人耶濠益忿怒嗾當道劾以方奪命息事就逮問下南昌獄濠反兵入南昌破獄執之械繫隨行呵令從反叱曰吾有死爾弁至鄱陽湖遙望康郎山即曰吾得死所矣遂奮罵自投于水濠鈎起縛千

舟殺之、棄屍水中、嘉靖五年、撫按疏錄遺忠、
詔贈光祿寺卿、廕子、賜祠江西歲時致祭、

長史莊瓛

莊瓛字惇之、揭陽人、弘治丙辰進士、宰安福、性
峻潔不阿、每事必札記而行、要其成、一稟于法、
或以名謗難之、曰、三尺法如是、吾知奉法而已、
至延接邑士大夫、雍雍如也、無敢干以私、掬學
舍五十餘間、以居生徒、比考最、疏乞改教、調國
子博士、尋擢德府長史、時宸濠蓄異志、藐諸宗
挾借祿米、瓛特不與、復禁絕其私交、濠銜之、陰
謀搆害、瓛乃挺身往見、詞色俱勁、遂杖而下獄、
不與食三日、衣冠危坐而死、時咸悼之、御史王
完疏其忠、嘉靖改元、加贈太常少卿、遣官諭祭、

主事王冕

王冕字服周、洛陽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萬安知
縣、踰年、宸濠叛、所過屠燒無孑遺、諸郡縣長吏、
多望風潛走、冕聞變奮義、糾督死士數千人、從
都御史王守仁勤王、剿賊、時我軍已復南昌、濠
解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兩軍相拒、濠盡出金
帛犒士、殊死戰、自晨至午、我兵不利、王守仁憂
之、俄而風順、冕密自守仁以小艇實葦于中、擬
建昌人語就賊艦、乘風舉火、濠兵大驚、遂潰敗、
焚溺死者無算、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冕追
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并宮女執之、檻送京
師伏誅、嘉靖初、論功爵賞、而冕以有忌者不錄、
仍知萬安、久之、稍遷兵部主事、命守山海關、甫
五旬而妖卒作亂、侍史欲走匿、冕曰、不可、亟集
兵役、為備禦計、俄而賊至、被執以刃脅、不從、遂
見害、守臣疏聞、詔贈光祿寺少卿、仍命有司建
祠祀之、子酉星、舉鄉試第一、

舉人陳聞詩

陳聞詩字庭訓、柘城人、性純篤、舉嘉靖丁酉鄉
試、以親老未仕、及親沒、哀毀骨立、人以孝稱之、
癸丑秋、劇賊師尚詔倡亂、聞聞詩名、約克城必
生致、劫以為師、已而城破、擁以前、聞詩不屈、賊
斬其家屬數人、聞詩知不可脫、紿曰、必欲我行

勿殺人共縱火賊曰諾簇以行在道賦詩不絕至鹿邑防少懈自經死事聞　詔贈鳳陽府同知仍爲立祠與檢校董綸並祀

叅將李光啓 附黃添祥等

李光啓嘉靖間守宣府三十四年虜寇青邊口從光啓禦之兵潰被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啓大駡虜虜殺之併殺牙將黃添祥等八人詔贈光啓都督同知謚節愍

同知黃釧

黃釧字珍夫安溪人由鄉薦任溫州丞嘉靖乙卯倭難無所不蹂躪溫最當其衝釧奉檄擊之賊遁去釧日夜繕城郭清什伍溫吏民咸恃無恐而釧獨有憂色曰賊眈眈吾溫奈何以烏合當之則又慷慨自矢丈夫即死死職耳嘗書其語楣間以自勵又三年倭大舉犯溫兵使者檄釧出逆之人或謂嬰城易堅耳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逆之當是時溫軍分而三釧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袴子一軍軍壘石一軍軍鐵場以爲後援釧軍前薄賊勁弩巨礮雷發賊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陰分其衆爲二一從上流掩壘石一從下流掩鐵場其帥皆棄其軍走賊合而尾之釧軍腹受敵遂大潰釧爲賊所得坐榕樹下而脅之降叱曰世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我歸大夫予我千金幾爲曰生黃大夫不一金值也賊怒裸而寸斬之後賊退其婦林宜入行購屍已靡覓之不獲與其嗣子文燁具衣冠招魂葬于邑之沿江畢自殺丘朝廷憫其忠特贈浙江布政司右叅議錄一子入太學下有司建祠祀之

叅議錢泮

錢泮字鳴教常熟人以叅議家居嘉靖乙卯倭夷入侵我郊保殘爲斷泮父棺泮忿之尹王鈇者工騎射尸功名自喜常手射二酋斃之遂有輕敵心値寇自灒湖　與在福山者合偵有船十餘可六七百人鈇謂其弱易與欲徼取之泮亦奮欲報其私率其子弟前焉鈇繼發至三丈

猺寇伏不動以二百人誘我泮大呼進爲所乘因起猝突衆遂亂泮不能整卒殲焉欽亦爲衆所擁矢不得發旋入滹止焉解　命隸者謝英毋隸猶翼之走欽叱令去寇執之不屈死　詔贈光祿少卿賜祭廕一子世錦衣百戶

舉人陳見　附訓導鄔中涵

陳見福清人舉孝廉嘉靖戊午倭攻福清見率家僮禦賊不克與訓導鄔中涵同被執罵賊而死。

知府李允簡

李允簡字可大柳州融縣人嘉靖丁酉領鄉薦授潼州學正丁內艱服除夷陵攝荆門州陞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請乞無所得會大旱徒步暴禱赤日中令兒童歌之曰旱既太甚治非其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大足茶陵相張文隱從銓部乞爲州守至則均徭賦剔奸蠹豪民斂跡　皇太后梓宮祔顯陵調度有方事集用簡有白金文綺之賜秩滿當遷張文隱復乞展一年俟黃籍成在茶陵十年始陞雲南同知再陞思州知府孤城多寇遣其孥歸獨與孫炳文居適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麻陽苗龍許保等僞爲哨兵突入城殺掠允簡與炳文皆被執至郡二日劫以歸寨往苗每執郡邑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遂以爲常允簡以爲　天子命吏爲賊劫質何面目復臨士民上乎傳語守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念邦憲不應自出盤山關至嶺塞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挽之出氣息僅屬棄之途而去思人舁還至清浪衛而卒事聞詔贈貴州副使廕一子諭賜祭葬

御史張銓

張銓字宇衡澤州沁水人登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府推官能聲籍甚拜監察御史振肅風裁議論屹然中立無所依着出按江西閱虜騎充斥遼左漸危疏上方略甚悉當事重其才改遼東巡按履任未幾虜薄遼陽經略袁應泰率將

士出城、懇自督陣、留銓以守、賊不能攻、明日官
軍大潰、應泰入城、與銓東西分據、乘陴守之、賊
竟以內應入城、銓自西門下馬、欲入署、從者曰、
城盡爽也、何署之求、遂共擁出南門、墜馬、守備
馮天福掖以升、竟爲追騎所得、次日擁至奴前、
責其不拜、銓杭言曰、吾豈拜人者、奴曰、能爲我
屈、吾官汝、銓罵曰、汝何人、敢官我、且我豈降賊
奴耶、何不速殺我、奴猶憚之、不敢加刃、仍用輿
擁至院署、銓南向再拜、自刎而死、 詔贈兵部
本[illegible]
尚書、謚忠烈、賜祭葬、立祠、名聯忠、復與何廷魁
高邦佐同祠祀、名山右三忠、廕子道濬錦衣指
揮僉事、世襲、銓父五典、時見任山東布政使、特
擢太僕寺卿、以勸敎忠、官至通政使、以母老乞
能、命以兵部尚書致仕、

殉志行間

黃正 附子琬　陳敬

顏師勝　賴天賦

黎希師　劉昱

侯保　馮貴

葉禎 附子公榮 從子官慶　潘禮

竺淵　耿定

王禎　陶成

熊尚初　張瑛 附弟敬

宠深　毛吉

汪洪　馬鉉

王廷桂　閻鉦

劉信　鄭寶 附子圭

鄧顒　梁奎

劉瓛　王源

任賢　陳韜

曾璉　馮傑

張澄　蔣璣

才寬　周憲 附子幹

王振光 附子朝寘　紀鏞

王天與　齊敏

田美　王標

武韡　董綸 附妻賈氏 子奎

王德　徐槐

朱裒　祝芹 附子永孝

王欽　錢錞

齊恩 附子[illegible]　[illegible]

林成　汪一中

魏文瑞　張澤

潘汝資　王三善

潘宗顏　徐可求

本朝生氣錄卷之七

婺州徐與參原性父　輯

殉志行間

都御史黃正　附子琬

黃正碭山人氣質方剛言語必正居家以孝聞擢右僉都御史彈劾不避權要後忤旨黜爲廬州英山縣吏及平金山叛寇復陞左僉都御史未幾命討雲南叛夷降服而還至普安遇賊與其子琬皆死之

郎中陳敬

陳敬世家增城之石灘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禮部主客司郎中遇事剛果敢爲人多忌之以事左遷曲靖府幕尋署鄧川州事鄧川鄰寇竊發來攻州城敬親率壯士擊之衆寡不敵其下欲退敬瞋目大罵賈勇前進遂力戰而死軍民咸聚哭賻焉事聞命有司䘏其家

知縣顏師勝

顏師勝興化人由人材知四川峨眉縣洪武間茜賊嘯聚攻城師勝與賊三戰三旋追賊被刺而死事聞贈官

主簿賴天賦

賴天賦福建人洪武初任興寧主簿屯兵于龍母砦與賊戰敗績追至馬公坑執之不屈而死

知州黎希帥

黎希帥臨川人洪武中由明經博學薦除南賓主簿有能聲時鄰郡近夷獠難治部使以建吏奏舉希帥爲知州至則救偏整弊流民四歸夷獠解散歲餘戎州賊至希帥率民兵與戰遇害民葬而祀之

參政劉昱

劉昱字景陽武陵人初任吏科給事中陞通政司右通政河南參政英奮勇敢所至吏民畏憚改交阯從征時黔國公沐晟總軍務襲賊大安海口昱疑有伏固請駐師不聽已戰于生厥江風作賊兵起與尚書劉儁都督呂毅力戰死之雲南建表忠祠祀焉

參政侯保

侯保贊皇人永樂初以國子生知襄城縣有善政時初設交阯郡縣擇人撫治陞交州知府尋陞交阯右參政為政廉恕時黃江賊黎利摽掠郡縣保躬行所部度要害率民兵築堡守禦甚嚴賊來攻與戰而死人皆惜之

參政馮貴

馮貴字孟叔武陵人性剛直平生以忠義自許洪武庚辰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彈劾無所忌陞交阯布政司參議遣衷以[illegible]夷黎利叛[illegible]情理事陞本司參政勤設方略屢著奇勛與黎利兵對敵奮不顧身力不能支乃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今力屈矣當死何疑遂遇害洪熙元年贈左布政建祠專祀

同知葉禎 附子公榮 從子官慶

葉禎字夢吉瓊州臨高人永樂鄉薦授潯州府同知加意撫民師古良牧峒猺竊發禎括民丁壯編為什伍置長分領之躬鞍馬服弓矢日號令訓練諭以保衛鄉井之意峒酋韋彊積年劇賊也官軍聞之披靡莫敢誰何禎設伏生擒之其黨狃于常勝益憤恥互相援結必甘心焉後已未幾掠旗山復敗之越數日盡合猺黨攻劫雞刺等村報至郡守方與都指揮黃鉞會飲學宮恬不介念禎拂衣上馬督民兵合戰於柳青鋪孤軍無援竟以大潰賊積怒攢矢刃向之禎身被數創叢矢如蝟尚手刃三人與其子公榮從子官慶民兵三百人皆死焉事聞 詔贈廣西右參議建祠祀之

都事潘禮

潘禮字誠夫鄞人永樂中徵修大典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宣德元年從安遠侯柳升征黎利方升連破賊氣驕陳鏞史安諫不聽禮繼入反復引古名將持重行師勸升廣偵探且引寧橋芹站兩失事以為戒升雖不從猶心動及遇賊伏橋斷軍分而敗升戰歿欲降禮曰不可惟有死戰而已奮勇格賊遂死成山侯王通脫歸以聞

節徵其子鐓爲進賢學訓導世復其家、

參議竺淵

竺淵字弘道奉化人、宣德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陞福建參議、奉勅守銀坑、盜賊竊發、淵往撫諭之、盜方猖獗、遂遇害、 上憫𢙣思官其子盛爲安康縣簿、

參政耿定

耿定和州人、宣德中以薦辟授官刑部郎中、有能聲、陞浙江參議、尋陞參政、正統十年、處州盜起、定領兵勦捕、率先督戰、陷陣而死、事聞、贈按察使、遣官諭祭、

通判王禎

王禎字維禎、吉水人、齊陽教諭省之孫、以太學生除夔州府判、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王同知受牒捕賊、性怯而猾、託疾不敢出一兵、禎忿忿而數之曰、汝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餧虎口耶、即代勒所部民兵、晝夜行、賊方破巫山、山中索擊之、殺渠魁三十三人、賊遁而歸、賊復劫屬邑、王又不行、指揮曹能柴成、與王黨結避禍、而故激禎曰、公誠爲國出氣力、肯復行乎、禎即勒民兵行、曹柴赴之、及與賊夾水、巳而麾民兵渡趣戰、曹柴望走、禎陷圍中、誤入淖田、賊欲降之、禎大罵、罵賊怒、以刀斬其猴、馬逸去、自死所至府三百里、馬奔歸府門、長嘶若告急狀、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屍、驗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售馬於王同知爲資、王得馬而不償値、禎既行、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起視櫪、馬斃前、齧其項、復擣其胷、王遂斃、賊既平、正功罪、曹柴亦被誅、贈禎奉議大夫、廕其子、

副使陶成

陶成字孔思、廣西鬱林州人、中永樂甲午鄉試、告就遠方、授交阯鳳山典史、歷山東檢校、用大臣薦、陞大理評事、成嚴明直諒、所至振厲、聲稱炳起、倭歲寇浙東、正統壬戌、破大嵩跳渚千戸所、殺掠居民、廷選才臣飭邊務、衆共推成、擢浙江僉事、既受任、先事警備、度寇將至、密布釘板、

沿海漳中寇至艤舟躍登遇伏陷沒自是寇遠去　朝廷賜金幣賚之戊辰閩賊鄧茂七處州賊葉宗留反東南駭震　朝堂恐二賊合謀勢益劇別遣將誅閩賊而遣都督徐恭尚書石璞捕勦宗留恭等旣至浙屯師日久宗留深入險阻乘間時出我兵調集又復遁師老財費賊益熾議遣使招諭莫敢往成即單騎抵賊巢留七日諭以禍福宗留等環聽感悔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遁去成以功陞副使仍守金華賊餘黨怙險未附成計紿降陶誘殺數百生擒百餘人降三千人賊勢孤弱遠遁山谷成欲追勦之爲同事沮景泰元年陶得二復熾糾衆寇武義武義舊無城容遁賊巢成謂武義不守則金華藩籬撤矣進據之結柵爲城甫數日賊大至或請避之成嚙指厲聲曰臨難不避臣職也吾誓不與賊俱生乃麾兵出戰自卯至申戰方酣俄賊有內應者城中火起衆遂潰成力戰死事聞贈浙江左參政諭祭配享越國公胡大海廟官其子晉新會縣丞民感其義即所營山口寨外立祠曰忠烈晉立功兩廣忠勇有父風官至布政

知府熊尚初

熊尚初南昌人由吏員擧授都察院都事轉經歷陞泉州知府會大寇鄧茂七猖獗鎭巡檄以監軍不旬日降賊數百明年賊復逼境閫帥危懼尚初歎曰受命一方本以安民今寇出不時由我不職所致寧一人受害無致下民受殃遂單騎出城中流矢死有司嘉其忠配享忠臣廟

參政張瑛附弟敬

張瑛字彥華浙之建德人知建寧府多善政以征沙尤功陞參政仍掌府事明年盜復猖獗瑛與弟敬率兵直抵其巢敬戰歿瑛爲伏兵所獲罵賊不屈而死贈按察使遣官諭祭官其子

左都御史寇深

寇深字文淵唐縣人由監生正統間以僉都御史鎭守松茂蹺視有威將士事之如神番人畏服犒賞加等不服者隨便掩殺號令嚴明諸寨

畏怖邊方寧謐乃完城堡修道路屏去左右自挾馬不時進督役夫怠事者或捶至死墩堡堅險鐵鑿嚴補關梯棧勾連平坦如砥疊溪無井濬暗竇數里引水入城中又添禾鎮等堡蜀之門戶始固矣景泰間　名還累遷左都御史死于曹欽之難贈少保謚莊愍

副使毛吉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是時錦衣衛指揮門達逯杲等怙勢作威其黨有犯有司莫敢問獨吉能懲其犯者如他犯於是其黨交銜之吉偶以失　朝下詔獄乃擢嗾健卒梃之幾死轉廣東僉事剿賊楊輝據程鄉三峒攻掠郡邑吉督七百餘騎破賊三千衆擒其黨曾玉謝瑩而竇龍之賊伏山上發毒弩我軍不利乃選死士百人搶擊之楊輝殪衆遂驚潰凡破三峒斬首五百級俘六千人又擊破雷州巨寇部内悉平捷聞降勅獎諭陞副使總理軍務賊又攻河源縣吉擊敗之餘衆遁于陽江之雲岫山我師狃勝突入賊營陣亂賊合乘之我師潰從騎勸退避吉不聽死之事聞贈按察使謚忠襄遣官諭祭錄其子科入太學廣東及餘姚皆廟祀之初吉之遇害也貧無以歸或以犒軍餘銀密付吉家僮爲道路費吉神降于僮妻厲呼曰夏憲長吾生平玉潔肯含垢入地哉急索還之闔署駭觀滿其死無易節如此子科舉進士官提學副使

知州汪洪

汪洪字克容蒲圻人成化初順天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歷戶部郎中值北虜入寇威寧伯王越統兵出征洪督餉斟酌損益區畫攸當陟山東參議以拒冢宰尹旻子請託譖之中官汪直謫知綿州歲旱捐俸賑救既乃濬水源剏石盤七堰溉田數千頃民頼之先是都御史孝感張瓚開覇底諸堡以通茂州命洪往理戎務土酋突遇洪控弦交射中流矢墜偏橋懸崖死郡人月夜猶見乘馬如生立祠祀之

叅政馬鋐

馬鋐，永新人，成化進士，授工部主事，律身廉約，治事周密。時役夫多病疫癘，鋐親爲察脈而藥之，盡蒦甦愈，民祠祀之。再陞廣西叅議，會古田苗賊猖獗，自將往勦，出其不意，斬獲過半。班師歸，爲伏兵夾戰，竟死之。事聞，諭祭，贈叅政，錄其子。

同知王廷桂

王廷桂，宜章人，領天順壬午鄉薦，成化中同知贛州府事，諳達政體。將巨寇流劫州縣，廷桂率鄉兵征之，奮力追逐，以援不及，竟死于難。事聞，贈官，錄其一子。

布政閻鉦

閻鉦，字靜之，涇州人，成化進士，歷貴州布政。時蠻酋作亂，鉦同將官討之，死于陣，贈都御史。

叅議劉信

劉信，字明節，四川南溪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由崇陽知縣遷浙江道御史，陞貴州僉事、廣西叅議，以討黎賊功賜三品服。後復叛，戰歿。事聞，命加贈嘉議大夫，遣官諭祭，仍錄其子景宗爲國子生，并給驛歸其喪於南溪。

州同鄭寶

鄭寶，字時珍，莆田人，成化癸卯舉于鄉，授博羅學諭，九載遷鬱林州同知，署北流縣事。會賊徒李通寶等聚黨千餘攻劫縣治，月餘不引去。寶持必死心，經略庫藏案牘，選勁卒百餘人從間道護至州，遂督兵出戰，數陷堅，身被十餘創死。軍中子鄭圭適見父戰不利，輒躍馬與從奴十餘人馳救，亦被創，父子同日死，而從奴皆亡。事聞，贈本州知州，廕其子宗道爲太學生。

知縣鄧顒

鄧顒，樂昌人，正德間進士，授廣信永豐令。時閩寇犯境，顒伏兵大破之，斬獲甚衆。寇悉衆突至，顒力戰被害。事聞，贈光祿少卿，謚忠毅。

通判梁奎

梁奎，正德間官袁州府通判。時姚源洞賊猖獗，

奎領兵勦捕奮勇力戰歿于陣士民哀之

按察使劉福

劉福字順夫巴縣人弘治九年歷浙江按察使風儀峻整法紀森嚴部內憚其威名不寒而慄後以詿誤改貴州按察使盤江賊起福挺身赴之遂死于賊

僉事王源

王源五臺人弘治間進士由主事歷陞四川僉事以政績著正德間流賊作亂提兵捍禦力戰而死 詔褒其忠贈按察使

御史任賢

任賢裕州人弘治中鄉舉累官監察御史以內艱歸正德六年流賊掠境賢分城禦守及城陷力戰死之 詔贈太常少卿立祠祀之

陳韜

陳韜絳州人正德初以貢士任萊陽縣丞曾流賊犯城韜率衆拒之與其子皆遇害事聞贈登州府通判 賜祭并令有司立廟廕子來入監

州判曾璉

曾璉江陵人正德初以吏員任綿州判官時流賊廖麻子攻劫州縣璉率兵禦敵力屈死之事聞贈上林苑丞廕其子

副使馮傑

馮傑字秀夫涿州人成化丁未進士任知縣陞知州歷南京刑部員外郎中擢知府繼擢四川兵備副使剿賊倡亂率兵奮勦屢致克捷大振軍威乃役深入賊巢陷陣死有司具實奏聞
上甚嘉悼贈按察使諡恪愍建祠祀之與櫬還鄉諭祭營葬廕一子本衛世襲百戶

典史張澄

張澄安岳人任平江典史賊寇平江澄與知縣宋鑑率民兵出境對敵賊氣稍沮鑑曰盍退保城東澄曰保城東則西南虛矣吾當以死格之已而賊前鋒突赴城西民兵潰澄力戰而死事聞旌表其門錄一子

知縣蔣璣

蔣瓛字大器平樂人弘治間舉人正德間授連城知縣連城舊無城瓛經營築城不期年而完鄰邑武平賊首劉隆等刼害生民興師征勦以勇智奉檄往擒斬賊級數多益勵其衆深入險阻以殄餘孽爲賊所執不屈死之連城士民追思遺愛立祠祀之扁曰忠惠贈汀州府同知蔭其子朝陽入大學

工部尚書才寬

才寬字汝栗遷安縣人成化戊戌進士坦濶膽達不較小節喜建功名初任西安知府惠民撫下晝則接訟牘夜則飲宴遇事裁決如流皆談笑應之正德二年以副都御史廵撫甘肅地方自許襄毅經略哈密以後號稱無事及正德初曹元繼之元黨逆瑾偷處恬逸無復宿謀於是奸孽漸萌寬任情裁決綜理周悉三年改撫陝西行事磊落如治郡時條彙粗立㝷遷刑部左侍郎未任復改兵部四年陞工部尚書俱踰季而逕會楊一清忤逆瑾養病命以本官兼副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抵任慷慨好野戰不拘陣略一切裁決自將值大虜在套率師由興武營擊之斬首數十級乘勝深入忽伏兵起中流矢卒於陣事聞贈太子少保謚襄愍廕子百戶錦衣衛世襲

江西副使周憲 附子幹

周憲安陸州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刑部員外郎上疏言事謫兗州府通判復職晉郎中擢大理知府轉江西副使正德間征華林寨寇憲策馬先驅援兵不至死之賜祭葬贈按察使諡節愍子幹亦死于難 詔旌其門曰孝烈

廵檢王振光 附子朝 實

王振光源鄉人素性剛烈作事不苟正德九年任福建黃崎鎭廵檢鎭多海寇刼虜居民以衞所與之交通也振至謹隄防備器械時率弓兵守禦民賴以寧後羣寇大集振親領三子接戰斬首逐北自辰至未寇亦憊畏餓伏兵盡起以環攻振卽遇害屍猶立不仆三子冒刃以救之

臣被重傷朝與實俱死延按陳御史上其事
詔諭以父死于國子死于父一門三命忠義可
憫廕其子臣讀書國子官鴻臚序班

縣丞紀鏞

紀鏞饒州人由吏員授漳浦縣丞正德丁丑南
靖寇熾鏞率兵與戰斬首數千級乘勝抵其穴
因遇害事聞贈官録其子

知縣王天與

王天與正德間任寧都知縣居官廉勤大有德
政豪右不敢肆奕至市俗賭博者悉爲所化值
逆濠之變率師勤王竟死于難邑士人哀慕塑
像祀于學宮名宦祠

主簿齊敏

齊敏任蒲江主簿正德末邛州盜起流刼縣界
敏率兵格捕爲賊所敗父子三人死焉延按蘇
恩以聞贈知縣録其子

僉事田美

田美字在中滁州人正德甲戌進士獨行寡交
爲御史與中官齟齬出爲山西僉事時虜犯柳
圍美督戰馬蹶死於邊贈光祿寺少卿 賜祭
命所司護其喪及妻子以歸

典史王標

王標陽城縣典史嘉靖二十三年流賊孫保兒
等六十餘人肆刼鄉井標率兵射殺一賊賊憤
死鬥標遇害事聞 上嘉其忠命復其家贍其
妻孥

知事武暐

武暐深水人嘉靖間任台州府知事三十一年
倭寇台御史檄暐禦之暐率民兵伏坳嶺下待
之賊至射殺三人賊驚引旋暐督所部卒追釣
魚嶺力戰死事聞贈大僕寺丞廕子立祠 賜
額愍忠

經歷董綸 附妻賈氏 子奎

董綸任歸德府經歷時逆賊師尚詔潛伏於柘
城墟中招集亡叛日夜剽[illegible]之乃白於知
府尹曰賊勢未熾宜急捕之[illegible]徃尹不許居

數月，尚諮果陷，歸德，綸爲賊所執，不屈，且罵不置口，賊怒，遂殺之，妻賈氏與子奎皆遇害，事聞，詔贈其官，仍建祠以祀之。

僉事王德

王德字汝修，永嘉人，嘉靖戊戌進士，授東昌府推官，善治獄，嘗署高唐，民病汲，爲開北門，鑿土得石，石文有曰北門開，王德來，人詫爲神，已，調大名，拜戶科給事中，劾 上簡內閣輔臣，謂大言而不當用，強悍而不獲要，外廉而內濟，欲陰校而陽爲容者，非其人也，閣臣[illegible]目[illegible]之，庚戌，虜入寇，上十餘事，請入郭外避賊者，藏京通糴糧價，使民得量受食，又薦材士大夫趙貞吉、劉齋輩，皆報可，出爲嶺南備兵僉事，以忤當事意，投劾歸，永嘉適有倭亂，乃納母於城，從其宗人豪散貲募兵，爲基井捍，背一再敗之，斬首十有六，生獲十四人，最後雖擊敗賊，然失其豪，以是憤恚，奮益前，而守將斂兵畔約，援不至，兵旣敗，德猶手射殺數人，罵賊以死，然賊亦奪氣，竟不能越德鄉而薄郡矣，督[illegible]太僕少卿，賜祠祭春秋，額曰愍忠，[illegible]世錦衣百戶，

布政徐樾

徐樾，字子直，貴溪人，爲諸生時，卽知事性命之學，其爲舉子業，不拘時能，意之所至，發所自得而已。登師陽明，與聞良知宗旨，後卒業心齋之門，闡繹益深，登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部曹臬藩，嘉靖壬子，簡任雲南左布政使，值南滇那夷篡立，奉 命聲討，樾奮不顧身，直入沅江，仗義撫勦，不意那賊詐降，縱兵衆衝突，遂遇害，死之，

同知朱裒

朱裒字崇晉，鄞西人，中嘉靖丁酉鄉試，初仕署鞏縣教事，陞武功知縣，抑權豪，振淹起弊，關中稱爲鐵漢，陞揚州府同知，民遮道留者萬人，佐揚州一歲，事妥民服，吏無能索民一錢者，未幾，倭寇犯境，裒卽領兵出，遇寇于沙河，敗之，殲其巨酋，奪俘畜百計以還，裒不色喜，翌日寇大至，

且薄城東門、㚖曰恥也、帥步騎大進、抵敵有功、伏發兵潰、遂遇害、事聞 朝廷悼之、贈左參議、賜祠揚州、錄一子、

知事祝芹 附子永孝

祝芹字彥學、城武人、任衢州府知事、與礦賊戰、屢有功、賊懼、以千金求免、芹怒卻之、捕賊愈急、一日將弓兵與子永孝巡邏、卒與賊遇、後隊不繼、顧謂子曰、死矣、吾戰、汝可遯也、遂挺劍躍馬、而前、賊四簇刺之、芹身被重傷、其子見父急呼、號趨赴、父子俱死於賊、衢人哀之、并立祠焉、

知縣王鈇

王鈇字德威、其先東陽人、後徙順天左衛、鈇儻蕩有大志、舉嘉靖庚戌進士、拜常熟令、邑海壖、大豪多藪亡命作姦、監司檄收之、鈇曰、網疏則魚漏、繩急則麋驚、柘之便、亡何、諸大豪聞鈇至、盡貰其罪、俾隸署中為爪牙、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鈇語諸大豪曰、爾輩罪百、吾不即爾刑、以有緩急也、儻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效死、鈇乃立為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邑故無城、鈇請監司城之、三月而成、明年、賊薄城、鈇督兵出閶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復入三丈浦、大掠、鈇馳羽書乞援、備兵任環統苗卒應、鈇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者不可勝數、明年乙卯、賊掠旁邑、方舟從吳門、向尚湖還海上、時叅藩錢泮者素善射、初寇至、從鈇登陴、耦而射、相顧沾沾喜、至是錢從臾之、鈇益奮、倉卒名諸耆長各率所部、揚小艇數十、追躡賊、偵我入隘中、出不意、夾岸攻我、時獨耆長數人從前、諸健兒皆後、數人者力鬭死、鈇奮擊、及濘不克進、怒髮上指、瞋目大呼、而刃剚鈇腹中矣、錢亦鬭而死、監司上其事、 詔贈秩太僕寺少卿、製文遣祭、廕子世錦衣百戶、

知縣錢錞

錢錞字爲叔、鄞陵衛人、嘉靖庚戌進士、知江陰縣、性果毅、隨事敢為、時倭夷亂、寇江陰、錞統狡

兵禦之遇賊于九里山時已薄暮雷雨大作伏兵四起狼兵悉奔潰餘錞及民兵八人盡死于賊按臣上其事 詔贈光祿少卿廕一子錦衣百戶賜祭立祠

州同知齊恩 附子尚文 弟寶等 叔仲賓

齊恩任無爲州同知嘉靖三十五年倭寇流刧至圌山山北等港恩率舟師迎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尚文次子嵩叔仲賓弟寶姪愼寅友良大卿孫童俱在行嵩年十八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會伏發賊四合圍恩等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之獨嵩愼寅三人得脫

知縣林咸

林咸知惠安縣嘉靖三十七年倭夷入寇咸率兵禦于縣境之鴨山乘勝奔陷賊伏中死之

副使汪一中 附巡檢劉茂

汪一中歙縣人登嘉靖進士由郎署出爲江西副使辛酉閩廣賊入江西諸郡薄泰和一中從宴會閒聞之輙投箸起曰虜鼓行而西拋我不備不蚤計謂蒼生何當路遂以平賊屬之先是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比至泰和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難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陣而鼓之進獲俘者五徇于軍中旦日陳如前一中從中軍鼓之進謀者謂賊張甚莫如堅壁以待叱曰虜深入我境亡能以一矢相加何謂虜張我實張虜我師左次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士死敵將死鼓兼在行間義不避死鼓之更進而左右軍遇賊皆奔賊悉赴中軍中軍亦潰一中躍馬而前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手刃一人而左脇中槍者二臂中刃者三乃死一中妻聞訃投於井家人出之哀至卒不食越五日死事聞 詔贈光祿寺卿廕一子世襲錦衣百戶給祭塟謚忠愍仍立祠郡城東春秋有司致祭贈其妻程氏爲淑人

知縣魏文瑞

以下原缺

陞太常少卿天啟元年擢巡撫四川僉都御史
值奴氛正熾志切剪滅力疾移鎮督發援兵蔺
酋奢崇明結逆黨何若海陰謀不軌王令部將
樊龍張彤等反戈發難稱亂慘殺可求大罵不
屈與文武將吏七十餘人同時被害事聞 詔
贈右都御史予祭葬廕子指揮世襲
同時被害死事者
叅政孫好古河南湯陰人萬曆戊戌進士
副使駱日升福建惠安人萬曆乙未進士監軍
[illegible]
督餉或肝腦塗地義不反顧而死或引頸受刃
赴難如飴而死
副使李繼周江西南昌人萬曆甲辰進士領兵
出圍聞變回援甘心袒受而死
重慶知府章文炳福建長泰人萬曆癸丑進士
死之日諭戒子弟以身翼之者數圍即逆酋叩
頭膜拜尚有傷殺廉吏之言清風勁節施及蠻
貊也
順慶府同知王世科 敘州府同知熊嗣先
重慶府推官王三宅 巴縣知縣段高選
以上俱贈官廕子有差
同知董盡倫
盡倫合州人原任華昌府同知致仕家居天
啟辛酉奢酋攻城盡倫率眾殺賊陷賊伏中被
執而死事聞 詔贈光祿少卿廕子世正千戶
立祠歲祀
兵部侍郎王三善
王三善字尤名河南永城人萬曆辛丑進士授
[illegible]
荊州府推官陞吏部主事歷文選郎中[illegible]不
阿時稱水鑑陞太常少卿天啟三年水西酋安
邦彥反用廷薦擢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時貴陽
已圍困數月三善拜 命即星馳赴黔兵進龍
里解貴陽圍師次于宅溪擒邦彥兩翼宋萬化
何中蔚獻俘 闕下晉兵部右侍郎巳率總兵
魯欽等領兵渡渭河賊眾潰散奢社輝安位焚
大方老巢竄入火灼堡邦彥奢寅逃匿織金三
善帥兵直抵大方酋把陳守愚詐降赦其罪令

招安位母子、及提兵回省、中途爲諸玀鬼所截遂遇害、詔贈兵部尚書蔭子錦衣世千戶、

同時死事者

同知方明棟　梁世泰　進士田景猷　知縣萬應奎　捕官楊忠炎　知縣[illegible]從龍

武將王逵　陳濟民　李邦　王建中　王得勝　董兆舜　秦明屏　藍補袞　陳我謨田有龍　耿良　張要　宗延齡　尤正國周國用　聶應德　馬武[illegible]天[illegible]　李紹忠[illegible]和　劉應龍　陳寯　俞報國　張倖　楊鯨羅袍　羅丕寵　劉仲琦　楊通　張懷邦等

通判金啟倧

金啟倧浙之義烏人、以掾職効用遼海軍幕、屢著勞勣、見知于兵使袁崇煥、薦擢通判、督寧遠餉事、丙寅正月、奴賊擁衆十萬突犯寧遠、崇煥孤軍當敵衝、以城守事委託倧、倧請悉築諸門、爲死守計、賊薄城、砲聚紛下、賊不敢向、邇退營數里許、倧輒發紅夷巨礮擊之、賊營遇者如虀粉、死者以萬計、哈赤自起兵、僅見此大衂、憤恚渡河去、尋以砲發背死、啟倧中火藥創甚死、爲[illegible]部[illegible]請卹之官其子世錦衣百戶、

本朝生氣錄卷之八目錄

婺州徐與參原性父　輯

嬰城全節

縣丞管貞

管貞字源清洪武辛亥進士授山東陽穀縣丞寇至貞危坐堂上罵不絕口遂遇害

知府劉子輔

劉子輔廬陵人永樂中自太學生授監察御史持身謹行儉約知布政府用法公平不見喜怒[illegible]江[illegible]等丁家艱去服闋左遷交阯諒江知府怙民如子民亦如父母叛寇黎利攻圍諒江賊時寇勢猖獗隨郡屬縣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民兵救死數月寇增衆攻城賊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賊城中兵民盡力鬥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布政司參政遣官賜祭復其家天啓二年加贈光祿卿予諡

知府易先

易先湘江人永樂初由太學生高等授交阯諒山知府多善政民喪信服秩滿還郡民詣巡臺乞留特命復任進交阯按察使仍治諒山宣德初交阯賊黎利攻陷諒山城先嬰城固守糧盡闔家同死事聞遣官諭祭追贈廣西右布政天啓三年追光祿卿予諡

知府琴彭

琴彭任交阯義安知府守茶籠州宣德元年寇攻城晝夜備禦糧盡援絕不屈而死　詔贈左布政使遣官賜祭仍勅厚恤其家遣人護送其子一人來京官之

知州柴良

柴良襄陵人由舉人授廣安知州寇至州治左右請避之良不可且曰吾清官寇來何爲且郡守將誰屬耶獨懷章坐中堂竟遇害郡人哀慕立祠祀焉

指揮使徐麒　正千戸蔡順

徐麒蔡順同守立溫交阯賊攻城糧盡獨率罷卒固守城陷無一人降者賊屠城麒順皆自縊死贈麒都指揮同知順指揮僉事各世襲

參議宋欽

宋欽蒼梧人正統中擢湖廣參議十四年麓川亂尚書王驥西征欽督餉不避艱險於辰沅清浪鎮遠山行乘騎又乘小舸膞往安江洪江卣賊要害至盧溪被賊遮圍欽率兵挽弓揚矢迎[illegible]敵厲聲罵數其罪詞氣壯烈賊不[illegible]廣左布政致仕天順六年寇陷梧州　欽罵賊遇害

知縣羅紳　附子鑑

羅紳宜春人天順初知廣東廉州　縣清介公勤七年西寇流劫雷廉高肇等郡縣遂入境紳苦戰力不能支爲賊所繫瞀罵曰朝廷命我封疆今日城陷有死而已遂遇害子鑑從父會兵千戸亦苦戰死

知縣萬琛

萬琛字廷器性勇於義領成化丁酉鄉薦除清江令改瑞金遇流賊夜突入城殺守卒吏倉卒莫知所出或勸其引避琛曰當手刃諸賊以報國恩賊擁入縣內被執唾罵不已遂遇害時弘治乙丑正月也事聞　詔贈光祿少卿官其子麟爲雲南吏目侍讀崔桐爲作忠臣傳

知縣于達教

于達教任開城知縣成化二年虜破開城達教[illegible]死之

知府胡信方

胡信方廬陵人爲刑部主事陞石阡知府未幾洞蠻嘯聚悉衆薄城下信方率民兵固守力寡不支遂遇害

知縣張汝舟　附子策

張汝舟渾源州人正德初由萬全經歷陞順天大城尹時劇賊劉六輩突至汝舟以孤力守危城悉力保障誓不與賊同生既而賊大合來攻

城陷巷戰而死其子策以護父并遇害事聞贈
光祿寺丞廕一子入監

知縣段豸

段豸澤州人弘治壬戌進士由御史出[illegible]虜強
將流賊攻陷邑城死之民于城下得屍肘繫縣
印知爲豸 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特贈太僕
少卿廕子錦衣百戶世襲

縣丞杜斌

杜斌大寧人監生任沈丘縣丞流賊攻縣斌同
都司王[illegible]督衆力戰援絕勢孤遂爲[illegible]所[illegible]事聞贈
知縣廕子入監

知縣王佑

王佑正德中知廣昌縣聞廣寇至民皆逃散勢
絕援孤乃引刀自刲其腹曰有城郭不能死守
何以生爲左右驚奪其刀後救援至寇稍退越
七日復突入佑倉皇赴敵遂死之

知縣王鼎

王鼎不知何許人正德初知永城縣時流賊攻
城鼎率衆守禦及城陷鼎取印綬繫身瞋目端
坐以待賊入被執不屈死之贈官及子

知縣唐天恩

唐天恩常熟人舉鄉貢知葉縣劇賊劉六劉七
擁衆歷境天恩奮戰生擒百餘人戮之既而援
兵不至城破并父唐正被執一門死者六七人
後贈光祿少卿廕其一子

主簿張俊

張俊濱州人任臨城主簿流賊攻城俊多方拒
戰力不能支爲賊所破俊猶率兵[illegible]
之事聞賜子三省入監

同知郁采

郁采字亮之山陰人少刻苦勵節槩正德戊辰
舉進士授刑部主事不能阿部長附吏議謫大
名教諭稍遷裕州同知適流賊起河北破城掠
邑勢甚熾采身率裕人繕城以待賊至裕守欲
棄走采曰毋爲民望乃身先登捍矢石四下賊
避城而營則又遣人潛俘其醜手馘之滙涓以

滁州人州人咸泣人人願效死賊稍稍引去采許其必復來益練兵厚爲備令人昇妻女託其友儀賓莊士儁且與訣曰脫賊再至采必死所欲以家累累君者恐重傷我母心也已而賊果擁衆譟呼至守益怖欲走采曰毋恐西南城塹河也寇難遽踰公東北平淺易破有采在已賊攻東郭不克守開西門潛遁去賊乘之入采還救巷戰被執罵不休賊裂其口轄而死事聞詔贈光祿少卿命二子入監采既死賊據裕州[illegible]亞旬乃避莊率其家人於[illegible]之奉柩及其妻女以歸所著有滁州集毀於賊手獨六思詩及古詩數篇莊收之故傳

知縣孫璽

孫璽字廷信代州人明春秋深慕荀息之爲人少舉於鄉初令諸城改令扶風有治積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要道也都御史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懦扶風知縣毅而多知可以集事遂檄璽往城略陽順恥之百計撓其所爲璽周行相地布令于民期二月而城成未匝期蜀盜卒至城已成三面東門尚未竟功順曰城必不可守曷亡城中人亦譁欲亡璽抽佩刀所坐几曰敢言亡者視此几盡出城中弓矢令賈輿隸卒持之登城礌石積城上如阜以水沃甎被之障矢命令若丞簿尉各守其一門而東城之未完者璽自守晝傳食夜張火鳴柝警鉦周視無懈賊攻三日弗克已欲移去會執告急者[illegible]知城中若甚很恐[illegible]已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報曰與扶風知縣偕奔而璽溺千水取江瀆一屍棺之還其鄉其子暨族人啟視之非璽也乃走京師投匭以辯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贈光祿少卿賜祭蔭子絡卿人太學而正順以法

知縣熊駗 附主簿韓塘

熊駗正德間任萊蕪知縣值流賊侵境駗率民衆出戰爲賊所執與主簿韓塘俱不屈死之

縣丞安宜

安宜正德中授夏邑縣丞時流賊楊虎等擁衆逼城宜尚未至任聞之兼程而進或止之宜以義辭遂入城分守及城破死焉事聞錄其子

副使李情　附通判陳遠　照磨馬聰　指揮鄢世臣　千戶許政等

李情字宗善河南靈寶人弘治中進士授御史彈劾不避權倖逆瑾銜之謫驛丞瑾誅起僉事陞江西副使備兵饒州姚源洞賊王察等攻萬年縣或告賊至請去情曰我爲臣掌兵者寧死不去遂遇害事聞[illegible]予祭[illegible]子家同死事者有通判陳遠照磨馬聰指揮鄢世臣千戶許政等

通判秦碧

秦碧字仲文慈谿人中弘治巳酉鄉薦授饒州府通判時姚源賊反督撫檄署萬年縣治初建百事草創吏胥皆爲賊耳目碧苦心經畫聚稍戢會賊復叛殺兵使指揮等官幾十人碧亦被執賊帥號于衆曰秦公清廉好官不可害碧厲聲罵曰我朝廷命官豈向賊奴求活耶汝不殺我我必寸斬汝矣因顧左右曰官兵何在賊驚疑有伏遂遇害事聞　詔立祠旌忠廕一子

典史鄧俊

鄧俊石首人正德初以吏員任泗州柴山縣典史時鄢賊猖獗城陷俊示子曰我與賊不共戴天何以生爲與子俱死事聞廕其別子一官

僉事吳璟

吳璟南陵人正德庚戌進士官四川僉事時流賊[illegible]鄢藍之黨逼入川[illegible]賊至璟督民兵奮力衛障斬數十人復入城堅守屢乞援兵不至久之城陷被執而死事聞贈副使官其子鍛爲宣州衛百戶子世襲

州判羅明　附子介

羅明南昌人由吏員授衛知事歷四川劍州判官鄢藍等數萬人攻城民竄明偕其子介死守孤城不支被執罵賊就死介奮身救父亦被殺事聞蒙恩卹廕

知縣莊英

莊英歙縣人舉嘉靖乙酉鄉薦授廣昌令多善政偶劇盜入境摽城肆掠英挺身捍禦遂遇害事聞贈建昌通判錄其子爲太學生

同知奚世亮 附知縣周尚文 縣丞葉德良 訓導盧學顏 徐九經

奚世亮字明仲黃岡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榷稅以廉著肅清紀法條陳便宜轉郎中改刑部同知延平府時倭夷寇閩戒止之世亮曰承平受爵秩臨變而避非忠也單車行時事禦寇移禦興化府倭夷至圍城者凡月世亮與武帥分城而守親冒矢石拒之南城陷亮猶西向迎戰身被數鎗死之一二月寇平始得遺骸于旗亭事聞贈右叅議蔭子諭葬同時死事者知縣周尚文縣丞葉德良徐九經訓導盧學顏贈太僕寺丞各廕一子國子生

知縣唐一岑

唐一岑任崇明知縣時新城成一岑決計徙居而本所守城千戶高才翟欽者阻之未幾倭寇突入舊城一岑遂爲亂軍所害 詔贈光祿丞立祠祀之廕其子爲國子生

教諭程箕

程箕績溪人任福安教諭博學多聞立法嚴整倭入寇守西門督兵力戰遂遇害城上當道以禮聘葬而不及旌

訓導謝君錫

謝君錫廣之海陽人任福安司訓倭寇至守小西門率兵拒敵二日流矢貫面猶強忍不退以壞賊陷北城兵潰遂[illegible]當道優恤之

知縣周煥

周煥字克光浦江人嘉靖戊午由貢授福建永福知縣居官兩月倭寇猖獗攻陷郡邑城池所至風靡煥率民兵晝夜督戰斬獲百餘級賊退橫甚益衆弁攻煥勵志堅守月餘力竭糧盡外援不至城陷猶蹀血巷戰死之時一家死者八人福民白於上官立祠特祀扁其額曰忠勇

知州王亮采

王亮采知石州，隆慶丁卯，俺答入邊駐牧，破石州城，亮采死之。

兵部侍郎袁應泰

袁應泰字長卿，鳳翔人，萬曆乙未進士，授臨漳知縣，歷官武選郎，陞遼東參政，永平按察使，庚申，奴酋犯遼東，特簡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尋加兵部右侍郎，代熊廷弼經略遼，當敗衄之後，廷弼議三方布置，甫有成緒，復以人言去，應泰初更事，經畫未定，奴酋突犯瀋陽，既陷，遂[illegible]遼陽[illegible]與戰，輒潰，城破，應泰獨坐鎮遠樓，夜半從者皆散去，有青州兵二百守之，官僕四人在其側，令各運火藥至樓下，迨曉有二兵揲被立曰：欲行乎，斬之，辰刻後，賊大至，應泰令發二砲，擊之殺數十人，燃火登樓自焚死。　詔贈兵部尚書，賜祭葬。

副使何廷魁

何廷魁字汝謙，威遠人，萬曆辛丑進士，授涇縣知縣，調寧晉，政聲蔚起，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歷歸德、衛輝、河南三府，時值福藩就國，絲有擔當，又多所調劑，民得不擾，陞陝西副使，以才望調遼陽，虜陷遼城，廷魁毅然曰：遼存與存，遼亡與亡，吾豈肯覥焉以生乎，但吾有妾女，不可使汚賊手，署中有一井，乃令妾若女先投于井，而自縊以亡，其僕王鳴坤以土覆之，僕婢皆赴他井死，事聞，　詔加褒卹，贈光祿寺卿，廕其子世錦衣百戶，天啓二年，加贈大理寺卿，諡同袁[illegible]

參政高邦佐　附僕高永

高邦佐字以道，襄陵人，江都籍，萬曆乙未進士，授壽光知縣，陞戶部主事，歷陞遼海道參政，監廣寧軍事，壬戌，奴騎渡河，廣寧失守，邦佐馳赴經臣乞援，至松山，謂其家人高永、高厚曰：吾受國厚恩，誓以死報，善收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即葬吾父墓側，俾知死事，見不絕也，永等痛哭勸入關，不聽，遂衣冠西向拜，自經死，永謂厚曰：吾

不忍主人獨逝無使令于地下但死易扶櫬入
關難吾爲其易者主人身後事在汝汝即負我
母負主人亦自縊死厚竟收骸骨歸事聞 詔
贈邢佐光祿寺卿錄一子世錦衣百戶予祭賜
謚忠節祀山右三忠祠永亦優卹

僉事崔儒秀

崔儒秀字君頴陝州人萬曆戊戌進士初授知
浚縣調巽城歷刑部主事郎中奴酋犯順以薦
擢開原道僉事監督軍事天啓辛酉奴攻陷遼
[illegible]
陽儒秀具衣冠與[illegible]
詔贈光祿寺卿

以下原缺

知縣張振德

張振德蘇州人生平厲名節以鄉舉授興文知
縣携家相隨飲水茹蔬常祿輒盡不持一文歸
家逆奢之變振德甫出棘圍急馳還邑纔三日
賊兵奄至督戰力盡慟哭入城遂舉火自焚幸
其妻錢氏長子婦顧氏次子緄及其女淑安淑
慶偕投火中時婢僕顧美嚴英等二十一人皆
惀憤同時殉死止長子紀以歸試免事聞 上
以振德守土殉官闔家殉難贈光祿寺卿賜謚
[illegible]
[illegible]
表祠祀顧美等照近例給卹

知縣石有恆 附于簿徐可

石有恆湖廣黃梅人舉萬曆已未進士授長興
知縣以水蘖自勵時裴朗生以結連海賊被誅
其黨吳海樵潛匿長興境有恆捜捕急野樵計
蹙遂謀以元旦糾黨入伏縣署執有恆索庫索
印俱不可得復執之而行不肯離縣門一步延
頸以次幷及其簿徐可行已入其署僅得俸金

二兩萬一疋盜亦相顧驚歎真是好官云撫臣
以聞　詔贈太僕少卿廕一子可行贈湖州府
通判

補遺

知縣周煥

周煥字克光浦江人賓性穎悟博學能文章居
家以孝友稱嘉靖戊午由貢授福建永福知縣
居家兩月倭寇猖獗攻陷郡邑城池所至風靡
煥率民兵晝夜督戰斬獲百餘級賊退憤甚益
衆併寇煥勵志堅守月餘力竭糧盡外援不至
猶被血巷戰死之時一家死者八人福民白于
上立祠特祀扁其額曰忠勇

本朝忠義錄卷之九

買勇陷敵上

葉良器　萬　斌 附子鏜

鄧　瑜　劉　林

劉　廣　吳得井孚

覃　達　何　璟

紹　宗　康　信

高士文　呂　毅

萬　武 附弟文　丘　福

王　聰　火　真

王　忠　李　遠

伍　雲　陳　忠

胡　斌　李　任 附顧福 劉順 桂勝

劉　安 附陳麟　劉　忠

柳　升　方　政

洛　宣　翟　亨

蔣　雄　印　岳

朱　勇　崔　附弟澄 清

陳　詣　陳　榮　王　忠

宋　瑛　楊　清

王業高 附孫班　王　清

薛　綬　朱　晃

吳克忠 附弟克勤　韓　清

吳　瑾　楊　瑄 附吳經

毛　忠 附孫鏜　費　良　申　澄

湯允勣　皇甫斌 附子弼

卜馬祥　鄧　旻

李　俊 附李二達 郭鏜　高　鏜

鄧　俊　滿　正

吳　勛　丁　泉

張　陛　馮　禎

陳　乾　芮　寧

呂　忠

百戶劉林

劉林涼州衛百戶、洪武中土官也、先帖木兒等逃叛、攻掠涼州、林擊賊至西寶融臺、力戰而死、事聞、上嘉其忠勇、遣祭于涼州、改名其臺曰劉林臺。

指揮僉事劉廣

劉廣羅田人、洪武中以軍功爲指揮僉事、守永平、有膽略、善用雙刀、嘗病且殆、語人曰、、吾寧擇死王事、安能居牖下死兒女手乎。後[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四十[illegible]死之[illegible]遣使護喪至京、賜其家禧帶以葬、

龍里守將吳得 井孚

吳得井孚守龍里、古州上婆洞蠻林寬倡亂、來聚攻、得孚嬰城固守、令人馳報貴州都司、以待援至、賊縱火燒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即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方盛、宜俟其怠擊之、得曰、城破須刻、何俟之有、若城不能守、父母決不可保、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何用生爲、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于陣、事聞、太祖曰、立身何先、忠孝爲本、律之古人、誰能克全、今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貞烈丈夫事、命各追贈加官、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千戶覃達

覃達石門人、從枝江、偶陳萬戶、甲辰歸附、乙巳除[illegible]州衛副千戶、洪武十三年、剿征四川黃坪寇、奮不顧身、徒賊數人而死、以忠勇功、賜營塟于大溪坪、

指揮攸何環

何環父文琿、國初爲大都督、環任成都護衛指揮使、洪武二十二年奉命征達達、戰歿于陣

千戶易紹宗

易紹宗攸縣人、初從太祖北伐、屢立戰功、授

象山縣錢倉所千戶、進文三年、倭賊、劫湯縣
家磡、紹宗遂大書于壁曰、我將樂府殺賊衛民。
殺敵、不忠。棄民、不仁。不忠不仁、何以為臣。
不。職何以為人。書畢、命妻李氏具牲、酒祭負之
與訣、而出。乃寄令遊兵從間道焚其舟、賊驚救
紹宗直前、格戰、殺賊無算、追擊至海岸、淖深馬
陷。賊聞文之、猶手刃數十賊、遂死。為其妻攜孤
赴奏、諭祭、賜祭勅碑以旌之、

鎮撫康信

[illegible]

功。永樂初、武開蠻寇、信大破之、餘黨退入葯州
僉燬、信復破其回洞十餘、追及綏寧之白崖、後
援不繼、爲賊所遮、猶手刃六人、遂遇害。詔贈
鄉之

都督高士文

高士文、陝咸寧人、實直剛果、善騎射。洪武中、秦
南塞北功陞燕山護衛百戶、從靖難、戰大寧、鄭
昌白溝夾河東平汶上、每出入陷陣、先登累陞

都督僉事、永樂五年討平交阯、餘寇奔入七原
諸川山谷中出沒寇掠、張將軍遣士文捕賊、晝
夜急攻、賊突出走、士文又進追賊、中飛砲死、部
兵復追賊、賊又竄入七原州、以士文力戰、賊
竟潰亂、張將軍繼遣都指揮程錫平賊、贈士文
建平伯、令子福嗣伯、與世券、

都督呂毅

呂毅、項城人、以百戶從靖難、陞都督僉事、送陳
天平至雞陵關、敗、宥非從征、克廣揚將軍掌交

[illegible]

阯賊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猶毅力戰陷陣死
詔予贈鄉、

千戶萬武 附弟文

萬武、字世忠、父鐘死事、武襲職、永樂六年從黔
國公征南蠻、力戰而死
萬文、字世學、武之弟、襲兄職、事母至孝、永樂十
六年、日本寇登寧海、艦追斬首若干級、明年
轉禦桃渚、忽颶風破舟溺焉、一門四世皆死事、

論者多之
洪國公丘福
丘福鳳陽人以小卒率　成祖落邸積年勞授
護衛千戶靖難兵初起與朱張二王首建議奪
九門轉戰真定夾河滄州靈璧先登有功累陞
中軍都督封淇國公與世券福質直無文有勇
力善戰輒輕敵深入永樂七年爲征虜大將軍
總兵率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
安平侯李遠並出塞擊虜上書授方略臨遣

福[illegible]千[illegible]人先至[illegible]
戰敗虜遂乘勝渡河又獲虜問我者尚書一人
福顧飲虜尚書酒問本雅失里今安在虜尚書
言本雅失里聞兵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
福大喜曰當疾馳擒此虜將諸軍未集皆曰此
虜誘我不　信侯諸軍畢集遣精騎四偵徐議
進擊否　虜計福不從又令虜尚書爲鄉導
率衆直薄虜營與戰相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
引我兵深入福意銳欲乘虜遠力言虜示弱給

我退則乘我進則伏我惟結營自固晝揚旗伐
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炮以張軍聲勞
困虜使虜莫測不二日我軍併至併力奮擊必
大捷否亦可全師而還將軍奈何不慮此聰亦
力阻福皆不從欲遣火真使虜詐求和解虜謀
率精騎切虜真猶豫未決福厲聲曰違命者斬
即上馬先馳麾士卒控馬者皆泣下諸將見元
帥去不得已從行不數里虜伏四起奄至圍我
全軍皆沒虜中後不得歸[illegible]

[illegible]侯王[illegible]
王聰蘄水人洪武中以膂力起燕山總旗陞百
戶從靖難取漁陽遵化薊涿州轉戰南皮平滑
口獲馬千五百還守保定復南宮冀南獨淮泗
首發舟渡江累陞督府僉事封武城侯與世券
永樂七年從淇國公丘福征虜福陷虜伏聰率
五百騎突虜陣斬虜數百人力戰死之追封漳
國公諡武毅　上以李遠及聰皆諫福故得褒
卹無子姪孫玘嗣京衛指揮[illegible]事

同安侯火眞

火眞韃靼人名火里火眞居開平紫荆嶺洪武初歸附爲燕山護衛千戶靖難時取大寧克眞定戰白溝河馳馬突陣手斬數十人長興侯兵敗走眞領騎兵每出輒有斬獲呼喚歸營敵皆憚其悍勇歷官督僉事　成祖卽位封同安侯與世券從淇國公丘福征本雅失里戰沒虜中

靖安侯王忠

王忠孝感人建文時以[illegible]州[illegible]功自[illegible]城率精騎爲奇兵多斬獲累功陞都督僉事成祖卽位封靖安侯與世券永樂七年從淇國公丘福征虜戰沒塞北無子宣德十年忠妻援武城侯姪孫王玘例授弟斌京衛指揮僉事奉忠祀

安遠侯李遠

李遠懷遠人父賓開國公累陞蔚州衛指揮僉事遠嗣官靖難初率所部及萬全衛兵從攻狀同破滄州徇東平汶上沛沙河渡淮斷南兵餉道累陞都指揮　成祖登極封安平侯流侯世伯永樂七年從淇國公丘福征虜福輕敵銳進遠力諫不聽竟陷虜伏遠突陣力戰馬蹶被執沒虜中追封莒國公諡忠壯遠沈毅有膽力善騎射雖在行間中言論偘偘自許忠義子安嗣侯

指揮伍雲

伍雲昌化衛指揮同知永樂二十二年與黎利戰于乂安府茶隆州死之命[illegible]

[illegible]

陳忠任交阯都指揮與黎利戰淸化死之

指揮使胡斌

胡斌定遠人父海封東川侯斌官龍虎衛指揮使征雲南中流矢卒贈都督同知

都指揮李任　附指揮顧福　劉順　千戶桂勝

李任永康人洪武中襲父爵爲燕山右衛指揮僉事永樂初陞遼東都司鎮守彰德宣德元年從征叛賊黎利守昌江賊旣獲蔡福遣令福誑

昌江城下大呼任等速降任升城上罵福曰汝爲大臣不能殺賊反爲賊所用狗彘不若用銃擊之賊懼擁福去賊以昌江爲官軍出入咽喉之地大集兵象用雲梯來攻任與指揮使顏福劉順千戶桂勝等留老幼婦女守城率精銳出擊賊燒其攻具賊又築壘射城中任夜出襲破賊營賊掘地洞欲潛入城任開橫溝用將軍石擊之入者輒死城中士卒初有二千餘人前後三十餘戰至是死[illegible]過半賊益兵[illegible]圍日急[illegible]以雲梯登城奪其門任福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象益兵而入任與福等不能支皆自刎死城中軍民婦女不受屈辱自死者數千人以交阯布政使弋謙言贈任都督同知福順皆都指揮同知勝指揮僉事

指揮僉事劉安 附指揮陳麟

劉安以征交阯有功累官交阯前衛守備又安府還保東關至富良江遇賊被執安密與衆謀

侯討賊兵至內應千總包首以告賊賊將殺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刀殺數人自刎贈指揮同知

都指揮劉忠

劉忠從安遠侯柳升討莒州妖賊董彥杲兵圍益都御石橋賊夜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忠力戰死

安遠侯柳升

柳升懷遠人父崇或名德立功洪武時爲撫山[illegible]護衛百戶升[illegible]官[illegible]曰滿河東平大小二十餘戰皆有功歷官都司督府永樂六年征交阯功封安遠伯八年北征至玄冥河功進侯出鎮寧夏還總京營兵又從上北征至蒼崖峽鬼力河慶州有功得世侯十八年討唐賽兒失律下吏尋宥二十年又從征胡宣德四年王通言交人反升爲征虜副將軍充總兵率兵會沐晟討利兵至隘留關利上書詭請立陳氏後升受書不發封馳奏上賊巳列

柵拒我兵道升連破賊直抵鎮夷關賊斂迹無
禦我者升謂賊窘弛備參賛尚書李慶力言賊
詐升不聽至倒馬坡入賊伏升中鏢死贈融國
公諡襄愍

都督方政

方政全椒人勇略過人永樂初以靖難功歷陞
都指揮宣德中充總兵鎮守邊方累進右都督
征麓川思任發黔國沐晟遣使諭降思任發佯
許諾故晟無渡江意麓川將緬撿撒挑戰政怒
[illegible]
渡擊緬撿敗走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二
十餘乘勝深入政恃勇直前擣賊遇思任發上
江上江賊重地必須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
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
援已及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
馬突陣死一軍皆沒追封威遠伯諡忠毅

[illegible]洛宣

洛宣正統六年征麓川攻鬼哭山身先士卒竟
死于鋒鏑之下　詔賜祭加其子官一級

指揮使翟亨

翟亨九谿衛指揮僉事正統間以征蒙顛及麓
川功累遷指揮使復征麓川偕其弟戰歿　朝
廷遣官諭祭之

指揮使蔣雄

蔣雄江都人父定西侯貴征麓川思任發大戰
賊子思機發遁走雄率漢達官軍三十人追殺
不及而賊反拒其後衆寡不敵自溺死于江[illegible]
[illegible]
贈懷遠將軍彭城衛指揮使

千戶印岳

印岳楚雄衛千戶性仁孝忠義嘗見屍暴露者
解衣覆之有死弗能殯者皆與之棺洪武未征
芈名尾那寨時天寒糧絕即殺所乘馬以食軍
士奉母必先意承顏母病衣不解帶者旬日後
征麓川力戰而死

成國公朱勇

朱勇懷遠人父能封成國公勇性至孝居喪哀毀人不能堪永樂五年襲父公爵歷掌帥府兵政宣德中以征沙漠功加太子太保正統初復敗虜寇進太保後提兵禦虜沒于陣追封平陰王諡武愍勇修幹豐頰望之森然善騎射待士卒有恩尤重文士工大書縉紳咸推重之

都指揮崔源 附弟澄 清

崔源字有本世家雲中天性孝友深沈有智襲榮[illegible]衛指揮[illegible]政老[illegible]正統[illegible]撒[illegible]金華發賊一十七級生擒陳唐奇等五十人解京功升都指揮改撒武義一日火發聯營源倉卒遇敵府仲弟澄季弟清從在營中源曰事急矣我當死之弟可自爲計即應聲曰兄既死忠我乃不能死義乎遂挺身而前皆力戰而死　朝廷憫之追官賜祭復俾其子侃世襲焉

都督陳諮 陳榮

陳諮陳榮正統十三年處州賊葉宗[illegible]鳳賊

敗死之

千戸王忠

王忠南鄭人世官寛河千戸以征進北戰歿妻岳氏生子信半載持節旌爲忠臣節婦信後爲都督有戰功

駙馬都尉宋瑛

宋瑛定遠人父晟封西寧侯瑛尚咸寧公主爲駙馬都尉正統中率兵征虜寇沒于陣追封郕國公[illegible]

千戸[illegible]

楊清建昌所千戸正統十四年閩寇煽亂廣昌告急清統兵勦襲瀕行用鳳仙花染足指囑家人曰他日尋吾屍以此爲識後與敵戰果死之

千戸王業高 附孫莊

王業高以父廕授吉安所副千戸嘗扈　蹕從征功陞正千戸正統巳巳調征浙寇于丁公崖遇敵死戰援孤勢窮猶手刃數十人死之其孫莊剛果有謀略嘗平湯存文于萬安殲金耀于

永豐擒周天鑾于梅花洞正德庚午從征姚源拔所佩刀指天劃地誓不與賊俱生領兵至鼓樓鋪斬獲甚衆進屯梁山師失利指揮徐麟等下馬先遁茁直前死戰賊勢將卻援兵不至力殫死之事聞官其孫爲指揮以酬其功云

都指揮王清

王清字一寧合肥人世以武功爲濟寧衛指揮慷慨多勇畧嘗領兵入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峰口及至[illegible]累立[illegible]功正統二年[illegible][illegible]原衛諸許之蠻夷叛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東軍務已巳協同總兵駐軍高州會賊黃蕭養刼鄉民叛衆十餘萬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脅衣還廣城中大書一詩云兩捧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命輕于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贈爲我招魂宇宙中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不絕口遂遇害朝廷憫之加子爵二級清善律詩所著有韃虁集行于世

永順伯薛綬

薛綬昌平人父斌以戰功封伯綬襲爵從征虜寇歿于陣贈侯謚武毅

武進伯朱冕

朱冕沂水人父榮永樂間累立戰功封武進伯洪熙元年冕嗣父爵正統四年出鎮大同十數[illegible][illegible]忠愍

恭順侯吳克忠 附弟克勤

吳克忠原名伯客父允誠永樂間以胡人降附賜姓名累功封恭順伯寸六年克忠嗣父爵賜今名洪熙間以威里思又有功進侯與世券正統九年統兵出喜峰塞征兀良哈有功加太子太保十四年以征虜歿于土木贈邠國公謚壯勇弟都督克勤亦戰歿贈遵化伯謚僖敏

都指揮韓青

韓青全椒人英勇過人且善騎射　成祖征迤北聞其名特命爲前鋒攻殺醜虜賊衆宵遁閲數日師駐大城陽和復命青率勁騎襲擊之賊望風奔竄宣德改元從　宣廟討武定州既還賜賚有加明年甘延諸羌侵邊命青同總戎征之既還陞山東都指揮僉事操執清慎門無私謁暇則與賢士大夫講論古今及將鑑武經諸書以資聞見嘗駐節[illegible]

[illegible]中國遂致虜塵賊乘勝長驅履險陷如坦途景泰初節邊關可通萬馬者悉以重臣守之紫荊關尤重推青往守而以副都御史孫祥爲監軍青倉卒至關關寬敞多岐路守者恇怯虜猝至咸鼠竄奔潰青拾得勁騎百餘諭以忠義當盡死報國衆聞之感泣縱騎突出與賊交戰于升見溝擊賊數輩已而賊悉衆來迎青手劍之數被創復爲流矢所中屹然不動自午達申轉戰益力賊圍之數重欲招降青大罵曰操豬狗奴我背忠義而徇汝乎引劍自刎賊退之三日收屍身無完膚顏面如生　上命陞三級以其子承嗣幼弱命廩復優養于家

恭順侯吳瑾

吳瑾父恭順侯克忠沒于土木瑾嗣父爵天順初石亨恃功驕横　上頗疑之一日　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瑾及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辭不知瑾曰此必王府[illegible]上笑[illegible]曰非也瑾[illegible]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　上不應頷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自是益疑亨曹欽之變瑾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內廷始得縛曹吉祥且爲備已大將孫鏜等督兵先登瑾及諸將分道逆擊大戰于東華門外瑾爲欽所殺事平贈涼國公謚忠壯與世侯

上通判楊瑄　附參將吳經

楊瑄土人也其先曰忠順者爲鎭遠州土同知傳至瑄華州陞鎭遠府通判瑄軀體長大有膽

略正統末苗叛兵部尚書王驥同總兵毛福壽
徼瑄部領縣司民兵協同官軍征卯水十四寨
苗時苗據紋羅山拒戰瑄以所部兵深入險阻
連破敵斬獲甚衆景泰二年重安苗與官軍戰
敗退香爐山都御史王來督諸軍進討瑄復以
所部兵攻破螃蟹等寨陞瑄從五品俸天順七
年卯水以南諸苗復叛貴州湖廣總兵李安李
震合軍進討瑄收楠洞坪有功成化二年茅坪
之戰瑄死之茅坪賊巢也時參將吳經會瑄以
所部兵會同官軍[illegible]至江中[illegible]遇賊未
及陣戰死事聞贈瑄奉議大夫本府同知仍錄
子入監

伏羌伯毛忠 附孫鎧

毛忠字允誠凉州人曾祖剌歹洪武初歸附從
軍戰歿祖拜都征哈密又戰歿父寶永樂中從
出塞功授永昌衛百戶老忠嗣少膂力絕人善
騎射永樂宣德間數從征北虜多戰功累陞指
揮同知正統間累立功甘凉陞都督成化三年
虜酋孛來擁衆寇莊浪忠率師先登手斬虜賊
轉戰俘獲功多封伏羌伯總兵鎮甘肅固原土
達滿四叛奉勑率甘凉兵馬迎戰以騎二百餘
衝陣至砲架山截山奪險敵後哨至賊已大敗
與孫鎧督我軍乘勝直搗七峰山上老稚皆號
泣奔走功垂成忽昏霧起賊遂乘風盡抽餘黨
以死決戰顧謂鎧曰勢急矣我受高爵厚祿職
在滅賊勢不與賊俱生鎧亦顧衆曰我君我祖
在上寧與賊同死遂直前破陣以進[illegible]軍相持
自巳至酉陣凡十餘合賊矢皆盡拾賊矢射亦
盡忠遂中流矢鎧前翼救仍奮馬殺十餘賊賊
執鎧斷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忠亦赴救
死之訃聞　上震悼且曰毛忠奮勇殺賊忠義
可嘉其與葬祭贈伏羌侯謚武勇世嗣伯爵

都指揮費良　指揮申澄

費良申澄俱以討土達滿四歿于陣

參將湯胤勣

湯胤勣性豪邁不羈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縱

橫開闖惟意所加無所不快在江陰縣其知縣
弗利于民將受代亂績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
反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
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語侵亂勣
怒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衆客爲之股慄後
任榆林叅將虜入寇力戰死之

指揮同知皇甫斌 附子弼

皇甫斌壽州人任遼海衛指揮同知爲人忠勇
有智畧遇警急不避險艱身先士卒適虜寇犯
[illegible]
聃斌氣愈銳戰愈力以矢盡死子弼從戰以身
衛父亦死事聞 詔褒恤之

指揮卜馬祥

卜馬祥岳州人任指揮同知正德初流賊掠洞
庭祥奮身悍戰身被流矢勇氣益倍以後援不
繼陷陣而死

指揮鄧旻

鄧旻靖州衛指揮弘治末守備黔中有威名蠻
乞歸正德間洞寇大作當道檄旻領兵禦敵死
之土人立廟祀焉

指揮曹鵬

曹鵬靖州衛指揮正德中守德安值流賊劉六
等破應山縣總帥令督戰鵬忠勇不避血戰而
死事聞 賜祭德安仍立祠祀之

百戶榆江

榆江郴州百戶正德間峒寇大作江分營宜章
之章橋遇敵死之鄉民爲立祠以祀

[illegible]

李俊饒州守禦正千戶正德庚午姚源盜據險
爲亂官兵夾攻次梁山坂時行伍未集賊乘我
壓軍士奔北俊獨奮身直前手射賊十餘力竭
受執罵不絕口其弟李二遠持刀助兄遂同遇
害時副千戶高鈺百戶鄭鑑同死于鋒鏑

千戶鄧俊

鄧俊建昌所千戶正德間嘗隄備廣昌盜盜至
开合夜去決向盜遍挾百出卒不屈環攻色誘

之亦不亂復合歸馬姚源賊黨俊奮發自效凡戰數合皆利盜陰識之百計惟攻俊馬陷濘泥中盜磔殺之當道上其事優給其子

千戶滿正

滿正海寧衛左所正千戶正德間解軍器之京遇寇奮勇射退之滄州首寇劉六劉七臨境守臣欲遁正激以忠義適胡世寧行夾正從諸守與寇持八晝夜不能犯尚書張綸疏正功後從征關常深入被害贈明威將軍子潮陞指揮僉[illegible]

指揮吳勛

吳勛辰州衛指揮正德間督兵征流賊行至德安應山與賊遇奮勇前驅冒矢陣亡事聞
朝遣官諭祭加子官一級

都指揮丁泉

丁泉任福建行都指揮僉事上杭寇發泉擣其巢穴破石馬峽等三寨與賊遇力戰而死邑人哀慕而祠祀之

指揮張堅

張堅守進階萊州衛指揮僉事流賊掠青萊堅分守濰縣賊攻城城陷與賊力戰被執不屈賊殺之懸其首於東郭樹而去 詔其子襲指揮同知

都督馮禎

馮禎舒城人由旗軍累功至都指揮僉事充參將分守寧夏西路寘鐇之變禎及協守孫隆等馳奏告變寧平陞署都指揮同知正德七年巨[illegible]賊劉六等流劫伊洛間禎奉命復至河間急與賊遇督所部鏖戰下令毋馘首級毋食所遺輜重追奔數十里斬獲數百人論功陞都督僉事北至河南而賊復有西平之敗由上蔡商水道去巡撫鄧璋等狃于一勝過汝寧朝王宴飲連日賊得稍集散亡勢復猖獗攻鄢陵西華長葛新鄭等縣所過殘害遂至河南府圍城三日諸軍始追及之無復部伍賊乘我軍饑疲率衆迎戰禎及副總兵時源參將神周方列陣而參將

姚信所部京軍馳援禎前與賊交鋒竟失利先遁我軍隊亂賊麾衆驟至禎下馬步戰手刃數十賊死焉事聞贈洛南伯諡襄愍賜祭葬子大金襲陞都督僉事後每歲當禎死日其地遂風霾大作洛人乃往伊府奏聞勅立祠洛濱于死之日祭之、

參將陳乾

陳乾正德七年兀良哈寇馬蘭谷乾率兵力戰死之、

千戶呂[illegible]

呂忠字守誠世襲海寧所副千戶正德八年姚源賊亂流劫浙東諸邑當道檄忠率兵勦捕忠聞令拜辭其母顧謂妻鄭曰吾母在汝宜謹事之爲臣死忠吾不暇內顧矣行至開化守華埠賊衆突至部卒勸曰賊勢甚盛可避之忠怒提刀斫其背曰朝廷養兵百餘年一旦忍怠之耶於是直前擣賊射殺數十人孤軍無援被賊攢刺墜馬死衆遂潰亂有騎兵林文貴者厲聲大呼曰不可負主獨挺長鎗刺殺賊擁衆擒之逼使降文貴怒罵曰我朝廷命官豈從爾賊賊縛貴于樹罵不絕口剖腹刳心而死事聞陞忠官一級文貴事見許杞山死事傳、

遊擊芮寧

芮寧正德間以遊擊將軍守肅州十一年土魯番入犯寧禦之戰沒、

本朝忠義錄卷之十

賈勇陷敵下

本朝生氣錄卷之十

婺州徐與參原性父　輯

賈勇陷敵下

指揮薛朝佩

薛朝佩潞州衛指揮嘉靖六年青羊山土賊陳卿倚險爲兹日久勢猖朝佩率兵征勦自晨至午斬獲甚多賊走三角山復突至賊營連射殺十三名賊分路衝擊後陣官兵潰散遂遇害

參將魏祥

魏祥嘉靖十八年虜入寇榆林大栢古北口祥出禦死之

把總高尚鈞

高尚鈞嘉靖二十一年虜以數騎漢服叩關詐稱爲大同鎮奉公役至者闕人啓扉千數奄至尚鈞中流矢死

參將　世忠附部將張宣[illegible]

張世忠字顯甫其先月縣人祖俊山臨洮鎮撫調衛山海三傳世忠生而神爽志向不凡通兵

法而兼文藝嘉靖丙戌中會試武舉贊畫軍機
於薊戊子襲祖職加武舉二級授署指揮僉事
撫臣薦管衛印薦授提調石門進守備黃花鎮
革中璫歛役諸弊進署都指揮右參將分守大
同中路尋調應援宣寧斬獲虜級二十九顆馬
駝牛羊八百有奇夷器二千五百餘陞實級賚
金幣續給誥命非斬獲捷奏大臣奏保因邊事
回籍尋旋以西寇棘兵部請授偏頭參將虜
寇太原世忠所部軍士先期遷策應止存千餘
[illegible]
[illegible]之與參將[illegible]
寧武關合營追賊歃血誓相救援乃結隊自保
林西行追至忻縣六夫村西遇虜衆督率力戰
虜見其軍士壯戰又力呼騎三千餘合圍四將
縮閉營壁忠督戰益力賊亦着會火藥已盡世
忠憤呼曰我軍被圍諸將背盟竟不相援國寇
天刑寧汝逭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巳
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救戰力竭遂躍我
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副將張宣臣痛世忠
死亦力戰死事聞　詔贈世忠右都督諡忠愍
十八十金宣臣四十金勅立祠祀之

參將張鳳

張鳳嘉靖二十二年虜犯鵓鴿谷鳳率其屬殊
死戰挺身陷陣中流矢死

指揮同知周于　丁璋

周于丁璋真定衛指揮同知嘉靖二十二年以
禦虜死　詔建二忠祠于山西祀之

指揮江瀚　董暘

[illegible]
暘死宣府滴水崖瀚與暘率兵禦之戰死　詔
優恤其家仍爲祠祀之

備禦張景福　副百戶戚榮　李松

張景福任宣府備禦虜寇宣塞景福與百戶戚
榮李松力戰死之事聞　詔給其營埜銀命有
司查議卹典

總兵林椿

林椿字永年大同衛人襲指揮僉事尋擢把總

統部衆遏敵斬獲賊首陞指揮使陞右衛城守
備甫歲值大廟灣之變身被重創不克視事乃
乞休尋愈守備朔州時虜衆南下岢嵐保德裏
劇邪乃特遷改其任至則極力經營百廢具修
肅然壯丁邊騎偵夜分宴坐吏人懷金投帳下
無語而出倏遽格之入叱令持去旦日集諸吏
白其事且誓之曰為官暮夜受金為貪耳且與
爾為軍帥貧且奈何哉由是無不感泣二十三
年拜協守大同副總兵年纔三十餘壯懷忠志
[illegible]
[illegible]
歎曰人臣懷仁義以事其君豈容旦夕忘此與
人接談必以捐軀殉國自許臨事戒懼每用占
卜尤精靈棋經稽驗不爽嘗修塞垣與士卒同
苦丁卯秋提兵右衛夢與賊戰叱咤之聲雖寐
猶壯烈每提兵出必拜別老母若永訣意卒之
前日虜勢劇寇邊猶衷甲將躍馬重與母氏叩
首不覺泣下戀戀然意屬後事於子觀者駭異
率寡弱至桃坡墩猝與賊遇自巳至申鏖戰虜
勢小邪乃傳聞張總兵官雅所不虞頓足大罵
誓不與賊俱生轉戰而西維時賊衆併力圍集
重圍夾門矢盡勢孤遂爲流矢額傷胆氣微幾
絕而目尚瞋裂齒尚咋切兵潰賊令徐成攝襲
猶交相駭愕而不敢近者久之贈都督謚忠勇

總兵張達

張達涼州人起什伍歷官總兵鎮守大同嘉靖
二十九年虜酋俺答率衆數萬入大同塞計伏
精銳谿谷中而以羸騎百餘誘我軍偵卒信之
[illegible]
走白達達素以果敢名徵兵未集遽率麾下卒
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集刃死事聞贈左
都督謚忠剛

指揮王恭

王恭任中軍指揮嘉靖三十一年虜衆萬餘騎
入寨抵懷仁大掠居民總兵徐仁等各擁兵觀
望不爲進剿獨恭率所部禦之戰于管家堡力
死之巡按御史李逢時奏恭素著苦節臨難
錄祀贈卹以勵其忠　上特命贈都督

僉事任一子正千戶祠祀恤典禮部題行

指揮姚天漠

姚天漠遼東前屯衛指揮、虜酋把都兒辛愛入犯前屯大河口天漠力戰潰圍不克死之

指揮劉欽

劉欽官指揮從總督蘇祈出塞擊虜、虜酋俺答會衆逆我師殺欽等七人事聞　詔令優恤其家以爲死事者勸

指揮王相 附指揮張永百戶程克政胡鎮

[illegible]

我兵敗鄭相統所部兵四百人赴敵與虜遇于寺兒山大戰移時殺傷略相當虜舍去相會首被重創移營沙河驛千戶葉廷瑞諷國練卒百餘佐之相奬於欲復戰或曰虜克斥如此爾以寡弱當之戰必無幸相曰吾家世爲將惟有此一腔血報國恩耳且虜驕而無律雖衆不足憚明日虜驅掠人畜欲歸相疾趨出其前邀戰于鎮黎山虜悉衆來相帥麾下殊死鬬身被十餘創指揮張永百戶程克政胡鎮及麾下士死者無慮三百人事聞　上嘉相忠勇特賜祭葬贈都督同知廕子正千戶

參將史略

史略任大同參將嘉靖三十二年虜入大同口略出禦死之

左都督李淶 附子松

李淶鎮守山西虜入寇、撫臣趙時春檄將士禦之代州斬虜若干級淶乘勝入[illegible]伏中與其子[illegible]

[illegible]

參將趙傾葵

趙傾葵守蘄鎮虜犯馬蘭峪、傾葵等禦之敗歿贈都督同知謚忠壯

副總兵郭都　李梅

郭都李梅任副總兵都守宣府梅守延綏虜酋寇塞都梅俱以力戰死之事聞　僉卹與如例立祠致祭都謚忠壯梅謚忠愍

百戶陳表

陶長昌國百戶也嘉靖癸丑倭寇入城表曰吾
力無如之何有死而已但所攝印多我死置印
何地耶遂送母出城納印於千戶金鏊出門追
賊奮鬬而死

武舉火德光

火德光觀海衛指揮次子也中浙江武舉率海
舟與倭戰賊灼火毬拋德光舟德光赧手接之
還投賊舟賊衆殲焉人皆異之由是屢立奇功
督不與賊俱生賊屯普陀山率衆直擣賊營力
屆爲賊支解投海中

千戶宋應瀾

宋應瀾字汝觀寧波衛百戶中嘉靖庚戌武舉
授正千戶掌印事執法不撓因毎得下考督撫
王忬獨奇之命取兵船于閩應期而至忬益委
以兵寄客兵獷悍難馭應瀾毎約巳啓犒而厲
以軍法無不戢心聽命癸丑隸參將盧鏜爲先
鋒戰上海史家浜追賊至海寧二十里亭復從
戰平湖戰白沙灣戰金山皆有功其戰史家浜
也兵北賊追幾及應瀾悉反弓發二矢皆中賊
項貫其額親兵復飛鎗殺四人因廻戈大破之
應瀾用是燎戰必身先士卒竟以疲兵猝與賊
遇于海鹽之孟家堰不支而死死時猶飛刀殺
一賊乃絕事聞廕其子襲千戶仍建祠祀之

百戶葉紳　千戶韓綱

葉紳字朝佩寧波衛百戶少不羈習手搏善雙
刀嘉靖乙卯倭寇五十餘人流入橫石橋紳偕
千戶劉英領兵策應至七里店紳奮雙刀躍馬
奪橋獨進應者不繼進爲所殺後二日賊西流
至樟村千戶韓綱復領兵防送猝與賊交從兵
皆散走綱挺身獨戰死之

都指揮劉隆 附尹千戶

劉隆字大昌定海衛指揮使以強幹屢協總諸
衛備倭時海上寇起隆挺舟師薄之而我舟忽
膠隆腹中一矢益奮怒鏖戰賊少却遂揮諸舟
競進卒破賊俘四十餘人斬首百餘級嘉靖壬
子遷把總嘉興就舟師備乍澉二浦當松江七

圍賊歸隆扼之焚沉賊舟俘斬首虜二百餘後
會破史家浜賊隆又扼之沉賊舟澉浦外洋一
日追賊向暮黃霧四塞隆以孤舟在賊圍中遠
曉從兵皆懼隆大喊作氣手斃一地雷衝數十
舟復殲二舟俘斬復二百餘陞署都指揮僉事
守備溫處乙卯倭寇數百將薄瑞安隆整兵遠
出欲折其鋒偏將尹千戶請旋師避之隆不聽
徑往邀之殺十餘賊賊遁去廻軍至田間有數
賊伏莽中突起擊隆隆不及應遂及尹千戶俱
歿事聞贈都指揮仍與世襲

指揮使劉玢

劉玢字大光寧波衛世指揮使歷陞福建備倭
嘉靖丙午福清倭賊登岸盤據海口鎮官兵屢
挫玢領兵夜襲其巢賊遂奔潰由古田寧德望
海而遁玢即提兵由捷徑宵行趨寧德石壁嶺
要賊邀路比至嶺隘倉卒布列未整而賊已至
部伍散亂止家兵數人在側玢顧懷印者曰亟
去爲我保此印歸朝廷吾世受國恩死矣玢即
挺身執鐵鈀格殺二賊力盡無援賊衆擁至幾
於賊刃所揮鐵鈀尚堅執不釋其勇烈如此御
史吉澄上於朝立廟祀之

百戶秦彪 附弟漢

秦彪爵谿所百戶倭賊登赤坎攻遊仙寨甚急
彪曰遊仙與爵谿唇齒無遊仙是無爵谿也先
人遺我汗馬勳不克戰而死何以見于地下乎
乃日與弟漢疾馳赴鬭力不能支遂俱死

指揮武尚文 附縣丞宋鰲

武尚文官指揮倭入上海知縣喻顯科棄城逃
尚文與縣丞宋鰲戰縣街中不勝死之

都指揮周覿 附指揮李元律 千戶薛綱 宋應漸等

周覿官都指揮嘉靖三十三年倭寇自海鹽趨
嘉興戰于孟家堰覿與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
宋應漸等俱死之

千戶洪倓 附千戶文昌齡 王烈

洪倓通州千戶倭寇通州倓等合戰城內外兵
無繼應者倓等孤軍敗與千戶文昌齡王烈皆

[illegible]指揮同知子孫陞襲、

指揮劉勇 附千戶孫升 胡應琪 鎮撫李繼暹 義勇官徐恭

劉勇以指揮率山東兵追擊倭、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我兵大潰、勇與千戶孫升胡應琪鎮撫李繼暹義勇官徐恭俱死之　命各陞襲[illegible]級、有司立祠如例、

都指揮夏光

夏光官都指揮、倭寇由吳江轉掠嘉興、光督兵禦之背王江涇而陣、賊衆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光急入舟中、旋溺死、

指揮鮑東萊

鮑東萊任城衛指揮、善騎射、膂力過人、征倭賊於松江、每出陣、建一白旗、所向無敵、賊望見旗潰、後建紅旗、與賊戰于上海、深入水曲、賊環擊之、東萊與參將尚允紹躍馬大呼、期以死報國、敢有後者手刃之、役殺數十人、矢盡遇害、事聞、贈都指揮、立廟戰所、

遊擊倪祿 附指揮齊天祚 張光祚 千戶魯思亮 鄧于蕃 張珊

倪祿以遊擊將軍守興化、倭寇至、祿與指揮齊天祚張光祚千戶魯思亮鄧于蕃張珊同戰歿于陣、　詔各陞其子二級、

都督岳懋

岳懋以總兵鎮守大同、虜衆數萬犯塞、懋出禦、力屈而死、全師覆沒、　詔贈少師左都督、謚壯愍、蔭子、立祠祀之、

都督殷尚賢 附遊擊閻懋官

殷尚賢世襲天津左衛指揮僉事、壬寅春守禦[illegible]駐瀋陽、陞山西都司僉書、己酉秋充遊擊將軍、督軍駐延安、內盜外訌、四野洶洶、遊擊為一時創設、兵皆市人、不習練、尚賢受命、厲志忠武、身先士卒、嚴刁斗、多間諜、以哨虜情、而參以遁甲孤虛諸法、用能屢殲黠虜、奏凱延下、於是諸鎮之兵、延安稱强焉、時　天子加意邊圉、廣求將材以備折衝之用、尚賢威名日盛、本兵屢推轂、壬子夏、擢山西太原左參將、是秋分守大同東

路路當虜衝而鐵嶺門等口尤極邊隘虜騎時
出沒屢挫敵鋒斬獲無算時巡撫國柱劇急甚
尚賢督率前軍衝之圍遂解虜儕指衍之功聞
上嘉賞有加甲寅充分守遼陽副總兵尋陞都
督僉事總兵官鎮守遼陽掛征虜大將軍印賜
畢書龍諭衛至尚賢尤感恩圖奮訓練六軍修
繕鞍坐中嚴號令由是軍威大振犬羊懷畏居
遼陽二月降者數百人聞有犯而侵境輒剿截
沁磧無敢牧馬捷書連奏諸鎮聞風[illegible]奮而尚
[illegible]
賢矢志荅[illegible]兵丙辰冬[illegible]至士伍不
敗行列尚賢闖之躍馬而出血戰移日力衛
竭與裨將關懋官同遇害贈少保左都督特
榮祿大夫諡忠勇仍廕一子世襲指揮
禮工二部祭葬如例立祠以旌忠烈

參將丁碧

丁碧以參將守山西時虜大舉入犯碧力戰死
贈都督同知諡節愍

指揮閻洛

閻洛官指揮倭掠舟山遇屯謝浦洛禦之不克
而死

千戶丘珍　楊一茂

丘珍楊一茂世襲平海衛千戶倭犯興化珍一
茂與戰死之　詔陞其子襲職二級立祠有司
致祭

指揮童乾震

童乾震世泉州衛指揮倭犯清海口乾震直奔
其壘斬賊十餘[illegible]被[illegible]立祠[illegible]
[illegible]

守備劉隆　附千戶劉綱　百戶[illegible]

劉隆官守備倭犯平陽總督胡宗憲遣隆率兵
禦之遇賊千三港敗績隆及千戶劉綱百戶張
澄俱死之

參將尚允紹

尚允紹分守松江倭寇彭場裴敗官軍允紹等
死之

遊擊周藩

周藩官遊擊將軍、倭寇犯關港周浦等處、分掠泗涇北幹山、藩引兵追擊賊、覺潰敗、斬死、

遊擊張紘

張紘、以遊擊將軍守宣府、嘉靖三十五年、虜寇宣府、紘禦戰死、軍盡沒、　詔贈都督同知、諡忠壯、

遊擊宗禮　附　侯槐　何衡　霍貫道

宗禮、字周道、其先常熟人、國初祖從軍北征、隸於燕、禮中嘉靖己丑武舉、由祖職加二級、署指揮僉事、屢本衛軍政、大寧都司[illegible]兵[illegible]神機營佐擊、歲積勞勩、因以佐擊奉　命禦倭於浙、即日兼程、行至新場、百里皆賊藪、敵奮兵挑戰、先後被創、堅守不敢出、又敗賊於新城堡、乘勝攻破新場、賊大慟、斂星奔新場遁去、旋奪回被虜婦女六百餘口、而新場諸穴悉平、前是以南人柔脆不任戰、倭益張、禮屢剉之、聞者相顧愕眙、以為神、四月、總督吳宗憲檄禮隨賊所向追剿之、進有吳江嘉興之勝、十九日、兵至崇德縣、探倭至皁林、勢且犯杭、禮率兵遄往皁林進西石橋止營禦之、三十日、倭萬餘夾河來戰、禮統兵不滿九百人、自寅至辰、所殺傷多、賊敗去、頃之復來戰、自辰至巳、又自午至申、賊番休來攻、三戰三北、死傷無算、軍大振、會石橋前鋒中賊砲、橋失守、禮被重傷、猶裹創奮臂戰、徒以九百當萬人、衆寡不敵、兼盡日乏食、軍無後救者、禮力竭、大呼、領撫侯槐、何衡、義官霍貫道等力戰、俱陷陣死、事聞、　詔贈都督同知、[illegible]忠祠於皁林、有司以時享焉、槐衡各晉二級、貫道贈光祿寺丞、任一子知印出身、

指揮馬呈圖

馬呈圖、海寧衛指揮、倭犯海鹽新塘、嘴呈圖隨統本衛驍軍李咬住等、協同把總王應麟奮勇攻擊、生擒真倭二十四名、次年四月、倭首八大王等自靑村登岸、流突金山白沙灣、向南劫殺、所犯官軍、俱經摧敗、呈圖提兵出城、與賊鏖戰、

守溢呈圖，並入賊、鬬身、被三十餘創，死，後今立
英烈祠、

指揮采煉

采煉海寧衛指揮、嘉靖間倭寇海鹽，馬呈圖先
馳、煉往策應兵潰，煉奮不顧身，血戰而死，今祀
英烈祠

指揮姚弘

姚弘海寧衛指揮僉事、倭寇侵境督軍防剿，屢
獲戰功，後復與賊遇，殺賊四十餘，賊潰奔、弘奮
勇殺入賊巢被賊圍死[illegible]

指揮徐行健　附指揮程祿百戶方存仁

徐行健官衛指揮、倭寇薄海鹽，行健與指揮程
祿百戶方存仁等、逆戰死之，事聞，贈行健指揮
使，任一子百戶，祿存仁各贈有差、

副總兵蔣承勛

蔣承勛以副總兵守永平、嘉靖三十六年、虜打
來孫等、擁衆十餘萬，掠永平諸邑、承勛率衆禦
之敗死、　詔贈都督、任一子正千戶、

副總兵陳鳳

陳鳳鎮守延綏副總兵、虜入犯、始與戰紫荊關
繼戰浮圖、俱捷、後遇虜常樂堡，與其犬子守義
逆之，衆寡不敵、死於陣、守義亦被創、巡撫石永
以聞　上嘉其父子忠勇，賜鳳祭葬，贈左都督、
立廟榆林壯其長子世襲三級，守義進都督僉
事、

都指揮沃田　附把總丘君寵

沃田任都指揮、倭犯天田，與把總丘君寵[illegible]
[illegible]死、

千戶魏岳　高洪

魏岳高洪係蓬州千戶所千戶，嘉靖三十七年
倭犯潮州之鮀浦，攻蓬州所，岳洪俱戰死，執縣
令，劫庫獄、

守備王址

王址建撫守備、嘉靖三十八年、廣寇犯新城、址
力戰死，事聞、　詔贈官廕子，立祠死所，有司歲
時祀之、

百戶許勇

許勇歸德衛百戶征倭至泗州義井山力戰死之事聞詔陞其子千戶世襲

千戶蔡啟元

蔡啟元以良家子勤王擊倭奴累戰功授千夫長嘉靖三十八年我兵當賊于奉化之江口橋行列已定鼓而向賊隊士俱錯愕不前啟元獨奮怒裂眦罵不休徑匹馬縱橫而前與賊遍賊駭或走或伏啟元手格殺數人會天新雨馬行

潦濘中不得出力盡矢竭左右皆散去僅弟昆元與二三家僮不去啟元怒益甚瞋目揮劍罵賊曰吾不啖汝肉非夫也獨姝死戰良久賊乘間涉河繞其背刺之死臨時猶怒立馬上不墜人共壯之軍門命有司具棺斂給貲歸其喪并恤其家

叅將丘陞

丘陞任揚州叅將倭寇突犯揚州陞併力禦之戰于鄭家庄賊敗走仲家園復追至鍋國陞輕

騎先追賊覘無後繼盡銳來衛陞馬蹶被殺督臣胡宗憲以聞詔贈都督同知廕一子世襲

副總兵黑春 附把總田耕

黑春任副總兵嘉靖三十九年虜寇遼東攻鳳凰城不克轉掠湯站堡春引兵逆戰虜佯敗走春乘勝追擊陷虜伏中虜知其驍將圍之數重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二日夜死之贈都督同知謚忠勇

指揮王應鵬 附百戶陳策

王應鵬吉安所指揮僉事嘉靖辛酉嶺南賊起掠泰和鵬與萬戶陳策領兵禦賊右哨稍却鵬策戰死事聞立祠祀之加陞鵬于指揮同知策無嗣

千戶唐鼎

唐鼎江西永新守禦所千戶為人篤慎嘉靖辛酉嶺南盜起巡守檄鼎從征至泰和冠朝里力戰矢盡為賊所害巡按御史奏聞贈官陞廕二級立廟死所祀之

都督楊照

楊照山東人、嘉靖間鎮守遼東、以智勇廉潔、虜不敢犯、後爲遼儲郎所傾、奪官、上用撫臣吉澄薦、命爲大將、照涅盡心報國四字於背、誓以死報。四十二年、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遊擊線補袞馳至追虜、以照屍還山東、巡按黃襄以事聞、上曰、照奮勇殺賊、捐軀可憫、贈少保左都督、立祠賜謚、

守備賀鐸 附指揮蔡允元

賀鐸任廣東守備、嘉靖四十三年廣[illegible]山賊馬五等流刼乳源江灣諸處、鐸與指揮蔡允元督兵追戰、被執、罵賊而死、提督侍郎吳桂芳以聞、詔贈鐸都指揮使、襲陞其子二級、贈允元指揮使、廕子鎮撫司、仍各建祠死所旌之、

指揮孫願

孫願爲薊遼總督楊選部領、虜掠通州、選命願與胡鎮等、分兵逐剿、鎮等饑罷之餘、不能自振、願遇虜斬馘數級、乘勝逐北、身被六鎗、裂血力戰、

梟首虜三百餘級、願獨當一面、陷陣死之、

都指揮梁平 附祁謀

梁平爲山西神將、嘉靖四十四年、虜犯山西、平與祁謀等戰、死于陣、

參將崔世榮

崔世榮大同參將、嘉靖四十六年、虜犯大同、威遠諸處、世榮力戰死之、

參將吳昂

吳昂官參將、虜犯墻子嶺、昂率家丁追戰敗歿、[illegible]命給棺具以[illegible]

都督僉事

都督王治道 附參將郎得功

王治道隆慶間鎮守薊鎮總兵官、四年、虜酋黃台吉卜言兀等、犯錦州大勝堡、治道聞警、率所部四千人赴援、巡撫都御史李秋適行部義州、虜猝至、遣人馳告治道、治道即自山海關兼程馳歸、會秋于錦州、請出戰、秋曰、千里趨利、兵家所忌、將軍其少休、質明、錦義參將郎得功至、因

治道責其擁卒不戰、得功慚憤、挾槊上馬逐虜、治道繼之、一軍不知所之、獨十餘騎從虜、伴敗至流水堡、伏起、兩將皆陷、殊死戰、後軍不繼、矢且盡、得功聞砲聲曰、大軍至不遠、可潰圍出、乃令一騎前、治道次之、得功殿、出圍數重、前馬亦蹶、得功下馬挾治道、虜追射之、兩將俱死、贈少保、謚忠愍、

遊擊龔子敬

龔子敬官寧夏遊擊、萬曆二十年、哱承恩叛、約[illegible]
[illegible]定邊
總督魏學曾令子敬提苗兵八百、堵沙湃口扼虜、爲虜酋打正圍十餘匝、大潰、子敬陣沒、

遊擊史儒

史儒以遊擊守遼鎮、萬曆二十年、倭掠朝鮮、王請援亟、朝廷先發儒等、以偏師防義州、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入淖、不可止、爲倭擊盡殪、儒死之、

指揮李有昇

李有昇從總兵李如松援朝鮮、如松引家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如松督將士殊死戰、一金甲倭前搏如松急、有昇以死護、刃數倭、竟中鉤墮、爲倭支解、

指揮王之翰

王之翰四川都指揮、萬曆二十二年、播酋楊應龍反、巡撫王繼光進勦、令之翰軍川北、與曹希彬、郭成三道並進、前指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納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萬夯齊發、之[illegible]
擒斬[illegible]軍[illegible]死之

都指揮王芬

王芬從總兵劉綎進攻楊應龍、應龍身率各苗决死戰、芬中流矢死、

遊擊張良賢

張良賢貴州遊擊、進勦楊應龍、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應龍督兵圍綦江城、良賢赴敵死、

遊擊房嘉寵

房嘉寵守綦江、楊應龍督苗兵圍城數匝、嘉寵

誤焚火礮，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率師
巷戰，獨兵爭諜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赴敵死

指揮楊國柱 附指揮李廷棟

楊國柱任貴州都司，巡撫江東之令國柱與指
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楊應龍，應龍遣子朝
棟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佯走，天
邦因誘罷我師殲之，國柱罵賊不屈，竟脅跪斬，
國棟亦被殺

遊擊盧得功

征倭，倭退泗州老營，鏖戰，得功歿于陣

左都督李如松

李如松鐵嶺衛人，寧遠伯成梁長子，以世將有
威勇名，歷官都督，萬曆壬辰，哱承恩反寧夏，以
如松督陝西討逆軍務，由宣大濟師，卒殲哱賊，
尋以倭酋平秀吉犯朝鮮，移師往援，時本兵石
星惑沈惟敬言，行間縻倭，如松力主速戰，誓師
渡江，直抵平壤，奮勇登，斬獲千級，倭氣奪宵遁，

復朝鮮四道，稱從來戰功第一，戊戌，虜入寇，力
戰歿于陣，詔贈寧遠伯，謚忠烈

鄧子龍

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然恃氣與文臣不相
下，每為言者所抑，不竟其用，萬曆二十六年，以
副總兵征倭，死于陣

都督張承胤

張承胤榆林衛人，素負驍勇，鎮守遼東總兵官，
萬曆戊午，奴兒哈赤攻陷撫順，承胤馳援死之，

左都督劉綎

劉綎字元輔，南昌衛世指揮，父顯四川總兵，破
倭征蠻有功，稱名將，綎襲父職，萬曆壬午，雲南
岳鳳反，督撫調綎率兵討之，擒鳳父子以獻，威
名日震，壬辰倭酋平秀吉之亂，綎奉調入朝鮮，
有克捷功，留鎮王京，會播酋楊應龍反，移綎征
之，應龍素憚綎，悉忠銳戰于九盤子，綎大殲其
衆，賊氣奪，卒至于敗，事平，陞左都督，戊申起四

川總兵以爭禮被劾歸戊午奴兒哈赤叛　詔
起綎掛征虜大將軍印率土漢川兵應援綎洽
途自裂裘襬不費公家行伍肅禀軍令秋毫無
犯者八月綎部署兵丁出山海關二子佶佐及
守備劉招孫等隨行至遼經略楊鎬令綎分管
寬奠統領朝鮮兵一萬并南浙兵六千己未二
月鎬議三路出師以寬奠爲一路領衆四萬從
凉馬佃出邊是夜凉馬佃五星鬭于東方尋克
牛毛寨壬午督諸軍進發將次深河與賊遇大
戰斬獲無數連克董古火狐狸等寨奴酋[illegible]
邀西虜相援連夜將其精銳七萬伏于東山丁
亥綎出寨三百餘里大兵屯大葫蘆寨堅壁列
營不動奴酋設計誘之以杜松陣亡衣甲器械
俾浙降人詐爲松材官持號矢入綎營告急會
師擊虜綎遂拔寨而東至狠山山勢險峽忽兩
山伏起矢下如雨副將江萬化等皆戰沒綎見
前軍不利督兵進戰急取飛刀左右衝突殺死
賊將數員朝鮮左右兩營齊奮殺賊賊繞出其
後四面夾攻衝擊前陣圍之數重猶鏖戰不已
自巳至酉內外斷絕馬軍陷潰綎面中一刀胸
中一矢力不能支遂遇害事聞舉朝慟傷凡孤
卿九列共爲文立壇祭之　詔贈少保蔭壁三
級蔭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祠名表忠
加祭塟

都督同知杜松

杜松字叔茂榆林衛人以世職歷官都督同知
素饒膽略所至以廉著聲性剛決部下有過輙
戮之人憚其嚴無敢犯者嘗鎮遼每歲出塞擣
巢虜酋畏懾稱曰太師而不名後以殺降爲巡
按熊廷弼論罷萬曆戊午奴兒哈赤反廷臣以
宿將薦充總兵官往援破私家募死士二千人
亟馳勤王先諸將出關師出潞河人聚觀如堵
松裸示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
貪財懼死耳衆見其刀箭瘢如小兒疹痘十朝
時間有紅處乃良肉也觀者無不嗟嘆己未二
月經略楊鎬誓師瀋陽爲一路令松率所部官

兵二萬五千人從撫順關出松素[illegible]易視
奴酋嘗擄扭械物言曰我必生致之勿令諸將
分功也嚴裝出撫順關進至渾河渾河虜窮險
處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日東渡松怒曰義旗東
指孰敢顧行乘勝而前何期之有遣人視河水
不及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十松大喜謂天人
俱助且恥乘舟將裸形策馬諸將請褁甲松大
笑曰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東髮從戎不知
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是相苦耶怒叱趣進
兵皆[illegible]衣而[illegible]水[illegible]
背遂畢塡渾河中河水爲之不流及河平而後
松得渡諸軍渡十之七奴使人決上流師衝爲
兩沒于河者幾千人松與賊遇焚克二寨乘勝
直抵三道關山勢崎嶇伏兵突起松督兵奮戰
數十合自午至酉方圖據山頭以高臨下衝殺
賊從山滿渾河兩旁樹林復起伏兵四圍對壘
鏖戰良久會日暮黑霧障天彼此混殺前後隔
斷不通賊萬炬忽明火光下斫暗中人松奮戰

[illegible]力窮矢[illegible]虜[illegible]中誠松爭射之斃其[illegible]
立盡陣亡官兵八[illegible]按初鎬蒞出師松謂兵尚未
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不聽松猶
請發家丁授捕當事奏緩其師李如柏偵知要于
鎬而脅之若如柏與松素不相下及誓師謬與
約云昔今欲以首功讓汝松遂躍躍旗鼓獨當
撫順之衝臨期乃使人謬傳云李將軍自清河
進兵奴酋已就縛矣松不甘首功讓人因奮不
顧身而如柏布置奸人爲松鄉導誘其暗入中
[illegible]
伏楊鎬竟歸罪于松之貪功輕進云天啓元年
詔贈少保左都督襲陞三級錄其子本衛世正
千戶立祠加祭葬予謚

副總兵江萬化　贈都督同知　襲陞三級

江萬化原任副總兵奴酋犯順以原官起從劉
綎出師屢戰多斬獲乘勝至狼山伏起戰死

都指揮祖天定

祖天定以都指揮署寬奠遊擊事從劉綎出師
爲前鋒迎戰俘斬頗多以中伏死

都指揮喬一

喬一琦以都指揮管鎮江遊擊事、劉綎出師、署爲前鋒、先發直抵奴寨一百二十里、有精兵五百餘騎、對山誘戰、奮擊殺傷數多、深入中伏、歿于陣、　贈都督、從祠附祭、

守備劉招孫

劉招孫總兵綎義子也、梟健絕人、從綎援遼、爲前鋒、連戰屢捷、深入賊境、伏起、綎被圍數重、招孫出入死鬭、萬夫莫當、格殺數十賊、賊衆爭前殺之、支解其屍、　贈都督、從祠附祭、

總兵王宣

王宣鎮守保定、奴兒哈赤反、調赴援遼、從杜松出師、爲左翼、松藐敵輕進、宣輒力阻、不聽、竟中伏戰死、　贈少保、賜諡立祠、

總兵趙夢麟 附參將柴國棟　張大紀　遊擊王浩　楊欽　汪海　楊汝達

趙夢麟以原任總兵起援遼、從杜松出師、爲右翼、師抵三道關、伏起軍覆、與參將柴國棟・張大紀、遊擊王浩・楊欽・汪海・撫順遊擊楊汝達同沒

夢麟贈二級、襲陞二級、從祠附祭、

總兵馬林

馬林遼東總兵、從楊鎬出師、進勦奴酋、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三道關、遇賊乘勝來攻、敗績死之、　贈二級、襲陞二級、從祠附祭、

總兵尤世功

尤世功以總兵守瀋陽、辛酉奴酋來攻城、賀世賢幸其獨西奔、世功死焉、　詔贈少保左都督、襲陞三級、蔭一子本衛世指揮僉事、賜諡立祠加祭營塋、

總兵陳策

陳策領川浙兵援遼、辛酉奴酋攻瀋陽、賀世賢叛、爲奴內應、衝殺川兵、川兵不意其爲寇也、遂大亂、奴騎乘而麾之、兵多死水中、浙兵結陣來援、爲奴所圍、奴以瀋之大砲擊之、遂潰、策力不支死、　詔贈少保左都督、廕子世指揮僉事、賜諡立祠予祭塋、

參將周敦吉　張名世 附吳文傑

周敦吉督川兵、張名世督浙兵、同援遼、抵遼陽、圍急、諸將多觀望不敢進、敦吉欲直前薄賊、謂與瀋陽兵內外交擊、可以成功、率士卒踴躍爭先、阻之不聽、及聞瀋陽陷、益憤激、謂諸將曰、我輩不能殺賊救瀋、在此三年何為、遂渡河、名世前進、營陣未列、虜以鐵騎掩擊之、諸將益奮勇衝殺、殲賊二三千人、賊卻而復前、如是者三、後虜益衆、諸將饑疲不支、遂潰、敦吉與名世父子及與文傑皆力戰死、 詔各贈官三級

土司秦邦屏

秦邦屏、石砫宣慰司良玉之弟也、奉調援遼、聞遼陽圍急、先諸將率兵渡河、遽為奴騎衝擊、力戰死、 詔贈都督僉事、蔭陞三級、從祠附祭、

副總兵戚金 附童仲揆

戚金與童仲揆率兵援遼、屯瀋陽、奴酋來攻城陷、仲揆已上馬欲出、金止之曰、公欲何往、語其屬曰、歸謝高公、吾二人得以死報矣、皆死之、
詔贈金都督僉事、仲揆都督同知、從祠附祭、高出監軍邢佐也

都指揮張神武

張神武、新建人、萬曆甲辰武舉第一、時詞臣吳道南、楊繼禮、典武闈、繼禮夜夢黑虎入宅、及明以告道南、夢亦如之、比讀神武卷、擊節稱異、遂以首舉、初授四川都指揮、以詿誤繫獄論死、奴酋犯順、部議帥兵援遼、部卒僅二佰四十餘人、南抵山海、而瀋陽已陷、督臣文球見其豪爽、自喜甚壯之、而易其兵少、神武獨慷慨請行、曰、我不殺奴、奴當殺我、耶遂兼程出關至廣寧、而遼陽復陷、撫臣薛國用愛其才、欲留為援、勁神武曰、我以援遼來、遼已陷矣、欲援者何用、國用曰、爾衆幾何、曰二百餘騎、國用曰、是足以救遼乎、曰、不能、救而遂罷援、欲援者何用、於是星夜渡河、東至首山、去遼城七十里、心知孤軍深入無復生理、猶引陣直前、殺入重圍中、賊衆始覺、會戰良久、殺傷賊衆百餘人、俄援道絕、一軍盡沒、監軍御史方震孺圖其衆、率諸道將出入拜之

[illegible]李聞、　詔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本衛世正千戶、

副總兵羅一貫 附陳尚仁 王崇信

羅一貫素號驍勇、撫臣王化貞令以副將守西平堡、奴兵四面攻城、一貫死守、用砲擊殺奴七千餘人、賊夜半布雲梯、竟不能取、李永芳使人持幟大呼曰、知守城羅將乃好男子、速降、當共享富貴、一貫于城上大罵曰、　朝廷何負逆賊、而反叛、不知羅一貫是義士、肯降爾奴賊乎、亦[illegible]樹幟拓之曰、賊速降免死、永芳四面夾攻、三進三却、城中火藥盡潰、遂自刎死、都司陳尚仁王崇信同死焉、城中兵悉屠于賊、　詔贈都督同知、襲陞三級、予諡祠祭云、

遊擊李正綱 附李春茂 孟友科 王率訓 韋明遇 佳應斗

李正綱天啓二年九月水西土司安邦彥叛、糾衆數萬、自龕安入寇、巡撫王三善遣正綱等援之、臨陣力戰、正綱虵矛所刺約有七十餘人、李春茂孟友科王率訓韋明遇佳應斗、皆手刃數賊、以後陣先潰、皆陷賊中、

都指揮徐文勛等

徐文勛等天啓二年、從總兵劉超征安邦彥、有陸廣之戰、暗渡大山、俘斬六千餘級、文勛與指揮韓時敏、遊擊戴恩、王之將、守備王戌名燦旺、千戶楊楚卿、都指揮明有義、平越百戶劉啓佑、皆遇于水而死、關西朱桂殺十賊而死、孟虎殺三賊而死、李登科出入陣中、尋主將而死、旗鼓苪崇阜持令、皆陣不敢見主帥而死、都指揮談[illegible]一兆守備任[illegible]等皆奮[illegible]賊而死

都指揮劉奇　王立勛

劉奇山西人、王立勛山東人、領兵援黔、壬戌從兵劉超記溪之戰、安邦彥潛度黃河、約有步騎三萬、旂統兵不滿五千、奇立勛遇賊奮勇砍殺、馳入萬騎之中、賊見辟易、馳馬遇塹而蹶、皆死于陣、

都督王守忠

王守忠以總兵官鎮守四川天啟辛酉催兵援遼藺酋奢崇明部將樊龍等乘機反叛殺撫臣徐可求并執守忠守忠義不就擒罵賊而死　詔贈

同時死事者　總兵黃守魁　參將萬金　坐營指揮王登爵等

總兵劉渠

劉渠守遼東屢立戰功天啟壬戌賊奴攻西平失利將欲回巢撫臣王化貞令渠帥兵襲之而以孫得功為先鋒臨陣得功忽分所部兵為二翼退後以譟渠先前戰得功率衆先奔渠兵亦皆奔潰渠力戰墜馬屬其家人以八旬老母為托遂死焉　詔贈都督同知

遊擊呂世舉

呂世舉以守備署鎮江遊擊天啟三年奴賊以五千騎圍奉狥作兵方開營就食世舉與家丁二人奮勇突擊射殺十餘賊矢盡鋤斷被賊叢射死裂其支體贈都督僉事

中軍丁文禮　附李國佐　韓世卿　劉秀

丁文禮為遼撫中軍時遼陽失陷守民多降虜者文禮偕呂世舉與義士崔天泰　作偽遊擊李尚浩擒殺偽中軍劉芳并所造誘民剃頭叛黨十餘及見人心不一遁居朝鮮後奴賊三百餘騎直犯林畔文禮與毛文龍等率官兵三十餘衝擊之殺死虜八十餘虜矢如雨文禮與號頭李國佐劉秀千總韓世卿皆力戰死　詔贈卹有差

總兵祁秉忠

祁秉忠守廣寧奴賊突犯河西秉忠扶疾力戰中箭死御史方震孺謂為死事第一　詔卹贈之

遊擊張盤　附朱國昌

張盤任遼東遊擊當遼土陷沒盤以孤軍據守金州旋為奴賊所攻以兵力單弱退守旅順計圖恢復先是[illegible]議挑截旅順北面引海水以自固因貲詘未舉時朱國昌駐師長行島曾有

功賊師三山島皆毛帥所分布爲聲援者有功
者異志不奉鎮撫之命約盤國昌破土典工及
二將至有功進約不赴而虜騎猝至重圍我師
盤力戰被執死焉國昌亦罵賊死旅順遂遭屠
戮有功潛匿毛帥獲之斬軍中以殉盤國昌俱
贈邺

總兵魯之甲　附李承先　錢應科

魯之甲任遼東前營副總兵奉總鎮馬世龍令
會參將李承先渡三岔河擊奴賊率兵徑至趙
[illegible]
州攻城賊覺傳烽伏兵四起即令旋師賊已追
逐至河承先手放數砲擊賊頗多陷泥淖中銃
死焉之甲與中軍錢應科皆墮水死　詔贈邺
有差

總兵魯欽

魯欽初以遼東總兵失事藏罪貴州立功嘗言
當以一死報國每戰則納刃于韡以期必勝丙
寅爲安邦彥所困部將勸其潰圍而出欽仰天
長歎曰吾無面目與人相見遂拔刃自刎死

遼左陣亡諸將

麻巖　贈都督同知襲陞三級
李　等二十員　贈都督僉事襲陞二級
黃𢧐　于守志　各復原職贈一級襲陞一級
鄒儲賢等三百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
襲陞一級
馬時楠　復原職贈二級
張奇策等三員　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
何懋官等四十三員　各襲陞一級
[illegible]
萬邦寧等四十九員　各量贈一級
朝鮮將官金應河等八十一員　移文破格從
厚贈邺

遼瀋陣亡諸將

楊宗業　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從祠附
祭
梁仲善　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從祠附祭
鄭起龍　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從祠附祭
郭有光　後原職陞三級襲陞三級

劉芳聲等五員　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襲陞三級

曹登衛等三十三員　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二級

張郢等九十二員　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襲陞一級

冉見龍　贈指揮使

李柯　彭卿　彭應勝　彭相屏　各贈千戶

土司彭象乾　贈都督僉事

彭京周　彭覲翔　彭天祜　各贈都司僉書

四川陣亾諸將

成都前衛指揮翟英冲堵賊鏖戰死于龍泉驛

成都後衛指揮韓應泰督兵援省遇敵戰死于草堂寺

建武衛指揮李世勳一聞城陷闔宅自焚

山河所鎮撫郁聯若與賊兵大戰于城西死

茂州衛百戶張羽領兵應援至郫縣遇敵交陣而亾

本朝生氣錄卷之十一

攖鱗懇諫

陳敬宗　魏卓
郎理　蕭儀
戴綸　鍾同
王淶　劉杖
陸震　何遵
林爴　余廷瓚
唐軾　孟陽
李希賢　詹寅
劉概　張英
王俊民　王恩
張深　臧應奎
仵瑜　余楨
裴紹宗　胡瓊
楊最　浦鋐
何光裕　周天佐
楊繼盛　郭希顏　補遺　厲目修

本朝忠義錄卷之十一

婺州徐與參原性父　揖

攖鱗懇諫

給事中陳敬宗

陳敬宗貴池人洪武乙丑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永樂初論時政爲陳夷齊推遜之心胡虜背服之機萬子正心之論謫鄞縣丞剛直愈厲未幾以極諫死祀府祠

御史魏卓

魏卓廣昌人洪武乙丑進士任監察御史[illegible]揚清廷臣所畏憚因言大事忤　旨廷刑　上曰御酒同飲飫鋒刃不肯饒卓應聲曰能爲忠臣死不怕帝心焦卒就戮

戶部主事郎理

郎理字子中吉安人任戶部主事山西大藏會赦免命理往征理反覆極諫　怒以所持杖擲之理弗爲動陳說益堅叱令棄市已而悔之特賜祭葬

吏部主事蕭儀

蕭儀字德容樂安人永樂十三年進士任吏部主事初與主事陳良建言謫戍當道疏云主事蕭儀陳良有人所不敢言而能言之今臣亦有人所不敢救而獨救之　詔還職又言罷營繕惜名器等事忤　旨下獄死

侍郎戴綸

戴綸高密人洪武間以儀智薦進階侍郎仁宗爲太子時好游獵綸以侍讀累諫不聽因具[illegible]太宗名[illegible]仁宗[illegible]口戴綸因出所奏　帝銜之及即位因詰其事綸卯抗聲辨論辭益激切　上怒被箠死

大理寺丞鍾同

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爲監察御史同當易儲時毎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同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因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綸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圜土莫敢收斂　裕陵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縣　裕陵又憐其以忠受禍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啓上疏請遺骸得出圜土歸葬時歿久矣血漬髀間泚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諡恭愍

御史王濬

王濬字文深商水人天順四年進士由平鄉知[illegible]御史[illegible]建言[illegible]杖下[illegible]

刑部主事劉校

劉校字宗夏郿城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迎其父就養至定州卒校聞訃奔抱屍慟絶已而少蘇視面目有塵垢遂以舌舐而拭之服闋復任歷刑部郎中値　武廟南狩廷臣諫止時刑曹疏爲校草校子元要年十一從旁竊視校戒此曰汝遽去非汝所知此延既同事或憂叵測校高誦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聞者屬自臨杖就死仰天大呼曰余無復恨惟不見老母耳必須顧元夔曰善繼我志善事祖母外無他語時元夔居傍哀泣夜張目叱曰爾從不解書讀事君能致其身也解否語訖而絕嘉靖初元追贈尚寶司卿錄其子入監

兵部員外陸震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從楓山先生學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砥勵舉正德戊辰進士授泰和令威德益著賑恤民艱邑遂稱治民戴之如父母[illegible]南京[illegible]司主事[illegible]江彬怙權伺察車駕多巡幸震抗陳仁義之疏幾獲重譴以大臣申救得免己卯春彬復誑上南巡 命下中外洶洶懼變莫測震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能言吾何以祿爲遂與同官黃鞏疏陳六事請斬江彬以謝天下彬銜之矯詔下錦衣獄逮繫月餘拳梏跪于庭五月三訊三杖死矣復甦語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竟以瘐故卒時霾霧四塞晝晦如夜木溢西海子玉河七鐵柱齊折如斬兪曰此乃天意示變也初震在獄時瘐病方劇慷慨賦詩有惟有梅花人夢香等句又與黃鞏講易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其從容就義如此 世宗即位首詔贈太常寺少卿遣使 諭祭廕其子髦仁爲通政司知事有司爲立專祠祀之名曰褒忠萬曆四年並祀本府三忠祠門人私謚忠定先生

工部主事何遵

何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弱冠貢適武城[illegible]滂母事遵感之歸告母曰見設爲滂大人能慨然爲滂母乎母笑而許之正德甲戌舉進士吏部尚書陸完器重之未幾嘗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負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繕主事時劉瑾江彬相繼用事彬慕 上遊幸邊花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侍彬爲內應比南巡 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郎中黃鞏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諫

曹稍稍遲之、 武宗震怒彬楊言翠且夕且死
填以脅衆遂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萬一宗
藩借口奉迎潜爲不軌則禍未降而禍已萌益
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遂慮衆爲彬所脅
又翠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
罷巡幸勿爲姦邪蠱惑翠等無罪願寛宥毋使
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乃四出機
穽下翠等於獄復嗾其黨劾之被 旨荷校暴
午門外五日杖五十、彬遣彬自請視杖杖者復
[illegible]賜爲輕重故杖視[illegible]人爲甚[illegible]
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僮
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
獨不念老親幼子邪翠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
見大人爲謝爲死况子尔令癈學足矣草章已
昔託鄉人太僕卿別金綸修陳沂後事語不及
亂是時子世守方數歲翠年三十四爾既卒南
巡議亦竟寢先是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
爲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

罪者鐸長號曰翠其死矣已而果然

評事林𣹢

林𣹢字質夫長樂人少雅愛靜修嘗閉處一室
端默誦習飲食不闚其家人者三年故其學精
通經傳子史旁及訓詁韻切篆籀諸書至于[illegible]
索獄家術靡不探究性孝友居父母喪哀毀蹤
粥三年跬步未嘗遠几筵事其二兄甚謹中正
德丁丑進士明年授大理評事又明年 武宗
南巡諸邪先以廷臣諫者已諮廷跪矣𣹢疏入
[illegible]
諸醫三日廷杖倍于先諫者竟以不勝卒體素
羸時寓公署旁所與一奴俱奴且疾既杖舁歸
以公署不安殯殮于同鄉刑部主事鄭與聚舍
與聚時亦被杖爲力疾治喪事哀之者曰忠臣
忠臣卒後二年 世宗即位祭贈錄廕祀鄉賢
祠

行人司副余廷瓚

余廷瓚江西鄱陽人以進士授行人司副 武
宗南巡廷瓚條二十事皆人所不敢言者而極

切劘至壽不懈身遂死于諫嘉靖改元遣官諭
祭贈太常寺丞

行人詹軾

詹軾字敬之玉山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時
南巡事起偕同官余廷瓚等抗疏極諫廷杖死
嘉靖初贈監察御史錄一子入國子監

行人孟陽

孟陽字子乾澤州人都御史春子也生平以名
節自砥礪正德甲戌進士授行人歲己卯 武
宗南巡臺省部院等官咸有言不報陽率同官
十九人抗疏極諫歷數權姦欺君誤國之罪疏
入 武宗震怒命杖之午門權姦監之知必死
仰天嘆曰嗟乎天乎吾得死所矣越一日卒于
京邸年三十有四卒之日諸親友候之有問者
但言曰當死當死殊無一言及家事 世宗嗣
統詔贈監察御史錄其一子爲太學生父初忤
中貴張永罷歸聞陽死諫哭以詩云使前讀奏
已無生萬一丹衷感聖明主意不回寬不死應

入夢諫南征人爭傳之

行人李紹賢

李紹賢字崇德巢縣人以戊籍編脩貽正德丁
丑進士授行人齋 孝貞純皇后遺詔往江北
至徐州聞讀徐本矢會守以群閹勢焰熏炙率
吏郊州衛職官假席班首紹賢召左右從容命
去其席不得與職官同禮閹亦悵然去聞南巡
即抗疏入諫以道政司壅之數日不下待罪旅
次時縉紳旣逮繫見中貴不無遜下意賢直奴
視之略無屈遜又數日得報命下獄明日與同
午門備極楚毒已杖四十降二級昇至慶壽僧
房遂絕惟二僕在側爲棺斂之

行人詹寅

詹寅字敬之泉州人生而穎異秀拔其讀書務
尋大義嘗私識于書舍曰讀聖賢書須繪出忠
肝義膽友今古士要煉就鐵骨剛腸識者已知
其異日作用矣久之成進士選授行人會 武
宗南巡疏諫者盡褫其衣冠梏械手足下于獄

命杖于獄中越五日又杖之闕下時死者七人而寅其一焉血肉淋漓棺衾不給凡見聞者靡不哽咽時長安同志者共相賻助始克歸塟而妻子瑣尾不堪之狀極矣至嘉靖初元贈監察御史賜祭錄一子入太學後爲光祿寺丞

行人劉槩

劉槩字平甫安陸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諫阻南巡卒于杖下嘉靖初贈監察御史遣官諭祭蔭其子燮爲太學生

[illegible]

張英官京衛指揮使闕 武宗南巡英挾一刀[illegible]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卽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污。帝廷灑上掩血耳頃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給事中王俊民

王俊民合州人正德中以進士歷給事中謇諤有聲中官畏憚以直言忤 旨死于廷杖

編修王思

王思字宜學泰和人正德辛未進士選入翰林授編修時與言官飲因言君左言我右史時事如此爲之奈何遂上疏請還蹕潛宮親享 太廟孝養兩宮綂攬乾綱緝熙聖學謹嗜慾防外患言甚切直忤 旨貶三河驛丞其至潮以正學淑諸士類士風爲之一振旣數年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檄參軍事嘉靖初復原職預修先帝實錄考癸未試事充經筵[illegible]官夙夜寅恭[illegible]會大[illegible]疏言不報[illegible]復伏闕號諫下獄杖朝堂十四日遂不起鬻其居不售無以爲殮公卿寮舊相率賻而殮之以歸年甫四十有四隆慶改元 詔贈光祿少卿官其嗣子一人

禮部員外張漈

張漈字景川順德人弱冠登正德戊辰進士知建平縣素號難治至則進長老問民疾苦而因革之重學校勵忠節飭范仲淹之祠表王叔英

之纂已還禮部主事會大司馬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澤經畧哈密以金幣與土魯番贖城印未幾土魯番復據哈密犯肅州瓊遂劾澤擅命遣使納幣啓釁欲殺之並逮都御史李昆副使陳九疇澤剛毅敢果屢討流賊有功時議多右澤者一日瓊遣其屬持牒會滐窮其事曰此趙宋覆轍事成有顯擢與景川共此老禿翁何如滐正色曰王公誤矣大夫出使于外苟利國家專之可也澤與土魯番檄固在豈宋屈己和[illegible]我耳聊[illegible]議王公毋[illegible]太下後世者不署牒事以得解遷員外郎嘉靖甲申以議大禮從諸大臣赴左順門哭諫不起 上震怒收繫詔獄已而廷杖之滐被杖死年僅三十有八滐未死前猶力劇草疏數萬言及彌留手其疏謂李義壯曰身盡廢獨此心耿耿耳言已而逝聞者傷之隆慶改元贈太常少卿

禮部主事臧應奎

臧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南兵部車駕司時中官以進貢索多船利私載力爲裁抑挍卒譁焉叱左右執之乃遁去豪有力者謀造船之利以糜金害民出身拒而沮之其剛正類此丁內艱起補禮部郎中嘉靖初以爭大禮跪門哀慟賜廷杖而應奎竟死於杖下臨絕其從父太學生志觀往視之索筆書云不當與弟應壁異居書罷而逝一時聞見者莫不痛惜十百身之莫贖云隆慶改元追贈光祿少卿一千入監

[illegible]部主事仵[illegible]

仵瑜字仲甫蒲圻人舉正德庚午鄉試第一丁丑登進士授禮部主事上疏論勤聖學篤親親開言路敬大臣遴諍臣去浮屠極困窮重守令修武備儲人才十事嘉靖初上言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趨權交游貴倖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捽死闕廷或流竄邊圉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

直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楊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　聖皇馭極褒恤忠評此輩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寢閣不報然事雖寢一時臺省聞者赧然三年大禮議起瑜曰吾禮官也有死而已疏入　上大震怒廷杖卒隆慶改元　詔存恤其家廕一子爲國子生

兵部主事余楨

余楨奉新人出進士授工部主事改武庫司嘉靖初議大禮以諫獲罪而死隆慶改元贈光祿

給事中裴紹宗

裴紹宗字伯修渭南人正德丁丑進士除海門知縣　武宗南巡受檄署江都事貴幸憚之不敢干以私比　駕旋省費數萬纔尋擢兵科給事中上書言十二事忤　旨謫貴州新添驛丞嘉靖初名復兵科尋擢右戶科原感知遇益以諫諍爲己任再踰年所上四十餘章言皆剴切至論國家大計及進賢退不肖詞嚴色正凛然風生　上亦多嘉納之後以議大禮廷杖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御史胡瓊

胡瓊字國華延平人正德六年進士爲慈谿令廉隅自礪棘棘不阿而立心公恕斷獄明審尤振作學校品題士子優劣不爽律佐貳制羣小不敢干紀弋貨閭落晏然不見勾捕之擾在邑三年盜賊遠屏民皆安堵名爲山西道御史以議禮杖獄卒

太僕寺卿楊最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嘉靖初知黃州府清介嚴明忠誠直諒人不敢干以私歷官不避權勢臨民平易得爲民父母之體薦陞太僕寺卿中外倚以爲重後建言四廟事忤　旨廷杖死之天下痛悼隆慶改元贈副都御史諡忠節

御史浦鋐

浦鋐字汝器登州衛人正德丁丑進士授洪洞令擢御史廷議大禮奪俸半年劾郭勛姦貪恣

俸三月時尚書林[illegible]陶琰徵入而復出太監秦
文旣出而復入鋐上疏曰非內君子外小人以
保泰之道也言恤災防虜罷織造三事巡居庸
關陳邊務六事時政六事掌河南道司考察仍
黜貪屛邪了無避忌巡按陝西會楊爵言時政
械繫下獄鋐上疏救之忤　旨逮繫詔獄榜掠
六日而死　隆慶初贈錄

給事何光裕

何光裕四川人嘉靖進士由翰林諫用仇鸞廷
[illegible]
[illegible]世宗遺詔贈太僕寺[illegible]所著有石亭[illegible]
集傳于世

戸部主事周天佐

周天佐字字弼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授戸部
主事辛丑春御史楊爵以建言下獄備極拷掠
四月　九廟災　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
天佐應詔上疏其略曰　陛下示人以言未若
示人以政求言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
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况明旨旣許條陳

苟有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爵
所言之事豈逃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
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
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爲小人則爲
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爲囚犯
又孰不能爲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
以　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
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于天心
否耶萬一爵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
[illegible]
寒心願[illegible]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illegible]聖
德之損益不細也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
賜棒放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上命笞六十下
詔獄絶其飲食三日死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萬
曆丙午撫臣徐學聚以諡請至天啓初諡忠愍

兵部員外楊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甚
力學堅苦嘉靖丁未進士授南驗封主事剔宿
弊立章程吏胥肅然轉兵部員外郎時虜方亟

而部曾承督上下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咸寧
侯仇鸞議開馬市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
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
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受子入侍二
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
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欲整兵爲
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日如此則
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竟土
上三閣之日繼盛言是旨甚温而嵩有揭進
乃下大臣入人者[illegible]
僻附和許開市而繼盛遂逮獄訊論狄道典史
故事謫官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
明年還諸城郅縣豪强斂戢盜賊屏息尋遷南
戶部主事已名入刑部員外復調兵部武選司
繼盛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
是以元旦日食呉號相嵩專權誤國者十罪五
言　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
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鍾則

隆之憲典以正國法經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
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
上怒其題復下詔獄問主使問引二王益尚意
疑繼盛嘗受業相嵩而二王爲　上所諱言故
也輔盛對獄日今廷臣無慮皆嵩黨孰爲主使
所爲引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　皇上而
不能欺二王至親莫如父子故幸　皇上一覺
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若終不撓又明
日錦衣獄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
論死方繼盛詣衛受杖時校尉[illegible]生者飲之酒
日蚺蛇膽酒也服之可禦杖繼盛日椒山自有
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
復甦太息日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
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諸司皆
憚輔臣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
而泰然安之比部王世貞爲奔走求救司業王
材詣嵩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
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杖流滯爭不得而繼盛竟

死西市臨刑出所著八年請授其子應尾曰後封
年可開也復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
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
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
補隆慶改元錄死諫者以繼盛居首贈太常少
卿錄一子太學謚忠愍祠于保定額曰旌忠

中允郭希顏

郭希顏豐城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左中允謫
兩浙鹽運副使大計削籍三十九年裕景二[illegible]

[illegible]

而[illegible]東宮猶未正位希顏遂從家居上疏略言
往歲恭讀　聖諭欲建帝立儲臣度曰立儲難
莫若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
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
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
儲之急務也疏入　上以本內建帝之說不明
令科道看議回奏於是給事中藍璧御史崔棟
會疏　聖壽無疆臣工仰戴[illegible]

忤權慘禍

劉球　劉實

周璽　王濟

宿進　蔣欽

涂禎　張璞

胡節　馮順

楊源　周臣

黃[illegible]　[illegible]

李默　夏言

沈鍊　吳仕期

楊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夏之令　高攀龍

繆昌期　周順昌

周起元　周宗建

黃尊素　李應昇

萬燝　王之寀

吳裕中　吳懷賢

本朝忠義錄卷之十二

婺州徐與參原性父　輯

忤權慘禍

侍講劉球

劉球字求樂更字廷振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授儀制主事正統初同修實錄改侍講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勸聖學總乾綱別賢否隆祀典嚴吏治愼刑罰罷營作定法守息兵威修武備數千言宦官王振以球疏所云總乾綱意謂擬乃大怒曰必殺之會修撰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卿而球前疏偶言太常官須用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球遂榜笞璘使誣服球爲蓋此疏者矯旨逮球當朝举之去球不知何坐縛至錦獄中居數日振令馬順夜偕一小校推獄門入球同璘臥急起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　太宗靈在天汝何敢擅殺我小校以刃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以足踢仆地曰死猶强項復支解之瘞從旁拾球一裙密以遺球家始知球死行求屍順故瘞之弗得也而順有子年二十餘病瘵久矣欻起持順髮拳且蹴之曰我劉球也得請于帝殺汝順再拜謝罪不可俄而子死順越數年亦被殺球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沈思積學文詞鏗鏘金春玉映人共寶之如月蝕天昃也　景帝即位謚球忠愍贈翰林學士二子釪鉞皆舉進士球之死也餘姚人名成器者于龍泉山巓爲文祭而哭之名其地爲祭忠臺云

知府劉實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于人實意且得之竟爲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構妻子廉操直節綽有聲稱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悉爲修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爲疏乞免其役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名修元史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聲徹關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恭示

實擢南雄知府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背辱之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譯言中貴憤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善著書尤長于春秋中夜有得蹴童子然燈起書爲人清疆甘心貧窶彭文[illegible]

實得其[illegible]進人之操[illegible]立紀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勢惕不沮益實錄也

給事中周璽

周璽字天章合肥人弘治丙辰進士任吏科給事中始事 孝宗多所建白 上一一採納逮武宗即位逆瑾專權疏其擅改成命竟違 詔旨罔上行私氣焰逼人朝士斂手以避乞明正典刑以謝天下疏上瑾銜恨乃嘱陞順天府丞使去言路思設計以殺之敕錦衣指揮楊玉誣以茂親使臣逆矯制收付於獄令玉自鞫玉杖之三十略不少屈曰吾死不足惜令忠義畏傾可惜耳瑾聞而益憾之又令加杖遂死于獄卒年四十七後瑾誅正德朝賜祭至 世宗即位復賜諭祭廕其子仍廕其孫勅建專祠于合肥城東春秋令有司特祭焉

太常寺少卿王濟

王濟河間人成化丁未進士任戶部主事早年才智過人博學好問動遵禮法居官以清慎自[illegible]

[illegible]山西布政[illegible]以[illegible]逆瑾繫獄卒卒之日家無餘積 朝廷特賜祭以表其忠焉

員外宿進

宿進字孺忠夾江人進士歷刑部員外郎逆瑾擅權以直言受杖卒嘉靖初贈光祿寺少卿

御史蔣欽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拜南京監察御史正德初宦官馬永成八人用事欽偕同

官十三人上疏方夜屬草燈下[illegible]微聞鬼[illegible][illegible]欽念此疏一上且掇奇禍彼嗚者將非吾先人之靈欲以尼吾事乎因起祝曰儻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於壁欽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為先人羞亦均於不孝矣因奮筆曰死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俱坐逮繫獄鞫問欽挺言不屈被杖創甚諸杖者或醫藥欽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而卒贈光祿少卿廕其子為太學生

[illegible]御史余禎

余禎字孟賢新淦人弘治己未進士知江陰治為天下第一徵入為監察御史正德初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割送餘鹽銀兩禎弗從銜之後禎復命候朝門適遇瑾又止長揖即以事挫旨下錦衣衛獄事無驗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衛永戍以傷重死獄中初禎之下獄也江陰人願厚賂瑾望解之禎不從竟死仍行原籍查取伊男余樸赴解補伍瑾誅禎復官諭祭其子始釋放寧家

御史張璞

張璞字中美江夏人弘治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按雲南時鎮守中官役軍虐民璞重法懲之忤逆瑾逮繫下獄卒贈少卿

御史胡節

胡節字國信零陵人弘治壬戌進士授行人拜察御史巡按山東時逆瑾擅柄責賄　朝士節獨無所償瑾怒逮捕詔獄卒瑾誅贈太僕少卿

[illegible]

御史馮顒

馮顒正德間為御史以逆瑾誣害自經死　世廟登極詔賜諭祭

欽天監楊源

楊源豐城人父瑄以御史論曹石謫嶺外源任欽天監五官監候當逆瑾擅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旋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闢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

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占候之言
深切時弊源復疏言邇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
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弘
暨甚力瓘怒矯 旨杖三十源又疏言火星入
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
防瓘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矯
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以傷死于河陽妻度氏
斬蘆荻覆屍葬之驛後

推官周臣

[illegible]州人由[illegible]上授[illegible]部主事有大
臣子坐奸淫竟正其罪以是出爲薊州同知濟
審徭役尉有能聲轉順天府推官會疏逆瑾責
朝官廷跪于日中臣抗聲辨詰校尉叱之則擊
以手板至晚氣絕士大夫惜之

主事黄綰

黄綰字公綬息縣人進士授刑部主事 武廟
將南幸綰同衆伏闕叩諫廷杖三十罰跪門五
日得不死遷本部郎中恤刑江西多所全活以
執法議獄忤權貴人出守紹興竟被逮紹人感
其惠哭聲震野醵金錢爲贈綰選受二錢至會
清江有二錢太守之誚下詔獄卒諸薦紳爲棺
殮以歸隆慶元年 恩詔贈太常寺卿命有司
立祠春秋祀之

千戶周麒

周麒係保安衛千戶正德間江彬怙寵倖 上
禁中奕棋不遜麒叱彬名責其無禮彬銜之竟
[illegible]麒[illegible]掠至死 世宗登極[illegible]百之[illegible]乞
[illegible]
十石仍給俸養

給事中薛宗鎧

薛宗鎧字子修揭陽人嘉靖癸未進士令貴溪
調將樂以才堪治劇移建陽剔奸裁費建學橋
又置贍士田復考亭後嚴淹女禁此其大致也
尋召爲給事中極論吏部尚書汪鋐內懷欺罔
外飾忠愛惡貫四凶行兼正卯鋐數伺闇用微
言激 聖怒遂下獄杖八十賦詩矢志五日而

㬎隆慶初、贈光祿少卿、廕一子、

御史曾翀

曾翀、字習之、泰和人、嘉靖八年進士、由南刑部主事、改河南道御史、劾吏部尚書汪鋐、與薛宗鎧同下錦衣獄、杖于午門、傷甚、見者揮涕慰藉、翀神色不渝、徐曰、臣言得行、臣罪當誅、越日而死、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廕其子綬、

吏部尚書李默

李默、字時言、建寧人、正德辛巳進士、歷官吏部[illegible]嵩進用、後稍與嵩異、遂與嵩有隙、趙文華自江南視師旋、凌侮公卿、無敢抗者、默獨以盛氣折之、文華遂摘默部試選人策問中、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節不終諸語、指爲謗訕、劾之、上大怒、下錦衣拷訊、諸司論罪、遂坐比子罵父律絞、上曰、律不言臣罵君、古所無也、今有之、其加等斬、竟死獄中、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諡肅愍、

大學士夏言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舉進士、授行人、選兵科給事中、奉旨覈斥錦衣濫員三千二百、按皇莊侵地二萬頃、劾中貴趙彬・建昌侯張延齡・杜內臣傳乞救知府郭九皐等、遷歷兵科都給事中、山西陳鄉之亂、諸鎮討平之、爭功久不決、因爲利言、發其事、遂命往勘功罪、悉當、左都御史王憲、廷推行邊禦虜、有難色、言劾罷之、世廟心大器言、特旨移吏科都給事中、上方與輔臣張孚敬等、制作禮樂、言疏請親蠶、已議南北郊[illegible]旨進侍讀學士、兼都給事中、經筵日講、與霍韜辨論相仇、上至下韜獄、謝言、言又章論孚敬、與冢宰方獻夫・私彭澤、上兩解焉、至少傅兼太子太師、扈從承天顯陵、賜蟒玉金幣、禮部尚書嚴嵩、請表賀、言謂宜俟回京、上不悅、因視永陵、進居守勅、進責言肆怠不恭、繳所賜銀記璽書手札、削少師等官致仕、已遣中使留之、復太子太保、盡還所賜銀記書札、尋復少師

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會 慈壽皇太后
喪、已 太子服議、御筆切責言、因謝罪乞歸、盡
削散官、以禮書武英大學士致仕、陛辭、賜酒饌、
復留、嚴嵩言之同鄉前輩、言以議禮驟貴、嵩事
之惟謹、言失 上意、嵩謀代其位、嵩爲給事御
史所攻、疑言風使、 上居西苑齋宮、御道士冠、
以沈香冠賜言與嵩、言密疏香冠非人臣法服、
嵩故冠香冠、籠輕紗帽、令 上見、上怒言而憐
嵩、嵩慰藉、嵩乘間訴言之傾陷、 上手勅數
責屛之、嵩乞歸[illegible]復禮部尚書兼大學
士致任、代言者翟鑾、鑾得罪去、嵩代之、 上思
言名、復任盡還故官、言陵嵩、出其上、擬票不復
顧嵩、嵩默默不出一語、 上嘗語言、欲退西內
從太子監國、言頓首不敢奉詔、乃止、都督陸炳
被論、言擬票、炳行重案跪進、而解、炳銜甚、與嵩
合謀、附言、而總督都御史曾銑獻河套策、言主
其議、而銑所請兵餉尚方劍、 上心疑之、下廷
議、嵩極疏河套必不可圖、舉朝知其非、不敢言、
上乃語嵩、言私薦銑、于是嵩與言互詰、奪言官、
以尚書致仕、逮銑詔獄、炳極意搆煉、擬銑斬、詞
連言、並逮問、 旨猶及香冠事、竟棄市、天下寃
之、初、翊國公郭勛與言相姤、科道論勛不法、下
獄、言窮治其案、勛死獄中、 上心不直言、又香
冠怒、故嵩得間以致之死、隆慶初、詔復故官、賜
諡文愍、照例得賜祭葬、

經歷沈鍊

沈鍊字純甫、山陰人、少讀書、負奇氣、語錚錚不
肯下人、嘉靖戊戌進士、爲溧陽令、其治大略做
敵彌、以搏擊豪强、衛赤子爲急、用抗倨忤御史、
調茌平、以父憂歸、再令淸豐、轉錦衣衛經歷、時
衛帥陸炳方怙寵橫、至則與均禮、不敢以分加
之、庚戌虜闌入塞、狹貢解圍、閣臣要諸大臣議
上御朝、與群臣計、執便廷臣無致出一詞、獨司
業趙貞吉昌言勿許、 上退、鍊在衆中大言曰、
貞吉議刺刺不休、太宰夏邦謨怪而問曰、若何
小吏、而言若是、鍊目攝之曰、大吏噤不言、小吏

言。胡。怪。也竟弗予頁練復上疏請以萬騎護駕。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不報蓋是時相嵩數裁抑邊事不以報見事急則誅求將帥當事諸臣益入賕居間以免於是練益慷慨激烈抗疏劾奏嵩父子奸貪十罪娓娓數千言併及邦謨順指通賄狀 詔廷杖之編管保安州爲民練既往保安俞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素慕其名延之入從家家之里長老咸喜遣其子弟從學練稍語忠義大節則大喜爭交詈嵩以快之。練亦大喜因指流亡倡城守爲禦虜計且日與諸邊人言嵩父子以爲快至[illegible]射束芻爲偶人三日爲唐相林甫宋相檜及嵩而射之以泄忿語稍稍聞嵩父子銜切骨思有以報練總督侍郎楊順故嵩客也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乃縱吏士殺傴避兵人上首功自解練貽書誚順且賦詩刺之有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冤頭顱之句順聞大恚馳白世蕃以舊聚黨謗訕郎署御史路楷楷又嵩客也日與順構練會捕得白蓮社勾虜者乃竄練名于籍以謀叛聞竟坐腰斬籍其家復收其二子杖殺之移檄原籍併逮長子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嵩敗順楷俱削籍而襄得釋還其者生隆慶改元 詔褒言事者練冤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襄太學生襄伏闕極言順楷殺人冤狀詔補順楷論抵死云天啓初謚忠愍

吳仕期

仕期宣城人萬曆[illegible]相居正[illegible]以積威關言者之口仕期憤然以三綱淪矣大倫斁矣擬爲上相國書娓娓千餘言內有舉朝皆綿羊皆啞子之句書未上而其稿已有得于外者南操院胡植言正私人也太平同知龍宗武爲植耳目人相比暱遣者獲之置于蕪江獄內當宗武嚴捫時時而訊之曰爾一書生何知朝事或徒試中有命之指者一舉其人爾罪可脫意益恍惚子沈想學也仕期曰男子生負

閉腸有所觸而爲不平之鳴此事何假人進言爲傍掠數百身無完膚終無所承認價乃以其事聞于居正居正囘札曰孺子何足較幾之杖下可也宗武于是命獄卒絕伙食五日不死獄卒私以囊沙撲其面凡七日而氣絕士莫不聞而寃之至萬曆辛卯其婦貢氏抱孤憤錄奔號南中御史孫惟誠共疏以聞得旨下于理而檟與宗武皆遣遠戍　勅賜建坊以示風勵復祀其主于學宮

[illegible]楊漣

楊漣字文孺湖廣應山人舉萬曆丁未進士授常熟知縣選戶科給事中　光宗登極疏明禮制以肅人心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二曰通君臣接見之禮三曰明人臣進退之禮四曰申章奏入告之體轉兵科左給事　上不豫內臣崔文昇誤投泄劑漣疏請誅賊臣又言宜名　皇長子蚤喜于前以發天性之眞和　上大漸名漣同閣部大臣受顧命　上初崩所嬖選侍李氏尚居乾清宮諸臣不知內處分閣部大臣議請　嗣皇急正尊位以慰人心漣排闥入內使子人持挺欲下漣厲聲曰　皇上崩正臣子入臨之會誰敢延辱　天子從官者披之問　嗣皇所在諸內寺張口不能對因共前執司禮王安於殿門得　嗣皇群拜呼萬歲時　皇嗣猶御慈慶宮漣疏請選侍急移宮以待　新主御極選侍移噦鸞宮一時浮議始定　熹宗嘗謂漣竭力犢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因下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御史方震孺馬逢皋等請留不得尋召起禮科都給事中歷陞太常少卿左副都御史時逆璫魏忠賢怙勢作威專權亂政舉朝無敢攖其鋒者漣疏陳忠賢二十四罪請即正法忠賢竊聽計無所出於　上前泣血請死　上爲所動乃下　詔切責漣而忠賢恨漣次骨矣會御史陳九疇疏參謝應祥不宜塡撫忠賢乘機逐去冢卿趙南星乃以會推代者不當遂削漣及陳

于廷左光斗職爲民未幾御史梁夢環追論汪
文言事逮文言詔獄忠賢嗾鎮撫司許顯純酷
掠誣伏謂漣受熊廷弼賂二萬爲之營脫并矯
詔逮漣緹騎至楚士民咸欲執官旂奪漣衆集
至數萬府道開諭不能散漣因服出城叩乞父
老毋譁恐累族誅然後得解各州縣村市爲漣
設醮祈禱生還者至數百處比就檻車士民送
漣就道者以萬計至老嫗菜傭皆遮乞見亦爭
持一錢以賄官旂爲之感泣比下詔獄誣贓
[illegible]五日一拷比而[illegible]
法以速其斃竟死獄中漣生平砥礪名節家產
止數百金懸贓二萬傾產不足株連親友有司
爲募義以助繼母棲于城樓未完之贓因子勤
比從來忠義嬰禍未有若斯烈者　今上登極
逆璫既誅漣冤得白　詔贈右都御史加贈太
子太保賜祭葬諡忠烈立祠歲時祀蔭官其子
之易國子生崇禎二年允吏部覆朱係大僎請先後慘死諸臣俱給三代誥命蓋異數也

都御史左光斗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曆丁未進士授中書
舍人選浙江道御史　光宗大漸與科臣楊漣
同入直受顧命先是　上命冊選侍李氏爲貴
妃未上儀注　上遽崩選侍居乾清宮　嗣皇
以大臣言避居慈慶光斗言內廷之有乾清宮
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
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　殿下乃
居慈慶典制乖舛名分倒置且貴妃之封行于
[illegible]
畢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倘及今不蚤決斷將
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呂之禍立見于今
日誠有不忍言者　憙宗嘉納之即日移選侍
噦鸞宮而停其封時改元之議有謂以明年爲
天啓元年者有謂以明年爲泰昌元年而次及
天啓者光斗獨議定斷自八月朔以下爲泰昌
紀年部議竟以光斗言爲定未幾陞大理寺丞
[illegible]僉都御史與楊漣同任中臺貞肅憲度斥掃

奸邪、逆璫忌之，以結黨亂政，與漣同逐，復同逮詔獄，拷訊追贓，備極慘毒，竟死。　今上憫其冤，贈右副都御史，賜祭葬如例，廕其子國柱入太學，加贈太子少保

給事魏大中

魏大中，原名廷經，字孔時，嘉善人，清操素著，經學自守。萬曆丙辰進士，授行人，選給事中。初紅丸議起，大中疏言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illegible]文昇之逆不逆之張差[illegible][illegible]老非不[illegible]既掌吏垣，益持直道，不肯依阿。逆璫魏忠賢每招附同族大中，峻拒弗許。忠賢銜之。會座師謝應祥會推晉撫，為陳九疇所劾，詞連大中，遂并削籍。忠賢怒未釋，竟以汪文言獄與楊左同逮繫下鎮撫司拷治，坐以抹熊廷弼賍，滿萬毋拷訊。輒呼　六祖高皇帝，厲聲直指問刑之明心堂曰昧心堂，示辱，以不勝捶楚斃于詔獄。長子學洢素負時名，隨父至京，見父屍殘毀，以哀慟死。崇禎改元，贈太常卿，賜祭葬，廕一子。又以次子學濂刺血上疏，并以學洢祔祭葬云。諡忠節

給事中周朝瑞

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萬曆丁未進士，授中書，選吏科給事中，歷禮科左給事。　光廟即位，疏請發金花銀兩，披讜，隨以遺詔復原官。時楊漣左光斗等力請選侍移宮，獨賈繼春上書輔臣，倡安選侍之議。朝瑞疏言安選侍與安社稷𦁛並再四辯駁。逆璫魏忠賢故黨選侍者，思中以會汪文言獄起，誣以受[illegible]四疏保之，逮付鎮撫司拷治追贓，尋斃于獄。崇禎改元，贈大理寺卿，賜祭葬，廕一子國子生。

御　袁化中

袁化中，字民諧，武定州人。萬曆丁未進士，授內黃知縣，補涇陽，選河南道御史，出按宣大，劾奸岸，論風節凛然。丁憂，復除掌河南道。時逆璫魏忠賢倡會推逐楊左，并劾化中，誣罪亦削籍歸。已又與楊左同逮，坐黨護熊廷弼追贓拷治，竟

斃詔獄崇禎元年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廕子

副使顧大章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萬曆丁未進士授泉州府推官告改常州府教授陞國子博士歷刑部郎中陞陝西副使先是以遼左失事下經略熊廷弼於法司以失陷封疆擬辟廷議請改入矜疑忤逆璫意遂以泛文言獄詞連大章與楊左同逮繫　詔拷坐贓四萬酷刑比追同繫者皆死大章以贓完獨存仍以付法司擬爰書復下[illegible]今上[illegible]賜祭葬廕其一子

御史夏之令

夏之令字宣伯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初知攸縣丁艱復　縣清操絕俗處脂不染名入爲四川道　正不阿遇事傒傒時熊廷弼以失陷封疆坐辟之令出疏救之復言毛文龍無功糜餉且有跋扈狀忤逆璫意謂其辨言亂政幾誤封疆并摭其巡城時擒家入署恣行貪暴矯　詔下鎮撫司鞫訊追贓毋掠治輒拕立死屆罵不絕口逆黨許顯純竟承風旨榜殺之今上即位贈太僕寺卿廕一子

左都御史高攀龍

高攀龍字雲從無錫人登萬曆己丑進士生平抗直忠義自命初授行人以建言謫揭陽典史光宗立詔起光祿寺丞歷陞少卿轉太常時紅丸事起疏劾輔臣方從哲交結內戚鄭國泰復遺書王志道言張差挺[illegible]先進[illegible]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斤媾毒之謀聞者凜然逾年歷陞左都御史攀龍爲冢卿趙南星所舉士同時秉政矢志激揚時御史崔呈秀貪穢彰聞回道考察糾劾聽勘逆璫用事欲斥逐正人以師生亂政與南星同放歸呈秀投身逆璫收爲義兒遂得柄用日謀洩舊忿乃嗾織監李實劾其居鄉事矯　詔逮繫攀龍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書遺疏一通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

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 皇上封固以授其子燭曰事急方啓乃給家人云汝輩各自寢息勿得驚恐諒無大禍我欲獨臥一室熟思良策明發自有處分耳至夜半密起整衣冠自投于園池其子世儒密來窺伺閴寂無聲啓戶視之始知已死隨報有司即親臨相視越三日面色如生 今上登極[illegible]其冤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廕其[illegible]

[illegible]諭德繆昌期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萬曆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陞諭德博學宏才士林仰如山斗楊漣令常熟深相結契稱爲石交漣疏逆璫二十四罪一時相傳疏藁出昌期點竄忠賢銜之遂矯 旨削籍追奪慾猶未釋乃假托李實疏論其東林結黨逮繫 詔獄拷訊追贓竟死獄中 今上登極 詔贈詹事賜祭塋諡[illegible]廕一子入監

吏部員外周順昌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癸丑進士授福州推官陞吏部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生平矯孑獨行廉介不滓逆璫擅政引疾在告嘗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船詣撫慰大中以幼子托之順昌遂許以婚忠賢聞之思中以奇禍乃授指李實具奏劾之遂矯 旨逮繫順昌聞逮即拜別宗祠[illegible]士民如[illegible]者[illegible]昌自投[illegible]按解京[illegible]拷訊坐贓比追隨斃 詔獄 今上憫其冤贈太常寺卿賜祭葬諡忠介廕一子

都御史周起元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萬曆辛丑進士初授浮梁知縣尋調南昌陞禮部主事改湖廣道御史扶正抑邪侃侃不避特忌以忤當事意出爲廣西叅議歷陞巡撫應天都御史織監李實冒增

杻價起元屢疏執爭奪職歸後魏忠賢欲搆周順昌周宗建等罪乃勒李實具空頭印疏令李永貞具草追論起元擅減原題袍段數目捐勒袍價願昌輩結黨朋比俱逮付 詔獄盡榜殺之今上憫其寃取李實原疏閱之得永貞假疏誣捕狀遂戮永貞于市而以李實充凈軍贈起元兵部侍郎賜祭葬廕一子予謚

御史周宗建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萬曆癸丑進士初知武[illegible]縣調[illegible][illegible]廉縣調繁仁和潔己愛民治行[illegible][illegible]遷授福建道御史是時憲臣鄒元標馮從吾倡明理學爲海內宗仰一時同臺僉議于都城創建首善書院時集冠蓋會講宗建實董其事嫉正者遂指爲門戶攻之元標從吾相繼去位宗建援宋蔡元定從朱熹歸故事乞罷不許曹欽程逆璫首疏糾參得削籍追奪歸復羅織坐贓令撫按窮治之獄未上又假李實疏劾其奉旨提問不拜龍亭不服訊勘逮赴鎭撫司嚴刑拷治以不勝楚毒死 今上登極 詔贈太僕寺卿賜祭塋廕一子

御史黃尊素

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萬曆丙辰選士剛介不阿氣節凜然初授寧國推官挺立高標清操氷蘖人不敢犯豪强懾服選山東道御史侃侃直言稱爲鐵面强項時座師鄒維璉受知冢卿趙南星彼格調入銓部顚犯時忌尊素出疏保之并爲時所側目會楊漣疏參忠賢二十四罪萬[illegible]爆忠語甚憤激忠賢恨之次骨曹欽程承忠賢風旨遂力擠之竟褫奪歸忠賢怒未解謀假織監李實疏參其與司房黃日新結爲叔姪朋比爲奸嬌 詔逮入鎭撫司坐贓掠治以酷刑死童僕力不能伺埋鄉人醵金以殯殮之衣間得其絕命詩云正氣長留海嶽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腸總憾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鷹聲裸值今秋錢唐有浙[illegible]門淚。

惟取忠寃泣鑄鏤崇禎改元贈太僕寺卿賜祭
塋廕一子

御史李應昇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英銳特達志大寡營惟
下帷讀書手不釋卷夙禀忠孝節義以道德文
章自矜丙辰登進士第五人授南康推官選御
史直言敢諫屢疏論劾權奸申救建言諸人逆
璫銜怒矯旨削奪而歸未幾授 旨織監疏參繪
節逮繫慷慨就道作賦吟詩無悲愁悒鬱之色
[illegible]
[illegible]
已耳時同寃諸人相繼就斃止存黄尊素相與
患難談論今古忠臣孝子以遣日尋以比追敝
朴致死前一日賦詩寄别父兄手書誡子有詩
二絶云十年未敢負 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
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 又絲絲[illegible]
省業因微假息餘寃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夜
佛前合掌着緇衣 今上憫其寃 詔贈太僕
寺卿賜祭塋廕一子入太學

工部郎中萬燝

萬燝字闇夫南昌人清介剛直遇事慷慨不避
斧鉞中萬曆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調工部歷
陞員外郎中時逆璫魏忠賢擅權肆虐燝忠憤
激中適奉役 陵工因疏請禁內廢銅助祭遂
極詆權璫違慢忠賢大怒矯 旨逮至午門前
杖一百 旨下羣璫簇擁 篙曳至禁內搏擊
交加臨杖僅餘一息竟斃杖下 今上登極除
[illegible]
[illegible]

刑部右侍郎王之寀

王之寀字藎甫朝邑人萬曆乙未進士授無極
知縣調淸苑陞南刑部主事[illegible]而復起爲刑部
歲乙卯有男子張差持梃闖入慈慶宮慈慶
皇太子所居也闔人縛付法司衆咸目爲風魔
是時值之寀典獄訊差謂有主使者事關 國
本朝端震動請窮治之 神祖急欲釋中外之
疑親率 皇太子御慈寧宮召百官面諭立誅

差及所供二內監孚議始定丁巳內計有謂之案借事以徼首功者坐以貪縱得　旨削籍而奪其誥命　熹宗登極以高攀龍方震孺諸人薦起原官之案疏請復　先帝三劈曰用藥曰通夷曰挺擊且謂用藥卽通夷之術通夷卽挺擊之謀擊不中而假之夷夷勢緩而促之藥上悉置不問未幾陞尚寶少卿明年陞太僕尋晉正卿又明年陞刑部侍郎時三案議沸御史楊惟垣因言之案貪功冒進幾危　國本復得旨削籍而奪其誥命旣而又坐先日[illegible]贓銀二萬令撫按追贓擬戍府丞劉志選復言戍遣未盡厭辜遂逮繫　詔獄嚴刑鞫訊竟斃獄中崇禎改元得復官

御史吳裕中

吳裕中江夏人萬曆己未進士授順德知縣選授江西道御史先是閣臣丁紹軾在翰林當熊廷弼初起經略時曾昌言于朝謂不副厥任及廷弼以封疆得罪魏忠賢正欲借題以殺忤已者廷弼竟死西市而紹軾遂負先見得入閣裕中疏論紹軾輔理無狀得　旨謂裕中以鄉曲兒女之情爲廷弼報復逮至午門杖一百削奪爲民杖出而斃崇禎改元　詔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廕一子

中書舍人吳懷賢

吳懷賢休寧人以中書舍人辦事誥勅房值逆璫魏忠賢竊窺神器中禍宮闈傾陷忠良市威箝網懷賢目擊不平每閱邸報有摘發逆謀者如楊漣二十四大罪疏擊節稱快遂加圈評旁註當如任守忠卽加安置等語適有工部吳昌期糾劾修冒忤璫撤回懷賢以同鄉服其不阿遺書稱之有事極必返反正不遠之語詞多激烈凡對同官及縉紳親友并手札往來輒寫感憤義形于色同官傅應星忠賢嫡甥也入告忠賢而番役日伺懷賢左右矣乃陰構其僕程遠德盡得其平日圈註疏稿及手書忠賢大怒令旂尉百餘席捲寓所縛懷賢及其妾丘氏子道

鼎孳、旨送鎮撫司非刑殘殊斃之杖下、今
上登極道昇上書訟寃、一詔贈工部主事、

本朝忠義錄卷之十二目錄

本朝生氣錄卷之十三

婺州徐與參原性父　輯

誣構奇冤

韓國公李善長

李善長定遠人、太祖略滁陽、晋謁道旁、留幕下、掌書紀、謀軍機、晝餼餉、甚見親信、一日上從容問曰、四方戰鬬、天下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主公濠產、距沛不遠、與漢高[illegible]
[illegible]發山川王氣、能法其所[illegible]
上曰、漢高帝所用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何者、今徐達勇力武可方信、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對曰、良智計絕人、後世鮮比、善長焉敢望良、若供給饋餉、或可效何、上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之士、可擬良者、先生幸敎孤、孤將就見之、對曰世豈乏才、顧善長不能悉知、惟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上曰、以孤所聞、知象緯莫如青田劉基者、上總兵和陽、謀斷出

諸將布、上發采石援南昌征武昌善長皆留
守甲辰奉　上爲吳王陞右相國以論平吳功
封宣公定官儀尚左改左柱相洪武元年　上
即皇帝位命兼少師大封功臣　上諭諸將曰
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久足軍食功甚大
宜進封韓國公券文比以蕭何四年致仕八年
予祿尚　皇長女臨安公主爲駙馬都尉十三年
胡惟庸辭連善長群臣請逮獄　上不忍罪勿
問御史左中丞安然老御命理臺事二十三年
[illegible]
命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御史再劾遂暴卒年
七十七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善長寃曰善
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
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
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
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
胡惟庸者揆之事理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
於愛其兄弟之子善長於惟庸則姪之親耳于

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
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
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
加于今日之富貴者乎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
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
禍圖全耳未有乎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
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今不幸以失刑而臣懼
側爲聞之猶願　陛下作戒于將來也云云
[illegible]知將現親[illegible]
[illegible]
儒同謂　太祖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學正還國
子助教歷陞侍讀學士拜國子祭酒洪武四年
坐考禮不以時奏貶龍南知縣甫至官召還爲
禮部主事　上賜燕奉天門喜曰前日遂卿去
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年
上念姑蘇爲京輔重地以觀有治才乃出知蘇
州府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後陞四川叅政
朝廷以蘇州大郡政務繁劇後命還郡尋以建

厲戩于張士誠故基及濬餘姚河爲御史張度
誣論遂與高啓王彝並坐死　上悔之命所在
致祭　皇太子諸王哀賻有加乃歸瘞于蒲圻
親高朗端重事不擇利害有古人臣風

編修高啓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少明類有縱横才略而好
爲歌詩天藻秀發往往越宋元而直接開元大
曆　太祖即位名修元史授翰林院編修史成
特拜戶部侍郎啓以[illegible]不習[illegible]
[illegible]自
太常卿奉　璽書守郡賢啓而禮之欲徙郡治
成乞啓文上梁而衛帥誣觀徙治爲有異志并
逮啓至都論腰斬時年三十九天下惜其才而
悼其冤所著有缶鳴集

徵士王彝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父允中教授崑山州學
遂占籍嘉定彝博學雅記文尤贍整洪武初與
郡人高啓謝徽輩文章被　詔同修元史史成
授以官不就而歸時魏觀守郡賓禮賢士未幾
以事被逮彝與啓皆爲觀作文竟連坐于京市
有王宗集四卷行于世

大理寺卿李仕魯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　太祖龍潛時常識之
洪武初　詔求傳朱學者郡吏以仕魯應　上
迎謂之曰吾求子久矣何至之晚也仕魯對曰
臣聞君求臣未聞臣求君　陛下方以武定天
下而臣欲以文進故臣有待耳[illegible]黄州同知[illegible]
[illegible]上曰朕[illegible]以民事[illegible]予耳未[illegible]
果以治聞名爲大理寺卿時有僧金碧峰者寵
對稱　旨求爲增建職司仕魯三上章謂今天
下學校尚未建儒風尚未振而先爲異端立赤
幟非所以垂遠也　上怒仕魯乞歸遂得罪以
死

吏部尚書詹徽

詹徽字資善婺源人有才智見事敏決洪武十
三年以薦舉擢監察御史性嚴厲不以色假人

善特風紀 上嘉之十七年定都察院爲正三品特陞徵爲左都御史徵持憲務嚴苛諸司凜凜不敢犯十八年吏部尚書趙瑁伏誅命徵兼吏部 上以徵在職公勤詔有司復其家又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命徵于南方學官選有學行者教之後凉國公藍玉以反謀下獄上集群臣廷鞫未服徵叱令何不具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徵即吾黨遂併殺徵初徵與懿文太子錄因太子欲開釋徵輒文附重法太[illegible]自[illegible]先[illegible]言[illegible]太子曰[illegible]者法也太子因言立國以仁厚爲本 上笑曰汝欲遂自爲皇帝耶太子懼因感疾卒謂太孫曰詹徵殺我太孫錄藍獄命先斷徵手足戮于市

刑部主事崔嶑

崔嶑字大年吳江人洪武初以人才授刑部主事以直諫坐藍黨死

左都御史楊靖

楊靖字仲寧淮安山陽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爲庶吉士試事吏科以才能著聞隨擢戶部試右侍郎實授左侍郎在職公勤 詔有司復其家因進士監生犯罪不悛 御製大誥指示而激勸之曰如通政使韓宜左通政茹瑺戶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逵皆同時由進士監生而登顯職各能率職以稱朕心惟恪遵先聖先賢之道故能伸于群職之上其犯罪不悛者終至于殺身而已二十三年陞刑部尚書二十四年命以尚書兼太子賓客給兼官俸靖資性明敏有識善數答理刑平恕 上數獎勸之尋以事免命出使安南還改左都御史有鄉人坐事繫獄家人擊登聞鼓訴狀靖爲改狀草御史劾之上念其才不之問御史論不已遂賜盡于家父懋兄安奉 上命歸葬于淮年三十八平生自負忠赤來書入京不十年位崇台輔以布衣奉使海外蠻貊敬信則其人可知矣

刑部主事李仲德

李仲德上高人洪武丁卯以賢才應辟任龍江

捉舉上言民情未幾擢河　事濟儉執法時以
鐵面目之陞大理寺評事改刑部主事捐俸修
以濟公用同寮高志明等忌之以事誣仲德廷
爭不屈爾　上怒欲誅既而察其誣特旨賜祀
戮誣奏者以徇

禮部主事尹昌隆

尹昌隆字彥謙泰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擢翰
林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即位初朝姦昌隆上
疏諫之　帝曰昌隆言中朕過元年京師地震
昌隆疏言奸人專政陰盛陽微讒見于天誠致
大怒斥爲福寧知縣未幾中使誣昌隆詛祝下
獄事白得釋靖難兵南下昌隆上書言今日事
勢日去而北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
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
相違戾設或有蹉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沈吟
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
不可得矣不報靖難後昌隆在奸黨驅出戮
昌隆當陛大呼曰臣嘗將曾上章勸讓位　陛
下奏牘尚在可覆也命緩昌隆刑檢奏有之
成祖曰火燒頭皆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
是酷朕亦無此勞苦遂貸昌隆死未幾以爲北
平按察知事行部主事預論議進左中允漢庶
人惡昌隆改禮部主事尚書呂震言爲官諂忌
昌隆誣昌隆與谷庶人通謀論死沒其家

吏部侍郎許斯溫

許斯溫字叔雍吳縣人爲邑諸生膺貢入太學
詔選太學生當授官者斯溫名爲第一擢署刑
部郎中事遷監察御史出爲廣東揭陽知縣未
上名仍守故官以薦擢北平按察副使時　燕
王起兵北平版行斯溫領大興縣事佐　世子
守城曹國公李景隆來攻城　世平用斯溫計
却之　王即大位擢台斯溫拜吏部左侍郎賜
白金百兩綵幣八副　世子爲　皇太子斯溫
並左春坊左贊善時漢趙二邸相繼爲窺伺而
斯溫東宮宋也且有守城舊内忌之中之下獄
瘦死年僅四十三　皇太子即位贈行在吏部

尚書斯溫有材略尤長兵事死未悉究人俱惜之

按察使周新

周新字志新廣東南海人初爲郡學生有時名貢入太學選授大理寺評事以剛直著永樂二年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雖貴戚皆畏之人稱爲冷面寒鐵公尋擢浙江按察使洗冤澤物發奸摘伏儼若神明境中暴虎害人新爲文告城隍須臾虎詣伏罪格殺之嘗巡屬縣易服[illegible]官收繫獄[illegible]知[illegible]疾若[illegible]諸郡縣聞風股慄莫敢肆其奸新處家儉朴雖貴一如寒士一日同寮私屬內燕新之室人獨荊釵布裙若田野婦各慚愧遂更相變爲儉素朝廷嘗命錦衣千戶如浙拿贓吏千戶擅作威福索詐賄賂新將進須知遇千戶于涿州即捕繫涿獄千戶逸走詣闕奏新　上命逮新至陛前抗聲陳無罪且曰按察從事與在官都察院同　陛下明詔也臣奉詔摘姦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　上愈怒命肆諸市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墜　上大悟其冤悼惜久之置千戶于獄論死　上問左右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廣東　上嘆曰廣東有此等好人自後嘗見形于朝一日忽見一人衣紅衣立日中　上呵之對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浙江城隍爲　陛下治奸臣貪吏言已因忽不見天顏憮然語具彭森冷面寒鐵公傳中

[illegible]贊善梁潛[illegible]

梁潛字用之泰和人自幼好學警敏偉然有年人志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溪學訓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推誠愛民殷勤撫字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永樂元年召修　太祖實錄書成陞翰林修撰五年命以本官兼右贊善時修永樂大典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及善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

與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学服衆者代賜遂舉潜潜公方明決滯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不樂之相與誣其過于　上召問具對明晰　上曰梁潜言是遂抵造誣者罪于是以文事裨益　皇太子尤爲所重十五年　上北狩將發親選侍從監國之臣將翰林獨留学士楊士奇特詔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潜其在　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有陳千戸者擅取民財事覺　太子令旨諭交趾數日念其運餉有功貸還有言于　上曰上所譴罪人　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戸事連潜及司諫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潜等具實對上顧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潜他日又諭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潜然猶未悉陳千戸非出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不可用遂併潜皆死潜闓爽弘毅通諸經尤長于詩易爲文章務去陳言出新意所著有史論碑傳記序銘頌贊述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妻楊隨潜北京潜卒慟毀不食亦卒子男四晃寧波人

贊善王汝玉

王汝玉長洲人永樂間仕至贊善兼檢討坐成逮　東宮特宥之竟累下獄死汝玉聰敏過人文章精粹洪熙初贈太子賓客謚文靖

侍郎馬京

馬京武功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靖厚端方累官北京刑部左侍郎兼宮寮[illegible]已而有譖京者竟坐前事下詔獄死洪熙初贈少保謚文簡

御史王遜

王遜字謙伯崑山人永樂進士以御史謫上高尋召復職性剛廉峭刻所治以鷹擊毛鷙爲能人或規之曰君不虞後患耶曰虞患思避隱忠不[illegible]其又得全哉竟坐法死

王璲

王瓚其先蜀遂寧人自其祖父仕元末時家吳瓚有異資幼善屬文名籍甚因得備侍從與王洪孟楊達善並以才聞瓚等既後進文獨工能立就雖數篇並作受命仰奏不淹刻咸以爲神諸在位者雅不能善又自相矜許遂被以輕薄名　仁廟在東宮試神龜賦極稱善語解縉縉頓首謝不能及後語黃淮淮因譖之遂與孟偁先後論死

兵部尚書于謙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有異[illegible]僧奇之曰此子他日救時宰相也長遊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登進士拜山西道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暢每奏對　宣宗必注聽巡按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于死河南山西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　上親署謙名擢兵部右侍郎賜勅以往謙年方三十三歲　上知遇夙夜經畫民大忱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謙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尤著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中璫王振方用事嗾言者劾謙擅舉自代擬爲大理少卿二省之民伏道乞留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爲請乃復命巡撫明年復爲兵部右侍郎署理部事又明年己巳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至秋遂猖獗　上下詔親征謙與尚書鄺埜上言邊方將官皆可託以制虜不必煩六師出　皇上宗廟社稷主無輕臨戎懇留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后命[illegible]郕王監國以繫人心于時臺諫劾罪王振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衆捽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澮雜無復朝儀　王疑懼慶欲退諸大臣亦多欲避謙堅立不動特掖王請出且請降旨宣諭群臣無擅動振罪候請命于　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亟擊二內侍死衆乃定退朝涌道仐刻謙袍袖爲裂尋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始就職謙受任多事之際首劾起從失律者　王既即大位益賢謙

虜已委焉尊 英宗為太上皇帝改明年為景
泰元年天下始知有君謙入見泣曰虜邀留
大駕將圖深入當預為計宜亟募兵易濟卒治
器械守九門通州所積糧數百萬卒難運入令
凡食糧者悉詣關支便人同宣府營經剽掠請
勅各地方守臣協力防鎮文臣如軒輗宜令巡
撫武臣如楊洪柳溥宜為將 上皆嘉納之大
監喜寧為也先向導奉 車駕趨紫荆京師戒
嚴侍講徐珵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人心動搖謙
[illegible]
渡之事可鑑也 上是之[illegible]
先入紫荆關以送駕為名邀大臣議和需金帛
萬萬計衆皆大呼曰國有君矣對壘九月虜仍
奉駕北去景泰二年也先遣使入貢請送 太
駕還京下廷臣議謙曰君臣大義兒戶至親當
速遣使奉迎萬一虜許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
月 駕至京丁丑正月 景皇帝不豫 英宗
復位石亨等以奪門南內遂貪天功為己力卻

誣謙迎立外藩其大學士王文六部大臣俱下
獄所司以金牌勅符具存無跡可據亨等必欲
置謙於死會徐理者以倡南遷為謙所斥久不
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謙遂附會成獄狀上
上猶豫良久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
之事為無名 上意乃決謙刑之日沙霧四塞
子晁戍龍門所司籍謙家自 朝廷所賜外
他無一物 上為之悔成化初遣官諭祭贈少
保諡肅愍改諡忠肅

太學士王文
王文初名强字千之宣德間御筆改今名先為
靈丘人大父璧洪武初為清苑溥古籍束鹿文
穎倍過人甫弱冠領鄉薦登永樂辛丑進士擢
監察御史激濁揚清籍有能聲為都御史顧佐
所器重擢關中按察使將往丁外艱 朝廷奪
情命游任章數十上不允正統已未擢右副都
御史巡撫關內朔年名回本院視事又明年轉
大理卿壬戌 陞右都御史掌院事時吏部尚

貴郭璡指權納賂盤據要津莫敢誰何文疏其
貪婪劾罷之風紀大振時 朝廷以陝右重地
以掌印都御史越成代鎮守正統己巳文在陝
右虜酋也先犯順 朝廷以璽書命移陝之關
關居民悉入城以避賊鋒文以虜賊悖逆天道
不久必悔過此去京師數千里不宜妄自驚擾
以搖人心卒如所料既而得代回京加太子太
保左都御史仍掌院景泰壬申南畿山東河南
以大饑命文以便宜從事賑貸越明年 朝廷以
[illegible]
納言舉賢賑民救事稱 上意五年南畿復饑
仍 命往賑還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英廟
復辟時權奸石亨等以文在都察院時曾劾之
秉機輒復設計誣陷而死久之 英宗亦悟成
化己丑復原官諭祭錄其子入太學弘治戊午
特贈太保謚毅愍文爲人嚴毅廉介寡言笑熟
知國家典故雖貴極人臣自奉無異布衣時每
廷議百官會集莫敢 先發文以一二語裁決衆

自始服屢鎮大藩兩總憲紀振舉綱維無敢干
以私者景泰初與陳鎰同事一掃之外未嘗交
談諸御仰其風采若神明及入閣毅然自任
盡心奉國知無不爲事有可否多所匡正 朝
廷眷重錫以白金印章其文曰忠誠匪懈云

訓導桂璉

桂璉慈谿人成化間貢授巢縣訓導素行純潔
克振師模因明倫堂後有祟時用巫覡鍾鼓朝
夕喧閙妨于茲論璉白郡縣之面知縣李進威
[illegible]
構獄下通判解敏壽訊致死後進敏亦相繼死
人以爲殺璉之報巢之士子祀璉于學官

左都御史馬中錫

馬中錫字天祿故城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左都
御史流賊之亂中錫奉 命統兵征勦下令招
撫賊過故城獨不入中錫家由是謗騰謂中錫
恐賊害已玩寇殃民遂被逮論斬死獄中人甚
寃之

兵部侍郎曾銑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嘉靖己丑進士銑有機略初爲御史巡按遼東會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略悉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翕然重其才會虜患棘遂進拜都御史巡視兩邊倡復套議大學士夏言力主之銑竭謀畢智一切行陣壁壘之間井然有條戰功屢捷自謂績可必成而相嵩與言不相能常思有以中之乃間 上指謂共非計臺省遂附嵩騰疏攻言以去會咸寧侯仇鸞[illegible]獄鸞赴闕自理至是嵩乃授鸞意令以復套事攻銑隨言表裏作奸覬圖大福枝蔓來京法司擬罪凡再竟以交結近侍律言與銑俱論死銑既死家無餘貲妻子流二千里嗣是無敢復言套事者而中原內寬陷于虜庭天下咸比于岳忠武之寃云 穆廟登極贈兵部尚書謚襄愍

御史葉經

葉經字叔明上虞人嘉靖壬辰進士任御史癸卯主試山東以文字譏諷廷杖卒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蔭一子

都御史朱紈

朱紈字子純長洲人其母遺家難生紈中稍長爲諸生孤苦自立正德辛巳舉進士授知景州改開州俱以廉惠幹濟稱擢南刑部員外郎進郎中改武選再改考功俱仍南部出爲江西右參議遷四川威茂兵備副使以平深溝諸部寇功 賜金幣加等母喪歸道遷貴州左參政服除補山東尋晉雲南按察使歷廣東左布政[illegible]在廣東以封川捷再 賜金幣進右副都御史督撫南贛汀漳未幾改撫浙江兼督福建海道諸軍請一切從軍興法 詔許之仍聽便宜行事紈有文武才略清疆峭深惡墨吏大猾如仇讎而後所操切黄墨以下多望風解印綬去視事日悉歸一切應酬終夜申約束通海內地奸民當是時既卑諸貴人多家于海其處者與在朝者謀務破敗紈所爲至革巡撫爲巡視稍削

其權統聞之益怒數上章廷辯因而有侵統政
語統政聞之亦不善也統提兵平漳州同安寇
撫島夷六百之後鎮定海屢破賊餘皇又大破
賊于涵頭南麂諸洋凡數上捷僅一拜賞而最
後悉平佛郎機黑白番彌虜其酋并餘衆四百
餘有傳其爲變者統傳令悉誅之言官遂訾統
妄殺時統以移病得予告而削職聽勘之命下
矣統居恒嘆吾貧無賄賂不任獄病痔不任獄
負氣不忍詬不任獄㡬 天子不欲死我大臣
且死我大臣即不死我而三[illegible]之人必死我我
死自決之不以授人也乃草生誌慷慨引眛以
卒年五十有八

兵部侍郎商大節

商大節鍾祥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兵部右侍
郎協理京營戎政平生慷慨負奇氣忠義孝友
得之天性故自爲教爲令可謀可刑數歷藩臬
巡撫畿甸總憲內臺風裁動聲卓乎出士人右
嘉靖間北虜犯都下大節巡視九門召募義勇
經略京城內外後因咸寧侯仇鸞調撥人馬乃
上疏發其不軌之謀竟反坐誣獄身死隆慶改
元詔贈兵部尚書賜祭葬謚端愍

都御史王忬

王忬字民應太倉州人嘉靖辛丑進士授行人
遷監察御史出按湖廣糾吏必青綬而上雪冤
滯振綱紀悍將不敢挾重爲虛尋按順天治略
如湖廣而加覓大虜寇古北口忬策邊必潰驟
上書言狀而以通州要害身據之 上首肯忬
[illegible]
[illegible]大司馬大司馬[illegible]而
忬方擐甲郡敵睥睨間遂擢右僉都御史治軍
餉亦隨制亡乏忬疏請城京師郭及通州張家
灣又請分益大營伍而增置總督調邊土兵以
拱衛 都陵俱緊可久之移撫山東會島寇大
起改撫浙江及聯與漳泉諸郡選良將募卒製
艘艦刃以必盡殺而後已嘗擒賊於橫嶼已徹
賊太洋皆破之已又大破賊松江郡解其圍捷
聞 賜以金幣時虜寇大同急 上諭相嵩中

外臣誰真忠者、嵩、遂不知所對、上曰吾固
所自拔王忬耳、仰手勅吏部以忬往大同、北至
疏請內帑金十餘萬以賑、乎自辯、忬令諸鎮夜
虜斬過當、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總督薊遼軍
務、是冬拒虜却之、進右都御史、奏減諸路防秋
騎兵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奈何以二
戰士糧供一馬、非策也、又招撫夷漢一千五百
戶、會虜辛愛數萬騎挾朶顏爲鄉導入寇、我
所遣諜多被殺、請兵很不應、竟入滑家口[illegible]
[illegible]去御史方[illegible]
忬不任事、負 上恩、遂逮繫獄、世蕃取[illegible]削
去功次、竟以失律論斬、嵩敗、子世貞世懋伏
闕陳冤狀、得贈兵部尚書、

給事中楊允繩

楊允繩字翼少、華亭人、嘉靖甲辰進士、性剛直、
爲兵科給事中、與御史張巽言巡視光祿、疏論
光祿寺丞胡膏乾沒帑財、混報子鶩價至數萬
金、宏正侯冒之罪、事下法司驗問、膏言玄典鑑

有寵於 上、謙督學關中、時鸞鎮甘肅、潛與虜
通、謙聞而密白之中丞御史臺、事竟寢未發、至
後鸞知、遂恨謙切齒、至是譖于 上曰、守謙雖
勤王、實按兵觀望、縱賊刼掠、 上大怒、逮繫詔
獄、法司擬戍、 上怒其罰治法司、特坐棄市、臨
刑自若曰、臣以勤王及禍、讒賊之口、實蔽 聖
聰、臣得與岳武穆于肅愍同遊地下足矣、時八
月二十六日也、無何鸞死、以造逆追戮、適明年
是月日、人謂天報不爽云、隆慶改元、給事中辛
[illegible]
自修御史王好問交章雪其冤、詔贈兵部尚
書、賜祭葬、謚恪愍、廕一子、

兵部尚書張經

張經初姓蔡、侯官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兵部
尚書、總督三邊軍務、倭寇浙直、以經總督浙福
江南北軍務、經奏調土官婦瓦氏及東蘭南丹
那地歸順等州狼兵六千餘、勦倭、時侍郎趙文
華奉命祀海神、挾相嵩威、頤指經、經自以爲大
臣、儼然其上、不爲屈、文華恚、屢趣經勦賊、經欲

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數、允繩詘上齋祀靡費、爲言劾臣齊爲時相李本姻戚、本將齊疏元上而後允繩　上覽其狀大怒、節錦衣逮治、刑部尚書何鰲奏允繩坐儀仗內訴事不實、遣戍、上詰比罵父律絞、仍同與言廷杖、與言降三級、與齊同調外、允繩竟死西市、隆慶初、贈光祿少卿、役給事中李用敬追論齊、詔下御史逮問、藉其家、齊死于獄、允繩清貞方諒、高張橫厲、嘗言我目如驗電、能開不能闔、耳如決濤、能赴不[illegible]

[illegible]令[illegible]改是立節亦[illegible]

兵部作郎楊守謙

楊守謙字允亨、長洲人、登嘉靖己丑進士、授工部主事、改職方、歷陞郎中、陝西督學副使、擢巡撫山西、僉都御史、尋改延綏、增築邊垣、置敵臺、戍堡、虜數仰攻、不能入、庚戌陞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屬北虜大舉入寇、圍都城、中外戒嚴、撥兵猝無至者、謙率部下精兵三千入援　上聞勤王兵至、大喜、降旨嘉其忠勇、晉兵部侍郎、仇鸞

佐保靖永順土兵至、合力夾攻、文華再三言、經務守便宜、不聽、文華遂疏劾經謂其才足辦平賊、第以家在閩、避賊仇、故越趄縱舍誠耳、上以問相嵩、對其如文華言　上大怒、遣官校逮捕經、未至、經已大集兵、破倭于嘉興王江涇、斬首二千餘級、被溺死者稱是、給事中李用敬等奏乞留經、自效平餘倭　上益怒、以用敬等黨奸懲直、沮法怨上、各杖斷爲民、經至、下詔獄考訊、以縱寇論斬、竟死西市、隆慶間、謚襄愍、

[illegible]

兵部尚書熊廷弼[illegible]

熊廷弼字　湖廣江夏人、萬曆戊戌進士、以行人選授監察御史、出按遼東、時奴酋雖款貢、而雄狡自恣、每思蠢動、廷弼豫策其必叛、爲核地界、飭營伍、聯絡南北關以備之、已命督學南畿、以嚴厲爲諸生所憚忌者中之、解職聽勘、戊午、奴酋果叛、撫順清河陷沒、神廟用御史楊鶴爲召起大理寺丞、巡視遼東、未幾、經畧楊鎬三路喪師、遂擢廷弼都御史、代鎬、在事年餘、築。

城垣修備禦計如 旨備不敢西向會 神廟崩廷議以廷弼緩于奏凱攻之去用袁應泰代四閱月而遼亾 熹廟思廷弼言再起用關以兵部尚書經略廷弼拜 命卽日就道時撫臣王化貞擁重兵守廣寧廷弼僅以五千任守右屯化貞主戰廷弼主守廷議皆是撫非經廷弼退辛累疏力陳玩師必敗如細當防毋恪不行未幾廣寧潰陷右屯亦不可守兵卒奔擁入關以數萬計守者閉不納廷弼乃與化貞並騎擁衆入關遂以失陷封疆論辟時議者多欲以議功貸其死會逆璫魏忠賢欲借題以殺楊左諸人因誣廷弼行賄營脫令廠役告密傳 旨棄之西市仍傳首九邊死後後坐贓銀十七萬傾家無措長子兆珪不堪追比自刎于獄崇禎元年女子兆璧伏闕乞收遺骸 上以閣臣韓爌言許其收葬

太倉雁文豸武進顧同寅夙有才名爲廷弼督學時所賞識廷弼罹法二人來京師不勝憤悼各布帛挽詩文忠賢偵知取二人首以懸棊街時共惜之

知府劉鐸

劉鐸字我以安福人故翰林學士忠愍球之裔善書有詩名登萬曆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陞揚州知府天啓乙丑魏忠賢怙寵擅政廣布偵役羅織縉紳獲僧本福得其扇頭詩句涉譏刺時事有鐸印記遂遣緹騎逮鐸對簿知是歐陽晰筆也并逮晰質驗事白得釋放還職初與鐸同繫有李承恩者寧安大長公主子也抄沒家不阿忠賢廠役事搜得主所遺服飾曰違禁物竟坐死長繫鐸爲憤惋不平出欲稍以鳴之當事者忠賢偵得之坐鐸爲承恩居間逮付法司獄甫上復構以咀呪令谷應選附會其事付張體乾上之以下司寇尚書薛貞承忠賢風旨責令誣服鐸厲聲曰一時功名有限千秋清議難逃益重貞怒遂加酷刑成獄時曹郎高默徐日葵等力持魑魅律可緩死貞不聽竟坐畢劾

誅殺尊長律決不待時遂死西市　今上即位

舉朝爲白其寃　上深憫之詔贈光祿寺卿賜

祭而以貞體乾應遂正法以戒殺人媚人者

啓禎野乘一集十六卷（一）

〔清〕鄒漪撰

明崇禎十七年柳圍草堂刻清康熙五年重修本

序

王弇州有云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予髫時讀之不覺失笑先予生十年時弇州猶在所草史料已爗爗映人倘使得奉滌器相從重以先方山王本紀鄭澹泉王志傳所就固可不啻如此啟禎二代㦬霧瀰潦激爲疾霆萬卉甲折間有闕損今甲申冬年家流綺鄒子起而任史屬予爲序予竊慨鄒子所敘先正皆不肖所十之三奉談

笑十之五奉尺一其未嘗望鬚眉拜堦下者一二耳流綺振筆蒼雅一往畢肖若葉文忠則海山屭贔劉文端則匡廬矗起徐文定菟天人之奥左翼軒而右湘洲鄒忠介挺遺直之操肴忠毅而肘文介文采風流文文肅與董文敏並擅而較嶽嶽冬稜暑尺姚文毅與張清惠齊驅而特濟濟若夫北寺之對簿東林之講席鉤黨之波濤及人封疆之肝腦塗野予未敢謂前數君

子之非顧廚後數君子之非張許更後數君子之非文陛也君家贈公我家太僕正使平心品藻固可責煥山林鐫勒鍾鼎何忍以後人引嫌遽晦先德至若陳徵君鍾袁數先輩展册揚抡

幾謂古人稽厤歲月方知瀞鄉乃香山遺老尤可思者張孝節亦嘗爲里中先賢立傳今名在集中與二孝介俱汞而彼直枌楡此兼槐棘尤二十四年間尚友無窮之感也嗟乎

先皇帝延英時對雖輦轂小臣咸沾鎬晏一旦萑苻撲天禍集宮禁此數十公卿俊節支撐事變之績纔不足以弭風雨鞏金湯亦庶幾千古下獲藉手長樂未央盛事與各名臣縹緗琬琰

再考一代典訓其何患無子長流綺而子長自命也吾祝其自庚申以前今甲申申而後各有論著似前左國後班范卓然爲昭代成書徐出餘晷删訂宋王以上蕪謬一補無子長之鈌陷而

更不妨旁訖稗官雜綴小品正
復有干寶不患無搜神有義慶
不患無世說千古而有邀靈枯
管大慰弇州先生所期者是在
流綺已

同里年家友弟薛寀頓首

撰

薛序五

序

閒居寡歡汎瀾羣籍上自秦漢下訖
金元廢書而歎曰史才之難也蓋不
一端哉大約編年與紀傳分而紀傳
尤難國史家史與野史分而野史尤
難編年以帝王爲主起居有注時政
有記禮樂征伐詔令封拜百司庶職
各具掌故粲如也標歲月按條例即
可次第成書若紀傳之作所見異辭
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稗官雜記悉
爲恩怨好惡之私家傳墓碑無非門
生故吏之語折衷旣難表章非易任
國史者地則蘭臺石室人則宰執侍
從紆朱珮玉貴在日月之際而又大

自序一

官給筆扎郡國上計書尚書之副本
延英之實錄恣所漁獵搖管風生述
家史者一姓之譜牒一事之終始一
人之銓除勛伐政事文學郎有畫燮
烟而勒景鐘者首尾瞭如而况高門
華閥芝草醴泉淵源有自鋪張易工
者乎若夫以草莽參集賢弘文之著

作以蹤遠代孝子慈孫之描畫以耳
目有限而欲周山海軒轍之典故以
年代不齊而欲綜宮府封疆賢奸進
退門戶黨部之情態雖三長兼擅十
行俱下猶懼莫給予少弄柔翰竊好
掌錄舊聞間有撰述未敢問世今年
甲申運當鼎革感星辰劍履之傾頹

懼滄海桑田之變易且念明之以史
事自任紀傳略具者如海鹽吾學編
溫陵續藏書晉江名山藏以及史槩
年表遠止弘正近亦嘉隆萬曆以來
槩秘流傳况於啓禎乃取兩朝名蹟
薈萃條列略記所知名曰野乘不列
帝后不備表志以别于史也萬曆以

上無聞焉予生也晚非身所覩歷恐
傳疑也有斗南重望而歸然靈光不
輕點染以避諛而遠嫌也至蓋棺論
定矣或遺蹟多缺蒐採未遍則以俟
續刻寧詳無簡寧核無訛也其所稱
引或本公車之疏牘或考鉅公之誌
狀或質輿論之口碑或奉先達之緒

論或壇坫周旋郵筒往還得於同人之評駮尺素之褒訊遲之又久聿告厥成獨是身不列承明足不窺天祿萬卷八千學慙通德懷鉛抱槧癖類子雲殊自笑也雖然龍門氏稱古良史而掇輯不遺自詩書春秋外雜取之國策韓非諸家涑水資治最謹嚴

矣十六國春秋開元天寶遺事廣陵妖亂志鄴侯家傳咸援據焉當吾世有子長君實斯編也安知非中流之一壺狐裘之一腋黃若曰是晉董狐所掌且比于謀野則獲則吾豈敢

旹歲次甲申梁溪鄒漪流綺撰

凡例五則

一予撲樕無似雅好讀史初擬自洪永以迄啟禎採錄先賢嘉言懿行人各立傳備歷朝之大觀佐聲筆之不逮苦於卷帙浩繁剞劂無力斷自辛酉為始萬泰以上容次第續編而是集纂輯之始在壬午春初至甲申冬季刻竣凡先輩之卒于啟禎年間悉其履歷者咸得登載其或附見後人或并及後事俱係近日補入以便觀覽至卒於乙酉后者另刻二集不竝見云

一是集體倣紀傳別類分門若品節若行誼若經濟若文學若術艮若忠烈若義烈若隱逸若孝友以逮貞姬烈女方外藝流悉得表章罔敢遺失雖云才愧三長差幸書成一得竊見近今野史雜出袞鉞舛黃家自為政貪同壽米罔金濫竽沉編收史美言巧舖穢舌飛汗妄誇入地上天之能不識人非鬼責之禍予用痛心疾首矢秉虛公按行必究其詳據言定覈其實是非不謬黑白井然至人有本末品有微彰外見之賢奸易剖中藏之真偽難

明忠孝廉節非釣名之資理學文章非掩惡之具予皆得而辨論焉若夫皇甫之稱帝羿范曄之傳蔡邕挾天之藻非予所取其每卷中訪君子列名前後一以稿到之日爲次第不論爵之崇卑卒之時日初非有軒輊輕重之分也

一海內名賢搜羅未徧者指不勝屈掛一漏萬何敢逃罪況自北都之變篇帙半歸祖龍食貧之士又不克裹糧遠涉廣行採訪且其後人或賢愚不一往往以紀載之局視爲不急之務即如雲間董文敏玄宰予曾索行述于長君孟履竟無一字緘寄亦無半柬報答玉峰顧宗伯瑞屏客冬挾刺登門求教閽人峻拒不納集中所載傳述數言殊非仰止之意今先行初刻聊寄緇衣隨有續刊請正同志或碑誌或行紀或詩文凡在後死者幸勿吝示以便登梨但須郵筒的確毋至珠玉浮沉爲幸至於當世名公遺老清風高節足以立懦廉頑不敢遂爲立傳祇竢他日間或因事類書存騐攏種種以誌景企知我者諒不以阿私譏我耶

一史才實難古今同嘆且士趨日下留心史事者更罕先輩惟溫陵蔣相國漳浦黃夫子虞山錢宗伯一代文宗富於著述余皆得侍教移日分夜受益良多今溫陵漳浦先後殉國虞山秘本又付絳雲一炬噫天之將喪斯文耶江北李映碧先生抗心節義著書等身天與大江不獲時接几席惟吳門金子孝章徐子禎起費子所中毘陵陸子竺僧婁東費子省公鹿城歸子石林同里黃子漢臣周子鴻章各有紀述廣予見聞而長洲陳子皇士近刻兩朝遺詩百卷臚列先民碑誌頗備郵筒商榷荷賜匪盼中表高學憲彙旃懷古情深徙在楚中三湘七澤文獻畢徵不惜瑤瑛傾箱惠教嗚呼良友之功胡可泯也至松陵潘子力田武林陸子麗京海昌查子伊璜各有明史之役倍乎未見崑山徐子季任示予明名臣言行錄一帙一人斷斷不苟諸子之才皆十倍予茲獨特聊紀一得以佐討論云爾

一予自遭多難家徒壁立圖書數卷亦爲虎狼攫取

今孑然一身行且乞食四方梨棗之費悉捐糊口之產以佐不足勸世婆心未免過熱然亦嗜痂之癖所致茲際

右文之世明末舊刻雖有忌諱悉聽坊行予是集雖刻在前朝而無關當代罣思史業者當自會心彼悠悠毀譽之口非予所能知也

時順治歲次庚子五月既望鄒漪補識于鷺宜齋

啓禎野乘一集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左忠毅公 光斗　高忠憲公 攀龍
繆文貞公 昌期　周忠惠公 起元
顧裕愍公 大章　周忠毅公 宗建
魏忠節公 大中 附子學洢　周忠介公 順昌
黃忠端公 尊素　周忠毅公 朝瑞 附袁化中等
僕卿劉公 鐸　主事吳公 懷賢
萬忠貞公 燝　尚書丁公 乾學

卷六

常卿蔡公 而植　巡撫劉公 應遇

巡撫梅公 之煥　大僕薛公 敷政
尚書劉公 棨嗣　尚書沈公 演
徐文定公 光啓　總督朱公 燮元
布政朱公 家民　經略熊公 廷弼
文學沈公 自徵　文學薄公 珏
侍郎李公 繼貞　侍郎岳公 元聲
僕卿陸公 獻明

卷七

尚書李公 維楨　顧文莊公 起元

董文敏公 其昌　文選袁公 中道
給事郝公 敬　學使鍾公 惺
庶常張公 溥　副使黃公 汝亨
少卿文公 翔鳳　學博楊公 以任
行人陳公 際泰　解元譚公 元春
尚書何公 喬遠　朱文恪公 國楨
中丞蔡公 復一　修撰韓公 敬
在卷二十一 解元陳公 山毓

卷八

究忠節公 還醇　侍郎朱公 [illegible]
鄧忠毅公 謙　吏部宋公 應亨
盧忠烈公 象昇　鹿忠節公 善繼
張忠烈公 銓　高忠節公 邦佐
經略袁公 應泰　何忠愍公 應魁
理卿崔公 儒秀　遊擊張公 神武
陳忠烈公 輔堯　侍郎劉公 之綸
學博劉公 廷訓　知府鄧公 藩錫
巡撫高公 名衡　僕少孫公 士美

御史朱公 學朱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六

梁谿鄒漪　流綺甫纂

葉文忠傳

公名向高字進卿號臺山福建福清人也生而倭患方棘母夫人避外家產於敗厠遂名曰厠東西奔竄幾及死者數矣卒不死六歲就外傅稱奇童稍長爲許令孿熊首拔薦於督學朱儀望以童子應秋試時尚未聘許令聞邑人俞氏有女名俞令壻公卽公竟治酒劇觴酣歡成禮而歸費皆令辦絕類參文知霽公務事萬曆己卯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選庶試郎居首尋丁內外艱歸己補原職轉南司業進中允猶署監事丁酉典南試　光皇出閣推侍班官曆主對何儆密指次明切　光皇貢見其多稱諷諭私告中貴曰此飛鬚先生也己亥陞南禮部右侍郎時李文節郭文毅俱在南相得甚懽文毅入爲宗伯妖書事起四明欲殺文毅公貽書四明以風波荊棘爲言遂成顯隙淹南中凡十二年然從此聲望日重矣未以禮部尚書入東閣時朱文懿賡居首稱與參贊拜者故相王文肅錫爵于文定慎行李文節廷機錫爵矢不出慎行甫拜官卽卒廷機先爲人所論劾後益因人言不復入直賡亦尋沒於位公遂獨相屢揭請停買辦救言官宛平縣官發邊餉及賑濟銀止派龍袍民價東宮講讀考選起曆　上或從十否然亮公忠正不爲罪也其疏有云時政之壅也如腸食之痛令人困悶而不聊生議論之煩也如飛亂之病令人昏憒而不自覺人以爲篤論宅密揭曰或數罷應手疾書內臣闕門外立候頃刻而就稽燈

上寤覺之心隔滿三年加太子太保改□閣餘三代端命隨傳旨促進福王府第人心始安然國本一丁敕祖挾勢剝掠因奏歸之有司害乃得蘇于西北已林浙黨之爭及辛亥京察多所調停必執于正癸丑特旨命典會試卿闈中票旨且增額示眷公咸至恩深重於東朝調護尤力先皇貴妃王氏薨　光宗生母也喪葬權從優厚妄男子王日乾欵妖書告智擴及宮閫公聞且揭付內臣曰上聞方進　上果震怒曰此大事閣中何以無言增應聲以揭上太約謂小

薦名臣鄒元標等有旨褒答且遣內臣齎[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
賚龔寺圖其山川以歸公選里極意山水閒[illegible][illegible]
巖諸勝比于台宕張差事起　上歎曰葉閣老在事
不至此光皇即位二旬即召公已飛溺再泣　熹廟
辛酉再命詹事府主簿同原差行人趣公入時崔公
一疏居首揆與老璫王安同心輔政宮府肅清宵人
不便遂有閒劉于公謂不欲公速入者公以十月入
朝到闕首請發帑金犒遼得二百萬急遼陽始[illegible]由
樞臣李維翰經畢進兵羅官郎之既敗劇單[illegible][illegible]
遼治又為故總兵戚繼光請補謚皆率會旨奉裁
王安見殺一疏遂以言去國恩禮頗薄刑部郎顧大
章極言于公明一疏初無他意票旨從優一疏竟得
善歸熊廷弼守遼勞苦有功言路斷斷之去袁應泰
敗一疏起廷弼田間又為處分諸拜擊者以明[illegible]罰
廷弼至遼與遼撫王化貞隙化貞故公癸丑門生愚
而輕信謂西部可伏主進戰廷弼謂勢未可動化貞
遣書公有麟閣奇勛唾手以便老師當不令南昌
有其功名已而兼廣寧逃竟慴廷弼與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材者疏論遼事遂有門生畏老師之說科臣侯震暘
疏論諸輔并以不能主張責公公覩人情向背益[illegible]
漸有去志王安死魏忠賢益橫只公耆碩故未敢失
禮公亦曲為彌縫如救章給事允儒周御
史宗建之廷杖高少卿攀龍劉主事宗周之重處公
力居多玉牒成進中極殿復以　光皇實錄三鎮捷
功加上柱國辭允汪文言者歙人原名守泰國王安
客居中用事安死避揚州逮入倖免死改名再入繳
營有口辯游諸公卿間得為制勅中書兵部

維璉改吏部眾疑文言與魏給事大中所為同鄉不
悅遂劾二人并及左僉院光斗忠賢以安故欲殺文
言遂下文言詔獄公疏文言之用失在臣凡再中其
說文言始得杖去而楊副院漣二十四罪之疏上中
外遂如水火勢九卿科道疏趣上眾謂當乘此決勝
便公為助公不應曰閹臣與廷臣所處不同廷臣主
于發奸不憤激則不盡情閹臣主于平章若偏和反
足僨事止具揭稱忠賢勤勞謹慎朝廷寵眷已隆
滿難居宜聽歸私第保全終始又言內操一事須宗

朝所無況聚數萬之甲兵于宮庭肘腋間在今日雖
無可慮而他日終爲隱憂止之便巳而御史林汝翥
以畏廷杖潛遁群璫圍公第大索汝翥公甥也公具
揭自明言中官圍閣臣第二百年來所無臣若不去
何顏見士大夫奉旨慰留盡收回中官汝翥亦詣廟
繼上闕受杖遂移居再疏允歸加太傅廕一子行人
護送賜銀百兩四幣坐蟒夫廩從優陛辭日 上慰
諭以爲國愛身待召用公去而文言竟再逮死且借
以起大獄同事輔臣[illegible] [illegible]俱允從[illegible]
眷優渥閣有文筆無不[illegible]會步人[illegible]
疏及之遂得歸與奏殿功成再加上柱國辭不獲又
明年卒于家訃聞恩卹有加公初去國疏至六十二
再去國疏至六十七始放行生平善國事就功在
神宗朝杜門求去 上必借一事慰之初爲釋滿朝
薦等三人又爲允縣閣臣二人 熹廟時孫公承宗
以閣臣視師公爲勸格入褒隆引裴度郭子儀事屬
之以其閣請免帶欽設以圖銀安撫邊民錄用豪傑
詔告天下有扶寔不違萃暴吾民語 上不視[illegible]

謂感動人心全在於此卒不改壬戌殿試得文公震
孟爲第一天下其稱得人震孟後以疏論將事忤
欲杖之公力爭語忠賢曰此上首科狀元苟遭摧折
不祥孰甚且因文丞相孫也奈何獲罪神明忠賢意
乃解萃燕俗使事信國璫性畏鬼神故因以獲濟嘗
歎曰昔年事以手代口雖甚觸忤怒一夕即平請亦
即允今日與內臣執揖以口代手隔中一片地費處
口舌場雖勝必不繼後雖措手矣後卒如其言爲
辭情散朗音韻和暢[illegible]紛[illegible]意傾詩文
毘發情法兼至鄒戈[illegible]自負於詞曲
詞惟排脈公不置書法圓媚大書尤雄偉所著蒼霞
草續草餘草奏草綸扉尺牘續史隨筆詩則紀遊小
草聯峰凡三種行世諡文忠
論曰明興相業如商文毅劉文靖謝文正皆以侃侃
行意稱其素就獲濟者長沙華亭與公而三顧長沙
優引文褒卒除逆瑾華亭秉閣抵隙終剪分宜公獨
急流勇退自保令終豈真謀國之智不如或亦遭
使然若其保全善類周旋宮府功亦何可沒也至若

成者方以包荒頌公之中立慷慨者更以調停責公之養亂進退維谷時實爲之覽公始終者其亦王[illegible]平勃得失之林熙豐元祐紹聖靖國陰陽消長之鑒哉

劉文端傳

公諱一爆字貞白號是菴江西南昌人也父上林官布政公復與弟一煜同登乙未進士門第高華一時推爲王謝崔盧公澹如也選爲庶常未久引[illegible]癸卯起摧授簡討歷贊善洗馬諭德庚子乙卯[illegible]祭酒遂入爲少詹已而以正詹掌翰林院事充侍班官尋進少宗伯教習庶吉士公雖優游未夭不敢越局自表見而清望日隆出冊藩封皐車匹騎不優廚傳訓課諸庶常程功積事以道義聲氣互相敦勉[illegible]空言其參講幄或備召對爲齋戒存誠冀有感動至君德治道所關及理亂安危之際輿權奸文璫宣寺外戚之禍危言激論冀悟當宁故一時清論翕然推重已未京察有欲中傷公呂期者賴公力持得免正人君子益歸心焉　見皇登極召爲詹事公向處于家尋進公大宗伯入東閣未幾　光皇疾大漸公親受顧命變起倉卒人心危疑　熹廟方幼弱公率九卿黎明候于乾清門外排闥直入哭臨既畢請見熹廟翌之以出英國張推賢捧右手公捧左手擁登

兩朝之大故係萬世之公是者痛思鼎湖上賓事起
倉卒爾時光景獨皇上知之事定後衆口愁愁遂謂
天祚社稷原無它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廷者遂以
論誑去矣禁闈秘密臣有所不盡知不敢言但願皇
上清夜靜思低徊往事當先帝在龍潛之日與皇上
居鶴禁之中翼戴者誰人調護者誰力至扶掖乘輿
力阻要挾當日見以爲功非今之搆以爲罪者乎功
之者共許其保護之心罪之者亦議其好名不學之
過乃乘其戇愚取戾解兩不施至皇上鮮斂難之遇

後人抱前車之鑒良可惜耳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
與李輔國魚朝恩法成昭然署在史冊臣願後人滿
心澄志共扶聖明無以身在日月之際而徒爲五宗
充寵已也至夫恨臣攻臣者毒饒未已又欲借舊經
臣爲難端不知廣寧之失戰守自有公評情罪[illegible]難
剖決必使蜚語布閭羅織成獄爲退攜解嘲爲[illegible]科
報慾竊恐莫須有之獄不宜再見於今日故并略爲
昭析仰祈烱鑒乞留此一段精論宣付史臣俟之數
千之後即言出禍隨何所恨哉疏上報聞而已時

公已業身去國猶慷慨爲王安熊廷弼發憤暴白忠
賢與攻廷弼者恨公益深大司馬張鶴鳴借劉一燝
佟卜年事欲族公大司寇王公紀不可至立削司寇
籍朝論憤然不平忠賢既殺楊忠烈遂授意言官論
公盡奪公恩蔭公勢且岌岌會璫敗[illegible]免 毅皇帝
盡召諸爲璫削奪者公獨終老林下僅復公官階至
丙子卒于家公生平深沉簡默秉正嫉邪遇事有執
意所不可雖賁育不能奪論學本論理立朝重名節
退君里第田不退數頃第舍一區僮僕數人泗鞠樂

素嘗與當事相約凡事當以朝廷爲事君必爲重朋
情私交一齊劃破其忠君愛國三十年如一日卒後
謚文端

論曰正德天啟之事何其類也同時三相長沙以調
停固位福唐以柔和寵歸洛陽蒲州黨兼正去
而復出其峻偉卓絕一斥不復公與餘姚而已觀公
去國疏沉淪疏至足備千秋信史而予所尤難公者
不獨門戶不異臺省然其百尺無枝以此而不爲緣
積押閹依草附木所稚毅亦以此宜公之望重東山

而翰林之召杳如也吾師眞宰居鼎鼐嘉廟諸相有
二十年同塵土裏無人更說南呂對之慨嗚呼所感
深哉

文文肅傳

公諱震孟初名從鼎字文起號湛持直隸吳縣人翰
林待詔徵明之曾孫國子博士彭之孫衛輝同知元
發之長子也世以道德文雅冠冕海內十五出應童
子試名噪一時年二十一舉甲午賢書東躬砥操日
手一編寤晤絕跡城市尤嚴笄廬之戒居父喪哀毀
幾於滅性營塋鴆新阡以葬父即倚墓結廬而居一
時有負弃纛之目時縉紳名賢若吉水鄒忠介湖州
馬恭定高邑趙忠毅皆以山斗在野與公名[illegible]
而至盟東南如高忠憲顧文尤引震公遠近清流
或千里命駕或北面執經坐位戶屨侍稱以公
東久次人擬之如裴文忠字教未第居畢山時而行
義過之嘉甲午至壬戌凡十上春官為 嘉廟龍飛
首科始成進士廷對賜第一人及第臚傳之[illegible]
動輦轂自通都大邑以至深巖窮谷皆欣欣[illegible]待人
制科以來未嘗有也先是 光宗以 神廟遺詔召
久廢諸臣于田間故 熹廟初元新政衆正[illegible]朝天
下想見太平而公又以省學登上第[illegible]望傾注其忠

憲諸賢儼儼發舒凡務瓚威戚力辦往還既而外廷
有僭逆瑾以指鹿姑嘲者因禁講學與黨議鄒忠介
焉秦定兩公以次寘逐公上疏請講學勤政謂常人
之情激於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突于顯
靡卽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今昧爽臨朝寒暑靡
撤政非不勤而鴻臚引奏覲拜起立僅如傀儡之登
場則聰明何由開暢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
而史臣進講舖叙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則啓沃何
日周通　皇上之精神既與羣臣不相浹洽[illegible]

七

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壅融近人內廷而耳目所
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賴夫大
君蒞臨之體政帝王宏遠之規模豈若輩所能解至
于中朝舉動更有可異者空人國以營私窟凡似闊
流之投誓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
可爲永鑑夫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貴頃尚書王[illegible]
籍歸農驢蹇出都人謂快于驂驛破帽蒙頭人謂華
于蟒玉今諸臣撤進學之名以去其貴且甚于三公
九卿也天子所以厲世作人者惟此爵祿名號而至

使角巾尊于衮冕益清平之世所宜有哉疏上中外
側目要逆瑾取內旨重處摘疏中傀儡二字激　聖
怒逆瑾傳旨謂公出位妄言藐視朕躬當予杖賴閣
臣與講官禮部尚書盛公以弘等力救始獲改批降
二級調外公歸而時事彼異錄錯四出數起大獄及
吳民顏佩韋以周忠介之逮擊殺緹騎告密者欲一
網盡東南正人公與楊姚文毅公自分必死公謂曰
侯詔使至卽當效高忠憲使溺自沉義不受辱
事者心動得免未幾竟以顧同寅獄劾公官

八

御極誅瑾勦兇猶有持門戶之見力尼公出者久乃
起陞翰林院侍讀尋進左春坊左中允再進左諭德
掌司經局事充日講官公之在講筵也以帝王之學
必以經術經世故反覆開陳務切時事上每爲改
容嘗講君使臣以禮力勸
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
勿徒峻刑法以啓猜疑上傾聽久之罷講卽傳旨
釋前司寇喬允升副憲易應昌于獄又因講筵上疏
請國步方艱大小臣工當爲在山之虎豹不當爲處
堂之燕雀當爲朝陽之鳴鳳不當爲抱葉之寒蟬當

視國如家除兇雪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疏上
報聞尋以奉使益藩禮成陞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
又陞少詹兼翰林侍讀學士纂脩　熹廟實錄公在
史局較對　光宗實錄副本多所糾繆而特彰之大
者尤在冊立挺擊紅丸三案具疏請行改定　上為
之御平臺召諸輔臣相商榷故事經筵說書罷春秋
禮記歷朝因之　神宗會命官專講禮記為絀黜春
事上從乙夜覽春秋以為有關于撥亂反正命撰選
專經者進講公循學久以春秋著名輔臣以公[illegible]

講至宰臣篇騶傳朋凶禮也當執　上令補疏公乃
悉言亙六天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揚用微
相　上頷之既奉御筆亙一章正見當時朝政失宜
所以當講今後以此類推舉朝皆知宸眷有屬枚卜
特舉　上遂諭吏部上公名為超拜禮部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公感知遇非常陳謝就列且念孤忠特
擢不由他途內應外援一切謝絕天下方以中國相
司馬為慶而比肩者不能一朝容矣入直僅兩月有
疏參工垣許公誉卿閩方伯申公紹芳者稱臣故示

高推于公公片語調停稱臣即露章入告遂一疏并
同官何公吾騶俱逐公即日出直駕車就道計公通
籍十九年立朝不滿三載憂讒畏譏十居其九然公
天性恬淡夷猶曠遠歸後惟與子弟談藝讀史
法書名畫金石鼎彝位置香茗几案亭館花木[illegible]好
門風雅事丘壑之好老而不衰佳辰令節載酒湖山
觴詠賦詩陶情寫意不廢絲竹歸甫六月而[illegible]文[illegible]
卒公哭之慟居恒輒獨坐嗚咽九十五日夜坐[illegible]
瞑目長逝蓋崇禎丙子歲也生平律身清介[illegible]

來貧鄒不濟數頃身沒未幾諸子已家徒壁立詩文
奇逸莊雅楷隸行艸規模家法而隸書尤入漢人室
所著有姑蘇名賢小紀叢書中文獻所係云禮臣羅
場疇為公請易名南都謚公文肅
論曰公固宋信國裔劍眉稜豎目光如電與信國酷
像酷肖故公少引鏡照顏輒自負不凡云信國以貴
科登狀元公與異代繼起信國尼于賈似道公[illegible]予
權璫相信國闢文山自號十年公考槃棠室亦極
嚴壑之美又俱以絲綸黃閣位極人臣若信國之觀

義燕市與公昌言盛世雖所遇不同其孤忠報主殊
國家數百年尊賢敬士之報則一未可優劣論也然
則公眞信國後身哉

王莊毅傳

公名紀字惟理號蕙嵏山西芮城人中萬曆乙丑進
士年采凝峻始任池州府司理以廉辦聞入爲禮部
主事由員外轉正郎時國本未建菀枯形成中外多
所趨避公獨守正據典禮凡宮府儀制遠嫌幾別尤
紉動有深意諸羽翼東朝者舉倚重焉由是以望郎
名重一時擢光祿少卿壬子主考河南權宦趨濁潤
以由君子觀之一節命題爲昏夜乞哀求富貴利達
者作痛砭時貴醜之深以爲恨然公名高莫能剚也
巳歷常少提督四夷館出撫保定乙卯加副都丁巳
歷戶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數歷中外累
著勞績庚申歷尚書入督倉場壬戌歷刑部尚書會
客魏擅權執政有陰與通者公心憂其事刑部郎徐
某惡熊廷弼欲殺之并以此攻給事中周公朝瑞惡
公世揚二人皆負讜直聲公因上疏言朝瑞棋經凡
之鑠天下目爲朝陽鳳世揚射高墉之隼天下目爲
殿上虎某誠抱孤憤欲爲天下擊賊今有人于此巧
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顚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

譖誅錮正士黃庆臺辟已賦同文館獄將與此今之
蔡京其何不明目張膽出禍中傳文摶擊直與正骨
浩氣之朝稱世楊日華千丈不已耶疏上其罷御史
楊維翰讀公吞吐請令指名具奏公復上疏言宋朝
奸臣蔡京天資陰譎流毒縉紳遺禍宗社今日執政
之事其締交聯遙忠與京之裘合董貫同乞京董羽
宸與京之讒款陳雍同籌養死黨與京之圖稱其君
厚王滋之同讒命元臣劉一爆用嘉謨之罷逐煥發
重呂大防韓稱何異持正言官江彖讒熊讒[illegible]
韓之禍所與取禍御史惟安民何異尤可訝者瞻爻
婦寺亂弄威福中官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
不知此又京建國罔上怙寵弄權之要訣驗百世若
合符節羅讒起九原之京復出可也疏入客魏怒甚
適佟卜年獄一縣下獄公不肯删和殺人遂內批削
公籍歸公與夫人騎二騾襆襆蕭然以去尋卒于家
烈皇帝即位復公官贈少保予謚莊毅
論曰道璫之横首擊之者韓莊毅逆賢之横首擊之
者公並以六部大僚為批鱗請劍之舉老成耕國身
殉社稷固非新進小臣所可比也然韓公所上者猶
舉朝合詞公則獨身犯難且璫在當日內無官闈之
助外無執政之比公則一疏而娩聖杞檜群思剸刃
其得全者亦幸耳方公于韓公其亦後來居上哉

孫文介傳

公諱慎行字聞斯號淇澳直隸武進人也幼即晝夜覩古籍以古先哲自待辛卯例入北雍爲馮公琦鄒公德溥所賞重甲午乙未聯第以一甲第三人授編脩妖書事起時宰有所羅織欲窮其獄公抗言是何可深究亦整存國體乎新建以中旨逐爲長歌送之鄒人已知公非囁嚅營一官者矣前後以艱歸再封歸請告歸歸輒鍵戶著書聲影俱寂一綠不入門一字不投公府司道郡邑十請不一見即見請地方事

謂不如昔言我輩鄉大夫所聞多漫漶膚受不若公府之明察爲嚴作居里記以見志與制誥不以謏詞褻王言體以詹事知貢舉塞竇塞穴嚴察迴避中官持本至料羅出關外令供事官傳本入篆內外肅然既升禮部侍郎視篆有福王之國事先是福府挾母愛以有寵于上東朝日久未定廷臣爭冊立並封多被譴後雖得立猶未出閣也既而廷臣屢以之國請至癸丑始奉旨卜吉明春顧猶以庄田取盈四萬曠日持久不可得將尼行色公肅視事奮然曰此禮

臣責也時神廟靜攝久典禮廢弛公首疏關治亂者數事遂及之國期率十日一請而堅持庄田如潞府例帝自切責公不顧又堆請東宮出閣交贊與議亦不報及疏中有何代不封王何王不之國等語流傳入禁中 神廟大感動始命所司擇吉無何內庭忽更期後年葉公向高當國皇恐持未下公擬伏闕爭而亟以九卿公疏俟命闕下如是者二旬出入殿廷尋與諸大臣旅會詞氣慷慨輒曰今日是某死所[illegible]與葉公曰今日是相公死所九卿相顧感激爭出

危言佐之聲明顯徵大內於是福王自請減莊田以行而大典告成如期然忌公者且以居功目公與其他若恭聖太后廟號王貴妃藏主諸王選婚皆關聖孝聖慈至大者公動引典禮爭楚獄久冤公平反冀共幽滯者數十人代藩廢長立少公念其事正與東朝類亟正之杜小人窺伺者而庚戌科場之弊卒按法持之群小滋不悅又以其服從祀豫章延平在都踰年請告去而忌公者竟以京察中公得旨始舊秩理及公再名爲禮部尚書則彈劾再沒矣公入朝乃

首論紅丸事先是　光宗大漸有鴻臚丞李可灼進紅丸服之遂崩廷臣交章劾可灼首輔方從哲票令引疾去從哲亦引疾公上疏略曰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書爲弒君然則從哲宜何從焉速劍自裁以謝　皇上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晏然傲然令樞支辨王濬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是可忍也縱無弒君之心已有弒君之事欲辭弒君之名益難免弒君之實并及貴妃以遺詔封后神廟擬謚恭例同薦狀

亡國李選侍不早移乾清宮有垂簾之漸皆坐從哲不能先事匡正爲弒逆顯據語加峻切得旨九卿科道議議多是公者既上詔奪從哲一官而戍可灼二三逢內者不憚也公尋以爭泰藩封爵非例忤旨引告歸會楊忠烈公二十四罪疏上璫恚賢怒甚諸修門戶郤者借璫爲虐大起詔獄忠烈既考死公以紅丸一案坐戍得寧夏極邊合之刑部侍郎王公之宷爭挺擊忠然爭移宮爲三大案因特修三朝要典布告天下坐公等罔上不道行且殺公公坦然將就道

而　熹皇崩　毅宗立誅璫及其黨與公始解戍復故官戊辰改元以原官協理詹事府召公高臥不起八年如一日既而羽書押至天子齋宮引咎詔擇在籍堪任關員者廷推及公乃以原官膺特召公宿病頗劇扶曳應命至滕縣病益篤抵都門猶齋肅與入覲草二疏一剖流賊一獻所著書皆未上欲獻泣下日吾生平出處甚明死亦何憾但人生有隱痛事最自難恐遂發疾十三日而卒公自讀禮時與儒靜峰讀古德公案往復參求者三卒峰始印可嘗作耆門

大士開觀幾合聯便有種觀異相如昔人所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者忽有提之者曰此何可執公爽然從前有所得心爆地俱斷既乃一意儒宗癸丑傳易甲寅再傳戊午三傳癸酉四傳總名明洛義以授張清惠公瑋外人無傳焉朔望讀中庸一章因悟不覩不聞之所卽大易不獲身不見人之所作愼獨義凡百篇讀書談道表章諸儒以朱晦庵陸象山王陽明三先生爲依編選今若干卷自漢以來詩義觀鈔公選唐詩再歷寒暑著詩雜論又因諸史舊文作事

繇以才節兼全者爲上其次節勝才或才勝節又其次則節不足而才足稱用者所目課凡五一黙坐二玩易三文疏四書史五作字而于字學尤深得鍾王筆法卒謚文介伍孫自式中丁亥進士官節討正直忠厚最留心吏治人才抗疏屢陳時政人爭稱之

論曰神廟廢棄諸賢論國本者什之四攻門戶者遂借是爲一網計公既蹶戴元良又立朝侃侃負山嶽嶙鳳犖宜其及矣抑清流如顧厨俊及輩群倚公爲重然公嘗言余身父母有仕則朝廷有何崩以東以

西又嘗言知止可盡大學慎獨可盡中庸忠恕可盡論語性善可盡孟子此不亦儻儻篤論耶善乎張清惠之論公謂篤行如君實變通如希文勇任道如朱元晦庶幾近之矣彼氣節壇坫何足測公萬一哉

李尚書傳

公名騰芳字子實號湘洲楚湘潭人也生有異慧萬曆戊子舉於鄉壬辰成進士改庶常才名冠絕一時爲文喜精思探微至忘寢食與同館崑山顧公天竣相友善詢林故事多詩酒奕棋優游都雅示清貴公與顧公獨留心經濟以異日披荊宰相自任時太平既久邊防廢弛文恬武嬉公獨料女直氛浸闖當有變起因知制誥艸總督三邊李汶加少傅誥其末日首肯夷夏之強弱皆以人才爲盛衰今□不生才之

時宜我有久安之理但天意難必人事宜防況爾久歷邊陲夙當名還禁闥謂爲曹瑋若有英物如元昊豈不先見謂爲呂蒙若可代卿如陸遜亦當蚤聞薦以文試諷與李當事之一悟也然卒以此得忌天竣爲言者所攻公上疏暴白誣枉力爭不得因言臣與天竣同官同志學術文章互相砥礪天竣汚則臣不獨潔天竣去則臣不獨留遂與俱解職忌公者因寘崑宣之目并錮公於家凡十餘年始稍起爲南司業歷泰昌天啟朝累遷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會楊

忠烈二十四罪聯上疏猶切齒楚人尤長忠公削公
籍崇禎二年起公原官協理詹事府事公疏辭不允
督促就道尋正位宗伯適京城被圍公調畫守禦忠
血几枯旣而冊立東宮百事倚公以辦又奏除宗藩
請名請封等費搜剔科場舊弊疏陳上皆報可著爲
令而公以勞瘁不起矣訃聞贈太子太保廕一子公
少負英卓喜談時事爲朝野所屬天啟時議枚卜楊
忠烈亟推公特門戶者尼楊公日湘潭人能忘鳥山
督火情乎事遂中阻公聞之與崑山益厚其沒也壬

卷上 三十三

聖諭賚表崑山遺集排纘刊勒使流傳人間歷歷貴
重然諸公於崑山叢有古范龔劉鄉風爾方公爲庶
常太倉王公錫爵再入中書三王並封議起長安輿
沸力詆太倉有異謀太倉積甚公密具一啟草朝房
面投之大略言聖明在上議者過爲杞憂以公苦心
疑爲集菀此皆妄也但聞古賢豪將欲立權謀之事
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以我始之以我終之則
不難晦其迹於一時而終可以皎然於天下公欲暫
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斷處事視

急則少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
志否恐王封皆定大典愈難使日離公之後者將誠
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壞公事累公功而罪公爲尸謀
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太
倉讀未竟舉公衣命坐日子何處人年几何公對長
沙人年二十九矣太倉日諸公譽我我無以自明故
憤憤子言差我願受教但謂我子孫之憂不知我每
啟上揭帖皆親筆書禁中手跡甚明似無虞也公日
昇議正以揭帖親書人無由知其所言謂何公反欲

卷一 三十四

以此自解異日能使皇上出公手帖傳示天下否太
倉默然頁久復問古人留侯鄴侯皆用術公日鄴侯
不欲以建寧爲元帥而排斥詞以衛廣平此經也
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遷廣平
爲太子另是一則然建寧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強
諫爲無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亦何嘗語與趙
王並封且所謂權者必須妙智之人委曲婉轉或
語而後或默然而定若需之數年更以它手雜聖人
不能保矣語次太倉不覺淚下公亟趨出明日闕試

匹締論公復以極言罷於三太倉秘語公師馮公琦日此子真奔逸絕塵之才然國家未必得其用馮以語公公曰相公惡我乎謂我天乎曰非也以子英鷙特甚耳已酉公自引去國后屢起屢廢不克展其才始服太倉神識云公所著有玉衡集說莊孫子說易陽明集抄金剛集註若干卷

論曰世側目公者每云江陵再見夫江陵得罪清議惟奪情狀言官甲第私子數事耳若其輔幼主戢中璫大剛在握當國強兵庴天下祖席者三十年勝國功在社稷可也公無江陵罪而有其才萌芽方兆遂施摧折然則論屏片席必容頭過身柔佞容悅者而後可乎江陵不欲字拜人銜後拜卒以反誅公于漁陽事彷彿九齡先見莫肯施行卒如左券乃驟乘之稱不免曲江之祭無關江陵與公亦何負于國哉

馮恭定傳

公諱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西長安人也幼歧嶷不凡甫髫齔即深契王文成人心有仲尼之詩日誦焉稚從於輕鋒嘗以文人何如聖人齊易同志爲德清許公孚遠所器重舉萬曆己丑進士選庶吉士除山西道御史視中城中貴以牟利通邪必峻都中毆殺廉牧鍾琦自取墜事克有濟壬辰大計公司偵邏包匪廚清生平與相知贈荅惟書卷人目爲秀才御史有相國累朝汝寧屢彈不去公特疏斥遷之 神廟中年倦勤深寢戒飲醉臧左右給使公奏心草疏有困麴櫱而驩飲長夜戀粉寵而晏眠終日等語 神宗怒欲賜杖會長秋節輔臣救免請告歸三年起故官督長蘆鹽政每按部德教爲先進諸生及鄉老之甚表帥者而崇獎之至吏而饑虎貫而碩鼠無道法焉因與要人左用他言官株累例籍歸銓屏塊處者年不出門六年不踰戶燕寢三楹竟日危坐夫人謹𧢲鈴親刪竿以刺通有問學者一揖子齒而入坐久後來年蒯葵非爲供輦上貴人無掌大赫睨相貽也

光廟改元累用太僕尚寶大理卿名俱以兄喪未行
熹廟初公與鄒公元標同出山適有遼警群心惶惶
爭遣其孥公獨盡室以從示不返顧亡何廣寧陷經
撫携手入關公請不逮治何以易守關將吏率同官
其疏朝論韙之尋擢副都御史而鄒公爲左都御史
善類倚兩公爲重兩公倡立首善書院率同志講學
其中惓惓苦心蓋因東事孔棘群情未固士大夫不
知死綏抱頭鼠竄者踵相接欲倡明忠義喚起親上
死長之心非徒建旗鼓號名同方合志也而群小已

側目矣是時廷議進藥一案公請可灼以下專書誅
而許其引疾去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與徒奸諸臣
爲難者必奸以是群小關之愈切齒郭允厚朱童蒙
相繼論劾講學公亦疏陳謂周家以農事開基國朝
以理學開國臣等建立書院豈爲名豈爲利豈爲官
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爲子孫世守之業祇以南都
各省俱有而京師爲首善之爲天子之都反無甚恭
所以壯帝都而昭一統之盛況今外寇侵突邪教猖
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臣等所以不恤

毀譽不計得失冒昧爲此疏上報聞尋與鄒公後先
皆乞身去又二年起總留臺未赴即家拜工部尚書
亡何逆璫禍起公疏辭予致仕明年奪職陝西巡撫
喬應甲日以奢辱公爲事已而眷見其清不忍加害
惟毀書院與先師像擲城隅以洩其憤公痛如切膚
吁嗟病榻晝夜默坐二百日夜不就寢竟以此死崇
禎初追贈宮保謚恭定是時僉都御史鍾羽正見公
與鄒公被譏上疏求罷謂元標理學節義卓冠群倫
從吾懸揚潛修特揭塵俗其在衙門振揚法紀表率

憲綱案無留牘廷有暇功至其倡明聖學成就人才
惓惓懇懇一日不關道義之談一人不入聖賢之域
者仰贊皇上講學之勤率臣民兩爲皇提勸與之大
爲其忠且諸也而奈何其禁之也書院之設實爲皇
上賜首善之功臣初入署未與綱紀乞先罷臣退伏
丘林誦詩讀書以終餘齒依願皇上益勤聖學講明
經史清心窮理所其無逸大小臣工同心同德覺羣
樂熟詩書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于唐虞三代
之隆矣疏入報聞尋陞刑部尚書以璫禍被逐去羽

正直修潔嚴侃憲有聲同時與鄒馮稱西臺三正人云

論曰終南渭水山高土深代多偉人漢則楊伯起宋則呂正獻最著勝叔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爲本其勳業得之學問居多而獨雀鱣魚衡集講堂有聞西天子之亮諒稱伯起清白著聲危身奉王并醇儒專以合于公可謂後先一揆矣吾郡高忠憲公撞若王盟居平實于論人嚴于論學于同籍之心折公嘗取公語手自抄寫出入懷袖其序公集以爲至明至健至正至中非修而悟悟而徹者不能然則公豈非瑯代兩塵中人哉

王文肅傳

公諱國字則之陝西耀州人也先自國學進士官保定巡撫公幼魁傑有大人度稍長從其兄問學博聞强記才思風發年十六督學徐用簡稱冠諸生[illegible]部必召公與俱雜諸生中試之所至必第一遂挈公登太華上太白經藍田出潼關浮淮涉江東游吳越關河川陸形勝要害之地前迎後却極目縱心慨然有澄清宇宙之志萬曆丙子舉御試第一丙戌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當是時保定公爲御史不附執政政恚攻其私人於朝堂以伉直外轉公在史館方發易直屢然以公輔自待士大夫推西北正人公兄弟爲巨擘然南北部黨之萌從此起矣公守簡討十五年于時相一無所附麗四明沈公當國有妖書之獄公援引古誼極言規切四明弗善也久之陞中允歷庶子詹事以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公前後服[illegible]資望最深　神宗深居大內撰進講章寒暑不輟嘗容法服儼如對御三年外計郎舍蕭然苞苴竿牘絕跡庭戶　天子稔知公忠謂可與寄大政萬曆中年

黨論滋起山陰王公歸德沈公之後資地相偪詞可
以紹二公衣鉢者咸屬指江夏郭公正域南昌劉公
一燝竝公而三江夏逐南昌逝物望始專屬公而
人之側目者日甚一日矣時富平孫公鑨爲冢宰
人凡端亢列而東南講學遙相應和暮小忌而譏
之會無錫顧公憲成馳書妆淮撫乃嫉富平發[illegible]譏
訪廷辯東林淮撫是非以爲鉤黨之計公嘆曰秦人
與東林一網盡矣亟言于富平止之舉小壽移兵向
公而公之主庚戌會試也宣城湯祭酒賓尹以領坊

爲同考官與知貢舉崇仁吳公爭論闈事盛氣相訐
許湯之門人王紹徽關行構崇仁於公公正色拒之
於是公與宣城之隙成矣是時辛亥大計京朝官紹
徽計湯必不免嗾御史之徽避察者飛章逐公公杜
門求去　上不許乃仍主計事湯亦竟坐不謹罷
削湯見黜者及惜湯之黜者攢耳并目雄唱雌和
族以求逞於公公决意求退抗疏別白極論湯所以
被察與紹徽等所以構孽見中之故側株栖根窮探
底裡然后移疾去國疏凡二十餘上始得請丁巳內

計㬥小方用事遂以糾拾中公天啓二年以原官起
用四年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
居無何而逆閹難作紹徽柄用以其私人喬應甲撫
秦應甲有狂爽將起大獄公雖削籍家居職[illegible]
洶洶如不終日紹徽死事稍緩公亦遂卒時丁卯[illegible]
月也　思宗即位贈公太子太保謚文肅蔭一子
祭葬如制公明允篤誠忠君憂國出於天性登朝以
後貫穿典章諳諷政御參國論與大議嶠尾厲角有
倫有要闒茸傾讒語沒翻徽得失洞治亂容有

而色有鬱悒然若疢痛之在躬也寮人交推心置腹
洞見肺腑推薦賢士大夫如恐不及小人在側劇席
分坐必遠去之乃巳故事詞林官類皆寡言低首優
游養望以待拜遷公獨不然居官奉職夙夜[illegible]
以關曹冷局少自假易凡廷見門人故吏挑[illegible]論
下事分日務畢譚不及私孝友篤切事見如父事
母如母生平不事生產不邇聲色焚膏宿火老而不
倦著有文集奏議若干卷子汝朴舉進士
論曰東林品目實與黨議相終始而國運隨之俱盡

飯頃荼坐日不下十人客有疑而進曰余居喪皆會
考亭數吳爲象墨氏公曰吾學佛非學墨也況肉身
二典正謂此理極致本無差別司馬君實豈欺我哉
當三峰大師初提唱宗門時教律盛行多信解莫[illegible]
公獨入山訪道盤桓法喜極力弘護生平不多讓
獨募佛法金湯徵文錄若自明其出世之本因者
卒時年五十八南都追諡文毅子孝廉宗典文學宗
昌文行有父風所著情聞集十二種八十九卷傳于
世

論曰公氣節似楊伯起標格類李元禮志存經濟
君愛國似賈長沙陸敬輿高文典冊山龍華蟲又兼
韓歐蘇許出之然皆不足名公觀公願力攝受醉心
禪悅蓮花座上現宰官身普度一切考公子孝
文學述公行事獨津津於李文靖蘇文忠夫文靖
稱後身文靖沐浴立逝與公皆以金紫爲蟬蛻者
知父莫若子信夫然則公之視氣節標格經濟文章
猶太虛浮雲耳況政事堂中一座與宦海之
沙之爵[illegible]哉

趙忠毅傳

公諱南星字夢白號儕鶴直隸高邑人也爲諸生[illegible]
以文章妙天下同字者戶外屨常滿中庚午鄉試甲
戌成進士初授汝寧推官稱廉平爲要人所[illegible][illegible]
戶部主事江陵相臥病朝士徧走望公與二三[illegible]
志乞勿往仍爲紀事詩曰二豎能憂國千官爲祝[illegible]
傳報人口江陵沒以輿望入銓司尋乞歸後起主選
司事所推擢如海公瑞何公以尙皆一時人望旋丁
艱服闋除稽勳郎遷文選有剛鋒裹心疏議切時務

抨擊要人爲時所嫉權列疾歸未幾再起司考功僉
癸巳當大計澄汰流品較若水鏡於舊相私人不少
假坐是奪職聞公主計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衆
巢於耳薦成而不自覺援筆註考嚴於要津而寬
散秩遇一權勢姓名奮腕乙之朝賢如王公德完[illegible]
公允貞顧公憲成各具疏申救有叙其無[illegible]者曰
給事中王三餘考功郎南星姻家也吏部主事呂
呂尙書鑨之甥也讀至此人皆拱手權舌後二十
年光宗登極即家擢少常卿累遷至右司空旋[illegible]

逐公亦乞骸行矣一時名賢辭春明者蹇衛斛望日
必數人踰年而國遂空諸小人乃取公素所頤序[illegible]
諸君子抨擊者分布要地作適閣牙爪首用某御史
言與部獄周内排網以賕誣公行撫按觀訊當事
方藉是效首功辱公訟廷予清衡外孫王鐘適省
痛揣桁楊於市觀者淚潸如雨幸太史錢公士升
書蔡守官治得蘆抨力坐賕一萬五千追呼甚急
世之業終朝如洗僅充十一非親知醵金爲助清楊
且殺朴死矣獄上[illegible]旗鐘
呂慕景並發坐短轅搖[illegible]儀自隨捲鏈贈
天祝日汝兩人往戍所宜閉門讀書彼蒼不終憒憒
也王代儀居一小樓顏曰吉祥又掃除土室顏曰味
蘗齋日夕開卷或弄筆爲適卽有跫然之音壇昇[illegible]
敢應晉濟遣使存之未敢聞命年餘烈皇帝嗣[illegible]
賜赦撫臣牟志夔赦留滯不聽歸驗三月卒戍所
著有正心堂稿行世崇禎戊辰贈公太子太保諡忠
毅廕一子予祭葬
論曰余聞康陵之政未嘗不掩卷三太息也若

定論稟質塑劉忠宣荷戈戍邊比壁謗各還故官優
游考終猶幸也若公始以譌啄吞位終而流離戍逐
囧小人流毒然不如是則楊左忠魂往來于覽旌官
祿間者公不得騎箕尾駕胥濤翱翔其間負生前領
桐清流矣嗚呼朱崖夜夢英爽逼人翠竹冬生[illegible]
動地制詞所襃夫豈誣也

公洵功在國本哉獨是 九廟有靈幸不中於青宮
安漢而折肱無驗終速禍于肘腋闕人使萬年有道
之 聖君僅爲一月太平之 天子此又數天共慘
草莽臣所爲涕泗滂沱也

洪侍郎傳

梁溪鄒漪流綺甫纂

公諱文衡字桂渚直隸歙縣人也成萬曆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司太倉釐革耗蠹清風穆然時前星未定言者窟逐相繼公抗疏謂冊立之期已過十年冠婚之期亦越五載 皇上試想今日宗廟社稷大計纘承啟佑真謨事孰大于此者乃明旨屢更人情共駭臣誠不忍戀一己之祿位而坐視人心之動搖疏入不報改禮部尋改吏部因時宰娟之請告去亡何竟移南虞部往時還客視官如郵事置職業不問公獨執掌拮据不厭瑣屑節省水衡金錢十餘萬郎中貴多斂手避遷光祿太常少卿復林居十餘年 光宗即位起大理少卿轉太常卿祧廟議起公謂今日所議祧 憲廟者則睿宗之父世宗之祖至皇上之親睿宗則爲高祖之父亦既五世矣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憲廟議祧或者睿宗尊親之念亦有不安者則臣子所宜體也祖父一體原無軒輊憲廟議祧或者 世宗尊祖之念亦有不安者則臣子所宜體也蓋昔者睿宗之入太廟寔出 世宗一時崇奉之至情援諸典禮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得入也且睿宗列在藩封常爲 武宗臣矣一旦加于 武宗之上于禮既不合于情亦未安苐 世宗孝思純篤臣子過于將順遂因仍至今而考之前代如漢唐宋繼統之君原無此議也臣竊謂今日所當祧者似以睿宗爲宜況睿宗自有特廟玉芝宮朝夕上膳禮極尊崇儼然百世不遷之宗于睿宗在天之靈亦甚慊也皇上

宜及此時釐正疏雖未行朝論偉之亡何病卒贈工部右侍郎公神宇嚴重志方行潔進退不苟取予介然望之亭亭嶽嶽有古大臣風顧未竟其用論者惜之

論曰熹廟時以名流同起田間旋廢京邸者四人先劉公元珍次公又次鮑公應鰲陳公大綬皆以憂時後先賫殞嗟幾先者不啻云亡之痛焉顧世稱公爲殊絕人物謂其清節罕儔忠乃常大故值大體義色昌言動關世道視險如夷不阻不渝非直養無害者

不能豈僅僅以廉靖稱而已使得承乎光日月而扶
名教可勝道哉

汪尚書傳

公名應蛟及隸婺源人總角時即以聖賢自許成萬
曆甲戌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尋改禮部修方正學
墓置田祀之考最入京感時事抗疏忤達官務疾歸
有以美秩招之者謝不應以福建憲副出遂翺翔藩
臬間備兵易州有礦璫熾甚公露章劾之謂聖明在
上而財狼噬人於白晝狐鼠公行於大都日甚一日
陛下止以利在帑藏之私蓄而臣正患在閭巷之殘
傷陛下或苟安在目前之無恙而臣正慮在將來之
不測倘及今不悔悟而日積月聚以至天變人離雖
傾盡天地爲黃金變河沙爲珠玉而瓦解勢成天下
事可勝道哉疏入 上優容焉旋以使警移備津門
亡何鎮撫天津倭難弭罷津撫改撫保定開葛沽一
帶水田歲得數萬米後北兵發難從津門轉輸人賴
其利畿南大饑督有司賑貸乏全活者億萬計疏爲
三輔請命謂民窮已極賣妻鬻子止博數錢摘葉磨
根尚欠一飽若催徵之令未已則賑濟之事謂何得
旨減稅額六萬屬吏以尉薦謝者絕不與通晉少司

空引疾嗜遲賦史其又推兩廣薊遼河道總督皆不
報天啟李酉赴大計疑名而紅丸事起孫宗伯鄭總
憲楊漣疏論方從哲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公具疏
謂 先帝以哀勞致疾崔文昇故進下藥勢遂不起
而李可灼紅丸又促之進進御之舊章敵奸宵之陰
實非應擊解法司正罪而從哲實薦可灼不能討賊
反行賞奸援諸許世子之爲法受惡何以自解似宜
聽其自請盡還歷朝恩命削籍遠歸放郡列爲編氓
庶幾大義明而群疑釋又論移宮一案謂皇上登極

年已十六進侍甚篤意欲何爲說者謂與封后總一
機關所不敢知倘二事有一得行不知朝廷作何景
象從哲以顧命元老游移可否若有若無若癡若聾
臨大節而不可奪無望矣且以封后移宮二事合于
進藥一事不知萬世春秋之筆當書從哲爲何如人
也而二三群小威側目公矣時東西多事征調頻煩
公所條上多主清汰而軍興不乏之議三方布置者費
兵三十萬餉一千二百萬力持之減其半往往與時
相左有議其老不任事者遂乞骸歸加太子少保謝

疏引宋儒言以親官官爲戒歸五年而卒公敬慎直
諒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歷中外幾四十
年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貪不法自對
之消沮有古大臣風云
論曰士當危疑之會不能自立被衆爲進退者得失
心累之也汪公視爵位如浮雲敭歷中外建豎表表
又肯猶將相以改節乎夫使汪公而猶將相其進秩
亦不過尚書宮保而已遠衆守是不顧時忌不擢邪
說庶幾古稱社稷臣矣

何總督傳

公名士晋字武莪直隸宜興人也中萬曆甲午來人戊戌成進士爲人智深勇沉膽決無雙筮仕得寧波司理搏擊豪強案無留牘入爲工科給事中廵視節愼庫釐奸剔蠹能果其職甲寅廵視皇城歲乙卯有張差之獄當事者恐詞連戚畹欲以風癲二字蔽之不肯深究提牢主事王之寀獨請窮治主使臺省右戚畹者不以爲然公獨上疏曰頃者逆犯張差持梃突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内官李監直逼前殿簷下其去東宮僅數武耳藉非天祐皇儲神佛呵護立就擒縛今日乾坤不知作何景象而朝中大小臣工之頸血行且濺于何地矣此事關係宗社安危祖宗二百五十餘年所未經見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夫將則必誅國之大禁見賊不討臣之大僇事勢至此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臣方痛心疾首誓不俱生至于自皇太子冊立以來告之天地祖宗則天地祖宗式憑之矣告之

百官兆姓則百官兆姓羣聚告之九夷八蠻則九夷八蠻共嚮之矣當此之時雖内有同床半夜之帷外有鑄山煑海之汰參以公孫詭之謀挾以中常侍之寵日令荆軻聶政與東宮爲難天下人心其誰與我祇足取赤族誅爲萬世笑耳故東宮安則各宮安諸藩安海内俱安東宮危則各宮危諸藩危海内俱危今當東宮震驚之後人心觀望之時皇上亟宜下法司之請正罪人謝九廟嚴諭中官愼起居嚴侍衛而凡與椒房之列者俱令分任其責明示及側子奸究決無所容則保護東宮之第一義也疏入不報已而戚臣鄭國泰辯戶部主事陸九受疏謂無端受疑公復上疏曰人之疑國太非始今日試問國太三王之議何由而起閣範之序何由而進妖書之毒何由而構此首禍之疑也至今來有以對天下也又問國太孟養浩等何由而杖戴士衡等何繇而戍王德完等何繇而錮此挑激之疑也至今未有以謝天下也又問國太如林之族琢衛洛陽而青宮之儀衛誰爲簡汰雕峻之貢征及萬厦而淑慶之坏土誰爲寢閣此

偏汪之疑也至今未有以慰天下也且今日之疑國太又非儳儳一張差而已彼恐騎虎不下挺而走險一擊不中則有陰誅皇上不急護東宮則東宮爲孤注萬一東宮失護而皇上又轉爲孤注矣國太若欲釋人之疑計惟明告中宮求皇上速將二璫勅付法曹如供有國太主謀是乾坤之大逆九廟之罪人借劍上方請自臣始設與國太無干臣請與國太約令國太自具一疏告之皇上誓之太廟此後凡皇太子皇長孫一身起居俱係國太全家係護倘有疎虞罪

坐國太則職亦願與在廷諸臣亦願以國太身家之事乞皇上與皇太子有好無尤永全恩禮若國太長各犯招扳一味熒惑聖聽久稽廷訊則此獄將不結乎我國家鑒前代之失獨不許外戚預政其泰此輩何異孤鶵腐鼠況謀反大逆知情故縱隱藏並坐重辟犯干十惡不在八議大小臣工行且合力殿爭操三尺而議其後矣疏入　神宗心動乃御慈寧宮召見輔臣九卿科道諭以保愛皇太子至意令速決張差并龐保劉成于內事始得竣而側目公者遂借

爲元功奇貨之說且借中旨出公浙藩矣旣而復遠徙公廣西恭議庚申　光宗卽位公適以齋捧入北楊左諸條畫皆公密與商定已擢公尚寶少卿辛酉轉太僕壬戌出撫廣西甲子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而魏璫用事前主風癲者俱起列要地遂起汪文言獄坐公贓十萬列公名三朝要典之首旦暮且殺公會公卒得免　毅宗登極知公寃悉蠲其贓仍復原官特加贈卹

論曰公爲孤童郎遭家難仇人旣殺公父慮公爲後

患思并剪焉公內則推心泣血誓不共戴外則百計韜晦始養自全巳卒白父寃置仇于理論者以爲有伍相國風及覩公兩封事又何不避斧鉞也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信哉

侯祭酒傳

公名恪字若樸號木菴商丘人太常寺卿執蒲之次子戶部尚書恂之弟也太常正色立朝丰采嶽嶽公為書生時受知於建德冢宰鄭公三俊萬曆丙辰兄弟同舉進士家世科名文章氣節重于當時已未廷試改翰林院庶吉士天啟中以編修與纂修 神光兩廟實錄于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直筆大書乙丑分考禮闈盡黜時文庸靡之習所得士如張肯堂鄭友玄黨還醇宋玫等後皆為名臣時奄魏忠賢竊柄附會故輔沈㴶遂大司寇王公紀公為起居注直書其事且摘發其奸謂將貽禍不小而奄不知也託其私人金吾田爾耕招致公公峻拒之遂謝病歸奄于是㘅公而公故與應山楊忠烈嘉善魏忠節善時楊公上疏列奄二十四大罪奄疑公與其謀嗾所私御史某論公為東林邪黨矯旨削籍已而緹騎四出清流幾有一網之禍公里居惴惴不免顧禁遂嚴日夜藝植逍遙其中賦詩飲酒不輟會 烈皇即位奄伏誅尋以春坊中允起公田間佐蒲州韓爌駁正三朝

要典充記注官尚書溫體仁以爭枚卜事嫉公稍齒筆椸護公不可累遷諭德庶子掌坊兼翰林侍讀又以言語忤體仁尋出公為南京國子監祭酒公自分考有知人得士名三吳文人至相謂曰安得采首山之銅鑄侯太史令長司文衡及抵任天下士子赴試者數千人自國家設成均以來人文之盛所未有也分考祖制定監規疏陳興辟雍勸實學求真才養士氣先康健勵師儒等六事上嘉納之亡何以病請告歸卒年僅四十有三公孝友篤切磊落有大志恥屑屑流俗細行學博而正論議沛然為文章波瀾蒼鬱根極理要儀度恭肅人不敢犯於書經史子集詩賦皆旁搜博覽手自丹黃尤工為詩以大雅自命嘗言詩自三百篇而後存亡者三漢魏存矣六朝亡也唐存矣五代宋元亡也國朝正嘉存矣今又亡也識者以為名言

論曰賈生為傅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于其官如此近世吏秩視為冷局類娞娞姝姝柔聲下氣涵養相體人稱為女兒官公獨隨事効忠觸奸權

嗣翁隱於白鹿山仍與門人講學不輟公每訟性善微諸仁義仁義根於無爲而爲之心此爲至善此爲良知此爲窮理居敬作論六篇力排異學他所著有關斯錄桐川講義易意詩意禮說等數十種皆干城儒教之書鄉爲兩公嘗嘆曰方舉嶽天下士吾道中一人也其推重如此公性至孝太恭人歿公年垂七十廬惟哀麻在身公獨哀毀廬墓朝夕孺子泣竟以過傷及釋而卒門人私諡曰文孝先生公子孔熠丙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孫毅智崇禎庚辰進士撰志

望貧氣節自申酉後披緇入山所著自祭文及詩歌並淒惋可風曾孫中儒彬彬世其家學

論曰先生稚毅純正允爲一代大儒游歷清班風猷蹇蹇安貧樂道遠史評經先生於是乎不朽矣彼有科名赫奕身寘遐荒名實俱喪其視先生孰失孰得爲何如也

陳尚書傳

公諱道亨江西新建人舉于鄉瓶無儲粟有以居閒諸者麾去之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念毋老改南兵部調南吏部再丁家難歷郎署二十年幾老矣泊然不爲念也風雨漸瀝床無幃夫人于嚴冬猶禦葛裳登忻忻自適後參楚藩舉卓異擢藩司不戒于火將延庫藏仰天祝之天爲返風晉山東臬使還右轄遷閩左轄所到皆以卓異舉久之以南副院督撫江舊額軍萬五千船四百餘後僅存疲卒四千船僅六十餘

而已議補之又造營房以棲陸兵訓練無虛日括羨餉三萬餘金充邊餉遷少司寇復以少司空治河于濟兩載疏濬黃迦安瀾偵逆妖之難返破數邑遂謀犯濟濟已有備其內應者已斃杖下矣賊爲懾悸復遣都司楊國棟亟救兗而遥張疑兵以護運艘啣尾而進京無匱糧賦平僅拜銀幣之賜遷長留樞欲彷成將軍之法訓健兒又定爲造船三則終前志也時逆璫漸亂政楊忠烈首擊之公率南都九列大臣相應手自屬草大略謂人主一心宮府之所取平臣工

之所稟命乃皇上眷念忠賢不忍聽其陳請而且責楊漣以牽誣罪舉臣以附和臣等何容置喙然臣竊思漣受顧命又感特恩其奮激爾邪以其見聞之真者人告正漣忠于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即在廷諸臣親見忠賢假以小勞恣其大逆是以罔必討罪皇上試思邇來朝政參差國勢搶攘物力凋耗世界萎靡豈無召致而然今觀忠賢罪狀假令十有一真已足虧損聖德傷和致戾況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惟祈陛下卽賜處分自爲社稷計藏人瑞

惡甚遂決不能容公因引疾歸迄能考終公和易近人而風規凝遠望而知爲名德也同鄉有陳侍郎邦瞻陳同卿大綬稱三陳云

論曰弘治間中人李廣權傾中外大臣競賄結之獨應王公獨不與通或有諷其隨時者王公曰吾三十年孤燈熒熒肯渝節乎又正德間劉瑾亂政南都臺諫以言事被逮衆皆畏避惟泉山林公往瞻之且欲爲直其事瑾怒致論降歸而公官南大司馬而儲尊望重又與公同鄉未若公之侃侃出身犯難也公

嘗語人曰希賢希聖我未之能然未嘗一日不學爲君子未嘗敢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見仕途有屈節權門者則深顰嘆息謂士患不能得死所耳窮通禍福有命焉此身一失胡可復也公之所見知此則其知幾勇退克保始終又豈偶然也哉

蔡侍郎傳

公名毅中字弘甫江西建陽人毋夢神人緋衣象笏鼓吹下庭際寤而生公公少頴異五歲通孝經父問讀書何爲公曰欲爲聖賢耳七歲舉奇童邑令試咏堂上鶴應聲曰海上歸來不記年鳴皐聲徹霱雲邊上林得獻千秋賦御筆親題一品仙聞者驚歎尋補諸生中萬曆己卯舉人主試趙公南星一見目爲經濟宏才至辛丑始登第選讀中秘書癸卯授簡討特公慮礦稅繁横必亂天下乃節祖訓註疏進之略曰恭惟二祖法制之詳垂憲萬世而于礦稅尤加禁戒蓋知后世小人能動人主之欲者無如言利故有關利禁者必詠金寶之山必封闕市之徵稅薄　皇上仁聖孝慈動遵祖訓遍行開採遂至百姓流離臣目擊時艱節取皇明寶訓大明會典諸書集礦稅二卷竊加註疏妄欲回天書上院長惡其不由已進又靈濟宮講學會數十人奉公主盟側目者復以此譖公于四明中公計典又六年補麻城丞旋以行人司副彼應命入都具疏進古文孝經集註備青宮啓沃

晉尚寶丞陪推國子司業而某給事有推高邑之怒以怒公者因論推司業不當公拂袖歸又四年而給事罷吏垣親以計典中公逆兩朝鼎革公論旁昭公起廢籍判長蘆其爲行人司副尚寶丞者再改國子司業旋以官諭領司業事充經筵講官是年晉祭酒特雍政久弛公力整飭有遵祖制復監規及進經書字學要覽會編疏最後有擊逆閹一疏叅自楊忠烈首發二十四罪臺省及大小九列繼之疏引武廟之處瑾神廟之處保願　皇上急除肘腋之奸疏上逆閹戟手而詬言國學有何相干亦來攻我時題忠賢秉銓高忠憲秉憲楊左魏袁諸君子林立要津公皆以道誼交歡比忠毅見逐百僚匿影公獨送之大井且致書眞定趙撫程公正己白其冤隨擢禮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仍攝監事時駕臨雍有期有三中涓送監生百餘名撥歷公秋留諸生候橋門之典不聽遂矯旨改明春視學公上視學改期保安聖躬疏略曰視學帝王彝典列祖每于登極後數年舉行今卽遲之明歲無妨大禮獨是　皇上養身之道不

可一日不講伏願端拱默坐正心誠意無令陰邪得
以柔媚進因上箴正格致譏而彈文疊至乙丑勒令
致仕崇禎御極臺省交薦方奉酌議起用之旨而公
於辛未病卒公讀書徹萬卷自五經至百家無一不
研覽所著有孝經註疏詩經輔傳訂正易書等註三
禮纂義春秋通志及圖營班軍考華家丁議火攻書
籌邊書四時志幾十種至於孝友性生甫四齡遇父
病即籲天請代既而父歿嘔血斷葷三年如一日廬
居數載出告反面問安視膳事死如生純孝通神明

若是撫弱弟如子撫猶子如弟旌表孝義田立義
館睦族講凡古人展毖事實踐躬行世稱有德君子
云

論曰先生以衆正薦剡而勝官以權璫摧折而休歿
其于出處之際亦既卓然矣昔在木天擅著進聲稱
一代大儒無愧而予尤聞其少時讀書河東一夕有
鄰女自薦正色拒之又尊人廨洗公在寧遠一幕官
以幾罪問先生省覲次洞庭挾千金請解先生麾之
去嗚呼即此二事而盛德醇修可概見矣夫人鼎試
之于財色而始定欲今之貴公子溺色婪財卒至身
膏法網一旦身家同盡安在天道無知耶曷不取先
生遺行而三思之也

陳左都傳

公名于廷字孟諤號中湛直隸宜興人也祖册部以節閣父一經以儒行顯公登乙未進士令光山改秀水先故多大豪行錢縉紳間以交令公痛絕之秀多才地公聽治之暇專務作人治最行取授御史時科臣汪若霖以言事忤輔臣意補外公抗疏論救坐罰俸奉命巡河東鹺內璫張忠方推晉稅爪牙吏多虎而冠撓鹽法公首論忠抗令不法狀乞除之詔置鹽他所復蒐鹽羨及贖鍰䘏三晉飢民賴全活者無筭

己酉京師正陽門災公疏諫陛下深居已久不復當陽實之不存名將焉附故天怒而百尺為傾不報總憲缺公疏請推補并特薦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諸名德舊臣已丁父艱服除遷按江右淮藩庶子常洪擾國作奸增益護校藏匿逋逃為南州大患公奏洪謀不軌置大辟因叙藩宗之庶代嫡死作生幼冒長詭養異姓一切為宗蠹者使祿無關出復請節額稱數萬兩輔宗祿所不贍大璫潘相踞湖口推稅桀黠害人激變商民公申明律令三疏請罷稅撤璫詞義慷慨上特可其奏已改差按山東歲飢發贖鍰俸薪賑之所全活如三晉時庚申晉太僕辛酉轉太常紅丸議起公奮筆議曰紅丸未審何藥即誤矣從無誤弑人主之律如律于父母止有謀弑凌遲一款更無別條減等文昇可灼為故為誤總無逃于大辟壬戌秋刑部尚書王公紀以攻客魏奉嚴旨為民公特疏申救尋進大理轉吏部左侍郎時冢宰趙公南星也魏璫既借陳九疇疏逐趙與御史大夫高公攀龍公攝部當推代者輔臣顧秉謙傳璫意屬某某且為危

言動公公不可與副院楊公漣僉院左公光斗同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上璫怒甚以所推爲趙公私人坐大不敬削公與楊左籍公陛辭後單車就道與楊左並轡聯吟以見志歸而鍵戶著書一語不及朝事戊辰毅宗御極璫敗言官交章薦公起公總留憲時當內計鄭司農三俊攝南太宰事公與矢心澄汰無失出倖免者太學生某鳩材建璫祠其人題貧時名公置之法南御史差竣例聽壯考公請先考于面廉耳目近而綜核真上報可著爲令秦淮間風

靡麗多以宴飲登眺荒厥職公約法數章尤勤飲
術之戒官箴肅然辛未北總憲缺公以副推得旨召
用公莅任條陳院事有不敢模稜以博渾厚亦不措
擊以傷元氣諸未幾草場災下御史高倬獄武闈事
又下御史余文爝獄公皆出疏申救尋考滿加公太
子少保公三疏乞休不允時上急疆場乏材欲伸武
治之氣斥文之軟息而有驕心者竊見微指浸以難馭
選臺御史視徽戒飭衛弁有旨着堂上官考核公言
選方核臣煌煌代天將命而戒飭撫于武弁何以馭

卷二　二三五

驕慢五履不奉部御史畢佐周復如徽事仍著考核
公堅執如前上怒削公籍公嘆曰老臣今有以報明
主矣當暴暗時爲天下守道道喪身與俱喪今當明
時爲朝廷守法法存身與俱存吾何憂歸二年而卒
南都復官仍加贈䘏予貞聯貞稱貞達貞懿懿尤罕
文章氣節孫緯林才名卓犖爲士林巨擘云
論曰虎豹之在柙也三尺童子恩操尺箠制其命及
其負嵎跳踉則賁育避之矣當忠烈劾贈大小諸臣
革上以百計豈盡懷慨忠貞或亦值闖在柙時耳趙

若陵逐大獄將興此正將人而食之時公于是時偃
仰一推擇無少阿徇斯殆賁育所不如彼其奮不顧身
食堂優游林泉重登鐵鉞蕆職而復起再領烏臺歷
事四朝終始一節謂天不佑正直吾不信也

卷二　二三六

張清惠傳

公名瓚字席之號二峯直隸武進人也少孤貧取徒四壁當與巢刺史之梁就學外塾取糠秕自給不足則忍饑往還不輕就人一飯蓋秉性介特如此下帷攻苦無間晨夕有聲諸生間壬子受知督學熊公廷弼郎以是秋領解額公不色喜布袍草屨居然龍泉庵上苦書生也甫上公車不第閉戶方學不一至有司庭已未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時熹皇帝初立行大婚禮取給太倉出納浩繁餘羨流溢一時望屬金

穴大司農欲以公典兌鑰公謝不可于是清譽滿長安擢公職方司旋進正郎故事毋推總戎一人可獲暮夜金數千公在事數月獨懸鉄不稱當事心儀公將命公典天曹啓事託所知道意時天啓甲子也公輟時事多艱且恥由門戶以進復力謝之僅督粵東學政以出粵東風俗侈靡衡文者宮室供帳輿馬飲食之奉甲于他省象犀文石名花珠貝雜置左右公一切屏去獎才隽拔孤寒杜請託士風丕變會省城請建逆賢生祠其上梁文例出督學手公遂拂衣賦

歸來清風兩袖槖中無粵東一物授徒里中藿食菜羹研朱點課有三家村學比所不能甘者公從容講授忘其身爲貧人與從名都麟帳歸也時論翕然歸重顧以恬澹無求不事標榜逆賢既殛一時遺璫錮者連茹以升公至己巳始起補江西參議猶然平調而已歷遷福建江西山東副使周旋藩臬几于豪斷京華會吳公宗達在政府心折公廉潔端方難進易退力言于銓曹始內轉尚寶旋進太僕已又以直道忤時降補南大理寺丞庚辰始起應天府丞時南畿

旱蝗交作民不聊生公目睹道殣餘心殞嘶拊循賑恤不遺餘力辛巳升南光祿寺都召入爲倉都拂吏烈皇帝痛寇盜縱橫皆貪吏剋剝脧削賄賂營求竭澤而漁驅之走險欲亟拔清貞絕俗之品師表百僚知公與方公岳貢會公櫰實爲領袖方公既用外吏大拜會公亦自四服領節鉞尤注意于公驟駿大用遂擢公副都御史公亟上風勵臺班疏謂懲往正以鑒來重戒亦當鼓勸今極貪則原任巡按蘇松御史某極廉則原任南道御史成勇勇與臣從不識面但

巳卯家居聞勇被逮士民泣送者萬計至百里不止後入南都始知勇在臺不濫准一詞不輕批一牘不輕受屬員一疏一菓杰耕悍吏素爲民害者勇鐵面剛腸不少假借日與民講聖諭六條有父子兄弟之訟輒以孝友至性委曲開導至涕泣去臣雖南中士民送臣就道同聲願俗成御史惠我南人雖前奉嚴譴宜召爲諸御史勸抑臣有感焉廉如成勇其譴也以參舊輔貪如某某其處也亦以參舊輔兩人立身旣殊起念各別在勇直抒胸中所見可謂拂士之科在某自知公論難容不過拼人蓋醜而巳若漫不加脈使大貪大詐借一疏爲護身之符囊橐旣盈聲名不失豈補過之司可以納汙藏垢求賢之典可以落倖庇貪也哉疏上一時稱快而公亦漸病矣　上聞乎臺召公慰諭諄諄且問公楚寃事始末公欲有所啓以事多掣肘而止自痛負　上虛懷隆禮有志不伸遂憤鬱以卒卒之前數日後時數有所忼慨論列云公少爲薛尚寶敷教所知後與同志講學書院莊事孫文介而於鄉之賢者吳禮部鍾巒楊翰撰廷鑑最稱莫逆其學以愼獨知幾爲宗于禪理尤深游天童三峰兩大師間末後一着謂自謂得力於拚符纜起大師云南都贈公左都御史謚清惠

論曰古巨儒名卿究心宗乘者不乏然或遊戲翰墨或弘護金湯求其以苦行頭陀現宰官身發明大事惟山谷無垢今得公而三矣然山谷不能免黜南之謫無垢不能免橫浦之竄皆流離放逐於九死一生中絕後再甦公雖留滯外藩身名俱泰既受主知數位執法吾於是知　先帝之愛惜人才過宋代萬萬也

葉侍郎傳

公諱茂才字參之號閒適直隸無錫人也成萬曆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念父老改南工部攝六篆事兼治権蕪關杜羨餘開雙港之禁國課既登日照籌放船不取一錢皆驩呼祝贊而去疏以羨金餉邊且日往苦旱行旅罕通通而羨非臣願也請勿爲額上賜金旌之壬辰改吏部郎請告歸里丁外艱戊戌守故官亡何復請告已亥補禮部郎辛丑遷尚寶丞丙午晉少卿戊申遷大理丞壬子晉南太僕少卿時朝論

訛淆有斥言事諸臣爲護奸者公抗章爭之謂當日毒害楚宗妖書煽禍揭留私人壞祖宗二百餘年計典諸不法事皆非影響發奸摘伏忠言讜論表表在人耳目者欲坐以奸人揑造之罪將使大臣不以伊周爲法臺省不以唐介爲師決裂清議貽禍無窮疏入不報其黨更攢集攻公公怡然應之謂臣戇直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勝內省不疚何慮夾攻難助一官何難勇退復貽書當事曰今已决意入山無須再計然公論明則治不明則亂明於上則治明於下而不明於上則亂此理亂大機也時臺中有欲禁旁觀者則有旁觀止觀說年例考選不愜輿情則有上冢太宰書應予告歸天啟初起太僕少卿癸亥遷太常皆不赴甲子擢南工部右侍郎甫涖任見璫燄方張時布日氣先幾引去雖單封指日弗戀也有同人北上者輒聲感吁嗟曰前星未耀主上孤危諸信鄉出關講學此今日第一義諸君何不慮及其片言扼要如此比党禍起高忠憲從容自决經紀之無餘力未幾亦卒年七十二公勁骨清標昂然玉立

天性孝友篤明直諒與顧端文高忠憲皆以道學相規切爲鄉邦典型雖官居九列通籍四十年家貽貧布衣楚楚不作了鳥態敝椽庳陋而蕢餘整潔堂上榜三世無訟四字以此占世德云

論曰世稱葉先生惇厚長者謙謙抑抑蓋恬雅藹茂君子也乃其當事又何屹然壁立哉仁者必勇誠哉是言矣出儀於朝處範於鄉進退光明取予介如如先生者乃眞道學也噫即以宰制天下坐鎮群品有餘矣

周尚書傳

公諱嘉謨字明卿號景松湖廣景陵人也中隆慶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南弱冠著能聲丁丑出守韶州韶俗醇樸公剸刃有餘壬午晉憲副治瀘州下車即窮治大憝楊騰霄豪猾般衆會建武兵變同官懾其威咸縮恧不敢前公曰是何難虎而遠鋒爪迫人也輒單車徑往曉諭禍福叛卒凡四千餘人皆俯首聽命及撫白艸番夷視師邛州灌縣皆饒方畧蜀人為咏方叔召虎焉五年晉按察使乞歸尋丁內外艱服

闋起故官備蜀人為中使丘乘雲橫斂逮繫椎剝公遍檄所司俾一切得抗絕之勿聽又廉得奸黠附中貴為虐者五人擬諸法民賴以安轉左布政二載巡撫雲南會滇當兵燹後公意在與民休息不欲勤兵而土酋安民背漢投緬據蠻灣公請兵討之斬首二百餘級獲安民立其弟安靖盡諭散其黨而還無何廷推公總督兩廣公疏請減滇南額貢黃金五千兩不報立為官買法而酋夷交趾有越境憂兵餉煩費公又酌鹽贖四千餘金給之歲大水請賑濟且出俸

餘為南海番禺高要高明四會諸邑築圩隄捍災患作法周詳歷南戶部侍郎歷北工部歷吏部尚書值神宗賓天而光宗即位鄭貴妃邀封太后公理諭其姪鄭養性亟請貴妃辭封后命辭義侃侃未幾光宗不豫公入受顧命明日駕崩是時熹廟冲幼群情惶惶僉謂先朝選侍儼然以母道自居意啚垂廉稱制公首建議請熹宗御文華殿朝賀以定危疑已而駕至殿門諸臣嵩呼畢祈卜吉登極而選侍猶踞乾清不出公倡九卿科道再請聲撼內廷選侍

怒狀卒不得不移亡何逆璫用事嫉私人孫杰論公罷歸尋借移宮罪案削奪追思宗立召起南京吏部尚書踰年卒

論曰垂簾稱制事未必然然老成憂國如公與楊左諸公自當防危中之危要于求穩中之穩不容不鰓鰓過計矣嗚呼衆賢並力國體弘張不旋踵而借歸罪案悲夫

孫太宰傳

公諱瑋字以貞號藍石陜西渭南人童時有出世之志遇方外異人輒棄家追隨一日夢逐一道人登高山似非人世飢甚道人持一器若糜粥者食之謂曰此糊塗也汝從此無神仙分當幹世間事業耳公悔甚驚覺自此一意舉業以萬曆丁丑成道士由行人選給事中以母病不候旨歸降爲桃源主傳累遷至保定巡撫嚴法令剔蠹弊節浮靡廣儲蓄摧强撫弱人賴以安時滹沱水溢從隸勸公乘船以避公不可

擇署中稍高處居之曰水至此惟有死耳水僅及床足而退衆服其有大臣之度遷兵部侍郎轉戶部總督倉塲陞兵部尚書尋爲總憲風紀一新適應天巡按御史荆養喬與督學御史熊廷弼以言事互訐時論欲獨罷荆公按法兩斥之熊黨遂劾公歸里久之起南京吏部尚書改北刑部復以吏部尚書銜爲都御史甲子以老病乞歸不允而卒先一日敘古人尸諫遺疏上陳内　劉一燝鄒元標周嘉謨王紀孫愼行盛以弘曹于汴文震孟侯震暘朝薦諸　賢

倖餘爲南海番禺高要高明四會諸邑築圩堤捍災患作法周詳陞南戶部侍郎歷北工部陞吏部尚書値　神宗賓天　光宗卽位鄭貴妃邀封太后公理諭其姪鄭養性亟請貴妃辭封后命辭義侃侃未幾光宗不豫公偕大學士劉公一燝韓公爌率給中中楊公漣御史左公光斗等入受顧命明日駕崩是時熹廟方沖幼群情惶惶僉謂先朝選侍儼然以母道自居意圖垂簾稱制公首建議請　上御文華殿朝賀以定危疑已而駕至殿門諸臣嵩呼畢祈卜吉登

極而選侍猶踞乾清宮不出公倡九卿科道疏請大畧謂選侍雖有撫愛之心自不無形骸之隔殿下年齡漸茂婚禮未成鉞眉粉黛時溷目前萬一防護稍疎所關匪細惟殿下爲宗社自愛近議先帝梓宮安設于仁智殿選侍或可移駐後殿俾一切宮嬪盡行隨入一以奉几筵之香火一以肅閨閫之範儀社稷幸甚疏入選侍怒然卒不得不移出居噦鸞宮亡何逆璫用事嗾其私人給事孫杰論公公罷歸尋借移宮爲罪案正直以次芟除遂削公籍追奪誥命

陛伏草野陛下若聽臣言漸次簡擢必有能任昭德塞違之責效拾遺補缺之長振飭紀綱提醒聾聵以爲陛下收拾人心者尤願陛下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天意可回民志可定疏入上不報也亡何逆璫用事追論削奪公爲人器宇端凝風神遒勁被服造次必於禮法聲色貨利一無所嗜當官守法務在鉏抑豪便惠利小弱而不爲瑣細科條居常恂恂訥訥及當大議大謀衆莫敢發公獨守經據言片言取決平生取予去就

嚴于一介至臧否人物常從寬大罕爲刻深蓋老成正直君子也

論曰漢與御史大夫與丞相侔埒重也其可屈指數者周大夫昌之疆力貢大夫禹之清直薛大夫廣德之敢言尚矣公不必盡有之而從躬執行從容養重進而議于朝退而儀于野者又何多遜也跡其尸諫一疏惓惓懇懇下大臣所關以人事君者庶無忝焉

周文簡傳

公名炳謨字仲觀號念潛南直無錫人吏部侍郎文恪公子義仲子也中萬曆甲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未除簡討告歸壬子補原職丙辰陞左春坊左贊善己未陞右春坊右諭德辛酉轉左管誥勅記注起居充經筵日講官明年晉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擢禮部右侍郎以纂修　光宗實錄加太子賓客二品服俸以瘖患告歸乙丑卒公爲人正直忠淳端重寡默言笑無所假懇切君身憂深國恤攢眉折

腹如恐不及甫入仕即疏請皇太子出閣講學比遼左患起公援古証今開陳方畧稱引李長源策兵陸敬輿策餉李臨淮郭汾陽策敵馮都尉策無以文吏馭邊將娓娓千言時稱石畫其在講筵陳善責難必根極治亂與廢之原而時寓諷諫其癸丑分較禮闈辛酉主考北闈所得皆名士其冊封代藩屏絕餽遺人誦廉潔方璫與政朝局紛紜時有纂修之役史館中多僞縮規避者公毅然曰先帝一月天子萬年聖人臣子分當謳揚鴻徽遂讀一官而健設聊于廷

擊糺九諸寀奮筆大書姦甚力人服其正而擬忌
者益側目蓋事繫宮闈人情積有畸向公持議不阿
遂逢時論逆璫燄益熾羣小爭指擊正人爲富貴地
御史石三畏希指論公當國者頗秉謙票擬逮問會
禮侍錢龍錫力持不可乃止公居官二十餘年恪勤
一德而屹然特立未嘗倚傍門戶有宋司馬光范祖
禹遺風孝友著於鄉閭仁義孚於邦國安貧茹淡一
介必嚴以講學爲斯道主盟從遊者日益衆而公不
屑屑以之自鳴嘗癸亥秋卜資望咸屬公大理卿周

應秋錦衣都督許顯純皆璫私人也一爲公同鄉一
爲公武闈門下士請爲公道地公怫然起即日具疏
乞身其進退不苟如此崇禎二年詔贈禮部尚書予
祭葬諡文簡子如璧如璽俱博雅能文士林稱之
論曰國家自嘉隆以迄昌啓比及百年公卿大夫際
昇平而樹鴻駿者不可勝數其在吾錫則周文恪文
簡爲最著方于 神廟之朝不附權相而流芳者文
恪公也立于 熹廟之朝羣忤逆璫而峻節者文簡
公也先後四朝父子一德譬諸作室暨茨資于後昆

啓之種樹梓漆食于易世蕃宗資士之效可謂大矣
顧文恪得罪江陵終其身不得大拜至今父老猶傳
說之若文簡觸遭權璫獨能秉禮守義毅然不爲屈
撓卒之遐翔鼎鼐奉身而退幾罹構讒幸愛主知始
終思禮此其正氣清操前後一轍又非一時都顯位
擅大名所得幾者嗚呼錫山巖巖惠水湛湛岺之名
于是乎俱永矣

曹左都傳

公名于汴字自梁號珍予山西安邑人也中萬曆壬辰進士授淮安府推官入爲吏科給事中泰昌元年由太常少卿屢遷至都察院僉都御史吏部左侍郎未幾逆奄難作公請告歸崇禎初召爲左都御史士何閣訟又起公據經守正力爲糾止久之再疏乞休得旨歸里甲戌正月卒於家得年七十有一公爲人孝弟忠信明允篤誠望之如太山喬嶽而即之如和風暄日立朝務持大議當事務存大體論人務取大節主張名教扶養風義愛惜善類而於僉人邪黨有所彈劾處分未嘗不惻然加傷一言之可採寸長之足錄必加引進其或反唇相譏操戈入室則皇〻引咎自責與盱眙馮公應京同舉進士以聖賢之學相鏃礪居家老屋三間不蔽風雨席門蓽簾含菽飲水端居參究羣萃和擊春星秋霜移日分夜壯而仕老而休終其身於學問之中爲諸生時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與馮公討經世實用書強半出諸腹笥爲司李護陵寢輸劇盜疾擾淮泗閘利病其舉而

措之者也在省垣論奏皆關天下大計居憲府雙藤倚戶百僚肅然有頓太康之風遇重寡言人或以衰聵目之及比兵薄都門論札日數十下僚對商榷不移漏刻詰奸警備旋至立應精彊少年皆斂手歎服知爲有用之學平居薄嗜慾勇辭讓進禮退義不失尺寸當少宰之推也越馮恭定而用公小人設械欲藉是兩擠之公固讓不可不旬日堅請去小人卒無以傷公其況幾先物不俟終日皆此類也公死門人錢宗伯謙益表其墓

論曰僉觀公之生平盡與黨論相終始云俛仰三十年間雄唱雌和黨同伐異以宮府爲城社以婦寺爲窟穴駸至朝野震動衣冠塗炭而以人之國爲孤注然而丁卯之閹禍即辛亥熊幽之伏戎也戊辰之閣訟即丁卯媚閹之遺種也公剪其勾萌擿其機牙卒至屢進旋退不得究其大用而世道之剝復因之豈非君子之所關者重歟虞山先生之請公有曰公之爲學惟仁與誠騶虞之不殺鳳皇之不摶仁也春風之解凍夏雨之解暍誠也仁則無我好賢疾惡皆一

體也何惜乎黨議蔵則無爲方內直外皆天則也何
畏乎學禁知師莫若弟信夫

余尚書傳

公諱懋衡字平伯婺源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知永新縣勤吏事間與諸生講學合紫陽新建之說一以躬行爲本士多宗之入爲山西道御史屢疏請講學勤政三十一年巡鹽長蘆立開掣之法嚴苞苴之條而礦璫梏寵欲撓鹽法擾民事公力鋤去之三十四年巡按陝西稅璫梁永尤横公毎事裁抑永恚陰遣廝人酰公廝人賢公不忍殺乃薄其酰得不死事覺公遂抗章劾永罪狀因言邊地易動難安兕徒罪大惡極法振於上則爲威威不可褻變起于下則爲亂亂不可生陝西十萬之稅皆係各州縣裁役夫勤牙戶括間架徵蔬果苑廐膳剩軍需以充之搜索無遺公私告匱陛下撫有天下奈何使聚斂之小人壞平明之治也疏入不報永自是稍戢隨奉命閱視延綏固原條邊政十事皆鑿鑿可行尋丁憂四十年起補河南道御史明年遷大理右丞復以憂去家居八年天啓改元起原官明年進大理左少卿尋命協理京營時廣寧破公請增諸隘口戍兵運芻粮入城修垣

浚濠。堅壁無動。改右僉都御史、協理如故。再遷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時趙公南星掌院、與公交歡、南星鋒稜嚴毅。公稍調和之。臺綱秩然。會當內計、公上計典七條、皆切時弊。有詔褒答著為令。明年進兵部添設右侍郎、閱外山東黔蜀大司馬董漢儒諸事倚藉之。魏忠賢漸用事。撓兵政。公岸然不為動。有債帥賂忠賢求遷。公力持不可。是時廷臣多欲起李三才。向與三才為難者。懼其復入倚忠賢。阻之。而忠賢又恨公。會南吏部尚書缺、吏部以三才及公名上、遂越例降旨、以公為南吏部尚書、言官交章請留、報可、公力辭、且以病請、許之、明年忠賢矯旨、奪官為民、崇禎初復原官、二年卒、贈太子少保、

論曰、公自為御史。時即與礦稅兩璫樹敵。幾以身殉。及為卿貳。逆熖方張。執法不撓。卒以去國。意其人必好剛使氣者流。而公固學道人也。尚醇修。敦實學。德尚山岳。品重林泉。其亦近代以來。名卿罕見者哉。

薛布政傳

梁溪鄒　漪流綺甫纂

公名近兗字信余號又樹武進人學憲方山公子也方山富文學倜來義爲當代大家公少凌峭有發霞出塵想歷官浙江雲南布政以首薦僉憲何公士晉忤要人意告病歸里居二年而卒得年五十三公在仕途三十餘年第宅不一拓田畝不再增嘗分司淮揚故事漕艘過每舟賕一金公禁不許入他所郝黴

千金者更多舟早晚通流人大便之未及期滑以竢在浙藩舊例贏金及公費津貼無算一無所取通疊惠農坐鈐閣靜悄訟以不煩性顓顓閣臣遞淮深居不出謁浙中莞舟船非例索者一切不與他居間來盡空手去執執將東林倡學者名方張公口未嘗不數數稱善顧議論不肯隨從昂昂自如居漠然寡交游率意行街大布敝冠所與役卿者多里中故友傳觴呼盧徹宵且或連日不休而豪貴人便聪與一面孫文介謂當時爲公府者若不知鄉紳之有薛公爲市塵者亦不知里紳之有薛氏也其和易坦率又如此卒之日遺命斂用杉棺角巾素袍自題銘旌稱損道人兩歷長數政號純臺官御史另有傳次散敎號玄臺官學正入仕即疏爭言路回籍省遇並封議起又與禮部郎陳泰來等建言已而京察執法峻貴人多不便有出而撓二百年計典者再疏力爭謫光州學正歸而講學東林天下號爲儒者以卒在萬曆間不載其季子憲岳性至孝博古能文晚入太學甲子秋感時事棄青衿浪遊湖山間甲申正月卒謂兄子

寀及子華曰大亂已成吾猶得以角巾深衣侍先公及顧高諸公子地下汝等不可得矣寀字諧孟登辛未進士官開封知府後爲僧名米號堆山隱居五牧郎家爲庵詩文斂妙有倚馬才天下爭傳誦之葢其家學淵源爲吳中文獻所係云

論曰予交堆山大師稔知先生家世甚詳先生固以忤奸而去官也當先生薦何公時以語孫文介文介曰誤矣非開府料矣先生愕問故文介謂何方以張差事劾貴戚爲要人所切齒子忽薦之是明于人品

乎世道而未免誤于官也先生因揚揚大唱所為
匪輪欲問狐投鼠不忌器語以自信豈非立意毅然
不欺其志者與至其德及于民行孚乎俗一塵不染
三事克全所由與聲色貨利俯仰浮沉者异矣

丁尚寶傳

公諱元薦字長孺號慎所浙江長興人也少負異姿
弱冠廪於庠從顧涇陽馮具區兩先生問業聲樂藹
起登萬曆丙戌進士予告丁外艱至癸巳謁選授中
書舍人甫匝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可寒心者三
可浩歎者七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皆關天下大計
時　光宗儲位未定有三王並封議公封事中多責
備婁江相國婁江惡之尋請使事去還朝丁內艱已
亥京察以浮躁落級積十二年庚戌起禮廣東臬司

經歷尋召為禮部主客司主事又驗年辛亥之官時
京察甫竣太宰孫富平為反噬者所訐其黨和之舉
朝胥沸度無能解之者公乃起而抗疏臚諸奸罪狀
并發其邪謀害正凡數千言其黨轉攢矢攻公公再
疏極爭條具剖真心暴名實重大體平物情端學脈
五著三疏再披微誠以存公道皆反復君子小人消
長治亂之際疏入不報遂移疾去在主客三月所主
四夷入貢者皆感悅既去有泣下者其後富平諸正
人相繼去國時事卬非詆東林日門戶籍朝士賢者

入之人人以講學爲諱至以六經亂天下語人省闕
策問公家居不勝忿乙卯復馳疏闕下爭國是及亂
政之叛　高皇邪說之殺孔子者諸多激壯亦不報
丁巳京察遂以不謹削籍或謂稍通狀要人可免公
曰此膝一屈可復伸乎歸而卜築山溪時集同志講
學談道刻程朱道會錄以見志天啓初起廢籍諸臣
至公獨以察典格久之臺省交訟起刑部簡較尋晉
尚寶丞少卿而公已病會逆閹用事大創門戶公病
中輒扼腕詆削公職未幾卒得年六十有六公性伉

慨負奇氣遇事勇往直前無所回互然一本之忠孝
惻怛嘗謂大丈夫寧璧碎毋寧瓦全好談古今節烈
奇事至擊節掀髯聽者忘倦尤嗜義若渴如爲鄉紳
陳潛齋立後而剔蜈蚣之篡幾顛名臣蔣侍郎賜塋
於豪有力之手而復其蒸嘗援劉清惠公曾孫女于
孥乞中且擇儒生而嫁之斂明經臧大咸于長安旅
邸晉其較著者吳俗善逋賦以鄉紳家悉免徭而富
民役事詭寄獨累貧丁賣妻鬻子女以供逋呼有艱
命肇楚者時朱文寧倡均徭議大爲桑里諱謀之公

公曰是殆難以口舌爭因先自討田占役與編戶等
諱者口塞役法自此少變長興盜起破城殺令事聞
家人皇迫請避公叱曰義不共國無可避也且吾一
舉足如全城何立設殊賞鼓勇殺賊所居鄉縣謝絕
一切造請有投以暮夜全者却必峻或廉其枉即爲
解之不令人知凡如交當路絕無一毫染指嘗吟臨
川詩以自況曰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
處無夢到徽州其廉介絕塵如此所著有西山日記
奏疏若干卷

論曰丁先生弱冠策名白首家食蓋終其身不忘一
席煖于朝也嘗沈烏程大拜時慕先生甚邀會於前
途先生謝不往笑曰豈有白首曹郎纔小翻於相公
舟側者乎及魏孔時給諫還朝過高忠憲先生先在
焉因請先生一交給諫先生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
津便飛棹而返後給諫奪官歸力還尺素定交嗚呼
此先生細行也而風義概見矣顧獨切切孜孜飢溺
當世有物於中必欲一吐之君父而後快雖刀鋸鼎
鑊不少避焉先生又豈獨善其身者乎余每見諸曹

陛亲聲下氣仰鼻息于尚書侍郎一階半級苟得遂
以爲幸求如丁先生之磊特不磨可多得哉

方巡撫傳　附于惟馨

公諱震孺字孩未直隸桐城人也遷壽州舜孔孺人夢正學先生來寤而生公因以命名稍長頻異骨肉皆香舉萬曆癸丑進士福清葉公向高極器重之訂以館選因母病遽遁歸授福建沙縣知縣御牛後數千金政令清嚴教化簡易兩舉卓異擢湖廣道御史時諸璫人爲欲擅權横分區類禁錮名賢公力請開門戶之禁先後薦起趙公南星高公攀龍數輩皆一時名臣光熹繼立逆璫魏忠賢結客氏將恣不法公

疏陳三朝艱危首以在床在旁爲言請逐忠賢併遠客氏而遷南城璫甥傅應星放齊民妻公棄之下岸獄璫匱門躬請公笑曰安有縱之搾人妻而不蕭之君不聞欒水加劍古貴臣之義乎貴臣侵璫也璫恚甚日欲得公而甘心焉會遼陽不守公一日十三疏增巡撫通海運調邊兵易司馬語皆中款每五鼓即樋公卿門籌畫痛哭而又自請犒師言臣本柔脆書生當此炎天烈日之中猶有熱血黄沙之想凡以激天下忠臣孝子使其心東向耳蓋是時三岔以西四

百里無人煙廣棄之莫敢往公慨然就道齋恤方數
而按遼之命下矣比受事則日陳師河上與北兵數
萬對壘居不廬食不火疲羸無人狀相持七月卒不
得渡公感憤時事疏言廣寧情形毋論戰不成戰併
亦守不成守又言經撫心同乎異趣事必致大壞後
皆一一不爽時鄒忠介公移書問遼事公手復千言
末云能依孫以羅一貴劉徵爲大將用精兵三萬守
鎮武可保廣寧十年無事不則必亡會主者僅與兵
五千人而又自任能守朞朝壯之公署甚又移忠介

書曰鎮武不守廣寧無幸矣老先生三朝元老乞爲
一爭護籓一腔瘀血灑而無益後一貴與徵斬殺無
算鎮武城破力盡矢窮猶西向再拜曰吾以此一死
報方公也壬戌正月公差當爪代回前屯造册而清
兵夜渡谷河遼撫棄廣寧走大帥祖大壽擁殘兵駐
覺華島上公痛哭曰天下安危在此一着若帶兵
以攻榆關豈有幸哉帥都司張圖卿航海見大壽責
以大義曰將軍歸相保以富貴不歸請以頸血濺
將軍今日死不懦也大壽泣公亦泣遂擁衆十萬兵

數萬西歸而獲公者不以告旋主事吳淳夫徐大化
逢璫意論公擬差嗟乎何差不可擬而擬僅僅一衛
之差擬刀頭晉火之差耶事下部院議總憲鄒公元
標奮筆曰御史保全山海無過且有社稷功不知大
化是何肺腸偏欲中傷善類罷免之而給事中郭興
治遂借道學以逐總憲鄒公去位公亦乞歸乙丑璫
與魏廣微興大獄幕𥡴方御史者賞京堂郭興治再
懸幕論公河西贓私矯旨逮問校意緹騎曰毋逮生
御史來是時公岌岌危璫揚言亦獲先獲公宅僅多

爛炙親故爲散長安傳公火矣公束身待舉府縣比
械至詔獄掠公坐贓六千四百日一杖比公大呼皇
天后土竟欲殺直臣耶對簿卒不定大司寇李公養
正力爭者三公弟震仲震鼎哭於菀公質公房公海
客二三君子代輸金半餘則株連戶族以竣而揚州
守劉鐸亦璫毒也在獄疇青鮮自新誑以祝詛倚公
與歸交通擬斬不數日當棄市先一夕公與惠公世
揚慷慨悲歌仰天大言曰惠給事方御史死則死矣
千秋萬世謂王鈇何哉獄吏請就縛公儼然無動容

天明忽傳皇太子生得免而璫意愈不能釋日遣邏
卒伺公動靜公跼一土坑讀書賦詩其卒或時時佐
公飲啖不厭公疑之卒曰此我妻某氏聞公精忠手
治以獻者也公因賦羅刹成佛詩贈之故其報璫輙
給曰某病革某瀕死璫以是稍稍疎防丁卯八月秋
讞公知不免乃作易序年譜其賦詩有云孤臣九死
原無恨夏與三朝幸有名會　毅宗登極逆璫伏誅
上特釋二公於獄科道交章請不次擢用而長山劉
鴻訓柄國欲索重賄公笑曰使方子而行賂魏璫時

已九列矣持不可事遂阻而公亦自謂吾與楊左同
被叙錄一時下獄共十七人今僅得兩人在白骨再
肉華表重來若再作宦海汨沒之想便是冥頑不靈
男子自是息影杜門日事禪誦絕口不談仕進事亡
何癸酉甲戌間流寇充斥大江以北人無固志乙亥
正月潁霍告陷賊至壽州時壽守土無一官父老子
弟環公泣請爲城守計公義不獲辭破家給士乘城
拒守捍禦諸具一夕皆備未幾屬衆肉薄環攻公親
冒矢石用砲殲厥渠魁又縋城出死士劫其營斬獲

無算賊乃駭遁夫以數十萬之寇攻彈丸之州不可
拔且不費粒餉不煩一兵保淮揚若金湯及丙子冬
再犯和含道經壽界去城不三里而卒不敢正覷者
公之威懾之也撫軍史公可法上其功當擢用因衆
宰某有小嫌僅補嶺西參議未幾有湯楊二將聚衆
州以叛總制沈猶龍委南部道王孫蘭往禦孫蘭殉
難死公毅然身任單騎直入其營二將聞公名曰此
固曩按遼東方御史也某等敢不聽命公諭以禍福
率兵皆降全廣得安不半載擢爲廣西巡撫蓋出于

上意外廷奉行而已燕都陷弘光立時南京方叙擁
戴功無意復仇公聞痛哭拜疏言先帝憂勤兢業追
踪舜禹十七年辛勞崩于賊手在諸臣自高夾日之
奇勲而獄臣終抱攀髯之隱痛又曰雖祿山之剖腹
有時侯景之爪熟自落然臣願親提一旅過河同諸
勤王兵與賊一決馬士英阮大鋮見之顧曰復來吾
輩無幸矣遂矯詔云撫臣勤王不得自行公鬱鬱失
志每自言曰南都諸臣恐忘先帝仇乎吾當爲先帝
驅螻蟻耳病遂不起索筆題詩有一痛橋山幸回[illegible]

麻衣如雪見先皇之旬兩粤八十無不哀之長子至模仲子惟馨皆凝博雅俱負至性爲磊落奇男子惟馨仕閩兵部司務署篆瑞金其上封事有曰蕭王爲將而不爲天子此光武所以復舊物也宋高爲天子而不爲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謂名言尋以淸兵南下痛哭疾走南雄委頓逆賊嘔血而卒子居易髮覆額亦不願回里隨歿之

論曰啓禎之際世稱忠節惕左諸君子外必推惠給諫方侍御云及予遊金陵獲交侍御先生之子方洄蓋竊讀先生奏議與記事而嘆爲一代經濟才也夫以先生按遼而遼有先生守壽而壽保及先生禦叛而叛服使得假以事權竟其磨壘楯鼻之技中興事業必有可觀而毋奈奸樞懲相寧可斷送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先後一轍俾大材不展齎志以終所謂國仇未復身先殞長使英雄淚滿襟古今同慨而予所尤難先生者居官不染纖塵遇事不辭艱苦與人不留芥蒂旣淸任和之咸備且闢變不生恐怖備敵不吝金錢殺賊不聞姑息亦智仁勇之各是然則豁懃

一節先生眞天地間完人以視惠之優遊不決末路貽譏者相去爲何如也傳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先生有焉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先生之子若孫有焉

劉光祿傳　　荆書荃齋

公諱元珍字伯先號本孺直隸無錫人也性伉爽少
即以名節自勵弱冠舉鄉試登萬曆乙未進士授南
禮部主事移疾歸庚寅補職方郎有垣長某攝六篆
操諸司權莫敢抗者公每事輒以理諍垣長曰此郎
君不可與爭鋒唯唯聽命公益殫精部務核虎餉汰
冗員節省金錢二萬有奇歲乙巳四明相當國以楚
宗事恢郭文毅其徒乃布妖書引繩批根思一網異
已者馴至考察大典群奸亦從而許之　上留察疏
不下臺復臺省被察諸臣公抗疏上言首輔沈一貫
比暱儉人錢夢皐即如考察一事內則假公以脅上
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
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庸與者高張
無忌疏入詔下公卿會議四明及其黨經營百端詔
不廷杖公議不可息會雷震郊壇竿木　上懼反杖
旨繼公疏者兵部郎龐公時雍有旨削籍南臺省
陳公嘉訓孫公居相相繼極詆四明乃罷去當是時
公直聲震天下公歸十六年庚申　神廟[illegible]

事廢叅者起光祿少卿辛酉三月至京是時遼瀋[illegible]
沒舊貴畫劉國縉以招撫南四衛官民爲名擁數萬
衆入內援揭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舡南濟公復
疏劾國縉根拜李成梁爲義兒與如柏如楨猥狠相
倚種害遼左已而被叅解任乃忽擁衆數萬竄入內
地保無奸細挖入其中國縉今日若能招撫遼士昔
日必不扶同賣國昔既惡其賣國而黜之今忽信其
招撫而收之呼吸安危登客嘗試上以所奏關切機
宜下部議覆部畏國縉之黨不敢也而兵垣請擢國
縉爲巡撫者則格不行未幾病卒京邸得年五十有
一公少苦貧性尤儉約淸素殍黎歲人不飾宮室不
蔬瑶玩稍贏即斥付施予倡率同志舉行同善會于
邑中凡忠孝節義之貧者有助鰥寡孤獨之賢者有
助其治家一尚嚴肅而尤善體人情嘗曰家衆造惡
皆繇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於臨事詔之當先
諭之當悉勿以不言之諭不戒之乎望蚩蚩哄林居
十六年杜門不與外事而無念不爲民尊善勸惡闔
里中有不平及刑法寬枉事輒慷慨論列[illegible]

不逮其志不止嘗有和吏當路蘇之當民被褫害
辟者我蘇復全公怒叱吏之徐廉其枉卒爲雪不全
之知其狷介如此公子三長明翔貢生仲明翁舉人
仕中書季明翹諸生而文孫雷恒惠恒露恒諸兄[illegible]
皆負才藻有聲于時惠恒中進士公殁後十餘年同
邑以建言獲罪者又有曹公名荃字元宰號履垣登
戊辰進士除南刑部主事崇禎間糾時政闕失疏請
平刑云功罪者天下之公論偏用之則徼倖者生端
而報復無已賞罰者人君之大柄輕施之則覬覦爲

固然而威權不露以令人心懈弛世道陵夷之秋而
梟以尚德緩刑之說進臣知其無當也臣所求于聖
明者惟欲用法之平耳竊觀皇上所與共理天下者
二三執政也自錢龍錫以輔臣下獄而政府畏罪一
味柔勝卽安危大事囁嚅莫敢發口矣所與綜核庶
政者六卿之長也自易應昌以執法重譴而士師懼
禍全用揣摩卽昭然爰書游移莫能自主矣詞臣者
啟沃之資也楊世芳劉必達素稱端品以閱文觸諱
置之司敗而主試一席人皆視爲畏途矣[illegible]

者郡邑之綱紀也左應選力捍危疆聲名甚著偶掛
彈章身幾不保王忠孝清操自矢橐無尺縑體數稍
踈隨被逮訊而保障者無必死之志飲蘗者懷不測
之虞矣諫臣之設欲其擧賢無隱也王績燦吳執御
男彥芳以薦賢縲絏而言路吞聲雖有正人端士不
敢入告矣直言之旌欲其糾慝不避也摘參厥衛之
許國榮以斜斤中法指斥官寺之馬思理高倬以草
場緊徵而危言賈害宵小益肆其矜誇矣夫三代之
世坐石垂櫜而民知恥者罰當其辜也叔季之時深

文峻詆而下不辱者罪浮其實也煌煌聖世雷電日
赫而恬不知警至矯激之士借以爲名高詭譎之徒
因端而希說可不爲稍省乎且皇上今日而欲行法
則內臣之遣尤不可不慎也何則內臣不出則雪霜
雨露皆屬君恩內臣既出則兵刑矯飾悉歸中貴今
者大小臣工毫髮細過一經指摘罰不踰時而張[illegible]
憲臣萬鎮私悉置不問邊臣餌敵立就榜掠而王[illegible]
主款反蒙優詔然則內臣有功而無罪有賞而無罰
有彈駁之權而無斧鉞之臨將來鴟張奚所底止海

內元元誰非赤子內外人臣誰非耳目平則萬目皆
舉不平則百職俱隳伏乞聖明垂鑒疏入謫詹事府
錄事再疏恭劾內閣中書黃應煕并及首輔張至發
職狀人心大快後歷官福建副使所在有惠政尋告
歸申酉後杜門不出賦詩樂道蓋其生平正直清介
雅與劉公相類云
論曰曩時之爲鄉大夫者如此吾每見邇來閭閻中
有究抑事縉紳率環視相向莫出一語以告有司也
賢者護其名并遺其公不賢者僭其名乃行其私遂

令賢者不言言者不信而桑梓如秦越矣如劉先生
一介不取辨究雪枉誰則能之蓋是時東林方盛清
議大明以故毘陵三十年前其守令多廉明慈惠其
士大夫畏名節不敢爲非皆先生與高忠憲景逸顧
端文涇陽薛尚寶玄臺陳太常鈞堂諸公力也夫士
子策名仕路進則當爲朝廷樹業退亦應爲閭里造
福以予所見鄉先生閉戶好修者多矣求其慷慨任
事庶幾馬文忠素修曹憲副履垣猶有先輩之風焉
近則郡中楊静山太史地方利弊奮髯抵几時爲當

事指陳又總持鄉黨繼後學厲風節灑一代之
物議矣嗚呼安得盡如斯人者而爲鄉邦典
型也哉

滿太僕傳

公名朝薦字震東湖廣麻陽人麻爲辰下邑地皆重山深箐比隣苗獞風習粗獷鮮習絃誦公獨以才雋稱萬曆甲辰登進士高第釋褐令咸寧潔己奉公適中貴人以礦稅事至縣驕倨不謹苛斂暴索邑人皇皇無所控訴公方坐堂上忽投袂鼓髯起曰邑蕞爾君奉朝廷德意推心腹臨之若煦煦赤子旦夕哺不忍稍違逆而豺虎乃肆薰灼其將使敵爲草菅乎吾寧與此蠹賊俱死終不能喑喑坐視下令民敢往者獵逐之咸寧人遂大譟將甘心中貴人中貴人怖甚急走逸去因誣奏公變鑠近侍無人臣禮天子震怒命提騎逮公至則下詔獄五年不釋廷臣紛紛上請何至令卓魯發氣獨坐兩廡縱其欺後且以骨骾爲殷鑒有鬚眉者盡繼夬疏累入不省久之始以覃恩得赦歸　光宗御位奉遺詔起廢天啟初累官至太僕少卿會際時艱遼陽失陷廷臣各懷私樹党沽激聚訟公發憤上疏曰前史著戒典亡卒視所用親賢遠奸亟進危言引正類則治疎賢親奸巧飾讒諂

傾陰擠雖治亦亂陛下恩加大小臣工亦欲其效引賢能清理政刑豈謂排方正壞典刑置國家蜩螗塲羨耶今乞骸周嘉謨劉一燝顧命大老以讒去孫愼行介石守禮宗伯以封典紬王紀司寇執法以交章革職而陰險閣臣更三十劾疏猶惓惓去猶加其數焉建言倪思輝朱欽相削籍周朝瑞惠世揚拂衣策邊則款夷索賞百萬邊臣慮其飽不足而歲鎭鉄餉伍士度支以奢戒也棄城則罪人定爰書或庇綏之而旬月矜疑反深督爲緩奸罪有常律餅溢平反者近奸人獻遼廣使果卽萬死奚贖乃湖兵臣鄒辰州應募者親見遼陽之失稱起撫臣袁應泰納降夷廣寧則王化貞齋金啗西部不應反恃此懈防守又謬聞渡河信遽首鼠走未聞獄送者今謀求奸細思爲化貞出脫何也若賦輸軍罔纖悉皆民膏血乃棄城罪撫撫三千萬巧買撫贊銷去三十萬泥沙不啻何至重疲省郡迫之挺而走險耶閣臣職票擬主持清議特在扶復宜謀術矢救正今疏忌才壞法者非輕斥則兩可或徑行極奸臣國則公持之甚或加罰乎

章謂何一切頹例貿亂成於陛下十二成於當事大臣十九剛愎者放縱杌錦柔險者委蛇營鼠狃徐者觀望聲息游移者虛擁蘧廬祖宗爽典以訛言屑越之忠賢以毒發摧折之基圖以秘膩破裂之陛下何負臣子乃臣子負陛下至此愚臣豈不知韓文論于綦閣楊繼盛死於賊輔然正性介憤不顧見神州陸沉也疏入當事怒甚遂削籍為民臺省疏留報聞而已後竟以廢棄終於家

論曰我璫之難衎楊相扶諸守令司理以強項獲罪者多矣然惟公與馮恩副應京吳令宗堯最著侃侃聲後復見天日吳馮皆前死矣始一簡公一人耳國有與公同難既脫秆秤擐臂進取出則耗國家數百萬金錢處則橫行裂眥魚肉廬里有前後兩截視公何如也閣公制藉辭朝日疏中所劾輔臣亦以賜蟒馳驅同公拜闕下公青衣破帽蹴蹐道旁高忠憲指謂去輔曰公榮則榮矣能不愧滿君乎其人面發赤不應而楊忠烈二十四罪疏論諸賢去國者亦首列公然則身輕似葉名重如山公此疏之謂哉

侯太常傳

公諱震暘字啟東號五觀直隸嘉定人也成萬曆庚戌進士初官行人凡三奉使跋涉幾數萬里單車匹馬不擾廚傳入為吏科給事中論經撫論三案以為當斬除葛藤別白功罪其言明白正大舉朝韙之時璫焰未熾適客氏再名公請收成命以勾結奸璫傾危椒寢為言奉嚴旨切責未幾特疏糾劾四輔暴白構殺舊璫王安事切中時忌內批調外公又出疏揭極論民擾國計并陳二極端公端發三年璫禍大作公亦病且死崇禎戊辰得復故官而公弗待矣公性孝友居平敦厚沉深不苟嘗笑與人交朓朓懇懇閭人死喪急難之故必為惻席而坐咨嗟歎息坐客皆為不懽閒居休沐輒討論軍國大計或語及人才國恤則毅然如不終日蓋其大志欲以虛公正直為國家塞朋黨之議救清流之禍其稍間則修復畿輔水田及吳淞水利講求數百年利病以康天下而遭時齟齬萬不一試徒以諫官自見而已公死其子峒曾具疏請鄉諸贈太常少卿峒曾乙丑進士官通政使

與弟諸生岐曾子玄演玄潔俱以氣節名世

論曰余聞太常將論四輔時爲壬戌二月時將廷試以疏草示文文肅公公淚歎服之曰是疏上必拜嚴旨盡少需將日蓋四輔俱被糾當引謝則無人讀卷必中以法而後出其長君言此鮮魚也枯而後食之乎遂不顧禍患以卒上此疏也吾見嘉隆以前直言之臣多不避利害而遇禍近日直言之士每多聽鄙而卒與禍患相并如太常公之知其必中法而卒言之者亦猶古人之風也哉

虞稽勳傳

公諱淳熙字長孺號德園浙江錢塘人也生而目光炯炯晝夜不瞑三歲授書即成誦十五應童子試試經書論策五道立就主司驚不信掩卷令背公不屑岸然去十七補諸生學使者以爲天下才一時名公如王元美李于鱗皆器重之己卯舉鄉試癸未成進士旋丁艱茹蘖啜粥廬居三年服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朝鮮經兵朝方叛人戕大帥軍書狎至公爲大司馬石公應星條八議預刻火落赤呼日及關

白死期無纖髮爽石公顧不能用會侍郎弟某議減軍備軍大譁飛石擊侍郎首侍郎奔匿省中則相與逼近朝門而譁石司馬大聲言仍額給不減譁甚莫聞公急取虎屏大書不減草糧兩字以麾遂散去嘗護作昭陵會昌平戒嚴遊騎千人直逼紅門駐馬吹脣若沸相顧罔珠襦玉匣守將愕眙罔措公徐率緹騎結方陣伴隱林中鳴鉦鼓之遂遁去尋遷主客員外郎踰月改司勳又踰月引疾歸明年當大計京朝官而吏部尚書孫公鑨考功郎趙公南星以盡逐政

府私人賈慫言官阿政府意欲中尚書無隙會公所
補爲司勳呂某缺呂淸簡公甥也有流言遂借呂賂
拾公誣公行賂以覦尚書考功之俘仟尚書聚大詫
疏言淳熙恬澹直遂老臣素重其品且貧安所得金
言者妄淳熙不當罷旨下留用言官亦內自悔而一
給事獨爭之力詆銓部專權擅留不徹上以爲然請
尚書尚書屹不爲動執奏如初于是上大怒奪尚書
俸降趙公三級免公官而僉都王公汝訓通政魏公
允貞大理曾公乾亨及諸曹郎陳泰來顧允成輩十

餘人各抗疏請留淳熙且歸咎政府上益怒諸曹郎
謫有差公與趙公俱削籍公歸而偕弟偕隱南山
回峰下探尋行樂靡涿惟適棲寂課玄六特不輟足
跡不窺官府雖臺府大吏及四方遊客欲一識面不
可得而宏護淨業所在經筵法席以身爲導又發悟
名勝卽兩峰六橋三潭圖松石花鳥蟲魚之屬咸以
公爲天天啓元年坐而歿歿後頭顱如蘽支無辟戾
或謂尸解去云公性至孝尤嗜書自少喜談神通晚
人生貴悟道不則班馬淵雲第藝語贏曹衛何爲

中行耳嘗登天目坐斷崖部然得悟嗣後神明日融
事至輒先覺所著詩文六十卷及陰符演楞二了參
經通言集靈大學繁露等書行世子二宗玫宗瑤皆
以文名能克紹其家學云
論曰予聞公童子時夢遊武夷引桃枝擊空見龍沈
錫鳴呼曰龍沈海底日鶴鳴松下風嗚呼出而屯雲
雨之澤處而遊塵𡒄之表神先告之矣遇不遇何足
爲公悼哉善乎黃寓府先生之傳公曰迹其所志大
都以儒爲行以玄爲功以禪爲歸以山水爲寄托以

詞翰爲遊戲以闡道爲經綸古之所謂得道晴入是
耶非耶斯可謂之知言也已

吳太僕傳

公諱默字因之南直蘇州人也中萬曆壬辰會元文體高潔推制科開錙后一人以不附權貴廷試得二甲授禮部祠祭司主事譜典屬其職掌列應補應奪者若干人初嘉靖時呂南渠以大學士掌南京吏部事阿分宜意考察失平公議奪呂文安謚雖竟寢不報然聞者賓避之後任尚寶時朝班站立祖制置鄉在詞翰之前向本司讓之公毅然欲復制持論甚堅與時不合值入朝昂然執笏前趨詞林中有諛佞不

諳典故者公正色曰雖違衆禮也衆詞林不平訴于內閣貽書往復不為屈因目吳鐵漢名當其任尚寶入都也道經淮上時淮撫李三才交結權貴勢焰甚灼邀公飲因佯醉語曰朝廷欲我大用公知之乎公折之曰公安得有此李遂色沮先是吳江有兌軍鼓譟事李備護衛官將疏糾參劉令時俊初令下車最風采公初不與識面也力白其事于河南掌道其云敉縣令之賢者三百年前則李鳳崗後則劉夢脊耳掌道出參揭于袖中公覧畢嘆曰肯為百姓受過正

令所以賢也掌道力白于總憲公詰朝又謚言于姻房謂軍強民弱一至于此時冢宰孫公瑋催罪條二月迄奉差歸時劉絕不言保全之力劉亦不知保全出自公也諸地方有大利害及鄉曲有冤不能伸者廉其實力與雪之吳民賴以為天其他雖子孫赴試亦不通一謁蹊也與東林諸公交契無間然和而不同無赫赫黨人名周忠介順昌被逮公與救洽且助之鐵吳風溺于火葬公所目擊者往往出資掩之遇饑荒倡捐價官糶冱寒時出布絮以衣凍者方外募

化則絕不與一通曰此輩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天地一蠹也又不妥猶佞佛者云

論曰不為威屈不為利誘惟公有焉蓋其大節皦然不可損矣公之生也清議大明豪強歛跡及其殁而縉紳士大夫相率杜門緘舌莫有為地方任事者郡一潰兌軍強民弱害且日甚而郡邑守令亦往往無所顧忌然則公之有裨風教也不益信矣乎

馬左都傳

公諱鳴起號紉思福建龍溪人也中萬曆庚戌進士
初令浮梁調繁新建其撫字催科一以真誠不事鉤
抉是時江國頻年水潦民轉徙逃亡無所得食公往
往泛小舠出沒烟雨波濤中勸糶捐賑湖泊之民賴
以全活者無算已未考選廣東道御史既立西臺論
天下事淵淵金石其最大者以保姆貪𢑥出而復入
議者寒心公義氣孤搴抗疏上言　祖宗家法親王
既長出封就國太子冊立使居東宮家人父子之間

毫不假借今乃一介保姆長居禁地不便一　庶民之
家禮法自持者恒嚴閫域之戒紫禁邃遠保姆何人
乃輕出入不便二夫貫魚承恩小星謳德美宜家者
方藉刑于之化且女德難終嫚慾不悛怙寵邀恩之
漸可無慮意外之虞不便三宮闈動定原非外廷
所能窺然弓影無傷生疑鼓鐘時聞于外近習權璫
緣索易蹊涓涓不已將成江湖不便四今之出入外
廷以為不可而爭之皇上怒其沽名而罪之昔之史
冊謂以一寵嬪之故相繼逐言官勛戚聖德不便五

國體所關内告切責閣臣不力主持則貽譏青史堅
持不能得之皇上使天下後世謂皇上視輔臣不及
一保姆輕朝廷而羞當世不便六疏入上震怒幾予
杖尋得免同文獄起蘭艾俱焚而公以抱蔓之餘猶
得外參藩服尋告病歸戊辰特起大理寺丞歷通政
太常為南戶部侍郎南中固湯沐地其護陵軍士嗷
嗷待哺於各省郡邑而各省郡又往往以水旱奸解
逋逃多不足額公悉心籌畫清積耗勸捐輸雖當軍
興孔亟羽書旁午而絡繹舟車應檄而至士飽馬騰

豐鎬奠安未幾擢總南憲時流氛熾火照耀金陵遠
近震恐公與九卿畫守江口碁布各門勸賑貧㒺積
諜奸細晝夜乘陴不遺餘力用是病瘁以卒方疾革
時猶貽書司農力寢屯戶折銀之議劾忠司城申明
閫說請托之禁旁無賸侍篋止圖書操江御史屯丞
上其狀子祭葬贈䘏如例
論曰世稱先生經濟煜煜督南庾而倉廩充盈總留
憲而紀綱整飭卒致盡瘁殞身豈非以死勤事者乎
而予尤重公者當保姆之再召正聖怒之方嚴而發

爲昌言不諱，自備秋霜，其不從比干遊地下者，吾聞耳。公真不愧忠直臣矣。

姜太常傳　陳懿典撰

公名應麟，字泰符，別號蕊瑞，慈谿人。父國華，舉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少參，所至有廉惠聲。公天資精悍，七歲能文，嘗作誤與論調鼎賦，而不學直而少補。能寢逆謀動人主，恭體乃以出守為嫌，非純臣誼。少參公喜曰：兒於他日能不愧也。萬曆癸未，成進士，進庶常。授戶科給事中。時皇太子生五年矣。鄭貴妃生福王，寵冠後庭，久不立儲，中外危疑。復進封貴妃為皇貴妃。公慨然憂懼，約同列，共爭之，獨疏首發一言者。

公既拜中書疏入，奏略曰：竊惟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以孕毓蒙恩，豈曰不宜？但名號太崇，亦所宜慮。且貴妃所生第三子也，儼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典，非所以重儲貳、定眾心也。願皇上裁之以義，示之以公，收回成命，冊立東宮，以定天下之本。　神宗震怒，禍幾不測，忽稍霽，遂未立儲，自有長幼之旨，出尉廣昌，量移除于今，尋以憂歸。　光宗即位，特以太僕卿召，為起廢諸臣之首。　熹宗初，致陞

禍漸與公知正直不容即投劾歸下鍵著書不與宋
暑性好施急婚喪無所徇儲請書談道不以動心
生平所交好如鄒元標顧憲成史孟麟楊漣魏大中
諸君子千里同堂非其人比閭不相見也卒年八十
有五從子御史恩睿請䘏典贈官太常寺卿恩睿字
謂明中天啟乙丑進士嘗上陳天下五大弊一曰蔵
小利而忘大害言加派一事為此說者曰一畝數釐
百畝之家數錢耳不知百姓當憤所不堪雖一毫一
縣視之甚重且窮鄉一隔額外之征無不憫怨怨乃

滋蔓乃生亂由今流寇縱橫潰搖秦晉揔由窮獸之
擾逼迫而起臣恐一方有事雖以數省加派猶不足
用者使窮民愚亂在在若秦晉更執何民而敲剝之
議今不從輔內清風弊而乃從額外斂衆怨是剝民
以養兵適驅民而為盜也二曰名節省而實浮靡言
裁減驛遞實以清汰冒濫之弊厥名甚美乃徒使冠
蓋負販雜居旅店而所謂司與者有幾若以郵民為
號便宜舉此項支費還之民間令減派之令未遑見
之施行而各邊民千百為羣倚任聲金以續命者饑
餓待死散而為盜是在官不得裁減之用在民不受
裁減之惠也三曰搜剝愈清而頭緒愈亂四曰懲迭
愈多而額餉愈多五曰操之愈急而應之愈緩語皆
關切廟謨後關事清敗卒如其言

論曰太宰公立朝大節首在建儲一疏斯其人豈貪
祿位而戀名教者哉功高羽翼名重鼎彝雙鬢四朝
孤忠一代厥操歲寒之忠介同不朽矣

程侍郎傳

公諱紹字公業山東掖縣人也中萬曆　進士除汝寧府推官廉明仁恕多所平反從賑荒掖者逖行河雒單車徒步與殘民相勞苦民擁道泣曰微公吾儕小人無孑遺矣行取擢戶科給事中當是時人主深居貂璫四出大臣環私植黨舉朝貿貿然一時行霧霧中公以別白賢奸澄清世道為己任白簡屢上皆彈劾執政私人無少貸執政心銜之礦稅之使奏遣有司鋃鐺桁楊道路狼籍公再三論救危言抗論

觸冒忌諱遂除名為民里居二十年　光廟即家起太常寺少卿旋丁外艱服闋拜太僕寺卿陞副都御史廵撫河南凡所興除不踰漏刻櫛垢爬癢若民自為儀封宗人為盜囊橐淫虐彰聞莫敢向問公剌上其罪狀部因遂高牆諸宗惕息天啓四年玉璽出臨漳公上疏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內道路讙譁流聞禁闥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跡涉貢媚非臣誼所宜亦恐皇上之所寶者在彼不在此臣雖什襲荐之而皇上且瓦礫置之也昔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照乘蠻夷偏伯猶知尊賢寶善炤燿史冊況於明聖之主乎今之大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盛以弘孫慎行侍郎曹于汴等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又有一斥不還之詞林久錮不起之臺諫思皇多士國之寶臣臣不能挽回天聽返致明廷徒獻符貢璽效七十二代之故事臣竊羞之伏望我皇上怡神寡欲親賢納諫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遺野之名賢急為登送玉璽陳於清廟瑚璉寘於明堂共廉大器永固

金甌雖蒲虞舜黃璽夏禹玄圭至今存可也區區傳國寶豈足論哉逆奄方修言符命標公疏大怒遂移疾告歸至崇禎初起工部右侍郎四疏乞休得請歸卒詔贈工部尚書公為人深沉篤厚真率坦爽善善惡惡根於天性與人交虛懷折節退然如不勝衣一旦犯大難解大疑捍大患雲行雨施雷轟電擊死生禍患視之蔑如也中州承平久兵馬翁猴藩司窟穴其中公一切按覈討軍實而申儆之中州有兵始自公始已巳冬北兵薄都公募壯士入援自辦行糧七

于餘兩耶平議敘公因讓曰主辱臣死用此敘功獨
不處貼敵酒乎其慷慨任事得大體如此
論曰余聞當日玉璽之獻也 天子親御文華門璽
貯御前逆奄手捧之憑軒頒示羣臣皆呼萬歲傳制
受賀而罷奄初侍 上側傳璽時當扆而立指揮下
上示人以魁柄在手非人臣之度也已而屢興大獄
斬除善類幾至移國程公之奏上玉璽有以哉以道
事君知幾其神矣觀公身事四朝歇歷中外懸車致
仕以恩禮始終鎮牧齋先生論其遭際謂猶有慶曆
閒盛世大臣之流風焉嗚呼休矣

沈光祿傳

公名應奎字伯和號湛源南直武進人也中萬曆乙
酉舉人由學博爲滁州知州以循卓第一入爲刑部
主事見府事空虛特上國勢危迫疏極言備諸不宜
久虛瑞府封婚不宜再緩而畿輔饑荒無告錢糧併
年並徵小民啼號鬻賣兒女鞭笞所存終歸溝壑且
邪正混淆賢奸倒置至寢罪稅監滿朝薦者正直廢
良廷臣所少猶未立釋生還應亟賜之擢用又以代
藩府千鼎莎奪長事諭劾大學士李廷機不報出守
汀州關吏淸泉教民耘佃至手製農具以示農有親
民事若家事者會稅監高寀橫虐特擊訐罪徽時寀
將自汀入粵公大書榜示直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
從倭抵汀境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寀聞縮舌而止
其壯往敢決能出大言斷大事皆此類也尋聞繼母
病遂棄職歸後觸時忌乃中考功法大學士葉文忠
向高再召入用采輿論起陸南光祿少卿逆奄柄國
又削籍久之卒於家公矜節誼重然諾孤標正學士
林翕尊少即有絕力嶷然以豪杰自負鄉里俠少年

皆附之夫人邵氏丹陽邵芳女也芳任俠爲江陵所
殺族人欺其子幼欲殺之而分其產聚而圍守其廬
公集拳勇少年十餘人爲乞丐裝毒殺其猛犬縱墻
而入奪其孤娶以歸芳以布衣入長安傾動中貴人
起高新鄭於田間所謂趙楞休者也公困老於公車
嘗獨行薊縣山中求問管仲廟與人舁入古廟中郎
下去少年數輩拉巨木楷其門公睨而笑曰是須數
輩乎揎袖平舉之卧之於地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
能舉是乎公兩手提之若挈壺漿行數十步復置故

處舉鼎舌吐不能收公故穢廨廳觀啟禎碑久之乃
去日下春徐步歸旅館人驚曰客豈有兩翅從虎穴
中夜出耶飯河間郎舍有縣食人圍觀如墻公怒曰
奈何縱獸食人吾不得爲男子矣持鐵簡信步往縣
合而撲公三撲三避之從而擊其目鐵簡陷入尺許
縣仆不能起盡力擊之乃斃下第還其人迎拜道左
面目鑄其半如混沌焉駙馬楊春元尚榮昌太長公
主慕公忠義以兄事之每爲言國本危疑蓄擁祐太
子公奮臂曰吾不能爲商山老人獨不能爲安金藏

乎當宁刑部郎　神宗不豫召閣臣至宮門而逐福
藩猶在邸中外洶懼福清謂公曰事不可知且奈何
公曰竭股肱之力以死衛太子萬一有變公必死之
請以不肖軀殉公福清要公宿朝房與計事令大司
馬列兵闕諸王府第大金吾領緹騎巡視皇城戎政
分部京營兵屯九門藩府人不得闌出邸第中外寂
然公累甲與福清同卧起示不獨生　神祖勿藥乃
出在汀州鄉人爲御史按部至汀每夕傳鼓入院指
天象示之曰客星犯前星甚急奈何御史大笑之已

而有挺擊之事公於衆中責御史執其袖曰此大事
公安得不言吾向語天象云何顧左右趣紙筆即堂
上起草御史大驚且執其手囁嚅祈少欸乃趨而出
生平與錢宗伯謙益爲神交謙益嘗訪公村居木榻
布被沾濕膠如傷飯粗糲棘喉公飲啜自如牀頭樹
銅簡二其高等身夜分謂謙益曰代藩之議彼不悔
禍當持此簡擊殺老魅於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行
服與牒牒爭褒筆牘間乎俄而執簡起舞有風肅然
晶光閃爍上下寒燈吐芒四壁颯拉是時公年已[illegible]

十餘其英風壯氣老而不倦如此身沒未幾子[illegible]
貧薪者輿論惜之
論曰國朝特重資格士由乙榜進者非功名赫奕聲
業著聞鮮克表見於世若沈公不過開曹外吏乃當
日立朝手疏日麗霞騫身後表儀淵渟岳峙有甲科
所不及者宜乎錢牧齋先生亟向余稱海內奇偉倜
儻節俠之士蓋無如沈公也嗚呼先生豈妄許人者
哉是可以知沈公矣

安光祿傳

公諱希范號我素南直無錫人性孝友敦族誼庶里
無間言成萬曆丙戌進士為行人陞禮部主事謫南
京吏部時高公攀龍爲言官諫公慷慨論救謂年來
直臣不安於位賢士削迹子朝趙南星孟化鯉銓臣
之秉公持正者舉次第屏黜趙用賢天下皆知其品
止以吳鎮一疏而歸至如孫鑨之清純公正李世達
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皆先後去國天下共
惜諸臣之不用而疑閣臣之娼使不得竟其用也近
見行人高攀龍疏正直和平此皇上之忠臣輔臣之
諍友反蒙重斥吳弘濟疏別君子小人洞悉肺腑乃
與攀龍相繼得罪臣恐君子退小人進誰爲受其禍
者疏入上震怒削籍歸時顧端文方糾同志論學東
林寵嘗稿奏擬於鸞湖講席公獨爽其中廓如也所
居膠山叢喬木數百章碧瀧子項杜門不出出則乘
一圃舫列綺窗十二圖陶元亮張季鷹蘇端明米南
宮諸名賢以爲五湖烟水伴恣其所之樂而忘[illegible]
事變遷總付不聞會當出湖再賓嘗作詩誌痛有[illegible]

道元老仍增秩用藥湯贓也賜金之何乘卒十家贈
光祿寺少卿
論曰吾邑宿稱禮義之邦當　神廟時先生[illegible]
劉葉諸公侃侃立朝所言皆係正邪進退國運平陂
至今讀其疏如見其人也昔王伯固先生云人生仕
至三公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之
人顧以彼易此何與

鄒忠介傳

公諱元標號南皐江西吉水人也中萬曆丁丑進士
觀政刑部遇江陵相奪情公上疏指斥其非謂居正
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進賢未廣
決囚太濫言路未通民隱未周若令在京守制天下
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疏入　上震怒杖一百讁貴
州衛郎日就道在戍所讀書講學生徒就者數百人
有巡方御史至衛操閱公必戴鐵帽號衣持戟負弩
雜軍伍中巡方知之亟遣人謝罪公厲聲曰此君命
也何以謝爲　神廟親政擢爲給事中知無不言旋
忤時太宰改元起刑部右侍郎入朝首疏言今日
急務惟在和衷朝臣一和天地應之何論事論人者
各有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而
禍且遺於國又續陳末議一曰振茅一曰闢幽一曰
理財一曰振武一曰驛遞又言保泰四要一曰簡二
曰儉三曰和四曰厚又疏請鄒忠直諸臣壓抑[illegible]
左都御史會遼陽不守經撫罪案紛紜各祖[illegible]
言王化貞用而反爲　用用間而反爲間用[illegible]

上刑熊廷弼有蓋世之氣料敵之明而[illegible]罪同科比楊鎬多一逃較袁應泰欠一死人[illegible]其冤當是時馮恭定從吾爲副憲與公同心同建首善書院尋山中講學盟而科臣朱童蒙等特疏詆公公疏陳共學之原以定衆志畧言隆慶戊辰間徐階當國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其相業　神宗酉戌間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嘗過而問焉若以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漉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窮救苦之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連上四疏乞休以去魏璫竊肯削籍居亡何卒崇禎初追贈太子太保謚忠介公爲人正直忠厚當初入朝朝右望見公衣冠以爲有異門牆高峻如泰山喬嶽之不可仰而嚴霜烈日之不可近公顧頹然藹然威儀易直語言坦率無人而不得至其前一段懇懇愛人之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矜名負氣範世爲俑之態嘗言人才少有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

短用我爲紅爐是鐵可鑄我爲大虛凡鳥可飛在都門過錢宗伯謙益邸舍抵掌談笑欠伸於坐隅之榻語方更端未悉摩腹坦腹鼾齁熟睡矣又方中丞震孺謁公於家蕭然一室臥榻之側繫一伏雌坐談良久即命夫人烹以饗客會以之官至彭澤公惟毋舟楚消欲亟得夫而夫星散公持尺牘呼尉至鳴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公旋自慚悔不已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辭刑要覽一冊每謂人曰惟桑惟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詞暴氣麤恐不可令知者見也其疏飭直腸謙光古道大都若此然於軍國大故朝廷大議人才推折忠邪消長之故一語及之意氣全湧日光注射若矢之激弦星之奔杓會不可禁禦每有所見聞輒草疏入告伸紙屬筆率其意所欲言其所以告君父者一如其告骨肉朋告妻子意不假膏飾文不加點竄久之或併其削藁忘之公歿後閩人林銓梓其奏議詩文若干卷行世

論曰西江鄒氏系自武林則溯木本水源忠介公實

與吾家同譜云。論知忠介之爲人也。明識治道如賢
友傅通達國體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
無私如包希仁。忠義懇篤如司馬君實。是固兩朝之
鱗鳳豈止家乘之山岳乎。顧自江陵以後。忠介見忌
時相。不得大用。晚登三事。復爲奄黨論遂以死。惜哉。
古人有言。愛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惟忠介公足當
之矣。

樊太常傳

梁谿鄒漪流綺甫纂

公諱玉衡字鈫之湖廣黃岡人也成萬曆癸未進士授廣信府推官政尚廉明負侃侃聲有中丞某冒破金錢議搗贛閩南賊巢一時積帥阿中丞旨畀首販鑄鋌數百人號為渠魁欲騈戮上首功撤饑撫吉信[illegible]司李監決公獨請覆按實僅斬二三通賊以狗而[illegible]其七十人名入為御史庚寅巡視西城時[illegible]

[illegible]未定公首疏早建元良越三年廷臣交請忽傳三王並封之旨人心惶惑公復再疏語較前切引繩批根且侵及皇貴妃疏入不報然並封議卒寢而中貴戚畹咸憾之矣中蜚語謫判無為州尋移令全椒公在椒既懷前星之慮又見公卿臺省屢疏俱不得旨乃齋祓三日手屬第三疏略曰事孰有如今之皇長子不冊不冠不婚以遺天下之慮者乎我皇上十齡踐祚天縱聰明古今處敵何所不察于中房帷姊息何所得聞其念且天語叮嚀一則曰父子至

親一則曰兄弟有序炳如日星昭揭宇宙然上自公卿下及田叟而人心皇皇若不勝其杞憂者何也蓋以所信者不在皇上之空言而在皇上之實事所疑者不在往昔之欽命而在今日之遲回今皇長子且十七矣忍使天下萬世謂有子不立有子十七而不使之成禮滅常棄典自我皇上始乎今天下萬戶一詞皆曰我皇上雖無廢長立少之意而牽于皇貴妃體貌難處之情故優游隱忍而不決耳不知天下者[illegible]與皇妃之天下乃祖宗沐雨櫛風所得之天[illegible]冠婚大典禮非皇上與貴妃之典禮乃祖宗貽謀燕翼所垂之典禮也皇上獨有一貴妃寧不解所以兩全之道至令天地祖宗所付託之元子不得以時及日正位號三加六禮下同編戶之氓是何心哉天下慮無不以此歸過皇貴妃者而皇上又故依違以成皇貴妃之過不知皇貴妃何以自託我皇上又何以託皇貴妃於天下孫皇長子而覬覦為不慈孫皇貴妃而復則為不智臣願皇上亟敕公卿臺省官早冊立皇長子而次第舉行冠婚大典俾天

下敎皇長子歸功皇貴妃相與并受其福顧不美哉
若月復一月歲復一歲撥不勝遷人不勝憤即如蘇
安恒之上書安金藏之剖心男子郇模之持筐獻字
亦必有之而況賜門伏闕自先廟故事與臣子職分
者哉疏上月餘戚畹僞摘不慈不智二語爲人臣訕
上大不敬論死　神祖猶豫未忍許則泣懇不食以
諫　上怒叵測賴南溪相密揭救免得戍雷陽
在雷三十四年讀書學道負笈從遊屨盈戶外丙午
[illegible]皇太后徽號詔赦公歸庚申　光宗即
[illegible]言諸臣明年補戶部主事壬戌陳十事中
[illegible]重鎮籌智勇修屯職岌岌乎以未天臨安爲前
車　上諮褒之癸亥以太常少卿致仕踰年卒得筭
七十有六所著有三諫草游語自記恩齋記了翁說
前後自訟河漕臆說諸書

論曰公之忠貞顯也以建儲其被謫被　萬里投荒
瀕死而不悔者亦以建儲至從來慈孝名對止孝止
慈　天語之溫和[illegible]班之褒吉　光　熹二廟源
遠流長公已早定[illegible]四十年前矣然當年言冊立者

不止公而公開其始以言冊立獲罪者不止公而公
殺其終公蓋以小臣遠臣而爲其最難最苦者耳百
錬愈剛九死靡悔其公之謂哉

王考功傳

公諱象春字季木號文水山東新城人也高祖伍樂
善好施樹槐於門至今稱大槐王氏祖父諸生[illegible]翁
顯官母李淑人夢神授碁一握而生公少穎異讀書
射汪長老皆異之長益肆力於學中萬曆庚戌進士
第二人舜嘆莊奈何復有人壓我王子分考順天房
中得張公世偉張公爲諸生時已名滿天下所選慶
曆小題天下士以其進退爲榮辱忌者嘖嘖遂發難
於公被察貴甚不能有所傳致坐降級歸居五年

補上林苑典簿又五年陞南大理寺評事遷寺正久
之陞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歷兵部車駕職方二
司轉吏部考功郎中公素事父執鄒忠介甚謹爲序
其集語多傷時癸亥南察公慷慨與其謀大與南總
憲忤至甲子秋楊忠烈公具疏劾逆璫奏草至南都
公門人何允泓鋟板以傳公又爲批爲評爲贊爲跋
是時方屏殛衆正因以中旨削奪崇禎初年璫敗東
省廢籍凡二十五人起者二十四人獨遺公以公所
忤前總憲時爲太宰故也公雖禁錮不起無時不以

忠君愛國爲念若遼民內竄若皮島挾餉[illegible][illegible]京師
戒嚴登撫再設咸有鑿然規畫可見施行蓋其經綸
蘊抱足當大用雖居小官咸有識可重如上林奉使
不敢羨羨嶠泰轄廷評判獄入一豪出一豪咸允其
理不泥成案繕司司街道城垣釐然一新將鑄精嚴
武部核軍政精能於其職絕弊竇杜請託選才俊公
用舍京營爲之肅清其居鄉亦好行其德乙卯丙辰
東土大祲公率族屬設法以食餓者至辛壬間叛賊
暴起公先期占天象謂虛危之分應有急兵屢爲當

事者籌劃繆之策比賊臨城公已病疾見郡丞象復
及任孝廉與楚捍禦殺賊城陷俱死未幾公亦病卒
公故博學多通凡天文地理風鳥壬遁之術無所不
曉嘗光宗晏駕選擇陵寢莫知適從公爲相度陵地
吉衆議乃定或欲酬公以璽卿者公毅然曰吾昔爲
親死乃究心於此今不敢不務以事君士大夫其昔
以術媒進乎其凜然守正侃侃不撓如此
論曰錢牧齋先生稱王公奇偉有大志時發憤[illegible][illegible]
歌詩似蘇子美遇事無難易勇於敢爲似尹師魯指

切當世賢愚美惡無所諱忌傲不守謙州謂卻公者
識顧公初從化郎以張與度先生去其官而終其身
先生為生教受郎此可以知公之爲人與尋常相
去萬萬矣顧生不逢時不得展其志而三十年來得
兵浙東既時屬生而今共神告之乎

陳文莊傳

公名仁錫字明卿南直長洲人父允堅以進士爲縣
令有能聲卒于官公少有至性哀毀幾不欲生以祖
父母在堂勉進饘粥侍祖父母疾衣不解帶經旬始
一飯祖父母歿親營葬具手足重繭然亦未嘗釋卷
時公已舉于鄉數上春官輒黜累士也辛酉游西湖
方與諸士啜茗較藝顧西北黑雲起愀然嘆曰吾萬
曆所養士今三酉矣四海遍寄寸籌莫施何暇詠爲
及聞光宗皇帝遐升輒治裝北上泣别母前曰兒爲

朝廷進士幾三十年雖未沾圭撮得優游色養誼不
薄今朝廷重有大故邊疊多事諸臣爲襄足則紳士
家兩歸兒當自劾風耳比至京師卽攜孝廉衣冠走
定慶二陵哭甚哀聲達于寢或問曰先生是舉得毋
過禮乎公曰吾世受恩愧不能及兩朝豎報情至義
起何例之有是歲壬戌及第授編修偕庶常倘戶讀
書禮樂兵農無不博涉屢乞終養不得居亡何門
艱歸時魏璫用事諸走徑㽔貨漸多趨其門者文文
肅周忠介諸賢謫逐相繼而天下方以貨賂霍諸之

鄒侍郎傳

公名維璉號匪石新昌人萬曆丁未進士授延平府推官入爲兵部職方司主事遷高邑爲冢宰改調吏部有刑部毛事譚謙益疏薦異才來明時公上言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敵成功者時服其正魏璫忠賢不法楊忠烈漣擊之不勝公疏言皇上之於忠賢豈真是非好諛不過愛其小信小忠不忍割棄耳夫至罪狀既盈即欲不割棄不可得矣王甫侯李輔國程元振仇士良我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且

人主脚不肯割棄天下必有代爲割棄者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僖宗以阿父呼之我朝王振 英廟亦常寵之羣臣之上朕而讓忠孜振何有一人老死牖下以富貴終末又言黃扉元老九列卿貳持危扶顛安可自處于商輅劉健謝遷韓文之後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爲法職人忠賢怒矯旨削籍遣戍夜郎公坦然自適賦詩有云丈夫窮達由天定雲泥虎鼠人爲政若將慧眼看空華三公不加窮何病崇禎初起南通參歷太僕卿陞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既履閩疆[illegible]之竭力[illegible][illegible]餐以救時艱政戒贈賂將懲賄用弱肉不使強食巧宦不加捐吏凡察吏安民禦夷弭盜實政不可枚舉而銅鼓嶂石屈寨等之役血戰八晝夜俘斬數千級時稱大捷當國者忌其才躁而逐之乙亥再起兵部侍郎[illegible]予告歸尋卒於家公爲人正直廉介氣節軒昂歷官[illegible]外澹絕一塵力以直持世道修明理學爲事爲司李掛冠以救竇子偁之賢而不肯從巡撫以羅[illegible][illegible]由撤以阻東一學之餉而不肯附監司而獻

媚[illegible][illegible]考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與忤權貴而不爲賊人之朋比一官處外進退介然居恆嘗述蘇軾之言曰[illegible][illegible]今日貶損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求進哉居不求廣風雨食不求供朝夕孜孜職業[illegible]瘁表見在兵曹不受武弁一錢在吏部不受外吏一刺與人交磊落如乎夾松不可企及而後肝吐膽胸無[illegible][illegible]卒之日囊篋蕭然惟餘圖書數卷周身[illegible]

備與論惜之贈兵部尚書

論曰公以一曹郎慷慨擊奸流離戍遠於九死一生

其秉鉞視師以征勦而爲衛捍[illegible]
亦云偉矣聞公易簀之際尚諄諄以[illegible]
公之心固無一日不在闕廷也氣塞而[illegible]
誰謂公非蓋世畸人也哉

徐侍郎傳

公諱如珂字季鳴號念陽南直吳縣人也中萬曆乙
未進士除刑部以同舍郎建言國本牽連謫佚瀰雲
南布政司照磨陞衛州府推官校河南省試得士爲
多陞南禮部祠祭主事署郎中陞廣東恭議攝海道
粵夷窺香山築城百餘丈公隨毀之夷不敢動壬戌
大計以卓異陞副使備兵川東道經楚即聞奢酋之
[illegible]龍張彤等據重慶公蓋罷彌月㓜子于荊
[illegible]往也乞糧于黔楚合勦辛于瞿峽進
[illegible]首數千級復躬率選騎奪佛圖關殲賊東
二萬于江于龍形皆殲死川難既平召拜太僕寺少
卿旋晉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擢南京工部侍郎會逆
奄鉤黨興獄以逮周忠介擊殺旗尉閹黨謀及巢郡
幾沼吳公入見同鄉顧秉謙言枌榆可無念耶禍且
不測明公不復能歸矣危言痛切經營委婉[illegible]
以無知勿罪僅罪及顏佩韋等五人公在吳淛爲興
利除害者甚衆公有軼事公少最貧力學家跨塘[illegible]
賊二十里每赴文社則懷餅餌自給迨晚脫稿又徒

步覺去不累主文家蔬酒以爲常公後秩轄綱衛紀
卒于家　烈皇帝登極敘平蜀功贈公一級錫祭葬
鄉人士又請于當道特像爲祠以祀之額曰忠仁與
滕忠節祠相望焉
論曰君子處小人之道莫備于易之夬有以君子類
斥小人而不避其害者彖之揚庭是也有以君子陽
附小人而徐圖其後者爻之若濡是也從前之道爲
直爲顯從後之道曲而隱矣丙寅之役微公周旋政
府[illegible]人存哉以是論公之功功在百世非耶

夏太常傳

公諱嘉遇字正甫南直華亭人也中萬曆庚戌進士
授保定府推官以廉潔稱丁巳行取注禮部主事時
工部王事鄒之麟王壇坫盟號召九同心公與爲友
午之麟旋以忤元趙敗然邪黨甚重公諷之一往謝
卸權省公堅臥弗應遂與公不許與考選公屢疏攻
方後晉及元詩敎趙與邦等詩敎復許公爲不得考
選憾恨而發公再疏略言詩敎死心擁護奸相以致
顛倒亂事事恨國又惧一旦狼狽禍害隨之密謀
善後之計凡枚卜考選諸大事極力阻撓盍調燮分
賄奸謀盤據臺省衆則公論愈明故從晉詩敎一味
壅塞上聽絕不爲國家幹一事絕不爲國家用一人
以致綱紀不立兵餉兩虛邊事大壞迨黴報稱至又
不能宣力分憂庇護僨事之罪撫輕宜督賊之謬計
兵垣不駁內外交通皆詩敎陰陽閃爍于其間流恐
一語規正臣實痛之又言詩敎謂臣震撼其人今日
正豈無人然詩敎決非正人也未有正人而但識私
恩罔顧公誼不以格君衛人之道規其師而以媚王

薇賢之術導其師以致天怒人怨喪師蹙國正人之
得名若是其捷正人之收功若是其難斯亦無貴正
人矣章凡六上盡扶其隱亓趙自此不振因去前史
南部未幾由儀曹改南銓會光熹嗣代朝局一更爲
邑趙公南星進冢宰服公獨攻亓趙有社稷功遂排
羣議調公北選部員外署選事高邑倚重相得甚歡
會內外魏合競逐正人借會推晉撫謝應祥事嗾御
史陳九疇論應祥昏耄語侵及公公屢疏抗辨遂同
削籍魏公大中首爲奮逐借其友南發謀買田隱湖

甲緣黨雅未果乙丑五月與楊魏六君子同被逮入
詔獄許顯純誣以行賄擬公城旦旋鬱鬱發病卒公
居官廉家貧甚僦賃一園爲居四壁蕭然卒之夕僅
無殮衣稱止殘編崇禎元年贈公太常寺卿
論曰先生眞清通簡要才也高陽相國嘗稱其儻朗
有風格時趙高邑執衡高梁溪秉憲將大合京察論
汰流品顧未及試旋遭讒斥而死高陽嘗有詩哭之
日未覩鳳凰羽翻成燕雀猜嗟痛哉乎其言之已

公侍郎傳

公諱鼐字孝與山東蒙陰人也中萬曆癸未進士選
庶吉士除編修曆官至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公
家世詞館與臨朐馮文敏同學在公未時已有宿名
齊魯間博學多聞爲時推尚神廟中年儲位未定內
寵傾嫡羣小因以植援媚與閹通鈎黨天啓之初流
毒未已議論紛呶公以官端入朝曉暢舊事抗疏列
小指陳其所以然言臣聞覲光揚烈者纘緒之大猷
徵顯闡幽者表德之精意故有一代繼體之主必有

一代信史之傳我光宗皇帝旭日方升容光驟隱寔
載籍所希睹者前覽臺臣疏語有以萬年有道聖人
僅爲一月太平天子不覺豎髮刺心仰屋悼嘆又歷
聞南北臣僚所論先帝升遐一節跡涉怪異語有包
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爲湘山之稗說掩先帝考終
之美貽陛下其蔑之譽臣請舉聖跡始末而詳言之
昔先帝以神宗皇帝元子倫序已定神祖無光貳之
貫之心皇考雖東海不安之意而先後大小諸臣之
張良李泌之淵深扭桐葉瓜臺之影響指摩說同勞

嚮失圖欲速者希定策之功遲延者[illegible]
使皇長微怒歷與遲回于是微擬册立之後[illegible]
並封之事憂危竑議之後有國本攸關之事以及[illegible]
欵之邪謀張差之挺擊而逆亂極矣向非天地照臨
祖神擁衛禍恐言哉臣至愚不肖于萬曆四十四年
備員東宮講官日見狂謀愈熾哆口張順以歸向東
宮者謂之小人不向東宮者謂之君子設東林淮撫
爲眉弄而盡除朝士之清流增朝邑武進爲科條而
陰翦元良之羽翼抵根引蔓于紀亂常臣内懷隱憂

諱有身避以致奸徒側目幾及中傷臣遂引身不出
詎意皇穹降割神祖上賓光考旬日之内起臣爲國
子監祭酒治裝未成而鼎湖落之音已至攀髯莫
逮流慟幾絶不得已匍匐登途比廷謝面恩追憶龍
樓甫下鶴禁弘開日表升遐玉音爲律牙籤迭進漏
聲頻移展素霜飛摛毫風動參前則見在上如臨則
景生悲無聲有淚臣恒懔[illegible]几之不追又痛[illegible]之
無據推究根本探索隱微故敢從[illegible]情及月
前曖昧之故蓋臣子愛君之[illegible]

其信不傳其疑伏讀禮部奏言修[illegible]
國朝寔録純用司馬光通鑑之法[illegible]
紀元之始即前孪曆數之終如唐玄宗天寶[illegible]
冬杪肅宗即位于靈武此不過亂萌遷就之變[illegible]
通鑑于是年正月即書肅宗年長後世但知玄宗在
位四十四年已神宗在位本有四十八年若以泰昌
元年爲一紀即神宗之紀畫于四十七年矣减萬曆
孝固久長之實笑就泰昌既没追上之虛稱則臣子
愛且之誠有未安皇祖失歲之恫有難挽矣臣初入

時見工部員外　又翰一

宗以闡揚而光大之職釋其語意犂然當心夫順宗
爲傳賢之令主韓愈爲良史之長才臣固陋萬不及
愈然生長史家稍閑典故倘取光宗事蹟別爲一録
于一月之中明綸善政何等功烈何等德澤如[illegible]
所奏考不謬而倏不藏者固皆大書特書[illegible]
矣然猶猜闇見異詞如潛躍埋鬱之苦[illegible]
之妙用鉅而諒陰茹落長鬱遠馭有未竟之雄畧微

而大漸彌留瞀監懸識有未明之罪□皆可以直貫
指陳足爲有徵足信之文至于追號之有無後□之
是非又在以後記言記事之臣據理據情□□記其
以足綱常名分之大義而非臣之所敢與也疏入羣
小怒甚盡力擊排遂引疾以去不得大用然至今三
十餘年國論咸取衷焉所著有文集三十卷行世
論曰予聞侍郎豁達有大度同郡馮宗伯琦以友爲
師雅服其博雅侍郎亦以經濟自負顧予讀其請修
實錄一疏正大光明足備一朝信史惜乎見阻于羣
小不行也高陽

傅給事傳

公名朝佑字右君江西臨川人也萬曆壬子舉鄉試
第一成天啟壬戌進士授中書有清望庚午考選授
兵科給事中累陞至刑科丁丑以諫言革職下獄
杖卒公鐵面氷心數上書言事嘗疏陳治要十二事
求直言賜賑恤用枚卜止內遣寬刑罰停緹騎罷內
操裁武弁薦起廢早賜環給事中章正宸以劾王應
熊下獄莊烈獻以言時弊降斥公皆極言申救謂皇
上登極之初逐二臣承當屬雷之振秋穫觀之若輕而舉朝
見遠二臣不當霜雪之損恭禾關係特重又謝大監
王坤大略言我皇上慮周邊境用王坤監視宣大未
嘗令其搀彈劾之權司中朝之議也乃一參再參且
及閣臣試思閣臣之上更有何人日進不已長此安
窮是幾于輕朝廷矣縱令閣臣有過上有典章下有
清議今朝廷耳目之司不乏人乃令中官漫言天下
事書之史冊其何以示子孫而傳後世識臣于是乎
不能不爲首輔答焉當遣內臣之始何不近援祖制
遠援漢唐宋之覆轍以力諫即不然相率以去況乎

之皇上神聖聰明當必斡圜而聽而奈何泄泄沓沓坐視至此極也臣于是乎又不能不爲諸輔咎焉當今票擬王坤之疏曷不直言奏上正義責坤爲皇上遵祖制爲朝廷持大權爲天下昭公論而奈何唯以聽也失今不爭後將何及矣此臣不特爲閣臣一時惜而深爲國體惜深爲天下治亂之大關惜也疏出人皆誦之

論曰賈太傅當漢文盛世而爲痛哭太息至今讀其疏未有不沾沾欷歔者豈徒以其文哉蓋其忠義之入人者深也傅給事敢言彊諫屢批逆鱗而卒以刑死悲夫然名與賈生並傳矣

吳給事傳

公諱國華號愛日福建寧德人也中萬曆丙辰進士授行人性至孝廉潔自持望華所至不頓驛騷寧絕饋遺凡星槎月駕之夕披閱史傳見古人折檻埋輪事輒擊節稱快乙丑考選兵科給事中傷心時事力以澄清爲任甫兩月疏論工部員外曹欽程大畧言欽程少年狎比俳優浪遊荆楚拜周十二爲義父已不齒于士林及令吳江視富民爲奇貨以庫藏爲外府人命嚇賄動至千餘詞訟索貲輒踰數百啓饑民之搶掠巨室一空激運軍之鼓躁冠服盡毀後聞覓盜庫金散于以去致撫臣彈劾監屬追取以爲可承錮矣詎意兎脫極巧蠅營轉工結汪文言爲義兄仍求其女爲養女力求速化旋進工曹迨至局敗禍臨復出聖治一新之疏與附正人君子其誰欺乎且凌轢同鄉阻畀可芳臺諫之階傲睨同列李李謙亨陵工之差百計蠹公家之金錢陵工未竟而謀管木廠物料工價一切抽取罔念破冊之罰[illegible]加二扣散之故智乎千金[illegible]

而前居冒長班皂隸俱爲入監[illegible]
淮陽買妾久泊閶門之故習乎以[illegible]則如狼如虎
以立朝則如鬼如蜮以曹郎侵臺省之權既罪在羅
冶以冠裳工狙獪之行又罪在陰賊伏乞 皇上嚴
賜處分疏入欽程恚甚乞憐逆璫魏忠賢矯 旨削
職歸未幾而卒公端方剛介特立自持嫉惡如仇殆
古之遺直也
論曰自泰初有給事言官由來舊矣古者工執藝事
以諫在員哉乃後世唯喏充廷黃門秖以養望白

簡徒事態比比然也如吳先生之嫉惡如仇亟亟
鷹鸇之逐[illegible]不愧朝陽鳳與殿上虎矣

倪光祿傳

公名元珙號三蘭浙江上虞人也中天啟乙丑進士
授祁門知縣祁地瘠民窮號難治大司農逋欠守催
他邑爭金錢行賄公婉辭謝絕減耗羨捕盜賊峻城
堞脩學校發奸摘伏民誦神君調頻繁縣一以治祁
者治歙又大治當是時璫勢方張黃山一案株連過
地富家惴惴莫保緹騎入境舉國若狂公周旋調劑
民賴以安考選爲廣西道御史入臺抗疏首白前事
請以徵過四萬四千與五萬五千給其半以還派戶

滕其餘以歸吳養春而吳榮宜嚴治以正主僕之分
又特疏改折爲歙請命巡按江西有勦寇功再督
蘇松學政起衰救弊得士爲盛時張太史溥張儀部
采倡立復社四方名士絡繹介介而蘇州推官某以
濟兇事與張訐口遂逆執政意牽以入告幾構黨禍
事下提學御史勘議公力護持辨言諸生引徒[illegible]
習實非黨古可罪者且文章爲士精心[illegible]
治士不便執政恨公庇士嚴旨切責鐫秩補光祿寺
錄事歷行人司副力爭票擬語侵執政左遷江西道

潘尋陞光祿寺寺丞以病卒于家公祖東副[illegible]
康濟言表行坊卓絕人倫孝以事父舉耕府養承歡
順志而事後母使後母忘其爲前子慈諭備[illegible]
昆季友愛分甘悉推產業與凡文正公元孫以[illegible]
進德坊義莊續三黨耕以舉火不啻數十百家計深
桑梓凡除害興利有益地方者咸挺然身任生平無
不可告天地鬼神之事合親疎遠邇皆樂歸依學一
本諸姚江爲諸生便以天下爲己任蔬食菜羹澹泊
自守官桂下倣典類屋以蔽風雨接引後進孜孜不

倦浙直兩地祀入名宦鄉賢祠子會吉會薇會馨咸
有文名

論曰予幼困童子試至先生督學江南始青其衿隨
得覆場屢試之日殷殷屬望是先生於予有國士之
知也雖先生去官以後祇則先生之大有功于三吳
八十可知嗟乎先生死矣予何以報先生哉

陳太常傳

公諱幼學字志行號筠堂南直無錫人也家素清[illegible]
志力學於書靡不窺尤好紫陽綱目萬曆癸酉舉於
鄉有麥穗四岐之瑞時相國張江陵以數百金遺之
弗受援弟應巳丑成進士授確山知縣確雖彈丸治
之如嚴劇地多荒乏水利給種開墾至八百餘頃通
河溝一百八十九道民貧積欠節省里中雜支銀六
百餘兩申抵正額給貧民粟千餘石給貧婦紡車人
十餘輛添蓋倉廒積粟一萬二千餘石會大旱禱雨

禁屠猶鄰府中官至欲食肉不能得令校尉繫禮房
吏索其夫譯於廷公責其四人下之獄官校懾服有
倉弟助妻殺妻縱僕不法公一一治之不少貸巡按
御史特疏薦聞旋調繁中牟貧庫吏其十七金以行
始赴任其治中牟葺土城刈荒草疏河渠賑穀粟變
民風治確有加以不通長安書問量移刑部主事平
反至三百人大獄無枉出爲湖州知府[illegible]
堂日受一文枉法錢齒有兒神明[illegible]
事遂在兒孫近在身其志節皎然如此所司[illegible]

馬副都傳

公名鳴世號岫𡵓武功人萬曆丙辰進士除[illegible]
縣清廉慈惠士民肖像而尸祝之以治行高[illegible]
給事中升通政使山東所至風稜峻整憲紀肅清[illegible]
强學貪不少假借再視京營以忤璫削職歸戊辰起
原官時逆璫雖殛而其衣鉢猶布列中外冢宰實尸
其耳盟逮眾用人公憤然曰朝廷設御史以糾彈為
職業者會當道豺狼不問安用是豸繡為乃上疏言
親暱邪奸者明王持世大權去邪崇正者忠臣事君

極䂓冢臣王永光以逆璫餘孽作禰奸領袖逢吉拂
奧應用高捷史𡺬兩邪臣犬彘捷為霍維華等遺黨
一脈相傳皇上豈不知之彼逆案諸臣已死之灰也
雖有神通祇敢藏頭露尾暗裡潛提線索而護持逆
案諸臣是永翦之翼也倘得逞志必且明目張膽就
中顯肆挽鋒若嚴逆黨之身而寬逆黨之類是猶芟
荊棘者去其枝而留其根鋤稗莠者拔其葉而留其
荄竊恐鷹眼猶存鴟音復振其為芝蘭嘉禾之害非
淺鮮也語多佩直人共韙之尋歷順天府丞遷通政

太僕寺卿壬申陞提督操江右副都御史乙亥陞[illegible]
都御史歸里居久之卒公平生剛介寡合遇事敢言
勢亂利覓寧死弗避當道方山左時奄璫方張撫按
大吏咸借題獻諛參天配聖公惟察吏安民以忠藎
掌外無一字通問或奄私人有所囑必持法不為徇
其孤標直節類如此

論曰馬公才猷識雖未大竟其用然即一疏侃侃
社稷邪窺伺之端護眾正清明之綫所稱有德之言
者非邪夫當權奄柄國士惟不得其門而入而公獨

龍蛻鴻舉翱翔寥廓則其于出處之際固有較然不
欺其素者嗚呼豈不難哉

毛御史傳

公名羽健號芝田公安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四川萬縣知縣調巴縣入為雲南道御史時蔺酋倡亂公疏言黔蜀事謂從黔攻十不得二從蜀攻一可當三又謂遵永見有防兵萬五千人略加行糧便可足用後皆一一不爽又劾楊維垣阮大鋮為邪黨坐降級歸崇禎初起原官首陳救時急著謂驛遞一事最為民害言宜釐革今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遞相假借奸棍轉為賣買一紙洗補數次一人往返數月

而一省之中兩院有火牌司道府有票郡官有留貼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敲骨吸髓見聞心慘乞皇上嚴諭衙途州縣有能拿獲假勘合假牌票俱得擢為科道官仍嚴究其由來官削職提問吏按律正法庶幾民困得甦上深首其言命嚴飭行禮部尚書溫體仁以枚卜不與疏參侍郎錢謙益結黨求[illegible]公再疏參駁言黨之一字斷不可開[illegible][illegible]人主不過辨正人主操柄惟有用舍彼諸奸既不可用勢不得不用諸奸所擯之人若使今日之速挾登進者為相

黨而暴所擯皆拜之餘次削奪者盡稱黨而去乎且陛下亦觀今日大兵亂天啟以前之天下何如者攀邪猶則牛馴不敢塗膏血稱頌不敢連累牘矣防微漸則內璫不敢與兵柄而中貴不敢瀆洿務矣清冒濫則文思院無爛羊頭錦衣衛無續狗尾而加銜無車載斗量之鄉貳矣清兵餉東江歲減入十萬矣恤民窮則墨吏不敢咒膏而鴻雁漸集郵傳不敢馳驛而貧羊稍蘇矣凡若此者以語太平雖不足以語剔弊則有餘倘或因一夫之高張輒晟滿朝之皆黨

將必株連蔓引一網打盡彼諸臣原皆一介草茅纔使得遊初服亦可長林豐草釣烟霞而友麋鹿清風明月本靜收而混漁樵亦復何求但陛下從天翻地覆中獲得一片清明世界而一旦塵棄為可惜耳疏入上切責其沽名賣奏而有忠邪未常不曉之旨未幾上御文華殿獨召禮部侍郎周延儒日西而入是後都出誠秘莫傳舉朝驚駭公與同官李長春田時震等上疏言其非體謂國家設閣臣以備顧問設九卿以課職掌設臺省諸言官以司糾彈封駁大小相

維壅蔽不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皇上每事法祖今
日欲訪軍國大務與一二執政誰敢不竭股肱欲揆
機密隱情聊二三言路誰敢不披肝膽乃舍蒔非之
遺備結魚水之契皇上將無謂舉朝皆不足信惟延
儒一人可信乎延儒果有嘉謨讜論亦宜昭示中外
寧付史館俾天下萬世曉然知聖眷之專有所屬而
宋小臣工劃然于進退之不可苟如此昔漢武帝非
冠帶不敢見汲黯宋臣蘇軾恥由他途進今皇上之
於延儒召見不以朝參而於晏暇非宣室之鬼神何

必前席宣室之侍立殆為夜半不幾以南衙之坐
人而同北門之學士乎延儒賢者必將私跡自遠不
肯冒昧以赴功名如其不然又安取此人而用之重
皇上舉動非常之原以駭羣臣之聽又疏參舊冢宰
王紹徽創造妖書名點將錄教孫乔木盡逐清流請
重加削奪以為傾害忠良之戒尋坐督師袁崇煥黨
為兵部主事陸澄源所糾革職歸卒弘光南渡詔復
原官而御史張孫振尼之不果行公意氣矯厲可否
劃然忠直剛果時稱正人領袖云

論曰公真御史哉御史無職以糾彈不法[illegible]
為其職薦牘固疑市恩條陳亦為塞責皆非御史之
職也毛公好言事所上疏多除奸指佞關係人才邪
正國事是非可謂不瘝厥職者矣觀世之[illegible]
鯁直者可同日語哉

胡御史傳　附魏呈潤等疏

公名良機號念菴南昌人中萬曆丙辰進士授知臨
淄縣事調鉛都壬戌考選爲御史齊疏叅魏忠賢略
謂在忠賢自爲計憑城依社以身爲膏火之薪非智
引罪推權退居私第終將暮之天年享已極之富貴
爲智在皇上爲忠賢計多藏厚亡以忠賢爲璧保之
續非恩耑權撤柄安置閒地曲示帷蓋之德稍酬奔
走之勞爲恩在諸臣爲皇上計依違唯諾怵于權勢
外託調停之名實貽肘腋之患非忠深謀遠慮驅釘

稷鑲掃君側之危致衍慶之安爲忠聊皇上自爲社
稷計重內輕外權直鋤良以小不忍之心受亂大謀
之實非福防微杜漸戒冰履霜去一二人之否成千
萬人之泰爲福孰利孰害事理甚明伏祈留意乘按
湖廣有埋輪破柱丰采以忤璫削職歸崇禎戊辰起
補原官再按宣大公念主恩起身廢籍披心瀝膽矢
精一人又與監視太監王坤不睦坤以册籍委頓劾
公下部議後王坤再疏中言前奏偶誤不允居久
之補光祿典簿歷南京吏部驗封文選司主事己卯

卒公累歲衝邊不獨綏民勞吏撫之而戒墨守又日
置身于艱危險阻中殆聖世勞臣也給事中魏呈潤
疏爲公訟不平呈潤號倘石龍溪人崇禎戊辰進士
疏言代遼之事簿書刑名碎如蟻聚使良機果有混
昧或出于詿誤則同道考核應以直枉俟之聖鑒今
王坤在鎮良機亦在鎮而隨以究明奏奪一付中貴
之手良機倘堅如矢之概乎知其不以危改節惟內
臣所榮辱萬一百鍊剛腸化爲繞指與竄竊宅轉爲
徑竇不亦羞朝廷褒士節令後來啣憲以往者靡所

展其丰猷乎今九邊事勢破壞士卒窮愁不獨宣鎮
爲然失在于十年九牧一驅百興既有將帥又有監
司有督撫有經方又有監視每一官至則增一官之
費一事出則益一事之累輿隸廝役皆軍士膏血爲
況中貴之命方新赫奕又復十倍人見紀綱之司落
訪之使一旦獲戾中貴而莫能自必其命于銅分符
誰復敢以國事爭抗者異日皇上欲闔九邊之勘定
嚴監視之善惡奚從知之夫權之所在即威之所集
也祖訓內侍不許干預政事政事莫大于兵刑今總

理提督監視分鎮侵盡乎職兵若[illegible]爲一[illegible]
握則又侵尋乎職刑履霜堅冰已有其漸仗賴皇上
漸次撤還并召艮機同京寀使聽彈駁于部院之手
不使仰鼻息于中貴之門所以養士行培廉恥也而
實所以尊天憲也疏入降三級調用時先後以忝內
得罪者除已故有傳別見外又有曹文衡趙東曦李
右讜孫搴典熊開元李模杜麟徵李日輔等文衡號
徵垣唐縣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至薊遼總督會監
視太監鄧希詔嗔其執法不郊迎不會飲揑疏訐奏

被譴趙東曦號餘不上海人萬曆己未進士官給
事中以宣鎮撫賞事疏參監視太監王坤抗旨辱國
右讜號匡山豐城人天啟乙丑進士官御史巡按淮
揚疏參鹽漕太監楊顯名貪汚各款孥典守振生等
縣人天啟壬戌進士爲給事中疏參總理太監張彝
憲抗旨不發庫銀坐悞軍需俱降謫有差開元號魚
山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令吳江廉聲最著爲給事
中疏止監視太監王應期出關言司馬法軍容不入
國國容不入軍非徒以昭其別也閫以外邊臣任之

閫以內廷臣任之庭除左右服勤惟謹則內臣任之
亦猶男耕於野女織於室各服其勞應就其分以故
責無他諉而事日有功今陛下突遣內臣內臣此行
奉聖主之淵謀戴九天之赫濯當必戰無不勝勝則
將并邊臣而賞之乎抑存而不論乎不論則內臣蒙
賚邊臣亦不任罪并賞之則自后受封疆之寄者皆
將泄泄聽望僥幸內臣一出因人成事而內臣退處
庭除亦必以爲天下事非吾儕不可擇于二者之閒
陛下寵將孰頼焉尋降補行人司司副後以劾周延

儒專權悞國上震怒革職下獄廷杖八十遣戍遐方
國變後棄家爲僧矢志焚修精進不懈今在靈巖模
號灌谿吳縣人天啟乙丑進士爲御史巡按真保有
靡能聲疏參分守太監陳鎮彝欺慢貪暴諸款羅纚
萬言謂皇上不得已而用內臣將以媿激外臣第外
臣有賢不肖內臣得而指之內臣亦有賢不肖外臣
不得而問之然使坐視豺狼當路濁亂重地而緘口
取容不忠莫大用是昧死略陳仰祈乾斷疏入
降補國子監典籍南京立中外學[illegible]

濫授又疏言今日諸臣能刻刻自認 先帝之深恩
方能紀常勸勉爲皇上之功臣夫擁立之事皇上
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名而甚至輕加
鎮將於義未安夫鎮將事 先帝未嘗效桑榆之收
事陛下未聞著汗馬之績按其罪亦在載罪之科倘
謂勸進有章足當夾輔抑以勗勉激愧無慊溢稱然
而名實之辨何容假焉願陛下勅諭諸大臣立志以
倡率中外力圖贖罪勿但炫功必大慰 先帝殉國
之靈而慶隆陛下延世之賞一槪勳爵俱應辭免以

明臣誼至綠綸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再下宜嚴勿
因奉交而稍越繁纓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疏出人
是其言乙酉後削髮爲僧麟徵字素完華亭人崇禎
辛未進士爲刑部主事上疏請罷內遣略云內臣之
職前史載詳皇上豈不知之不過使姑試之以觀在
廷諸臣之不敬共乃職者云耳然輾轉思之各邊疲
於轉輸不給一旦內臣啣命而出奔走供億保無重
費與大小羣臣皆爲皇上股肱手足內臣出而與之
較權比位退遜則失正名之誼抗爭則失和衷之雅

體統之間保無水火歟雖然此猶其小者臣所亟私
祖宗立法之心與皇上法祖之意也 高皇帝初正
位即勅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
勒爲永制 肅皇帝首嚴百官通內侍之禁惟鎮守
一事羣臣屢言未報後盡革之而恐後矣 太祖言
之有未然之防矣 世祖言之有已然之戒皇上事
事法祖獨無有惕然大慮者乎且國家官制大小相
維內外相察歷代建制推爲莫及是以歷聖相承臣
工戮力或有不及之嘆而無莫制之憂今兵食重任

天下所頼僅此幾事盡令內臣箝制且但聞內臣
監察之人而不聞監察內臣之人即使幸而得當庶
事畢舉臣之所憂尤有大者往時丑寅間之人心亦
可槪見設此命一行而望風趨指巧者借以逃責卑
者乘以徼寵交結之門開而忠貞之路塞尤非皇上
所以策厲臣下之淵思也日輔號 南昌人初仕
推官以廉能稱入爲御史疏請收回內遣言皇上邇
日一時而遣用內臣者九非兵機即要地也羣臣爭
之皇上拒之羣臣爭而覇諸薊 皇上拒而激之其

以假專擅之權駭中外之望救水火之際閉俟消之
門灰任事之心藉案御之戶小臣不敢窺測聖衷矣
以皇上聰明典學其于今古握兵之宦豈不稔爲漢
之季也宿衛郎兵宦官掌之唐之季也神策禁軍宦
官主之勢重不反以及國祚是猶前代之覆轍也其
在本朝亦有王振竊弄神器貪邀功而馳近倖已巳
之變振之肉其堪食乎夫猶是祖宗之往事若逆瑾
之事又皇上所親擊也不軌之謀發在旦夕匪賴皇
上神武安有今日然且需以時日布以權權然後執

而懸而磔之齋除其君者之事也新閔撰機同舉其
遠邊屢屬在肇工爲其事責其成敢有不率如處懽
屢國有常刑誰敢不甚譬如弋不獲禽還整其機鉤
不獲魚還理其絲未聞挈賢修舉而斃職司火也藉
益于用紛擾滋多今凌厲已極北騎方張今日之急
選將爲先皇上不于此時築黃金之臺以招熊羆乃
急急璫臣使優游而坐踞閫門之席安所濟於安危
之數哉皇上皤然盡收此輩以復歸除之役明示天
下於以消其疑而釋其揣在事諸臣祈然仰皇上之

不我是棄也相與展布四體益勉乃心誓不敢以多
貽君父是乃以微漸之防收磨礪之用也末又切責
閣臣謂探地一言勝諸百療臣猶願其作桑榆之收
上以恣肆無禮謫廣東布政司照磨
論曰人主偏信中官一聞外廷諫劾不以爲沽名即
以爲報怨殊不知公好公惡未可泯也予嘗與一先
輩云毋論曹節王甫之室不可呈身即呂強張承業
之門亦豈宜托足先輩謬許予言今觀胡公前後去
國俱以得罪中貴豈非氷心霜骨有九死靡悔者乎

而一時連章累牘巽語法言反覆諷諭未嘗不幸憂
國有同心也

章給諫傳　附劉斯琜

公名允儒號魯齋南昌人中萬曆丙辰進士丁巳授華亭知縣折豪强捐羨餘丰裁嶽嶽壬戌行取爲吏科給事中歷工科右遷兵科左事無大小苟關軍國抗箭直言畧無顧忌時魏璫肆虐中外慴伏公以較士楚闈錄語指斥寺人而事竣入朝輔臣魏廣微令人至寓求公往見公堅拒不可忠賢廣微怒遂削籍爲民戊辰起吏科都給事中公上劄臣家臣忠告疏大畧謂輔臣宜以集思廣益爲心勿以疎亢而抑嘉猷勿以謗近而嗜褒賞庶幾作忠鯁之氣抗吐握之誠家臣當取眞經濟眞氣節眞淸佑者以風厲天下應皇上求舊之思而確有所見眞足服天下之人便宜即登政事不必游移變動以起紛爭之漸時謂名言會上命枚卜會推禮部侍郎錢謙益尚書溫體仁以不與名忌之條謙益辛酉主試科場關節枚卜大典一手握定上召諸臣平臺面詰公言大典諸臣矢公矢愼體仁資雖深而望實淺例不應推若謙益果有穢跡何不料之未抗卜之先至於黨之一字從來

此葉科圖配補

小人所以勝君子陛下不可不察且以廣微比體仁聲震殿陛上怒以爲徇私減公肆言無忌再革職歸明年己巳八月卒于家同邑又有劉斯琜號大容萬曆丙辰進士淸操粹品以建言降諭管叅買辦春獻媚逆璫請作三朝要典又疏論邪正票擬未別應責相臣召對紀實宜詳應責史職而最傳者言路漸輕一疏謂我皇上求言若渴然臣不無緦緦過計者則以虛言之日煩也流言之日滋也辨言之日囂也聽言之未虛而納言之未速也何也臺諫之設以封駁爲義以觸邪爲職其于兵刑財用之屬惟察其舉否而白簡糾之庖祝不相代也今任者少而議者多強半借條陳爲職掌而皇上亦若認職掌在條陳諸如奎疏彈駁溫給臣以爲有治人無治法條陳而當任者未即議者之心條陳而非議者反奪任者之肘試觀年來紙上之兵糧口角之節省畢竟無濟于脫巾之變而況乎窺意向爲逢迎者且比比也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百司庶尹各有司存而獨臺諫稱言官此豈惟明職掌之專亦以杜紛囂之漸今乃廢弁而

此葉科圖配補

輕瀆天聽貲郎而妄奏空談冷署閑曹而時生見事
之風謀出位之政甚有嫉賢妬正索瘢無從道爾羈
造歌謠捏成鄙欵無頭帖子遍布街衢匿名揭文暗
投宅巷不過二三小人謂皇上明目達聰妄意得流
傳大內便可當射影含沙耳雖皇上覩明見道萬無
旁倚之聰明而此市虎之紛紜神豈聾瞽之下所宜
有耶所謂流言日滋者此也昔稱言官指及乘輿則
天子改容言及政府則宰相避席亦以糾劾不避藏
在則然而閒言引慾道固應爾乃令彈文甫上隼未

下於高牆利口高張報反横于當道或以有據之事
敢於傍口而爭亦有自認之辜冤且支吾不應此糾
一事而彼且牽藤引蔓別尋節外之枝彼論一人而
此又東扯西攀至欲空人之國朝端同于聚訟黑白
轉其淆混且風聞有進密疏以惑聖聽而中傷善類
者避道路之口虛實不可知總之神羊結舌而鴟鴞
競鳴成何世界也所謂辯言日熾者此也任賢勿二
去邪勿疑固哲后之芳規而舉不避親劾不避讐乃
喉臣之藏掌乃今推郄莊之轂者不曰薦賢爲國而

以爲市恩劾鷹鸇之逐者不曰除惡務盡而以爲前
詆欲補牘而再請卽有狹私求勝之嫌逆不約而栩
同又有隨聲附和之旨是容聲啟口盡結疑團而猜
被栢臺皆畫蛇足恐非推心置腹之誼也所謂聽言
未虛者此也至于皇上厲精求治章奏批發從不逾
時而今閒有遲至旬日夫議論無過是非兩途而聖
斷亦止從違二字言而是自應虛受以彰都俞之休
言而非亦當抉出以虎吁咈之誰若但束之高閣漫
不剖分徒長局中之葛藤更生事外之揑揣況暫之

爲呼喚不應久之將蠱弊叢生所謂納言宜速者此
也後以兵至死之
論曰古來批鱗折檻忠犯人主者有矣然尺蠖旣伸
則寒蟬自匿甚合生取義在瞬息間耳若夫志屢屈
而不移道以困而益固此可謂剛金百鍊長江必東
者也三復危言之章不能不心折章公矣

任御史傳　　　　　　刪任僎疏

公名贊化字參之聞喜人中天啟壬戌進士除湖廣棗陽知縣調景陵有介操臨民愷悌明察如神戊辰考選貴州道御史嘗疏陳水旱頻仍民生日困請蠲加派或緩催征又言官解便民屯田貪戰查核兵數儲育將材諸事上以有裨民生國計武庫軍機得旨褒嘉時逆黨雖誅擊奸思逞公封事數上皆辨別邪正指斥是非其最傳者叅楊維垣有疏言維垣爲假君子究其立身本末原與魏忠賢作大護法而與崔

呈秀並立登壇者也其後之擊崔一則見勢將敗而翻身於局外一則思天下惟罪爲愈巳于是發罪叅窮寇之反爲原非出於嫉邪之本念故擊崔而不擊魏又劾陳以瑞有疏言以瑞借作璫以出身而其實深於媚璫立身行已貪邪鄙穢誅鋤善類摧折正人止因倒奪妄意勝覆究其倒奪之原則以拜祠不拜像之故像皇上早辨而立斥之疏出人服其當亡何枚卜獄起先是上命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列名第二尚書溫體仁恥不與疏攻謙益公上疏劾體

仁居鄉居官種種不法　烈皇帝召對平臺上平公疏切責公以褻語瀆奏公抗言疏中所列體仁事情皆十分的確長安萬口如一體仁再四訐辨且奏溫朝皆爲謙益死黨只因以錯會叅謙益贊化故代謙益以術璫斜以瑞公廷辨侃侃不少折上震怒諭禍河南布政司照磨累遷至陝西叅政歸卒于家公賦性剛毅不肯下人好善之心雖切而嫉惡太甚以故在朝未久卽遭放斥是時又有御史任僎亦叅體仁僎字文升臨安人舉人疏言體仁發難有淸朝皆

之說大小諸臣斥者斥罰者罰不放言謙益事叅節持事理之平終疑是謙益之黨也然惡其爲謙益之黨終不敢不持事理之平何也法者天子與天下共之法也法公于天下則持法者亦必舉天下之公議而適于平竊按罪謙益者不過因千秋之關節耳而曾經發遣則千秋已無可加之罪謙益又有可據之條乎一發遣一罰俸法如是足矣耶巳結之案必欲重翻則關節之被媚璫輕重分矣又何法以加媚璫之上也人多疑之

論曰余觀古大臣一被人言則杜門引退是非聽之公論予奪聽之朝廷乃爲程以不與會推之故爭辨不休致異議蠭生言官斥逐失體甚矣譬之媒灼議姻及中女而長女不字輒于父母前詆中女之行可謂貞乎所幸二三臺諫侃侃昌言君子謂若任公者猶有拾遺補衮之餘風焉

李參政傳

公名若愚號愚公漢陽人父宗魯官兵科條奏邊事剴切萬餘言有詩臣風公生而姿性敏捷嶷然不凡其父嘗謂之曰讀書無經濟一井蛙濠鱗耳不足觀天下事公由是博涉經史稗乘諳國家典故中萬曆己未進士除溫州府推官茹蘗飲冰妻子至不免饑寒會饑兵鼓譟至刼太守以去公以一身拮据支吾海寇倡亂擄掠頻聞公請兵出剿斬獲無算渠魁王鋒等來降推保障功第一滿六載以異等召倘補掖垣時魏忠賢搖治忠良正人側目公未授職輒憤懣不平抗疏譏切時政語盡擊魏閹并及其黨雖鼎鑊在前不顧也又公與楊忠烈漣同鄉同志閹惡之出爲常州府學教授稍遷刑部主事崇禎初嘗上保身治國疏謂宮禁邃密之地左右嚬笑之間無叢神與無社鼠與寒暑起居之節飲食醞釀之辨無拼蜂與無狎賊與庚午以工部郎中典粵東試會京師旱下詔求言公抗疏再陳謂建文年號不可不復也當議也建文廟謚不可不補也當議也遜國諸死節臣不

可不錄也嘗議也　建文君在位四年敬天愛民崇
信納諫無一失德事祇因誤用漢削七國計以及于
難悲夫不有廢也其何以興　文皇帝旣定鼎聞朝
臣葬　建文君禮學士王景言宜用天子禮　文皇
帝特從其議上意居然見矣臣昨讀長陵碑文猶書
其殁曰崩稱　建文君云夫　建文君於　高皇帝
則懿孫也於　仁宗則從兄也於　宣宗則叔父也
於皇上則族祖也顧忍其爲若敖氏之鬼歟若之何
其併年號削之也往者　神廟命修建文實錄詔復

其年號併祀遜國諸臣一時義士莫不舉手加額而
廟議大典至今缺然臣謂大内郎不便設廟宜于留
都太廟寢殿後別建一世室如祧廟制世世供祀似
亦情理兩安傳之史冊永爲盛事不寧惟是臣爲諸
生時每讀遜國死節諸臣狀喟然嘆曰　高皇帝數
十年勤勤懇懇造士作人培此一段忠義爲后來用
何其盛也永樂元年陳瑛請治諸臣罪　文皇帝曰
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上又語楊榮曰練子寧在
朕固當用之則諸臣精忠已久在　文皇帝鑒宥中

矣弘治時給事吳世忠請褒方孝孺諸臣事雖未行
朝議韙之嘉靖中科臣楊僎復以爲言特下禮部幾
行矣夏言阻之議遂格至海内以爲嗤柄臣嘗私輯
闡幽錄一書摭列其名凡一百四十餘人忠肝義膽
日月爭光奈何聖明之世與草木同腐朽也弁望勅
下禮官查議擇其尤表著者配享　建文君祧廟其
餘行提學官祀于學宮訪有子孫給以衣衿世守蒸
嘗諸臣死且不朽是舉也　高皇　列祖之靈實式
憑之所以感格玄穹者勝于沉玉焚帛多矣疏出天

下誦之告歸歸三年補兵部武選司出爲江西參政
興利除弊多著偉績嘗以未竟經濟爲憾云孫名昌
祚壬辰進士居史職負文望清修介節具有祖風
論曰公居閒曹無言責依違緘嘿循資漸進不數年
間上則入爲卿寺次亦出掌藩臬可操券而得也乃
始則擊奄以犯兇鋒旣則陳言以干時忌由其忠孝
至性蓋有過人者也尋闢公之上疏也妻子環泣以
阻謂汝不顧世有陳瑛夏言其人者何自索死爲公
嚙指示之曰不然皇上聖明度越古今何忌何諱餙

亦不滯吾以一死儲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
者然則公之立志堅卓如此豈與肥身保家輩可比
類而觀哉

此葉科圖配補

孫侍郎傳

公名必顯字克孝號意白潼關人父振基爲名給諫
公中萬曆丙辰進士由戶禮工部主事擢吏部偕冢
宰趙忠毅公澄汰仕路一日而徙諸清郎之淹久者
恭置銓司北則劉廷諫南則鄒維璉朝寧翕然改觀
而小人多所不便比奄以進趙公未幾公亦除名及
公再起廉直彊辯人才物論儲偫於胸中有萬曆初
名選郎風而長垣爲冢宰小人倚爲窟穴以計典中
公又左遷以太公居潼關諸識阨塞要害過知其豪

桀流賊之起也公以山西按察司經歷量移南祠部
請假里居建議設重鎭以阨關秦賊不出豫賊不入
擎擁戶而塑之寇可蓋也鄉人恤其私以勞師動衆
梲之寇自是渡澠池而西莫可禁衆假滿入南途由
柘城歸德遇寇設守皆恃以無恐在歸德賊潰圍而
入數十騎薄城引弓詬罵城中洶懼公曰此[illegible]
兵也令傔從環射之賊中傷逆散登陴者皆有固志
賊既退人皆謂公知兵久之遷南吏部考功司[illegible]
陞尚寶司丞轉大理寺丞戊寅邊警擢任[illegible]

寇軍深入我擁兵已十三萬當扼險邀擊無藉戶老
譏嫌重以成南下之勢晝夜憤呼莫有應者盛氣結
聽強陽暴亡竟用是死時年四十八公正直慷慨爲
小人所側目淹蹇仕宦實以是故而居平孝友忠信
誠心質行信於士大夫於孤寡煢獨則恤振救死生
患難多人所不知事繼母撫孤稚皆非人情所恒有
者云

論曰公父肖岡先生爲萬曆時名諫議危言讜論不
容於時公少與聞國政有澄清天下之志故雖蹇
曹郎小人以党魁目之顧天下需人甚急無若吏兵
二部公于二者皆有專才而不得竟其用此豈非天
實爲之殄瘁乎可慨也夫

梁溪鄒漪流綺甫纂

李忠毅傳

公諱應昇字仲達號次見右隸江陰人也生之夕父夢日升于天故名少讀書砥行師武進吳鍾巒寇補諸生第一乙卯丙辰聯登第會試親朋交賀獨鍾巒憂以豎立期公卒高第不通如是而已公深韙之授南康府推官洗沉冤崇風節止飲謀泉勺水無加意造士與白鹿洞書洗人文蔚起戊午分較江西所獲多名儁搜敗卷得豐賦領解額士類翕服辛酉復分較廣東壬戌擢福建道御史以激揚爲己任參言人所不敢言常請停內操以保君身恤養民以固邦本勤召對以通上志止工役以養皇仁其大快公論者糾魏廣徵有疏謂廣徵慢上無禮且與言官爲難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祿且廣徵之父常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徵應選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欲倒言官庶上可對聖明下可對士庶異日亦可見乃父于地下也糾辰忠賢有疏謂忠賢之罪千真萬真無可辨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辨也而　皇上反代爲辨則中旨真可聽真僞傳乎閣臣真可聽其爰立乎外廷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真可聽其禁[illegible]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出入真可聽其借擬乘輿乎臣知非皇上意無非爲其小忠小信所欺耳夫不逮爲王振劉瑾者正其深于王振劉瑾者也末復切責閹臣謂君側不淸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靑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幷不能爲李東陽備畫策投獻不幾與焦芳同傳耶嗣是救萬燝有疏代總憲孫瑋救林汝翥有疏代總憲高攀龍參崔呈秀有疏呈秀被劾時暮夜叩邸乞哀公拒之呈秀被黜御恨與援擾起與二魏謀中公嫉党曹欽程論公削籍歸蓋欽程以察處貪穢集化公曾疏言墨吏破甑如廣恩徵請著爲定例勿復轉民牧故恨公者也丙寅又以織監李實疏與高忠憲六君子同逮邑令寧之

豹至公從容笑迎携手登舟不一入與家人訣比入都緹騎虎怒吳鍾營追公于道館之家慷慨論列如平生歡衆環泣攘臂奮呼競逐緹騎公搏頷丐免或以高公汨羅之遊氣者公曰應昇小臣如草草畢命陷吾親縲絏中即死不瞑目歸死詔獄吾分也敢引大臣不辱之義乎至京下獄誣贓四千拷掠備至大呼二祖列宗以死將死時寄詩友人蔣允儀有云他日蒙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又有絕命詩云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縣縣猶省業因微假息餘魂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夜佛前合掌着緇衣又遺書誡子謂當儉以惜福謙以守身朝夕孝事祖父母勿以面父爲戒謂善不可爲古人之道不可行天下聞而悲之時年三十有四公丰骨峭峭而居家恂恂若處子孝友恭讓鄉曲無間言崇禎初詔贈太僕寺卿甲申追謚忠毅蔭子遜之入監讀書遜之立言篤行不媿爲賢者焉

論曰逆璫之難死者不過數人而暨陽一隅公與西

溪繆公且得其二吾遊江干登春申君山覽澄波如練千里一碧地靈所鍾其在斯乎

楊忠烈傳

公諱漣字文孺號大洪其先故關西裔流入安南居唐衙宣德中從英國公歸附賜居湖南徙應山公少負大志與陳愚交以豪傑相許嘗雪夜行歌過邑倚柱笑盡地書狂吟痛哭人莫能測里中呼日狂生舉萬曆丁未進士知常熟縣五年舉清官第一得上考歷遷戶兵兩科給事中天下大議一出公手是時光宗在東朝爲鄭閒儲位未定　神宗疾皇太子罕名見日肝旁皇寢門公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率百

官問安效宋文潞公詗內侍故事傳語伴讀王安太子當力請入侍遲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常體念東宮殆無休日　光宗立五日病遽封鄭貴妃爲皇太后及李選侍爲皇貴妃傳旨旁午中外奸邪扇動鄭李謀踞兩宮挾皇長子以專國命公要諸大臣集左掖門面折貴妃姪養性貴妃知不可奪即日移慈寧宮去公上疏極論鄭氏所遺醫崔文昇侍疾罪宜發司禮究問宣示中外因進皇長子及皇子扶掖親躋導迎和氣俟同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以尊國體疏上三出上命錦衣召公公入見衆疑上必杖公上目注久諭曰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調理未幾駕崩群臣將哭臨公排闥入內侍持梃下公厲聲曰皇上崩正臣子入臨會誰敢辱天子從官者手梃却及宮追呼拉還者再公復手却群臣因得入哭臨畢問皇嗣所在諸璫張目不對時皇長子爲選侍匿煖閣王安紿選侍抱出寢門英國公張維賢捧右手大學士劉一燝捧左手呼萬歲皇長子稱不敢當尚書周嘉謨請御殿選侍召回三公叱之擁登輿至

殿群臣禮退皇長子居慈慶選侍猶踞乾清不出公發憤上言曰先帝升遐人心危疑謂深宮選侍儼然母道自居外托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故力請陛下暫居慈慶實有鑒於皇祖鄭貴妃事欲先擇別宮遷之然後奉駕還宮今諸臣靜俟五日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寶位天子豈有偏處東宮之理今奉移宮明旨若復就延豈真欲天子遜避一宮嬪乎公抗論於朝房于掖門於殿廷日以十數選侍乃移噦鸞宮瀕移奮髯呼叫聲淚迸咽大言曰選侍能於九廟前

殺我則已今日若不移宮死不去帶徹御座殿陛皆驚上顧近侍語曰翁子官真忠臣也當是時女主內制群奄外結公儼然行顧命大臣事以一身奪人主于婦寺登極不已繼以移宮外戒金吾簡騎從周廬儆備內戒中官乳母宮人闌入身露坐宮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鬚盡白皇祖有靈實鑒臨之然一時宵小思中傷之矣因述遺宮本末奏上優詔褒嘉公辭疏謂皇上量同天海孝隆唐虞但微臣荷綸綍之褒過徵忠直之譽一、不安俯慚卑末豈可掩人于朝仰

猶清不何敢貪天爲功二、不安受朋友之虛譽尤愧過情明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三、不安臣引分自循唯有決去一着　上留之尋告歸予廟籍明年壬戌起太常寺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時逆閹魏忠賢權藉甚朝堂之上知忠賢不知皇上都城之內知忠賢不知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所移積勢所趨亦止知忠賢不知皇上莫敢出一語者公扼腕流涕首疏劾二十四罪遂群攻之忠賢驚且恚[illegible]小慰之曰毋恐逐楊某公可安枕矣忠

賢假會推事盡逐公等群小又嗾之曰不殺楊某公之禍未艾也忠賢大懼急徵公等坐故經畧熊公廷弼賍廷弼者公垣中所推也公條奏天下事言遼事必大壞宜置經畧撫遼後熊公爲御史馮三元劾公救之謂議經畧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畧者亦難掩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休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策熊公得解任聽勘廣寧陷熊公下獄忠賢以賍坐公曰不如此無以殺楊某也先是考汪文言五刑備極追使引公文言仰天笑曰安有合

賍楊大洪乎至死不服及考公獄吏顧以文言爲徵公六呼　太祖高皇帝　神光兩宗竟坐誣死厝爭五十有四公死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虫穿穴出命之夕白氣貫斗災眚疊見天地震動天下冤之當[illegible]舁櫬就繫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劫奪幾千人所過市集攀檻車看忠臣焚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巢達荊楠亘千里追賍令亟責菜傭亦爭以數錢投縣令廨中三年後止夫人詹氏與後姑棲止僕隸廡中二子乞食養未子幼賴舊交陳愍匿

於廬山得掩太戊辰毅宗立追錄死閹忠臣以公爲
首部贈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謚忠烈蔭子與祭
葬
論曰楊公其霍光流與當　光宗顧命上未嘗豈閒
示日爾輔我長子下不敢溺流問曰君誰嗣不過色
授意喻已耳卒至成大事安社稷嗟嗟若公者殆霍
光之流而非霍光之流也光輔弗陵于鈎戈既死之
時公輔長子於選侍尚存之日鈎戈死誰與弗陵爭
天下選侍存先與長子爭一宮自古事出宮禁未有
不爲國家患者公以移宮二字全其君卒以移宮二
字殺其身吁可畏也夫

左忠毅傳

公諱光斗字遺直號滄嶼直隸桐城人也生特月當
大斗火光繞屋故命名庚子舉鄉試丁未成進士初
任中書癸丑擢入爲御史待命凡七年强半依滕下
樂山水兼縱觀古今人載籍每謂元祐去亂法不去
亂人畢竟是錯李忠定于高宗和議極諫皆爭事不
知爭人盖事之失止一事人則階禍無窮故曰百年
之計存乎樹人嘗貯一人才單于篋暇時輒手自點
定某賢某次其留意用人如此又謂近見官府鈎連

魍魎盡現以宵小托婦寺以婦寺釀夷狄災陰有感
大亂日生原其本來皆繇獲濁故徵人以鼎徵品以
清已未考選命下所銓敘一如平生言特　神廟節
攝久邊事告急朝議募外兵衛京師公恐蹈漢何進
故智疏止之特糾新舊平章語大剴切未幾奉命視
屯公以北人不知水利最害屯田勝國初倚漕東南
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令不改謀徵將無食乃
力請屯田又請倣漢力田科以屯人多寡爲殿最使
人自爲田又請置屯學設博士弟子員因屯體制徵

詔俱報可于是也功大與鄭忠介公道見之歎曰夫治天下豈不以才識人苟有才天氣地力皆可得而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觀蘗秸鶴扶桑也而今畝樓若此嗟乎當是時 顯皇帝不豫璿劉朝矯東宮旨索 世廟戚畹絕庄 公封還不啓曰尺地皆 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以田私進奉乎璿恚甚已又糾巨璿陳登李子粒爲屯蠹當拔一時咋舌曰眞御史眞御史眞御史云亡何改督學奬才絕倖倣古弓箭社遺意教士習射士皆能挽强後白蓮教起奏功者

半出儒生其效也庚申冊翊再泣一時進藥進御醫有頻言而選侍李希封后不得以 上幼冲欲矯遺詔正位垂簾毋天下距登極止六日猶攜負乾清宮廷臣憂之公與楊公漣謀曰苟以權姬良娣而攬雉壓之權禍豈止于歸胙實戮人彘房州而已乎即上蹕力請移宮停封略曰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也唯 天子御天皇后配天乃得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避別殿非直遠嫌亦以明尊卑別貴賤也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非

毋儼居正宮臣竊戚之臣鬧選侍侍 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侍 殿下又無撫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眞可以托聖躬者且 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序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柰何托子婦女子之手哉至位號間統紀攸係故 先皇在時屢請名封不許嚴霜堅氷聖慮淵遠倘及今不決異日將借撫育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于今臣且有不忍言者子躪入選侍怒亟召見公公曰 天子耳目官非 天子宜不敢奉選侍愈益怒然卒移仁壽當中外始大

安會劉遜李進忠等以盜寶逮廣路邪黨流言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以搖人心外議籍籍公復具仁義兼盡疏謂選侍移宮以挽自當存以大體捐其小過嘗奉嚴旨切責養公不知移宮後 上恩禮選侍已遑也當是時 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或議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公曰 先帝一月堯舜言削去者罪不在許世子趙盾下聖作物睹與民更始以大行年月須示正朔于春秋嚴始即位之義賞罰正乎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今日之事任以天啓

存泰昌非以泰昌更萬曆也以泰昌更萬曆未便以天啓存泰昌萬世而下將不失為仁孝衆成服始斷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為泰昌元年先是熊公廷弼為遼撫恃才剛愎公疏規之既去遼遼敗復起廷臣交薦之公曰其人才優而量不遠前以守遼則有餘今以恢遼則未足其後見類然遷太理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僉都御史是時光廷盈位悉前 光皇帝收召名碩如趙公南星高公攀龍袁公化中周公宗建暨鄒忠介元標鄒侍郎維璉等並矯志澄清皆言必濟小人扶異議者懼乃日交通魏璫為一網計公又與楊公謀曰京貫連串指鹿日甚天下事不可言矣于是楊公疏璫二十四罪公亦草三十二斬繼之未上而謀泄璫旨奪職公歸自分攖權貴人鋒無生理然猶無計以解二親乃取楊忠愍公赴西市事時時為其父陳言又嘗于毋夫人前談說滂母故事蓋以見自古忠臣義士其為之親者未嘗不以烈烈勉其子冀幸親之一慰而異時或無至大傷其心也公之用志亦良苦哉乙丑閹黨移宮封疆二案坐公

奇獄緹騎至公顏色不少變從容拜堂下曰兒不得為孝子矣勉子讀書勿以而父為戒謂善不可為里人聞者無不泣下將揭竿檄擊緹騎公曰是重吾罪也有欲為叩閽者皆止之至京屬鎮撫考訊毒盡猶手製絕命詞封寄其父卒之夜虹貫斗星殞灼灼如火光嗚呼賢人生殁豈不以天哉公死後徵贓追藉田廬十不得一二并及宗戚財俱盡子姓繫獄者數十人母夫人哭死兄光霽累死弟孝廉光先光明萬敞幾死幸逃免光先于崇禎間為名御史著直聲嘗擊醒宗朱衛瑚權閹貪酷狀吳人德之良其世篤忠貞有餘然也戊辰 思宗登極初贈副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廕一子予祭葬給三代誥命里人建祠祀之乙酉追謚忠毅

論曰世以天啓璫禍方漢建寧余曰不然建寧之誣君子曰是將為叛叛非君子所服然在小人持之有故至天啓乃以三案夫以三案殺楊左是何異于以不討賊不嘗藥者而謂曰忠孝乎春秋比之弒君之例又何說也殺君子而予以至正之名甚矣小人至

惡且至愚也嗚呼楊左之賢不減李杜忠賢之罪乃更浮于曹節王甫此又論世者不可不知也

高忠憲傳

公諱攀龍號景逸南直無錫人也幼穎妙然韜晦不以示人既長益潛心理學凡諸儒語錄性理諸書無不讀萬曆壬午舉孝廉尋丁母憂苻顧端文公方講學聽之輒忻悅以解曰聖人可學而至也忻然有請事之志律身一以敬爲主己丑登第出趙公南星門旋以艱歸起補行人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公不勝憤上崇正學闢異說疏 神廟嘉之尊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一

時名賢倡予和洊各言所志期以最上功夫尋復感憤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逸佞疏語侵輔臣下部院會議公問之坦然端文謂只宜杜門存待罪意若太坦然亦覺未至公深肯之議上降糶職尋調極邊甲午赴揭陽典史道中嚴立課程只于靜中着力所歷山川皆爲學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于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得之矣抵官勤職事課文藝乙未歸居湖上閉關趺坐坐必七日作復七規程取大易來復義甲辰東林書院成故

龜山先生遺址有道南祠爲僧院侵邵文莊公力圖修復不果至是與端文共成之一依白鹿洞規集吳越賢士大夫砥德問業其中是時椒蕭吳味同郡同邑則有孫公愼行錢公一本薛公敷教顧公允成葉公茂才安公希范劉公元珍公孟麟 華公允誠王公永吉時稱絕盛而從遊者日益衆公皆進而與薪析莫不虛往實歸得未曾有庚申 光宗卽位旁求舊德衆正並登召公爲光祿丞辛酉進少卿會邊報警請逐鄒養性李如楨等以銷萌除慝未幾條

公愼行上紅丸䟽論舊輔方從哲公讀而歎曰此一部春秋也尋遷太常少卿作寅直說并陳務學之要言從哲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孝反以不孝爲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爲大忠黑白倒分人禽反易何所不至傳古重處福淸葉公力持僅得罰俸時魏璫忠賢漸用事然礙猶未熾也已轉大理少卿又遷太僕卿方鄭之黨且嗔且懼竊竊以東林爲言將法其毒會京師建首善書院鄒忠介及馮恭定所闢而福淸爲之記特細盛事黨人朱童蒙騰䟽顯詆

兩公皆去位公亦乞休䟽謂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再移疾有邪氣所干元氣大伐等語以身爲喻與有感動癸亥差歸貽書給諫王志道論兩朝事言皇祖威福在手妙于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于隱忍是皇考身上事今上祖考在念妙于處分是今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柰何諱之加以誣謗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危言快論大義凜凜公歸而復尋東林

之社日寓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當矣亡何趙少司寇尋擢左都御史首糾貪墨御史崔呈秀奪秋年秀因入闇恭合謀傾正遂借會推謝應祥逐搆事逐公明年乙丑毀書院興大獄殺楊左諸君子又明年丙寅三月忠賢矯旨被逮當是時快者杜門勇者結舌惟華文學時亨實左右公爲歸全計公先一日謁別道南祠歸坐后閣呼諸子書原無生死四字以示作字二紙扇懷中戒無先發詰旦以付緹騎時已夜分命暫退未幾諸子推戶入見燈火熒然發所封乃

鄒文貞傳

公諱昌期字當時南直江陰人也弱冠有盛名頤端文公延致家塾上下議論才辨蓋涵雅端文前輩名家本無以難庚子舉於鄉癸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朝論以端文公故因以東林目公公亦弗辭將散館時工垣劉文炳再疏侵公公甫拜官未上移疾歸天啓初補原職主浙廣省試一論寓規有趙高仇士艮語逆犯時忌壬戌陞左春坊左贊善甲子陞左諭德嘗公相補官時逆閹已驕橫殺　光廟伴讀王安逐首相劉公一燝會輔臣葉公向高召至朝公正告之謂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明公三朝大臣嘗以去就爭之力逐其漸無令中人予滑其公廷其言頷之而已又二年趙公南星位冢宰號召海內清名之士澄汰流品公與高公攀龍楊公漣左公光斗魏公大中參預其議位置標榜傾動朝宁一時側目授手怨謗交作楊公旣草二十四大罪致公寄告左公曰內無丞外無文稟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幾幸乎左默然不應就上叢公言於閣曰此豎在

君側小心一旦去之恐不易得公勃然曰詔爲此言者可斬也稟公色變而起號於人曰西溪殺我西溪蓋公別號云此語旣籍籍流聞大內群小復怨公於閣謂繆與楊厚善草實出繆手嘗銜之次骨是年推公掌南院號格不下旋移疾乞歸勒令致仕乙丑坐楊公獄詞牽連追贓丙寅詔下逮捕公被收時出就廳事邑令岑之豹逐前捉其手妻妾不得訣別惟閭鎭鏞聲潮然撼廠屛慟哭徐傳語慰勞而出慷慨就道賦詩有云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恩詔獄死狀秘外人莫楊知四月二十九日棄體中傳出寸紙自是而絕五月二日獄吏以死上竟莫知何日也其殮也十指潰落傳摘置兩袖中置閣以州奏故屬獄吏加梏拳焉它楚毒稱是公性負意氣懋交游閣婿方纖士大大或中立所免公從衆中面數其人赧而亡去公顧問曰彼得無未喻吾指予初欲梲楊疏其旣上也匠馬過從朝於楊而夕於左往往離立長安道上停車拊馬戟手罵詈閣刺知指恨口多微詞兼善諧謔就逮徵行至毘陵驛舍縱騎抹首寄誇猙獰復

方公與客談時事語所惡色偷物起立低聲指支曰

盡情態撫掌爲歡笑失聲其跌宕豐處多此類也公

死時年六十有五崇禎贈公詹事府詹事甲申追謚

文貞

論曰明興史臣以闕難死詔獄者前則劉忠愍後則

公二人耳忠愍以血衵葬公以墮指歛家無身後殄

無家忌後先略等嗚呼冤哉獄卒之殺忠愍者恂作

逆天理事慎恨疾死羅文恭公記之乃公死而吹毛

求瘢者何種種也此詎可令文恭見耶

周忠惠傳

公諱起元字仲先福建海澄人也中萬曆庚子鄉試

第一辛丑成進士授浮梁知縣以廉明威惠著乙巳

調繁南昌戊申內召擬禮部候考選爲某評事挾宿

憾媒孽公臺省察其誣交章劾評事公不考察宰孫

公丕揚曰周主事不考則評事重處考則評事始罰

俸衆强之乃考授湖廣道御史會攻東林道學之議

起公因擊之大犯時忌丁巳出爲桂平道參議會歲

飢恨猺蠻道多挺而走險公先急救荒而徐議弭盜

地方以寧遷撫林欲厲疏薦有云全活數萬命保全

十餘城上嘉之庚申遷四川副使尋參政陞蘇州

癸亥轉太僕寺少卿擢僉都御史巡撫應天一襪一

履不取民閒且捐俸金鼎新文廟又疏請裁織造溢

額參織監李實酷取料銀騙得四萬兩實又誣陷蘇

州同知楊姜公三疏申救言本官姓得民心實佤有

司則拂百姓拂百姓則百姓必佤實念及于此可不

寒心而況千斜劾大權將實撫按何地不獨下逆輿

情抑且上關國體又言本官有賢聲而無劣狀不過

以爭貂各監舊規不肯倡行屬醃遂致誣劾姜一小吏去之何惜獨惜賢奸從此混淆紀綱從此倒置凡有求不遂者皆得挾私忿中人以不測之禍甚非清世所宜見耳然姜竟削籍去以此積不相能兵使者朱童蒙儉人也恣睢以逞一夫兇焰萬姓憤激公特擊蒙而蒙已竄身璫局遂有排擠正人之旨褫公職歸群兇意猶未厭積謀嫉實特疏誣公阻抑上供冒破鼓鑄逆璫矯旨與高忠憲等七人同逮公素廉介空橐如洗檻車之費計無所出士民醵貲為助城闉

之履相踵有叩關號召眾公聞而止之曰臣子事君身非己有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梓里愛我豈可陷我不法耶眾稍散比至京對簿誣贓數萬拷死詔獄踰年　毅宗贈公兵部右侍郎南都追謚忠惠

論曰璫賢殺士大夫不下數十然皆借要典三案封疆汪文言獄為一網計公無一焉又其人多黃門侍御史詞林郎署官輦轂者公則開府三吳久矣至于白簡丹書不繇臺省之抨章不俟法吏之爰書始則中旨奪職繼則假手尚衣之璽以致身填牢戶公之

冤蹤並有一識吳中數百年節鉞相望獨二周最著夫體國恤民文襄誠宜尸祝若執法如山不畏強禦公殆獨[illegible]千古乎

顧廉憲傳

公諱大章，字伯欽，號塵客，南直常熟人也。父雲程，歷官南京太常寺卿。公少負異才，與弟大韶攣生，有二陸兩蘇之目。長而通經術譜學，故慨然有經世之志。登萬曆丁未進士，除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常州府儒學教授，稍遷國子監博士。是時黨議已成，東林斥逐盡，公歎曰：吾豈憂不入顧厨之目，兩行以解其難，吾不願東林正可以彪自况也。居文官今非世所稍名，公又能奕棋，誰與朝士浮沉上下，而實以其間為收拾人才，改紀綱政之施。迨光廟御極，南吕為政，楊左在臺省，除舊布新，公力居多，而側目起矣。遷刑部，歷主事員外，以次失議，調而擬攛之，獄起，再寇王推殺，公以為非公不能辦，留公署山東司主事。公惜熊公之才，議貸之，以責後效，恭以衆議堅不能奪，卒定辟。攝司辟，公又精毅，飛甫明習法比，案寢此積，手批口決，老獄吏皆為咋舌歎潔之隋也。豪猾攫姦奸細業市無冗日，繫者至百餘人，飢寒瘐死莫敢問者。公請于王公曰：以一疏請九十餘人命，月餘盡之冤，一官乎！即日詳部論，下人獄繫二人，餘皆移大理。縱遣王公數忍，稱為已調兵部，復調禮部，出為陝西按察司副使。逆璫用事，群小謀殺楊左魏，逮其客汪文言下詔獄，聚而謀曰：先是經撫之獄，刑部顧員外引八議議廷弼，廷弼楚人也，顧員外楊左黨也，以鬻獄坐顧，以關通坐楊左，則一網可盡。遂下旨逮繫與楊左等六人並下詔獄。五人者後先考死，移公下刑部獄，命法司定爰書。公慷慨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容有辨，欲辨則抗聖旨也，欲不辨則欺本心，欺法司，欺天下後世。且五人者皆前死矣，借某以實五人之招，則某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五人地下乎？明公能昭雪此案，則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原招在，夫復何言？法司無以難。已而數日，汪文言猶能為貫高，吾獨不能乎？吾不可以再辱矣。乃呼酒與其弟大夏、從弟大武訣別，趣和藥飲之，未絕，維經而卒。天啓乙丑九月十四日也，時年五十。卒之前數日，手指已傷，殭枯，筆作自敘，筆紀訣別詩凡數千言，涵醉慷慨，稱曰：自唐虞至今纔四千年，吾生

五十年已得八十分之一不啻過不肯仰以內終不猶愈於老死牖下者乎又爲側語目之作風波翻世道長留日月照人心日此宅目祠堂背留也其家葬自昔通達死生之際如此崇禎改元詔贈太僕寺少卿甲申追謚公曰裕愍

論曰公入詔獄時有芝生焉一莖而六瓣公與五人死芝亦隕是時白氣亘天南斗失位然則公之冤炎於霜飛六月矣彼草木無知猶爲公單告祥其下不推亦者乃出金紫貴人亦獨何哉

周忠毅傳

公諱宗建字季侯號來玉直隷吳江人也祖恭肅公用康陵時爲言官聲中貴人著直聲公幼輒心嚮往之長而讀書慕古人大節嘗論蘇秦揣摩富貴卒以富貴死爲不孝侍大父爲談及楊忠愍事公曰楊公之死乃不死耳彼嚴嵩安在識者器之萬曆丙午舉癸丑成進士試爲令歷武康德清仁和三邑皆治武康僻小苦役民好鬬公設井閭冊先清戶口以徵賦餘倣條鞭法次第其徭官自召解不一煩民間運

舟集河下奸人數把持爲害公按舟置倉舟至如歸各貨所載竟歲無譁訟獄煩興縣指使者衆公戒胥訟牒必書師史名豪猾不敢騁其治德清亦然仁和較清劇矣又諸滸之國符傳日夜趣發龐繳之徒竄名市籍其尤無良者至蠱聚婦人罟財利公立禽殺之日延耆士講士禮建武林書院讀法鄉射其中邑廼大淳辛酉秩滿擢爲御史時魏璫忠賢方用事與客氏朋倚爲奸外人猶以爲易與云此壁鼠耳無能爲也公曰不然虺已爲蛇乘霧則不可制會四月雨

竈公首陳陰氣致沴爲臣僕君下凌上象瑺盱之徵
上御經筵撤後摘公疏中千人所指目不識丁
二語曉曉詬詈聲達宸聽賴閣救意稍解居久之
上心悟遣客氏出宮共明日奉召入公疏爭益堅謂
一皇上天倪初諧前星將朗三宮之內叶吉承懽而
願使妖蘖如客氏者嫗處於側臣竊惡之夫客氏忠
賢內外交通逆謀漸著乃出不踰宿寵命隨頒 天
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闥僅類民閒即謂階前片
地不足爲意頓入女子束縛何難然此輩一叨恩格
輒冀踰涯昔漢楊震於靈帝初年力諫王聖之弄權
左雄於安帝初年極論宋娥之專寵齊世祖於天康
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凡此三君咎繇保
婦原其始事皆謂無傷惟 陛下垂鑒毋尋覆轍
入忠賢以爲欲空其與後陽示薄譴陰屬郭巽等傾
之公心益不平因復上言處忠賢之威勢可以咳唾
而成風雲詩忠賢之財力可以呼吸而驅神鬼極忠
賢之線索可以長愛者升天怒者墜淵而臣義激於
中指名結欸已不知死所矣乃擧客授指使爲一綱

訐是察典非朝廷之察典忠賢之察典匿名文書
之察典也是使天下但知有郭巽不知有家臣不知
有憲臣不知有考功之法并不知有 皇上之威靈
也先朝汪直劉瑾其人皆梟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
隔絕不久終敗今權瑺之報復反借言官以捭言官
之聲勢反假中涓而重臣若不爲攻擊將內有忠賢
爲之猜捭旁有客氏爲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爲之助
威而外復有巽等從而蟻附蠅集天下事尚忍言哉
瑺聞憤且懼泣愬 上至請自觀以激 上怒禍叵

測福清力持僅奪俸或休公臥子之能已見于天下
矣梢含恐脅何傷獨不爲當上討乎公奮踊曰我之
不避死患務强諫者非好爲名高也誠見天下之禍
莫大於進小人退君子而宦官宮妾爲之衛行也父
毋雖老王陽王尊其能兼乎我念決矣請以死繼居
有頃道傳劉朝將典兵公駭曰中涓典兵如虎傅翼
昔魚朝恩童貫可爲殷鑒 皇上奈何以刑餘爲方
叔以綸誓爲召虎乎勠力陳九害三不可以上危言
爲惻請老悲憤疏不報然事竟寢尋奉差覈光祿寔

督全儲[illegible]數萬作大璫勿[illegible]也癸亥校逮命下將戒塗會下外艱歸于寅州緹騎四出公曰久知此矣吾首擧闖不久當繼諸君子逮即不吾逮吾當伏闕爲楊左死爭之未幾卒逮公一時道路洶洶爭捐闖嬌詔界將擧緹騎呼公寬公力諭始稍稍散不數日而繫逮周公順昌者卒甦吳人手以故二周之辟尤著而璫之欲殺之者乃惟恐不速下詔獄一再訊承刑備毒至肉節糜折大呼天地 祖宗共扶擊賊夜半沙囊以死時年四十有五闖公初逮時京師地震入

獄就勘王恭廠雷火再出訊下冰雹殺之日朝天宮災天意何嘗一日欲死公哉公所著有諫書百篇皆關國家綱紀及論語商尚書講義諸書行世 烈皇帝登極贈公太僕寺卿蔭一子予祭葬乙酉追諡忠毅

論曰古稱奸臣之始以臺諫持之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不足蓋猶捕鼠者犬防奸皆善喻也逹者寺人之亂禍烈古國家疏言闖惡者莫公先也卒以身殉宜史氏以公爲首忠[illegible]公貞不媿恭肅公矣然恭肅位不卒以壽令終公壽不過治書並死詔獄祖孫遇不可何相懸也君子于此覩天焉

魏忠節傳　甬子學淵

公諱大中字孔時號廓園浙江嘉善人也微時貧至火不能舉居湫巷數椽風雨不蔽顧人言公貧公不喜自謂貧意致豁如也萬曆己酉舉于鄉丙辰成進士授官行人考選擢入工垣彈擊無所避權貴斂手餽遺及門雖平昔交際皆不啓緘而反之先後謝去當中人十家之產者累百不止時高邑趙公南星爲冢宰特心折公每事必就咨亦時時有所汲引皆海內人望無所私然忌者乃自是衔公癸亥還禮垣甲子晉吏垣長益以激濁揚清爲己任忌者益怒然公不以是少挫一日嘆曰予孫謂天下事非諫官不得盡言陽城爲諫議大夫少所建白退之譏之譽幸領袖諸垣脫不取今日國家亂本一大撲滅燎原之炎長此安窮且甚非朝廷尊寵言官意頃之楊忠烈疏璫罪公聞之曰是余志也楊公乃先我若鞭因上疏曰自古亂人國家者有男戎又有女戎兩若往往相倚以成奸故古者聖王在上宦者不得交通禁近于預政事是以朝廷清明萬殊蒙福今逆璫魏忠賢私

締奉聖夫人客氏擅作福威擬操生殺殺王安以立威內廷逐劉一燝周嘉謨等以立威外廷一日而斃三國威之家人以立威宮禁又未已也懷冲太子胡爲不育裕妃胡以華封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又胡以無病暴卒皇上身爲天子而三宮列嬪乃盡以性命寄之忠賢客氏之手危若朝露能不寒心又況出入警蹕僭擬乘輿不軼不法逆謀大著惟皇上立斬忠賢驅除客氏爲宗社久長計疏入忠賢怒會值晉撫員缺廷推謝公應祥謝故清流然出高邑意無預公以謝會今嘉善首援公忌者卒用是逐公乙丑逆借封疆案通公庚死詔獄方藏逮日天大雷電風吼水立邑中號呼候送者數千人雖無然緹騎咸爲涕零時公子學淵跣蹉攀號侍公以北公曰褪巢有完卵耶父子徒俱碎無益然公子卒微服變姓名至京欲上緹縈書不獲則闕下已念徒死無益且傷公心卒乃恐死貽公骨歸歸而朝夕咷號未嘗入寢室每至丙夜淚盡舌枯家人聞以水漿進卿之日詔獄中讙言半而進之者卒哭泣至于死假令公

子不即死異日者續遺緒雪父仇竟所欲爲然後以告公地下意不稱孝而公子寧爲此不爲彼者則公子至性絕人也公子甫八齡壓橋斷足頻死不作呻吟惟臥讀陶詩以爲樂便已解脫生死既而與錢君仲芳呂季稱石交時以名節相敦勉嘗言天下多故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凡于貪怖之根歸全之義宣闡備至聲淚俱惻粥粥乎若惟恐七尺爲已有者嗟乎人患無死所是父是子死可矣公贈太常寺卿謚忠節廕子予祭葬而公子亦祔祭配祠

論曰予如嘉禾嘉禾之人爲予言闔祠未作里人夢公葉蕤地忠孝坊額金書煌煌覺而異之及是卒以身殉蓋有天焉昔咸和之世卞氏父子同日赴難其毋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我復奚憾舞讀史至此未嘗不歎忠孝至難而萃自一門者尤不易易若公父子豈遠出古人下哉

周忠介傳

公諱順昌字景文號蓼洲直隸吳縣人也好清節居恒以氷雪自砥萬曆中壬子癸丑聯舉鄉會初授福州司李將之官時撫吳者閩人也弟殺人當死百計緩頰求公生之公不可比至閩卒按如法庭空若水一切請囑概無徇顧意主平恕不務爲鍛鍊周內之術時稅璫高宷橫甚公獨抗不爲體璫役作奸者輒捕置之獄璫所科罪鍰下郡縣徵理或峻刑督責公爭之力民賴少甦已而璫以民變劾中丞暨二司

或議以司李代公曰此豈吾死所哉固不往因與監司之媚璫者左幾掛冠去然聲價因是益高行取爲吏部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所汲引皆孤特士反是雖要人爲請託不顧公於門戶故無所標榜而薰蕕不同遂不能無左右袒嘗推一大僚忤權貴人意旨引歸已璫忠賢敗日熾公每與人言義形於色乙丑吳撫周公起元以忤璫落職公爲昌言感慨淋漓指斥不諱嘉善魏公大中爲璫所切齒被逮過吳公與魏公非泛交至是留

出郭迎之○與○西○連○三○日○緹騎群侍○公○戟○手○詈○忠○賢○不○
絕○口○大○勳○公○語○多○言○公○笑○語○諸○緹○騎○曰○爾○歸○告○忠○賢○
亦○知○罪○下○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乎○臨○別○復○以○女○字○
魏○公○乃○於是御史倪文煥遂疏論公不應與罪人締○
婿○因言署選時受賄不可勝數○至張家灣○舟為之沉○
因取中旨削公籍○不知公歸○取道中州○裴僅二撞○未
嘗繇水○中外傳其事以為笑○復有吳紳鄆公刺其反
覆者○回中公於織監李實○及新撫毛一鷺○貴遂與一
鷺搆○[illegible]論周公并文致公等○緹騎至○吳令陳文瑞○懷

縣告公○神色不動○慨然曰○久知此矣○罪臣因在籍○不
得○控尺五○紓所欲言○為憾○倘因得○上書○或得○責數○當
事○使○諸○奸○知○世○間○忠○義○不○可○盡○殺○則○一○死○以○報○皇○
上○耳○陳令請公入室為別○公咲○却之○顧案上有素榜○
乃○其○僧○屬○書○卷○頓○亟○者○命○筆○題○小○雲○樓○三○字○書○法○遒○
勁○後○識○年○月○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詣○遠○所○百
姓號呼譟送者以萬計○蓋公自通籍○蓽門蓬戶○蔬食
布衣○不取一介○又時時為當事言民間利病○以故吳
人德之○[illegible]之為天○同邑賢者與公黙○文公震孟○姚公

希孟○朱公陛宣○與諸生徐公汧○楊公廷樞○王公節○文
公震亨等○躬行大難○為斂貲治裝○而顏佩韋等五入○
一旦聞忠賢矯旨○[illegible]使○遂爭擊緹騎○立斃其二○而
五人亦卒論死○嗚呼○丑寅之間○矯詔四出○鉤黨之捕○
遍於天下○諸君子自分無生理○既駢首就戮○無復辭○
而○其○鄉○之○士○若○民○固○誠○髮○豎○背○裂○鼻○一○大○奮○擊○稍○懾○
璫○餒○卒○蓄○縮○畏○忌○而○不○敢○發○自○五○人○奮○臂○一○擊○義○聲○
薄天○璫至膽落○大獄以止○雖五人義烈不可磨滅哉○
微公有以致之不及此○歲有諷公自裁者○公歎曰○願

昌小臣也○敢引大臣不辱之義乎○知此行必死○死○見
高皇帝○請亟元凶○以清海內○此願畢矣○諸君第記
吾○言○他○日○為○忠○臣○傳○可○也○又手書別相知有云○唯
有○豎起脊梁○鍊成一鐵漢○期不負知己○越三日取
道行○獨文學朱祖文策蹇從之○所以左右之者備至○
後卒以勞悴卒於京邸○公既行○所過無論識與不識○
皆為泣下○至京下詔獄○公對簿不屈○瞋目噀血○極口
罵璫而死○[illegible]今戊辰○逆璫與其黨以次伏誅○徐公汧
戌進士○貴中祕書○為時名臣○庚午楊公廷樞舉第一

人為有闕虞，事亦不可謂天之報施善人或爽也。公
贈太常寺卿，諡忠介，予祭葬，賜廕子茂蘭，負才藻，有
聲諸生間。念公忠義冤死，并廕職不能所罪死五人，
另有傳。

論曰：周公死義，與諸公同，而有二異焉。皆公昌言盈
廷，身履虎尾，以爭勝負。勢既剝膚，難免同盡。公以局
外林間之身，恥不與黨人，舉世喑啞，一人謗謗以及
於難，異也。檻車四出，聞者掩涕，然亦在賢士大夫
間。然獨公自罪門窮巷，東西南北販夫樵豎，咸咨嗟

憤發，甘與俱死，二異也。錄前言之，則椒蘭之性不可
移；錄後言之，則氷蘗之操不容泯耳。　思宗旗重易
名，璫難諸君子，自九卿外獲諡者，僅公與楊忠烈、魏
忠節，時服其允當。然則公于三人中，尤五岳之泰岱、
四瀆之河伯哉。

許忠端傳

公諱素，字[illegible]長，號白安，浙江餘姚人也。少負軼才，
[illegible]詞藻，下筆不能自休。年三十，未補博士弟子員。
授徒教督，間意豁如也。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
士，為寧國推官。郡多貴人，以氣力漁食閭里，持吏短
長。公精強廉辨，執法如山，咸相戒莫敢犯。入為山東
道御史。時天啟之初年也，都城一日三震，公上疏曰：
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墻之禍，慘於戎秋。
宵人為之咋指。楊公漣劾閹二十四罪，公抗疏繼之，

謂忠賢與其私人柴欄既深，鰲辣誰何，勢必臺諫折
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請　上自為國計。又疏論
廷杖非祖制，謂奸人必借廷杖以快其私，將為所欲
為，莫有顧忌，而禍且移之國。使後世史臣書之曰：某
年某月，工部郎萬燝以言某事死杖下，可不為惜哉。
時南樂魏廣微附逆閹入[illegible]輔，有交關鼓煽，一二正
人力相搘柱。公語門人徐公石麒曰：乾六龍，一亢姤，
豕至于姤一爻，蹢躅玄黃至矣。羣賢之龍戰，可謂亢
矣。南樂其姤豕也，不務艱貞，用晦敦復，以俟時而出，

一決無復之之計其可幾乎群公善其言而不能用也公〻郡郡人持短長蜚語相中總憲鄒忠介公元標力持之公初入臺即進規於忠介曰都門非講學地也徐文貞已業議矣忠介卒用此杢群小之撼君子自此始也萬公爆之杖也公語揚公漣曰可以去矣楊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濟君子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魏公大中將攻南樂公曰須朔後朝小過也攻之急勢不反顧二撼交作不可爲矣後卒如其言嗚呼公能矚見幾微而卒以身殉豈非天哉初臺省請闕請救止廷杖群閹數百人咆哮詬詈閹臣噤不發一語公叱之曰內閣絲綸要地司禮不奉命不得至若輩何爲始稍稍散去彰德進玉璽將御門受賀公執奏曰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爭言祥瑞改元祥符其後朋黨禍興宋祚不永弘治十三年陝西進玉璽止命收進 祖宗故事當法不應踵宋事其據經守正皆此類也乙丑黨禍大作公除名[illegible]氏[illegible][illegible]皆考死公爲位慟哭是夕夢楊公曰大禍未解丙寅以織監李實疏被逮極刑考掠體無

[illegible]慨談笑抵死不撓[illegible]賦詩[illegible]北向[illegible]君父丙寅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有三越五日[illegible]肌肉潰爛頭面不可識別矣 毅宗即位贈公太常寺卿十七年冬追諡忠端

論曰公志在弘濟艱難不欲幹盈債事然每有博學飛章廷爭未嘗不爲人先公因曰吾寧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子同其禍也嗚呼去雄飛雌和占風避就者遠矣

周忠毅傳 附袁化中等

公諱瑞字思永號衡臺江右籍南直清源人萬曆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考選吏科給事中時 先宗嗣統公入垣甫四日即疏言慎初三要信任仁賢推廣德澤斥遠邪佞指畫危懇致于 上怒獲嚴譴舉朝力救乃解尋降一級調外用 熹廟初復原官遷禮科左與楊漣善移宮一事力爲贊成爲杜漸防微之論至援宋韓琦請太后還政事爲諫謂我朝無母后垂簾之法李康妃急宜移宮避嫌又請及時講學

謂常朝已漸借題傳免倘并經筵報罷恐將來司馬門之報格不以奏呂大防之貶竟不及 卯國家大事去矣疏入客魏恨甚先是邊事孔亟公請姑用熊廷弼於山海刑部員外徐大化術璫借題指公爲黨公特疏糾大化鴟鴞悞國群奸遂借封疆移宮二案逮公下獄誣贓數萬極刑拷掠而死戊辰贈公大理寺卿甲申諡忠毅同時又有御史袁化中字熙宇武定人萬曆丁未進士會崔呈秀同道考察削職以去又疏糾忠賢不法請倣王安例置之南海子忠賢怒矯旨逮下詔獄坐贓拷掠而死戊辰贈太僕寺卿甲申諡忠愍又有御史夏之令光山人進士以參發奸子府盜草事下獄拷死御史吳裕中江夏人進士以參輔臣丁紹軾廷杖死後軍經歷張汶以論璫拷死吏部郎中蘇繼歐以誠誓忠賢懼罪自縊死

論曰歷觀治亂寺人之禍未有大焉者也東漢之季衆正盈朝破合枉壞冢宅發其奸私勢宜衰止一不振而海內賢人皆殞其手況彼方炎者乎自古外廷與內角不鬪一勝者諸公廟奮身以除左右之惡

不俾再三欲匡王國而使正諸公固不欲免即欲免其可得乎嗚呼此唐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也

吳主事傳

公諱懷賢字齊仲南直休寧人也博物閎覽天啟初授中書舍人每入直覩魏忠賢逆狀輒欲請尚方劍清君側奸又手錄楊忠烈之二十四大罪疏評之有盍如韓魏公處任守忠故事即時安置等語爲璫偵邏鄉賂左右窃示忠賢忠賢怒坐公投結東林爲楊左黨入公從容言曰懷賢得與楊左齊名死亦何恨拷掠不屈斃於詔獄戊辰贈工部主事

論曰自貲格困人凡清流雜登必以甲乙榜爲嚆矢雖任子明經之卓然者不得厲行况貲郎乎吳公起成均官侍從非有糾彈封駁之責又給事綸扉與貴門謁者日通往來不走侍窗求速化足矣感憤激烈卒以身殉豈非偏奸指佞天性所植可殺不可變耶然其名不大著同難錄亦不列然則資格不獨能錮人進取且能掩人忠佞矣何怪石渠天祿聞承璫願指以要與殺人者始終免全身名俱泰也

劉太僕傳

公諱鐸字我以號洞初江西廬陵人也世篤忠貞始祖剪官行人忤時宰遣使絕域不屈遇害再傳文懿公宣忠愍公球俱以文章節烈稱公生而鳳目頎顏奇表天授長益聰穎絕倫聞奸法書繪事里中目爲神童登萬曆丙辰進士初授刑部主事冬月憫囚饑寒捐俸資粥置薬滿全活甚衆已未轉員外奉勅齎帑金使陝西道遇刼公单騎直前賊遥望見闗壯繆護持悉遁去庚申晋郎中辛酉丁艱甲子服除出守

揚州諸所興革遠近厭服頗以公鋤心剔政偶賦詩書僧扇有揚城君恩重陰霾國事非之句爲魏忠賢所佈番役竊得而邑紳倪文煥素憚公嚴明欲因事去之遂嗾忠賢矯旨逮問士民悲戀爲叩閽者數百人時刑部侍郎沈演力持公論謂聖朝不以語言文字罪人豈可以將無同之案實成其須有之罪案獄上得旨復官公方俟補而參將張體乾迎璫意與其黨谷應選捕公僕榜掠誣招賄買術士方景陽詛咒厭臣熹市戊辰逆黨伏誅贈公太僕寺卿後泰州守李

自滿夢公爲城隍吏其降神亦言其事州人立廟祀之官有疑獄投詞於井夜輒見夢如言州民無遁情云

論曰昔漢楊惲以與友[illegible]書得罪死公之以言買禍大畧與同然惲以被放故多所怨望識者以其不能存待罪意惜之公以諷咏譏切卒嬰大戮君子猶無重悲焉雖然三復公詩忠君愛國繾綣懇惻可與楊左諸封事並垂矣

萬忠貞傳

公諱燝號元白江西新建人也祖恭仕至少司馬有勞績公生而正直矢志侃侃登萬曆丙辰進士初授刑部主事上刑獄平議報聞調工部營繕司治銅官事得清惠聲副虞衡專司鼓鑄嘗請內庫廢銅供錯刀之需中涓弗善也甲子以屯田郎往慶陵見逆璫墳塋僭侈擬于王者公拊膺長嘆曰何物么麽敢于從逆窮奢至此疏發其奸謂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握則德分國泡威分出焉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日不攬則竭澤而漁飛入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今太監魏忠賢口銜天憲手握王爵生殺予奪權盡爲有臣無容贅更有關切臣之陵工職掌者臣向承乏寶源局日擊銅錢匱乏知內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臣因移文請發忠賢怒不報臣特具疏特請查發到局鑄錢協濟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旨不許夫以忠賢珠玉盈筒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假此破廢銅器亦必一手挐定者其說必以爲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

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謀最毒臣猶記今三月請陵開工親遇忠賢所營墳墓見其碑石鐫鏤體遒深闊翁仲碧朝冠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鐫作規模彷彿陵寢且前列祠宇特建佛堂璇題耀日珠網懸星金碧輝煌丹堊炤耀蜀東南之物力冠西北之旃檀而　先帝之陵寢未完鉞棍桀猾曾不一痛念爲盜利權僕陵工大罪莫甚疏入　上震怒命杖一百首輔葉公向高揭救不聽是時楊忠愍二十四罪疏上中外相和章滿公

事忠賢欲借萬郎示威會群璫譟公私邸擁至午門白棓橫擊血亂辦兼未受杖已奄奄垂斃矣杖竟而殷糜潰皋體臃腫色如墨踰四日死戊殷　毅宗贈公光祿寺卿南楊追謚忠貞

論曰逆璫之世大獄繁興甚殺賢士大夫實自公始公死而吾師黃不齋先生哭之以詩有云六月冰霜辭聖澤二陵風雨鑒微勞感慨淋漓不堪竟讀昔賈誼值漢文寬大之朝且援引古誼謂廉遠地則堂高宋太祖親撲不行于殿陛黥劓不及于公卿其權代卒享尊賢敬士之報奈何因一宦豎而殺諫臣也嗚呼慘矣

丁學士傳

公名乾學字天行號自庵山陰人順天籍萬曆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壬戌爲同考會試官取士許士柔孟兆祥任贊化皆爲名臣甲子主考江西時璫焰方熾公不得已以試錄代彈文于第三程策內數陳豫道言中旨頻頒緹騎時下今且以逼國爭而不勝凡再辱士大夫而天下亦既慶寺人且天下事變寧可預料漢據彝秋曹節王甫與張角兩亂之唐昔藩鎮仇士良劉季述與王仙芝兩亂之當時狂直劉蕡之勦𧃍之有謀去之有術其不可用兩明甚東陽之委蛇既未可爲徒還之潔已亦豈得策韓文之聲大義固未可盡非乎顧何以如楊一清李清君側之奸耶語侃侃不少忌璫閱之怒甚矯旨同方逢年顧錫疇等削職爲民而公又籍隷京畿讒難遠跡璫屢遣人授意於公公介[illegible]腸百折不回忠賢遂於丁卯正月命奸弁高守謙等詐傳駕帖立時勒死後璫誅寘守謙于法天子稔知公冤詔贈侍讀學士再贈禮部侍郎所著有樺𦞙齋集比樂堂稿若干卷子聖

肇舉賢良方正任推官子婦王玉映爲詩紀其喜有曰報君止頭顱豈傳刑餘悅可謂詩史云玉映王公思任女也

論曰公無言責可以奪官而以試策代彈文說者比之劉太華夫去華不平之鳴或有激而然若公履巍科官禁近木天一席地他人猶恐奪我鳳凰池者公獨甘心舍安就危舍石渠天祿就刀鋸鼎鑊較去華尤難難與劉忠愍球並傳可矣

梁溪鄒　漪流綺甫纂

蔡太常傳

公名承植、字槐庭、瀦□攸□、負性孤迥、淡於聲利。弱冠成萬曆□□進士、遂發願長齋秉戒、篤修行頭陀行、嘗念三千佛名、不能成誦、乃日記一名、閱三載卒業、信口無訛、其專勤類若此。寡言笑、衣冠懸置座隅、鼠餂塵封、食惟粗糲、嘉賓至止、爐中爇一莖柴以手撥柴葉共啖之。每夜危坐匡床、遠離女色幾三十

年、歷任嘉興太守、廣作佛事。郡有楞嚴古剎、勢家侵削、公力爲修建、莊嚴有加。晉太常寺卿、乞休林下。知交欲薦公出爲巡撫、公掩剳笑曰、若見一建撫太尊貴生我法、超出三界、金輪王尚不屑意、況區區耶。或勸公當教兒、公曰、生死事大、吾自救不暇、遑恤我後。諸子有美厥輪奐者、公不□、以扇障面過之。晚年專修淨土、晝夜持誦、結草庵爲念佛會、與諸莽儒唱蕖平等接引。嘗有偈謝客云、安養思歸客、湘江一腐儒、不愁明日事、但覓往生符、手室隨緣住、稱美信口糊、胸中絕愛憎、一任馬牛呼。休把閒言語、頻頻告老夫。年來性暴惡、開口便糊塗、業重斯心傲、人親以病疏。張三與李四、好醜不關吾。將逝年、自號爲不久道人。及病革、强輿至庵、請僧□□歸、面易簀、見銀臺接引。口稱觀世音不輟、刻有因果書、及淨土詩勸世、

論曰、公樂善好修人也。嘗有邑士某病入冥府、見樓閣翼然、上供念佛蔡公牌位。及其卒也、銀臺接引、因果之說、信不誣矣。而世之搢紳、顧相率爲惡、何哉。

劉巡撫傳

公名應遇字玉庸別號念劬楚孝感人也中萬曆辛酉鄉試七上春官不售因擇阜北齊東癸丑授河南永寧令永寧西北連陝州[illegible]實諸山峻隩險阻民習爲奸利公至邑大治會靈寶民苦鄉貴焦衍豐凌傑憤憤不平遂圍城斬木上臺命公治之公單騎夜馳止攜僕役五六人抵城下解其門兵邀邑中士大夫欽南樓從容觴政人莫能測以書示衆曰爾等聚衆立寨報仇耶叛耶叛則吾當提大兵捲之若仇則衍

豐一村夫耳爲爾請命上官一邑宰能之有餘何得自取滅亡衆羅拜陳衍豐羿皆泣下解散去後十日赴永寧降已而公請當事僇衍豐籍覈兇黨遠近快之因調公靈寶量移北錦衣經歷擢戶部主事時楊忠烈已罷獄追賍矣公傾家應之三旛不倦 烈皇卽位忠賢敗忠烈賍猶未[illegible]也公上六大苦疏陳忠烈寃慘且爲海內請解網一曰諸臣逮繫之苦二曰諸臣獄死之苦三曰請臣追賍之苦四曰仕途去就之苦五曰積進禁錮之苦六曰廷臣被劫之苦且言

今通老母伍於城樓男婦積于客店旣無寸土可瘞遺骸亦無一人敢于借貸暴露何堪結草掩覆而猶有未完之賍因子勒比況完賍請臣有挐族盡逃海濱爲瘴癘之民者諸臣之子有死於獄死於途爲荳鬼之鬼者殺其身破其家復絕其祀忠魂不泯尚見先帝于天當不知作何悔悼也上惻然動心立命諸逮死臣賍未完者悉與豁免家屬印令疏放皆公一疏力尋陞商雒道白木之難公知黃龍山首蕃溝萬山險隘且雪凍路滑不可用兵計當出撫卽草諭降

文數十通遣諜者示之賊萬七千皆解散不血一刃渠魁三十有奇自投就縛漢南寇起復觀督行衙十二戰平之撫按交題調關南大參零賊背川復叛公借撫行勦一鼓盡殲無復遺孽遂奉命撫甘肅蕃與數也公聞命叱馭而西自荊人宗北走蔡旗東人罕山抵鎮番渡河出[illegible]合[illegible][illegible]武山而還復自甘肅經平川胭脂蛋縣金塔寺直抵嘉峪關單騎逕歷二十餘日閲二千餘里凡山川險阻城堡堅瑕與士馬強弱器械良楛多寡盈詘皆目擊心籌曉宿沙河澤

遂嘔血數升晝八款入告得奉俞旨向將銀夏黒若
把都等部據牧鎮番水泉硤口等處意將窺松山覲
覦故巢孤懸一線所在烽警公出不意行邊火騎森
嚴諸部膜拜因而輸貢長網以五百里外方許耕牧
諸部懾畏背遁毳帳屏跡人稱秋防無一騎闌入蓋
二百年未有事云除夕猶賑孤貧雪寃獄漏下始回
署明年辛未正月三日忽起整衣冠北拜曰臣不能
終事朝廷矣流涕被面文武入問疾公長吁曰吾生
平不愧忠孝節義四字死復何憾但君恩未報終是

千秋怨恨耳不談家事遂卒年六十四訃聞　天
子悲輟予祭葬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論曰國初立賢無方甲乙科並進自嘉隆以來資格
困人其自乙榜建牙開府者海忠介艾平江皆用直
節狀成顯此外指不數屈獨公與孫元化劉可訓丘
禾嘉並拜賢書擢領一時知人　烈皇帝捐帑側席
破格求才可謂至矣元化以罪誅可訓以沈敏事去
皆自貽伊戚禾嘉大凌喪師薄謫京卿論者猶謂罪
浮於罰公黝躬盡瘁哀榮兼至有甲榜所不敢望者

帝忠誠所感使非當宁綜核名實能如是乎吁諸
臣負　烈皇耳　烈皇何嘗纖毫有負于諸臣哉

梅巡撫傳

公名之煥字長公號信天居士楚麻城人也叔衡湘大司馬以經濟武功顯公少穎異及長倜儻負氣有文武器幹里紳與衡湘構隙因譏公於兵使者使者行縣閱兵公故雜戍伍中見之馳射發皆中使者問知爲公大驚已試經義又冠軍使者歎賞不置遂爲知己甲辰成進士第三人選爲庶常時楚預選者兩人勢弗克並留闘試日公避之慈恩寺以讓其儕遂出給事吏科時言路方爭淮撫是非分左右袒公獨

持平不喜搏擊尤恥依附嘗疏言事勢亢者必反加人已甚者不祥又言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蠅之附驥即千里猶蠅耳蘿之附松遇歲寒則無蘿矣時彈文中尚有追論江陵者公言使今日有綜名實振紀綱如江陵者諸譏之徒敢漫不事事一味饒舌如此耶顧端文歎而痛之每舉以告人在省六載言論風旨傾動海內以中時忌出爲嶺南叅藩嶺南故盜藪大家陰爲窟穴有司莫敢問公獨窮治根抵盡釋株累改督山東學士非公選無售者入

爲通叅轉常少出撫南贛以母疾歸旋丁外艱魏璫因楊忠烈故切齒楚人言路承旨劾公削公籍令選者以收犀杯爲名至麻城偵公公分必就逮乃自造檻車先習爲囚坐臥其中又一日徑策蹇北走欲死闕下親朋泣止之不聽抵信陽得旨乃歸與諸生課誦梅市議論慷慨無所屈避郡守某建祠移公扎引呈詞有楊漣等伏不道之誅等語公復扎言上言德政何患無詞何必推殺人爲首功且惟辟作威而謂威自上公出是帝制而天子自爲矣恐上公亦當不

甚某巳創奪不敢從諸大夫後聞者咋舌成謂貸命不測　毅宗即位璫殛起公巡撫甘肅甫抵任値傍塞部落苦虜豆瘡僵臥郊原相枕藉將吏謂公藏之弊玉可得也公語總戎吾取弊玉於痘夷人將笑指爲豆瘡使所贈奈何總戎遂嚴禁師徒部落以安已而將勤王入衛鎮兵有嘩而潰者殺一叅將兩把總西奔甘鎮將據城勾虜公先斷其歸路徐撤諭之立誅首惡數人餘衆悉定仍整旅而前督臣忽傳虜退撤公還師公選鎮十日而部撤又促公行則淹朔靡

句矣又擊海套之乘瞥爲寇者斬首八百四十海套旣定公馬首始得東向北及都門大司馬以逗留劾公凡爲揭欲殺公者六　上不聽僅奪職歸或謂公昔臣誤傳之檄故在宜以上聞公曰我奈何釋已罪重人罪乎默不置辨歸爲五嶽之游數年乃卒

論曰公與衡湘事蓋略相類云衡湘手剪劉哮賁不開功公驅馳萬里僅而免死要之所恃者孤忠足以信於當寧耳不然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其不爲白起李牧者鮮矣夫世所致歎于罍揚之臣者亦曰材不

勝任耳以今觀於梅氏叔侄使獲竟其才略即恭南熊王庭不難然憂讒畏譏又何先後一轍也悲夫

薛太僕傳

公諱敷政字以心號純臺直隷武進人幼白皙清揚靜沖有度與弟尚寶玄臺公爲奕諸生間三吳稱二薛均爲祖方山公所奇愛弱冠連罹大故奔走訟庭文譽益噪尚寶公抗疏讁浮光公將毋開家一身兼瘁萬曆丁未年五十六始成進士授永新令江右爲理學氣節藪而新邑俗悍善詛譽易起譆亦易興公孚以誠格致民安而鬼神不爲厲吉名公若鄒泗山鄒南臯劉雲嶠劉石閭輩交口頌之間有貽書尚寶

祈從家報中諷少貶子者尚寶啓牘笑曰吾方憂伯淳過厚不意欲易柳下之介也入計孫太宰立亭秉鑑薦公廉令第一考選山東道御史時方德清當國持考選牘不下臺省落落晨星官吳亓趙隻腕執權時號擎天四柱附麗者人人菑沮異己綫路而先市威於枚卜隨州何宗伯崑枉豈人也中立不撓與論翕服四人者報於發難乃激資深掌垣張延登出排之公入臺甫十日曰吾不可以讓人疏抉其隱張猶婉辦而亓則磨牙詈公公侃侃與張爭而置亓勿較

於是應山桐城起而助公海內曉然識根株經絡所從來國是大定而公亦單車赴蜀矣按蜀一年百廢具舉臨歸畢將來裝報命蘭賊戕撫軍兩道于重慶旋圍省城公馳蠟奏曰蜀不可一日無主臣可暫設而不可躐遷布政朱燮元督師材也雖奉命旨而圍城漠然不聞公與朱公左提右挈鼓勇誓眾披奸策懲用女上司秦良玉任戰而任公守卒成大功公啓之矣角巾里門言不及西事袁公化中曬公功因薦公邊材公笑曰吾幸不爲斫頭將軍耳何功何材耒

幾當既起遂無齒及公者公益夷然安之崇禎朝求舊詔頻降且補敘蜀勳公擢領曰北寺荷戈諸賢尚有未旌者吾緹騎不問姓名彪虎不加毒螫優游田間負神宗循吏特達恩多矣何希呼一日巾幘整衣履安坐泊然而逝

論曰溯平藺始末徙薪至計焦爛殊勲萃一人矣棄魯連於東海擯南郭爲上庸當筵既銷元功未卒何少恩特甚耶公優游杖履不言功逮乎還化之日揮手乘雲鞭笙遠鶴讓其儒遷豈非箕尾降塵英神

逝絕哉區區鐵券書勳[illegible]肖貌遍死公爾

劉尚書傳

公名榮嗣字敬仲號簡齋別號半舫直隸曲周人幼失怙恃依伯兄爲命稍長即博覽羣籍肆力古文詞每試輒冠軍萬曆乙卯舉于鄉丙辰成進士投戶部主事司銀庫時遼事孔亟外解不至同官鹿公善繼矯發金花銀濟山海軍餉頗拂大司農意 神廟遣中使詰問公力任之不懼也庚申調吏部歷考功文選司苞苴不通人稱冰鏡道義相勗惟楊公漣左公光斗數輩尋給假歸丙寅出補山東參政當是時曹

濮間蓮妖蜂起公駐授方畧遣守備楊御蕃擒斬大盜黃步雲等百餘人地方大靖丁卯三王之國由津門南下需船數百隻夫役近萬名他供億浩繁稱是公處置得宜民以不擾戊辰以卓異遷左布政庚午入爲光祿寺卿壬申歷順天府尹尋晉戶部侍郎督理錢法故事買銅派之商賈往往不償其值公照數全給商人感德公書法精妙於鍾王稱入室嘗書太寶箴等篇進呈 上嘉賞八月以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命公總理河道駐劄濟寧甫莅任即同總漕得公一鵰勘閱建義口口長三百七十餘丈停舟冰雪中親督夫役多方修築前工始竣疏聞嘉悅賜銀十兩甲戌秋長山口決勢愈北向泇口王市南北百餘里東西九十里汪洋渺漫挑濬無從着手勢不得不借黃河行運疏上下部議覆奉旨會勘挽黃工費共估五十三萬公經營節省計築堤挑河并埽料等項僅費銀二十萬有奇凡三月工完奉旨優敘亡何乙亥正月賊自中州東竄壽潁焚掠鳳陽震驚陵寢一鵰故有封疆之責又與巴陵相有

師生之誼而直指吳振纓又烏程至戚也二相以親友故匿其事不報公聞變遽馳奏 上震悼置一鵰于法巴陵恚甚欲借他事中公命公兼總漕務移鎮泗州保護祖陵公整練士馬矢死守衛流寇遠遁金陵晏然巴陵計沮復投意漕使者借新河誣劾公擬旨提問羅織鍛鍊幽囚三載將錢公謙益亦以閣訟繫獄日與公唱和聆咏公卒以憤懣成疾戊寅冬終儆舍時國用匱之柄臣諂迎上意以治河金盡懸坐公子爲可代追贓禁一載不食而死天下痛之壬午

秋大學士周公延儒奉旨清理刑獄當暑始踏癸未春大司馬張公國維以總河應召入都首疏爲公訟冤事始大白南都復官蔭子予公卹與公天性近道喜怒不形與人交有始終喜談節孝事每有所聞輒加旌表至兄弟友愛田荊姜被近古所希俸薪所入悉爲兄營第宅置田畝兄病劇公祈禱願以身代及捐館經理後事情文備至撫孤姪如子牽絲入仕已踰中年而忠愛感激一飯不忘挽黃一事太史王公鐸曾規其勿爲福先勿爲禍始公笑而謝之置身家

於度外故雖奇冤可以飛霜而發爲歌什怨而不怒詩有數種行世子爲可另有傳

論曰甚矣水之爲利害也上古但通漕運明代兼護祖陵任綦重哉三百年來稱治河功有陳平江道宋尚書禮徐武功有貞劉尚書大夏潘尚書季馴後則惟公前此諸公雖無帶礪之封而賜金增秩差覺勝脈公于河政大壞之後勞怨不避幸底厥績悵玄圭之未錫恨青蠅之爲玷公則已矣賞罰如此何以激任事者之心哉

沈尚書傳

公名演字叔敷歸安人與兄淮同舉進士淮選入翰苑公居留曹歷南北工兵禮三部移病歸十餘年出爲福建參議遷江西副使歷山西福建陝西布政入爲順天府尹刑部侍郎天啓初以忤璫削籍　毅宗特起侍郎工部陞南京刑部尚書予告歸年七十三以崇禎戊寅卒公在郎署董織造以庀裕禮謹繇索以御貢免不失國體數歷外服兵荒旁午催徵驛騷江右之改折入閩之加額三秦之藩工藩祿勾稽羨

溢耕民伕匿括額外銀鉅萬以抵正額而儲蓄以備非常復數萬雖有大役不病加派川餉初解京後給陝積逋四十餘萬請仍以京運給陝川餉給川京邊各還其額而川餉不得逋其縫紉調劑融通濟變皆此類也閩海市場移於呂宋不近北港洋船未泊嚴檄巡徼而通倭接濟者絕海寇新附議令簡其桀黠者以赴登而閩安布政司火煅金於爨爐還庫金三十餘萬而藉其羨以新堂庫南曹郎濫受詞訟符牒四出公受事一切禁絕民呼更生讀律精詳手自簽

法時多平反在家鄉移書執政請北兵已弁南歸當
陰求其部落令北關以翦之毋使滋蔓難圖越十三
年而有撫順之事遼事之壞也公多所建置請以遼
民復遼土以遼土贍遼民興復屯盐盡天下力以強
遼即用遼以蘇天下堅左右輔以固神京屯臨清上
下以護運建民堡以衛近畿通海運以佐屯牧其後
昔灤固守遼永復守而山東以無備被禍如公言其
策流寇以爲不在調兵而在集民不在窮其往而在
遏其來勦以經畧不若督撫勦以督撫不若郡縣勦

以郡縣不若團結鄉人自爲守又請江南岩勢不
足制中原扼要惟江北宜設撫鎮宿重兵以開屯護
漕倣曹操之開芍陂孫權之立濡須塢以建鄴倣謝
玄之堰呂梁樹栅立七埭以護運屯田既開流人土
著如水得堤其流自止星居關舍庀薪水招延四
方奇士舞劍刺擊風角測占一長一技靡不望走其
門孜孜延攬冀得一二士人以効用於國歷官四十年
諳曉典故周知土俗披文握管所至皆稱頌云
論曰士大夫當壯盛時未嘗不策高足騁長驅奔走

功名之會迨其老也鐘鳴漏盡鮮不消縮而頹廢者
矣若公何其壯也子譽遺言城郭宗澤長呼過河公
之牘盈篋歷死而後已其用心亦何以異獨其一生
宦跡皆在錢穀刑名不得宣力邊疆爲天子廓清外
患聿奏膚功所謂得其位行其志而不得爲其所欲
爲者非耶

徐文定傳

公名光啓字子先南直上海人也舉萬曆丁酉第一甲辰成進士選庶吉士公常學聲律工隸楷及是悉棄去習天文兵法屯鹽水利諸策旁及工萩數學務可施用於世者時台吉犯邊廷議惴惴公謂宜以市賞爲餌戰守爲實著選練論擬上卒不果三十六年授翰林院簡討會江南水災公建議留稅金五萬賑蘇松常鎭發儀眞鹽課及稅金各十五萬賑杭嘉湖詔從之全活甚衆四十一年分較禮闈遷左贊

善時東事日亟公策杜松等必敗果如其言又言撫臺形勢非兵無以立國非戰無以守土時論韙之未幾開原鐵嶺繼陷風潰乃感激復上書請破常格羅眞才京師宜築重層墩臺鑄鉅砲薊州遼左諸臺堡宜倣此修建更宜結連屬國使爲我用因自請監護朝鮮以聯外勢朝廷壯之而不能用也天啓初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團練京兵欲徽岳飛背嵬軍法角勇力層累登擢操賞月餉以次加優示激勸因先請定三義激勸法一曰義募二曰義餉三曰義鷹乃

議選丁壯二萬人倣邊臣譚綸戚繼光遺意行將設官分營訓練一年後可以成軍當事謂公才議以各省民兵召募約衆六十三萬教練俱以屬公狀公所議行多費爲當事所掣肘公閱兵於山陝三營求人穀者不過數百人甲仗多不堪乃浩歎曰仰盡如予言可擬譚戚當年匹馬不入爲功爾何竟若此厥益自振厲酌古今定營制每部哨隊伍皆用方圓曲直銳自五人以至數十萬散可散操合可合操得曲直煩簡之衷軍聲頗振但皆步兵無騎戰而所需戰車

大砲軍資甲馬樞部計部類多皮置之公憤甚遂以疾請告歸是年夏尋名還公念都城固守尤亟乃上書言宜倣西國法以臺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乃具銃城圖及制度規畫錄兩皆悉具併取西洋諸所製大砲上之劄請倣造有旨下部覆復以經費無出難之公乃請帑　上允發帑四百萬久未下當時百費皆仰給內帑公憂之謂國家專恃內帑亦非常策古有聚兵百萬不齎斗糧者屯法行也因條議墾田用水諸方畧　上報可三年春還歸　思宗乂國用

受上知邊廢兵力未厚不能大舉宜以兵屯田生聚
教訓無事倚辦於餉以寬民力上慰勞又條上兵屯
餉寡軍驕吏虐七難得報可時流寇出沒漢中公與
鄖南道劉應遇借撫行勦剿之大安盡殲降其衆已
巳郡城警詔督撫入衛公最先疏辭部餉通計四萬
三千六百兩皆以捐括抵補上深褒嘉勸天下援兵
餉例如鄖撫議著爲式復以歸師擒內鄉礦盗數百
人遣鄖令治奸民之習蓮妖委道臣諭土司之稱兵
於茅岡監者皆奉約束維謹時南陽等處加派倍於

剿征公爲疏允減遼餉一萬五千四百有奇未幾奉
新派三餉之旨公復爲三議以請上從公第三議得
減三萬辛未引疾歸卒公事父母孝同母姊老寡迎
養於家爲治求實用不飾文具況天下土風肥瘠民
俗淳澆官吏賢不肖獄訟錢穀之繁簡如指掌無遺
情常言人臣隨職盡忠寬一分民受一分之益爲一
事自有一事之益其言切實可行皆此類也詔贈兵
部右侍郎子以偉舉己卯鄉試第一人庚辰成進士
令太康有政聲尋調商丘遭闖賊變嬰城戰死被難

手敕公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參機務五年延兼文
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公在閣値周延儒溫體仁
後先首輔公不得展時年已老六年秋九月以勞瘁
卒於位訃聞輟朝三日賻贈有加贈少保諡文定十
四年詔求遺書于中書舍人驥入謝進農書六十卷
進贈太保錄其孫爲中書舍人命有司刊布其書又
有毛詩六帖漕河議兵事庖言幾何原本曆指等書
總百餘卷
論曰文定公固文武全才即其所學出入天人上下

經史而身當党錮一拂意于璫人再齮齕於司馬逆
不得竟其大用殊可惜也後之論世者屈指兩朝綸
扉輔佐文章節義蓋不乏人而求其宏通淵博足爲
萬邦之憲如公豈有二哉

朱總督傳

公名燮元字懋和號恒岳浙江山陰人也成萬曆壬辰進士授大理評事遷寺正爲蘇州知府轉廣東提學副使歸省家居十年起陝西按察使分巡冀右遷四川右布政天啟元年藺酋奢崇明者以宣撫司世守其土因奉調援遼出兵重慶乘釁殺巡撫司道等官遂以重慶反一呼得二十萬衆將分道寇成都時公方以入覲就道朵蜀王聞變率士民出城遮道留公公慨然以討賊自任遂返旆治兵城守二十餘日得勝兵七千賊尋薄城下公誓衆登陴乘賊懈遣死士斫營多所斬馘內誅奸細外用閒[illegible]驍將來歸賊計始窘成都受圍凡百日明年正月援兵大集賊解圍去攻敘州時朝命已擢公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專委討賊公率大兵兼程追勦定敘州復重慶賊乃渡瀘水去明年三月加公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陝西七月進入藺州搗其巢拓地千餘里先是賊誘煽諸夷謂已得成都水西安氏者與藺酋累世相倚殺宣慰司安位幼弱支庶安邦彥擅政聞藺已[illegible]亦

欲乘間據黔遂反於水西二酋解倚相結互爲唇齒會黔撫敗歿於大方奢崇明子寅最雄狡乘勢復擾藺州立賞格購降夷授之計令密圖奢氏而自率師出遵義爲黔聲援朝廷晉公兵部尚書賜尚方劍敕撫貴州節制貴湖川雲廣五省軍務公大治兵分道並進而所遣降夷斬奢寅首來獻公以崇明不足慮遂專意討水西尋以父喪歸公歸而黔事益壞崇賊二年仍起公撫貴州總督如故公具陳從前所以坐敗之故而與之更始於是選將練兵募人屯種爲久駐之計復遍歷險隘周覽形勢尋合滇黔蜀三方進勦而自督大軍駐六廣逼大方賊抵[illegible]水公令守將佯北誘之深入至永寧大兵出其後奮擊賊遂大敗臨陣斬崇明邦彥餘賊復擁安位以抗王師公度水西山谿險阻多瘴毒難與力爭務以計困之屯兵近地焚其積聚斷其樵汲密遣人入大方燒其宮室安位大恐乞降公要以四事必悉聽命乃許安位遂率諸夷四十八目納款九年移師誅五洞叛苗益剪水西羽翼於是黔中遂安自貴陽上下六衛及[illegible]之瀟

平偏鎮四衛一千六百餘里皆設亭障通商旅如內
地矣方蘭州初定諸將吏咸欲郡縣其地公不可推
以外四里膏壤歸永寧衛而內四里深險磽瘠者分
給降將使各守其土世為藩衛及安氏之亂公既破
降之力寢郡縣之議因上奏言制夷之法必先固水
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已悉入版圖沿河要
害臣所築城三十六所近控夷地遠聯滇蜀烟火相
望部曲相保夷必不敢為冦而諸將士身經百戰皆
願得尺寸以長子孫宜即新疆授之使知所勸上從

之龍場壩者在蘭州水西之界二酋嘗爭此地奢氏
敗水西假之以居會蜀人爭功欲設官屯兵以自廣
公力言不便謂內激蘭夷必死之鬬外挑水西扼吭
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議者韙公曲庇安氏天子
亦疑之詰責數四有旨行勘而公持議益堅及勘地
界卒如公議安位死無嗣朝廷又欲用兵郡縣之公
復疏言水西有宣慰公土有各目私土公土宜歸朝
廷私土宜界分予諸目從之朝廷錄公功累加三少
蔭錦衣三人及其卒於官天子震悼賜祭葬如禮

論曰公歷仕多善政而武功尤大著云跡公前後封
事深得古王者馭夷之法當舉議沸騰而屹然鎮定
不以利害毀譽動其中洵古社稷臣也劉念臺先生
之誌公墓謂其沉毅如韓魏公練達如李文饒籌略
大類趙營平誠然哉

朱布政傳

公諱家民字同人別號天民南直江都人也籍於滇世居關壯繆廟側生之夕母任夫人夢蟒蛇自聖殿飛騰蟠入寢室寤而生公公豐順廣額倜儻不羣幼即穎异讀書日誦萬言里中以神童目之歲丙戌以第一補諸生中萬曆丙午鄉試丁未下第會滇南阻賊就選涪州知州值三殿門工涪故當産木地公趣運異材以萬計未嘗病民還方使特薦其能又清戶口除包賠給牛種剪豪強興學校通商賈以漸興除

三年轉湖州府同知戊午舉卓異丁內艱起補眞定撫賞宣雲以才守推第一壬戌擢貴陽府知府時安酋叛省會成圍公叱馭而前或有請從間道暫旋里者公曰吾受國恩業以身許倘難而苟免義之所不敢出也遂手書付子謂時事多艱家祿難顧惟有一死報君既蒞平越王中丞三善檄公走蜀借援即召毛兵於梁楚嵩洛間電掣星馳貫圍以解尋歷安普監軍副使大小百戰爲士卒先越三年通上六衛不待兵馬之集躬率千人乘間闖路直抵盤江漢官威儀從此復振盤江故黔滇衝危界層崖疊嶂峯千仞水深無際濶三十餘丈方公之倉皇夜渡也幾罹不測而黔自安酋蹂躪後蓬蒿數千里伏莽鴟張所在見告於是次第築石城十一座爲生民生聚計而又議造鐵橋先是漢將軍馬援設法利濟岸建兩石墩尋以水勢浩淼莫敢措手公憤然曰橋若不成誓以身殉乃鎔鐵成扣聯扣成索餘其索之頭末各數十丈鈕鐵軸而藏山窩中仍加重覆焉鋪以木板緣以鐵索輪蹄來往若天爲行空復建鼓樓爲橋腹

建月城爲樓護梵宮琳剎碁布星羅沿江一帶望若化城前此狼奔豕突之匪群猖而渡葬魚腹者幾以壘量至是始獲寧宇而觀安瀾俾水西不直南向牧馬者皆公力也已由按察使遷左布政以廉惠稱黔地瘠備兵荒往歲官藩司者例請楚餉之半以濟軍需至公而釐奸剔蠹計餘銀六萬兩籍入藏部天子嘉其能乎臺召對賜宴光祿優禮倍至以敘平黔功加俸一級給諫張鏡心曹代之疏薦邊才會延綏巡撫缺大冢宰以公名上再四乞休得旨賜歸公品度

端凝操修醇潔生平以王文成范文正爲法與人交
不市恩不修郤推心置腹退食之暇究心宗門少有
俸餘卽孜孜行義勿懈嘗修山路置學田拉孳樺死
不可筭數而自奉儉約食無甘美衣必澣濯若其天
性慈仁硜硜自矢暮夜之金未能少染爲臬司時惟
恐一囚失入早暮焚香告天如廼清獻故事所節省
公費萬餘金僉助軍需嘗曰吾以一介寒儒登膴食
祿當思所以砥礪樹立仰報國恩毋使身後遺有餘
貲上負君父下累子孫盖仕三十年蕭蕪之廉幾甫

而臨戎決策迅若發機曾以大計入築値係安州告
陷大司馬陳新甲題留報復不三月而民安甫及朞
而邪之人大靖公有紀事詩云白髮平番人尚齒丹
編留溯姓博香崇禎壬午卒壽年七十四以叔子潮
遠貴贈公榮祿大夫潮遠退文武才歷官至大都督
總兵漳潮等處廣建奇功入閩二粤並留惠澤觀兵
之暇日事詩史與黃公道周何公楷爲石交叅其忠
孝性成博學秉禮重文章敦氣誼慷慨磊落洵一代
偉人也所著有風動石憶然亭集諸書行世溯遠子

名教有文采不忝清白吏後云
論曰先生築石城樹絕徼之金湯造鐵索補河山之
缺陷其功在社稷名垂日月無間然矣頌詩者比於
武侯之建瀾江仁愿之築受降以爲千古鼎足而予
猶有議者瀾江天險隨淪爭晉受降形勝終沒殊疆
且二公當日不聞有子象賢爲國宣猷奏救寧之偉
績布允塞之皇猷也今觀先生雄關勝跡儼然爲磐
靈光至今烟瘴之界猶覩文軌之風而大將軍復振
起而光大之玉帳連營樓船泛海支持板蕩再更甲

子櫛櫛撥開豈非先生之家聲巨業有遠邁於二公
者乎夫覩河雒者思神禹之功道銅柱者追伏波之
烈區區洛陽錦官水沙朱雀特猬覩耳烏足道哉

熊經畧傳

公諱廷弼號芝岡湖廣江夏人也高文偉辯躬長七尺餘少膂有膂力能左右射年二十九中丁酉鄉試第一戊戌成進士授保定府推官以治行高等召入爲御史朝論以公爲文武才特命巡按遼東公至則撫輯多方又築河東邊城七八城墩堡數百鋪嘗平倉十七所積穀百萬斛時進圖方無事公策其後必爲大患請畫地界請餝營伍請聯絡南北關大聲疾呼人莫爲應更十年而其言一一不爽辛亥督學南

畿士風丕振旋中蜚語歸戊午張承胤全軍覆沒撫順清河俱破已未杜松劉綎馬林三路敗衂鐵嶺開原奉集瀋陽城堡盡燬巡撫李維翰逮神宗用御史楊鶴言召起公爲大理丞兼河南道御史前往宣慰遼授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代楊鎬經畧遼東賜尚方劍鎬亦繼逮公以八月初三受命整頓年餘築城浚壕修守待戰邊事以定會神宗光宗相繼賓天熹宗即位方幼沖與中朝議多不合爲閣科姚宗文搆退而以袁應泰代之四閱月而遼陽亡闔門大震上忽

思曰假令熊廷弼在豈變至此再起田間進公爲兵部尚書且賜手詔曰汝當念先皇賜環之恩朕在沖年遘茲患難勉爲一出以全君臣始終大義公拜詔慟哭星馳赴召既至寵眷倍隆比出關大司馬張鶴鳴設餞三十里外異有所貢公輒手擊案曰今日不得言邊事鶴鳴由此銜公甚公負才使氣內外多深忌之適從愚巡撫王化貞以分公權職方郎耿如杞主事鹿善繼皆阻經袒撫撫言戰經言守撫言三岔河可用全師經言但可用遊徼撫言扼險奇勝大功

在咫尺經言苦寒栗栗少將士且立潰經言當益兵撫言何必召募經言西虜未可信撫言西虜太可恃經言間諜可虞撫言孫李內應成功在即撫士難請兵六萬可一舉大捷經上疏請如撫臣約并罷臣以權職士之氣由是經撫如冰炭矣公復遞章累牘力陳玩師必敗奸細當防降情叵測人心不固莫有聽者徘徊瞻顧以五千人守右屯而化貞兵十三萬駐廣寧辛酉十月化貞進兵壬戌正月二十一日赴援廣寧是夜聞兵敗命道將嚴整以待二十二日早滑

兵尚未至鎮武化貞倉皇乘四騾駝載裝而逃而官
民數十萬紛紛過驛而西廣寧遂失化貞見公于閭
陽驛公為其牢駐舟動而自星馳入關以放軍民詎
公入而化貞亦入河西陷矣上命三佰會審問公曰
廣寧可復否公曰可復則不失又問曰何以不可復
公曰以平章如是之主張以樞部如是之謝遣以經
撫如是之區畧以臺省如是之譁論一時廷臣皆欲
殺公在獄四年會楊忠烈劾璫二十四罪疏上黨人
謂稿出公手時有蔣應暘者故公門下將也化貞乘

璫意誅應暘覩音經後有圖讖數語遂坐妖言並逮
熊及公越三日四鼓中貴棒駕帖至公洗沐整衣登
堂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豈容草草手持一疏授李
上事張時雍謂囚何得上書公曰此趙高之言也盛
世安得有此從容就戮傳首九邊賦絕命詞有云他
日儻拊髀安得起死鬼絕筆嘆可怖一嘆天地白開
者哀之後璫敗化貞伏誅輔臣韓爌為公訟冤詔賜
首身歸葬自是廟堂每思公云
論曰公生平務始終邊事云方公之受勅也則曰雖

扎山海調度三路上之論公也則曰嚴飭兵將控扼
山海是朝廷命公之信地在山海也廣寧右屯非公
信地也山海固無恙也而謂避撫棄廣寧當死經畧
棄右屯當死可乎尤可笑者不死於右屯之失而死
於妖言之條不死于經撫其當論死之議乃先殺經
而欲活撫所云群刑是耶非耶雖然公不死而天子
赦還不過一褒功老尚書死牖下耳淹淹死牖下毋
寧烈烈死西市至今扤捏者或辟或戍或城旦鬼薪
甚有鬼憑其吭者安在無天道耶嗚呼一腔熱血不

能灑神宗光宗之靈舉前拔邊經邊二十載功績死
于一郡豈不痛哉公眞可謂勞臣也已

公九疇前席請教又載見其呼盧唱籌府市井謗訾以爲歎終莫定其何如人年四十二京邸貴餘簡棄中猶數千金歸而置祿金閣層堂疊棟雕欄危石碑力營繕復市良田千畝給散宗族之變凡數百金已而念母氏早喪未嘗盡一日養卽取新構及千金田産悉歸爾院背母寘禰仍作寶人隱吳江僻地茅屋躬耕無悔也庚辰大司成薦之天子以賢良方正辟辟不就同鄉葉御史紹顒巡按廣東值海寇横擾閩粤公乃寄函投計于是懸招降令說其党自相詠擊兩廣遂平仍隱吳江西鄉而卒

論曰明南北劇不下數百家其彷彿銅琵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者惟徐文長四聲猿稱獨步讀君庸瀟陽三弄悲壯激越與之並驅而沉鬱則又過焉已讀君牧傳君庸事意氣無雙侔奇男子然抑何類文長也文長遂遇胡公尊禮無匹鹿一表英主動色君庸雖出入兵間抗顏幕府時無褻態數名不大顯然楓江笠澤布衣將老視狂易叙妻縲絏幸免者禍福竟何如哉特文長集附郎以傳君庸詩文散佚聞有冬青樹一劇不減燕市悲歌亦復化爲異物安得世有爲君庸中郎者物色斗間使豐城獄中物復拭以華陰土乎嗚呼此詞壇千古問奇之士所以聞廣陵散名而三歎也

薄文學傳

公名珏字子珏蘇州人也就試浙江補嘉興縣學生其學無師傳不知何所傳洞曉陰陽占步製造水火諸器讀書一過示誦又從尾誦至顛不譌一字聽者異之偉軀方面腹坐聳脅而笑下與言世俗語唯唯不能答叩其士致蓋窮五行變化則瑣屑畫變譚譚娓娓或問守禦行陣以及屯牧引水諸法則以口代書以手代口凡案之上即有成畫因地制形因器成象了然目前崇禎四年流寇犯安慶中丞張國維禮

聘公為造銅炮炮藥發三十里鐵丸所過三軍糜爛而發後無煙每置一炮即設千里鏡以偵賊之遠近鏡筒兩端嵌玻璃望四五十里外如咫尺也具生靈古皆失聲詐之公公就地以火煨之鏡聲遂如故又造水車水銃地弩算籌負擔[illegible]行遠而功多者創為手儀週圍不踰尺而環以備尺[illegible]之盈縮朓朒星辰之伏許億留合之于二流二十四氣定之於宇是其光道十二道至于鵝昴建弧諸宿位置分寸成月弧股弦之三和三較相求以直線對圓輪皆有

定之角御無方之遊遠至億萬尋丈總量于橫心之角萬不失一嘗總漢唐宋諸曆家推算獨服郭守敬授時曆為精密蓋天地人各占二奇四百一十九萬二千合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一元從後推則每百年增一從前推則每百年減一以子半虛六度積成歲差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遂退一度繇是而證之邵子元會世又上證之漢書秉紀莽元無不符者每告友曰今世既易于曆無文强比之吾與之辨冰必勝然存吾說于後世今崔浩自悟高

允為是耶其辯律也亦以勾股考之知徑三則圍非九圍九則徑非三至于損益相生在三分隔八之間而詳審過于班劉京何丙子為供家所評[illegible]以太逆幸友人魏學濂救得免性不嗜酒色凡百工伎藝皆身親其事所居室器具皆忽煅煉忽磔刻忽運斤忽操觚作文字或相勞苦[illegible]所欲造器以意示工工無解者故不得不躬為之耳生止一女家貧死不能斂賴諸故會賻乃得殯其書有格物論百卷也

九大小卷何法測地度應天度

法行海測天知道里遠近法渾天儀說附說渾蓋通憲圖說簡平儀圖說寬简定中星圖說日晷各地不同論靈淵衆天說渺淵定時說補中天論木議說制度寬天說宇亂寬天論各重天厚薄大小各異說各重天有本動有推動有帶動論東西歲差天四萬九千年作一周自西而東宗動天一日一周自東而西赤道極天體欹斜辨天體不礙日月星辰天體無色辨天運之疾無物可喻論因天運徵天圖蝶祭南北二極星辰運說天形北高南下辨天形南北定東西不定說辨素問天傾西北之妄還天徑度律度辨十二辰玄枵等名義考俱公手訂浩汗無刻者惟熒惑守心論傳于世

論曰明興精曆法制器者推唐褱文徐文定彼皆刓朔木天致位台鼎家有賜書門多夜衡故能博覽精研成一家言于珏一菰蘆貧諸生耳斯懣精而賾綜巧會兩兩豈非思侔造化機合乾坤殆張平子洛下閎一流人乎先帝留意曆法招致西人命徐文定治領其事熒惑守心至以策問宋金既之卜才如子珏又文定鄉人不微薦勵之麾前宣室之席何耶豈子珏意固有所不屑耶時無術道莫論才其于古恨事哉

傳

公名繼貞字征尹號萍尹南直太倉人也幼聰穎絕
俗與同里張溥吳震元少同硯[illegible]晨起就日觀所讀
書角勝負以三遍成誦者爲負[illegible]以公往往居勝
中癸丑進士授大名推官以廉介稱丁母艱服闋起
兵部職方郎武弁黜陟一以公有請托者弗應天
啟甲子典試山東以策語忤權璫丙寅春削奪吊牌
歲閒讀書講道足跡不一至公府璫黨數移牘招之
公弗答璫怒甚以他事糾公兼同文文書[illegible]

下江南以濟又有土豪熊于宣者逼奸烈婦龐氏氏
義不受辱自刎死公立置熊于法爲請旌時璫魏忠
賢方熾虐楊忠烈漣瘐死詔獄復捏贓三萬行撫按
嚴追公爲捐俸金及金省贖鍰代完之諸孫藉以獲
全又嘗議紅丸一案有曰疊李[illegible]灼爲典醫之官豈
紅丸爲對症之藥在可灼[illegible]之罪而方從哲
亦豈必有[illegible]而後執其咎耶[illegible]小益耽耽側目璫
嘗使小閹餽公以熟食公不受強致於家公大[illegible]對
使者擲物溝中璫聞恨甚璫又矯旨提問文公[illegible]

李公繼貞遣緹騎已抵涿州公[illegible]不顧身義形于色
欲率同列論救會璫意稍解追還駕帖兩公獲免然
璫益怨公適黔事又大壞[illegible]傅宗龍丁艱忽內批
復命公按黔加太僕少卿監[illegible]　[illegible]按臣無再差
理璫謂公必辭辭則以規避罪公公聞命慨然就道
既蒞任監軍督餉收復棄地七[illegible]餘里安會不敢出
水西一步先帝登極公上疏謂新政必以勤學用人
爲先得旨褒納又疏薦正人君子若文震孟陳子壯
顧錫疇李繼貞等皆先後擢用使竣還京又上疏辭

旨提問緹騎已遣抵涿州會同鄉御史睢公獻明遏
力爭之得免崇禎初補原官清執彌甚時陽羨當國
與公爲同年交有總兵官應呈御覽者轢役托門
人某某爲公首列公堅執不可正色拒之曰繼貞不
奉命必獲罪刑部獄中甚覺廣可答繼貞也陽羨頷
之嘗召對稱青有惟爾清愼之褒[illegible]天津巡撫天
津城內故無泉有井水皆作五色毒不可飲飲輒病
公爲相其水道通泉衛引海水灌其中而曲折之民
因以得免疾時邊警日迫公屢疏請預防中有旂杆

原缺第四五葉

梁谿鄒漪流綺甫著

李宗伯傳

公名維楨字本寧楚京山人也生而夙慧讀書萬卷弱冠成進士選庶吉士除編修預修穆廟實錄成陞修撰與許文穆公齊名同館有曰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仁聖皇太后修胡良巨馬橋詔臣撰碑進御獨取公文乙亥內計出為陝西叅議遷提學副使自是再滌外僚凡三十年其間居艱者再左遷量移者

再同時故人多在臺閣公流滯自如終不一通殷勤顯蒙于公力得入帝城凡自翰林出為外吏者多鄙夷其官不肯習吏事公宦於秦晉梁蜀江淮歷叅議副使叅政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討敵於鄖衍征畬於洮嘅行河於潁平妖於浙採木於蜀精強治理不敢以詞垣宿素少自暇豫退食委蛇自簿書之外洽然無所嗜好掩關據几焚膏秉燭捃摭舊聞鑽穴故紙老而好學惟公有焉初在館閣有重名碑版之文照耀四裔晚僑居白門與陵間鴻裁艷詞足以沾丐

丐被而又能附會曲隨以屬饜求者之意海內謁文者趨走如市門下士爭招邀富人大賈受取其所奉金錢而藉記其目以請公酒毫閣筆次第應之一無倦容萬曆末年諸宿德巨公以師古自任者相次殁詩文家修負性靈乃人自建標而工篾棄以為善用兵墨市人無衡敵安事節制至引俚俗諢諧連篇牘矜神奇而作俑自楚人始其初偶解脫遊戲而後進厥常喜新無論賢智在愚騃者尤劾為之病在詩繼乃及文公深悼惜屢引學記纂綴傳依冶裘弓箕相

警曉人率不省又公於應酬諸文多不暇積思濯磨及陳與命物未能絕襲積人或操嗤摘宿相責備故論相持莫遂解然至蕭斯國故鈎考典隱皆謂瑯琊新都後指不多屈其論詩則謂三百篇刪自仲尼材高而不炫奇學富而不務華漢魏肯古什二三六朝厥為卑近而求勝於字與句然才相萬矣故博傷雅巧傷質唐人監六朝之敝而斵濯其字句以當於溫柔敦厚然學相萬矣故變而不化近而易窺要其盛衰律體情勝則俚才掩則離法嚴而飢溝意貫而

詩務初盛奪千古橅後無來者絕句不必長才而可
以情勝初盛傚爲中晩亦無讓也歌行伸縮由人卽
才情俱勝不失體中晩議論多而致琢疎無取焉初
盛諸子嗟六朝餘瀝爲古選予昻應物復失之形迹
之內李杜一二大家故自濯濯要唐調不敢目以漢
魏況三百乎今之詩不患不學唐而患其太過卽事
對物情與景合而有言幹以風骨文以丹采唐詩如
是止爾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道而稱之過也山
林晏遊則興寄淸遠朝享餘從則制存壯麗邊塞征

戍則凄惋悲壯睽離患難則沉痛感慨羇機屬變各
適其宜唐人妙以此今懼其格之卑而偏之悲壯感
慨過也律體出而才下者變爲應酬之具才偏者騁
爲誇詡之資選古幾廢矣好大者復諱其短嵩所未
至而務兼收並撮攬摭以減菁華摹擬以滅本眞皆
不善學唐者也蓋公於詩持論如此公旣久外藩後
乃晉冏卿進太常天啟初纂修　神宗實錄朝議僉
然謂公老於文學諳識吏事早入史館四十餘年朝
常國故皆能貯之篋笥編之諸牒宜令專領史局當

事者格其議不果稍遷南京禮部右侍郎歷尚書名
爲錄用實不令領史事公亦以年老引疾歸天啟六
年六月卒於家年八十初公之自翰林出也劉御史
臺論江陵罪狀數其忌公而逐之江陵敗人讓公當
抗論自白公曰江陵惜我才欲以吏事練我彼未嘗
阨我忍利其死以爲贊乎人以此服公長者崇禎辛
未贈公太子太保賜祭如令甲

論曰翰林壇最顯重者歷下濟南瑯琊新都皆始未
獲侍金馬後不及登大臺公雖浮沉方岳顧其始嘗

分本天一廡後復老秩宗饒辯黃髮巍然靈光身名
俱泰覩前人際遇不啻勝之雖沙堤未築豈有慊焉
爾是壽融三入東觀張華再典史官並取鄭國咸資
舊機公實其人而機讓鈇如汗青奚顧豈顯皇金匱
石室之編不宜篤扶風而薄順陽乎不然朔舍聯騑
而不御也

顧文莊傳

公名起元號鄰初江寧人生而穎慧絕倫中萬曆戊戌會試第一人授翰林院編修分考甲辰會試未幾乞歸起南京國子監司業兼掌翰林院印以母喪去任再召不赴歷南祭酒再歷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天啟初年改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以疾不赴崇禎元年卒公端靜淵穆不溷溷為同不曉曉為異胸中絕無畛域而學問宏博凡古今成敗人物臧否以至諸曹掌故無不究心口陳指

畫歷歷如聽核某而求之百不漏一居鄰絕跡公府雖一字關說惟地方利病人情屈抑則不避忌諱娓娓言之如兵部快船改馬船絕衛弁之科索兩縣坊廂準里甲為條編皆更定良法於軍民甚便有妄言復舊以便其私者人情洶洶得公力爭之事乃寢公既負文章清望接引後進孳孳如不及其為學以列聖傳心為主踐履實用為功上窮道體幽探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探沿流泝源詩文直過秦漢而

清芬麗藻兼六代之長所著有嬾真草堂集編年稿四書私箋中庸外傳說略顧氏小史客座贅語壺天快語金石考諸書南都諡文莊公遺命不乞諡卹子孫又會故其遺書軼事多不傳云

論曰公博學通才固一代師儒也究其造詣允宜備顧問於内庭參密命於翰苑而通籍三十年立朝僅五載晚年病廢不究其用士論惜之然天之所以大寄斯文而為後學耳目者所重誠在此不在彼也又何以是為公芥蒂哉公嘗誌焦澹園太史墓云先生

之官雖在金馬玉堂先生之道雖在儒林文苑先生之大業在名山國門先生之風教在九州四海先生之遺思在稷丘槐市其即公之自道也夫

董文敏傳

公名其昌字玄宰號思白華亭人髫年賦詩語出必驚人又從莫中江遊得荊川舉業正派漸成大家中萬曆己丑進士官庶吉士授編修訓後學有楷當數賜及十字試義望重一時忤時相出副使督學湖廣公力正文體易士子以弘博日校文千餘帙不滑黑白陞福建參議廷臣交章薦召為經筵日講天啓初擢太僕寺卿暇即禪心理學旣而讀曹洞語錄有省遂証了義崇禎乙亥以禮部尚書兼太子太保致仕

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二公天姿高秀書畫妙天下和易近人不為崖岸庸夫俗子皆得至其前臨池染翰揮灑移日最矜慎其畫貴人巨公鄭重請乞者多倩他人應之或點染已就僮僕以贗筆相易亦欣然為題署都不計也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索畫稍有倦色則諸姬繼之購其眞跡者得之閨房者爲多精賞鑒通禪理蕭閑吐納終日無一俗語米元章趙子昂一流人也南都予諡文敏

論曰董文敏落筆妙天下卓然一代文宗也讀其立朝諸疏蓋最留心時務者平生著述甚富非問學淵深者能如是乎雞林價重異域稱爲大蘇鶴禁功高淸班推爲老成諡曰文敏無愧色焉

袁文選傳

公名中道字小修湖廣公安人十歲能賦刻畫餖飣似成人者喜讀老莊諸家言皆自作註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書教外之語備極研究爲諸生數蹟兩兄任京師兩兄交遊皆當世名士公連袂馳騁其間才氣英壯下筆騰沓不休兄弟又數數講學談禪互相予奪以是學日以進一時聲稱籍甚會中丞梅國楨鎭雲中邀與相見遂出居庸關過濕餘水歷土木行視先朝戰場駐馬徘徊者久之中丞故當世偉人

而公風負奇氣坐上坐劇譚相得歡甚每有所論中丞皆退遜之一詩成輒日眞才子也嘗於水磨河置酒大合樂泛舟辯論鋒起沙飛海立中丞自謂數十年無此樂率將佐出獵並馬笑譚千騎圍繞笳管清路箭作鴛鳴叫擊鮮共啗浮大白無數比歸而城中燈火已闌珊矣萬曆癸卯中順天鄉試數上南宮不第復策蹇出塞走漁陽上谷間經年乃還買一舟名汎鳧置鞍韉其上書畫數簏任意行止彷彿張子同趙子固之爲人遇佳山水輒艤舟邀其地勝流共登眺唱和間出古帖法書名畫評賞題跋而一一精覈其事因自號曰鳧隱旣遊桃源德山因放舟下金陵泊西子湖凡吳中名流高衲歌兒老嫗無不曰小修爲名士而公亦到處題咏不輟已同中郎寓沙市禪悅之餘詩酒相娛未幾中郎卒悲悼成疾因遊玉泉訪僧無迹遂買山搆柴紫庵於其側自是往來多在玉泉不復出遊公久場屋舉業聲聞海內閒中得佳卷心疑公作傳視相詫曰阿脩已落吾手矣及拆號知其非皆爲惋惜丙辰成進士人競指其名相告

云明年授徽州府校歷國子博士庚申遷南京禮部主事甲子調吏部郎卒所著有珂雪齋集行世

諸曰觀袁小修先生而知士生承平之樂也兄弟皆以文章妙天下出人邊塞登臨山水其風流跌宕足以寵單人人亦樂得而推之無藉於一第之爲榮也卒之簪什清曹宦跡亦不甚顯而小修之名至今嘖嘖人口不三十年而士之自好者遂至沉淪山澤或閉關嶺巢甚且不保首領而湮沒不彰者比比是也噫視小修幸不幸豈特天壤哉

郝給事傳

公名敬字仲輿號楚望京山人也父承德以鄉薦為蕭寧令公母夢大蛇若龍啗左脇入娠而誕生公五歲授小學有奇辯與長者爲偶對應響家快肅寧故與同邑李太史維禎善因以子託之及肅寧卒家日落公負氣豪邁漸游不受覊圉李公歛歛秉舊諾引繩墨偹其首授館課業以底於成戊子舉鄉試已丑成進士制藝千首奔走一時名滿海內初令縉雲改青嚴明潔永嘉以治行入拜禮科給事中尋改戶科

疏數十上其論輔臣內官言尤痛切遂毋級除江陰令挫落拓不得竟致仕歸性率直不苟合當世歸而服古崇經術者四十年堂不設賓席京山令十餘惟麗令以弔喪除令以觴壽一再造謁外威不識其面婢侍圉僕禿褐敝不操作戶外無一人曳剌至公庭初令永嘉閩吳興學博鮑士龍嘗從王龍谿講良知善名理往受學命吏設筵几明倫堂下拜如童子執外傳禮及郝掃謝客枕藉局史雖幽憂疾痛中寧錄古學未嘗暫輟點竄塗抹紙孔歷歷中每歲除夕輒

令侍兒以稿裹示客衡之中不相與大笑曰聊以為豪具耳因號書鄉自嘲居恒每謂今日詞賦剽竊乘并卽王勃一日草五王冊無足多也文不根經術靡萍軼浮工奚當乎因著九經解經五而九何也三禮皆禮論孟皆傳也其解易也惡拂義而強象者若執義而廢象者疎故象數理俱備罔弗合而與聖同易序卦非強不復堯夫分先天考亭守卜筮焉其解書也辨孔氏古文出東晉梅賾始末悠謬不可與伏生二十八篇并二帝同謨五臣同誥皆不可強二之禹

貢壞河漢江水法并脈過蘇秦夷解詩原古序作自子夏而毛公顯微畧盡朱子改汚水憂亂車牽新婚小雅因風何別既辭非太平危亂非守成雅頌何別如小弁為太子傳作益明子無刺父毛公於詩深焉觴春秋本詩亡之旨古人文章深厚據事而美惡自在夫子作春秋全用三百篇發故誰毀誰譽後儒以褒貶命討深文隱義皆妄也未嘗獎桓文孟子以三王罪五伯故命為侯伯皆不書今見其所書不見其所不書蔽於偏耳取傳中事證不書者以質所書可

實矣解禮記郎道學之書中庸大學禮與書一非二也傳文約禮豈可支離裂之二篇孤行道空虛無實而四十七篇浮失根柢宜返舊也解周禮經內五等都邑儀外九服未試用又附會周公營洛而周公成王未居洛土圭地中吳澄証其謬是書迨後人臆說耳六國處士之學故宿近而疏遠非治天下規司空散寄五官郎冢宰攝百職陽分六官成歲序陰省六官法五行作者以此經積其旨故考工記非冬官補也解儀禮作于衰世故儀繁而大綱不清不言天子諸侯禮而將雜蘊相亂非盡先聖舊也然善者郎十七篇論人倫吉凶在中雜偽三千三百可義起頗儀不爲經耳儀隨損益也解論語六經菁華而不越日用下學上達聖言氣象溫和風人之致會其微婉以泰春秋時事膠合非舊注淺近矣解孟子本中庸指心性爲理學嚆矢而微顯傳約斷然歸一解經意大抵若此又別著山草堂二十八種皆轉經術論而快意獨得惟經年四十卜葬□□兇制職湯葬作輓歌刻排旁至七十四名形家擇月卜地虛示冠鬆瓜千體

荷鋤兆所告后土歸以今年爲死年今辰爲葬辰他時勿更擇日誅茅敝坎子婦遂下徹綠素冠裳莫斬而封樹不自題明給事中郝敬之墓旁用不厘函著書三百二十四卷以殉刻生葬文告姻黨至巳卯年八十二冬日蚤起衣冠晡忽不懌命內外婦沐浴隱几坐艸札別友人稱郝敬頓首絕筆親朋錯愕來戶外履滿危坐木榻拱手爲別語止笑乘鶴車出至西山從容下輿索筆題堂柱日升沉難定但深墊豫舟夜半悉離有力來去自繇卸驚鳳飄瓦天公於我何心少頃屬纊而絕

論曰經學之蕪也一靡于帖括再荒於駢賦三瞻于訓詁間有標示高坐皐比豫聽者多高語心性不闢章句且生徒門戶撲朔易生廿陵南北郝洛蜀朔之黨往往緣是起焉如公閉戶窮經開卷獨得篤老志疲雖古之康成子愼未能或先而又超然免於評論其孔壁之笙簧義洛之鼓吹也且死生亦大矣觀公去來閑定非樂天知天壽不二何以能然然則公所得于經者蓋不徒書肆亂餘哉

故學憲傳

公名惺字伯敬號退谷世居竟陵人也父一貫以貢為武進訓導公為諸生十二年嘗不利萬曆癸卯舉于鄉庚戌成進士授行人改工部主事上疏請南得南禮部督學福建一年以父憂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不起卒于家公貌羸瘦甚力不能勝布褐性深靜如一泓定水嚴冷自喜不樂與俗人接或時對面坐起若無睹者同官飲集眾方歡洽獨漠然若失無酬酢賓主禮人以是勝微而實深忌之然亦由是得謝絕

人事翛然肆思于書史嘗恨世人固見汨沒守文難破故獨潛思遐覽擢入超出當是時歷下久衰琅琊亦浸楚公安之書盛行其意以詩主性情期自適而空疎寡陋騁為其流及于俚褻誹浪公默然深念與同邑譚公友夏謀取古詩至唐為詩歸一選剔新領秘別標聖與昔筆去取讀之足使學者去浮淺長慧而持先進典刑者不悅也再刻為詩反覆破之公發謂友夏書非此等則有可傳者正不須護之夫護此前人欲其傳與持此而為欲其擬屑抉深淺相去幾何友夏亟稱為知言嘗分攺南時儲秦淮水閣開戶讀史有所見出入輒筆之久漸成帙題曰史儲于古人多所翻駁條則僭欲嘗性寒陶寫文心每他游人午夜掉回曲巷酒盡兩岸寂無聲而猶有一燈熒熒守筆墨不收者則喀然伯敬也東南人士以此稱伯敬好游者所至名山川必游游必足目淵渺觀舒降綿綿之業使蜀歷三峽入東魯登高觀日出過閩陟武夷鑿極志及山川疑待人士歡迎其詩文未嘗不龔雜而勤敘也年四十八九始念人生不當[illegible]

漸失悲淚自矢以為讀書不讀內典如乞匃食終非自豐男子住世數十年不明生死大事貿貿而去一妄庸人耳乃研精楞嚴眠食藉溷皆携卷熟思折衷于永新孝廉賀公中男著如說十卷病臥猶沾沾念之日使吾數年觀息人間猶得細觀妙莊嚴路也沒之前三日告于佛受五戒法名斷殘發來生觀而沒時年五十六生平簡易不治威儀敝車羸馬嘗游虎丘遣兩公子見僚輩壯領歌作提搦楚揭勢亟趨避之明日傳刺有兩書生求見肅衣冠書幣恭謹以文

字稱弟子則向人也爲細閱其文不復言其人大儒退性喜擇士一見而知其人卒以成名者甚衆子肆夏年十四爲諸生賴適先公卒公竟無子所著有隱秀軒集

論曰公書既行于世諸評斷小評皆布流海內竊附者或僞託以傳然而莫能私焉當詩歸初盛播士以不談竟陵爲詬王李之熾幾爲盡掞及其後遂有吐棄厭薄畫地不入者夫性情苞蓄必假文采以輝德厚肆其後因儉而三宿之蠹紊鋼焚有時不如畦蘢

惑貴賤異矣是故學王李雖未至猶郭廓備堅鋼猶俟諸三餘焉儉儒若綱鉄浩繁與援公安竟陵而以其褒鳴九廟之儀降爲野祭沒世無所發明繼蕭大小者爲劾者裒然而非儒始篤也若其刈莠除蝶表章幽遺尋微之功又曷可少哉

張庶常傳

公諱溥字天如號西銘遠近學者稱天如先生南直太倉人也兒時奇慧好學如成人日讀書數千言年十五喪父奉母金居西郭編戶下帷上自皇古下迄今茲凡治亂興廢賢愚是非無不究厥理要十九補諸生聲聞藉甚同邑吳公偉業從公受易相期以天下事志爲大儒且不欲以科名議人與張公采尤稱合志同方創立復社聯絡吳越俊造凡經明行修之士舉萃其中士以不得與爲恥崇禎辛未成進士第

七人除庶吉士公好別白邪正在中秘以臧否人物爲執政要人怒要人思有以中之公乞假歸要人伺隙不得乃指袁東社黨招里中豪猾條事人疏而蘇州司李某望風復訐公謂已去官而復社事下提學御史暨撫都御史勘議上拂執政意有旨切責必究根乃已奉旨六七年而公以暴病卒公死後復有攻公者跳獄者再得旨責公及張公采各自陳奏具疏備述顛末中云謂復社是臣事則出處年月不符謂復社非臣事則生同砥礪死避羅弋負慙圖全

臣不出此耒且吾命律日夜解經論史矢心報稱曾
未一展官僚嘉人就師今歲倫之下并不得泣血自
明良足哀惜嚴上上赤鑒書生結社不過倡率文教
無他罪實勿問後御史劉公熙祚給事中姜公埰交
章為公訟冤言公祇行方開所纂修經史有功典學
請悉徵遺籍備史館奉旨如御史給事言鑄屬提學
御史呈進天下傳而頌之公事親孝既長依母若孺
子兄弟愛極天倫親賢下士趣義行仁孜孜不倦論
生澆承負才夭公抱其遺孤歸撫為子周恤備至業

師劉蘐溪殁于水公為營葬厲撫其妻子何孝廉南
蔡杜剡部鼎徵曹憲副三用許給諫國榮殁時皆以
孤托公歲經紀其家居鄉亟求民瘼汲汲布恵吳水
圖舟子多勞官厲子雄公禁不許所為文醞涵經史
高出西漢詩皆三唐風格嘗言昔稱三不朽要各有
類如德則修身及家均平天下否者備顧問表對三
雍為國家作述禮樂昭宣教化功則為社稷臣勤鋤
莠常否者表章六經裁量子史俾後學有所依倣稽
懸亦不在徒伐下試刑罷豕蚓陛屛鱗撫俟言行遠

亦行否者著成一家藏諸名山使千萬世知有其人
比于龍門扶風其立志宏遠如此所著有七錄齋集
史論一編二編及論畧春秋三書十三經合纂歷代
文典文乘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古文五刪
漢魏百名家歷代名臣奏議等書行世
論曰予髮未覆額即誦張先生制舉義顧以未得御
元禮識荊州為恨然予獲侍駿公夫子猶之乎親見
天如先生也讀先生之遺書上追典謨下斥齊梁豈
非一代宗工乎乃以才高嫉忌一仕即已孚之道亞

守內名動天子是豈曲學小儒所得幾其萬一哉先
生于是乎不朽矣

黃副使傳

公諱汝亨字貞父號寓庸浙江仁和人也少負文譽遠近負笈者恭局相嚮中萬曆戊戌進士拜進賢令最賢廉潔聲五年政成以異等內召中忌者口左遷淮離載起南京工部徙禮部精膳郎撫皇比談經服則策青鞋徘徊山水間退而堅扁捷自若鍾伯敬嘗曰以貞父若而人不使之作熱官獨得偃仰于金陵曹署仕隱吏仙天若有所私于貞父者已督學豫章黜時文弔詭而力挽其衰有廻瀾砥柱之功且執法

峻厲筆郵屏絕人皆服其盧公既遷湖西兵備因辭捧過家擇南屏之麓營寓林老焉遂不復出[illegible]居搆雲岫堂曝書其中海內乞言者倚公為[illegible]子不得無以子寒士不得無以士書賈不得無以通百方而走重譯公應手給造請者毫不告疲天啟丙寅年六十有九卒學使樊公祀于左廳生平茹淡服素田廬無中人之產纂輯有史海涓珍古奏議屬吏傳正始編行世晚年稍多散帙合舊刻及白門草山遊草梓之得詩六卷文三十[illegible]

早卒婦顧氏名若璞以節稱刻有臥月軒詩集

論曰文章吏治兩者難兼以予觀于萬泰以來作者並起登壇樹幟無慮數十家惟先生以清深逸爲之才發中正和平之韻都人士翕然歸之及其出政臨民功成斬刻績茂循術又何所至有能發也西湖山水秀甲天下地靈所鍾其在斯乎

[illegible]

文光祿傳

公名翔鳳字天瑞號太青陝西三水人也中萬曆庚戌進士除萊陽知縣調伊縣遷南京吏部主事以副使提學山西入爲光祿少卿不赴卒於家公文任兹起家進士神廟時以程文奇爲禮官所糾遂不復任作梅花詩至萬五千言講德構詞以與古爲宗公繼承家學彌益演拖庚戌殊卷房考雷簡詩思滿鈞稽段落以青筆乙其處始就句讀其論學以事天爲極則力排西來之教著太微以翼易謂太玄潛虛未窺

其藩籬宗伯誠齋將行其藝過邸舍再拜付之語人曰太微南矣以辭賦爲專門絕學覃思竭毫必欲追配古人嘗稱曰屈宋枚馬生知之聖也神至於不可知揚學知之聖也大而化矣班張左大賢也充實有光輝而未果化潘陸以後克實而美矣光輝乎何居余欲建子雲以爲師友太冲與之爲朋而未之逮也作金陵六賦以當京都蓋其大志如此其爲詩離奇突兀不經繩削馳騁其才力可與唐之劉叉馬異角奇鬪險晚作纂蓮詩七言今體至四百餘首亘古未有繼配鄧名太妙有异才每春秋佳日奉其母夫人版輿出遊登車弔古夫婦酬倡筆墨飛舞爭先鬪捷者有三出西郊記讀者艶之公白皙長身秀眉飄髯風神標格如世所圖畫文昌者其爲人忠孝誠敬開明愷悌迥然非世之君子也

論曰啓禎之際以古文詞與奧離奇雄視海内者關嶠則有石齋夫子關西則有太青先生二公死其夫人皆爲文以祭淋漓感慨海内人士爭誦之獨是鄧以才華爲世所知流離顛沛閒燕冀秦趙之閒郵亭

旅壁所在留題往往皆黃鵠口笳漢南塞北之語閨閣之生固有幸有不幸焉

楊學博傳
公名以任字維節號澹餘瑞金人沉潛力學才名不
可一世生平不濫交氣節侃侃觀榮祿如敝屣弱冠
舉孝廉與同邑朱巖之謝士芳謝子起楊汝基及汝
基之叔某結社論文自江右以至吳楚燕齊無不稱
風所謂赤水六傑是也公與五君子砥礪切磋恆以
道義相許後數之計偕北上殞于途士芳子起汝基
丁卯罷歸有暴客掠其舟一時驚躍並溺于波流湍
激中公聞之往其地撫尸而哭極哀且日數之先逝

三子繼殞吾其偷生乎哉自是功名日澹又哭告邑
侯吳君吳君素重其望為建祠豎碑購田而祀之題
曰四賢祠仍搜所遺詩文序而刻之以標四賢學業
辛未公登進士授應天教授弟子之趨風問字者履
相錯也癸酉分試閩闈得士奇特陞國子監博士旋
卒於官卒之日四壁蕭然篋無遺貲幾不能殯殯不
能歸賴二三同籍周旋之始獲歸木生平與儒逆部
文舉為聲氣友不獨文字有針芥之投凡所商略遠
于世情而篤于古道詩如貫而易如嗣不啻也公死

文舉為文哭之有云嗚呼維節孰能以秀才而引天
下為己任者非君乎孰能弱冠領賢書十餘年歛然
不欺其志粗厲朴簡恂恂而長見影者非君乎孰能
以儒生不屈之威遏流冠方張之酸綸巾策蹇枕席
過師免桑梓數萬之蒼黔者非君乎孰能不負死友
于赤水之社生則道義死則骨肉求其尸于原隰寧
其魄于蛟宮像廟江干褒其遺刻置田立祀歷春秋
不替者非君乎孰能年少登第孤行一意鄭虔官舍
立馬蕭然國子先生蠹塩不飽如君者乎孰能為文

高矣澹靜力爭千古自砥狂瀾如君者乎孰能皆得
一士旦必告人見美不停食如哽咽薦唯恐後失則
慎痛如君者乎孰能朗朗還空明明返本兒女不溺
其志饑寒不瀾其念如君者乎人以為篤論云
論曰儒者輒謂文章聲氣至薄辭受為小節余竊歎
焉昔在西晉太康之末豈清談是尚而錢神獻嘲遂
以亡國廉頹之于義大矣觀楊先生之立馬蕭然蠹
鹽不飽至于死不克殮豈非至難者與若其負交望
敦友誼抑又末已

陳行人傳

公名際泰字大士號方城臨川人天分殊絕讀經史一目數行下嘗賸二十一史不三月而成人以爲畧公曰諸君目銳我横看側看制義宗先正而畫界浮靡之習日或抄數十藝不少倦積至萬餘海內得其文怪不敢觀久且始置自金壇周鍾唱嘆拾揚鼎風者始翕然宗公卒淹科目二十餘年至庚午得於山陰宋運昌房擧第七人辛未不第婁東張公采深慕之特請於銓司往令臨川斯夕與公共聯徵証諸公與臨川數君子此唱彼和文風丕變甲戌計偕六公震孟拔公卷薦第二人成進士授行人滿五載不一遷己卯主貴州試所拔士無足當其意者告歸不數年以疾卒所著有五經讀太乙山房稿一十五卷子士鳳士驟善屬古文詞有父風

論曰先生洵一代文人也晚受知于文文肅公甲戌榜放纔貢衛陽而功名未顯事業無聞齎志以殁楊解元維斗謂大士文無一不自傳註大全及先輩中來特故爲高熱其親奔放其勢幽渺其思使人不敢以傳註大全及先輩之跡求之殆非有靈心妙運周不能也斯言眞知先生者哉

譚解元傳

公名元春字友夏湖廣竟陵人也少喜言詩頗規橅
聆朋選體落筆輒肖已復去之學盛唐後乃出心頡
取齊俊翻翻多致時同邑鍾伯敬禮部方以宿學刻
羈紳才名鵲起海內爭嚮慕之不易許可獨盛推服
譚子相引重為莫逆交會同安蔡公復一分憲楚中
伯敬為言譚子蔡公因從伯敬所得譚子詩歌古文
辭讀之亟稱善書幣下交一再造語遂如生平至躬
造譚子寒河談讌終日于是譚子聲名日益盛既垂

傳風雅頹廢始敗于浮學中傳於險僻俚俗遂與伯
敬為詩歸一過冥心放懷期在瀹永海內稱鍾譚繇
此且目之為竟陵體矣久困諸生西安徐公日久令
江夏深賞其文錢塘葛公寅亮督楚學秉風裁有水
鏡號援譚子稱逸才出群擊節歎異諸同被聆聽者
多朔朔吞秋昂藏去而譚子以嘗路忌葛公執法遂
疏淪其文瑰琦過度舉譚子與劉公侗何公閎中輩
諸篇為口寔几落學籍譚子慨然長嘯欲杜門入山
著述譽不復沾沾腐裔會後督學者刷公鉉風慕譚

子敦勸出試秋試後猶故譚子也後値恩選後貢禮
部入北闈試不偶如故是時譚子名滿天下矣所著
書流行國門群少年爭嗜之奉為師匠而譚子性喜
游又遭遇坎坷偃蹇不得志不能俯頭角猥陋從難
壁閭呻唫則愈縱其氣於舟車所至追尋佳山水躋
展扶筇窮極幽勝著之篇詠一時名流多傳相與把
臂接塵談論風生其車服聲伎玩好藥餌費俱取足
贈遺匡廬彭蠡金陵至姑蘇兩浙舟放遊賓客往來
綾文剌日走五父衢筆扎錯落冠裳雜遝久而歸歸

即復游性本孝友傳其先人早逝母日老雖善遊府
歸定省母弟五人皆閉筆畢互為師友母兄弟婦食
必同席人直供一日薄暮取酒橫對諸學業世事母
喜出聽自置餅餌蔬醴佐譚子兄弟酌啖閒辨以為
樂而譚子困頓久性不柔耐輕去易就又憤世人勞
役恥辱博科名至公卿負心而稱義以人之死而得
安寄慨不服忍則抑其心勉就灰冷日何必富貴為
然而感慨多矣中懷橫集屢起屢抑始信據梧食稿
而死不悔之難也生平最深知如鍾蔡又相繼淪沒

顛毛傷然車牙辭去天啟丁卯譚子年且踰四十始
爲主司李太史明膺拔置楚闈第一天下莫不喜其
儁而悲其晚且冀幸荷能窮人之說或以譚子不驗
也隨丁母憂憔悴艸土中服闋一上春官不第會
天子行薦舉法編修王用予以譚子名上譚子辭不
就門取莊生南華訂之篇有評署名遇莊已讀大學
衍義欲有所刪述丁丑赴公車抱病卒於途所攜隨
中書無爲收者強半散失海内聞而悲之督學高公
世泰祀之鄉賢其文日啟解元譚友夏至性絕才清

文篤行孝友類元紫芝而風流獨絕介潔如孟東野
而渾宕不群觀其蚤孤抱多傷之感報母銜罔極之
悲有觸必宜無聲不嚶每披遺句輒重泫然本此深
摯散於筆墨篇閱師友則鄉重流連語涉弟昆則纏
綿悱惻山水增其窈窕絲竹遇而裔聞可謂風兼哀
樂豈徒軆變齊梁若乃制義追正始之音古文寫空
玄之影詩歸一選手闢榛蕪遇莊數篇神傳蝶夢揖
古人于烟霜冰雪之中掬後學以靈朴蒼深之緒徼
言可尋伊誰之力又復褆躬肅括肇物淵衷踪多閉

戶徐穉之榻空懸嚴止尋山陶叔之所無累何衣恩
帶偃蹇玄纏萬卷三冬優游棣萼連枝軻姜被之教
以成名同氣逝田荊之愛而隕涕死後永思如此宦
年隱德可知宜申藻絜芹香之薦用招蘭芳菊秀之
魂非惟晉宗雅頌從此有光且使泮水蘋蘩差稱不
俗侶季乘於一室共酌素茗慰伯敬于九原同歸白
首時人以爲篤論云子笈籍皆有文
論曰風騷之業始于屈宋明興楚材代起然以才人
領解顧名海内者惟吳明卿一人譚子乃克繼之顧

明卿雖七子縱橫銅槃牛耳寔躋清南爲政偪以
王帬相見中原朱若友夏一往絕塵揮王李而掩公
安自開堂奥也特明卿官方伯享中壽友夏祿仗齡
筴事事遠遜嗟乎湘澤憔悴搖落悲秋楚人多怨屈
宋巳然豈獨友夏哉

何尚書傳

公名喬遠字穉孝號匪莪晉江人素承家學慨然以儒者自命成萬曆丙戌進士投刑部主事刑曹務簡多暇因徧習　高皇帝以來實錄及諸稗官野史家傳輯成一書數十卷曰名山藏其詞簡質有微顯闡幽之義已擢禮部員外郎三王並封詔下公上疏以祖訓為言謂朝廷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冊封之禮豫器不可以久虛國本不可以徐定語甚切直二十一年當內計給事吏部相訐考功郎趙南星不勝而罷

陳泰來等救之語侵王錫爵亦奪官公復極言泰來等非黨論亂政不宜嚴譴為宰相釋憾不報而是時倭入朝鮮兵部尚書石星力主封貢下禮部公上議曰貢之為害顯而易知封之為害隱而愈甚石星以永樂間曾封日本國王為例不知　成祖朝海內君長上古所不臣者皆賜名號凡數十君聲威物力此何等時然亦封之不久旋即坐事則　太祖之訓不可違也若今請封之後彼不假謝恩之名以求通乎吾勤命使促不挾之以求貢乎兵機慎密臣等禮臣

何敢與聞至若移咨朝鮮則採諸時勢萬有不可夫星之所謂請封者兵事也兵部與經略議之者至冊封典制也宗伯議之雍朝公之者也今卿士未謀芻蕘未採及遽移咨屬國號于朝鮮曰吾已許封關白矣吾之策倭有良畫矣則本兵能之而禮臣不能也公又責星于朝堂謂其不為國家計長久徒以和欺主上星不聽乃再上錫爵書一言宰相不可信私人有所左右一言主上未嘗堅持封貢之議閣下為他人紓難而以其國當禍胎非策也其後封貢事敗用

兵數年人始服公先見明年當試士禮科議變京考為御史地持不可肅王薨其子請襲爵尚書羅萬化以藩府與朝廷不同當行三年喪而世子路中官請之公卒持萬化議家不能奪鄭世子載堉辭爵請封其子以成世子之讓晉府中尉有當封者禮曹胥吏索賄格不以聞公笞主者立為請封其他立宗學開宗科之議皆發自公會部有宗室名封疏主事洪文衡上牘誤遺公名坐奪祿三月而中官惡之竟摘廣西布政經歷文衡願與疏任罪公力止之謂俱去無

益亡何文衡還吏部郎請告歸曰吾不忍負何君也
人兩賢之已白廣西歸益孜孜性理之學集紳士聚
講羅倫祠中以省躬克已為主閩人翕然宗之居久
之 光宗即位起公為光祿少卿鄒公元標一見與
語歎曰吾道碩果也時遼陽破廷議鏡言恢復公獨
言宜堅守廣寧未可輕戰亡何廣寧破熊廷弼王化
貞皆逋還借馮從吾等疏請速治而奏記葉公向高
請誅失事諸臣以毋誤山海之守尋進左通政值山
東妖賊作亂陷城邑公上言赤子無知與外敵異乘

王師大捷請赦其黨以廣好生 上嘉納之亡何元
標以建書院得罪公言上梁文出臣手當與俱罷不
許尋進光祿卿悉釐故弊吏皆束手尋引疾不許遷
通政使言者乃劾公因病得遷遂力求去加戶部右
侍郎以歸時海寇鄭芝龍李魁奇等為患已陷泉州
素聞公名戒所部環鏡山十里毋劾鏡山者公所居
也公遂登城諭芝龍等皆願就撫已而魁奇與芝龍
鬨泉州復危欲再衝之魁奇曰欲撫我者非公不可
于是守臣復强公往諭之公不得已與兵部主事曾

朱文恪傳

公名國祚字兆隆秀水人萬曆已丑進士廷對第一
授修撰內艱起補故官未命冊封周府郡王外艱起
除洗馬充皇子侍班官已進諭德兼侍講尋陞禮部
右侍郎時東封事起兵部尚書石星信沈惟敬甚堅
公謂星曰此吾鄉曲無賴因緣為奸利耳公獨不討
辱國乎星不能用湖廣稅璫陳奉橫甚巡撫御史曹
楷欲授劾去公貽書曰潔身自全曷若為民請命楷
乃上疏發其狀上怒幾逮楷而奉亦竟撤御史曹學

程論東事下詔獄冬至當決公請閣臣申救事得解
王撫完亦以言事被杖居逆旅公獨往視慰勞甚至
總兵李如松戰死奉命致祭其父成梁厚贈公峻拒
之成梁曰此真清學士二十七年署尚書事上疏爭
冊立謂九廟神靈萬邦黎庶日望此舉天下有大本
願陛下早定之國家有大禮願陛下早舉之朝廷有
大信願陛下早踐之勿更推諉節屆立秋又上疏請
就三禮並舉之中先行冊儲之禮明年春又疏請言
士庶之家衣食稍給未有十九歲不冠婚之禮況天

子之元子未幾貴妃弟鄭國泰合勛戚李承恩等倡先冠婚後冊立之說公據祖制特言冊立而後冠婚儀仗冠服其等辨視藩較戒其辭嚴升降坐立其位別稱賀拜舞其節隆此皆因名生分因分生禮不可更易奏上切責承恩等明年正月又上疏請大典吉期上報以旦夕有旨已而不下三月復請信皇言不報則又合辭奏請卒奉旨擇日冊立皇太子并封福瑞惠桂四王中外大悅咸謂公功時陝西狄道山崩其南更湧五山公疏請痛自修省定社稷之本攄轉圜之慶彌無疆之征積餉練兵寧綢繆于未事之先勿周章於多事之日又尚寶司印綬監災社稷壇枯樹煙發復上四事安民心收人望通下情清溢獄消弭之計在實政不在彌文雲南巡撫陳用賓輸無貢以土物附進公劾之曰進貢自有常額附貢則不經以今日附貢爲他日成規以滇南一省爲各邊常例乞賜卻回他如請御殿開日講止採榷開言路崇正學飭職掌所關危言侃論無少避忌上嘉其直弗罪也三十年改吏部右侍郎請告歸家居十八年光

宗卽位起南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至則已晏駕矣公每事持正不肯依阿鄭公元標偶於經筵失足上疑其踈稷公曰元標昔年受杖不能久立耳朱欽相等以劾客氏忤旨趣同官方從哲申救得寢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有同官偶與中官立談公以閣體未可輕褻爲規中官每傳旨詰閣臣誤擬葉公向高力辨公曰無庸第堅持之耳二年推主會試中旨特用公給事侯震暘疏糾公乞休不許三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入武英殿疏十二上告歸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子廕遣行人護送賜銀幣馳驛歸尋卒贈太傅謚文恪

論曰文恪立朝不狥門戶至今兒童婦女猶稱道之蓋其直節足以動人主而廉介足以風有位也跡其冊立屢疏侃侃力諍豈非引君于當道者與

蔡巡撫傳

公名復一、字元履、同安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刑曹、歷郎中、改南戶部、復入爲武庫司、屢陞湖廣按察使、兼管兵備道事、分巡荆岳、而強虎情溪算子坪等哨兵、以索餉聚衆焚殺、進屯山豁、距州三十里許、公疾馳至沅、大開城門以待之、再遣都司汪如淵往諭、隨取辰州庫銀量給之、而密令守備金有聲擒亂首六人、配二人、逐二十四人、事乃大定、公又條議兵政、今欲制苗、不必求之苗、在求之我、因陳議將三款、而首曰重責成、請申飭參守營將官、將練兵守險二事、實用心力、以窺伺之智、料敵以知人之心、責已以推選之精神、整頓軍政、以顧恤之體面、較勘職業、人謂名言、議兵有七、一曰簡精銳、二曰除戎器、三曰申策應、四曰守要害、五曰割冒糧、六曰明賞罰、七曰權勦撫、議糧苗有三、一曰創反側、二曰杜濫增、三曰禁侵削、議漢氏有三、一曰防啓釁、二曰遏投任、三曰絕勾引、議土司有二、一曰驟戍兵、二曰責擒承、會苗自請張營大入殺掠、民以百計、公再陳兵事有四議、一曰占兵、一曰賣兵、一曰賣苗、一曰賣路、皆切中時病、因條五議、一曰束隊伍以行節精銳之法、二曰把苗路以行守要害之法、三曰立會哨以行申策應之法、四曰練火攻以行除戎器之法、五曰責欺縱以行明賞罰之法、俱一一舉行、公在事七年、飭將領清苗根、革鎮算常例、加陞右布政、陝山西、陞左、天啓元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貴州巡撫王三善陷沒、兵科給事中胡永順薦公熟習夷情、四年二月、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貴瀕蜀楚、爲用、用楚勢闊而節長、用蜀勢險而節短、請以川東湖南北兼制諸路、假臣以軍法治之、 上命以總督行事、尋加總督、仍兼行巡撫事、公上疏言黔之禍、在苗不在水西、其害在無民不在無兵、非制苗無以孤城、非附民無以責黔、于是出勦諸叛苗、共攻破一百七十四寨、擒斬二千三百餘人、及其黨阿賈等有名寨首五十餘人、九月丙子、朔班師貴州、未得代、卒于官、

論曰、天啓間賊禍未熾、惟苗夷爲外患、朕攻下六衛

原缺第四一葉

簡行撰傳
公名敬字簡與號求仲歸安人父紹登嘉靖辛丑進
士居兵𠀤有重望公生而頴敏不群異之曰此千里
駒不復以長鹽下也時宣城湯賓尹未遇延于家讀
書前得堂相得為忘年交公後宣城十五年始舉于
鄉為庚戌宣城分會試房公中進士第一人即之
郎出宣城門一時爭育廷賜第一甲第一名時以詞
林雍部前停館選公獨以鼎甲授脩撰未幾部臣丁
元薦與科賓尹語侵及公公告歸壬子臺臣孫居相

再論順天房事株及庚戌會試諸士首及公事尋得
白論南行人司副復中計典以歸公屢為浮議所
抑居官不得大顯退而校二代之文額曰文在文開
以告天下天下奉為金科玉律公嘗曰崇侯能潛文
王而無可奈何文王之易公伯寮叔孫武叔能毀孔
子而無可奈何孔子之易詩書春秋其感概有如此
公博極羣書一月數行下書法在蘇米之間居鄉不
殖生産四方名轍至必飲飲必醉選制義樹䫉標的
為世宗風南都復贈公官脩撰

論曰今天下童而習舉業者莫不知有韓求仲先生
跡先生選定文在文開一書準古型今存先民之模
範引繩削墨作後學之津梁厥功誠不小矣近代丹
黃雜出汗牛充棟惟南昌之定待吳門之同書溧陽
之大家金沙之紀年虞山之定本並皆羽翼傳註海
内翕然稱之庶幾永嘉之末猶聞正始之音焉乃有
鋼臭之子甫離句讀便附名流擅捺選政不曰某先
生手評即曰某同學論定豈非韓公萬世之罪人哉

梁溪鄒　漪流綺甫纂

盡忠節傳

公諱還醇字子真號　陝西三原人也父萬倉產近中人輕財好施折券不責報以孝友篤行稱公生而奇偉豐頤廣顙具大人相少文多質務依於醇厚成天啟乙丑進士初令休寧有惠政未踰年丁艱歸巳巳服闋補夏縣更事益精所興除平反無算尤留心於干掫往往輟食而嘆抱杞嫠之憂十二月北兵薄城公厲兵堅守或告公以盡避公曰吾一腔熱血欲灑此地久矣力竭援絕逆死之兵退老稚覓得其屍於橫草中身被數創赤身而縛　氣勃勃如生或公之赴選也偕門生數輩遊座師侯公恪出都門但公下車執手而視之日但願諸君子為好人不願諸君子為好官一時嘆服稱善而公尤於別後諷誦不輟以當書紳未幾即以死節聞云事上贈公太僕寺卿謚忠節廕一子入監是時又有保定推官李獻明奉命委查薊鎮軍餉抵遵化值兵至或勸獻明以避

非本屬邑返無罪服男叱曰莫非王土安所舍此他適者城陷卒死詔贈光祿少卿又有保定餉司何大球承平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灤州知州楊爆香河知縣任光裕遵化知縣徐澤良鄉典史史之謙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縣丞楊其禮三屯總兵朱國彥俱先後死

論曰巳巳之役　兵所向有兵未至而城先空者良鄉灤州香河固安張灣也有城先空而兵不入者薊州三屯也有先降數日而兵始至者玉田遷安也有兵將先降而守臣不知者遵化永平也有虛張聲勢而兵不　犯者昌平涿州也有受降旗兵過而不敢者順義也有兵留而不攻迹在若守若順之間者房山也有兵至而順兵去而守以被兵至而免者樂亭撫寧也總由人心不固至此向使各城盡如寶坻令史應聘之上下一心永清令王象雲之有備無患昌黎令左應選之男婦皆兵開平舉人之請兵捐餉何至一朝同歸於盡內如固安令劉伸守而不能守所欠一死良鄉香河遵化三令永平守及推官灤州守

與夫三屯總鎮各官之死皆不媿其官而保定司理
李公一死尤烈永平道鄭國昌之死與巡撫王元雅
等失地喪師不可語於殉難之列其最下者則盧龍
遷安兩令餘若薊州通州三河豐潤官雖能守亦將
士得力居多不盡官之力矣時巡方董逢初先生見
鄰縣斗大空城而縣令沈城舉動安詳問曰情景若
此該縣何恃而不恐沈從容拱手曰以身殉之先生
為改容以謝卒幸免焉夫以身殉之固有民社者分
所當然而今多不講此四字何也

宋侍郎傳　附張瑞

公名玫字文玉號龙青山東萊陽人也父繼登官憲
副歇歷中外以廉能稱公生而穎異初即性僻奇與
或告以為文無範是為慈公不屑曰老生行墨何能
為嘗語人曰習聖人之書而不明聖人之文非之上
也居聖人之地而復不明聖人之文服聖人之行罪
且什伯焉登天啟乙丑進士初令栖城尋調杞縣以
治行高等與開封司理張公瑾爭考選得吏科給事
中居恒嫁語國志謂國際多艱聖人在上未明求衣

吾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使徒緘默取容循資顯擢
其何以報稱天子即天子亦何貴乎取此纍纍若若
者夫妄言非所以為言不言非所以為官也抗章正
色疏凡數上而尤留意時事嘗疏論鄉兵謂嘗見為
兵之人備作兵之具講行兵之法謀養兵之道畫暇
兵之地又疏論用人謂皇上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
喜事之人愈易飾說而釣奇皇上破格之意愈殷則
巧言孔壬之徒愈易棄機而闖捷又疏論禦寇謂勦
寇一事地方與行間分任之地方官主守行間主戰

鄧忠毅傳

公名謙字少于湖廣孝感人也幼即自負慕于忠肅公爲人每誦其集至一腔熱血不知竟灑何地等語輒斫几狂叫因自號以見其志崇禎戊辰成進士居恒每語同志謂大丈夫當僇力王事靖節邊疆郎與殺而歸猶愈于死兒女子手其期許卓犖如此初授大理寺評事擢兵科給事中改兵部員外郎丙子清兵薄京公捍禦有殊績未幾出爲山東叅政督理糧餉下車即捐常例釐竊降六七成樂飛輓撫擒壯公

材略並以兵事屬公公必先事預備或行一勅不憚馬革裹尸十一年冬濟南再用公聞變泣血長抱登陴露立凡十晝夜矢盡石窮出奇無方俄而登兵千餘人援者爲内應忽大風晝晦城陷公手架大砲挽勁弓斬射多人既力不支被執磔死母黄氏匿民間聞難歎息謂兒幸得死所吾復何憾卒亦不食死兩子俱禪爲擒去逾年其仲子自北逃歸甫十歲與公櫬旋里僉謂天之不負忠臣云事聞贈公中憲大夫謚忠毅晉學高世蔭襲祀入鄉賢祠同時又有李應爲恩縣人進士授御史以叙案削職歸指背慕勇登陴守禦比城陷忠厲身中一鎗猶事家丁格鬬及被執厲聲大罵斫二刀斷一指而死劉化光歷城人與子漢儀俱孝廉破家守城率鄉兵巷鬬終被無數尋以大隊環攻箭如飛蝗化光弗郤及城破化光頭砍三刀腰中二鎗背中數箭漢儀亦頭砍三刀身中七箭死之

論曰世苟免士大都皆儇利機巧鄧忠毅與劉孝廉平日風裁卓犖一旦有急則以死允爲始終一節者矣若李御史世咸以孝中言之然則不列案中者果盡死國難耶死矣又何論案中人與非案中人也

行間不能戰而徒責有司以守郵張退許遠無救睢
陽之亡況今之廟謀乎自今止宜責有司以守實以
愛養爲主如招流移活饑民者是而修練儲備奏報
猶屬空文責將帥以戰塞以截定爲主加減若敗救
某城者是而觀望遲回按信總難辭罪時論服其允
嘗旋丁艱歸服闋補職丙子借吳公偉業王湖廣試
得人爲盛如萬日吉周壽朋黃正色黃文旦皆一時
妙選楚風由此丕振尋遷刑科都給事遷太常卿太
常園圃普備文書希憲對楓君率傳舍視之公受任

不踰月而禮器不充責之有司樂工缺員責之太祝
大祝時祭崇牙改觀皆公力也已由大理卿晉至少
司空壬午枚卜會推公與蔣公德璟黃公景昉吳公
甡房公可壯張公三謨尋以召對不稱旨又爲蜚語
所中上疑比私植黨下公與房張于獄革職歸亡何
北兵入東省雲擾或告公以亟宜避公曰身爲大臣
世受國恩縱無守土責寧有先去以爲民望者遂與
同宗吏部應亨葦經晝守禦不遺餘力兵始至頗爲
挫衄及力不支城陷繇公與應亨相對拷掠體無完

膚公始終不屈遂見殺張瑾山東人進士推官罵對
府會登兵變城破被執瑾揮石相擊遂遇害其妻及
子四人俱投井死是年又有大名副使朱廷煥山東
人進士闖將劉宗敏傳牌至廷煥髮指擊碎之與神
士分守各門尋賊至圍攻被執不屈賊縛挖肝殺之
又有壽光知縣李耿順天人進士亦以城破殺死
論曰丑辰間稱詞壇雄長者推三宋蓋公與兄宗玉
叔澄嵐也宗玉長於公後公成進士始登中秘遽赴
修文澄嵐先生老困公車二十年從鋒鏑中幸以身

兒公早貴任清要列卿秩名位勛赫視二公爲特優
然竟用棠難死予猶去尚造物者固多缺陷乎然而
捐生殉節垂芳千古則天之厚公又獨至矣

宋稽勳傳

公諱應亨字長元山東萊陽人也讀書恢奇志在先秦以上才力駿出足以追趕其所嗜爲古今文辭皋山海汲冢石鼓岣嶁諸篇即尚書古文奇字猶以爲近今拘攣弗用中天啟乙丑進士初令清豐不三月而民歌甫及期而邦之人大竦擢禮部主客司主事遷吏部歷驗封考功稽勳文選四署尋轉勳郎清執絕塵門庭如水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甲戌解任歸踰六年而長公成進士謁選畢沉州理刑公教之曰

毋束濕毋草菅毋長驕長□□之以洽武林政稱第一會一清兵藏入長公請公至署公弗許曰吾爲刑官我保障鄉井義相越也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臨清既破公率士民守萊陽城因厲壯而卑弱捐千金建甕城浹旬而畢東兵至公獨當一面懸賞購死士夜劫營兵拔圍去十六年二月初五日大衆掩至攻北城不攻次日辰時由城東北緣雲梯上公平巾簡衣率家僮巷戰家人勸令易帽不可戰良久家僮死者三十餘人公項中一刀被執不屈以死後太史王崇簡弔之以詩云拜手松楸酒一杯傷心涙泣踏蒼苔寒林風起山光動衰壑雲移海氣來泉路幾年空夙恨人間此日有餘哀高蹤已自成千古夕影凄凄照草萊聞者傷之公死後詔贈太僕寺少卿長公名璜字玉仲登庚辰榜次名琬字玉叔中丁亥進士俱以文章聲氣名琬尤善詩遠追開元大曆歷任陝西浙江副使多善政海內稱循良弁冕云

論曰先生死洵足重哉職非閫外義奮師中先生自以王臣隨地當以不欲戰□□以名義倫常守之如

操國然下覿世人首將□□□也嗚呼是可以愧三事大夫矣

盧忠烈傳　附侯頊驄

公諱象昇字建斗號九台直隸宜興人也少讀史至睢陽武穆輒起舞瞋目作疾祝態嘆曰吾生得爲斯人足矣登天啓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差清源擧卓異陞大名知府遷山東副使崇禎己巳北兵薄京城公挾劍硏槊募鄉勇兼程進兵退名還遷天雄兵備寇興公馳行郡內嚴徹州縣繕城治其卒衆往遏賊數萬公弗却中一矢額傷又一矢傷夫驚馬下公從刀戰益衆賊[illegible]後[illegible]兄賊分黨趨城下滄

發兵攻滑公夕敗計截守劫勦選騎出前伏草莽賊至卒發大敗之斬級數千賊相戒曰此盧閻王過即死不可犯公以是有能兵名賊懼南渡河河以南所至殘發七年賊破鄖命公撫鄖鄖大治明年命公撫楚賊又懼流河南晉公兵部侍郎總督七省時滁州馳檄告急疾走樓書擊賊大嚴公會諸將曰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長患安窮起兵乘其後又大敗賊遁承疾公獨以數百騎入陣中爲賊困二月賊不敢犯公與諸將約曰食盡道窮要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衛之乃率騎往擊殺數人斬告逃越三日投戈請降九年總督宣大會邊報警公隨講疏謂撫西不撫東許市不許賞疏上與樞部楊嗣昌不合先是嗣昌以墨衰辦務廷議藉藉至是直欲御紅袍治攻府少詹黃公道周廷諍遣遠謫公馳書諷之以變禮易制誠非細事但使相業特甚無愧救特亦或一道嗣昌答曰某決不讓南陽李也公笑答之曰羅倫復官應在何月蓋指道周云十一年丁外艱乞奔喪賊十上乃允仍令帶衰候代會北兵復入公

麻衣草履奉討督師入朝陛見上問方略公奏曰命臣督師臣意主戰上變色久乃俯曰朝廷原未言撫所爲撫乃外廷之議公曰敵之所患者著宜防通陵寢以震人心一可慮趨神京以撼根本二可慮分出畿南剽發州縣掠我糧道三可慮厚集我兵備之則寡發而多失州兵以四應則散出而無功兵少則不備告少則生氣兆禦之難也　上壯之命出與嗣昌議公一主戰嗣昌滑沮齗齗不能語徒戒勿浪戰公起別遜昌平令諸大帥各選勁約於十月十五日夜

分四路十面襲劫敵營乃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
汗違者斬觀軍使遣晉泥之謂郷雪夜下蔡州未聞
以月夜且前師尤宜用寡種從匪撓公議請分兵嗣
昌稼宣雲晉三鎮屬公號稱二萬以短兵氣公務忠
勇刻期戰誓師聲華滿憾慨涕泣如雨嗣昌不能
平思用之撽票令赴通就總監高起潛公不赴嗣昌
遂疏云敵南下督處趨通就監敵未下監應趨京就
督公嘆曰樞部不過欲總監權我師期耳志甚會嗣
昌赴軍中公罵詐貴數沮師必罪謂公等堅意言

楹錫不開城丁之覺春秋聽之示且共明制印長安
口舌如風傷唯唯從議袁崇煥之撽立至繼不畏稱
寧不舍袁衣引為之身既不能褒孝作忠奮身報國
將忠孝胥失盡喪本來何顏而立人世乎嗣昌色赧
奮言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頸耶公曰尚方劍須從
巳頸下過如不殲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
身非其所能知也嗣昌逼言從來無撫說公曰周元
忠赴北講撫經數日往來始事於薊門督監受成於
樞部京營通國共聞將從讓諱周元忠者貴卜瞽

人也與達人熟識故遣之北舟云此事重大何無事
官遣廢疾來直玩侮耳欲斬元忠乞哀乃止當是時
公鎮尚書就兵氣盛旬日間克復州邑其衆樞部忌
輒從中沮翰林編修楊公廷麟奏曰南仲在內李
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陷恨國有若人非封疆福
上謫軍前贊畫公謂廷麟曰敵勢盛廣兵趨之不走
陵卽走京我兵寡食乏不戰敵益輕我戰卽生他端
公爲我往真定與撫按乞糧我且悉兵乘死以報國
矣公統騎五千二下千里三日之食空腹而戰公哀

聽疾呼莫之省此慨四面拜曰吾與爾將士共受
朝廷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衆皆泣不忍仰視於
是敵鎮起兼程至賈莊屯營率五千人擊北兵射一
騎北兵令閒遣呼軍疾馳奔衝入北兵退公諭將士
曰今雖勝彼必備集諸騎乘吾隔毋怠越明日北兵
率衆衝我營公顧左右曰誰爲我取彼者總兵虎大
威號卒擢之不勝且却公大呼曰虎將軍今吾輩效
命秋無自愛乃拊後騎皆往公奮刀人擊殺十餘人
身中二矢二外呼不已日闘冽斷頸賜拔衆傘在覺

時矢馬擊庫亾時戊寅十二月十二日從死者爲僕
顧顯寧敎𢪛陸亂公兩官截角惠施三郡生之日家
設一壇歲時瞻禮咸合詞叩關除地爲祠歲時伏臘
奉戶不分少長男女皆爲流涕甚有痛其亡發狂疾
死者公死踰四年詔贈戶部尙書諡忠烈予祭葬賜
廕恩禮有加云
論曰世之哀盧公者徒以一死耳夫死非公所難也
當是時奸相懟璫群謀下石而綿竹又左右之使公
少退縮卽不死寧能不死西市乎獨以公膽智英

決兵氣方勝倘得上下一心將相合體宜王六月之
師豈能獨有千古哉功果告成奸樞懟璫且當祿公
受上賞矣而不發公不已者以爲寧公死而已無功
不願公生而國受禍也小人之讒賊欺君蓋出於天
性公直不爭而與遇耳公死乎臺豈死貫庄哉

鹿忠節傳

公諱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北直定興人也祖久徵登
萬曆庚辰榜與先王父斗墟公同籍並以清白自矢
後任御史直言厲行蔚爲名臣父正以貴公子少爲
諸生厲令宋繼登欲與相見正方龔田投劾而往
縣令歎息公端方講悟歸如斷山少以祖父爲師丙
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與吳郡周公順昌吳橋范公
景文稷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部山
東司主事[illegible]攬利病洞悉源委丁內艱稷原

闋以河南司署廣東司事遼左方用餉請事庫帑不
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公奏記大司農李公汝華曰
金花恭進大內此延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旨
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徑解太倉則僉旨難
如拔山莫若題留爲便請一面題知一面徑納銀庫
轉發遼左權自外操庶不至如帑金之緘縢不可開
司農如公議上請神宗怒奪公俸一年勒令補還
司農不敢違公力持不可謝恩日中官闔門扃不聽
公出勒問太倉云何管太倉主事劉榮嗣曰發三日

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公曰有銀安
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中官愕眙不敢應公曰但執善
繼語同奏死生有命不敢易隻字也中官歎息而奈
無何司農奪俸二月公降一級調外任舉朝交章請
留不報公遂告歸　光廟御極首復公官典新餉改
兵部職方司主事是時遼陽初失中外洶洶公受事
誓天淚流浹而杜絕請託申明法紀歲壬戌孫公承
宗以閣臣理兵部事公從孫公閱關歸遂委心焉孫
公自請督師公許之吏部司官缺太宰堅以屬公公
不可曰相公一日在師中郎一日在幕中鹿善繼鬚
眉如戟背回頭作吏部郎乎孫公當關四年實倚公
爲左右手及孫公解兵柄公亦移疾乞歸周旋戎馬
未嘗以避吏邀一堦半級以久次轉員外陞武選司
郎中家居四年杜門却掃至邑有利弊則必爲民侃
侃請命　毅宗即家起公爲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
卿管光祿寺寺丞事公再起物望崇重精勤吏事夙
夜在公一如爲郎吏時未三載復請告歸崇禎九年
七月北兵破定興公方移疾村居公念定興嘗涿南

係非背陣神京遂隳丘墓令子化麟侍父於鄉從兵
登陴七日城破公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挾公索公
衣公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明年正月
子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邑獨
堅誓死之心備拒方張之敵不獨城存與存劾勿去
之義抑欲人人家守折南下之謀疏上下部覆得
旨贈公大理寺卿蔭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諡予祭
造墳恤終之典無不備蓋異數也是冬化麟亦以苦
次哀痛死公死時年六十有二甲申諡公忠節賜祠
額曰忠烈

論曰公經濟才也居戶部職方侃侃樹立使公得志
韓稚圭范希文流也豈僅以節義見哉區區定興之
守蓋幾捧一簣以塞潰川挽杯水以澆烈焰欲不俱
盡得乎白山未勒碧血不幾嗚呼痛哉

張忠烈傳

公諱銓字見平山西沁水人也父五典萬曆乙未進士為時名卿公生十月毋挾之而臥土坑火驟發毋觸焉公獨不死弱冠受知魏介肅公允貞丁酉舉於鄉甲辰成進士授保定府推官以平恕稱徵入為浙江道御史每有論建務持大體獄獄無所依傍巡視茶馬以憂歸服闋起按江右下車問民疾苦延見藩臬諸大寮諮以吏治失得及部中豪不法政事所宜廢舉興革屏墨威[illegible]澤枯孳孳若弗逮時遼事潰壞

撫順失守公條陳上方略謂宜鎮靜徐相機宜不宜妄動遠圖僥倖且參楊鎬非禦侮之才薦熊廷弼有干城之略厥後果如公言人服其有先見庚申達報日至廷議按遼之任非才議練達如公者不可時臺資已十年矣例不當遲方即巡方可無履危地而同臺固遜公公遂攬轡而東闡經略袁公應泰方受降公聞而投袂曰禍遠矣力爭不得經略以罪孥配降夸公禁止曰猶是中國子女也何忍令其至此遼人感而泣下亾何瀋陽陷倉皇請移督撫為後勁有下

廷議而遼陽失守矣方遼陽之被圍也公與袁公各嬰城守及知事不可為共欲慷慨赴難袁公曰泰不才徼尚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闢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為退守河西計公曰不然吾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北帥聞公名遣人來迎共擁公出署公面不改色責之拜不可令人挾公去欲殺之比出門復呼公回慰以好言公終不屈一將自外入舉刃將斬公公引領以待刃乃忽乎縮因曰送汝歸何如公謂歸亦何顏速死為幸帥知不能奪以輿送之不

就以馬送之亦不就乃令二人强挾上馬送還署至署門向北闕拜者五曰臣不能報 皇上呼父母而拜者四曰兒不能報劬勞慷慨激烈乃自死之諸兵驚走相視曰忠臣忠臣為棺而瘞之公形貌魁杰豐頤廣額頫顏而髯望之知為偉人先是保定有兩是亭以祠楊中丞繼宗許忠節造公理郡夢入此亭兩公向公而揖曰方虛席以待殆先徵云事聞詔贈大理寺卿再贈兵部尚書謚忠烈予祭葬廕一子建祠名曰昭忠父五典時方為大理卿驟擢至兵部尚書

蓋特思云

論曰公始按江右李仲達先生時司理南康雖相得也嘗言張公男子美鬚髯好議論喜讀書嘗著春秋補傳一部世多惜其書不傳公之凜然忠義足以動天地泣鬼神是即公之齊太史簡晉董狐筆矣孰謂此書不煌煌金石哉

高忠節傳 附僕高永

公諱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也自幼岐嶷有巨人志事親以孝聞萬曆甲午舉于鄉乙未成進士授壽光令招撫流移開墾荒土爲東魯循良第一庚子擢戶部主事再轉正郎定兌期寬納戶積羨米萬石省內府金錢數千丙午出守永平時稅璫高淮橫甚獨畏公嚴明斂手不敢肆出沉寃麻沽春于獄濬灤河築長堤設險增隘簡重兵護山海關屹然保庚戌以副使備兵天津命甫下即檄十八屬禁止一切饋遺故終公之任苞苴竿牘未嘗一及於庭稅璫馬堂咆哮多虎翼聞公處高淮故事私惴惴公至即計縛其參隨宋琖等羽翼旣剪民賴以帖席癸丑陞陝西參政督兵神木神木爲榆林要害西酋沙計素跳梁難馭公愼固封守督率精銳沙計爲退舍避又捕勦斬酋數十級諸部落嘗指相戒不敢犯故事兵馬餘糧悉充道臣公費公詫曰此孰非地方膏血耶藉記入正餉晳不稍沾餘潤甲寅丁艱歸服闋以原秩備兵薊州春秋較閱修車馬戰具其設諸關隘津梁俱親

履其地相度形勢曲爲捍禦計更清驛遞汰冗置以佐軍興尋乞養歸會遼事孔棘簡將吏師公家居聞之長上指冠適江都陳公輔堯以督餉政遼濟之難公欷歔不已且歎曰馬伏波之據鞍祖士雅之擊楫今遂無人乎非奉命以參政兼僉事分巡東寧遂伏劍出以身自誓但挈數蒼頭自隨并囑家人勿寄書以亂人意入廣寧宵旦籌畫顧經撫不和西酋內訌勢且莫支公不得已具文請告已得俞檄而正月二十日北兵渡三岔河矣時鼓聲震地廣寧軍民經撫

營不望風爭遁人皆勸公西走且謂請告之身可以卸罪自免公獨語從者吾一日在事則一日臣子也若偷生免全何面目見天下士時母楊太淑人年已八十餘公二十一日夜燒燭修書與太淑人訣以匹馬二僕走松山乞援於經略熊廷弼請發鋼廣寧不得又請藩兵自將以捍廣寧亦不得公知必不可爲乃親[illegible][illegible]撫令家童持信入關其略曰本道奉命分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冗旬之母絕裾出山抵任以來勝脈勵勤飲食俱廢意圖肅清逆掃仰報君父不意天不厭

亂三岔失守惟有一死以殉封疆耳除西向叩闕南向拜母自經公署以明臣節外所有隨任家童二名遣還原籍報信誠恐甲馬紛馳之會關津阻滯合給印批遂于二十四日夜呼僕高永高原語曰我受國恩誓以死報若等好收吾骨歸見老母各自逃生無相累也袖出遺囑付之遂沐浴冠帶以印綬自縊而絕永謂原曰吾不忍主人獨逝無給使令于地下者亦闔戶從死時北兵且迫經略命舉火并二晃及公署焚之厚時年僅十九請給馬票不得有武弁藍升

者義人也感公德棄家護厚徒步入關抵里乃還事聞贈大理寺卿諡忠節賜祭葬建祠蔭一子錦衣世襲公俊偉磊落仁心爲質性至孝友愛兄弟三黨親戚多藉以舉火嘗置義田三百畝以周窮乏有姊年髦迎養之如母居鄉絕口戶外舄跡公庭有以千金托居間者公叱斥之至誠積實能無所顧忌敢歷中外清執絕塵未嘗入撫者凡絲寸縑方公之殉難也諸子尚穉後三十年而四子暇中乙未進士六子嶸中戊戌進士皆以文望熱氣誼賢者之後必昌

信不誣也建祠祀公者襄陽江都維揚書院而都中
有山右三忠祠則以祀公與張公銓何公廷魁云
論曰遼陽之陷經略按臣道臣死者纍纍及廣寧破
而公外何沒沒也當士氣三鼓旣竭之餘獨屹然爲
中流砥柱公死蓋尤重哉若以投燹烈焰爲公恨則
大不然曹蜍李志生而若死雖經溝瀆死而徒死乘
萇化碧死而不死公之神蓋無不在矣何必牛眠焉
亂若封若堂之爲表樹耶

袁經略傳　附姚居秀等

公諱應泰字大來陜西鳳翔人也登萬曆乙未進士
授臨漳令築長堤四十餘里以禦漳水調繁河內穿
太行山爲洞引沁水過之爲折成二十五渠計畝分
流灌田數萬項旁邑皆賴之河決朱旺操畚築者百
萬人胥集水次死者相望公築小城蔽茆爲廬伏食
作止有度民懽忻趨事治行冠兩河大璫田義鄉人
也咲以美官公不應僅得量移虞部主政董南旺河
工晉郎中主中河艱歸起改兵部武選閒遣冒濫官

數百員擢淮徐兵備泰議齊大饑流民入淮徐公與
州守程宇鹿圖之設粥廠每廠設數鋪民得食且得
居道爲樂郊又謂僱工興作救荒一法也崇墉浚壍
輝飾文廟彭城事事改觀而全活亡算更爲朝廷廣
德搜額外稅銀萬六千金濟折馬價六萬金從先發
賑大司農不許右發倉事以擅動參之而公遂移疾
歸時已晉憲副矣旋起河南參政晉按察使備兵永
平會遼報警關外諸夷乘而肆掠公至則募兵訓練
修關牆備臺櫓關外需芻糗火藥隨呼而給熊公廷

𣩵在遼陽頗賴焉熊公行擧以自代朝議從之既受事刑白馬誓於神言官遼卽以身委遼病瞖於斯死葬於斯棄遼去者明神殛之熊公守遼陽部署嚴整公至檄有敢張而收降一事殊不厭人心又謂西夸以食盡投東東輒撫爲鋭師姑收之以壯我而孤敵計良便迨瀋陽破監軍欲誅降夸就縛矣公驗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罵縛者既與死難諸臣積相左而它苟活者無所誘皐競曰遼不自亡降夸亡之云城陷望闕拜跪曰臣至遼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遼葬遼之誓今果踐臣力竭而死望皇上收拾人心爲恢復計寄書報父曰男不孝不能長侍老父罪也然盟心已久今以城陷死矣願老父自願養以終天年遂佩鉩印自縊內侄姚若秀從之積唐世明憑尸大慟縱火焚樓而死後贈公爲兵部尚書予祭葬廕一子入監

論曰袁公本循吏才也卽置之邊徼亦當屬以轉輸供億之計廼使之攖危賊衝勍敵豈其任哉至其義風發發臨難不苟則死支所云委質而策死者與

何忠愍傳 附妻高氏金氏

公諱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也生而秀整慧絕羣兒稍長嗜書以博學宏詞稱庚子魁鄕薦瓶無儲粟有以居間請者麾去之辛丑成進士授南直涇縣令發奸擿伏老吏不如就琴溪架石梁爲數世利以與邑大紳忤改令寧晉義問彌昭秩滿當遷攀輪啣路去官以後兩城並思崇祖餞于桐鄕豐碑穹於峴首百雉之碁本有加斯者也召入拜刑部主政治獄平允癸丑擢歸德郡守郡故囂競難治有豪右張國安倚地稅爲名數成揭竿公授意邑令浹旬就縛時共推定變才亡何調衛輝復調河南蓋以福藩就封又輝實爲孔道而朱邸建雒陽中涓侍衛爪距新鋭又非賢守不任彈壓也歷三郡著能聲丙辰擢西寧副使尋丁艱去而憾者猶煽蜚語中考功法幸得常調降黎年守辛酉以原官兵備遼陽時遼事將潰決公素習彙緯之學拜命之日慷慨自誓願以身殉既至區畫兵事與袁經略多牴牾爭納降事舌數不可挽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同事者爭遣

其勢分。曰。吾不敢爲民。北兵濟河。諸千總略乘半渡急擊。不聽。及薄城。幸未合。請盡銳悉禦之。又不聽。未幾城陷。從容歸署。西向雲中拜先靈。泣語左右曰。吾負若屬。其自爲地。毋我顧也。懷印徐步。自投于井。二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六人。一時同死事。聞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愍。廕一子。賜祭祀。昭忠祠。

論曰。死遼事者。晉三忠祠。謂公與張忠烈、高忠節。皆晉人。又同殉壬戌之難者也。忠烈以繡衣使者不攜

孥。故禍止於身。忠節亦止一僕爲殉。若合門入井。家室同盡。蓋公爲尤烈矣。蹟公歸德、衛輝、河南之政。盤根錯節。迎刃立解。天禍忠良。不竟其用。所喪豈獨在遼左哉。

崔大理傳

公諱儒秀。號微初。河南陝州人也。生時母夢神人抱持以授。嘗戲鳩車。便峻整如成人。丁酉魁于鄉。戊戌成進士。筮仕掖縣。掖號繁劇難治。公峻其繩而民服。有豪強不可制。能以威懾。掖城槩土耳。加畚築焉。爲百世利。立法催科。民無不稱便者。其言曰。官不脂護。則大戶不重困民。官以美佐公。則不重困大戶。置倉曰耕餘。其法以秋登實穀其中。歲得數千。遷掖民無孖者。自公蒞掖數月而春赫然。人以爲包尹再出也。

會與邑要人忤。辛丑中考功法。屏居數年。補令絳。復從令翼。嘗格殺大盜。考古兵法及行陣器械之屬。悉繪爲圖。以時披閱。已遷刑曹。有翼之臺臣修睚眦者。又以考功法左其官。久之。令文安。公餘并究心奇門六壬太乙之屬。夜則起觀乾象。拊膺長嘆。欲爲國家當一面。浮沉七年。繇戶部陞山東僉事。飭開原兵備。而開原亾矣。公辭墓而行。曰。觀天象。遼難未弭。且經撫廝之在上。進止非司道所得耑。唯以身殉耳。散家貲募嵩鞏健兒八百人。部勒偕行。并挾妻孥與俱。示

不返觀經臣袁公應泰倜心恃之亾何納降構起外
力諫不聽賀帥世賢廟有異圖公諷之質其家于遼
陽北兵攻奉集堡小勝而去閱月傾衆攻遼陽公分
守東城堅壁甚矢集如雨不少却頃之經臣所拔精
兵先自潰降兵競起丒人于衞城門開經臣自焚有
欲挽公潰圍出者正色拒之慟哭戎服北向再拜手
丒世賢妻子從容步至都司廳事自經死事聞贈公
大理寺卿

論曰古稱循吏烈士兩者難兼崔公累試劇邑觀其
拊摩擊斷蓋黃次公董少平合爲一人者也後乃更
以殉節艱無他蘊義夙生不畏彊禦不侮鰥寡者即
不懼刀鋸不憚闒茸者耳士以氣爲主信夫

張遊擊傳

公名神武不知何許人天啓元年奉命援遼所從之
衆共二百四十餘人甫至山海而瀋陽消息已至督
臣見其豪爽自喜甚壯之而易其兵少公獨慷慨請
行曰我不殺人人必殺我耳遂兼程出關至廣寧而
遼陽聲息又至撫臣愛其才欲留之爲後勁公不肯
曰職以援遼而來遼陽已陷要援者何用撫臣曰爾
衆若干曰二百餘騎撫臣曰是足以救遼陽乎曰不
能救然卽其不能救而遂罷援要援者何用於是遂
星夜渡河比至河而我兵之西奔潰而渡者如山
頹雲擁矣公急麾諸將曰有如此之衆而不共圖殺
敵將何往乎諸兵不肯任于是潰卒十餘萬自西而
公二百餘騎自東至首山去遼城十七里是時公已
一日夜不飲食而又心知孤軍深入無復活理遂冒
陣直前敵不料此時復有我兵也至垓心乃覺之於
是會戰良久一軍盡沒而公亦殺傷數十百人又一
二日而神武所將二百四十人冉紹登等尚有十四
人逃出然無復有肢體俱全者矣巡按御史方震孺

爲之具疏請䘏

論曰人當不容不死之時而尚且退後惟公當可以無死之時而直往向前有進無退視死如歸公之忠勇允矣至所從二百四十餘人皆明知其必死而終無一人遲回者即田横之客何以加焉聞逖方方孩未先生畵書其像率諸道將出入禮拜之嗚呼先生之旌忠吊死古今豈有二哉

陳忠烈傳　冊殷展等

公名輔堯字九室南直揚州人也中萬曆戊子鄉試工古文詞詩歌處鄉黨恂恂謙退毋語人曰吾生平覺無可怒之事無不可處之人亦無不可格之好里人藏之如父師謁選授知永安縣永安固善地尋爲縣者所撓遂易長寧邑僅六里僻處萬山中俗好訟多逋賦竄匿睚谷碭爲民而陰爲盜有司莫能制人咸爲不平公慨然拜命曰孰是嬴邑而非朝廷土朝廷民也且縮鍘者必得善地君之意欲何爲吾正借爨錯以別利器耳既涖任盡裁冗費日食脫粟一升庖集羹肉擇便民者悉舉之數月邑大治尋署博羅調繁歸善又大治大計天下清官第一擢授御史選人有所求弗應遂轉山東膠州州瀕海多盜驍橫難治公恩威互濟人皆悅服州紳贈繭紬一疋公辭之不得遂懸公署終無所用其廉儉類如此陞永平同知督餉遼左時治膠方五月聞命題詩於壁有云孤城司牧心徒瘁重鎭蓋籌力豈支膠人感德繪像於二賢之右合祀爲三賢祠二賢者董公廣川蘇公文

忠皆宣傳西者也公單車就道行李蕭然明年辛酉
甫奉命印烙而北兵壓境矣左右以公無守土責請
去公曰吾聞守社稷者死社稷守封疆者死封疆吾
理獨馬郎吾之封疆社稷也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不
以此時成仁取義乎吾之死此決矣三月十二日城
破逼公降公不屈從容正色望闕再拜拔左右佩刀
自刎死贈按察司僉事謚忠烈建祠揚州西門與大
理卿高公邦佐同祀額曰雙忠同時死者武臣尤世
功陳策童仲揆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戚金鄧起龍

秦邦屏御臣段展及邦屏弟土官秦氏蓮得贈卹云
公子夢乙有異才放情詩酒崇禎初仕彰德通判清
操苦節一如父風三子廣晉堅廣隱居以詩名
論曰公無守土責可以不死沒今潛身遠害何往不
得而引封疆社稷之義寧玉碎毋瓦全也至性幽忠
炳日星矣公嘗有云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然則其從
容就義所由來者豈一日乎彼今之譚說理學枯弄
文章者號曰讀書觀公言何如耶

劉侍郎傳　附甫桂

公諱之綸字元誠蜀宜賓人也家世務農少即質行
古風讀書暇同父兄力田如故弱冠補諸生方負薪
入市覩姓名已復鬻其薪歸尤喜學理家言大書其
坐隅曰必為聖人聖中因呼為劉聖人天啟辛酉舉
鄉試會奢酋叛公慷慨談兵事喜方畧崇禎戊辰成
進士改授庶常與同官金公聲究切時務多客死士
申前輩以備國家緩急已巳冬北兵入口都城皇皇
聲先生疏得召見薦公并及申甫　上立召劉稱旨

授甫京營副總兵改金公御史監其軍而授公協理
戎政兵部右侍郎督守城率時通化已破直薄都城
公請出城自效無兵則請京營兵不得則請關外川
兵又不得則議召募顧衣裝芻糧馬匹器械百無一一
具公權宜貸賚之通安化門外總兵滿桂敗死甫夜
襲營又戰沒公誓師行會出城北兵引去時天大霾
風沙獵獵直抵通州進三河至薊知兵衆在永平公
約總兵馬世龍吳自勉自薊赴永平牽之無動而自
率兵八路進攻遵化師由石門至白草頂距遵化八

里面營號娘娘山旋世龍等不受節制負公約壯兵礮三偽騎自永平來公嚴陣以待先發一砲殺百騎再發一砲砲反裂營中自焚兵遂上山一裨校請公結陣徐退可邀后功公按劍曰無多言吾受國不世恩誓滅此而朝食顧所請無一應今日事不成即死今日耳命鼓人嚴鼓再戰自午至酉上皆力戰軍中矢石竭入持短刀夾公馬而前詐矢集如雨公度不可爲乃大呼曰我死負 皇上解所佩印授家丁間道歸送巡撫忽一矢貫其首又一矢中膝遂仆而絕諸將從公者齊呼哭震天拔營野戰死之事聞 天子震悼下部議卹賜祭葬廕一子諡典未及儀如原官云

論曰劉侍郎之爲人也余聞之文文肅公云文肅以巳已入都侍郎與同官見之文肅即推許侍郎與金子駿及子駿好談世務公曰能爲鄭文潔者不必爲王文成兼之則兩敗子駿可與言性命之學耳會北兵薄城下二人俱受天子知退身歷戎伍侍郎獨得尚爵文肅令人勸其辭侍郎而易科銜視師不從既

死事事上議卹將贈尚書文肅格之曰劉侍郎以世生受特恩今日死綏正其職侍郎官非不尊當爲國家惜名器以此不得全卹更十六年而子駿亦死三人者眞死友哉

劉學博傳

公諱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也少與弟廷謙博文矯行自相師友廷謙登進士為吏部公以歲貢謁選得河間之吳橋訓戊寅十月北兵入棗南吳橋令謀棄城走公要止之率衆以守凡三月初以偏師來輒引去已而盡銳力攻令縋城遁去公入學舍麾其妻趣去我將止死屬其稚孫名增者於所善僧隆貴介而趣南城督守者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為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哭曰願為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擾亂獨城南晏然北兵肉薄而登如墻引射矢注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縷屬於靨公猶強自力束胸拒戰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而如生鬚髯奕奕奮拳喪之歸也諸生及闔左數百家道哭遇東兒童傭保皆剪紙買漿以奠公與人交無貴賤賢愚少長處之油油然好談人得肝衡抵掌噓沸噴溢顧頰否則瞪目顧視一言錯誤面目墳起歸自刻責者累日蓋樂易樸誠謹長人也其臨大節倜儻自力如此公死昔年六十有五

論曰公之節烈矣丙寅已卯諸死事者久不被國家之愍綸或以是為公惜夫公守師儒無民社寄致命博遂志自辦一死而已向令回翔身後靡爛七尺以博半遺之綸所謂左手據圖右手刎其頸者也而謂公為之乎忠義之氣鬱為日星經天行地光彩不散公之所重豈在夫區區者哉

鄧兗州傳　附妾

公諱潘錫，字晉伯，號雪巾，南直金壇人也。當初生時，其父秋臺公夢馭鶴人畀一孩，曰：是子超超潘輔之苗。西山其額，東山其高，秋臺异之，因命名潘錫。年十六七，嘗讀邈遠傳，輒往復尋繹，流涕終日不能已。因厲志曰：表貞松於歲寒，發芳蘭於烈火，斷曲鈎鈎之直，兵兵之吾決不同心而易面也，亦當如此矣。至戊午以後，遼事潰壞，督師入關，守令草伏，輒怒髮而起曰：事敗，城櫛不能斷，瓜決股以答君父，面目猶銜靦求活。此其人豈曰人耶？辛酉登賢書，歷甲戌始成進士。夜夢牌一，脚負轎而立，或曰一脚者一甲也，君其得一甲乎？公曰：不然。今方內訌外閧，天下皆亂，請通籍之士，辟彼舟流，夫士值艱危，骨齒空艱，握拳透爪，固吾輩事，焉能腐損廉恥以保頑軀？神其告我矣。初任龍岩知縣，山賊畏之，不敢入界，侔及期，以失後紳意，左調浙江嵊縣。值年大荒，存活者衆，陟南京兵部主事。一年，出知兗州府，大司馬亟公才，特疏請留，不得，將赴兗，道經里門，盡訣諸戚里曰：兗與豫賊接壤，恐賊兼已時兼連年大饑，列肆賣人肉，守禦之具百不一備。使吾到郡一年修備，二年修和，若是者猶可以守；不然，滄海橫潰，豈吾一手所能障之？吾生平拔賤夫瓜蒂，獻鼻艾，黃灸頰，死婦子手巾者夫，今乃得死所矣。遂於數日內葳庀家事，少子少女皆聘耦之，但攜一稚子一妾以行。及抵郡，已聞北兵入關，亟繕器械，編丁壯，纔四十餘日，數萬騎已集城下矣。公乃請於魯王曰：臣有郡，王有國，皆同舟也，吾聞之，不守皆縣城，內貴家自惜金錢，自愛安樂，而令寡人獨子登陴擊柝，遂多敗事。夫城郭者我之命也，財賄者人之命也，我不能畀彼以命，而望彼畀我以命乎？大王若能出所積以買死士，尤鶴實城，藉可存，命猶可保；不然，大事一去，玉石皆燼，悔無及矣。王不然之。公乃自括其衣裘寒具及妾鐶珥典數十金，買牛酒勞介士，令夜縋城下，發大砲擊殺近千人。北兵遂併力攻南門，總兵某內應，城遂陷。公猶巷戰不勝，北帥縛之，且加刃其頸曰：汝大僇殺吾數百人，若從我，吾宥之；不然者，齏汝矣。公大罵不屈，北帥怒，令拜公

故魁其足乃先斷其一足支解而灼之其妻聞變攜
一子自投於井巷皮脚胥牆之夢於是驗云事聞贈
公太僕寺卿
論曰公官南少司馬時予方在金陵稔知公爲慈厚
愷悌洵古君子人也及其遇變慷慨激烈賢者固不
可測如此是時予薄遊雒所云是予起超藩輔之苗
或者數已先定與然自公死而伊洛失靈光山增色
則西山其頹東山其高公之靈爽其長遊於嶧岺矣

高巡撫傳　附汪喬年等

公諱名衡字平仲號鷲礦沂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授
如臯知縣調興化考選爲雲南道御史巡按河南崇
禎辛巳闖賊破雒陽下汝鄭乘勝趨汴自二月十二
日至十八日并力疾攻者七晝夜時公方巡汴乘城
死守窮百道禦之賊乃退城幾陷者數矣上嘉其能
命爲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是冬賊復圍大梁公固守
經年九月汴沉於河公渡河而北賊解去得請告歸
里癸未北兵攻陷沂州公夫婦抗詈不屈死之廣山

錢公諱益弗之有三良詩三良者汪公喬年段公增
輝暨公而三皆廣山門人也汪公喬年號歲星遂安
人壬戌進士官提督三邊僉都御史辛巳賊圍襄城
公提兵赴援遇于襄城奮勇力戰身中數矢爲賊所
殺二萬餘衆盡被屠戮段公增輝字含素商丘人以
賢良薦召不就辛巳賊至公率鄉人捍禦賊再攻乃
克公被執不屈死而鄉官原任簡討馬公剛中字九
如甲戌進士爲賊支解工部郎中沈公試字君明官
生遇賊大罵脅降不從賊以亂梃擊死其當賊至睢

州鄉宦通政使李公夢宸號玄駒戊辰進士自縊死
賊皆趍宅羅拜咸嘆為有德仁人賊至南陽揚兵猛
公如虎奮勇出戰殲賊數千既城破猶持短刀巷戰
至唐府門望北拜曰稱負恩被賊殺死南陽知府丘
公懋素罵賊不屈闔室見殺參將劉士傑遊擊郭開
守備猛先捷俱戰死而監軍兵部主事余公爵字天
有穎川人辛未進士率兵援汴力戰被執罵賊不屈
與僕敦華同死

論曰祖宗養士垂三百年或稱經濟或號循良或膺
民社之司或負干城之寄一旦遇敵俱為屑戮烈烈
以死吊古者能無餘慕焉

孫太僕傳　附父誠等

公諱士美號潛如南直青浦人也幼奇穎絕倫讀書
目十行下為文章灑灑數千言自成機杼尤留心忠
義事每屈指古人至唐張中丞宋李侍郎等嘆羨不
置公父誠亦復以此等時時勗公曰凡為烈士當如
是矣天啟辛酉鄉薦累上公車輒報罷公憤然曰烈
丈夫寧以一第榮哉苟獲膺半秩報君親差不負平
日自命古人意足矣當世士大夫豈乏取高第登要
津而碌碌以終不自表見等于蕁常無聞之人者哉

卒以孝廉謁選秉鐸舒城自論文課士外絕無竿牘
私舒固彈丸邑然江淮孔道亦南北一要衝也甲戌
正月賊渡河而南大江以北輒聲震焉一時任事諸
公俱以遷轉去會公方計偕旋舒以師儒當保障之
如也久之賊焚正陽去舒二百餘里未幾困六安去
舒僅百里又未幾賊且薄城下時邑令謁淮在道士
民洶洶城無固志公目矢石督戰守自聞變以至賊
退凡七十餘日夫廬屬入邑肥六俱有高城深溝屯
衛卒獨舒斗大孤城懸處四冲之地兵餉兩絕然

卒以獲全不至爲廬巢續者伊誰力也丙子以前續擇知深州深故瘠土無揮粱資鄉勇數百皆市人不習戰公至力爲經營多所備戊寅九月遊報悉僃益嚴十一月滹沱氷合忽三萬騎薄城而營公率死士良容嗣等夜襲之斬其帥時十有三日也十四日未攻益急十五日卯舁雲車數十緣城東南犂堞直上公又督將士格殺無算勢少卻天禍深民忽用矢以火射城樓烈焰煙騰守者迷眩不知所爲因乘勢力攻城遂陷公猶奮戈迎敵知事已去無益將走辟淇

父訥已念吾已身許君復何說吾義不反顧矣北向拜自刎城之蕪蔞亭先二日題詩亭中見志誓必死也時公父訥在署年七十餘聞公殉節嘆曰吾娶者以忠孝勉若子忠孝無二致死忠是即死孝吾即未拜官然以子貴封亦臣也不死何以謝若并何以謝吾子項之亦遇害一家死者十有五人事聞贈公太僕少卿

論曰兵興以來死事者多有然俱一試而碎耳公守釬守深皆以孤城當大敵然始能以首稽儒冠抗百萬虎狼而繼乃專城縮殺半殉封疆則天將以全節付公而非公才有不逮也至於臣殉職父殉子則闔門忠孝雖方中丞侍郎猶爲過之矣

宋御史傳　附周之訓

公諱學朱字用晦號旭初南直長洲人也世有隱德
父琦尤以篤行聞于鄉公生而孝友方正不知有童
子嬉總角即讀書博覽入姚文毅公室極相器重弱
冠應諸生試輒冠軍聲價驟起弟子亦日益進設絳
帷談說經義尊嚴若扶風其爲文抽精劈理動中竅
許每一藝出經生望爲斗杓庚午舉鄉薦辛未成進
士初授南工部主事會有鑄錢差差之事吏爲政弊
若蔣沙公洗滌之綦然而清每于出入之際悒悒然
曰把絲易絲處脂易脂也所著有司鑄政畧上下理
之旋丁外艱歸家無姬侍出不備騶從唯日以奉毋
課子姪族黨咸爲事丙子服闋補北禮部戊寅特改
御史巡按山東公慨然有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之嘆
遂抗疏首彈楊嗣昌田唯嘉唐世濟史𡎴袁鯨等詞
嚴義正幾于痛哭流涕八月奉璽書出都寄書與家
人別有云奸黨盈朝海岱多故此行願盡瘁報國功
名性命並付度外且諄諄以奉事老母爲言他無所
及蓋公嶽嶽臺班野王行能叔通慷慨殆有其概歟

時真有不愛其軀爲國驅馳吞□之志朝食不暇者
矣比取而東聿來待罪督率長吏佩息奉法力以澄
清爲任十一月巡歷章丘會報北兵入省時公無兵
馬守土之責又無綜覈將令之於獨慮藩封重地守
備單弱遂星夜冒圍馳入濟南公未至北兵已過德
州而省城標兵三千先隨巡撫遠駐北直城中止留
老弱鄉兵五百名及萊兵七百名無異張空拳冒白
刃也公至親率司道登城捍禦移檄各州縣堅壁以
守立功票鼓勵將士大義米政時以濟兵出擊重圍
稍解城中糧絕公晨赴王府三日疾呼求賑聲泪迸
咽得免脫巾之呼相守凡六旬不解帶不交睫頭髮
盡白先後上設備求援七疏愷切詳盡時嗣昌爲樞
輔留中不報督監高起潛擁精騎翱翔隣境不發一
援北兵全股數十萬盡薄城城外西北隅憑水爲濠
險固易守獨東南一望平沃公與兵使周公之訓親
守南門身犯矢石北兵不得上每釃酒城頭夜分援
手語欷歔達旦己卯正月初二早忽報攻西北城甚
急北兵雲梯擁上公即率眾躍馬循城頭而西衝殺

裁撥刃中于面被執去公不屈乃懸城樓之亂殺之須臾縱火焚樓公尸遂燼之訓亦死之公死後撫按請卹嗣昌御怨不許弘光初贈公大理寺卿子三長德宸次德宜又次德宏德宜中乙未進士官編修德宏中辛卯舉人兄弟俱英才絕學爲海內聲氣所歸云

論曰先生殉節于己卯而獲卹在甲申遲遲七年蓋猶坐論武陵 賦然愚鄙奸指佞之禍亦甚職矣至[illegible]

[illegible]

諸臣之死尚有餘觀剝膚收拾遺骸[illegible]乃孤[illegible]身殉難親從必待委用各官從容檢視其不致形骸物變骨化精消者希矣故人皆以不復辨認爲先生疑不如正當以不復辨認爲先生痛也跡先生平日手札功名性命俱付度外然則先生豈臨難苟免者哉嗚呼是可以釋群疑矣

啟禎野乘一集　卷九

林尚書傳　　梁溪鄒　漪流綺甫纂

公諱宰號平華福建漳浦人也中萬曆辛丑進士除無錫知縣行取禮部儀制司主事歷員外郎中尋叅議于江西按察布政于四川復入爲太僕寺少卿遷政使南京戶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卒于家公器恢宏才識通敏莅事勤慎臨民和易其在無錫最著甫莅任即捐俸五十金修復道南書院[illegible]月[illegible]

望主東林文會集紳士講德問業不輟錫劇邑民苦重役充糧長者立致破家公盡革其煩費積困以甦故事鋪行物價官府止給其半至公而槩予全值而又革火耗以勸輸錫罰鍰以止訟省簽票以息拘補盜賊以靖亂毀淫祠以斥邪鋤豪猾以詰奸邑有旱澇公布衣蔬食步禱壇壝災荒所在窮鄉僻壤必躬行踏勘吏胥不得上下其手爲令七年止飲惠泉勺水門無暮夜金簿書旁午剖斷如流按律得情兩造俱悅服去遇請托盡行謝絕尤留意作人與文學修贄序時馬公世奇尚困童子科公一見目爲大器援冠一軍及丙午分試南闈取鄒公之麟爲解元人稱冰鑑其他興利除弊剪慝旌良尤不勝書無錫民之父母云去之日百姓攀轅臥轍者以千計建碑立祠至今猶歌思之後祀入名宦祠

論曰林尚書歷官顯要躋卿貳而其績沾沾著人耳目者則在吾邑距今已五十年矣錫民未嘗不升碑也有抑而不獲伸者安所得林青天哉後林公二十載而又有郭公夔二[illegible]林公倜士[illegible]皆[illegible]

武緯之才而有吏民懷之效二公子猶得北面事之其政績班班可攷稱當世神君焉今皆稱[illegible]光矣苟非愷悌君子能如是乎是真可謂偉人矣

米長史傳

公名萬鍾湖廣辰溪人也性簡默厚重于利欲淡然最留心理學律身如處女人以非禮犯者受不報嘗讀書大酉觀中里豪見其藍樓傍之塗人不平成齒擊欲逞公曰是何隘也有身不修而外侮適堪簸笑反與角長技乎其謙退容忍如此萬曆甲午舉于鄉四上公車不第嘗帶經治園圃樵而薪舂而炊皆躬任之初任靖州學正所教士多成名除貴州甕安令甕故播地新遷衛邑戶口實之然苗種尚強爭悍難

名偏處者恣爰暴奪人田地相仇殺日多院司訟牒紛下勾攝柔株連公爲隨事費心酌量爰書所生活至千百人或[illegible]于侵奪用重[illegible]取其田入官可益褒餘公者天誓曰某擴地皆吾子也而忍剝之自若耶子來省一夕徐守曰土民誠頓翁廉然亦嘆翁矯太自苦徒廉無當也因臚指其事公怒曰吾清介非爲名要憐此苗脉民俾得漸厚生耳乃強吾墨爲爾衣食計有如此焉矣遷守雲南彌勒州蠻民聚首泣于庭者數日爲政疏寬剔濫如治甕安時日微根十八寨宿寨草舍龕內有州大夫主焉問故其人頓顙泣且辭曰民某寨囚也蒙鞫按宪無報路謀於諸再生者削木主便頂祝今香火比屋非獨民一人也公謙謝命即撤去竟以不善事當路左遷靖安王府左長史遂拂衣歸比歸襆被蕭條益修恬澹郡人稱爲有道先生云

論曰今天下之吏治其弊極矣士甫得一官即脂韋樂指而士大夫居常議論亦每每計官貲之厚薄以爲能否嗚呼朝廷不愛高爵厚祿以寵縉紳而紳

也爲肥身飽家計乎官無廉恥賄賂公行自昔爲然于今尤甚奈之何不民窮且盜也廉潔如公左遷以去公退不羅可勝嘆哉

劉無錫傳

公名五緯號夢鳳四川萬縣人也中萬曆己未進士初授廬江知縣辛酉調繁無錫尋以病去再補登封寶豐所至有政績復告歸卒于家公爲人溫良愷悌而臨事敏決緯有幹才日以興除爲己任甫涖任即立碑于堂大書誓詞其上曰徇情骫法虐民肥己者截不容人鬼莊讖時塘岸傾欹行旅艱苦公捐俸修築自毘陵至錫山百里間人不病涉學宮祭器歲久頹廢公悉爲製造頓還舊觀至聽訟如神稟持三尺雖有豪強不爲徇骫某某覊故岳之大厦而奪厥孫則還之某某溺新娶之偏房而黜其正妻則按之富民某犯大辟介公門下士某餽送酒醴而甕置兼金百鎰公曰此酒太濃吾無所用之也却不受其清絕一塵如此錫固多天罡獺棍擇人而食公廉得其渠魁置之法群黨股栗而又興學校以育才修月城以固圉操團兵以詰奸設團官以捜弊禁單裙以杜漸懲賭博以化民善政纍纍茲中摘語去百姓爲立去思碑以尸祝之郡守曾公纓嘗曰設令宣尼爲錫令亦難作三月大治事奈何獨咎劉令乎公死十餘年有神降于蔡氏云公爲水仙神邑人建廟以祀禱輒應遠近异焉

論曰劉公之令吾邑也當時尚在極稱中既而習聞其愛民如子多善政而于積奸宿蠹尤三尺不少貸所謂狼莠不除則嘉禾不生去其害民者而民乃安也今日吾邑之積蠹不少矣若輩健訟許三活閻王許長瑾兄弟積惡怙終不悛如虎如狼飛而食人所幸父母廉明嫉惡如仇若輩猶知顧忌否則彝不張而小民之受其荼毒者不知其何如矣夫國法或可倖逃神聽應知非遠劉公如在之威或亦憫念此一方民而肖賜之殛罰否耶

譚太僕傳

公名昌言字聖俞浙江嘉興人也中萬曆甲午鄉試第一辛丑成進士除常熟知縣改婺源縣外艱服闋補任欒城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轉車駕司員外陞郎中內艱服闋入爲兵部車駕司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參議以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爲青登萊海防督餉監軍天啟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　思宗御極追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廕一子公爲令計口食俸齋廚蕭然摘奸發伏民誦如神而省供億裁贖鍰清

息私所在治理常熟五年編徭有不承者出片紙與之曰若果無田無貲不應役者以此紙自榜于區中吾不汝禁也皆逡巡首服而去婺源有爭山之訟鬪殺不解公封山著禁有鑿石鋤灰者罰無赦訟頓息開江灣金竺嶺以避芙蓉五嶺之險柔徒謳歌呼爲譚公嶺欒城荒殘民逋盈發公給買官牛躬督墾闢鑿井灌溉履畝耕耰流亡復歸盜賊衰止欒驛衷入省公枝柱勢要爬搔假冒中貴人沿途繹騷抵欒戒騶從曰勿犯此強項令也在兵部抗論四路出師必

敗聞者縮頸既而皆服督關學甲乙殿最凜如神明不發私書事竣以大毀俯原函歸之闔人詫曰來一封去兩封以爲不信視鄭簡公性沉毅能剸劉大事糾紛變故應手立斷南中罷更錢法日中罷市衆洶洶公勅職方選卒持白梃列炬而出縛首惡數人傳呼與大杖一斃而散藩籬之國語需馬快船五百艘船尚艤通灣待其歸修艙復待水涸冰堅必不能達而來春之國無期司馬仰屋咄咄計無所出公建議急檄止通灣船勿動遣官就彼修艙不旬月報完

大典遂竣爲監軍特西兵鬨于登淮兵譟于萊和門叢肩邑屋洶駭公傳箭禁戢捕獲其戎首梟少定又請登城千人聚卒四萬月費一萬五千餘金軍無現銀譁呼鬨作卽少定亦隔日譁耳欲保登萊非請帑不可乃建議請于朝得肯允行民賴以安島帥毛文龍自詭能搗巢馘敵多誑遼人首以當級或毒遼人之舌勝譯者指爲俘公廉得之禁密室與飲食旬月舌藥退能自言被俘狀聚實而繫之海外俘假日係交關逆奄魏忠賢張大其事覬覦封爵公堅持之弗

與勘覈島帥搆內旨得罪刺文吏造蜚語中常例同
知翟㨂騎突至械繫于公庭公嘆曰以我故累廉
吏而不能救何以生爲憤懣不食嘔血數升頻致危
疾卒以不起公爲人疏通樂易朴誠簡淸與人諧傾
倒輸寫端居深坐焚香讀書其中湛如也通籍二十
五年先世薄田敝廬一無所增益朝鮮李倧弑其主
介島帥摚重賂以請于朝故事使舟從登上公斥而
拒之乃迂道由天津卒之日床頭文籍封識宛然箱
篋空虛不加鎖鑰合斂時如道傍舍士庶環[illegible][illegible]
號巷哭廉不嘖嘖稱真廉吏云子貞默號歸菴戊辰
進士著書立說品重儒林次貞艮號元孩以五經與
癸未進士與子交亦博雅君子也

論曰肅太僕當逆奄鴟張之際而能直道忤奸抵立
不撓且料敵決算人頌如神非中有主能若是乎乃
積在邊徼德垂士庶所至有淸白聲庶幾隨車之甘
雨矣嗚呼以予觀于吳風日下鄉縉紳鮮不高堂大
廈青衣塡門者孰謂習俗多人賢者不能自拔也乃
薄田敝廬一無增益窮不可以風塵吏哉

孫別駕傳

公諱朝宁字天樞號賓瀾嘉善人父嵩有隱德壽登
百歲公幼穎慧稱神童年十三補諸生偕兄孝廉朝
宗鍵戶讀書試高等餼於庠於書無所不讀尤工書
法所爲詩歌古文詞妙絶天下膺恩選苛對大廷北
闈兩中副車竟艱一第公笑曰丈夫貴自豎立且登
以兩榜重哉謁選得廣東[illegible]通判有淸愼聲畀篆
淸遠於常例若官價羨餘鹽諸類拒不納邑善訟
市井梟魁度理不能勝輒教鄉里民服斷腸草誣之
所至破家公下車嚴反坐之條刁風頓革有兄弟譬
搆十年不息公取其詞裂之諭以一體至義咸愧悔
歡好如初又豪貴子某挾勢飛文道路以目公廉待
其狀置之法値大水流殍如陵飢民棲樹杪枵腹待
命公駕小舟往來風浪中發廩煎糜因民所止散之
全活數萬旣復亢旱步禱甘霖頓沛立義倉給牛種
平道路葺黌宮恤囚犯善政備舉人稱召父去之日
攀號追送者道路爲塞撫按薦於朝推陞肇慶同知
遂拂衣致仕歸里公生平以氣節名義爲己任少時

原缺第十一葉

豈天所以待先生哉厥子若孫繩繩振振公之自韜
得天者厚潤不誣矣

徐司馬傳

公諱從治宇仲華浙江海鹽人也毋黃氏夢[illegible]
執干舞中庭寤而生公萬曆癸卯領鄉薦丁未成進
士知安慶桐城縣句稽畝稅平亭獄訟朞年而大治
歲大水乘船破浪軒頭巨浸中相度捍禦灑沉賑饑
全活無算水退按行圩岸築堤八萬七千餘丈盡應
雜作土實石堅水不復爲害居官强直不善事御中
外計當量移自請改武學教授轉國子助教遷南京
禮部主事至郎中出知山東濟南府舉治鄭阜[illegible]

金錫宴升山東按察司副使分守兗東而白蓮賊之
變作公受命臨軍轄刀策馬亂流河衝黑雨夜半入
兗城賊塞路要遮弗顧也大軍將攻鄒公語大[illegible]
肇基曰兵法攻城爲下賊精銳聚紀城夏店驛[illegible]
之中吾擊其首尾中必兩救不如擣其中堅中堅破
則兩城皆瑕矣分一師佯攻鄒大將從間道疾趨攻
嶧賊恇擾焚其營寨奔滕我軍圍鄒未下公曰師老
矣頓兵城下無益不如分兵勦滕斷其右臂使不得
相救賊可立破也乃率三將簡驍勇直傳滕城賊拜

城退保兩伏山遂以砲轟擊之而逸者勿追伏山
之賊既盡於是亟攻鄭鑿城通遂賊泥首乞降擒賊
首徐鴻儒獻捷赦脅從四萬六千有奇在行間六月
勞不解甲倦不支枕討殲妖之役公功居多陞布政
司右參政分巡濟南敘功加右布政使督漕江南會
蓮妖再發東撫王惟儉謂非公不能辦賊題留守[illegible]
拔臣力主撫與公異議遂請告歸養俟中外訏畀我
卽家起薊州兵備尋加左布政使薊門軍索餉圍撫
院於遵化公單騎馳入陰部若夷丁標兵分營四門
拔兵不動登城而呼曰給三月糧趣歸守信地否將
擊汝衆聲應如雷轟然而散其能應變如此尋稍
歸里辛未起山東武德道兵備及淮而山東濟卒
攻陷濟南六邑倍道宵征赴監軍道之命於萊無虞
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二月朔與萊撫謝
璉同日受事卽日賊已抵城下自二月四日至於四
月肉薄環攻不舍晝夜礮石星流飛矢雨射城中蒙
頭而炊負戶而汲公意氣自若激厲將士撫循痍傷
栖止麗譙誓共生死賊錘撬衝攻我日三而至八[illegible]

我伏鎗砲須其上而擊之敵乘高臺瞰我自一臺至
三四臺我縱援火焚其臺而墮之敵掘地道穴我深
可旋馬自一洞至數十洞旋隧響穿城闉迸塌幾陷
者數矣我用穴塹實壺焚積縱火之法薰尸滿窟敵
死無算又與總戎楊御蕃游擊彭有謨選擇死士懸
門突擊後先搏戰殺數數千人贊畫主事張國臣奉
撫議以出援兵皆畏敵左次主者亦聽之以爲撫局
則萊圍自解三月初國臣遣使爲賊求撫公嚼齒大
罵安得尚方劍斬此大奸細乎乃抗疏白國臣倡和
緩師將如孫元化斷遂登城故事臣死當爲厲鬼殺
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面設至尊淆亂國是送封疆
而戕生靈以至一誤再誤疏入中朝皆不以爲然敵
益弃疾於我四月十六日架元化所遺西洋大礮擊
擊城西南隅勢甚厲公方躬閱丁壯指麾出戰左右
請少避之公曰不可語未絕口礮中額額身仆血背
中萊撫馳而撫之則已絕萊人大臨守陴者皆哭嗚
呼傷哉初兵部條上方略曰萊撫守萊東撫駐青調
度公固不必入萊也卽萊失而有奉詔可自解公謂

東撫控壓全齊駐青不足繫萊人之心而入萊則可以繫全齊之命委一身於孤城示全齊以必死而刼之不得不救且使敵聚銳合圍累旬浹旦慮我師緩其後必不敢豕突狼奔長驅乞犯待其力盡不拔歸老形變解圍之後我以全力賊登一鼓可後公之意遠矣柳乎厚論雎陽事曰俾其盡力於東南而去儥乎西北力保於淮而功靖乎醜類公斯舉之謂乎[illegible]既死朝廷贈公兵部尚書蔭一子錦衣衛百戸世襲予祭葬賜祠額曰忠烈

論曰人知公以死守萊爲功不知以死拒撫尤爲功也方敵以撫護登以撫護萊且以撫護中朝而獨不能護公至公死之後馳至于侮明詔戕命使而棄[illegible]堅守不下則公持之矣且登之撫疆吏主之豢之撫中朝主之以死拒敵之求撫易以必死拒中朝之主撫難公其社稷臣哉

田太常傳

公諱景猷字觀野貴州思南人也貴僻在萬里土人皆世官士以文墨登甲第者三歲不一二人公少即有班定遠投筆封侯之志土人皆異之壬戌登進士時遼左兵起每有與公言遼事者輒願以身許國會貴酋安邦彦反督撫以狀上聞公念黔爲父母邦安氏世擁強兵戎心叵測將流毒一方遂上疏願奉天子威德宣諭之令去逆效順朝草疏而夕報可于是超拜兵部職方郎往監黔軍贊上既壯公英風亦往往有目爲少年喜事者公聞益自負哲不與此賊俱存矣鞍獨往露劍長驅水陸晨昏霆馳電走未幾即達賊所遂單騎入賊軍賊素悍公名聞其至倉皇[illegible]色百計欲得公心每案列金珠席羅珍錯以奉公公終不爲動獨念事不可激激則變生姑含怒以聽權志在入虎穴得虎子耳淹賊所且二年賊亦計[illegible]從之命一使忽作危語君不慕貴豈不惜死語未終公援劍亟起擊使使逸去不得中公西至賊營厲聲曰聖明未嘗負汝何難滅汝朝食所惜者一人殲竄萬

姪何辜故特命我諭汝汝終不悔禍族且亦我衡所云賊始信公必不可屈而心益悸復禮公如初中丞王公三善初至軍聲太振王公素負膽勇旣解會城之圍賊頗寒心公聞而有喜色賊偶窺之疑公意叵移將出軍遂拜公爲先鋒公皆然曰此吾報國日乎取間單騎馳至我軍疾傳密計仍馳混賊營我軍旣悉賊虛實躑躅進討無一不當百摧堅破銳鼓向無前賊墮計中艸木皆兵人各奔命匿入險窟束手待擒王公志在滅此朝食甲不暇捲乘勢剿巢有謂窮寇勿追宜堅壁四圍賊將作釜中魚王公不聽賊所居皆深林密箐且知法在不赦各出死力相皆我兵旣昧地利又忌王公功者傾兵不進救援俱絕賊合衆寨棄之我軍不能支王公倉卒遇害公四顧失望乃下馬嘆曰臣不能報陛下死有餘憾矣遂從容就死事聞上愍其忠贈太常寺卿予廕公死時母尚在賴配楊氏有丈夫風李大生吏部傳其事忠孝節義並萃一門云

論曰英雄固可以成敗論乎公兩載深謀乘時奏捷詎料輕師致敗亂軍相蹴皆碎沙場功垂成而偶墮計已就而俄傾天耶人耶然至是而謂公少年喜事者無所施面目矣誰謂公死不幸哉

張烈愍傳　明 劉有文等

公諱振德字季修號真甫崑山人也幼岐嶷莊重不苟言笑甫五歲父患忠口授出師表讀至鞠躬盡瘁句即廢書泣下長爲諸生有名讀唐書張巡許遠傳輒擊案曰罵賊而死尚污賊刃我頭豈容賊斫耶其志孝性生慷慨激烈如此迨舉鄉貢授徒棚口敝廬不蔽風雨十年一破縕針線之痕紛如繡綉也萬曆丙辰謁選授蜀興文縣令縣故九絲蠻地四面皆夷叛服不常脩築全關公至即預籌桑土條陳防守事宜會議格不行所與除以百計飲氷茹蘗至不能具饔飧累署劇邑民皆尸祝天啓辛酉秋公方供事於而奢酋之變作一時州縣咸風靡與文弓兵不滿名土墉不墉三尺人情洶洶公九月十六夜半還邑即出示禁民遷徙以定人心調取屬縣夷丁守城僅應募援遼僅存老弱縣尉劉永澤同將若之何公曰督率吏民乘城死守事不可爲吾行吾志而已二十一日長寧簿徐大體以騎從來迎督屬避兵公笑曰二邑皆吾守也却之時公簠署長寧篆云抵暮飲數

巡而殺意氣如常晨興簡篋中得白金一兩有奇授次子紘曰振德邊令五年千辛萬苦上不得罪於天地朝廷祖宗下不得罪於百姓今欲守而無可守之人欲戰而無可戰之具惟有手持兩印以身殉區區已二兒若幸得全惟爲善以畢吾未了之志他無囑書畢左右皆哭失聲公晏然言笑自如復謂紘曰吾生平讀史至千古難平事絕代有心人未嘗不爲欷歔流涕而此非予洒淚時也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臣爲君死復何恨汝母與嫂及妹皆自分一死汝當歸語汝兄共圖樹立以報君親毋負我忠義家聲可也公自是出入吉服刻刻自辦一死矣二十三日眯爽賊騎數千環薄城下公手劍跨馬率子快數開門出戰衆寡不敵退入城中集男女及家人登陴捍禦矢盡力竭公猶手發大礮擊殺賊以百計會大風雨山城摧裂賊衆擁入公閤變痛哭厲衆巷戰死傷殆盡疾馳入署左手持兩印右手秉七首正色危坐廳事令夫入以下人持一利刃環坐後堂積薪坐傭曰君子死冠不免急繫長纓於項下未幾有鐵

華府版生唐摹拜跪曰鳳翥公怒曰丈夫從容就義
夫何恐月餘賊縱火焚民舍公曰此臣子授命時矣
起望闕叩頭曰臣生不能為陛下殺賊惟有一死明
志耳令家人舉火遂同夫人錢氏及女淑安淑慶俱
自刎投火中僕婦蘊氏沈氏長幼同焚死者九人衆
人顏美嚴恭皆巷戰陣歿明日賊首至火所見公鬚
髯怒張面色如生兩印在手血濆模糊堅不可取皆
愕然稱為忠臣羅拜而去士民葬公于縣南天壇内
壬戌贈光祿寺卿給祭葬建坊立祠廕子錦衣千戶

妻女稱嗣顏美等皆給有差是時先後殉難者被論
劉公希文華容人貢生署篆南半載賊後至公誓死
不去妻白氏亦慷慨有丈夫風從容語公曰若為城
死予安得不為若死乃盡遣其家衆夫婦同罵賊不
屈死之又有長寧主簿徐大禮一家四口服毒而死
南溪知縣王碩輔守城竭力屈而死灌縣知縣左
重督兵援省與賊對陣而死桐梓知縣供維翰被執
奪印不屈而死遵義推官馮鳳雛不避艱險親入虎
窟後城拔守勞苦萬狀亡何奢酋夾攻鳳雛挺身罵

賊被殺二鎗而死戍建經歷袁一依遵義司獄穆楷
義不從賊墜城而死大足主簿張志學與史宋應皋
集兵陣于西壇與賊戰四晝夜誅叛賊葉肖蔡孫兵
夾攻志學應皋並家丁張旋俱殺死合州鄉官原任
登昌同知董畫倫率衆殺賊進入榆城伏兵四起殺
賊嗜刺永寧鄉官原任松潘道秦頤李忠臣寄約同
志歃血擒賊詐料謀泄賊衆入宅忠臣不屈伏劍自
刎瀘州鄉官原任應天通判高光前奬作偈有臣君
父誼尊卿投自盟臣子守定留鬚為證與子生員高

在崑募兵後城殺賊百人酋恨追殺至大葉壩光罵
賊不屈與家丁十二人同遇害永寧舉人胡鎮集兵
截賊被執因獄鎮後設計脫穿倡義招降二萬餘人
結賊心腹為内應不意營中延燒火藥焚死其當賊
據重慶則趣撫徐可求百刃臨頭罵賊遇害巡道孫
好古驛日升相對從容公署自經諸將王守忠義不
就擒李繼周領兵出園聞變回援其心祖受一死靡
他重慶知府章文炳衛艮茂著就死之日百姓以身
翼之者數圍逆酋尚有悔殺廉吏之言他若推官王

三宅郭象儀楊愈懋同知王世科熊尉先知縣段高
遴訓導趙壇典史吳應元縣丞蕭美葛盛德總兵黃
守懇參將萬金守備劉自靖孫世俟毛民望遊擊李
精指揮王登爵韓應泰崔英李世勛李承宗鎮撫郁
勝若千總王成龍千戶鄭應欽百戶范之偉張羽運
起鼓俱戰死

論曰予觀人死生之際未有不能殺人而能自殺者
能殺人自殺而或不能殺其妻子始知人愛妻子之
心甚于自愛其身今烈愍公全家赴火視死如歸卒

至僕妾賤人不汚膝手而學博諸君相繼就義豈非
忠義之氣有以風之乎嗚呼烈哉

姬太僕傳　浙襲鄭郊

公諱文允字士昌陝西華州人也萬曆癸卯舉於鄉
六上春官不第壬戌以祿養謁選得滕縣令五月甫
抵任奔走參謁未遑視事居三日而白蓮賊倡亂聚
攻滕當是時滕民什九從賊公徒步呼號從兵登陴
不滿三百人比賊至才數十人耳問民何以從賊曰
爲縣董二董二者延綏巡撫其之子也公登城呼董
告之曰若等皆吾民以董二故挺而走險吾執董二
窮治其罪以伸若冤而赦若等其可乎公長身赤面

鬚髯奮張兩門牙如施丹艧乘墉大呼聲殷殷動地
構賊望見以爲神人讙呼羅拜俄而箭發於西隅一
賊斃焉視之則延綏沙柳驛也賊憤益肉薄而上遂
不可禦公緋衣坐堂上詈齒屬賊賊前捽公裂其冠
裳以銀鐺鎖之公大罵胡不速殺我賊顧不忍越三
日不食賊勸之食不可勸之去又不可爲詩八章書
於屋壁以縣印遺狀付門子魏顯焴僮守務非向再
拜自縊而死顯焴乞棺於賊不許乞布裹屍許之遂
瘞于官署之池側賊考掠顯焴索印顯焴以印予史

國臣以遺狀予妻之父高登士及守務反而罵賊死
之九月賊平公父收屍反葬蓋六月而後斂撫臣趙
彥上其事詔贈太僕寺少卿有司立廟春秋祭祀給
其父母誥命蔭子琨入監并錄顯焻守務復其家而
董二者城陷遁去其後卒以賄免

論曰公以視事三日之官守巷無居人之邑率數十
子遺之民抗數萬方張之寇城之未陷可去弗[illegible]賊
之勸行可走弗走公自處審矣將明示天下無[illegible]成
不死之縣令無陷賊不死之臣子耳嗚呼使世盡如
公何至賊角稱首二百州哉

龔遊擊傳

明 李世熊

公諱萬祿黔人也目不識丁而姿貌魁偉有膽智識
度膂力過人初以材官驟張從劉大將軍綎征撫州
先登海龍堡爲諸夷所憚拔名邑守備拔調蜀之建
武營觀察使陳公禹謨奇其材厚遇之六縣巨盜罹
以委公公購得綠林傑黠者數人使之轉相勾捕南
得遊者久之群盜盡入兵籍公推誠撫之如子弟
徼無盜有兵自公始也然往往爲儕偶所忌輒有蔑
盜聲邊丞李公弘蘊初不相知頗示挫抑公服其清
不爲恕後李客死公領假子數輩三千餘里護其喪
歸秦人多義之天啓壬戌天下大徵兵援遼公以偶
病得蜀藺酋奢崇明反建去其巢不二百里父老聚
族而謀擁公署遊擊將軍事掌所指揮李世勣舊屬
公上至是受公節制相與戮力盡策爲固守計旬日
集兵二萬其不能兵者輸餽有差旗鼓一新遂成重
鎮酋悉欲出成都不意而內忌公乃遣漢目張令說
公降令亦有心人雅欲自拔對公慷慨陳志願合力
禹賊公恐其紿己也姑背之曰藺勢如此全蜀已在

掌中稍異同如燎毛耳不降何待令亦知其僞也反覆明其無他請以三物詛盟公從之謬為降書附令去已而酋果遣長官黃光昇鎮建武公又脅降之先後誘殺賊無算忽微服走叙州密請于兵道徐公曰酋之精騎盡在會城其留巢者不過老弱及守官備耳夷性多內顧誠聽萬祿率二萬人搗其巢以搗之成都圍可立解爾酋命且旦夕盡矣徐奇其策止檄別將分道犄角客有告徐者云此險道賊無所歸將提內地為禍方長徐入其說乃不果聽無何賊自成

都潰歸晝夜馳三百里僵伏布地臃浮于股公再上乘敵搗巢之策復不納于是賊得收散亡乞降撫提志川南既陷長寧悉全師攻建武公念賊勢方熾建武根援兩之非嬰城之局遂揮衆邀擊于十餘里夕寇有斬獲竟以衆寡不敵而敗世勛見城陷遂具冠服東向再拜用所遺火藥自焚死公手刃兩妾兩孫復自刎不死乃握徇馳出大叫曰我龔萬祿也能相隨者聽賊驚駭猶猜竟不敢逼至叙州身無完衣士庶擁馬首勞公者如堵爭攜牛酒解裘襦御公雖菜

備寒暖皆卻刀鋒劾殷勤是時巡撫朱燮元已泣叙公乘來福渡之捷噂掌而復建武然屢策不用快快有病色矣會有江門之戰盧世卿持將令逼公入耳記山策應江門敗世卿等皆道賊四面環攻公力戰三日不可脫手刃數賊而死子崇學亦戰死公威名久著獠矣長悍耆崇明既覓建武旋向鎮雄借兵鎮雄人首訊龔萬祿死否賊曰走矣鎮雄人曰萬祿猶在爾家切勿作別樣想頭死之日三軍奪氣如失一長城云當事上其狀于朝贈公游擊世襲百戶子亦

世襲百戶

論曰昔魏圍趙邯鄲田忌救趙孫子教以直走大梁卒能敗魏唐太宗圍王世充竇建德出兵虎牢敎之變敬謂當渡河窺太原以搖河東建德不用其言就擒戮公之告徐憲使與孫吳同蓋形禁勢格批亢擣虛此固兵法人自不識耳吁悲夫擁旄節伏黃鉞者田忌少而建德多令負奇如公徒以一劍殉沙場故特著之不徒重公死事也

王廷撫傳　　附梁思恕等

公諱三善字彭伯河南永城人也少倜儻負大略才氣無雙舉萬曆丁酉鄉試辛丑登進士筮仕荊州府司理荊爲三楚劇郡又朱邸貴人與天潢之無賴者橫行閭里莫敢誰何公一切繩以拱後惠文于民來茂著選入爲吏部郎銓曹擅地長途入其署者編藤樹棘拱默自尊外示清慎內實以固位握握觀次侯鄉貳公樹幟獨發舒觀時事有所憤激敢上疏力事與臺省抗辨不少詘鶴遂以此賈忌觸嫌引疾歸

臥庚申起太常少卿辛酉黔事孔棘遂命公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州武陵忌公者欲置公危地公不恤也時藺酋既叛水西安邦彥起而應之挾安位爲名聚衆十萬以壬戌春圍貴陽凡十月舊撫李標逃按史永安要城固守永安與諸將盟作飮血歌見志城中無一歲之備掘艸根煮鼓甲俱盡至食人而援師卒不至公受命星馳且乞師楚蜀衡角並進至冬十一月寇無應者公乃召諸將諭曰外兵不能來矣貴陽陷在旦夕吾輩失黔剿死法進援則死敵等死耳

奈何不以忠義自奮于是令道臣何天麟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爲右部道臣楊世賞督兵萬餘後都勻進爲左部而自與巡臣向日升將二萬從中路進當賊鋒人有議臘月不與師者公叱去之兢程而前中途一夕忽合營大驚報賊至兢議退兵公曰退粉耳吾請以身捍之按兵不動卒無賊蓋奸細也至龍頭營遇賊命劉超爲前鋒擊之賊首阿成最驍勇超萬步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公觸兵繼至大呼齊進奪龍里城衆議此地去省會四十

里敢必有大兵堵截請量而後進公曰此行累數日粮爲必死計不能持久吾初至賊不知我虛實宜亟擊勿失策馬先驅衆乃繼之賊見公自將疑有大兵又錯愕出不意亡散奔走所棄輜重器械山積遂勝抵貴陽城下時壬戌正月也城中慶更生者歡如雷撫按府進迎公入城公不可曰賊去未遠兵心未定吾爲主帥敢即安遂營于南門外坡上設帳大雪中賊聞始遠遁踰廣河外且走濮日羅希藤等上疏究奢公念國家東西交急恐師老財匱將以其

奏上聞○請開一面網○面總督搖述中趣○按○侯惝不可
于是諸羅絕意内向○公始主進勦○且○决○意○自○將○以固
十月聚兵六萬○渡烏江○羈狳次第○發○十一日次黑石○
賊來逆敗之○斬部將覃弘化○令于軍○以其盤桓不進
也○十九日賊悉衆至○始出十數騎○懸東嶺瞰諸壘○公○
下○令○不○侯○中○營○砲○聲○而○出○者○斬○諸營相戒不敢發○而○
賊○離○離○漸○下○平○蕪○間○躍○馬○舞○槊○傍○若○無○人○我○兵○從○樹○
内○窺○之○皆○嚼○掌○磨○牙○以○求○一○當○已○聞○歌○聲○皆○肉○薄○而○
前○賊○驚○碎○易○俯○伺○暴○塵○以○進○翹○首○東○望○盡○潰○殲○矣○是
日斬獲三倍羅石○二十三日○賊復至○其迫壘如前○敗
亦如前○嗣是賊知常戰不利○乃據漆山○自固○欲久住
以老我師○時宿春將盡○賊日以遊騎伺我樵採○衆其
苦之○人心動搖○訛言四起○二十五日○萬道將集公壘
門○議退鎭南關觀變○公厲聲曰○廻日軍情吾知之○令
有三策○聽爾曹自擇○一○則斬吾首○諸賊鋒○二○則焚營○
而○遁○遁○亦○斬○吾○首○懸○之○面○峰○頂○上○示○無○退○志○三○則○進
有力戰耳○諸將心動○多泣○下者○齊聲曰○吾爲公死○公
下令選鋒○立懸萬金之賞○二十七日昧且○諸軍肄次

向漆山○公○朱○衣○裘○冠○羽○笠○肩○輿○至○將○士○望○之○咸○有○欣
色○公曰○爾○輩○知○吾○衣○冠○意○乎○爾○輩○若○消○此○即○吾○致○身○
處○矣○領左山頗峻○麾左路軍據其顛○而中右二路○輕
重布之○賊不意我兵迫其營○倉皇起桓而下○以精侯
來爭左山○相拒移時○勝負未决○俄而左營定番卒鎭
禺○發勁弩仆一賊目陣○微動○禺揮長刀直前○鋒士十
餘羅繼之○兩軍堵墻而進○賊大敗○賞壁死者無算○少
頃烟焰蔽天○我兵已焚賊營矣○自○公○出○師○此○爲○第○一○
捷○退○彥○狼○狽○几○不○能○騎○明日公書萬金頒賞○即下令
亟趨大方○次草子孔○復敵賊○斬獲千餘○大約與漆山
之捷等○賊從此不復能軍○我兵遷安行渡渭河○降者
漸至○始知三月前賊從騾馬堰捐金犒師○一哄而散○
寔○漢○人○爲○田○進○士○景○獻○所○結○有○陰○附○心○也○十一月十
九人大方○大方險遠阻絕爲安夷千年窟穴○前此漢
兵未有至者○公駐宣慰宅○奠安位出降○因執位索彥○
而事機不偶○制府忌公獨擅大功○多方撓敗○公欲合
蜀力圖賊○因往約蜀帥李某○某復以無糧辭○往返趨
延○萬山崎嶇○轉輸不至○不得已拔營歸○甲子正月初

三𡗝大灰焚宜懸宅火光燭天數十里外可望而歸
期且渡賊已潛趨間道邀我奥公且行且戰時有斬
獲初九日次內庄明日移營公為後殿諸軍俱前惟
後軍為賊所斷公督諸軍還救之我兵忽薄于賊奔
走四散公猶厲聲呵止賊騎已風雨至道將皆鼠竄
公遂以馬蹶遇害時甲子正月初十日也公留心經
濟自其家居時江湖之俠屠釣之豪魁闒沓戟擊筑
探丸之客皆收貯夾袋後多得其死力按黙特得卿
報不肯娶封識宛然蓋撫李櫃閥故公曰吾正辦兵

事何暇及此且郭議戰守紛紜每苦衆訟難之徒亂
人意耳其堅決如此從公而死者同郡梁思泰方明
猿進上田景猷知縣萬應奎捕官楊恩炎知縣從
龍諸將王達陳濟民李邦王建中王得勝董兆舜秦
明屏蕭補袞陳我謨田有龍狀良張要宗延齡尤正
國周國用孫應德馬武畢天麟李紹宗譚事君劉象
民羅承寵曾思敬黃中和劉應龍陳爾余報國張倖
揚鯨羅袍羅承寵劉仲時楊通張懷邦等而監軍道
岳具仰為賊所留者啓轉賂殺之欲為乞歸地閱歲

月竊賊中弛備走蠟書通款計于蜀為賊目補窩典
逆彥所殺先是公解貴陽圍又宅溪之戰擒賊冀宋
萬化何中蔚獻俘闕下已晉兵部侍郎至是督臣以
狀聞且為請卹科臣疑公貪功失律僅招袁公應泰
例贈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世千戶而不予謚士論
痛之
論曰公以一旅解十萬之重圍八[illegible][illegible]千年之天險
如疾霆之震朽木輕舟下安瀾功亦烈矣雖伏波
馬革血染啼鵑然不[illegible]下伏莽兢窩腥膻迅掃收塞

皆奉公餘威也且貴竹之守幾汙羅雀掘鼠公通廷
不至則無黔則無蜀西南一片地剩木殘山遺
黎故壘何一非公矛炊劍淅星[illegible][illegible]所收拾況覩
變則譏其逗遛直前又議其輕進然則使鐵騎戎著
復有逃死地耶至比公子袁司馬尤相蒸㮚夫身朱
避而甘同其亡與身後黔而獨蒙其禍三尺童子能
辨之吾于是知甘陵南北部之黨溹子巫塲而含沙
之筆雖魚腸鬼矢不啻也攙搶不掃社稷為墟豈異
人罪哉

王遵義傳

公諱佐聖字克仲南直長洲人也弱冠登壬子賢書入山下帷未嘗一問戶外事維以文章名節自礪崇禎　謁選人得青溪廣文興新聖廟鼓舞英儁人文燁然改觀中丞張國維首薦公于朝辛巳擢令蜀遵義其地古夜郎西僰楊酋世據為窟穴　神宗二十八年逆酋楊應龍稱兵犯順既平悉取其地郡縣之始隸天朝版圖戎索維更夷風未殄報至或勸公無往公曰普天率土何地不可自效幼讀孔明傳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懷之久矣遂叱馭往既涖任清勤慈惠凡度藏積弊左右巨蠹一切蕩正斥逐不遺餘力渭水以西苗夷漸化稽顙効順者不可勝計十一月政治畢舉乃單車涉嶮遍觀山川形勢見孤城斗絕四面皆夷雉堞傾欹崎崖錯布抵水西安酋藺酋大方谷里等巢僅二十里惟地名新站者山勢險隘前臨渭水為群夷入犯所必經遂倣張仁愿築受降城意躬先畚鍤創立新城以扼夷吭萬民踴躍不旬月屹成雄鎮公抵掌攬轡謂厥功一建冠至則遏其

衝突深入則絕其歸路若越此而窺府治當使隻輪不返于是招流亡散牛種開邊屯內則嚴保甲整器械申晝夜巡游之法嚴堵截捍禦之令守事粗舉面八月酋首郭士奇吳尚才擁衆入寇矣邊將趙國政戰歿賊遂大肆焚掠公督率民兵且守且勦伏奇兵隘口生擒士奇尚才殺賊黨百餘人喪氣宵遁公知賊且復來條議守禦十策上請當事莫有應者壬午四月酋帥吳尚賢龍正國率叛夷數萬大舉攻城公躬擐甲冑親冒矢石晝夜拒敵復遣將遍招通邑鄉

勇寄授方略令分兵斷賊歸路顧外援寥遠賊鐵騎四集圍合數重飛梯越城轟擊震地公知[illegible][illegible]可爲以縣印付子恪命服拜闕危坐公堂須臾賊至公裂眦罵曰汝以遵無備耶我義兵數萬旦暮且集賊無噍類矣拔劍擊賊力屈遇害猶僵立不仆未幾所部義民感公遺愛聞變痛哭誓必力戰遵公方畧勒兵新站邀賊歸路盡殲尚賢正國數萬賊于境內竟不出公初料云吳撫黃希憲令春秋祠祭公

論曰公以循吏兼良將者也甫歷期年固圉振武逆

嘗當不求非何恢馬矣卽不然一發之後所上條議
盡見施行亦何至矣蓋獵盡使耿恭魏尚委骨于錦
官玉壘蠻烟瘴雨之間哉光公歿于前賊殲于後則
公倘不歿論功幕府且居然以執訊獲醜膺麟臺雲
閣之賞矣嗚呼豈非天乎

王巡撫事　趙士寬

公名漢初名應駿字子房萊州掖縣人崇禎十年進
士除高平知縣調河內邑大饑公貸萬金易粟于淮
徐浮河而至且捐俸減糶煮粥以賑復因以修城垣
募壯士巨寇劉二將以正月三日攻濟源濟源告急
公佯不應于除夕出賊不意赴之以元旦登天壇山
擒劉二乘大雪至山西破妖僧[illegible]夜半渡河破賊
揚六郎會李自成攻汴甚急外救兵[illegible]公乃率親兵
至金龍口柳林諸處以大礮火炬爲疑兵遣死士入

賊中聲言宣大及左鎮兵來援各數十萬至矣自成
驚走圍稍寬當是時公威名動河北公爲人負氣愛
才人有一長必握手贊歎稱之不容口僚屬紳士有
能陳民疾苦及言公過者則瞿然下拜麾下有能爲
公辦一事者經年不忘用兵與士卒同甘苦故人皆
樂爲之死先後破賊皆縱間諜入賊中賊中舉動無
不預知賊圍汴不通音問公之死士能達書于巡撫
高公又盡得闖曹袁諸賊虛實其攻天壇山山險絕
較仞遊者或用數人以布牽輓乃登公獨持矛前行

直上人服公勇將賊氛日熾上每臨朝西顧公前後破賊功皆奉旨優叙都下推知兵者必曰王于易云十五年三月以臧倖行取入都與蘇京王燮同召對於德政殿稱旨命三臣皆以試御史監軍公監左鎮保督湖川郎兵與督臣侯恂南援汴時兵部奏援剿兵十萬以十之四屬二臣而以其六屬公公所監凡五萬九千然已潰散大半兵部但以空劄使之公乃請自立標營兵千人騎二百報可乃簡保營兵百餘人募邯鄲鉅鹿壯士三百人又取故治河內所練義兵及修武濟源素從征剿者五百人及親故子弟合之共千人八月朔夜半襲賊于范家灘斬一紅甲賊目檄諸將合剿公自走襄陽督左良玉兵救汴至澶闌而遝方之命下會汴城已沒公乃督諸將自柳園夜半渡河伏兵西岸檄卜從善等夾攻之斬九十餘級遂入汴大張旗鼓為疑兵追賊至朱仙鎮連戰皆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公乃廣間諜收土豪議屯田而萊蕪諸生李犢生以策干軍門謂河南屯田地東則行于西華陳水而守以女媧城為冰

寨以東阜為陸寨跨鄢陵通許商水扶溝盡人力可數年不雨而不饑設二正將四都司歲屯六萬頃用助法可養精兵三萬東連渦穎北控梁宋西則太室少室熊耳盤薄深阻內多民寨亦用四都司屯近山之田用貢法養兵三萬以扼虎牢其許襄鄭葛亦以四都司屯用助法于禹州駐撫標三萬分一副將駐呂布城南扼山寨北距大河則汴維可以無恐復移河北兩鎮分駐汝州南陽賊犯汝則西華應之舍故而北則汝鎮尾之西華出奇兵邀之賊犯南陽則禹州應之若舍宛而北則宛鎮邀之山寨鄉兵盡撓夜劫俾無所掠則漸饑漸疲賊勢必嘗瓦解公納其策復與犢生謀聘所知材勇之士密計以某賊圖某賊井井有條開金所布以千計而劉超[illegible]作超永城人中河南武解元賊而知書為貴州總兵坐罪免壬午上疏言兵計下部中樞陳新甲用為河南總兵以勇怨殺鄉紳御史魏景琦一家三十餘人懼罪招納土賊據城謀叛公疏請討之奉密旨以策授公為兵部浚之于超超得為備公以十六年正月十九日率兵

抵永城環而攻之以十日四鼓奪其北門趨在東門倚樓為寨自保公見兵大捷乃單騎入北門大呼勿殺百姓大怒兩兵少卻擁突門下公為賊刃所及參將陳治邦游擊連光耀父子及家人劉塑張企皆戰死游擊馬魁復力戰入城負公尸以出面如生以公尸至夏邑為之棺殮河南北士民皆哭失聲上聞嗟悼贈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衞百户世襲而詹劉超至京師磔之奉旨傳首九邊又有趙鎰唐三公死事甚著趙公名士寬字毅良號棠斐以官生為鳳陽

府通判駐潁州行法不撓權貴崇禎七年正月賊犯潁公適往壽州一日夜馳三百里歸潁城守甫入而圍合守其咽喉皆講已而州之大家先逃城內大擾賊乘以入公赴黑龍潭水死妻崔氏與二女同縊州人從公死者十數人贈光祿寺寺丞錢公名祚徵字蒼達號錫吾以舉人歷官至汝州知州汝為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聚至萬人依山為巢公至則簡鄉勇衙兵得千餘人佯為城守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間道踰山谷步行抵其巢賊方縱酒不為備急擊大破之

公焚賊衆斬盡誅乃釋其俘招之仍令民千家立一寨有警相救賊屢失利其魁曾加勒等遂請州降汝人少休十四年正月賊犯汝州公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戰二月四日大風雪城上以礮擊賊風逆火反燔堞盡焚賊乘之入公被執大罵不屈為賊擊刺無完膚死唐公名啟泰字來許以舉人官至宜陽知縣十四年賊陷宜陽公不屈遇害三公皆被人皆官中州因並傳之

論曰王中丞以御史被殺殺然為國家振紀綱誅亂

逆誓不顧身奉彰天討議者非之為劉超者抗衞尸為非法輒敢反戈相向此豈耳目經見之事乎余嘗論天下事矯枉過正終必有弊其始也慮武弁囂輕則氣衰而不克振及其偏重也又驕不可制患殆甚焉以致各鎮擁有重兵與督撫勢不能下輕重既失節制不靈而國事因之大壞可勝嘆歟

王副使傳

公名孫蘭字畹仲號雪肝無錫人家世業儒與兄孫芝弟孫蕙茲有聲庠序間時稱爲王氏三珠公中崇禎辛未進士選刑部主事奉勅視江北獄多平反擢員外郎出守成都成都煩劇號難治蜀府宗人素驕横魚肉鄉里市人叶譁操白梃逐之且束苣焚其屋公立而爲曰宗人撓天子法宜治爾等以小民藝王府如三尺何衆斂手聽令居二年丁外艱歸庚辰服闋補紹興知府歲大祲設法賑救全活數萬人辛巳

于衞豫者也而不知者且以爲怯以爲狂有是理寧善乎張公亮先生之言曰可以無死而死死勝于不可以生而生諒哉

石太僕傳 附徐可行

公名有恒號雲岫黃梅人父崑玉舉庚辰進士立朝有名望公生而倜儻磊落氣節非凡嘗屬文試必冠軍中萬曆己未進士授遂安知縣尋調長興長興僻山爲邑險劇難治大盜吳野樵者桀驁生餘黨也逃匿長興廣德界公下令而嚴捕之群盜憤甚遂于甲子元旦入縣放火公從執索印索庫俱不可得挾之而行不肯離縣門一步延頸受戮搜其橐僅得葛布一疋俸銀二兩盜亦相顧驚嘆稱爲真正清官

傳徐可行亦被害鄉紳丁元薦率地方群起逐之野櫃隨就擒餘黨覓去事聞贈公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可行贈湖州通判公子名帷宇景雲崇禎辛未進士今宜興有善政

諭曰予聞石公之爲治也發摘如趙京兆不私如劉一錢德澤之及于民深矣卒被盜殺以身死國烈哉

張壯節傳　附弟可仕

公名可大字觀甫號扶輿其先德安孝感人世襲南
京羽林左衛千戶公中萬曆二十九年武進士歷官
浙江都司分守瓜儀貢艘被劫于帆山公討擒其魁
徐少山陞劉河遊擊陽電叅將會有征黎之役與總
戎王公鳴鶴用黑番爲嚮導入其洞平之調寧紹駐
舟山倭再入犯公擊破之于沉阜湖于茶山于潭頭
加副總兵築城立碑居人德之歷南京錦衣衛掌堂
南京右府僉書管府事提督大教塲總理水陸軍務

鎮守山東兼防海總兵官時爲崇禎元年自三方布
置議起而登萊爲神京門限主客兵雜處新舊餉兼
支敝償無緒公至首定經制汰冗冒水上則立海防
左海防右分標中三大營爲汛守內地則止留步家
丁一營馬家丁一營分陸左陸右二營爲城守歲省
金錢二十萬會裁登萊撫鎮兩臺疏保公暫管登萊
協守事而開府如故報可自遼土淪喪議者謂旅順
必先四衛而復四衛必先旅順于是或議撫南關守
或議築長城島公以鹽場口居兩山之間其隘可守

外距木宇城二十餘里內距旅順關十餘里首尾易
顧更設銃城于黃金山最高頂彼不敢與我爭金州
矣遂决計城之高麗貢道舊繇山海關遼陽夫後改
繇登萊公以麗艘往來內地奸宄易生請令從覺華
島登陸仍繇關門入二年妖賊作亂衆至萬餘圍萊
陽公擊破之焚其六砦北兵入公率山東兵七千勤
王陞都督同知明年遷鎮因于劉興治叛公遣裨將
陳治學等擊斬之東兵攻鐵山諸島公擊却之陞右
都督其冬改南京右軍都督府管府事吳橋兵變陷

陵縣等六城公擊兵會勦遼撫孫公元化主撫不[illegible]
公遂分城而守城陷公守水城知不可爲辭新撫以
將虎符授旗鼓與振鏗間道歸山東上之叙其妻陳
氏自縊於署之太平樓公季弟可度與仲子鹿徵以
公柩及母太夫人歸海抵天津疏聞下部議贈[illegible]
廕祭葬建祠特祀謚壯節公長于詩文所遺有錦衣
衛志等書弟可仕字文峙以字行改字紫淀爲諸生
通曉掌故范文貞景文在南廷之講防江戰守之策
次南樞志一百七十卷家宮城之側國破彼薙爲兵

也因徙秦淮之南編闕部布衣詩一百卷居甚困窮而志不屈後公二十三年卒

論曰公累著戰功所向無前顧以勢窮力盡沉家室于清流畢性命于尺組而非戰之罪也自公平下中原名將益少矣

啟禎野乘一集卷十

梁溪鄒　漪流綺甫纂

賀文忠傳　附尹如翁等

公名逢聖字克繇號對揚楚江夏人也父亨陽先生潛心理學所著有思聰錄人模樣等書公為諸生受知督學鄒公迪光實公子儕而能公尙文[illegible]熊大司馬廷弼並見賞愛或問二公才優劣答曰賀[illegible]夏瑚商璉也熊生干將莫邪也後其言竟不[illegible][illegible]僎解額公不舉[illegible]召公執乎[illegible]

年膏火計公毅然起立曰某即倖儁不敢負先生臏戒況不幸乎若少分師橐中俸金則不敢不拜嘗學益歎服割五十金以贈癸卯遂捷賢書屢上春官不利謁選署應城諭刻苦廉儉以作人為任[illegible]相歸嘗語人吾歲歷清華至入政事堂平章軍國無一事足報大官者惟爽擅七載實心實事庶幾免素餐譏耳丙辰登進士殿試第二人除編修壬戌分試得華吏部允誠輩若干人公居鄉與熊大司馬頗不合至是遼撫王化貞棄遼東袒化貞者反罪司馬楚紳衿公之煥端公朝薦白司馬冤疑公意有異同公艴然曰今日事詎以小嫌介意公揭其草請以屬某遂援毫千言淋漓感慨不避權倖而司馬已不可救矣會楊忠烈公以劾忠賢故下獄拷死忠賢遂切齒楚人既幷發薦司馬斥逐楚材無虛日猶慕公清望好語公各省直建立生祠惟貴鄉湖廣實無功德公對此地方官事非恭所敢知瑺又言聞上梁文出大手筆何言不知公正色曰此借銜倖例耳瑺默默退借南畿主試之推劉公籍瑺敗始起[illegible]

晉少詹協理府事丁父憂服闋起原官歷少宗伯少幸大宗伯丙子入內閣公務絕党比存大體寄勿劾忠不敢會人如救黃宮詹道周薦謝尚書陞與論尤惬致政歸益恬淡韜晦布衣草履卒然遇之不知其為仕籍中人未踰年

天子遣官存問又一年再召

入中書時他應召者盛賓客擁輜重舳艫相望郡邑延頸望風伏謁道左筐篚纍纍一宴費數百金山珍海錯爭奇競勝門生幕客招提相望公刺一艇舟揚帆徑渡關津之吏欲物色江夏相公舟不可得已知

其魚服去且久爭噴嘖歎異　上頗廉得其狀故藍
心向公然公見時事不可爲又與同官金務不合亟
以去請屢旨慰留竟不可強乃名便殿宴餞公感恩
悲泣伏地幾不能起　上亦惻然動容同官陳演大
呼曰逢聖有罪不可引動天淚公掩涕叩頭謝上未
既而特賜冠履坐蟒衣一襲遣官護送回籍未幾賊
破蘄又破黃烽火連鄂城公以死守勸當事其門人
大冶尹如翁心憂公特馳三百里往謁挾一僧帽二
袈裟微諷之公以見危授命對賊既入城公

冠履蟒衣詣楚王府將奉王同死至則藩府
竊據于已不知所在公遂見執欲覲見獻賊噀血
之不可得乃整衣冠北向五叩頭畢投鰯陽橋下同
日一品危夫人長子賀觀明死之仲子光明守八分
山墓聞難來奔又死之兩子媳一曾氏一陳氏孫三
人皆死之一僕萱命相依七日竟死之合門就義者
二十餘人公既殁大吏招魂忝葬八閱月而尸始出
面目如生冠纓不絶時玉石俱焚不可勝數其死最
烈者則長沙司理蔡公道憲楚長史徐公學顔與公

云而尹如翁歸大冶城破被執亦不屈死其癸孝廉
珩博學負氣節先避地來吳中與公交最深爲公死
事特詳公死　上震悼命禮官優卹未及行而都始
予謚文忠
論曰予交尹右王先生先生每爲余言文忠相業在
公儀休張安世間一死殉國幾與日月爭光惜其
不及死甲申之難夫顔魯公死希烈不過一身陷賊
臣耳非有嵇侍中血段司農笏也龍興寺尺組猶儼
然與燕山齒髮並傳千古何疑于公又聞公生之

間多出入于神仙浮屠之中然則公蓋乾坤間
鍾驥代異人也其與魯公類豈獨一死哉

劉忠毅傳

公諱熙祚字仲綽號勧思南直武進人也幼而孤孝友性植自其舞象踰興長益自厚厲中天啟甲子舉人再試再黜公曰丈夫貴自植立耳豈必科目不朽人也謁選得與寧令多異績最聞擢御史一月凡數上謂一江表帶外 高皇帝弓劍式憑則請撫軍移鎮以重其任謂讀書致行爲士大夫經濟本則請表揚褒獎以示之式壬午十月按楚楚事時已入敗局公至力爲整頓與左良玉握手欷歔勉以忠義嗣

士聞而泣下癸未正月荊承報陷撫道縣鎮或死或執公撫膺泣曰時事至此尚可爲哉門庭既失堂奧必危倘不能挈湖南一塊土還之朝廷唯死生以之耳爰泣誓文武灑酒揮戈率寥寥千餘旅嚴守江渚移檄沅郎兩撫聯絡形勢稍壯聲援二月巡岳復問蠍藩之變湖南一帶嘗武衡桂在在烽起公親調諸將分路堵截斬獲無算時獻賊破黃岡據武昌至五月陷省城楚藩嬰禍公聞報撫枕嘔血聲淚俱下力疾至長沙以圖恢復分撥諸將拒守險要爲岳州援

革蕭圻嘉魚等處奸民望風迎款八月五日岳州復陷賊既得岳所謂洞庭之險與我共之于湖南一帶如數節而後迎刃解矣二十五日大舉寇長沙公督水寨奮勇格殺不意陸兵先潰賊遂長驅公護諸藩冑死斷後爲賊追縛檻送獻營公唾賊大罵賊怒去衣引鋸公罵愈厲賊復令監守脅降公志益堅罵益甚賊倒曳公兩足躪地拖行血肉狼藉終不屈遠害公于寧鄉神廟先是公嘗題詩永陽署壁曰偬偬軍旅已逾年家室迢迢久別離嶺北骷髏驚作壘湖邊

宮殿倏成煙觴血不沾無塚骨鳥啼偏集有狐田可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蔑圍膈別又經年今顏非復昔時顏山川草木皆含淚雞虎旌旗盡作煙老婦漫勞壽蟻夢兒孫切莫羅書田甚弘化碧非奇事留取孤忠向九天又絕句一長聯五慷慨激烈與正氣歌並傳云南都贈公太常寺卿謚忠欽蔭子予祭葬祀毗陵四忠祠公子名晉恭舉孝廉負氣節咸稱有父風云

論曰公無守土之責似可無死乃以護諸藩故躬任

敢辛順身忠濟是忠　烈皇帝也或猶疑公何不蚤
自引決至受賊臠者不知正以就義從容徵公一
錄鋼耳嗚呼零丁洋裡燕市樓中固足爲文信國眥
哉

蔡忠烈傳

公名道憲號江門福建晉江人也中崇禎丁丑進士
授長沙府推官清標素著吏畏民懷時獻賊猖獗公
勵兵秣馬豫爲之防賊聞之不敢卒犯然公知事不
可爲乃作書令其兄歸省曰親老矣兄好事之弟與
此城俱存亡耳竭力支撐幾及二載癸未八月賊大
舉寇長沙鎭將守臣俱棄城走城乃陷公獨挺立爲
賊所執百計誘降不屈置小樓中凡念有四日令降
將尹先民說之卒不聽罵不絕口賊大怒寸磔之公

從容受戮長嘯一聲風雨驟至頭顱已斷兩瞳子尚
炯炯不瞑賊亦駭愕時爲十一月公年纔二十九越
明年弘光南渡御史黃澍疏其忠烈請與御史劉熙
祚一體優恤熙祚得俞旨公不報後贈太僕卿謚忠
烈先是公蒞長沙之明日夢李芾來謁公異之及死
難人乃知公忠孝之氣通于幽冥神鬼因與李芾合
祀名其祠曰二忠

論曰長沙之陷死最烈者惟公與劉忠毅爲著云顧
考忠毅行實破城在八月二十五日而謝陳蕃先生

託江門公死在十一月除小樓二十四日外又何悲
隔也謝曰知先生事者蓋鮮故急爲表出之且係以
詩曰大厦原非一木撐蕩椒空自哭先生痕烟已晉
忠臣死魚素先巾孝子情柴市從容天地淚崖山刀
歸古今名不知三載官銜夢冥漠初能鑒至誠謝公
留心忠孝如此則考先生死期必確矣謝名良琦粤
西人舉孝廉歷仕有賢能聲晝博雅君子

呂忠節傳

公諱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也生時有慕
月入懷之祥性孝友尤忠鯁清介不同流俗論者比
之嵩嶽千丈松萬曆壬子癸丑時舉鄉會初授兖州
司李氷霜自矢發奸摘伏如神然立意廼恕人稱晝
反丙辰大饑公躬自賑濟全活以數萬計復力行保
甲法後蓮妖變起兖城卒賴以全魯人肖像祀焉乙
卯戊午兩入省闈所後多廼達己未以卓異徵入爲
吏部郎請託餽遺概謝却無所徇庚申

廷臣欲請見新君中官堅阻公排闥[illegible]
聞 上幸小南城公約臺省諸臣力止之隨疏請[illegible]
正位略云殿下一身是天地人民之主起居宜慎周
謹寡欲食宜節問謹問視左右不得嬉笑于旁問
謹蓋藏侍御不得雜進於前問謹防閑閣部大臣輪
番入直宜于宮門近地日同科道等官朝夕問慰凡
所以開心定志杜漸防微者無所不至至於陛下尤
宜不時召見商量大體顧問政事親近內侍急擇老
成忠謹敢人各以姓名達之中外俾曉然共知以重

厥任不得干預政事紊亂　祖宗成法人臟其有先
見有某要人請間公正色拒之曰彼招不來麾不去
者何人哉即南樂故公座師亦投書不啓也甲子告
歸山居數年究心伊雒性命之學與馮恭定公善恭
定每稱公爲明道後一人作石隱傳矢不出仕有嗣
籍諷之起者公荅書有士守道猶女守身之語會天
中建道祠發其傳勒令鄉紳助工公曰如此士風掃
地矣卒不與璫深啣之因縣某御史詆公講學尋
旨考察吏部意在公也將中以危法會　[illegible]

發戊辰言官交薦起尚寶卿改太常少卿遷正卿公
作感遇詩毅然以天下爲已任已已上敬陳堯舜之
道及保泰防微八事兩疏皆關切君德時政之大者
　上嘉納之會南庾如洗廷議非負經濟才者不可
任僉推公行　上日送又之已而召對問曰此人何
可使之南其見知於　上如此而忌者耽耽矣公淸
操冷面三年東南晏然所積蓄節省以三十萬計議
者謂有社稷功時　上內遣監視四出公曰書訓在
初易戒履霜其是時乎因力上言內臣出鎭其于外

臣不便滋多耕奴織婢各有司存厲精堅永新不可
長臣所可惜者朝廷紀綱之體而所當辨者治亂消
長之機陞南京兵部尚書乙亥賊自汝寧來走鳳陽
犯皇陵折而西陷巢廬江一支北出陷蘄州公遣都
督趙世臣以兵三百人守關山潰走烏衣南京大震
廷議多咎公遂以考察致仕家居辛巳賊陷維陽公
被執大罵以死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南京予諡忠[illegible]
公性剛嚴介特學有淵源尤明于義利是非之辨[illegible]
經濟湛深故事州縣徵糧急比緩南又浙西蘇松

以南糧派之官戶[illegible]　邊利其地近費輕而後乃有
豪僕包攬積逋五六年不上納及括收折色乾沒有
已者行州縣提解率以空文具覆甚有虛起批文據
完或已解府司復那借別用至十餘年即批不掣州
縣官既視南糧爲不急之務而自　神宗末年以來
邊事告急戶部議請借支南部本折銀米至二百六
十四萬有奇于是南倉入少出多以至官軍俸糧有
欠至一年未給者先已呼譟辱司官矣公乃悉心籌
畫先疏淛廣原留縣例一十三萬石歸之南部復條

奏振刷十事及請開爐鑄錢舊餉糧米或交倉或交
場各有主事監之倉則三篩三颺而場不曬以給軍
士謂之水兌故倉耗加一場耗加二五公示各解戶
有當交倉願收場者聽仍薄其耗以勸之而又以園
基不足命于空倉隨便收納即准水兌每年得耗數
萬石以佐軍糧之乏而錢故有夾鑄之弊每爐加私
銅數十斤官與匠分之公命籍廠垣嚴巡察申薄小
錢之禁而謂遠鑄則利在官逢則夾鑄多而利在下
舊三十日一鑄公改十五日一鑄連放盤米共十

日凡兩月三鑄停爐之日必盡放匠役出之鑄
私錢少時爲手教告十三司及各差取錢糧解支者
自寫一簿而自銷之不入吏胥之手嘗曰昔人有言
人至察則無徒弟思國家多故君父焦勞爲臣子者
豈能自已公之憂國奉公如此
論曰予閱公篤行似呂涇野清介似孟我疆厓節似
楊斛山經濟似劉忠宣忠義似李若水而予竊謂之
學術上等孔孟下守濂洛殆一代慥慥大儒如公顧
可多得哉

郝太僕傳　　鄭子鳴纂等

公諱景春字和滿南直江都人也中萬曆壬子舉人
辛未就教盤城盤令貪且虐又歲飢民洶洶思亂公
多方解釋得散去尋罷歸移陝西苑馬寺萬安監錄
事遷黃州照磨署蒙黃安甫二日而賊掩至公誓以
身與城存亡鼓厲士民登陴擊賊凡戰守八日夜賊
遁去戊寅陞房縣知縣時總督熊文燦招九營大寇
交斥鄖屬而羅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介馬入房逼
據西關公知事不可爲與主簿朱邦閩遊擊楊道

內修守具外定盟書苟安旦夕己卯五月張獻忠
入房叛獻忠已破穀城縣令阮之鈿死遂乘勝鼓行
而西面新挿三營羣起嚮應城中兵羸餉缺公血書
寸紙遣人縋城出求救不報獻忠遍讓城公曰吾頭
可斷城不可讓也賊益攻公發砲殲賊賊以布殺首
四面環圍守門指揮張三錫爲內應城陷遊擊楊道
選巷戰死公被執勸降不從命拽出斬之子生員鳴
鸞抱父尸哭罵賊復手刃僕陳宜亦被殺主簿朱邦
閩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事聞贈公太僕寺卿鳴鸞與

陳宜俱祔祀

論曰公之節烈矣死忠死孝日月光耶而予所深恨者當時督撫大吏明知驕事必壞而今日曰郡明日曰撫卒至流毒宗社不可收拾宜乎按臣某云可動之機會與能勵之物力俱撫棄擲過良可嘆也昔宋河中權府事郝仲連與金人力戰外援不至城陷時與其子致厚俱不屈而死公豈其後身耶至若邑篆守將寧與今君同日而死不與叛逆同日而生豈非昔不二心之臣哉

徐僎少傅 附子肇樑

公諱淳字中明嘉興人兵部侍郎贈尚書必達冢子也尚書偉望碩儒為時名德公胚胎前光沈浸經史食息濡染不離典訓長不滿六尺退然如不勝衣耐勞若甘淡薄布衣蔬食如單門素士兼遂象緯數學參同悟真家言博塞秘戲無不精曉孝友肫摯外柔戊午以春秋薦於鄉累試南宮不第遂赴選署永嘉縣教諭修學宮闢講堂劉香餘孽出沒海上建閩險絕勾引既越底寧方畧多自公出除南豐令官居官計口食俸禁誅求省廚傳督師五日以尚方從事括倉穀徵舟艦咄嗟立辦剏督兵勦盜簡諸酋水陸並進弓刀相斫歸師退之[illegible]班馬之聲蕭然滿考當內召蜀人疾公強直中沮之遂改隨州知州時獻闖二賊方熾隨為兵衝今將行戒其子肇森肇樑曰賊聚突襄鄧及隨三復之餘然鄖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陵寢也行將收圖以佐守森也居斥家財以益軍吾必死於此矣十三年十月涖隨朝闔人而誓戒之歃血於關壯繆廟要以

必死脩城濬濠拓羊馬墻抽壯勇庀礮石鄉飢寒平賑糶府庫匱乏則捐家財給之隨大荒士就食粥廠公曰可使士以飢餓失禮乎分粟以賑士皆感泣潰兵過隨索餉[illegible]卸震地公援兵登陴單衣入其營就帥手曰軍不供給守之過也殺守足矣無已則戕[illegible]以見於督師監紀乎帥氣奪斂衆去民得無擾或有問志公乃繕南城譙樓寢處其下慨然謂僚屬曰[illegible]與公等枕戈待敵以此樓爲死所矣明年四月賊陷襄陽躪德安蹂獲細作要遮斬捕賊知有備棄疾以我悉衆力攻公三走使至郢告急巡道趙[illegible]抵章[illegible]地弗顧巡撫發一遊擊率兵援隨趙勸之守郢留弗遣公不食二日不解甲五日再盟于壯繆大廟以告哀二十五日賊急攻南城潛師八道驟北城上入公遣肇楳埋印州署廨後東墻下勒馬巷戰矢貫於頰刀厲於頰眼身横隊陷馬左手掣佩刀右手握印[illegible]鍉說銜于袖賊復之不得皺刀交下陷胸斷股而死肇楳趨至拊尸頓躃哭且駡賊賊驅至老營殺之且死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妾趙氏王氏臧獲十八人皆

死賊驅趙出不可先殺其所抱幼女中姊斷其八指駡益厲賊刃之推上石碎顱而死公死之三日吳人石琳求得其屍斂之趙氏屍與申姑相抱不解胸著布囊函金剛經三寸許遂并棺以斂而肇楳屍卒不可得巡道以阻援自諱欲沒公死事狀荊西道力持之楚撫按乃上其事肇森亦詣闕陳請天子贈公[illegible]僕少卿賜祠祭葬廕一子入監肇楳祔祭隨嘉二祠

論曰公守隨之事與睢陽異睢陽江淮之蔽障也扼雍而扼睢則可以通南北隨承天之後翼也越隨不保郢則無以蔽陵寢捐必死之身委必破之城俾[illegible]專力致死陷隨之後兵鈍氣靡横折而去而陵寢[illegible]然公志遂矣後二年賊再至漢東無藩籬之限原[illegible]震驚然後知公之以死援隨與南陽之楳睢一也嗚呼護陵之功守隨爲大失隨之罪絕援爲大今賞[illegible]於守死罰佚于擁兵盜賊滋盛卒以社稷爲殉豈非謀國之咎哉

馬太僕傳　附黎弘慧等

公諱如蛟字騰仲號訥齋南直和州人也生有異徵弱不好弄萬曆戊午魁鄉書壬戌成進士與倪公元璐黃公道周同出韓太史日纘門三賢交誼比於[illegible]乳初令山陰其大者正靡俗華吏弊小者復丈梁[illegible]類序取山陰只鑑湖杯水所食米悉自和州致凡歷道路千三百里見者咸驚異之日嘻乎使君清至此哉戊辰考最擢入爲侍御史己巳巡按四川辛未巡漕以武闈貽累落職歸佐其父爲德于鄉賑貧乏[illegible]

施襍至數百人貸其錢者多不責償前後焚券至[illegible]百又以爲德不務本行譬之車室不求穀礎也故其道必先聚族聚族所以尊祖乃立祖廟因而敎養之耕者予田讀者予塾生者予聚死者予藏和人[illegible]以爲范文正再見云甲戌丁艱明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賊寇和州時公方在草土起涕泣誓其衆散家貲練鄉勇佐主者櫻城固守越日賊騎透圍三匝頭門搭梯晝夜環攻公用砲擊死數百人賊計窮將引去忽颶風大作發火風沙掩面不見守者皆墮城遂陷

公曰事迫矣生以待斃何益乎急下令相從擊賊者予百金須臾得壯士百人鼓勇巷戰良久力屈奔水次當可渡渡且生矣公曰清流湯湯不照偷生顏面卒力戰死之閤門自兒運尹如虬生員如虹及男婦死者十有四人知州黎弘慧學正康正諫總營周廷僕訓導趙世選俱以身殉事聞詔贈太僕寺卿蔭一子爲國子生

論曰狂寇蹂躪中原紆青拖紫膺鋒刃者不可勝計其中固多叩頭匍伏輸金求免而卒見屠割者矣[illegible]

皆仍鑊不懼斧鉞不避者乎要之亦論其生平素行與臨難大節耳如公正言侃侃又慷慨巷戰以死可不謂丈夫哉所由與草木同腐者異矣

盧光祿傳

公名謙號芳麓南直廬州人也中萬曆甲辰進士授永豐知縣考選為御史上臣時圖治疏大要以安民練兵責在守令將帥而守令將帥之選責在吏兵二部標本則歸重於君身親儒臣以講學延大臣以勤政獎直臣以求諫言多可採甲寅奉勅視銀庫清屬絕塵宿弊盡浣遷按真定丁艱歸服除補職督學天黙浮華獎恬退士風蔚起崇禎十五年流寇破廬州官紳士庶或避或降時公已在籍獨服其命服端

冠束帶危坐宅之中門賊至欲屈抑之坐如故百方挫折略不為動公張目厲聲叱曰吾朝廷大僚豈肯受辱於鼠狗若輩死亡無日尚敢凌侮官長耶罵不止遂遇害公重廉隅謹然諾平生自禮義廉恥大繫限至於拱揖進趨冠履飲食之節畫線而蹈始終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謔露齒之笑未嘗出戶撥衣蹶足箕踞跛倚之小過未嘗加身其事父母孝處兄弟恭教子孫寬而有法光德行而後文藝三仕一介不苟取殆天地間完人也公死詔贈光祿寺卿廕子予祭葬如例

論曰自黃巾綠林禍起中原數千里桑麻一空鐘鳴鼎食之家尤被其慘毒此無他銅山金穴既為鼠輩所必豔而攘利專欲為獵封殖鄉黨切齒久矣論者以為出爾反爾有[illegible]道焉不盡陽九數也如公居家廉潔居鄉端厚亦復不免嗚呼此豈未定之天哉

包懷遠傳

公諱文達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開國靖難北征功世襲蘇州衛指揮同知父世爵有才畧官未几沒漕事公早孤然厲志好學年二十襲職在官凡十五年兩董漕務輸輓獨先任屯政水陸營克舉其官宜與桐城遇民變公奉命戡定不撓法不濫誅邑以粉乙亥正月流寇犯安慶巡撫張國維命公從征公即日整旅治酒延親知語曰受國恩三百年此身亦欲用之貧官無家舉以營葬積俸十金寄友人篋中[illegible]

計缺如復取半承壟窀穸無期念此心惻然自今亦不敢問矣入內別母再拜而出登舟見朽甲鈍戈嘆息者再既渡江二月二日賊警告急國維命公先驅至皖時統兵官凡四人有忌公者獨令居後犄角餉絕未几督進者羽若星下既抵賊所人馬饑疲擬變而前諜人人殊偶得賊哨一騎偵其衆出自金若干爭析者方雜然聚譁尋報賊零散易襲飛馬爭出公諫不聽從之行諸軍素若諸弁股削人有離心賊伏四起遂鳥獸竄火器被雨亦不效從者引公却公不可策馬奮進故善射亟發矢矢盡勝中流矢墮馬強起拔矢揮刀再戰援絕力竭賊迫令卸甲降公瞋目怒罵賊砍其左臂斷首而去笑且罵曰吾所至風靡吳見何能爲乃奮螳臂當我獨如包某猶不失爲一將耳土人悲公死廟祭其地鄉賢士大夫吳公甡張公世偉輩咸爲文哭公而諸生金俊明紀其事[illegible]

論曰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以論受脤推轂爲三軍司命者可耳若偏裨一劍進退由人又卒皆烏合衆等連鷄欲獨爲挺走爲傳介子難矣庶其委[illegible]

舍喪元之勇責失律之[illegible]下予故次包公行事俾傳于後既爲馬革裹屍者勸亦願世仗鉞專征者毋不諳于勞逸主客而輕投壯士死地也

龔學博傳　附姚允恭等

公諱元祥字子楨南直長洲人也性質直耻驁聞譽世亦無得而稱焉禎辛未以孝廉謁選得霍山教諭飲冰茹蘗維持風教奬拔後學士喁喁向風尤與訓導姚公允恭善姚固明通理學有古人風兩賢相得益彰每閱邸報見內外交訌公輒拊膺嘆曰吾儕幸處無事之地一旦有急既無兵又無食一死固分內事如城社生靈何姚公竦然太息未幾賊冠江北廬鳳之間岌岌莫保公與邑令經畫[illegible]無備資積[illegible]械守事粗舉而冠忽長驅至矣邑令解組殺篆去公率博士居民固守或勸之微服避公毅然曰食祿而違其難不忠臨危而棄其城不義吾平日所講說者何事今若此耶設有不測唯有一死以報皇上耳言何城陷公整衣冠危坐賊至署公佩佩論以大義不顧逼令屈節公厲聲曰死即死賊狗何敢辱我賊大怒卽執公去索金帛公厲不絕口死之子柄衛同婢冬女遇害公死越五日頭血成碧鬚眥間猶怒色未解以右手食指掐心甲入寸許姚公泣殮隨與俱

殉適邑令某過從解免踰月賊復至姚公亦死之公嘗語門人曰職無大小皆可效忠人亦圖所以報國家利生民耳又嘗語季子曰人生當爲忠臣義士形軀有盡性靈不朽蓋其忠孝性生激昂自許如此

論曰常山睢陽齒芬千古彼皆膺城社人民之寄欲自解免無從也區區博士弟子師從容擁臯比是其職耳豈復責以緩急存亾親死如歸哉公既身殉危邑其子死之其婢死之其友之同官姚先生又死之然初解姚先生于死者乃膺城社人民寄[illegible]哉曰青氊一席囊空如洗不難以棄身致命若令飽欲慷慨捐軀參如山之橐何怨觀公語季子及門人語則其盡瘁之志已久定矣豈以寒官著節哉[illegible]死者雖青氊一席猶不死也

龐固原傳　附王端晃

公諱綸字堅白[illegible]公安人也由貢生選京山教崇禎七年陞崇信知縣縣故無城垣壘皆圮兵旱遺黎僅百餘戶公至力爲撫字民有起色知賊必至流瀟大言誓以死報國未幾賊果薄城公解殺命僕走報上臺尋城陷公端坐公堂不動賊捽之下命跪公揮拳罵曰吾待死久矣若今速殺我何敢辱天下士也賊怒以刃脅公公益罵賊掠城中無所得執公至野殺之刳心裂屍而去邑某官來洪道亦死公固善皆

易精爻象未之官日筮得姤之革驚曰吾其汩於[illegible]乎過辭御史毛公羽健毛公贈之帶勉以大節公慨自許道遇賊掠其裝公手攫帶與賊爭以爲他齎皆若有帶故人贈不可得也賊卒攫服遺帶而去賊其壯心雄畧蓋定之有素云事聞詔贈固原知州命有司立祠致祭同邑又有王端晃由孝廉知趙州會北兵攻城端晃治火藥傍睥睨率吏民露宿風餐死守城上已而城陷被執北帥欲官之端晃不屈遂縛諸樹射死

論曰昔人云吏以愛民爲忠若兩公之振其神明不朝夕而布獸以易殄弃可不謂循良者與兩公不死且以中牟密縣顯矣雖然兩公以中牟密縣顯易若以睢陽常山顯哉

尹知州傳　附何燮倪可大韓光祖等

公名夢鰲雲南人舉人官穎州守有惠政崇禎乙亥正月十一日流寇攻城公率民兵登城守禦十二日寇掘城腳傾陷數丈百姓見勢不支咸奔避公長跪求百姓固守百姓不從竟趨下四散公獨持大刀當賊傾壞處賊緣城而上公揮刀殺十六七人賊大隊畢登公四顧竟無一人共事者卽投烏龍潭淹死時有同守縣丞某及訓導倪可大俱死而亳州知州何燮被執不屈爲賊寸磔併城郭官朗守恒由進士

翰林院簡討守城遇害又有本州諸生韓光祖被執去賊以刃脅光祖光祖抗言生平讀書止知節義城破身亡誓不偷生賊怒斷喉碎屍殺之妻武氏携火死媳李氏及一妹與一女共投于井子妾李氏遭賊剖腹空胎受禍最慘次子定策孫日曦身被數鎗罵賊死而援勦守備王希韓轉戰深入被獲見殺

論曰尹公有民社之責卽不死賊當死法等死耳均若死賊之爲烈烈乎至丞簿以下生雖舍而仁成位則卑而品峻矣

樊副使傳　附許文岐等

公名維城號紫薈黃岡人父玉衡爲給諫以建言國本遣戍公幼習家訓忠孝自矢中萬曆己未進士除海鹽知縣歷遷至福建副使崇禎初嘗上疏略言先朝吉祥之反黨羽止一曹欽而忠賢則親任襲三爵假子編金吾況私養甲士近有萬人外不立名於樞寄內非屬籍於圖營都中橫行鮮衣怒馬一旦甲其敵國之富誘其敢死之士將有昔日夜火長安門之變請皇上著其罪而早戮之又言楊漣萬璟蕭[illegible]

分別優郵而正人君子如賀逢聖梅之煥錢謙益士升姜曰廣陳子壯等人才可惜應卽起用又再疏言崔呈秀盜名器於娼妾罪一寄兵權於胞弟罪二竊制科於乳臭罪三況其擬置忠賢盜內帑殺名賢種種罪惡神人共憤尙宜剖棺斬尸而弟凝秀子鐸當坐以叛逆與蕭惟中共伏市斬至田吉田爾耕吳淳夫張體乾楊寰孫雲鶴高守謙許顯純等皆應正法疏入中外稱快癸未賊張獻忠破黃岡公被執大罵不屈死之是時全楚淪陷與公先後同死者又有

督糧道叅政許公文岐爲賊所執求死不得僭見從賊衆多繫黃麻寄告以忠義諳約從中擊賊以楙圍爲號適爲逆衿王固懷泄其事遂被害臨刑嘆曰吾所以旦夕不死者正爲此耳今既無成天也含笑而卒巡撫都御史宋公一鶴承天破標下有願負公出奔者公堅持不肯卒自刎死楚府左長史徐公學顏與賊格鬬左臂斷右手尚持刀不仆爲賊支解合門殉難二十餘人與都留守沈壽崇都司朱士鼎罵賊不屈賊剖其腹斷手而死教諭蕭顏擊自殺經歷王

文熙巡檢戴良瑾僧會司某及武昌通判李乘英武昌知縣鄒逢吉嘉魚知縣王良鑑皆死而黃州貢生馮雲路力學著書兼精禪理徵辟不就賊慕其名強欲起之抗言不屈與其門人諸生汪延陛俱死黃岡諸生易爲翺亦死爲翺即爲瑾弟也爲瑾與父進暹先殉賊難另有傳

論曰漢諸葛豈非真君子然予嘗讀其書云夫以布衣之士尚有刎頸之交今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義之臣痛哉斯言千古大恨讖此矣何三湘七澤朋死者若是多也勁節崇標人無異議而世多以封疆二字苛求宋公若某某輩夫爲無封疆責乎何以不死也全楚淪陷死者寥寥尚持刻論已屬不公若自近來觀之得一能死者便與睢陽平原比烈可耳恐復抹却乎宜乎巡方黃仲霖先生請卹有云一鶴封疆之臣也死自應耳顧使一鶴死而泯泯無聞何以處大城陷而撫臣不死者洵確論云

劉鄢陵傳

公名振之字而强號氷壺慈谿人曾祖父及見俱為名臣公弱冠補諸生庚午鄉薦出黃公道周門公生平留心聖學事繼母毛有古孝行先世素為廉吏一簞一瓢泊如也三上公車不售因愛東陽山水遂發教諭至縣即與諸生更始以實學相督課未幾陞鄢陵知縣因言東陽士風日懸不久將變起公前去鄢難作人服其有先見治鄢陵以恤民為務時流寇斥覃士遍邑索糧者迫縣宰高状至再之

賊奔裁貪以銷爭釋歸邑中有通賊者言欲小支降之便公正色叱之據牀公誦先聖秉彝坐堂上賊至索印公不與賊縛公置雪中三日公猶罵不絕口賊斫之十餘刃竟死事聞于朝贈太僕少卿黃公道周額其門曰忠孝大儒公自巳未歲書片楮藏之篋中每歲加紙護之至是家人啟其封則不貪財不好色不惜死三語也卒年五十有六

論曰人惟財色二事摩障纏綿一當生死關頭便有許多緊戀觀公藏篋條言直所謂看得破跳得過者

矣無愁則鄢亶其然乎

鄧總兵傳

公名祖禹字又玄湖廣蘄水人也性好俠家蕩盡不屑俛首授經遂習騎射中萬曆四十七年武進士北事告急瀋陽守備缺公當選職方別不與公擊案曰此死地也馬革裹屍吾志已久豈敢避乎請勿刑亦就選未幾清兵次瀋陽尋次遼陽公據鞍上馬馳入陣多格殺中矢墜地將死會夜半乃甦呼城入時公負矢如蝟劇甚遂請告歸御史周宗建薦公大將才應大用時有忌之者不果尋起宣府守備崇

京城困申甫全軍皆沒公提兵選于盧溝橋戰勢稍却晉涿州副總兵公屢請召對又入京上書從班行中聲稍厲御史糾之部下獄久之出以原官備兵辰沅擒苗首飛天王張五保斬首千五百級擒其巢苗平會流賊亂稍鎮黃德尋守孝感多斬截功忽報應城破移檄公往援所携止兵七百名比至寂然甫入城相度賊四面擁至圍公數重公破圍退保西門外顧左右曰吾受國厚恩誼當血戰以報皇上突圍得出幸也不則以死繼之復何言圍堅不得出遂被執賊素敬公解其縛治酒安上坐且羅拜好曰須公爲我作一主盟公曰朝廷福大諸賊何敢如此賊請之至再公罵愈厲曰若此須換却心肝獻賊怒曰換却汝心肝亦不難也遂呼衆曳出縛大樹上剖心剜肝殺之

論曰公提兵轉戰三秦膚功血浸沙場忠勇固不待言矣吾見國家多事將吏偏裨率藉全謀避逸缺以故職方一官近爲蹐徑走之者如趨鶩也如公素志馬革裹尸卒踐其言慷慨以死豈不難哉吾

王先生知人之哲也

焦延樓傳　附焦源清等

公諱源溥號泌一陝西三原人也少穎悟絕倫稍長
工古文詞研理學尚節義出入談論必宗名臣大儒
中所最悅慕者漢之武侯唐之鄴晉骨相非凡如岩
側孤松己酉舉於鄉癸丑成進士初授沙河知縣縣
多盜警公捕其魁格殺之奸民相顧讋慴不敢動而
又表孝子閭祭節婦墓百廢具舉不期年民俗喁喁
向風尋調滿縣一以治沙河者治之兩邑之人謳歌
如一庚申以卓異薦擢四川道御史官舍蕭然如禪

室或諷公何太儉公曰不聞長齋御史乎凡在西臺
封事數上纚纚千言其論逸欲戒曰　陛下試觀千
御馬可以求御民之道觀于使舟可以觀使民之道
其論用人有曰過爲區別則才能何以自容每事紛
更則法令何以尊一　熹廟登極盈廷聚訟三案事
公曰綱常莫大於君臣莫重於父子莫嚴于夫婦如
先帝　光宗神宗之元子也爲元子者爲忠則爲
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　神宗之后也爲二后者爲
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　先帝之后也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此理易明舍此不
言誰當言者因上明顧常號大略謂盜差之梃不中
則投以麗色之劍崔文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可灼
之丸令爲貴妃乞憐止宜求恩福以對　神祖之靈
以逃　先帝之孝而鄭養性必不可不奪職崔文昇
必不可不磔市若欲　皇上竟釋然于文昇不幾于
忘父乎天下無無父之子臣不敢以忘父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至李選侍不過一宮
人如所云阻　皇上於煖閣意欲何爲挾　皇上以

晉籠禍將不測臣等聞之髮豎眦裂爲選侍計亦止
可求　皇上曲庇前辜量加恩禮并寬其生父而移
宮之始末必不可得而抹殺盜犯之叵測必不可得
而寬容若欲　皇上竟釋然于罪璫不幾于忘母乎
天下無無母之子臣奈何以忘母之說導　陛下以
不孝而自陷於不忠也未復極論大司寇黃克纘受
賄玩法狀識者韙之甲子巡按顧保貪墨望風解綬
破柱埋輪風采嶽然尋以忤權貴人意例轉何南憲
副備兵廬鳳未幾移疾歸己巳起補山西庚午遷參

政所至愛民如子不取屬吏寸絲尺縷甲戌以才望
特擢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旣蒞任銳意興
除簡軍實修馬政築城壘謹斥堠慎擇將領以忠勇
動爲上毋取恢然者曰猶之相馬不舉肥也亡何中
丞語埽公喜曰吾生平不去心者道義知已名勝山
水耳今而後寧復勉爪乎里居杜門却埽手不釋卷
籍之險庭不陳筐篚之遺會甲申春賊寇三原公身
邑令同心協守及城陷公被執賊脅之降公罵曰
罪滔天王師將至我死汝不旋踵矣賊怒殺之

公辭氣益憤激遂斷公舌殺之按臣霍達爲
朝
論曰寇禍中秦最烈然死義者亦最衆云與公同死
者公見原任宣府巡撫焦源清百計脅降不受僞職
卒遭奓辱以死原任吏部尚書南師仲原任禮部主
事南居業原任山東巡按御史王道純誥封副都御
史朱誼德宗室舉人朱誼泉而死於其職者商州道
臣黃世清也其破慶陽則死義者守道段復興知府
董琬鄉官原任太常寺少卿麻禧等也破榆林則死

義者道臣都任合門雖經原任總兵尤世威力任戰
守城陷後舉家百口付之烈焰身冲鋒刃戰死街心
而原任總兵侯世祿侯拱極王學皆王世欽王世國
李昌期原任副將尤 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
楊明原任遊擊孫貴龍養崑原任守備白慎衛全家
叙見任遊擊傳德惠憲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
典劉芳馨劉廷杰文侯國見任守備尤勉惠惠漸賀蕙
甯楊以偉掌印指揮李文燦則與世威同誓死守靡
靡不屈者也其破省城則巡撫馮師孔按察使

長安知縣吳從義渭南知縣楊暄蒲城知縣
皆不屈死而鄉紳則原任磁州道祝萬齡聞賊破
深衣大帶至關中書院斯道中天閣下哭拜宣聖
容自縊者也中部知縣朱新鑅自知城守不支先令
妻妾自縊一妾尚未死令新鑅叱令去妻不可垂泣
甘縊然後新鑅亦從容縊其殉義最烈者乎諸公疾
風勁草後先濟濟直以國祚淪亡雖經題請未及表
章而又生平事蹟不皆可考不得盡爲列傳統附姓
名於後南太宰則素以老成清執名觀大參以知府

忤逆璫爲邪黨劾罷王侍御按東省值登萊兵變不
肯主撫與中朝異議持論侃侃焦公謀州尤傳天下
故予得詳論之秦地稱山河百二諸無衣小戎諸賦
猶想見慷慨激烈之槩生斯地與官斯土者被其風
氣大節著焉雖詞與華峰比高涇水比紫可也嗚呼
壯哉

黃太常傳

公諱綱字季侯河南光州人也少負氣節方正自持
弱冠蜚聲庠序間便力以天下爲已任與兄丁未進
士袞並擢機雲之譽中天啓壬戌進士初授南宮知
縣以循良稱五年考最授兵部主事旋改禮部以抗
疏言朋黨不報出爲紹興知府緝盜贓禁贖鍰懲姦
猾革火耗一時刑獄賴以平反旋丁艱歸會賊寇光
州公廬墓入山僅以身免長子諸生彝如率家僮
戰罵賊致戮妹黃氏亦遇害丁丑陞今

使建番漢合剿之策大敗賊於河督師洪公承
其功特疏題薦尋轉洮岷秦政宜慰番夷左右玉
服其義壬午陞按察使清介自矢以身許國及癸未
寇大舉破潼關公義不受辱赴井死之夫人王氏同
殉巡按御史金毓峒監軍御史霍達聞于朝上以忠
烈可嘉下部部郎日從優議䘏覆上贈公太常寺正卿
廕孫恂入監讀書恂有文行人稱君子不媿忠烈
云
論曰公于臨鞏秦番漢合剿之奇功于洮政[illegible]

訛二子率家丁救之亦被執不屈死而衆復之從子與慧者嘗五年賊城時守其父柩不肯去亂兵脅之跪不屈斫之傷首執以見其渠曰孝子也免之歸項之縱火焚城中且及孝子廬孝子伏柩而哭其黨見憐之爲斷火道得免賊既退孝子行積屍中求得叔父及兄斂之于是人翕然稱孝子云孝子字儕眼貢士

論曰山東科第人物之盛莫有過于新城王氏者名其忠孝節烈萃于一門此固史所見矣

[illegible]夫抑以忠節重[illegible]

梁溪鄒漪流綺甫纂

蕭鍾祥傳

公諱漢號象石江西南豐人也中崇禎丁丑進士授鍾祥知縣五載俸滿行取聞襄藩陷自誓曰士見危授命豈容卸担遂以護陵保土自請於撫按免覲壬午十二月十一日賊逼境破開廂人咸失色公奮然曰此正鍾令効死日也入署與辭家廟出[illegible]令衆勝自[illegible]女烈各宜自[illegible]夜[illegible]億萬生靈敢愛此三十二戶弁兩[illegible]走振甲登陴重懸賞格殺賊三千餘級越六日賊復大合幾百萬薄內城相持五晝夜至癸未元旦公擐劍向北泣拜曰臣力竭矣急衝圍奔陵賊亦踵至公挺身大呼鍾祥知縣在此不得擅驚陵寢賊卒挾之前公引頸就刃賊曰砍首應云即砍賊曰剝皮應云即剝賊遣僞官玄圭等說降終不可奪賊批片紙令亂箭射死蕭知縣公袒胸以受叙無半縷相加乞栗送吉祥寺僧寮至則羅列美饌小賊一人主之公大罵不食求死轉急覓死具不可得偶於圍定僧榻獲剃刀藏之因取敝紙書楊椒山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作忠魂補又別錄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兩言紙旁批筆起復拾土塊從壁畫鍾祥縣令蕭漢願死此寺十字隨時對壁自刎血橫濺字時正月初五日也賊治櫬致殮就寺地瘞之

論曰公以俸滿行取之縣令而力求免覲城守與士百折不回生氣凜凜賊曾遣僞官[illegible]說降[illegible]

吾劉青田爲言公應之曰管仲不死有母在[illegible]雲望斷惟知向日卻離子痛蹟介之易我衣裳從龍雄布我正値聖主英明金甌無缺事不相同死卽死耳勿復言賊憚而重之不忍殺死復致祭葬豈非冬栢秋英經霜彌顯亦烏能得此蚤茲匪茹者尊素節斯哉

王端節傳

公諱徵字良甫號葵心自號了一道人陝西三原人也生而穎異立志落落敦尚氣節肆力問學弱冠登賢書困公車三十年敝屣蔬食以著書講學爲務母痾徒跣百里十武一叩以禱病尚愈天啓壬戌成進士授廣平府司理時白蓮獄興有司摯斷爲武株連以千百計公悉爲辨釋之濬清河水開渠石田者千頃教民以武侯陣圖曰天下不可以無事之治治也猝有變何恃哉以 毋憂去補廣陵值三王之國舟執事者如林膾人脂血爲食公挺身白王王爲斂節及魏閹構黃山獄事連巨室數百人黠者乘機搆害一時側目公毅然曰某在必不敢廢法斷斷者其容喘弱肉乎以一官爭之當事卒不能奪建祠役興公與淮海道來公陽伯力持不可竟不往拜一時稱爲關西二勁云丁父憂時島賊爲亂旋起山東按察司僉事監遼海軍務公赴任進取金復海蓋諸道擒叛將劉興治時吳橋兵變登州破公航海隻身歸赴廷尉會赦返初服十五年排掃著書不異秀才時里居值寇盜充斥公悉力戰守創爲連弩活橋自行車自飛礮諸奇器演爲圖說三原巖邑恃以無虞公之力也癸未李賊入關羅致搢紳公懼不免手題墓石曰明進士了一道人之墓又書全忠全孝四大字付子永春曰吾且死死爲名欲汝識吾志耳及賊遣使促公公引佩刀自誓乃縈永春行公遂絕粒不復飲啖越七日而卒卒之日猶誦所爲憂國每含雙眼淚思君獨抱萬斛愁之句里人私謚曰端節

論曰未申之際蓋難言哉有必當死而不死者有可以無死而死者如公固進不與其憂而退可避其死卒之七日絕粒談笑就義則與可以無死而死乃所謂板蕩忠臣也其視文山疊山豈有讓哉

朱忠壯傳　附徐標

朱公名之馮、字樂三、號勉齋、順天大興人也、中天啓乙丑進士、延撫宣府贊理軍務右僉都御史、甲申三月、賊偪畿輔、府宣鎮總兵王通巳潛遣騎賫降表迎賊矣、而公尚勞苦登陴、與通分城而守、各盡東西界、賊信急飛章上告、城中忽布訛言、謂公疑宜人謀叛、請兵屠城、值　上發援兵二十萬、旦夕且至、人心益懼、而又傳賊所過秋毫無犯、發帑賑貧、赦糧蘇困、眞若沛上亭長、太原公子復出矣、兵民望賊愈急、十二日、賊全隊抵城下、公方登城捍禦、見左右皆星散、禁不止、惟存七八人環守、公側意叵測、偵報賊已從南門入、滿城結綵、或帛或布、無者纔以紙、百姓胸前皆粘順民二字、焚香跪接、賊騎已充斥街衢、公憤甚、令將大砲昇轉、欲向城中擊之、慢不應、公不得已自起拽砲、見藥線孔牢下鐵釘、知事巳不可爲、卽索佩刀自盡、亦爲左右所匿、意在擒公獻賊、居爲首功也、公南面仰天哭曰、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今上皇帝、臣不意天命人心一旦至此、臣死必見殘賊以報國恩、哭已、五拜、以縄繫頸、二三僕立在側、竝無一言及後事、遂縊死城樓簷下、衆棄其屍於濠中、次早賊大肆淫掠而去、十四日始有好義者收斂之、濠邊狠犬甚多、屍經宿無不傷、惟公巳兩日夜、面目肢體完好無恙、未幾而李鑑等義兵起、鑑、成都人、由進士、初爲分巡口北道、遇事敢爲、有膽略、旣擢宣撫、尋罷去、以公代、時尚留宣、賊旣破城、權將軍檄徵紳弁大姓、貫以五木、備極慘毒、酷索金錢、鑑亦不免、衡賊刺骨、人心怨恨、至四月杪、籍籍言賊敗、三桂借兵殺賊、鑑因糾集數千人、於五月初五日聯、且闔各衙門、立擒權將軍、果殺將軍及防禦使州牧等僞官、是日郎設　大行皇帝位、發喪哭臨、隨將僞官梟首剜心、祭饗　先帝、衆各瀝血飲酒誓師、隨奉公柩入察院改殮、易以厚棺、謂屍必腐敗、擬用白綾纏裹、及啓棺顏色如生、毫無潰壞、垂幕中堂、次弟哭奠三日、後築墳葬之、墓碣巍然尚在、南都贈兵部尚書、謚忠壯、又有衛公名景瑗、字帶黃、韓城人、天啓壬戌進士、延撫大同、右副都御史、賊至破城、命之跪不

賊曰此縣不屈第二人即當殺我賊禁之別室終不屈自縊死贈兵部尚書謚忠毅又有徐公名標號鶴洲濟寧人天啓乙丑進士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守眞定斬賊使碎僞牌時知府丘某聞警預遣妻孥出城公執知府下獄會中軍某謀叛伺公登城晝守禦乘間殺公放知府出獄知府遂牒所屬州縣先投待賊

論曰朱忠壯之慷慨自裁衛忠毅之從容就義其純忠亮節皦然史册尚矣至徐中丞雖未見賊而洗然

覩其戕毅遺書守禦設與賊角必然抗節者況蘭碎牌先聲已赫赫乎

蔡忠襄傳　　朋王燾等

公諱懋德字公虞號雲怡南直崑山人也丙午登賢書已未成進士司理杭州平允明恕獄無冤民而冰蘗之操尤幾於范萊蕪元道州秩滿內徵會鄉袞顧秉謙方用事擬以銓部餌公公振衣去之不少值借秉謙惡且恨遂并奪公臺省條授儀曹郎公視之澹如也秉謙敗乃循資出爲江右督學巳歷浙楚齊豫寧游所至以勞績聞其視江右學獎恬澹抑躁競社請託所賞拔皆清醇爾雅左聖燈而右先型

點浮士風爲之丕變其備兵嘉湖以四十欵勸紳民三十六條訓兵策海寇劉香據溫大利必折入海寰集帥使偏裨邀擊堵截香果以三巨艦指鹽塔山又指澉之黃道巷見兵盛退去巨寇屠阿丑流毒四省公授幕署許世威方略擒之青石橋士民卧始帖席浙紳吳公麟瑞爲碑志焉其分守湖南值湖賊竊發公先後計擒賊渠齊天王等永以無虞四省會勦公督率狼兵洗高紫兩源之寇凡九奏捷音九龍坝賊首成朝龍最凶狡公始以招撫疑之繼以奇兵破之

朋龍党散航綁其在寧前時關外八城逼近虎穴歲
受困月受攻公積粟練士得有松山之捷三年拮据
八城晏然又上疏勸學請　皇上默思數年當治而
未臻蕩平者何故聖祖五載戡亂而頓蘇塗炭者何
故堯舜建萬世治極而以十六字傳心者何故二祖
掃蕩中原而先戰勝身心者何故堯舜至聖而猶闢
門求賢者何故二祖龍興而海內豪傑翕然景從者
何故語宛而旨要天下傳爲讜論　烈皇帝知公忠
遂以名對擢公撫晉時叛寇譁兵警報疊至公簡

邊將計理防守俱務實用壬午冬方扼守河上忽拜
師入口即整旅勤王旋奉命扼防龍固至庚辰夏方
撤防回省而秋八月闖賊臨河矣公拜疏南騁駐防
蒲澤賊不敢渡會秦督孫傳庭以數十萬衆一戰奔
潰潼關既陷三秦瓦解長河二千五百里之防晉獨
當之公南北策應大慶風陵兩挫賊鋒遂米言[illegible]領
兵入晉所在焚掠公爲濟行糧安家眷諭將吏以大
義約士卒以軍法幸免譁叛至冬保德州告急歸鎮
省城守河道將聞警奔潰平陽遂陷公欲親將往救

爲宗紳士民所尼留守太原忽奉旨革任聽勘或彷
公因此解任卸責公不可又勸姑移鎮候代公又不
可遂誓衆死守賊馬步號五十萬公登陴抗敵矢石
火藥傷賊甚衆裨將朱孔訓牛勇力戰死之巳而城
東南角樓砲裂焚毀風霾陡作走石飛沙對面莫辨
公知事巳敗繕遺疏寸楮藏衣幅間守門將張雄爲
賊內應賊遂入城公出遺疏授賛畫知縣賈士璋嚳
佩刀欲自刎爲衆所奪中軍應時盛扶公上馬率衆
巷戰欲衛公出城公躍下馬日吾封疆之臣應死封
啓禎野乘　卷十
疆汝輩自去衆強之公大呼曰汝等欲陷吾不忠耶
遂至書院三立祠惟時盛相隨公南向自縊軀輕氣
未絶時盛解鐵甲覆公身候氣絶亦東向自勒死時
甲申二月初八日也蓋時盛以遼諸生爲公識拔隸
幕下見公草遺疏即歸寓殺其妻妾與十四歲子期
以死殉公卒如所志文武將吏與公同死者方伯趙
建極而下四十六人蓋公忠義所感云闖賊恨公不
降驗屍時加刃斬頸公標將畏可達收公屍樹土掩
之賊退始入棺公生平澹泊寧靜律身如苦行頭陀

醉心祖道稱三峰漢大師入室弟子分守浙東迎大
師至杭之靈隱開堂說法與師高座清涼頂天台
繼公蜀孝廉劉公道貞往復叩擊不憚深鋸痛劍又
訂金公聲黃公端伯蕭公士瑋錢公啟忠輩爲密社
期究竟大事故公在危城中語人吾學道多年已洞
了生死今日正吾致命時也其所見超卓如此予方
炳才名卓犖與濟交十七年冬得旨諡忠襄予贈廕
又與隨州知州謚忠愍王燾立祠其鄉賜名雙忠應
時盛并祔祀燾亦崑山人戊午舉人守隨州賊首殺

大王合衆數十萬臨城燾親冒矢石斬獲千級城亡
益堅賊有隨州紙城變作鐵城之號移營遁去撫按
交上其功爲守禦第一後賊挾恨復以數十萬至闖
痈守將王必用先挾家丁遁城遂陷燾身被數創猶
率家人巷戰勢不可支始北面再拜自縊死事在崇
禎戊寅二月
論曰公學問經濟立志師王文成支成履危蹈險卒
乎擒叛藩勒名旂常從祀孔廡公崎嶇百折齎恨以
沒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蓋遇有不齊非志有不逮
矣自功利之習入入膏盲每疑向上一着爲遺棄人
倫逃虛守寂公以宗門英傑鞠躬盡瘁視死如歸然
後知一花五葉爲名教干城而庭前柏趙州茶固假
鍊文山平原輩之塗壽致猛火聚也公之弘護大乘
豈白蘇楊李可比肩而語哉

周忠武傳　附配劉氏

公諱遇吉、號萃庵、錦州衛人也、撫史作錦衣衛指揮籍鎮守山西兼關門代州三關總兵官、太子少師、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夙稱猛將、夫人劉氏驍勇多能、賊勢披猖、請益鎮兵二千部覆以副將熊通統之甫至河干叛將陳尚志迎賊即令熊通歸鎮說降公怒叱之曰吾受朝廷大恩豈若爾輩叛逆爾領兵二千不能堵賊反爲賊作說客耶立斬之令標下提塘都司楊志榮傳首京師併請救兵時甲申二月十二日也、十五日、

偏寧武、薹賊自覩太原後乘勝席捲勢如破竹志在甚驕其視寧武一關既非雄險而兵力又微直摧枯拉朽耳公晝夜練兵更選城中壯勇得數千人激以忠義迎而邀之賊不爲備其前驅皆劉氏斬殺已盡偏其中堅復殲賊精銳不可數計賊今雖挫不却屬戰始薄城下每戰賊傷甚多公日則列兵城外以戰爲守夜則收兵入城登陴擊打賊死又無算我砲既盡賊得昇大砲擊城援兵不至計無如何公密令健兵伏巷開門誘賊賊進城及半餘即將城門關下伏

兵四起殺賊無算頗傷四驍將闖賊大恨撤步兵環攻四晝夜力不能支城陷公復躬先巷戰城中兵民感公忠義雖兒童婦女無一人受刃者悉爲賊屠公傷重被執罵不絕口賊縛之教場旗竿上亂箭射之共剮其肉一作自刎是時署中男子相繼出戰死亡略盡夫人劉氏率家中婦女數十人據山頭公署登屋而射每一箭死一賊賊不敢迫縱火環燒劉氏合宅盡作灰燼念五日賊集頭目計曰寧武雖破受創已深自此達京尚有大同兵十萬宣府兵十萬居庸兵

十萬陽和等鎮兵合二十萬盡如寧武誰有孑遺不若且回陝休息另走他途已刻期明早班師更擇忽有大同總兵姜瓖差人賫降表至賊喜甚設謀厚款甫坐定而宣府總兵王通亦然且以百騎來迎賊謬謂天與優答二鎮預加封爵一意長驅寸何居及各鎮總兵白邦正劉芳名等并昇平文武相次乞降迎表踵集比賊陷京後多有半面與失手足者皆寧武賊砍傷莫不嚙指告人謂周總兵眞好漢殺我等欵嘆人若再有此一鎮我主安得到此楊志榮出

揭傳陳顯未都督陳洪範上其事贈太保謚忠武祀
旌忠祠又有李守錡字籍未詳亦官總兵甲申三月
十二日賊陷昌平死之

論曰嗟乎周忠武之殉難闔門親屬盡化煙塵合鎮
兵民悉羅鋒刃死後賊猶嚙指而畏則前此未聞尤
異者劉夫人之親率婦女憑墻射賊卒與全家俱燼
壯哉吾友李小有有云以視親執桴鼓之蘄王夫人
勇矣愧無其烈以視夫婦同死之趙昴發妻烈矣愧
無其勇矣言哉

金御史傳　附何役等

公名鉉嗣字鶴冲北直完縣人也祖諱銓官司從爲
萬曆庚辰進士公少與從子肖孫讀書郎山相對慨
然輙有澄清之志中崇禎甲戌進士除中書舍人辛
巳秋以陳濬務稱旨授湖廣道御史尋上覓征徭疏
劾帥解黨錮憤銓法諸疏俱報可其解黨錮一疏尤
詳於翠小羅織清流之日而爲海内所傳誦者也出
按秦川闖逆方窺函谷不敢入及公復命賊果踰郯
舉朝悔不久任云甲申春召對便殿旋草詔命監宁

大軍宣雲告急隨本命督禁旅往視畿南要害公戸
矢石馳至保郡散家貲于金犒士卒爲固守計而昇
將公之從子振孫以劍術登武科相見泣下爲誓死
士卒皆流涕振孫者肖孫弟也賊圍急振孫登陴扶
矢殪渠帥數人兄弟私誓曰一旦有變必從季父遊
地下公聞之謂肖孫曰死易存孤難我以弱子爲托
肖孫拜受命公配王孺人盡出簪珥冠帔以犒士士
益奮賊相顧謂曰此固晏將按秦御史也欲引去而
三月十九日信至矣公痛哭誓與城俱死懸銀牌以

背擊賊者得級亡算數二十四日辰刻城南樓火起賊
乘焰登城逐屑嶺孫羅馬赴賊曰城頭殺爾路者我
也格鬬斃數人而死賊支解之公褻馳馬提劍亦一
綠衣賊負印北叩首曰臣力竭矣投三皇廟井死
王孺人縊死娌孫婦瞿妻陳氏及侍兒桂春皆投井
死賊大索兩孤肖孫潛受炮烙慘刑鬱刺刳無完膚
終以得免三日後肖孫收公骸骨如生云是時萊南
所在服款惟保定誓死固守久之竟破一時死難
有保定知府何復萊州人甲戌進士方到未任親

藩權被火燒死同知鄧宗立聞變即刻投繯太監
王化城頭被殺鄉紳前原任光祿寺少卿張羅彥
縊進士張羅俊罵賊遇害武進士張羅輔城破巷
手刃數人以及于難張氏婦女老少一門死者二十
餘人都指揮劉忠嗣罵不絕口身被數鎗至死不屈
舉人劉會昌張聲高逕俱以被執不屈見殺會昌另
有傳

論曰余在臺中有清望聞其平日倡明理學及引年
類世以正人君子目之而兒婁城殉守實比睢陽常
山者乎至肖孫保孤無异程嬰而振孫從死有如南
八下逮巾幗從容就義豈非末世所不多見者與讀
公之傳其亦可感也夫

[illegible]長安傳

公名徵[illegible]字稱強山陰人端方向學曾夢長者撫其背曰歲寒松柏其在斯乎余字而藏青[illegible]幾更爲崇禎十二年舉順天鄉試十三年進士謁選者爭營善地公言人登甲第于國家恩厚甚致身分也避危彊不往豈臣子義且吾儕食土安取貴稱貸以圖後不剝民脂耶其言論如此就選得長安今秦地兵荒洊至千緡不能得升粟下車請臺使者許往賑貸秦民賴以生者數十萬延[illegible]以寇盜充斥裁驛[illegible]議練

鄉募邑中丁壯三百隸之標營然一聞警輒股栗不前公躬自訓練一月而勇氣奮發會遣標兵勦商山寇從西峪入公即率練從東峪布登而進遇賊與標兵夾攻之獲其渠子午曹張諸鎮頼以寧時值編審秦宗及鄉紳佔業率十之四名爲寄庄無他徭役而是時李賊踐躪豫楚秦與豫楚接壤也督師移鎮西安以衛秦門投豫楚部兵募兵各十萬餘俱集長安刀槍甲冑戰事戈矛之屬俱撤民間措處咸出撫調公[illegible]具詳臺使者除宗[illegible]衿士應免外餘田概行編派而編戶少甦矣尤勤訓士鄉設五經社以鼓勵之暇即留心經史講求先聖賢之道至古人忠孝節烈民生疾苦流離率反覆言之居平食蔬不逾二飲不至醉冬裘夏葛必敝方更一絲粟之費未嘗不[illegible]役民脂民膏也癸未春舉卓異冬十月督師孫傳庭喪師潼關不守長安勢如累卵公竭厥佐撫軍議戰守誓死不顧分汛南門十餘日而賊至十一日東門陷撫軍馮師孔死之衆扶公下至城北關神廟乃含[illegible]去幘允袖首稽顙彩易冠服從容望闕叩

赴井中死事聞贈山西按察司僉事

論曰公爲令甫一年修練儲備事事克舉顧以事勢已去所謂大厦將傾非一木能支也卒以身殉衆濁獨清歲寒松柏其在是歟

畢僉事傳

公名拱辰字星伯號湖目萊州衛人萬曆丙辰進士歷知盐城朝邑二縣擢上林監丞歷戶部河南司禮部祠祭司主事員外再擢浙江按察司知事遷吉安府推官南戶部廣西司主事福建司郎中河南按察司僉事整飭淮徐兵備時漕運總督史可法以徐州荒殘當南北衝而公體弱不任劇請更用議可改公山西分巡冀寧以十五年秋至官撫循彫瘵頗有聲踰十七年二月賊犯太原公授甲登陴拒戰三日會風霾大作賊從城東北梯而入執公至偽將軍劉脅之降公山立不動遂遇害與廷撫蔡懋德布政趙建極三尸同棄晉王府西埤下越八日賊去材官段可遠以壙土覆之公無子無人為請䘏者公生平最好書官南曹時署中無事終日讀古家中緗帙幾盈萬卷性清執不善事上官以故通籍二十年尚浮沉郎官尤通曉曆法所著有義俠紀事等書

論曰公終身讀書人也惟讀書故能體認得致身二字義彼世之不忠不孝者豈皆不讀書耶

范文貞傳

公諱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也父永年仕府守為德於鄉有佛子稱公生而端亮行醇謹諸生時即以天下為己任登萬曆癸丑進士授東昌府推官署其門曰不受嚼不受饋獄多平反時值大饑條荒政躬自賑恤全活以億萬計已未擢吏部主事庚申署選時　光宗登極旬月中公所推擢皆先朝黃髮世所目威鳳祥麟者甲子逆閹盜柄公上疏請清仕路養士節謂天地人材當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為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言皆剴切為時所忌比例推璫先授意芟逐清流周忠毅李忠毅輩公力爭執不為狗移疾去杜門却掃視世榮一切淡如至感憤時事則裂眥拳几案痛惋交集時周忠介被逮鋃鐺就北寺獄誣贓數千公洗橐百計代償欲脫之於死雖禍幾不測竟罔恤其好義急難類如此　毅宗初起太常卿尋巡撫中州歷少司馬護運通昌復改南大司馬參贊機務時賊在英廬留都岌岌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

公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火器部曲改觀於是乎
有援泗援滁援盧之師江浦之役賊烽夜照江水不
能以片羽飛渡實惜公方略公之建置謂非戰無以
爲守非守江無以守京守慶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
疏數十上夾幾呼吸聯然列督先是樞輔楊嗣昌奪
情視事詞臣黃公道周等執義廷諍杖譴纍纍公抗
疏力救謂道周等國家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棄
之何得其益乃共推碩果遂嗟抱蔓殊堪惋惜蠲
譴歸未幾起大司空甲申進大學士特聊努已亟

蒿目時艱中夜輒涕零謂身爲大臣不能仗劍爲
子擊賊雖死千百奚益顧非是卒無以報聖明萬一
三月十七日召對公已絕粒惟飲泣入告至聲不
續十九日城陷薛　上南遷公拜闕號哭投井死時
殉節二十餘人公爲最先絕不知　上因問云南都
贈公太傅諡文貞首祀旌忠祠
論曰燕京之變處冉鉉一席者纍纍也鄒夫如井研
者弗論甚有對策大廷　先帝首拔第一人不四年
驟躋宰相圖國士報宜百倍豫讓一旦賊臨望風屈

膝卒死賊手其爲　天手知人衆大臭徵公一人毅
然不屈蹈義而死不幾令萬世下笑　烈皇帝時端
揆無人哉

倪文正傳

公名元璐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也父𬭎舉萬
曆甲戌進士官至太守有能名公少卽潁異絕倫弱
冠舉于鄉壬戌成進士才名噪天下與少詹黃公道
周並出韓太史日纘門下一時推爲雙璧選入庶常
尋授編脩時逆璫用事公鄉人多貴顯者公航僕木
天無所附麗媚璫者方請建祠國學與先聖並列公
奉命典江右試獨以皜皜乎不可尚已命題同事
公咋舌棘擻而璫已敗故公得無禍海内

啓禎野乘

公璫既誅死諸党猶踞要地欲粽錮林下諸賢乃
東林爲題又立孫党趙党熊党鄒党之目以一網清
流公上疏力爭言臣觀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
一則曰邪党再則曰邪党夫以東林爲邪人党人將
復以何名加崔魏輩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
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爲之主者大都禀清挺
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其
所引援爲用者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卽不無非
類要可指數而盡大約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
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寧涉矯激而必不可
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罪前人于
是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于是連
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至勸進生祠不
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嗟
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將何所不至哉議
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
吾徒亦所謂悖也又言諸臣謂今日之忠直不當以
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夫

啓禎野乘

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蘇軾程頤交
爲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暨
之惟品節太闕一失遂分宵壤夫品節試之於崔魏
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很其抵觸畏其才鋒
而必殺必逐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
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此亦正人也海内傳誦以
爲快論復上請毀三朝要典疏曰臣觀挺擊紅丸移
宮之三議閧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於逆豎
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蓋當事起議

與盈庭互訟至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訐安舺
補至紅丸者仗節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至移宮
者彈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
是不可偏非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出
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
群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
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猶之頌德稱功于義父
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
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曰[illegible]以

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門上公
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
者崔魏之私書今爲金石之論者仍未深思若夫翻
即紛囂吱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遂得旨允毀然公
從此遂爲人側目矣黃公道周以建言與時相忤選
經筵官不與公疏請以己秩讓黃公由此益爲當事
所構繫又上制虛綱實疏凱切朝政中有云治之根
本惟在絲綸勿以大猷付之悠忽勿以瑣務示其局
詳恩怨不横於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惜

而仍存毋浮慕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仇言必存深
毋一筆抹殺以遏群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變亂淳
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
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勛猷自著皆深中政府膏
肓遂決不能容公援意勛臣劉孔昭借端齮齕銓司
承望風旨協力下石公遂罷歸然天子終思公不置
會羽書孔亟乃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召未几國計匱
乏欲借公經術佐理擢公戶部尚書公殫精[illegible]宵
旦僕勞癸未冬逆賊破秦公奏賊旣入秦[illegible]賊

當以秦而以晉晉備專而後進可戰退可守請調
河租兵取其半以資防禦多築敵臺汰冗兵厚[illegible]
毅皇帝嘉納之然奉行不力以至大亂甲申二月命
公解部務侍講筵三月十七逆闖長驅犯闕公上疏
救駕事疏未仰報十九辰刻賊緣城上公知[illegible]上
賓卽綠帷絲衣束帶北向拜闕曰臣爲大臣不能保
國臣之罪也又南向再拜遙辭母太夫人乃索酒入
書舍獻所供漢壽亭侯像三爵亦自浮滿盡三大白
所親勸公効文丞相忍恥出外舉兵圖匡復公答指

壽亭像曰使吾生存何面目對此君或言太夫人在
堂亦不爲之地耶公黙然一淚及顴而止魘而曰老
母八十四矣而猶康健夫復何憾乃提筆題案曰宗
社至此死當委我於壑慎勿衾棺以志吾痛於是步
出至廳事南面坐方舉縲大呼曰南都尚可爲遂自
縊久乃絶玉著雙屨幾尺舌藏唇歛神色如生是午
有騎驟至問公安在則陳尸於堂矣乃愕然馳去頃
之有僞職王方弱者頒示且傳令箭至寓曰忠義之
門勿行騷擾繇此家人獲安公子會單下[illegible]

乃佚　先帝欽如閣棺賊無不太息稱其忠
文章精華深刻至性所激紙立字飛故獲其片言比
于天瓔弘璧寶惜後進保護聲氣士無賢不肖自願
出公門牆痛難諸賢中公尤爲世所哀痛南都贈八
太保謚文正祀旌忠祠
論曰古今易名之典以文正爲難明興數百年惟徐
姚長沙皆挤席也北都死事乃得公與劉中允長沙
高文典冊且爲一代風雅開先穎秀吐逆瑞雖匹
彌縫匡功不小亦來枉道之譏餘姚中允渾金璞玉

傳信千秋惟公以懷岐吐鳳之才兼化碧貫虹之節
長沙遜正劉謝讓文尊名壹惠未有如公之尤懋者
且使美新伐國不得自附於藝苑笙簧孤鳳鳴而僞
爲息公諸著譔之謂矣然則公不獨爲正人增華尤
文人吐氣哉

周文節傳 附二子

公諱鳳翔號巢軒浙江山陰人也父名思親曾封贈敕親以孝著公生而有異徵聰穎絕世黃中等身之書流輩可盡長吉嘔肝之語又手能成識者以大器期之丁卯舉于鄉戊辰成進士笫試宏詞高等爲翰林院庶吉士詞林故清署史臣尊雍容以文墨相高務涉事輒引代庖爲解公獨講求世務人才相與蘇記之戶外層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爲首鼠[illegible]橐筆三朝纂輯日出庚午晉編修記注起[illegible]

調詞獨持體要不娖娖綸綍尋充經筵講官[illegible]華退而嘆曰明主孳孳向學遜志時敏而講臣不竭忠悉智以廸宸聰非夫也中夜拊膺冀有啓沃未幾陞南司業雍政久弛師生倚席不講公釐飭其詳大要直而溫寬而栗得古帝王教胄之意焉已而陞左中允轉左諭德時國家多事公感 上恩每一召對撫髀昌言其音琅然同列悚聽嘗陳吏速化訓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又言帝王之道必世後仁身元氣久自慈微每有披陳 上爲傾聽癸未分試棘

闈如沈公泓黃公淳耀名流皆出其門甲申城陷賊令各官報名時公猶未知 先帝存歿欲趨朝蹤跡之比入陛見光景大異同朝諸臣有憂怖不敢出聲氣者有相聚偶語者有面無人色者有揚揚得意自詫與朝佐命者有修戶詣賊功德者公不覺撫面痛哭失聲亟趨歸寓所北向再拜遂自經死二妾某氏從之有絕命詩曰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望忠魂蓋家猶具慶也哀哉公爲人明達聰峻學問博合嘗論史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illegible]

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illegible]共天下元與族類共天下我國朝皆無之可謂盛矣但邊防海運最爲今日急務又論學曰大凡論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奚能見道昔者朱陸之辨虛心求是也今日之辨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愈晦持論齊齊聽者忘倦知其臨難殉節非繇氣激者矣乙酉贈公禮部左侍郎謚文節

論曰公死視倪馬諸公蓋獨後云然當 先帝龍馭上賓倉皇無知其事者皆以爲南幸金陵如明皇奔

蜀故事公不即死猶庶幾伺間竄逸得執鞭弭以從
靈武之駕也然公亦幸以是刻死耳否則刀鋸在前
桁楊在後無論辱身屈膝者昧心蒙面即刑僇以死
不得從諸君子後矣公亦慷慨蹈義者哉

劉文正傳 附配萬氏等

公諱理順號湛六河南杞縣人也萬曆癸卯舉於鄉
凡十上春官不第人惜公數奇公自視夷然崇禎甲
戌成進士廷試第一人爭榮之公曰科名固分內事
昔宋王曾及第或嘲之曾曰平生志不在溫飽今茲
之舉吾懼伊始何榮爲人服其志謂異時必卓有豎
立初授修撰丙子記註起居已卯典閩試踰年遷
德癸未分較會試所得多文章節義士甲申賊變
駕崩公遙望闕慟哭謂荷 上厚恩無所[illegible]

至此萬死莫贖遂載拜死之妻萬氏妾李[illegible][illegible]
人俱殉公素爲德維桑其慰天下也鄉人書榜于門
日天從人願至是賊多秦中人有數百騎環寓皆以
公善居鄉有殊恩吾等今日來欲爲擁衛報公賜何
竟至此俱下馬痛哭羅拜乃去南都贈公詹事府正
詹事謚文正妻萬氏贈淑人并妾李氏同祀旌忠祠
論曰劉公共遜國時黃伯瀾後一人哉不然並列鼎
元適遭大故一門靖節何大致相類也先後相距
二百年取義成仁皎如一轍語云非常之時賢者出

賊其詞是與

凌忠清傳

公諱義渠字駿甫號茗柯浙烏程人也世以雕龍擅譽公修髯頎立如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所為制舉義吐棄陳言特標玄勝長齋學佛于世味泊如也自其為諸生即已稱菰蘆第一流甲子中式乙丑登進士謁選得行人庚午考選授禮科給事中時當國者為公梓里容戚王眷方隆人爭傍附以進公皂囊[illegible]侃侃發舒無少瞻顧賊氛漸熾公目擊心恫[illegible]論其事請滅賊之明旨屢更而逆焰滔天

之搜求餼馨而師徒不競如故就外之布[illegible]能灼知賊之飢飽虛實來路去路隨時譏實入告不事虛飾者乎有能置零級弗報慷慨擐甲刻時刻日誓不與賊共戴者乎就內之調度言之有能力袪文法拘牽之弊舉一切事權專任一人聽其自操自縱置小小利鈍不問者乎有能排群策而獨持一斷實實使閫外知所禀命截然不入游移者乎以爭在呼吸之軍機而既僨成命又僨部覆又僨部咨費許多周折即費許多時日北馳至行閒而面目全非先着

已不在手矣以信賞必罰之軍政而散以爵賞者
虛日懼以顯戮者亦無虛日繁多易褻積久生玩愒
濫文自此不讋而嚴檄亦因之不震矣後國事潰敗
皆如其言甲戌轉禮科右磨勘癸酉試卷河南貴公
子曹鳳禎以賄得中式公閱其卷皆小兒號嗄語因
塗乙滿紙擬從黜革為同事所尼丙子以戶科左給
事主考山東得士為盛如王中丞漢則先公殉義者
也尋首兵垣而掌吏垣某與鳳禎為姻好嗾公專
以年例外遷公為閩臬公引義就職無一言司

平發其事　上命取鳳禎卷入覽知公持正不
落鳳禎舉人黃州吏垣某籍公雖暫淹外服譽望兪
重由閩臬轉三吳備兵使者三吳才賦重地公身處
脂膏懸魚拔薤清風兩袖惟取吳士帖括手自甲乙
梓以問世不卑初學不徇壇坫鉤玄拔韻盡汰時蹊
風味遐迫論者以為永嘉末之正始音已遷山東布
政使尋擢南京光祿卿癸未擢大理卿而國變作矣
時寇以三月乙巳犯都城丁未昧旦公因召對趨朝
長安門則無人門啓者拱立道旁問寇不答乃返就

舍俄報城陷人馬群嘶街巷塡咽公端坐旅次神閒
洒然鬚髯怒張無何鼎沸稍定東華門人李某趨留
公以龍馭賓天告公聞之聳立負牆號泣動地舉首
觸柱血淋漓沾襟袖李大驚牽衣力持幸無過激公
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死吾分也
復何辭李援古曲喻請留身有待公曰此不過欲緩
我須臾死耳身受國恩二十載于茲宮事晏駕孤臣
雖欲獨生義所不忍李抱公泣公厲聲曰與若[illegible]義
交當共相勗勵何兒女泣為李拜辭去公

諸書籍歎曰噫我手澤在是忍捐棄賊手付炎
編乃命悉取火焚所評騭書及生平著述蓋公生平
無它嗜獨嗜書自其對公車出入京華歷涉八閩使
岷瀋與粵試鎮吳臬屏齊邦縹緗纍纍十餘笥靡弗
躬餘以從退食暇輒手一編雖酬應如蝟毛不廢閱
某所有異書即殫精竭貲百計購取至是盡付煨燼
于是公客及諸僕知公志堅且決潛取其室中繩
械器皿盡匿之公怒曰爾輩若此我詎無死法耶撤
前几曰方觚稜稜與頭俱碎耳客力阻之不得乃擲

爲庭闈情至語動公公改容謝曰吾固痛心然身[illegible]
許君義不能兩全也夜旣嚮晨會有言升遐未實者
僕遽以告公徒跣出舍道逢鄉故知凶問已確遂慟
奔回索冠服僕以青綉衣進公却之命易緋袍設香
案僕皆避立不動公曰我一生做君蔬食於物無所
戀且世界中亦何物可戀者今遇國難此我正命秋
也趣辦事無濡遲因正笏向闕拜復南望進拜草上
尊人書有盡忠即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含笑入地
語筆墨瑩然點畫不苟以書授僕且云我[illegible]也
左右矣僕人環跪涕泣請後命公曰死[illegible]書
云歿節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已遂就縊時年五
十二南都贈公刑部尚書諡忠清祀旌忠祠
論曰士仗節殉難往往卜之平日然或以犯顏敢諫
或以孝友廉潔或以藴義風生鼓動流俗惟公則無
待於此試讀其乙丑諸行牘直從生死苦海中喚醒
醉夢然則公固以筆墨爲晨鐘六籍爲彼岸矣清淨
涅槃豈待其燕市引決日哉夫慧業文人生天成佛
靈運亦徒能言之耳彼旣低徊晉宋禪受間不能自

詠而欲借予房魯連解嘲此豈公所以[illegible]訶其心雖
也知公者斯真以慧業身說無生法者乎

炎忠節傳

公諱麟徵字　號磊齋浙江海鹽人也舉天啓壬戌進士初任江西建昌司李旣改閩之典化平反出入獄無寃民綜核諸屬吏莫敢以私進有暮夜却金風以治行高等徵拜吏科給事中同官章正宸莊鰲獻建白忤旨下獄公上疏力救又論安民之本在于守令守廉則令不敢貪守慈則令不敢虐守精明則令不敢叢脞且爲令者衆又多操刀學割之徒[illegible][illegible]別難精爲守者寡皆循資積俸而升故才品下

皇上廷推禮遣凡生民疾苦吏治臧否使得了

天子造績成而後加不次之擢時論服其深切而能用也丁艱起補歷兵刑兩垣後掌吏垣見盜賊邊起民生凋瘵屢疏乞身任怨彊竟不見許庚辰大計時三吳守令倚要人爲窟穴吏部拱手莫敢問公與掌河南道祁公彪佳矢志澄清凡吞舟漏網者皆罾拾遺白簡中窮奇饕餮爲之一淸故事掌吏垣者計吏事竣即共月優擢太常獨公以不至宰相之門駁再駁政府乞骸公命始下此甲申三月初七日也

時冠警且追公以十二日受事十五日奉命坐西直門十六日甲辰冠突至城下公擐甲衣短衣[illegible]處城閧冠攻西北一帶最悉西直尤當賊衝時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公登陴周視矢叢射如蝟屹立不稍退循麾金厲士卒匿[illegible]已五月莫肯用命公夜坐撫病卒忽墜大礮破瓦落公案前擦擂盡倒公手撫如故士卒皆感泣十七日乙巳公親督從者[illegible]土石塞門同守武安侯鄭某伯張某尚開門納[illegible][illegible]賊數百騎尾其後不覺公亟手施箭砲賊稍卻公議塞門城頭宦寺鮮服怒馬柘羊不驚高馳走雜挽守卒欲搶啓閘凡坐門諸臣多不得[illegible]共望敵公奪路上城見賊忽盡易緋衣俄而同守一宦亦易緋衣登陴公怪而目叱之是夕深更大監某密遣二卒手箭飛至斬關求出公親詰之語審乃厲卻之俄從得勝門去矣十八日丙午賊集城隳多羸弱男子公召諸卒諭之能殺一賊者賞五十金須臾健卒數百縋城格殺賊百餘人擒十餘人即斬之城下賊分馬步東西迴顧狀如欲退城上歡呼公曰此賊

彼甲必合營至矣未幾果大至攻益急戚臣貴臣相
與議勢不可支公請見 天子言狀至西長安門二
鼓矣門守少宰沈惟炳禁出入公排門直前午門遇
輔臣魏藻德引公手曰朝廷大福自無他虞旦夕兵
餉且集公何匆遽爲啦公同出公既不得面聖復走
謁總憲李公邦華道不可爲狀相持而泣遂還西直
門十九丁未黎明宮人數十百競從東華門出城
大援訛言 天子他幸城守益弛賊遂釋德勝門
守卒盡逸公急距戶自經爲從者所解擁公

我若得一見 天子吾無憾矣從者持公衣風
面卒不能前入遂左三元祠舉首視屋梁曰吾終
矣遂索酒飲語從人吾受恩列卿守國亡賊入雖
父消息未真亦何顏自立衆皆哭公止之曰無亂我
方寸且聽去約二鼓公喉間格格有聲家人張儉者
先覺共起視已用舊帨作結自經亟解之得甦公曰
悞我悞我遂起作絕筆云 祖宗三百年宗社移于
旦夕身居諫垣不能匡救法應褫服殮時用角巾靑
衣覆以單衾勢以布席足矣棺宜速歸恐累先人也

盈泓泓泉路炯炯寸心所以瞑乎目者又不在此也
又寄弟中丞麟瑞書則憂江南有事寄從弟曹則朝
生平學文山要朝觀劉事就死之志書諸子則教
以讀書明義理崇儉朴不能北面事人義二十日戊
申有同官某既身許賊復遣一役招公謀歸里公麾
役去已而復來摘之戶外送臣高鄰漢已受賊署擢
知重公解説百端公厲辭却之恨恨去同鄉祝孝廉
淵聞狀來視公公引酒共酌告孝廉曰往予聞文山
臨刑命家先生先生曰人之初念未嘗不

轉念失之投命予初念也時尚訛言 先帝南
外從者多勸公倒長南遁圖事報國公語之曰我
居諫垣言不足動主目擊時危毎欲奉衣哭陳其
詳自觸而死以尸爲諫況國破日乎因髯吟文山零
丁洋裡詩或曰黃冠歸故鄉今亦可然公笑曰文
山之言雖爾文山之事若何抵暮孝廉別公去公書
手軸然悠遊自若酉刻報經家人尚抱持不釋公嘗
身挽臂自捽束帛移刻遂逝右手微曲握拳幾透衛
頗色凜凜自將戟張三日含殮如生時僻賊將甘

殉節者左右錯愕無所出倪公元璐六月始殮詳公
直舁屍驗視得殮施公邦曜賴江右曾明經子聿得
殮李公邦華既殮懼不敢蓋棺惟孝廉遊公遺命郎
日棺殮卒亦無患賊既入京八門齊啟惟西直壓塞
不能開二十日猶閉砲攻二十一日始豁然卒從平
子德勝入西直尚無恙後兆師至燕于五月七日遣
戍西御史某發掘西直門然後盡開其有功城守
此當癸未冬甲申春間有撤寧遠守關門之議
王永吉樞臣張縉彥鎮臣吳三桂倡之自前

守寧遠孤懸二百里外四面阻敵防禦極難且寇
日迫三輔震驚議者欲撤寧遠守關門挑選銳士
行遏寇即京師猝警關門之援旦夕可至　天子一
其議惟公言撤之便又屢疏言薊帥堪大任宜急引
入關一時廷論群譁之輔臣陳演魏藻德尤與公左
謂無故棄地二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次輔方岳貢
詒書南司馬史可法深咎公守關之議公執言事關
重大　陛下宜與督撫諸臣密計而急行之既為[illegible]
數百言昌言于朝六科多不肯署名遂獨疏其事[illegible]

竟寢迫寇患急朝廷悔不用公言屢下旨撤督臣吳
二月初旬出關徙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
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京師陷矣事介呼吸一失莫
追公又嘗于壬午冬陳整飭江南根本重地為京師
應援請假南司馬以權節制諸帥亦為群論所格云
南都贈公兵部右侍郎謚忠節祀旌忠祠
論曰燕京之難殉者數人然死則死耳于國事未有
濟也惟公則不然使棄寧遠徙吳帥之說行上[illegible]為
奉天之李晟次則為汴都之种師道無難也何[illegible]也

豕長蛇陵憑無忌殘我宗社戕我君父哉即不為人
盡堅守如公賊頓兵城下援師漸集有鳥奔獸決
况得畀從公南司馬節制諸帥之議威柄既肅勤王
義旅可一呼集乎然則世徒以殉節目公豈為知公
哉

孟忠貞孟節愍合傳

公諱兆祥字允吉號肖形山西澤州人也世籍交河朴㝎古心伉直自負中天啓壬戌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憂去丁卯除原官主考四川己巳陞吏部稽勳司主事歷驗封考功文選員外郎辛未分較會試所取多名士時方典選其門人有以地方請者公正色拒之曰纔入仕途便有趨避後將無所不至聞者懼然顧其松栢之操晚而益勁長身遐腹非采稜稜不受要人請託不通知交闗閽凜然署中氷霜[illegible]

為有包孝肅遺風尋忤中官意以事降行人司司副由光祿寺丞遷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癸未陞通使是年八月子章明登進士第觀政未授職甲申陞刑部右侍郎屬時事日棘門人司勳郎蕭文舉乘間請於公曰萬一京都不守奈何公握手不應曰莫商量各人自立主意又曰予有老親在千里外又官閒曹非要職尚可從容熊為悚然不敢復對賊至守正陽門城陷不屈死姑媳俱殉子視殮畢亦自縊死南都贈公刑部尚書謚忠貞贈子河南道御史謚節愍

同祀旌忠祠而文舉兩次自縊卒為門人劉蘭生等救甦嘗有哭師詩云盛德瞻醇穆雄文見炳燐日沉先棄杖風急但焚輪舊里碑傳記虛堂象掩塵門生羞後死洒淚志忠臣二云清肅銓規在程材得士多尊嚴儀岱嶽感愴重山河父子忠同傳乾坤氣不磨西州投策痛恐汗畏經過三云生死從來事門牆訓迪嚴志操期邁古風尚可頑廉詰曲為心印迂回此淹悵然羞展卷孤月墮虛簷四云忍見皇輿北稱江海遁從君臣已老殉父子非孤青史芳聲[illegible]

維正氣扶招魂餘弟子風雨泣蒼梧英雄淚士論翕然宗之

論曰燕京之變死節文臣二十一人乃先生父子姑其二洵足奇矣顧臣為君死婦為夫死一耳至以未適人之婦而矢心不二慷慨殉節其可敬可憐也尤倍於他婦其節愍公之謂與

施忠介傳

公諱邦曜字爾韜號四明浙江餘姚人也中萬曆己未進士除武學教授歷國子監博士工部營繕司主事甲子典雲南試遷員外郎丁卯出為漳州知府以廉幹稱擢本省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司使戊寅進光祿寺卿通政使免官癸未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上實圖察吏安民疏大畧言巡按權重憲綱所載明言奸貪蠹政害民者隨即拿問又六品以下官有犯取問明白從公決斷以實奏聞今巡按考察當事

呼名過堂未見拿問一人即有一二參劾需次近即有不時參劾之旨不過取一二單寒者塞責民命倒懸在於呼吸安得為此文具考察官吏必須當面發落某官稱職留任某官不稱職斥逐某官奸貪蠹政害民拏問遍歷府縣立時分別廢幾人情震悚然其要又在反求諸身必贓罰不取土儀不問謝薦不收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又曰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即去一民賊奏上天子嘉之甲申春賊偪京師公慨然自誓曰此臣子授命之日也既

城破問僕曰倪尚書安在偵之還報曰自盡矣公詒之曰若等候此吾即往冠服視倪也入內久不出探之已自縊死遺絕筆詩有慚無半策匡時難惟有一死報君恩之句南都贈公左都御史謚忠介祀旌忠祠總憲劉公宗周哭以詩曰淮南一別與垂寒再拜班荊話屢酸國難敢忘婺婦緯時危轉憶菜根盤身徂風紀綱常重節自平生問學安白馬巖前池畔草永存規矩奉輸般

論曰大行之變信之有素故二十一人中合之一

正殉難並早宜主臣關固有精神照榆者耶一賢宛轉數四未免葛藤惟忠介最為直捷從容一概兩兼之矣

梁溪鄒漪流綺甫纂

李忠文傳

公名邦華字懋明江西吉水人中萬曆三十二年
士授知涇縣四十年擢御史巡按浙江有風節時
陵南北部之隙已啓群小爭攻東林西北諸正人既
心忌公爲鄉黨介弟公又將白邪正不少假借遂相
讒言曰公與周起元等五人爲五鬼既而德清
延東林西北無虛日政勸公少安[illegible]
爲儒林之學問莫作反覆之小人時論共[illegible]公四
五年出爲山東參政不赴天啓元年即家起光祿
寺少卿以病請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天津三年陞兵
部右侍郎四年復稱病歸時魏忠賢蠅營輔孫承
宗請入覲或言承宗且與晉陽之甲公爲內主忠
怖嚴旨勒承宗還鎮御史倪文煥遂疏論公東林
黨革職崇禎元年起工部左侍郎即督河道陞兵部
右侍郎協理戎政復以病去二年起南京兵部尚書
丁憂十六年起南京都察院都御史再疏堅辭闖寇

城困辭家日爲文告先臨淮王矢以身殉改左都御
史既莅任申明憲約榜絶餽遺疏薦成勇孫晉秀清
風亮節可當大用是時寇陷武昌曁及江右公上備
東南策謂長江衣帶非僅僅守九江安慶可恃
恐今宜增兵以扼險江撫駐九江贛撫駐吉安以
虎豹當關之勢徃來策應責在監司上嘉納之十七
年賊勢急公率御史申嚴保甲力爲防禦時上日
召對公密奏請皇上固守社稷守死勿去效死廟
事命皇太子撫軍舊京又密疏[illegible]封江南
壯東南之勢上心動然而中允李明睿議南遷給
光時亨劾之朝議大閧遂併侵監國分封之議而
事去矣三月十五日賊已逼京師公趨閣中奏請督
師召集朝紳鄉袞居民不問大小老弱悉令城守親
冒矢石以固吾圉乃首相魏藻德尚作過食變龍
候久不出出而徒曰事未必至此老先生且姑待
爾時聲色俱厲痛哭流涕以道卒不悟也十八日
益困賊攻城甚急無兵無餉羸卒守埤中官構故
細涌城公言既不得行復躬率諸御史上城巡視諸

瑫矢石拒之不許入公道遇太常卿吳麟徵捧手揮
涕誓死國難十九日聞上變公南向痛哭携冊印冠
帶人告安會同館對文丞相再拜矢志題絕命詩有
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騎箕天
上去兒孫百代仰芳名又自贊云堂堂丈夫聖賢爲
徒忠孝大節矢死靡渝遺國不造空負名譲臨危授
命庶無媿吾君恩莫報鑒此痴愚題畢遂自縊死屍
五日後乃得殮云公性介特寡言咲不尙華後畢
嚴重居官四十餘年重名節勵廉隅蕭然若素遊巷

望崇隆爲海內山斗退然不勝至値事變利害㐫
然如山不可撼奪南都贈公吏部尙書謚忠文祀旌
忠祠

論曰忠文公固理學經濟忠節兼全之名臣也虞山
先生嘗爲予言忠文三筦戎政大有建白惜不得伸
其志迨賊逼京師欲奉太子南渡朝議紛紜卒[illegible]
救忠言不用而以死繼之所謂竭其股肱之力而加
之忠貞者也公請皇儲撫軍俟旨之夜作詩有云五
龍候日影一馬聽江聲及請二王分封亦有詩云[illegible]

補天手貢畫策老臣才慷慨悲凉聲淚迸咽彼時之
固非不容于死若遲州相又可勝寸磔哉

許忠節傳

公名直、字若魯、直隸如皐人、崇禎七年進士、初令義烏、丁母憂、服闋、補惠來縣、擢吏部文選司主事、遷考功員外郎、公性端介、自爲令時、砥礫若氷雪、至是益纖塵不滓、尤加意善類、多方甄引、甲申三月、賊逼京城、公約同官出金餉士爲死守計、及城破、賊令報名、公曰、身可殺、志不可奪、堅不往、時有傳　先帝南幸者、公一望喟然流涕曰、當此四面兵戈、駕將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惟有一死而已、而知駕崩之

慟幾絕、客以七旬老父爲解、公曰、今日不死、復何面目趨庭耶、即草家報奉父書中、首述忠孝之訓、次及葬母教子、無他語、旋整冠北面拜已、復南面拜、賦絕命詩六章云、率土皆臣自聖明、狂氛何事敢縱橫、驅馳安得趨桓力、一斬元兇盡洗兵、貫盈臣罪豈容誅、屠戮腥聞駭毒痡、磬竹南山書不盡、任將寸磔有餘辜、君國深仇慘古今、幺麼逆豎偏相侵、微軀自恨無兵柄、殺賊惟殷報主心、在天靈爽念高皇、關闕當年垂裕長、願待吾皇遄謁帝、祈哀仍使國威揚、一死酬

君見血誠、滿腔忠憤痛難平、大仇未復身先殞、漫化啼鵑灑淚盈、擲筆翻然辭世、行老親勿予痛、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聲書畢、入內室取麻練自經死、越旦啓扉、公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神如生、客爲稱貸以歛之、蓋公秉銓政時、庭空若水、死之日、案間惟留圖書數卷、無長物也、乙酉贈公太僕寺卿、謚忠節、祀旌忠祠、

論曰、岳武穆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予謂惜死之心、正繇於愛錢耳、世豈有賄賂盈[illegible]

苞苴塞路、日坐銅山金穴中、牙籌握算、而刀鋸[illegible]獲時懸崖撒手者乎、然則公之抗節不待遘難也、於其爲令秉銓一塵不染知之矣

馬文忠傳

公名世奇字君常號素修南直無錫人也祖桂林先
濂父學博希尹皆以廉謹名公生頴異少即與弟世
廉世名攻苦下帷有平原二龍之譽十六爲諸生三
試皆第一嗣後郡邑廉訪遐方使者試無不冠軍精
制舉藝所評定推一時冰鑑每科牘房書帖寧居選
出人人奉爲金科玉條遐方僻壤不脛而走至有挾
公爲先達古人者然困棘闈久辛酉始以恩選第
對大廷甲子舉賢書服闋舉士猶然貧窶也辛未

成進士改庶常時義與君肯捋自其爲諸生素願附
公豐垢至是以得脩公出門增爲幸每傾心于公咨
引大義明國體推引同志愛惜人才非公事不以謁
烈皇帝勤政宵衣三日一視朝漏鼓四下輒出御殿
廷臣至多後期公獨鼎先每闕門未闢輔臣未至燈
火熒然相對者公與劉文正公而已累進宮衛丁丑
分較禮闈所得吳廷倪長玕等皆知名士戊寅上
念二祖列宗本支繁衍而頻年用兵百姓勞苦欲與
民休息乃命詞臣分諭諸藩務體天子體恤元元之

意公得山東湖廣江西諸藩剋計行二萬里所宣諭
凡二十五諸藩賜予甚厚公却金凡數千己卯至孝
江右楠發一省歡服解元劉君勃素稱西江僑時且
丁卯倪文正公所嘗擬第一也尋丁父艱戴星奔歸
喪滿再入公念母氏衰榆風燭不忍遠離俛而冠警
日過公曰主憂臣辱吾敢偃息在床乎遂決計北行
宜興之再召也公方居家兩道時極言東南民力竭
嘗函謝遣獻使獲有學字故宜與入告遂奉
及公入都宜興已去位吳甡復起入歸自裁門生

故吏所親人奏僉議漸緣相及寺賦
歷紀其後事不少異最要未分較武闈是冬闖
秦晉獻賊寇楚蜀內外帶一空然廷臣持文法厥害
賄賂益甚 上不時召對公言用兵以人心爲本人
心聚爲之用雖寡亦強人不聚用雖衆亦弱今闖獻
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所畏闖人
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目前勝着須從收拾人心始
收拾人心須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
不苦兵始至人心轉賊勢孤而後相機操縱剿撫並

行獻闖皆游釜魚矣又言今日泄泄詭詭各待兩可之謀未定一成之畫寧可斷送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卽如楚寇一事人心作何收拾左帥作何安頓眼前督撫畢竟做得做不得通盤勝算亦非一着共可而誤乎對入未省甲申正月闖報益警詔部議各官助餉助餉罷公慷慨銷析虧貲袍帶應之三月賊入畿輔　上日召對百官大條但稱待罪庶官戰[illegible]巳公歸邸卸袍帶輒淚下日事不可爲矣吾一死報國耳旣而賊至城下十八日丙午兩送無行人十九日丁未城破　上巳崩煤山民間未知也六傳巳而幸公起沐浴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北面望闕拜起持印授僕曰　上果南幸速持此間赴行在復南何遂拜太夫人曰兒從此不得長依膝下奈何因泣下舉家皆哭將公侍姬朱與李亦哭公急止之曰無亂人意忽緋衣賊二人露刃馳入左右走匿公安坐不動賊復馳去公與二姬閉一小室中自經諸僕排戶入救之公及李姬皆復甦朱遂絕僕泣以太夫人動公公曰不死正恐留此身爲太夫人辱耳兵部

郎成公德故公相友善以慷慨從容義來諭公荅書吾輩舍一死更無別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天予我成仁取義故無憾也勉之吾輩正不必遜古人耳乃夜簡書籍俾僕攜歸二十日戊申手書二函一寄弟彝廉一付子壬玉俄有朝士數人微服樹遏中有削髮者謂公曰皇上且南我輩以此故偷生君詞臣可無死因潸泣相勸公曰吾意久決公等休矣盡是李姬哭而前曰妾死主手當使主歛妾妾義不獨死遂立乞紗帨自經死公命币稚三以二紗朱李[illegible]其一棺謂僕曰留此殯我于是泉始懸遏公呼諸僕曰吾世受國恩身居秘省自辛未至今十三年矣本見國破君亡死固吾分太夫人年老聞信必過[illegible]語吾兒謹事太夫人吾得正而死死復有二妾天之與我厚矣卽皇上未南南中必有新主但天下事未知何如耳言巳命僕出起題壁曰馬世奇同妾殉此遂坐自經而逝其與弟書曰吾幸全受全歸毋親自可無憾且魂氣無所不之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周將時周旋毋親之側也江南此時當亦無乾淨土

念之憤懣與子書謂京師失守一籌莫展真所謂死有餘責不能懟然者汝與汝母及汝兄弟耳忠孝二字是吾家風好守之一姐先死玉潤後死女流得之尤稱殊節力慰祖母勿以我為痛加餐以延天年可也吞成玄升東附寬玄升亦死矣到底與我同心若此玄升一門四人俱死吾一室三人庶可相匹吾少時嘗夢詠詩二句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此文山語也特與汝識之而公當遥貢時父學博先生亦夢記徐孺人有忠臣不事二君語焉終大節

蒼天定云公敦倫常重行誼少以父學博先生爲師與弟孝廉互相切劘無媿金昆玉友侄博士瑞川等孝廉應試癸未公當入主分房慮其進取稱毋意國[illegible]博士遂以是科成進士自弱冠即受知顧端文公題其行稱有夾輔柔揄之祝地方有司人人國士遇公矢不與一居間事獎借後進東南之彥多依以成名及門數千最稱重者龔進士廷祥王職方永積黃文學家脩君家儉樸澹素布衣蔬食蒼頭廬兒終公身無與人鬭爭搆訟者南都贈公禮部右侍郎謚文忠

二郡皆贈孺人祀旌忠祠

論曰甲申殉難諸賢多倉卒表見臨危致身其素稱海內山斗者范文貞李忠文成忠毅劉文正數公然皆以氣節品望稱不聞雕龍繡虎之譽雖倪文正久號文壇南面王亦在木天以後未有若公自爲諸生卽以文章氣節雄視海內者也自吾邑有公九龍若增而高二泉若增而深嗚呼公于邵文莊高忠憲顧端文眞百川之有四瀆哉

王忠烈傳

公諱章字漢臣號芳洲南直武進人也幼食貧性至孝葬父至手自封樹嘗夢陳烈帝與揖且告之曰公忠孝人也異時當不徒以功名終辛酉領鄉薦戊辰成進士榜前數日公所居里湖輒至者三若盤旋狀居民咄咄稱異事庚午令諸暨暨之民不半載頌神君云適寇弄兵東海鄞當其衝鐵善吏臺使者以公才爲請於朝將調鄞暨民聞之呼號奔走願借寇君而鄞命且下鄞人來逆者暨爭逆之公不衣巳寄遺鄞人而正告暨曰若等父事予而予字若牟甫子也何言去去亦何恐亟雖然其若鄞命何居有頃辛去暨如鄞暨之民德公常山之崖肖像祠爲鄞故劇廣袤四百一十八里視暨號難治公自下車迄底績凡八年俗喁喁向風蒸公治鄞如治暨而鄞人之德公者亦無異於暨人之德公者岦聞稍遷工部主事卒授侍御史巡甘肅蓋特恩也先是嚴疆一帶數被兵燹巡方者多規避公曰東西南北惟所命之甫叱馭入關貪墨望風解綬條嘉峪抵天山悉單騎躬行

撫賞番人畏威懷德至焚香獻酪以去如雨河旱乘屬步禱不雨乃爲文檄神祠曰御史某奉命西巡未嘗受一錢殘一人至德雨澤神亟吾身毋殄吾民神血食茲土不克請帝命甦此方民當告　天子易爾位絕爾祀檄焚雨如注下人呼爲御史雨故例選屬較士率用按監自隴以西二十五庠報雋者科一二人或盡榜不得一士公鑒衡而卯闈捷者六人[illegible]遊未幾而封事百八十上悉關軍國大計至劾[illegible]臣殺良冒功糾甘撫剝民侵餉罪播差擾驅附良尤佩侃不避權貴庚辰讀禮歸會獻賊據上游江南騷動薦紳多挈貲遠遁公日與當事爲守禦計或告以悉宜避公毅然曰城以人存亡冠帶者先去爲民望執與固此圉乎設有不測於關祠孔廟覓殘吾屍可也未幾警息服闋陛見　上稍甫續薦賚之即申賊勢孔亟因陳保江南策謂沿江上下轄諸險隘宜如邊制聯絡堡墩州邑巨室有間警潛發者法無赦綏撥其貲充餉又上奠畿輔策謂遣西夷以分敵勢撤邊兵以壯神京調降丁以搗賊巢因薦惠世揚可大任

惜不果用都御史李邦華諭公負文武略趣援京營選視時二月六日也既受事義不反顧有南下者[illegible]家信公曰國如此何有家爲因援筆立書數字云全晉既殘關門告急臣子不復問身家矣 皇上眞如堯舜而下絕無應手之人奈何無他及語二十六日冀保破京師震驚調營兵五萬軍城外襄城伯帥之而公督在城兵計堞分守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凡手五晝夜呼力竭矣三月十有八日攻彰義門公率將士擊發以守矢集如雨弗却也向明時 上崩[illegible]

無固志公猶手擊二礮傷賊賊少阻須之急公顧語同事科臣光時亨曰事至此惟有一死時亨曰如是死委同士卒死奚異莫若入朝見 帝行在丞獲則死死得所也公許諾時亨遽易服時強公公曰否否予之造朝者恐同士卒委草莽期烈烈死也若去爾冠易爾服官不官卒不卒奈何無易便行數武賊騎掩至叱下馬時亨遽離鞍韉前立且請降[illegible]視兵御史軟予叱賊脅公公不屈賊怒碎公膝墜馬公坐地大罵賊益怒卒手刃公棄走公僕某索公[illegible]

望見公怒目張口一手據地坐以爲猶生也亟呼不應遇害矣一力士負公抵寓與之金逐詢姓名不答辭去賊令死忠者寓毋兵兵者斬賊因多秦人過者輙曰此故京營御史居停也曾巡甘肅有惠政羅拜乃去夫人姜氏聞變慟絕乙酉贈公大理寺卿謚忠烈予祭葬南都浙江毘陵三處建祠廕子之柯錦衣世襲之柯負文譽與弟之栻並礫柯著節予稱爲難友云

論曰余聞王公恂恂長者雖擢巍科居要職未嘗以權勢炫耀鄉里及遇變忼慨叱咒徒粹何卓卓也使公早從時亨言易服趨朝可幸不死之免於辱身殘行乃時亨者不死長安而終死金陵西市正公廟祀易名時也人亦何苦不爲忠烈哉

陳恭愍傳 附妾時氏

公諱良謨、原名天工、號賓日、浙江鄞縣人也、中崇禎辛未進士、父某沒官雲南、以貧故不能歸櫬、後得第、謁選求授大理府司理、乃奔喪歸、尋拜四川道御史、甲申正月、蒙拜文文山於堂下、文山揖之起曰、公與余先後人品相同、何爲下拜、三月十九日城陷、仆地昏暈者數四、自是水漿不入口、其族侄一擎勸無死、曰、吾志非一日矣、時有執友李芳泰在旁、公曰、吾爲國死義、不顧家、止此先君竈穸、老母侍奉、嗣繼未定、須一言、言不足悉、因賦詩云、中天懸日月、（海所畢倏倏爾陰霾、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書至此、忽颶風襲牖、曰、异哉此風、隨續云、電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明君、愧予沉痾久、牀第淹數旬、背城孰盡瘁、巷戰杳無聲、如何祉稷靈、惜爾順民形、報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即逆民、參觀非一日、蒼蒼不可問、亡國我何存、誓存不二心、一死報君恩、末題云、爲子爲臣、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大明監察御史陳良謨書於賊陷北京之日、遂付李收之、末幾聞帝崩煤山、大慟曰、吾所以隱忍至此者、爲帝在也、今已矣、吾死晚矣、死晚矣、諸僕羅泣不從、痛飲扃戶自縊、有新娶妾時氏、年十七、聚甫百有三日、端服靚妝、侍公同盡、諸僕從窓隙泣窺之、公上立掛藍帕、噴血滿地、時氏以紅絲帶縊於傍、急破窓踰入、公氣未絕、戒弗動、時氏彼脫力歎、不能即逝、我繫之幸盡、汝爲我高其懸、汝送我終、猶吾子也、諸僕泣曰、主人此去、定爲正神、公曰、然、吾當佑汝、遂絕、南都贈太僕寺少卿、諡恭愍、時（贈孺同祀旌忠祠、

論曰、恭愍之死、較他人更難、上有老親、下無血亂、而又寵愛在傍、毫不繫戀、眞大解脫人、至時孺人部頤稚齒、玉節霜標、茲二人者、可謂飛越愛河、游行劍樹、同上天宮者也、豈徒血性决烈也哉、

金忠節傳　荊州章氏等

公諱鉉字伯玉號在六南直武進人也籍於燕幼穎異博古能文年十八舉順天丁卯鄉試第一戊辰[illegible]捷釋褐後歸娶授揚州府學教授日進諸生闡明濂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一時英碩多從之遊比予胡安定之門尋轉國子監博士庚午陞工部主事督理軍器躬自察飭毖慎有加當是時 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彝憲奉敕總理戶工兩部錢糧且建立公署通國共駭公特建言請罷甚唯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恥之維非止爲糜費無益計也況入不報未幾彝憲移檄內閣兩部司屬謁見合照部堂體制等語公憤然曰不幸而前言驗矣又疏糾彝憲亢顏[illegible]心妄自尊大以 皇上遴簡之臣子而令共磬折[illegible]儀將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謬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廷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决不敢俯[illegible]彝憲之庭致罹交結之條[illegible]行切責亡何分稅杭州未任值移疾歸甫匝月彝憲以驗放火器參題奪職一時正人君子爲上書白冤[illegible]如禮部周公鑣刑部曾公荃並坐降謫公從此絕[illegible]仕進鍵戶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環堵蕭然不蔽風雨而躬爨以養父[illegible]謀諸弟抵掌今古怡然甚[illegible]有談及輦上貴人者即掩耳蹙面避之辛巳丁[illegible]甲申服闋二月起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甫二[illegible]餘日而寇犯宮闕[illegible]三月十九早闖 上變公裂眦罵賊裹易麻素衣加冠袍束牙牌趨信地入皇城門有內官同守職者突潰而出公力挽之大聲曰爾何去守門固內反外爲多人攫奪之不顧去公趨大內且見諸宮人狂奔逸出公在御河側解牙牌付家人四拜曰歸送太夫人餘無所言投入御河長班急挽之公怒以手揮長班復躍入而殁母章氏妻王氏弟鎔俱赴井殁是時賊據大內人不得入踰月賊去見冠袍浮水上捽公首無可識認家人以網環驗實持歸配以木身成殮禮南都贈公太僕寺卿謚忠節祀旌忠祠

論曰樞曹一席職係封疆或竄或降不可數計獨公與成忠毅不屈以死豈非其平日卓自豎立不苟阿

矜遇非常激昂奮義哉故曰爭繩墨者不可與圖
遠利怯小害者不足與蹈重危如公者前以擊閹後
以死賊嗚呼烈矣

申節愍傳

公諱佳胤字井眉號素園北直永年人也天啟辛酉
舉鄉試成崇禎辛未進士出文太史安之門授儀封
知縣調祭杞縣一塵不染以清廉第一稱行取吏部
文選司主事獎人才絕奔競屢上封事銓政肅然歷
員外郎陞太僕寺寺丞甲申二月奉使近畿賊勢漸
逼朝臣多藉事引去左右咸勸公曰既在外可以脫
然公奮袂流涕曰京師兵力空虛脫有不虞安危真
共之義謂何乃星馳入都時三月十二事□知大事
已去以書貽子涵光曰行巳曰義順數曰義不可
背命不可違在朝在野無二道也天下事壞於貪生
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死於房幃鬪爭均死
也數者寧死不惜遇君父大節縮首垂涕百計求免
此真不善用死矣吾受國恩誓以死報是時其母太
安人年近七十迎養京邸左右以此為解曰吾業以
身許國勢難兩全十八日聚賓客為幼子盛行冠禮
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也因以生平所著詩文付
之曰吾作官無長物半生精力盡此矣十九日城破

左右請易服匿他所公曰吾來此何爲者入而避何
如避而不入巳聞宮中變仰天呼聖明者三視兩僕
固守不去紿之曰往吾拜客時擇有善地可隨行至
王公廠有井泓然兩僕知其意急挽之斷襟躍入兩
僕呼號垂綆救之公在下呼曰汝等歸慰太安人君
亡與亡有子作忠臣莫過慟也時年四十有二未幾
賊從關東潰回欲肆焚戮幼子煜挾太安人奪門出
童僕皆從有傭書孫起鳳者從公已十年矣號泣請
留曰我等俱去柩誰與守賊果焚民居及徐苑

吾主以忠死願弗焚賊怒鞭之徐叩請愈哀賊感動
卒不焚及北兵至遯居民外徙徐懼邏求其同里得
鑛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舁至天寧寺故得全徐之
力也南都詔贈太僕寺少卿謚節愍祀旌忠祠子涵
光高才峻品與弟煜並以詩文名世

論曰往余遊白門時素園先生方左遷國博枉顧旅
邸歡相得也稔知其少孤事太安人孝爲孝廉時有
和光草今慷慨赴難視死如歸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信夫吾見神京淪陷若作宦者肯遯出都門便稱
爲路若先生及從外入與城存亡素志已定非若臨
事無可如何只得一死者比也特太君高年或先護
送出京免其驚痛意愛日之誠殆有須臾不忍離膝
下者乎

王忠端傳

公諱家彥號尊五福建莆田人也為人高視濶步有
大志不拘小節與人誦義俠事輒心向往謂丈夫能
期待應如漢伏波將軍居恒不忘馬革裹尸齗齗者
無庸也天啓中辛酉壬戌聯捷鄉會筮仕開化縣甫
下車召諸父老謂曰昔人以制吏縣令為親民官所
關利病不細吾來　天子命令茲土期其若等更始
若等其敬聽令言毋徒驕蹇取戾衆曰諾一年取利
民者行之其有不便輒為釐之民無遠近不謀而[illegible]
曰神君徵甲子分省試矢必得人為天子執入闈歟
曰魚目溷投夜光莫辨瓊瑤似玉碧盧難名雖然顧
鑑燭何如耳比徹棘獨公所得士稱知名乙丑謂闕
辭有惠政一如其令開化者最聞擢省中彈擊無所
避權貴歛手尤留意亂本謂貪墨守令朘削民[illegible]
不得衣食致良民盡走為盜因上疏曰臣見秦晉之
間饑民相煽過都越境千百成群原其始未有不從
一鄉一邑起者使當時為守令者早為之所取屬官
十二荒政一二行之亦未必潰裂四出一至此也論
者以此責功令使然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稱
循良坐是不肖而墨者以東濕濟其饕餮一二賢明
之吏又為文法所縛不得展布雖有召杜無從撫字
即當鄭俠未敢繪圖秦晉之禍大率繇此今四方非
無事也三楚揭竿已有其形閩越弄兵且明見告[illegible]
及今不為早計不出五年必至為秦晉續唯[illegible]
少寬文網俾得展布四體一意撫綏詩曰不競不絿
敷政優優此之謂也如是而猶有不克承宣致萑苻
勿戢者即執守令治以養寇之罪其亦何辭疏出天
下以為與平梁內救亂藥石率無過此公居言路十
年封事百餘上大抵皆關切利弊裨補生民庚辰晉
大理丞踰年從左少卿遷太僕又踰年擢少司徒尋
拜右司馬協理京營戎政時國事隳壞無復可為譬
猶錮疾之人扁鵲倉公不能療之立起然公蒞任補
救不遺餘策甲申賊逼京師公守安定門督戰甚力
不幸城陷賊大擁入或有諷公亡者公正色叱曰國
破身死吾何足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
乘輿觸死輦前贖臣子萬一之罪耳言畢北向叩首

詔　先帝復南向叩首以謝文母延自經死僕四
入扶公櫬歸道遇賊得禍尤烈弘光初贈公太子少
保諡忠端祀旌忠祠
論曰國事之壞半繇良民盡走為盜然驅之在墨吏
公自為令至言官鰓鰓慮此使在廷早見盡如公賊
禍之酷豈至是哉履霜不戒尋至堅冰悲夫

汪文烈傳　附配耿氏

公名偉字源長南直上元人也少英俊中崇禎戊辰
進士謁選授知慈谿縣縣故岩邑公以廉平清靜治
之政聲大著時　烈皇帝念邦家多難木天片席當
預儲數歷中外安攘文武之才為異日綸扉揆席地
乃詔擇縣令司理治行卓絕者試其甲乙入直[illegible]
公名在高等補翰林院簡討時人有登仙之羨公獨
思仰報天子拔擢與為國掄才破格用人至意益摩
厲洗濯留心經濟未幾流寇破荊襄南都[illegible]震恐

欽補野乘

公上憂宗社下念桑梓上江防綢繆疏大畧謂留都
城週百二十里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illegible]上
而來則淮為之防賊自上而下則九江為之防故禦
淮即以禦江而守九江即以守金陵今淮上有督[illegible]
史可法屹然長淮保障矣九江一郡當江楚之衝當
以地形考之武昌藩蔽九江九江藩蔽太平太平藩
蔽金陵宜有重臣駐節武昌九江則設立督撫而太
平采石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於此作聲援而
繁蕪壘武操臣宜駐師新江口文操臣宜往來巡練

江北備曰江面頗狹一葦可航制亦宜如采石以兵
部侍郎分守城中之守雖有軍士粗具名目難恃無
恐大司馬名爲參贊於百姓尊而不親所應亟補府
尹府丞之官重其權久其任以聯百萬士民之心如
御史詹爾選葉樹聲郭維經成勇趣撫袁繼咸左光
昭淸眞端亮皆不二心之臣應擢卿貳以備江上[illegible]
撫之選或酌資俸以備府尹府丞之用必能實心任
事漸有成功疏入報聞癸未分較會試得顧咸建冠
本房人以爲允十七年三月賊陷京城公[illegible]室耿

衣貞畧表

氏誓死殉國手書貽子孝廉觀告以[illegible]藏之[illegible]卽
先葬趙昜發夫婦爲比戒觀當以忠孝自勉勿辰先
人且以老母不能終養先壠不能拜掃爲囑遂自縊
埜曰身不可辱志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從容
對縊始公居右位既而曰據禮宜男左女右不可以
倉卒越禮遂易位就縊而死人比之結纓易簀云南
都贈詹事府少詹事諡文烈耿氏贈恭人並祀旌忠
祠觀淸脩潔操能繼父風
論曰唐宋取士首重制科苟不登是選雖方州將相

不稱榮遇明庶常之授與之相類但制科妙簡於臣
任之後故文學政事益有兼隆庶常則釋褐受職石
渠天祿未免徒以雕龍繡虎之業相目三百年曠制
至先帝始復公實府其選可不謂殊恩乎及銅駝
荆棘箭僚自外入者爭俯伏屈膝不服非公仗[illegible]
義几何不笑先帝此舉爲多事哉觀以一人[illegible]
夫

吳忠節傳 附陳祈德

公諱甘來字和受號葦庵江西新昌人也少穎卓前
就甦卽能盡識雲臺二十八將姓氏長益博綜羣書
與議論証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家諸子若數家珍茹
冠舉于鄉戊辰成進士與汪公偉同出香山何公吾
騶門初授中書壬申擢入刑科居歲餘封事凡數十
上悉關國是君德人材民命之大意有不可輙力爭
雖權貴人不避輦下嘖嘖稱眞諫議時大司農某自
嚴詿誤下詔獄道路咸不平然當事輒無敢

爲訟寃者公首昌言于朝曰漢臣賈誼有云
則堂高廉遠地則堂卑三公之貴天子已改容之
不宜復加縲紲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猿遠不敬也
又谷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大臣有
勞于人尚加帷蓋之賜况國之功臣哉今畢公于六
卿首膺宮銜又崙握計務籌畫備精已閱六載比之
律例應在議貴議勤力爲申救語大剴切未幾請禮
歸越三年復補前職己卯拜命典閩試入閩焚香籲
天願得一二奇才如文成忠肅者爲國家股肱心膂

畢奏泰寧比榜發得士彬彬稱盛如何公家騶陳公
亨俱名雋後蒞吳著政聲云未幾請告癸未起兵科
左旋掌戶科時中外多故荊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
諸臣率稱護藩以去公撫膺痛哭曰是借題遁也
盡若此則 皇上之城社人民誰捍禦者因抗章請
天子衆建親親將使藩屛帝室猝有緩急捐私儲以
爲朝廷守詩曰宗子維城此之謂也今風鶴纔傳
輒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殲擒之功次之
仗劍登陴効死守之義先去以爲民望而首

既擁衛功修練儲備明旨謂何今天潢綉
毀壓若悉借護藩爲掩罪地將維城爲可留而之
入卽名都亦可守可去之土將來功罪不若賞罰不
明莫此爲甚惟 陛下留意疏入 上大嘉歎未幾
分較禮闈人或爲公得士賀而公蒿目時艱不以桃
李盈門故色喜也甲申春逆寇逼京公顧其弟泰來
曰吻爲侍從義不可辱成仁取義願弟勉之泰來不
能從及烘陷闕 帝凶問公獨沐浴衣冠自殺[illegible]都
贈公太常寺卿錄一子予祭葬謚忠節祀蘋忠祠[illegible]

潸過者公曰令不能調兵殺賊顧欲苟全求活耶遂
作書以後事并其兄弟僧凡上有疏草在日留此志
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宗龍奔至相與慟哭曰我不
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
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襄彬通國程濟皆可為也
不則求真人于亦水起樹幟于有吳我雖死猶生也
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賦絕命詞一章所
佩帶自縊死南都贈公太常寺卿諡忠節同死又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字四明[illegible]人聞變

于几有伊無半策国時難惟有微軀報
自縊尋為仆救甦邦曜叱曰若知大義何久阻
吏飲藥而卒贈左都御史諡忠介御史陳純德
生零陵人進士奉差督學順天以遵化警不能前
回京城陷自縊死贈太僕寺少卿諡恭節御史趙譔
字鎮所昆明人舉人巡視中城捕賊諜殺之城陷
獲譔譔瞋目大罵賊怒刃杖齊下殺于白帽衚衕
[illegible]知府周之茂字松如麻城人進士為賊執去追贓
不屈遣梃擊折臂死工部主事王鍾彥華亭人舉

長班趨鍾彥閉戶自殺賊棄戶溝中中書舍人宋
天顯華亭人監生賊令草偽詔天顯嫚罵不屈觸階
而死又給事中彭琯字子白永川人進士賊脅降不
從自刎死給事中顧鋐號青城成都人進士初自刎
未絕復被執毒拷罵賊死戶部郎中徐有乾罵賊支
解死御史俞志虞字華麓新昌人進士不屈死
論曰予論次死難諸公若吳忠節之從容就義施忠
介之慷慨殉節陳恭節之返旆還京皆其表表
人無間言者矣至趙御史則傳自崑山楊羽

而周王東公考其死瓜桂確
臺職而都中所記諸忠何以胥失名姓豈旅
逐偶軼耶凡記死難必核日核地而後無訛不
忠為逆既有不敢獎逆為忠亦有不甘大抵當時
此一種因執拷而痛罵而刑死即不可稱忠烈
之辭首乞憐寧在甕份而不欲一字觸忤者則有間
矣如四公者雖謂之死難可也

成忠毅傳　附父文桂等

公諱德宇玄升北直懐柔人也少倜儻有大志以忠孝自負爲諸生時瑠婚孅背讀文文肅公擧奸疏輒拊几狂叫心儀而足蹋之崇禎辛未成進士初令湽陽有廉能聲尋以釈餉得罪大吏被逮復抗疏[illegible]奸輔温體仁罪狀直聲震天受杖者三下詔獄[illegible]榆陽懸贓六千七百有奇當是時烽火逼懐柔公父文桂罵敵死公妹及妻童氏蕭氏自經死妻[illegible]女以徵贓困死公在獄精七年癸未冬赦

庚辰[illegible]

皐公又疏請輸家助國兼陳有司指𢷬之病有貪王鹽以充私橐徵站銀以飽谿壑者言[illegible]未幾擢兵部主事痛心時事以幼子麥來托同年友王重誓以身殉既受事發究心戎略爲國家柔[illegible]額陰雨既臨綢繆無及甲申三月逆闖入[illegible]文忠公相約必死以慷慨從容二義爲質繼聞先帝凶問即操雞哭奠梓宮前大呼皇上數四叩首觸階而死母張氏亦就縊南都贈公大理寺卿謚忠毅祀旌忠祠

論曰一夫抗節古猶稱之予覩成氏中閨後先赴死如飴無復兒女子流連狀瘨巾幗而鬚眉者哉[illegible]公之始爲循吏繼爲拂士終且爲忠臣爲良友[illegible]義炳丹青名垂竹帛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illegible]者也然非是父鮮舉是子孰謂醴泉無源根也哉

魏庶常傳

公名學濂字子一浙江嘉善人忠節公大中之[illegible]子孝子學洢弟也忠節公遭璫禍死學洢以身殉崇禎初元公徒步入都伏闕訟冤又瀝血上疏劾阮大鋮傳樾交通逆奄實殺諸賢請論如法天子[illegible]有加并抵大鋮極罪公念受國厚恩六天下多事以功名顯益究心天文地理兵農禮樂刑律之學一旦得效馳驅為報壬午舉于鄉癸未成進士授庶吉士將賊破秦晉京師戒嚴[illegible]樞曹成德等日夜淨流涕所以捍禦策時[illegible]對公力請東宮或二王往鎭南服又言當糾合忠義士為勤王師而編修陳名夏曉暢兵事且習于山左右豪傑宜假以事權令出都號召先帝璧之會議未定而賊勢日逼公乃遣間使走蓉城孝廉孫奇逢等約聯絡忠勇赴難計已定未報而賊薄城下三日城陷公出遇陳名夏吳爾壎方以智于金木橋且曰我儕圖一死所以報先帝公曰死易爾顧吾有可爲者我不以有用之身輕一擲也因言東宮二王故在而眞僞定間義旅且集且至獨不能少忍須臾待之耶既而東宮二王爲賊所脅挾之出武傳遇害于永平先所約奇逢等故遲遲失其期同事者哀拉之還南公乃嗚咽起立曰所以不死者欲以有爲也今已矣濂義不惜一死以報命九京矣寧不知靡衣媮食之可以苟活乎今其勢非不能南顧先[illegible]業殉社稷身爲侍從之臣而不獲以身從在天之靈寧爾寇也即不然而先父兄而有知方談笑于地下濂所不能以素棺自旐附厠先塋之側

冲旗[illegible]恩重執爵而酬家廟之前也且賦謀篡則必將勸薦紳爲潮貫論忍襲北面事[illegible]愛爲謝故人考叔有毋彥升有兒因後死者責也[illegible]爲絕命詩曰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一死懼遲[illegible]歸難須從容有靦嚴官卑非侍中有[illegible]存之并遜常山公因約同志友延頸受霜鋒不能[illegible]與彼爭雌雄不能挙龍極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忠所痛堂白七十仍尸饗未墓几五喪留與子侄扶人生誰百年壽夭所同我比兄與弟

我年爲獨豐高堂無復悲嘗不生阿儂離妣耶就文
生死猶西東骸骨雖不歸即瘞此詩筒基木有拱時
清韻入湫松又口始聞天子且出亡繼云亡□放還
鄉既望義旗起四方三者於今皆已矣當死不死真
羞惶茂家闔門自焚死幾人投繯從天子王章不屈
磔城樓金鉉躍入御溝水街頭男子不讀書西城[illegible]
中何累累耳學眼見美殺人美人不已還自剄死忠
死孝家嘗事我竟不死將誰臣君亡國破難易代正
統日月虛懸在待彼篡位我死之我死閔[illegible]元下年
但恨有書報老親云見不死休酸辛見[illegible]生活不
得爲孃愛此全歸身又貽書付子諄諄以子孫甲
申以後生者雖令讀書但期精通理義不得仕宦爲
言書畢自縊死公爲人豁達多大略慷慨好義性至
孝感忠節公詔獄之慘終身布素旨以[illegible]疾病幾
殆爲割骨肉和藥以進乃瘳談次或及義烈事輒爲
流涕平生嫉惡如仇至不忍見見亦不能容居鄉閉
門掃軌非公事不與聞值荒歲倡議出粟減價平糶
賴以存活甚衆又爲道殣給棺者乃躬至貧乏及病

疫堵家慰問之不以爲憚也子三允叔允札允桓皆
負才英犖無忝忠孝家風云
論曰論人于死生之際亦難矣哉甲申之難有欲死
而即死者范文貞倪文正數先生名垂日月亦[illegible]
青允矣至已死而不死者方簡討審之難給諫孝升
呂中翰霖生楊修撰冰如熊文選宇堂陳編修[illegible]
之數公者君子猶當諒其志爲若夫遲死而竟死[illegible]
先無閒忠孝同揆惟公一人而已乃姊事者猶以後
死爲尸質善乎文學曹君爾坊之論曰[illegible]撰貞
在報韓隱忍圖存與翼皇嗣至必死而[illegible]歸而
不歸人臣處此亦極難耳[illegible]以紅孤[illegible]託[illegible]自經
雖不成程嬰存趙之功庶無忝姜維復漢之節其言
切而痛矣余故特表之爲能死者勸而并以見吳見
好詆舌劍脣鋒不顧人禍天刑之隨其後也

吳成都傳　附子孫慈等

公名繼善字志衍南直太倉人也中崇禎丁丑進士
授慈谿知縣丁母艱未之任壬午服闋補成都成都
在萬里外時荊襄陷沒江郢道斷賓客逡巡勸少留
公謂此君命也人臣守官其敢以利害辭乃歷艱險
入蜀卽日啟蜀王請發帑金爲備禦計當時蜀事[illegible]
藩而藩府金繒積者數百萬王慳不應公貽書[illegible]
史偉業謂事必不可爲誓必死于此甲申城陷公被
賊執罵不絕口擲而割之配周氏子孫[illegible]同殉僕
五郎者幸免矣嘗曰吾主與主母已死忍獨生
亦慷慨罵詈盡于主側一門死者四十餘人時十一
月二十五日也公博聞辨智風流警速于書一覽無
記下筆灑灑數千言家本春秋治三傳通史漢諸書
家繼又出入齊梁工詩歌善尺牘尤愛圖繪有元人
風下至樗蒲六博彈琴蹴踘無不畢解當是時張公
溥以古學振東南海內文士絡繹奔赴公性好客日
具致人饌賓至如歸每三爵後詞辨鋒起雜以諧謔
輒屈其坐與同宗偉業克孝園燕等以文行相砥礪
生平負志節急人患難其成進士也會里中兒刑章
告密溥爲所搆勢張甚公獨挺身爲營救卒以免家
居侍太公疾親湯藥浣廁牏衣不解帶者數十日父
旣歿哭泣喪葬備物盡志人稱曰孝事長兄待二[illegible]
友無間言伉爽曠達不拘小節嘗遊黃山凌絕頂[illegible]
然長嘯謂今天下將亂大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爲[illegible]
家驅馳奔走有如此遊矣其銳志強濟如此
子國燕經紀其喪以少子士[illegible]具祀

論曰當燕京旣沒聞先生痛哭上書即
而文武大吏無一人肯辦賊劍閣夔峽
守而後驅數千之卒叱[illegible]以當百
雖智勇無所施矣設令公護親藩竄山谷屏迹韜[illegible]
聞亦可圖全而公顧喋血自誓與此城爲存亡終
骨肉葅醢妻兒橫分以報所受豈不難哉

告變矣時獻賊憑陵突入夔州公念國佐義不俱生
遣水師曾英以火攻殺賊於忠州擊沉其舟百餘號
賊死以千計又遣趙榮貴御賊於梁山督斬三百餘
級所獲騾馬弓箭無算賊恨愈衆來攻六月初八日
破涪州或謂公已謝事可去公不可據重慶以待賊
而權已去手微卒柱土司援兵不至與守令歃血盟
死守十七日賊以百萬至城下公解行裝佐軍
夜登陴衣不解帶以火礮擊死賊無算
降意至二十日夜黑雲四布賊掘地穿
藥數十箭晨起以火箭齊射藥處火發
賊湧入公被執獻忠好 勸降公厲聲曰吾大
恨不從 先帝左右今死社稷吾願也豈有降吏
顏平原乎速割吾頭無他言痛罵不屈獻大恚命[illegible]
公出支解以死忽震雷四發烈風暴雨飄瓦吹砂[illegible]
木盡拔操刀者自相砍逆寇驚仆時遇害凡九人瑞
王與從駕守道陳纁重慶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
錫新撫龍文光及諸將領事在六月二十一日越日
賊盡取渝民斫其臂合三萬七千有餘人

論曰獻賊殺戮之慘固黃巢後所未有也獨是公以
謝事之身撫守必陷之危疆蓋其忠義性成自讀聖
時已定之矣豈有降賊之顏平原哉言乎凡登朝
食祿者曷不共聞之也

吳貢士傳

公名桂森字叔美號覲華無錫人給諫汝倫第三子也為諸生即以斯道為己任日手周易一編玩味輟歲甲辰高忠憲顧端文興復龜山書院公日從事講學又創立五經會集子姓數十人闡發聖賢教人之旨身體而力行之時毘陵錢太僕一本遂于從學盡得其奧及歸錢公以目送之曰吾易在梁溪矣辛酉忠憲起官公遂主壇坫盟比忠憲歸講座春風喜而贈公以詩有云龜山此日[illegible]東林定屬君其推重如此亡何逆奄難作毀書院名賢忠憲沉淵死公哭之慟出橐金以佐緹騎之費已而璫敗公亟議修復建麗澤堂以會友[illegible]復齋以鍵關不數月而東林復還舊觀皆公力也公性至孝幼喪父哀毀若成人敬事二兄友愛季弟平居好行仁義恤孤惠寡閭人急難密為解紛不必令之知且有助以金錢者訓子姪多格言有羣從舉于鄉公不隨衆稱賀惟諄諄以忍讓厚三字為祝自奉甚約布衣蔬食深居簡出郡邑長罕通聞問于施在

凌有踰垣閉門之風及遇同志則啟扉酬答考[illegible]鐘香終日無倦色壯歲膺貢絕意進取惟亟亟身心性命之學從東林諸先生游被褐以老每自署曰東林素衣故學者稱為素衣先生云崇禎壬申卒得年六十八祀崇正書院所著有一班錄息齋筆記[illegible]諸書行世

論曰錫山有顧高兩先生而道學大明一時名[illegible]若劉安陳葉諸公俱稱東林巨擘嗣後則華公履[illegible]公素修暨舅氏華公鳳超內父王公忠紉二三子獨得其宗乃以諸生而與齊名惟覲華吳公與劉先伯耳豈非任道之篤不以出處有二哉吳公[illegible]也事必師古動皆中節即一喪葬儀制一遵文公家禮及其後而繼闢大典且有以賄賂為子奪者嗚呼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與經會伯之論公有曰先生之學其入門在窮經其砥礪在會友其實踐在體認德其妙悟在直見乾元其涵養在終日乾乾一語蓋其識趣高朗絕去名心獨歸理要而又遇顧高兩大儒為夾輔故能登峯造極卓然豎立如此此言真知

吳公者哉

劉孝廉傳

公名楚垣字師仲湖廣荊門州人家世務農性澹泊尤篤孝友幼喪父竭力養母溫凊定省無缺禮侍母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凡二百日母死哀毀骨立爲孺子泣三年未嘗見齒而事兄恭謹纖悉稟命雖異居每朝夕有寒暑風雨不避也有季弟年最弱悉以先世遺產讓之所居陋室數間青苔滿壁朽鐺[illegible]處之泰如惟閉戶讀書爲事而已天啟丁卯[illegible]屢上春官不第公曰吾何尤人哉士有本業穡

年耳然迫於飢寒遂墮節狗彘有死不能也故自賢書十餘載布衣蔬食猶若儒生自其初爲諸生有文譽受知州守程恭撰升師塾公謝辭請託人不敢遊以利閭閻巷有覓抑輒從閈代雪之不令人知而立身端嚴自礪義廉恥大界限至於揖讓進趨冠履飲食之節畫線而行始終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謔露齒之笑未嘗出口撩衣蹶足箕踞跛倚之小過未嘗加身嘗儀居里中比鄰婦挑之公亟正色拒卒不亂有友嘗戍泣謂公吾必不生還妻少且更嫁矣

如弱息何公曰子弟往我在無慮也已而友人死公
賑其妻得守節復爲嫁其女顔公才識宏傳優于應
事甲戌流寇薄城人心惶惶公率士民登陴捍禦晝
夜寒暑躬冒艱苦間出奇兵破賊賊解去城獲全已
復捐貲修雉堞備糗糧爲桑梓綢繆計楚中當事咸
稱劉孝廉戰守方畧云未幾病卒卒時無他欵囑語
正襟危坐手執一卷以逝
論曰漢陽公有云我有三不惑者酒色財也則財
之於人甚矣哉吳中習尚以風流嘯遨爲高遠名

貨且以爲固爲陋而爭調之視劉先生何如耶
要約没身不侵樂道安貧至死不悔潔身修行斯
章縫之羽儀矣

姜文學傳 附子垓等

公諱鴻里字爾岷別號漢洲山東萊陽人給諫公採
行人公垓父也公負至性生有異質湛寂好古父挺
城翁固高士不屑俗學以好古滯諸生山居吟嘯不
入城市公從父學文益奇位置在先泰東西京間不
知魏晋下爲何物關中文太青先生翔鳳世所稱楊
子雲張平子也相天下士無當意者令萊陽獨奇[illegible]
文首置之以爲此關東太青吾道不孤矣久之[illegible]
不售貧益甚又喪父手自庀墳墓與一老僕[illegible]

塞從四千里外攜甘脆歸奉北堂以其餘給隣里
獨或間出收道殍公雖一貧諸生乎而高風勁節[illegible]
動閭里天啓末逆璫建祠趨者蟻附公危言侃侃以
此得過有司或且跡之公急攜家入山變姓名爲人
耕傭哀詔至公從縣官後哭至失聲或問曰子爲諸
生何哭公曰吾知爲臣子不知爲諸生也時給諫大
行各負摩霄聲公顧不急急課兒幸未給諫成進士
令眞州公奉太夫人上下眞州給諫爲令酷廉萊蕪
之甑塵滿公樂其氷蘗無幾微動色眞州父老信公

如公之信其子給諫留滯累幾十年始以治行高
等擢省郎而行人公庾辱亦舉南宮鄉里貴人日過
從者戶限爲穿公乃楗戶時時召窮巷舊識擧酒酌
鮮曰朝廷多故吾雖藿食不能忘杞人憂仰兩見幸
奮跡天衢安能如躄臯相守之樂雖然滄海橫流竊
懼我輩欲長守丘壠亦不可得耳未幾北師入薊萊
城下公發砲中北帥首北兵爲退舍亡何北兵夜襲
城公率親丁巷戰夃中於臂被執去索金帛自贖公
慷慨大言曰吾見爲清官鬪天下吾受國恩久矣

安得俯仰乞命或勸公微服從竇出公不可遂[illegible]
時年六十有一學子坡從城東趨至抱父屍大罵[illegible]
執去夜舉火爇北帳北帥覺磔殺之諸姊媳俱殉[illegible]
至給諫方以言事下獄大行哭血上書臺省交疏請
釋給諫歸治喪上久心動乃詔褒嘉一門義烈命冢
臣議優典而史官黃公道周誌其墓
論曰萊陽之學傾動海內首推姜宋豈齊魯文學其
天性耶不知醴泉芝艸有淵源焉崇禎之季言舉輸
折檻者以姜給諫爲嵩岱讀大行諸詩歌流離顚沛

歸潔其身子美北征文山指南復見今日非公忠存
天植孰爲開先夫有刀鋸之心者不墮魄于雷霆具
松栢之志者不渝音于風雨然則大行給諫風節其
百川朝宗驚濤激電之日乎若崑崙宿海是在太公
矣

易文學傳　　邢子爲璉

公諱道暹字職侯湖廣黃岡人也爲諸生以文章俠烈名海內博涉群書尤工舉子業嘗挾冊浮江淮渡錢塘訪求奇書異人一時賢士大夫樂從之遊里居重然諾好施與獎引後進孜孜不倦會崇禎間流寇蜂起公蹙額府事中夜寒心約其鄉人立堡建倉日夕爲備禦計由是公復以經濟名亡何賊破英霍逼黃岡公子爲璉請避公曰邑素恃我無恐今去[illegible]民望邑必不保吾聞盜賊不入禮義之鄉或不至

亦未可知其棄之也而公所著四書易傳詩經卷帙浩繁又所購求四方瑰文秘冊多至汗牛尤惜之不忍舍去因貽書與其友曰不聞天下亂元道自著書幸不去俄而賊益近爲璉奉母走青峰巖公不得已亦驅其僕闔奴擔書偕幼子爲璉整甓他徙未及里許遇賊賊鄉導同邑豪僕悉公名遂語賊賊擁公詰其子與僕且笑且詰問汝何人公紿以諸方書賈賊熟視之云汝易職侯是知名者何欺我公度不免乃厲聲曰汝既知我幸聽一言村中財物足

從汝搜幸無殺人焚廬舍賊怒屬謂汝不畏死尚忍村人言耶汝遍遊熟道里肯從我共享富貴不則立死公亦罵死賊汝爲中國百姓一旦爲賊殺人無算蓋載不容大兵四合生磔汝肉何富貴之有賊益怒遂騎縛公于民家店斬之爲璉同日遇害督學水佳胤祀公父子鄉賢祠

論曰職侯始以借書故遇賊繼以勸賊故被執終又以詈賊故父子不免職侯何不幸哉夫古之盜賊[illegible]矣陸機晷以功業而戴淵改節張綱諭以禍福而

愛從善獨非此輩乎今之盜賊罔不如古之盜賊然當白刃在前而擁書萬卷聲色彌厲此其人爲[illegible]如人孫自不若古耳父死於前子死于後今之易氏昔之卞氏也嗟乎職侯眞無忝于名士哉夫植名節維名教然後稱名士予特表職侯爲海內名士勸不獨以覘腰金橫玉之流也

張烈士傳

君名某字九也本江寧諸生年將三十力學好奇丁卯夏瑠禍熾四方傳借筆來君以事將必然娓不能作徐翟又恥事羿莽遂行吟江畔脫衣冠入水死[illegible]乎死瑨諸忠誰非可不死而死者至於瀕死則亦不能不死矣若風聲未遒鄉蘭不及天衛猶杏朵蔴何勞可以不死而死者君也然可以死貪蔡之君公矣吳與茅元儀既紀其事復為之詠曰大明累葉士[illegible]淳死國於君別樣新以爾白衣翻主意補鍋未必[illegible]恩人

論曰烈士之義高矣若謂不列班行即受禪之[illegible]成盡日之筆既獻猶可不死然則田疇之於齊[illegible]之於漢豈皆紆青拖紫食人之祿而立其朝者乎[illegible]惜止生舉字而逸其名雖然河西傭東湖樵夫且弁其姓失之又安在不千載哉

五人傳

五人者吳人也首顏佩韋次馬傑沈揚楊念如文次周文元五人生不必同里閈居恒未嘗通來往接殷勤臨事又未聞握手出肝膈指天日相然諾以死一旦投袂而起奮身不顧於千萬億人之中而五人者俱以烈烈死嗚呼又何其志義一行事同信若符券不失尺寸也先是吳吏部周公順昌者居官廉又善覘鄉凡利益吳及獎敢有不便者力為當事言以[illegible]吳之人德之不啻若高厚怙恃一日緹騎至吏部

矣然就繫無所辭而吳之人乃蕭呼號奔走謂忠顧矯旨殺廉吏吾等會須擊死若輩然後泣血叩[illegible]請天子劍斬忠賢首因以白吏部無罪會吏部因服出候宣詔吳人環泣而從者萬餘佩韋率先向中丞訟吏部寃願以身代而念如及揚雖故負義皆不胥吏部并不胥輩時亦借衆乞疏免逮哭聲幾崩城閧緹騎怒傑復從旁大聲詈忠賢不置緹騎按劍前曰誰為詈者斷而舌眾大譟緹騎猶以械擊沈揚文元直前奪械緹騎復傷其額坐是眾勢洶洶如崩屋

嗚呼擧息哀者而縊騎尨者二五人亦卒只死於堂乎
逆閹之亂其稱薦紳先生者俱畏禍惟苟無已及是
幸未聞出一言訟不平五人生長編伍不聞詩書而
激昂大義蹈死無悔且丑寅以來矯詔四出金吾之
遣幾無虛日自五人奮臂一擊閹遽氣奪大獄以止
五人之烈亦偉矣哉方五人初繫圄中或慰之曰當
國者吾鄉貴若必無患佩韋嘆曰鄉貴方父事閹何
有吾且吾等寧從吏部死不願向權貴人求[illegible]比[illegible]
刑無所怖第相顧笑呼忠賢詈之且仰天曰吾等

仗義死非戮民也遠近聞者爲之流涕前一日屈
恭作湖水大溢未幾毓紳吏部倪文煥敗皆甚見五
人戎服帶劒入其室須臾旌旆數十導吏部來庭中
轟如雷聲大木拔起屋瓦盡震咸謂伯有之祟未足
比異也五人死踰年而逆閹戮虎丘僭祠除吳賢士
大夫請五人首葬其址碑曰五人之墓翰林張公溥
爲之記

論曰吾嘗遊吳過要離專諸諸廟義聲尚炙人口顧
彼獨死知己耳五人公正發憤何所爲而爲乎然使

五人者保全首領老死牖下其術業不過市井姓名
不出閭里奄然泯滅亦烏能激揚風聲與一時義烈
諸君子聲施不朽哉

張太學傳

公名大同字同甫號瑶庠潁州人原任兵部尚書鶴鳴長子也爲太學生能文重聲氣與海內諸名士交乙亥流寇破潁州城鶴鳴避匿他所公居本宅[illegible]門曰張大相公書房在此賊入擒之强之跪不屈問其父何在曰要殺便殺吾父不可得也已而張[illegible]導賊於民舍擒鶴鳴歸拷索藏金數以萬公罵曰家財悉我所掌與父無涉賊不聽搜其室見皆有[illegible]問鶴鳴遂劈鶴鳴頂達踵公搶頭奮臂大罵賊併欲

之旁賊勸曰既殺其父姑留其子但令[illegible]也公曰父死義不獨生罵愈烈賊先去其[illegible]其半而罵仍不絕聲賊支解之

論曰張司馬立朝顧爲東林所不與若太學之[illegible]激烈死忠死孝幹蠱多矣

許文學傳　附湯文瓊

公名琰字玉仲南直吳縣人也幼秉至性嘗刲臂療親疾母與內戚某訂婚爲聘後其家中落有富家欲以女妻公者時公母已亡公不欲母寒盟地下卒就原姻生平磊落不羈少可多怪對知己飲酒酣則狂歌清嘯崇禎甲申四月京師變至公素鄉居聞之瞿且疑踉蹌入城至弟瓊家問之果信乃仰天大慟誓不與賊俱生自顧齒衰力弱不任馳驅欲遣猶仲子從軍自効乃祭告先祠而遣之又念匹夫力難

殲必得卿大夫同心戮力毀家募士樹義旗北向此朝食因徧叩羣公門告之莫有應者始徬徨[illegible]慮知事必無濟誓從　先帝九原爲厲鬼殺賊是時哀詔未至因少緩須臾待之五月午日過友人家見几供葵榴愀然不樂復出蒲酒相勸公怒髮衝冠擲杯於地正色厲聲曰今何時哉吾輩讀聖賢書明大義靦顏旦夕已非所安猶欲飲食晏樂如平日乎拂衣竟出於時城中巨室相率挈妻子携輜重竄避湖山間公是日歷走其家罵之初九日諸生聚哭明倫堂

薦紳孝廉或至或否或縞素或常服甚至有張蓋者衆擧譁且詈公哀杖擗踊哭泣盡哀良久猶匍伏不能起諸生中有攘臂大言者公獨謂天威咫尺進退惟謹十一日諸生猶哭臨御史某來謁文廟鼓樂導從吉服而入公望見大駭率諸習禮者趨而前褫其袍帶責以大義御史惶悚謝罪去南都以是月初三日卽監國位遣使布告天下顧自三月十九 先帝賓天至五月十二已踰五旬朝廷尚未發喪公歎曰吾本艸莽臣旣與諸生私哭學宮心已盡可遂死

於是徑趨眞武廟出素帛自經羽士陸某闖屋中急救亟出解之問其里氏不對固留之不可欲送還不可卻之獨步出朋闢臨河而嘆謂城市濁流不足授吾軀且多人必見阻遂折而南至胥門見河廣流深曰此胥江也吾其畢命於此與伍相國忠魂上下愁濤乎遂躍而入適潞藩泊舟江干遙望見遣人馳救得不死王趨召公問故公告以情且言君從不可不報京師不可不復逆寇不可不誅臣子不可不死吾之爲此非惡生也特以愧今之食其祿而不能死其難者王大義之道旁觀者如堵有識公者強挾歸家人知其事咸固守之欲伺間死不得益怒甚遂晝夜號呼絕粒勸之食堅不受但飲杯消日聊以澆吾磈塊也五月十九日語以哀詔至就庭中北向叩天哭失聲遂絕飮并不復言人間事及身後計賦三絕句志感至六月初三日向空三呼 先帝瞋目浩歎而卒卒之日同人丘氏贍葦爲之棺歛私諡曰潔忠先生一時會弔凡數千人詔贈翰林院五經博

燕中布衣湯文瓊聞 先帝變自刎死書其身曰

非文丞相之位心同文丞相之心暴屍都市見者之亦贈中書舍人與公並祀金陵旌忠祠

論曰代皇帝遜國無位自沉若有東湖樵夫叟逸其名然安知非通侯重臣變姓易字慮禍及宗族故以死滅跡未必眞書生殉國如許公也唐祿山之變甄濟引頸待刃宋德祐之亡九學諸生徐各鑣舉宅自焚庶幾與公頡頏天濟不死臣祿山應鑣不死亦將就食易姓之粟豈若南都定鼎正朔如故公尤可以無死哉然則公與湯公眞古今獨絕矣

鄭職方傳　附僕殷報

公諱元勳字超宗南直歙縣人也籍揚州十世祖居
貞官參政與弟道同官御史同殉　建文帝難時稱
雙忠公幼承家學自負不凡髫年應童子試輒冠軍
自是名籍甚所選制舉義海內不脛而走天啟甲子
魁鄉試累赴公車會　思宗銳意求才甄別孝廉拔
接變章薦公才略奉詔徵辟以母老辭不赴至癸未
成進士第三人旋假歸亡何賊陷北都自河以南瓦
在驚擾或勸公爲避地計公痛哭曰維揚爲東南屏

障維揚棄則東南不可保吾雖無官守責世受國恩
誓與城俱存亡矣乃首先捐餉練義勇三千人晝夜
登陴目不交睫及側僱息而不敢動皆公力也未幾
興平伯高傑至揚揚人懼閉門拒守撫道府縣未達
情款傑怒將攻城勢且岌岌公念切桑梓遂慨然單
騎往謁陳說大義傑爲感動立撤廂兵於五里外以
犒賞後行越日暫啟兩門乃好事者復取城外遊
兵而剪之以利其橐傑益怒積不可解舉國若狂誘
書佢測公亟請撫道嚴門禁補訛言且迎原任鎮督

王公永吉至郡往爲解紛傑以揚民先殺啟釁爲辭
且請與中丞約曲在兵者鎮斬之曲在民者撫斬之
永吉以傑言傳覆公而一二奸徒僞言黨高洶洶思
逞二十五日公徒步登南城與撫道議事萬衆俱集
公謂如高鎮言先殺啟釁誠當禁懲否則構禍且不
測衆以高兵殺人罪不容逭公曰亦有楊誠殘賊者
豈盡由高鎮耶言未畢而渠魁張自強王柱爲陳嘗
等大呼鄭官通賊曲爲解免吾儕若不下手
遭屠滅於是羣兇鼎沸利刃攢集公遂遇害義僕殷

報以身護主同被創死蓋營將有楊誠者標兵多不
法往往殺越人於貨故指及之而衆誤譎構禍遂起
城公遂及於難先五日南都授公兵部職方主事竟
未及拜官云督輔史可法具疏特參撫道護處越數
日中丞乃廉得渠魁前三人斬於市并杖其黨而繫
之自後揚人常夜見公於城上峩冠緋袍指揮而過
者天神然公內行淳備至性過人孝篤二親仁乎九
族友於手足敦極天倫而倡行義事助發善因封久
恭之柩濟垂危之衆常有知交觸怒大璫璫欲中陷

危法公憐其無妄而罹之禍及巳不爲動尋積勞得
免又揾買其爲佻所中幾罹大辟公爲據理力爭卒
白其寃不令之知其爲人排難解紛類如此生平與
康隅敦聲氣擠登踞蹻之容挨菁仗劍之儒黃冠羽
衣之徒赤髭白足之侶莫不折節下交雖片善必錄
自其爲諸生時卽留心時務督撫大吏咸式廬咨訪
必爲侃侃指陳利弊凡一舉念一啟口未嘗不在國
事民情人才世道之關而剛腸嫉惡志竊秋
答人意所不合雖強禦不畏詩書妙天下所著有蔵

史論贊英雄令終錄英雄恨左國類函文娛一集二
集諸書行世

論曰余束髮讀書卽知海內有超宗先生及游邗江
而稔知先生不獨以文章顯也夫使先生身列木天
竟其黼黻之用金鑾視艸玉殿捧琳儒林文苑必有
偉觀卽不然而委以事權獨當一面吾知其胸中武
庫當有賢於十萬甲兵者而遭時不造謗語橫生亷
以調劑兵民又安桑梓之故斷骸析骨致罹慘殺嗚
呼良可悼也吾見世之爲鄉紳者多以魚肉鄉閭爲
事其賢者不過閉戶好脩鮮有爲地方籌利害計興
除者觀于先生其亦知所自處矣

馮孝廉傳

附周二南

公名一鶚字根公長沙人天啟丁卯舉人以詩文名湖南崇禎癸未八月賊陷岳州岳鎮孔某率兵走長沙郡中惟撫推官蔡道憲與鎮臣尹先民誓衆固守躬自持金餅出粟食兵與孔相犄角賊至兵潰二鎮俱降于賊道憲被執罵賊死公走湘鄉將乞師酉陽以圖賊賊僞守閻遣人執其母兄求之公不忍其母兄乃出至長沙賊縛將斬之一老僧伏地哭請免乃斷兩手置營中一夕死湘鄉人梁逐其僞令出迎

潭與賊戰不利而聞大軍自醴陵來賊乃棄長沙去其母兄竟得免云公以盛名故爲賊中所知不能全其死公本姓熊其先世贅于馮承其姓及將死乃率妻子告于先人作復姓文有云願我子孫遠絕浮名思全性命又有自弔文一篇友人郭金臺爲序公與蔡公事并詩文傳之同時死者又有長沙知府周公二南氏籍未詳

論曰自流寇發難而海內知名之士以及抱義之夫身殉國家者何可勝道而馮公其最著云馮公不特以一死殉其君且以一死全其母全其兄忠孝與仁殆兼之矣

都烈士傳　附通州童生等

君名奇遇字會明直隸梢鄉人也世爲農後辨南畝無心仕進碌碌自守府人未之奇也甲申春賊李自成由秦晉破都城文武多投降者君實痛且投念契然一書生既不能爲程嬰公孫杵臼之行又勢孤力寡不能倡義討賊乃謂其妾趙氏曰我欲死義爾能從乎且死者人之所難亦非兒女所辦爾其勿阻吾事妾曰夫子將蹈高節妾敢以身辱請先之其夜即飲藥死君不慕哀不成服次日瘞之祖塋之側令兩

弟召其親舊與之永訣且散其家所蓄衣服以爲餞其親舊咸止之且爲辭曰昔衛孔悝之難子路欲死子羔曰政不及已不踐其難今以草茅賤士而殉難殉國勿乃爲名乎君慨然曰嗚呼是何言士固有爲其身死則心安且吾將以愧今之士夫懷二心而事其君者也或又以無後爲言君慨然曰忠孝豈能兩全況吾志決矣衆知其不可回同兩弟更番坐守君舉動談笑如平日前月防衛稍疎遂飲藥以死鄉人義而共殮之同時又有通州童生姓氏不詳家貧母老力學不倦李賊破京後徇通州慶升飄廣乘與賊相識出官糧餉賊州遂破童生方讀書聞之拜母長嘆出門赴水而死東江米巷書士城破後夫婦痛哭相對就縊死布衣周姓京城人聞城陷悲憤搥胸嘔血數升而卒賣菜傭京師人一日荷菜至東華門見先帝后靈櫬呼天號慟叩首觸堦而死人共笑之

論曰諸生死節已爲僅見若童生則更奇矣然猶曰讀聖賢書捐軀殉難理或有之彼布衣書士菜傭輩果何所爲而爲乎舉世皆笑諸君者所以不肯爲諸君也

此葉科圖配補

劉烈士傳　附程龍等

公名光翰劉廣卿諸生也性英烈處鄉里睹不平事
往往毅然身任之崇禎十年流寇猖獗裏耶爲墟公
乃約鄉父老爲撫按陳寇禍慷慨涕泗激以忠義歃
血斜集鄉勇立約束而部署之自是賊過其堡者相
戒不敢犯會有奸徒管某者爲賊導以攻堡公竭力
捍禦久之賊晝夜迫攻與其黨登公仰天太息曰吾糾
合諸衆冀得保全鄉里父老及宗族子弟耳今事
當事兼怖賊屍爲吾等圖急掩耳床下伏耳豈能相

援死矣餘鄉遁衆皆掩面哭不止越日公語其徒曰
吾爲若先萬一得突圍出即不然吾往以死當賊諸
君乘間走可也乃率衆衝陣賊良久賊益四面蝟集
公力不支猶手格殺數賊被創死之是年賊寇安慶
我兵敗走總兵程龍以火藥含咲自焚死守備陳王
玉部下兵士欲挈以行王玉曰此乃我死所也即提
刀自刎而死把總詹鵬衝鋒陷陣聞兵潰以首觸石
而死把總王希韓素廉勇得衆及力盡猶率部下援
營血戰而死把總王猷力能扛鼎殺賊數多爲賊衆

令圍生擒賊分其肉而死守備王弘猷勢窘被執賊
喜其技勇將留之弘猷不屈大罵至於齒斷足猶
不絕聲而死守備莫顯驊新得武科不願會試自請
討賊陷陣而死把總唐世龍因事已去不肯獨歸
險壘戰馬蹶被砍而死千總王定遠經菲戍皖累報
獲功而一目不視虛擲前勞以死千總周嘉方一月
新婚慷慨請纓力戰陣亡而少婦王氏善哭其夫李
絕粒投繯以死其他若張全款俞文蕤顧應宗蔡鑑
潘象謙季靖俱先衝同事死

論曰流寇倡亂十餘年禍于閩之楚皮云賊畏死甚
於人諸屠城邑見衆持挺聚立即籠首若遠避若驚
貸若死不聽則亦不敢近有怒罵驅馬去耳使婦野
小民盡如胡公而當事者肯犄角救援則賊安能豫
驕殘破如入無人境乎胡公敗由管奸何異李陵事
後先不爽耶撫議成於熊文燦猖部得嗣昌從中主
之遂竭東南之力不能奏車攻之功海內困竭皇陵
震動將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斷送賊手鳴呼雖生
屬階至今爲梗恨不請尚方劍戮佞臣尸矣

陳孝介傳

公諱恩字元朴湖廣應山人也祖之良仕刑部郎以戇直忤時放斥林泉未竟大用父一極官學博祇稱好修爲後學所歸庭訓最嚴時時爲述古人忠孝大節公雖幼喜詳問丙夜不休以故瓊瓔彥會商居末座而文事獨爭推先冠蓋車馬競走其門比之郭有道任敬子顧獨與楊忠烈公漣爲生死交氣誼同於腹乳萬曆已酉登鄉書徒步縕袍杜迹公門益以理學風節爲已任有彭生者少孤而拖抑公爲直其事

於當道餽之金郤不受撫諸侄及族妹代治婚嫁幾千餘人其他解衣佐餐施槥獨金歲無虛月獨性耿介不合時宜而一時人望靡不披襟結納擔簦吳會所至倒屣如文文肅姚文毅高忠憲輩皆以道義發氣質若平生癸丑丁外艱齋戒三年卜葬躬負土杵築緒葺墓傍豺虎雨雪不爲少避銘其室爲永慕云顧公尤明悉世務嘗勸忠烈㸃蓮元氣無爲禍始忠烈告歸時朝貿郵筒相傳雖午夜闇垣必共商確後忠烈首疏璫二十四罪公聞喟然嘆息謂其買禍行

且盡殺諸賢及赴逮知其不還獨騎送千里泣別曰公此行生則劉崧石死則李元禮復何恨徒以老母在未敢從君赴易水耳比忠烈死詔獄籍家產十不得一公爲經紀後事走漢濱適吳越匍匐措貸者踰年且爲藏其幼子於廬山會逆璫敗事得白戊辰公卒學者私諡孝介先生督學高世泰祀入鄉賢祠

論曰丈夫激於義安問死生若北郭騷之於晏子恩信之死友也陳容之於臧弘氣節之死友也辛京杲之于杜鎬患難之死友也杜牧之于李賀文章之死

友也或曰魯國男子孔璋素不識李邕而乞代李邕然則公何不爲孔璋是不然奄孽毒痛飛而食肉公若人嘗內澹毛於鉅鑊耳于忠烈奚益夫忠烈雖死於國而有公爲理其後事即忠烈之未死於其家猶令公面與忠烈登朝其爲託孤寄命大節豈少讓哉聞忠烈就逮時公母張孺人命之曰汝不記與楊公登堂拜我耶槥公爲忠臣汝能爲楊公死友足矣無以我故負楊公嗟乎死生患難如旋風怪雨而今不以晦冥易節乃其母亦女中烈丈夫哉

張孝廉傳　附子允集允華

公諱民表號林宗河南中牟人宮保孟男之子也萬曆辛卯舉於鄉十上春官不第年七十有三死於水公性嗜古文詞藏書數萬卷手自點定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則頹然揮洒放筆謂有神助好施予喜結納家遂中落有廬舍在東門內五十年不一葺賓朋滿座意豁如也早歲歸心竺乾爲普門弟子中年與嵩山無言心月諸堂頭相扣擊雖涉婚嫁甚處超然其任俠好客則老而彌甚時時往中牟蕩舟于郭外之

南陂客至即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東坡半升鐺澆淵明酒三寸幾客子戲冠之句乘敗車無頂幔一老特牽之朗吟車中每日醉陂頭老杏下門人子弟扶掖而歸几傲自放世莫測其淺深崇禎壬午冦圍大梁公勸當事密檄左寧南趨大梁背北城而陣通黃河一線以爲餉道又當令陳永福兵列城外勿聽入入則城中餉竭勢且民與兵俱盡皆不聽冦暫却或諷之曰盍去諸公曰死則死耳奈何去以爲民望乎圍城五閱月日夜登陴拮据行間汴人倚之皆守死不去水灌城負先人神主抱詩文藁三尺許登木筏顧求晉者衆公不忍却移筏就之筏且沉乃移筏登屋屋上人垂綆相接公髦且乏食數上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沒次子允華及門人文大士皆從焉長子允集泅水至西城請救受罵賊而死幼子允集憑浮木依老僕婦蔣屋上垂兩日夜老婦餓欲噉之急附浮木順流下得渡舟以免賴公門人周亮工求得之撫諸其家而公之遺骸則故汴撫高名衡斂而葬之梆園云

論曰士剝心膽下帷績殘瀋倖博一第輙踆首蠅蟇中求其稍异流俗者寡矣况能堅練鍔約抗志恭躬乎張公經明行修可自致光寵乃徜徉詩酒獨高桑樞甕牖之風豈帝里花香不易深山菽粟與至於瀕守危城與波俱殉公於是乎不朽矣

劉孝廉傳

公名會昌字彙藩直隸清苑人也幼負奇氣長古文
辭十歲居父喪哀如成人禮崇禎三年舉於鄉能任
大事負氣敢往甲申闖賊北犯偽檄數至時秦晉及
畿南諸郡望風迎款公素負膽畧倉卒倡義同鄉紳
光祿卿張羅彥暨兄進士羅俊誓死守禦崇禎十七
年三月十九日北京陷賊急攻城至二十四日賊欲
水淹陰雲郁峰進砲矢風發公率城兵屹然岳立恭
據如平時適西南城樓為賊火箭所焚西北角樓下
穿數穴併力進攻城破賊擁公于西關古廟擁辭刃
問京城久破數省盡降爾何敢拒公裂眦罵曰我本
布衣無官責但恨天下無人致爾小醜淪胥宗社徵
饑食李自成肉以報　先帝耳髮鬢橫竪賊愈憤夾
打三次然驚其勇百計誘降終不屈遂斷首懸西關
街市鄉人士為建祠祀之而羅彥兄弟亦同死最烈
云

論曰燕趙之地蓋古漁陽上谷史所稱矜名節重義
俠之鄉也忠臣烈士蔚然代興猥以道遠莫蘇採訪
如劉君者以孝廉而倡義于人心瓦解之日以一郡
而死守于神京淪陷之時不亦難乎

殷秀才傳

公名淵字仲泓雞澤人先世爲農家父緯大白歷官
開南道兵備副使公少爲舉子業奇肆不循繩尺屢
試輒不售隨其父往來川陝舞矟擊劍常以數騎破
賊萬餘賊中驚傳殷公子神勇不可犯會楊嗣昌督
師自言于上賊旦夕可平已而連陷兩藩賊益猖不
可制乃誣劾公父逗撓失機圖委罪自卸公被髮徒
跣詣京陳寃狀不報乃結死士爲後圖未幾嗣昌敗
自縊死公時時痛哭流涕以不及剸刃其腹爲恨甲

申賊至徵諸生就選軟不應且死或勸之公叱曰好
頭顱暫寄項上耳賊必不可見也已而聞　先帝變
公約山中義勇入城擒賊僞令秦植踉蹌出走公乃
集邑中父老子弟曉以大義發喪行哭臨禮竟以機
事不秘爲市霸郝標等所乘公爲賊役懸首城門年
僅三十有八公平生剛介多大節每事好過人性至
孝從父萬里外數年不一顧其室中衣廁牏手自浣
濯即父行事或未當必辨論侃侃嘗言事父猶事君
不以諛諂爲孝足跡半天下所祇服不數人與廣平

申涵光以文章道義相許不欲苟安流俗公死後兄
殷岳具疏上聞于朝岳字伯巖庚午舉人以詩文名
論曰甲申國變所至風靡君臣之倫不絕如髮公以
一老諸生提三尺匕首倡義討賊事雖不成不可謂
非烈士也抑予又聞公未舉事前數日其配岳夫人
病聞賊至祈速死卒以不近醫藥遂歿嗚呼亦足覘
公刑于之化矣

姚文學傳

公名時中，山西保安州人也。爲諸生，廩於庠，讀書守禮，志行高卓，生平持論迂古，多與儕輩不合，落落無偶。聞賊將薄城，誓以死殉，妻子苦勸，戒不令出門。甲申三月，賊至保安，合州紳士無不往迎，諸生皆儒衣冠而出，公亦效之，紿其妻子今當隨班旅進，不者禍及汝曹，妻子信之，聽其行。見同學紛紛在途，公抗聲曰：所貴郊迎者，恐武人與之爲難，以示帖服也。我輩書生，本無相角之勢，只宜閉門靜坐，俟其召而後往，不失爲歸順，奈何伏謁道旁，將廉恥喪盡乎。衆以爲撓阻，羣唾其面，人皆向南行，獨公家在西，更折而東，至學宮，四拜先師，又望北四拜，題絕命詞八句於壁，起曰：殺賊無權，辱身不義。末曰：妻子無知，何足與計。中四句失之矣。蹋拴大成殿楄而以絕，繫楄上，與孔子木主正對，縊死。明日有學役見之，衣冠端好，面色如生，白於學博，學博以爲不祥，命舁屍於宮牆外，路人嘆息，買棺殮之。后李鑑舉義，奉朱忠壯柩於中堂，而以公柩侍側配饗，皆易棺殮，哭奠三日，并葬於忠

壯墓傍，一時榮之。

論曰：朱忠壯事雖不詳，猶以名傳，若姚君則泯滅無聞，此蓋得之吾友陸笠傳云。笠博學著書，所纂廣紀一編，大有裨於人心世道，予每稱爲良友。嗚呼！安得斯世盡如笠之傳其人者，而與之揚扢千秋，表章絕業也。

秦將軍傳

公名䄍麟，字森嗣，河南修武人也。少學孫吳兵法，有膂力，挽數石弓。初從左將軍良玉、黃將軍得功，韓戰有聲。賊陷京師，公變姓名爲編氓，潛共城山陽間。時駝峰諸土寨揭竿嘯聚，以搶掠居人牛馬爲事。公每薄暮輒跨馬出，持兵械伺道傍，遇賊輒殺之，賊畏甚。會原任大司馬張公縉彦破家起義，聲震河北，公率馬步數十來會，多斬獲功。張公以公勇冠諸軍，推爲大帥。公勒兵過嚴，定軍，青犯者輒死，而麾下楊恩等固前土寨中人也，心疑懼，遂夜襲帳中。公格殺數人，遂遇害。張公乃廉得罪人而斬之。公死數日，有土人某竊公一牛，人不知也，白晝行道中，墮驢大呼秦將軍殺我，五竅流血立死。人咸頌公神明。張司馬爲之傳。

論曰：余聞將軍驍勇絕倫，喜公義而絕私佽，以及于難也。將軍其張桓侯之流亞與？顧桓侯卒佐三分之業，而將軍不克襄一戰之勳。事之成不成，天也。顧可以此論英雄哉。

石義士傳

義士名電，常熟人也。世爲丐，僑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八年，流寇躪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義士所[illegible]同志陳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義士與俱。義士曰：吾老矣，不食軍門升斗粟，奚而往？英曰：我輩平居以君爲眉目，君不往，是無渠帥也。幸強爲一行。義士曰：諾。襆被而出，終不反顧。二月十二日，追賊于宿松。義士師恃勇輕進，陷賊伏中，文達死之。義士與英分左右翼搏賊，自辰至晡，殺賊無算。英躓被擒，義士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義士力盡，合鎗手弓射殺數人。賊舉斫之，頭既斷，猶儼立爲擊刺狀，良久乃仆。皖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宣廟下。義士身長髯赤，能挽強擅距，尤精于鎗法，有善鎗者，輿衣裹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后已，遂以鎗名江南。性椎魯重然諾，所至盡結其豪傑。諸無賴惡子具牛酒，持百金願交驩，義士棹頭去之，惟恐不速也。其豪俠不可一世若此。虞山錢宗伯謙益紀其事。

論曰：義士捐軀報國，身膏原野，而卒不得與于死事

之衂豈以其巧而廢之正須我輩三寸管表而出
之一時之國典雖虛千秋之野史自在若義士者其
亦可以免于丐矣

朱孝介傳

公諱陛宣字德升南直蕪江人也世有隱德父復中
公落拓不治生讀書教授爲業公少無師以父爲師
依依膝下無頃刻離嘗出就童子試見衆擁擠以戀
父不顧入比入輒首錄郎成人後猶戀戀如嬰兒在
母抱也舉萬曆壬子鄉試或爲公喜曰今之斬貴不
過志温飽耳公笑謝之蓋儉約自矢不苟受人一錢
家西山下破屋頹垣儋歛自得往來者不識爲孝廉
居居恒足跡不入城市不造公府闉門無事惟日以

娛親爲樂先遣母夫人喪羸骨如枯枝念復中公舂
秋高則時時破涕爲歡苧幃布衾長年侍寢于病榻
之側芘一糜一菜一湯一藥以至中單澡溺之類靡
弗躬親幾度春闈獻歲而行甫竣事即歸未嘗有三
月淹至戊辰歲絕意公車日饜粗糲妻子不免飢寒
而所以娛親者無所不至志物兼備父没哀毀一如
喪母家酷貧力搆美材無纖毫遺憾生平重然諾寡
交游與周忠介爲總角交而姚宫詹希孟文閣學震
孟張孝廉世偉皆以道義相與方緹騎逮周至郡觀

朋多碎走公鬡毛髮手足以攄之撫膺涕泗翼捍周旋迫開讀變起狙擊狠籍公沓不顧身先後其間事聞幾蹈不測會天幸得免未幾公病卒屬纊前惟以經兩大喪婚嫁多舉責未償 葬不身親爲念歿之日視歛者三百餘人相嚮哭皆失聲崇禎甲戌巡按御史祁公彪佳以眞孝廉三人疏請於朝用示風厲得旨贈公翰林院待詔甚異數云學者私謚孝介先生

論曰先生登賢書三十餘年[illegible]躬砥[illegible]身爲名教宗吳風不競賴先生振起之廉風星岳遠近瞻仰布韋之望重於公卿所謂孝則天下之至孝廉則天下之眞廉也後之君子甫提賢書閭里赫奕黃衫綠幘狠戾鴟張無敢覩者聞先生之風亦或稍自省哉

張孝節傳

公諱世偉字異度直隸吳江人也祖恭爲名孝廉贈翰林院待詔公少有至性七歲喪母朝夕上食號慟塾中書生皆爲流涕事父及兄克盡孝弟長而明惠善屬文游婁江弇州太原兩王公歎息以爲國器所選慶曆小題行世二十餘年前輩俯首而聽其黜陟後生企足以奉爲楷模三百年來操觚之家所未有也萬曆中門戶科場議起公扼腕樹幟多所題覈量壬子舉順天鄉試出新城王公象春門黨人大譁御史某呈身排擊廷鞫之時法司言張生故貧士或不應有它弊只與王進士往來送文字拜門生理合有之公抗言王進士年少於我知名出我後若有送文字拜門生事便是無恥之尤寧認關節不能認拜門生也法司大駭稱此生到此尚如此焉得不招人忌卒不能有所染坐罰三科累試不第謝公車以老撫按交章薦不起巡撫張公國維巡按御史祁公彪佳相率踵門輒令子若孫以病謝不爲下榻亦不報訪及鄉邦有大利弊郡邑必躬詣造請撫按必手書

商推公直言無隱當事奉以周還不敢有所進退時吳門五君子以名行相鏃礪文文肅則公執友姚文毅則公高弟周忠介朱孝介皆公後輩常忠介遭奄禍公周旋經紀奮臂闖入視緹騎惡子市驅伍洎如也所居吳門淥水園詠茅灌畦郡埽誦讀清談竟日撲蘇不變爲古文辭取裁韓柳每一側稿仰紙點善不知老之將至自號泌園叟其歿也家無餘貲司李倪長玗往賻乃得殮喪得年七十有四友人錢謙益題其銘旌爲孝節先生云

論曰張先生可謂眞孝廉矣屏跡丘園二十年之吏有所規士有所倣民有所賴先生何以得此也先生之祖靖孝公純修懿行師表人倫歿六十年而贈官立祠先生且克世之豈非祖孫之光而邦國之禎也嗚呼盛哉

趙氏僕傳

僕趙姓名登北直真定人也少事趙廣文鳳來勤力作苦廣文亦更無他僕一日遠出以金寄塗登後至得之追及廣文意色方甚悸登曰奚事戚戚非爲向者有所卞乎金具在因出諸橐中廣文謂選時同選人覔登有幹才陽假登送之官而陰誘以金使留事已登泣曰廣文吾主也義不可負立辭歸廣文致年廣文倦遊歸登乃悉斂所積幾百金跪進之廣文曰寧有是哉登涕泣固請然不可乃已廣文既老念登勞苦欲遣令休息然值歲時伏臘必晨起入門灑掃如平時廣文慰諭令歸乃敢去及廣文歿于若孫每上墓登輒先在事其子若孫亦復如廣文時登事趙氏凡三世蓋數十年猶一日也廣文孫一鶴爲諸生時或爲狹邪遊登輒極諫即遂怒亦不小沮當有司試高第登必戒曰勿喜也先人常數試高第終卒不售吾家業儒三世必有興者苟能拓先業登死瞑目矣一鶴既成進士每言及登輒爲泫然流涕太史梁公清標紀其事

論曰今天下上下之分豈不凌替極哉僕觀王人如傳舍而其輕于去就也如路人主勢方張則蟻附而虎翼家少落輒飽颺不顧去往往不可數計如趙登之始終戀主歷窮達久近不移豈非人情所極難者乎予往聞高忠憲有云天下無好人此非忠厚之言也天下無好家人此非不忠厚之言也嗚呼讀書明道如忠憲豈肯浪言者乎予故傳登之事使明[illegible]者有所感而自愧焉

武氏僕傳

武氏僕某不詳名姓素有義風當其主武愫受賊僞職索吉服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聖駕崩主人不奔喪哭臨又取吉服想見新君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愫不聽且叱之出僕曰主人爲名利所惑妄意一統不聽吾言後必有悔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下拂民情不久必敗吾不忍見主翁之失所也不食而卒愫官僞淮揚防禦使後爲淮撫路振飛擒解南京斬之

論曰僕之于主猶臣之于君也以愛主之僕而有君之臣可奈何予謂一時朝士先幾大義[illegible]僕若愫之惑于名利又不足指數矣

孔小僊傳

小僊孔姓紹興人行四人呼爲孔四郎通文墨尚氣節因父選四川主簿未任歿于京遂失身于鳳陽余衛常守經卿爲猘頭交城破守經與四郎窖其金帛而避賊將官撫民獲守經又逮四郎詰所瘞四郎指示其窖乃得免守經被殺撫民愛四郎留之次日[illegible]民呼酒與飲且命四郎謳以侑觴四郎夜深乘其醉取刀砍之悞中其股四郎自知不免提刀大罵賊與守經恩逾骨肉誓同生死既利其財[illegible]傷爲守經報仇恨未遂願死必爲厲鬼食爾之[illegible]猘死頭已落身猶僵立賊惧衆推之乃仆

論曰僊以身事人者也而獨不背事賊且爲守[illegible]仇身死猶植立壯矣哉原紀列諸婦女予謂巾幗[illegible]貞猶稱士行况四郎實男子耶名之義士誰曰不况乎傳粉鑷鬚泣魚嚬被今日舉世人盡婦女矣即謂四郎爲從一而終之淑媛可也

陳隱君傳　　梁溪鄒漪流綺甫纂

公名元素字古白南直長洲人也少隨其尊人遊中州見知于其地邑令某升與中州勝士訴其著數纂進士爲遊楊鄒長洲深相結契詩文久推名家嘗同人社集公與俞西安琬綸揮毫落紙如雲烟觀者驚嘆性至孝事父母能以色養居喪哀毀幾不欲生丙午應應天鄉試擬解元已定矣忽簡七

久之因忌名京兆與語云若如陳某乎京兆同鄉卿名士也主試日若可任事乎京兆拚兩端不决遂下第嗣是屢試不售公亦蕭索不可鼓矣書法歐陽臨池染翰揮灑如飛有鸞翔鵠峙之勢士人書館及里閈坊肆無不懸公卷軸者生平多客遊撫公亦虛節延聘簡物無所干問字屨恆滿戶外公內行純備不僅以文章重一時後偶客蕪湖竟死學者稱貞文先生祀入鄉賢祠

論曰余不識陳先生吾友徐禎起亟稱其慎取與重然諾蓋孝弟廉讓人也夫世之稱吳人者不過謂風流蘊藉已耳如先生者可多得哉

陳徵君傳

公名繼儒字仲醇號眉公直隸華亭人也少頴異好讀書長長於詩歌文辭頃刻萬言弱冠補諸生年二十八裂其冠投呈郡長有云住世出世喧靜各別祿養色養潜見則同揣摩一世真如對鏡空花收拾半生皆作出山小草一郡驚其言當事勉留卒不聽遂而躬奉萩水結茅小崑山之陽修竹白雲焚香宴坐翛如也父歿哀毀欲死負土爲壘弟之子姊之孤賴公得存公固貧而推解舞及于道路松民以櫃此被

家公白當事易以里長所全幾千戶歲大飢公移書政府得寬逋租之半東南民困少甦時顧端文高忠憲倡明理學招公入講社公曰願士大夫有此行不必有此名識公可聞而不可得見也所知交遍天下四方求文者履日滿戶外然絕妄濫慨干請嘗云王公布衣之交僅存一綫于天壤寧使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又云鄉黨公庭必爲隻跡所笑郡守李三式其廬謝不見旣李以事去公送之千里勞藉如平生歡而方公岳貢尤神交二十年一時撫按交章奏

薦請賜異典獨例特行徵聘屢奉俞旨固辭不就惟與山水異緣每當春秋佳日月夕花晨非操舟龍潭即卜築曠野一時名姝縣客輻湊而至或匿葭蘆藻間長歌短笛鷗鷺翔累日經旬興盡方止己卯病卒得年八十有二藏無餘金惟留遺編數卷未歿前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于是群私雁行洗爵次第獻公如俎豆狀公仰天大嚼此日何不爲哭泣之哀左右皆大慟或爲艶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公喜而起舞簪帽以花

婆娑佻達盡醉乃罷將瞑日又得言無鬼之旨大笑而逝所著有秘笈品外文集幾百卷行世

論曰當天啓崇禎間婦人豎子無不知有眉公先生至飲食器皿悉以眉公名比于東坡學士矣其與董宗伯交最厚在前若中又比沈石田之于王文恪公云先是王徵君穉登文章翰墨妙天下交游在公卿間差似先生而蒲輪不就爲巖穴先先生加人一等矣

趙隱君傳

公名宧光字凡夫故宋王孫也祖俞寓汴以衛民風節著世爲吳人父含玄子廷梧隱德遯世公生倜儻負奇童時就學父輒授以金石奇文家庭問難晝析與同學成策名上庠深鄙俗詁累心干進累德卷懷而歸一志撰侍含玄子晚歲好道繇心塵外語及歸骨以謝家青山爲志公既遭父毋喪悉遵治命破家營葬得地寒山之陽爲鑿澗疏泉披榛剔莽收戸三十連岑五百拚蒐之所似萬蔟芙蓉適當髮蕁笠峰翼轎重岡外遶時有朱霞翠霧慈龍其上構締之餘竹樓月榭俱吐清暉披陀唫呀可供遊眺自公治山山中數十百家待以舉火久而化其醇信窮村鄙僿皆習絃歌道林覆頂有晉代喬松晚之斧柯遂留千秋古色華山廢院兀尼尸陀訟言復之還成寶地其他隨機布勝隨願施檀舍時灌栩區頓疑金堂小有于是寒山名聞海內配陸卿子故尚寶陸公師道女謝庭詠絮伯鸞操作文心隱德一一與公無媿伉儷公服則研精緗帙借卿子倡和卅崖之上所著書不下萬餘篇如內學經學天官地誌金石聲韻藝文稗史芻林遞艸書各爲類類各爲品品各爲篇篇各爲目尤邃六書凡結字主客筆勢逆順晝有清濁奇正體有向背動靜考之古文有潤色而無造作其法至于法天崇古而其功至于補同文之治宣三才之蘊說文長箋蓋其一斑也公嘗自命其學大之馮相談空方圓覆仰河錯掌端而不能布六寸算子小之指事象形裁成奇偶傳千聖所默契而不能事雕蟲篆刻於汗青緗素能方丈大字而不能作蠅頭端楷能剸秦椎魯而不能宋元流媚拾人所爭取世所棄此其所以爲公歟以天啟年間疾卒子均字靈均婦文名俶字端容衡山先生曾女孫文水先生女孫也靈均少從其父傳六書之學又從燕山僧貝林授大梵天字并諸國字毋變體形聲譜韻之輿端容明詩習禮自其父歿靈均家日益落賓客益進端容性明慧所見幽花異卉小蟲怪蝶信筆渲染皆能舉寫性情鮮妍生動圖得千種名曰寒山艸木昆蟲狀摹內府本草千種千日而就又以其暇圖湘君擣素惜花芙

人歸逺近聞者填塞賓媛季女爭來師事相傳筆法靈均入而覩其婦蕙舟調粉寫生落筆而成手爲題署以別真贋出而應四方賓客署額柱聯之識門如流水應接不暇然孤傲簡僻癖似其父長日永夕閒託于虞初諸卑以耗磨雄心蕩滌情志隱居放言十餘年與其婦先後卒竟無子一女曰昭嫁乎湖馬氏撰其父母事狀乞鄒當世論者比于中郎之文姬云

論曰吳門自文沈唐祝後風流不絕近以布衣雄視藝苑者王山人百穀與凡夫最著百穀以才凡夫以

學百穀以清詠麗句凡夫以古文奇字百穀之文采風流凡夫之清芬高峙皆待詔京兆石田子畏一流人也百穀有子亦房詩篇雋快與百穀異曲同工靈均于凡夫則家學淵源幾若叔重之有冲矣至于婦姑文藻萃于一門篆籀丹青互相掩映此則古閨庭中所未有也百穀亦房前死萬曆中故不及傳獨傳凡夫父子婦姑事若此嗟乎寒山一片石其亦突兀千秋哉

王同知傳

公名在公字孟夙南直覓山人也耿介有遠志少從父槐里公宦京師感瘵疾忽忽不知所爲迨疾愈公父歿益折節讀書雅不好經生言辦古文得盡志意倜儻懷救物之畧萬曆甲午舉于鄉選山東高苑知縣歲大旱公虔禱能使滂沱雨不出境故是歲獨稔高苑民歌頌之陞濟南府同知攝府篆以廉能著公獨身官舍無懷挂冠之志亡何一童子進言曰郎無中人之產而家在天涯僕僕辰酉徒爲吾儕五斗

口食計耳何戀此雞肋爲公瞿然趣理書牘早拂衣去有餽以將及夙內府可須者公却而不顧已入山莊終身不過里門凡十三年一衲一鐺飄然來去峨嵋匡廬之間多有隱跡焉天啟丁卯卒于海鹽石佛寺孫棨中崇禎庚午舉人爲仁懷令

論曰王先生盛世科名循良茂著何難坐致通顯而拂袖歸來棄家長往豈非遺世特立之君子哉乃其童之泥塗軒冕亦可謂卓見不凡者矣

朱文學傳

公名鷺字白民吳縣人少有俊才爲諸生有聲蜚先
受知於馮祭酒家禎下帷攻苦屢試不第乃慨然棄
去青衿以老莊好玄學解道德參同之旨晚乃而歸
禪尊精內典參憨山雲棲二大師結茅華山寺之左
蓮華峰麓立其前若相拱向欄檻之下萬木如茨可
俯而掇也晝夜六時偕山僧焚香念佛崇禎壬申年
八十卒公長身玉立神韵蕭閒嘗芒鞵竹杖獨遊名
山所至畫竹以自給不妄受人一錢貴游道服長髯

等身望之飄飄若神仙中人性至孝家貧教授生徒
以養父承顏順旨以老萊子爲法牀頭恒貯數十錢
曰買笑錢每過風和日霽杖履逍遥往來鄧尉虎阜
間時攜一編自隨每談建文朝事輒泣下洗涮悲不
自勝搜羅遺佚作建文書法欲進之朝不果崇禎初
甘露降於華山撰甘露頌策蹇入都擬獻闕下又不
果會北兵薄畿人心震懾或勸公當亟歸公喟然嘆
曰莫非王臣其敢逃乎端坐龍華寺注金剛經寇退
而後反當爲諸生時嘗上謁陵疏盟心自矢一曰不
怠家一日不盡職一日不與俗浮沉一日必欲言一
百年來第一事一曰不戀官五者可信於獨知亦可
布於陵闕可符於成官故可失於公車其念不忘君
如此

論曰予生也晚不及見朱先生跡其行誼意者憤世
肥遯之君子與然遇變不逃著書伏闕抑何隱不忘
君又非孑然斯世者比也文文肅之誌先生墓也有
云當吾世有友三人曰趙凡夫宧光曰王芥庵在公
曰朱白民鷺三公皆負忠孝大節讀聖賢書又爲諸

生能蟬脫世味而以隱自高足使烟霞生色泉石增
輝迄於今哲人不作大雅云亡徒令人過三高祠不
禁憑弔而欷歔也

熊孝烈傳

公名兆珪字 江夏諸生經略遼東廷弼長子也少有文名親歷傳見經略性剛急不能下人每定轉切諫經略輒大聲叱曰豎子何知公退而流涕天啟中經畧下獄公走京師侍父獄中者三年既被論殺西市傳首九邊親閭使人大索公公不得拾父骸骨步驗歸里封母大哭失聲與姊朔相持日夕慟未幾朔死公曰我男兒也不死所姊遇旦夕俟之居無何閹用御史梁夢環疏懸贓十七萬牒告追摧按下經略諸子獄公脫逃號慨諸泉曰吾父生平聽鑲則有之安所得贓節重搭田園暑用賈書刀劍鑲報兩臺閱三月御史劉徽親再上覆贓二百萬公曰吾惟有一死耳御史諷之出獄計畫諸贓公佯許諾乃以弟光璧代繫既出獄遂逾辭諸親友又往拜祖墓并葬諸母之未葬者縣官不覺也迨歸獄比贓益急公退閉戶書字兩紙手授其僕曰一以報吾母一以示縣官遂引刀自裁啓戶視之刀猶在手血盈戶矣蓋丁卯正月十八也公妻蒲縣官大驚屍三日始出獄商如生郡人士莫不悲之御撫遠近當路亦頗心動部疏因稍緩其期閱數月縣官會計其所罰金僅得二萬崇禎改元乃得免而公死竟無表章之者鄉人私名之曰孝烈

論曰張湯死其子安世葬以牛車不郵不隧孝武惻然爲誅三長史并罪丞相又下稱安世之賢顧湯以刀筆吏深文周內流毒天下死固分耳經帚于遼有曲突徙薪之議有焦頭爛額之勞功罪視湯遠甚亦以時無漢武又遂奄氣勢與諸佞家之居要地者仇兒義孫之以經略充賁者錢徵勝漢丞相[illegible]萬故公死不能有所感動雖然奄恨楚深矣公不死豈惟熊氏無噍類連染牧告將遍三湘七澤間[illegible]奮不顧身所全甚大豈與僻夫牧豎自經溝瀆者等哉

趙孝子傳

趙孝子名仁浙歸安人也一歲而孤母沈鞠及長酷貧為人傭雖芟稚分畜其朝問飧暮問餒冬[illegible]夏扇枕者不闕也歲時及勞苦之日主人設甘[illegible]勞之孝子必歸遺其母母年六十三即刻水為[illegible]之傭所拜而事之曰吾不能須刻離母又十年[illegible]所以奉像者愈至朝飧夕饔必享母而後下箸孝子之號微晝夜稱新者為之下涕主人之奴客惡少年欲乘其他出匿其像而鬻之孝子趾步必俱無可問何

其力作時自歷問鄰之投于廝溷孝子蹤跡不敢生三晝夜而得之身像廝溷以其母之穢沐而事之者如初既以衰暮久病不能復傭作乃織履為業其享母如傭時即攜履入市亦必與像俱其賣履不問價惟人所與亦不復商覆一日攜履入市或以贗金試之且償廉而御新孝子亦直受之如賣履時其人驚服乃反金而易之歸途遺一婦臨水而泣孝子問之曰得贗金將自沉遂解金贈之不知稱何許人也邑稱孝工部薦徵闢而表其閭割田贈之堅不受又為言

于太守陳劭學劭學遂以聞于監司節鎮監司節鎮道之粟帛復堅不受胥人委之而去時工部已死乃搆之至其喪次泥首哀號始退而受之時鄉黨賓其名舉以為神有所祈祝必稱孝子孝子麥麻中時享血食以告僧裁公裁公曰是將昵神趙孝子何無子有女已嫁妻亦亡乃貨其器具得數金歸於普賢寺而身入寺為頭陀禱于佛始漸不奪血食矣太守復告之臺使者聞于天子下詔旌之然孝子茹蔬吞糲為寺僧力作如傭時不知其為天下聞人也歲徒步

謁康太守下其家鄉山嵬屢秩豢與常傭無少異嘗籌且三十夜僧雲栖遣他大師即夜夢異人至晨率其徒迎于山下見孝子異之曰是可以當矣時孝子遺像在竹麓中既而主於僧得之始知為孝子也問大師何以知之曰覩其人顏溫而氣肅始至於道者是以易辨耳孝子生平與人無忤言卑人化之念其無子至為聚黨營生塋而史官董其昌題其石孝子至崇禎間始卒

論曰孝子古貴香丁蘭流也然使孝子目識一丁知

古有蘭香下蘭事則其事皆摹畫古人盜名欺世者耳今孝子身在古人間而初不知有古之人爲傭則傭爲僧則僧大朴不琱純白以終宜矣至禱佛覓血食與動蓮師之夢尤徵靈異要亦不過純孝至誠幽冥不隔神鬼可欽非有他繆巧也然則世間法與出世法有二乎哉

彭孝子傳

孝子名有源字信宇瀏廣益陽人家世製冠爲業生而木質不嫺文雅頗性馴謹重神明刻印虔誦三官大士諸經以祈親壽嘗痛父病篤刲左臂肉以療其父踰十年父卒奉母吳氏視父存有加家仰貧勉具甘旨丙子秋母病不能起又疽穿手掌間孝子悲思夜見大士入夢[illegible]以母壽將盡若得人肝服之猶可療也孝子晨起走母所則母正思羊肝孝子曰是殆神啟也乃垂涕禱於神至夜見大士三官諸聖環珞旛幢而至孝子驚醒汗下如雨乃濯身頂禮舉手捫心畧得肺肝所在持刀自剚一剖而血迸二剖而膜開三剖四剖[illegible]內砉然有聲迨六剖而心出遂緣心得肺緣肺得肝而孝子痛几九死矣適時稍甦孝子始呼妻至令速煮肝進母母不知欣爲下筯尋得愈事聞遠近贊嘆顧孝子肺稜稜出在外瘡口未合衆爲禱於神神見夢曰是孝子肺敗之無難末世涯仁孝者欲出之百日令世人遍覩之耳孝廉丁文南傳其事

論曰予觀鄭潛耀之刺血乞於神黃茝之糜肉錫予天張孝始之轉經懇於佛俱得兩全古今異之若阜魚哭絕倉舒號霞母子有兩不幸者矣彭君以一市人無詩書門第之風嫺偶罹母氏陽九之厄不惜捐軀殉之母子兩全豈其誠孝之極若或通之耶夫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若孝不如彭君而顧效之恐死者相枕藉於十是又不孝之大者矣

萬文學傳

君諱元亨字爾嘉小字芳全江西南昌人也幼穎異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從父仲實司理鳳陽崇禎乙亥流寇從姑山來犯時司理有母喪聞訃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杖不能支遂臥疾案牘房忽入馬洶湧喧聲如沸司理急問爲誰左右曰燈市闐咽蓋元夕云鳳陽故無城而賊已及司理署矣左右曰賊賊睨之則流寇也司理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于是賊急索理官安在君趨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我賊若索官何爲吾趨官也賊遂厲色脅之君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嘯命旁賊加刃所持趨庖人食刀刀無鍔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君趨死死唯呼阿爹阿爹賊不知鄉音爲何卒以此爲理官也遂置君父而去方君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併執思尹將加刃君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君死時年僅十六齡總漕中丞以其事聞于朝已閱視科邵林公

淮楊按臣張公覆覈之請得旌揚如例

論曰昔趙苞之母爲賊所獲以示苞母教之盡忠至事賊卒殺苞母苞卒殺賊苞遂嘔而死然不能全母之生也李懷光叛逆德宗使其子璀往諫之告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德宗曰然則卿父死之後卿將安歸曰父死子生將安用之亦卒縊懷光而死然不能全父之生并不能全父之節也觀于文學之遇難不獨以死代其父且以死免其師不獨以死成其孝且以死盡其忠文學自處審矣然則文學生年僅弱齡耳自此以後之年豈非孝冠天壤義堅金石之年也

李孝義傳

公諱溥錦字尚斐號貞所江西南昌人少穎異長益厚自歲欲出遊荊楚間會天大風雨椅頹壓身幸不死甫三歲即失怙母宗人事其母謝戀慕一如所生迨壯而娶[illegible]人貞孝慈儉相得益彰舉二子一女長諱明序[illegible]宗甫即世所稱太虛先生者也亡何周夫屬纊[illegible]上前人栽某後人成罔意在不再卜也公頷之遂絕意不娶又家世貧窶一縑半菽幾幾不具以一身仰事俯育周旋釜甑瓶罍之間凡

二十年嘗于雪中扳草拆薪手自磨釜杖而上竈蘇水浙米杖而下竈帶濕炊煙湯揚則又蹵躋而上大沸則又蹴蹶而下　饑昏拮据筋骨爲勞飯羹手自捧之母前隨給請　二十年如一日也及太虛先生登名鵲起公顧不急急課之讀日子孫貴顯有數存焉何與我輩事而督促爲又曰人生寄耳即讀書登第焜耀門閭于此身何益惟一意孝養里中一爐欲歸公公峻却之茶苦自甘成所志也酉戌間太虛先生聯取上第選入木天一時名碩如黃公道周倪公元

職文公震孟咸推騎驛鄉里貴人日相過從而公頤
踽踽凉凉意常自下閉戶却掃目惟研心金剛楞嚴
諸經戒律精嚴如苦行頭陀持齋誦佛晝夜不輟以
終其身公豐頤徵髯碧眼方瞳生質至性友兄弟讓
生產爲人和易寬平畧無城府御下有恩未嘗疾言
怒色與人交披肝瀝膽久要不忘而好善嫉惡談古
先忠孝節義事歔欷鼓舞達旦不寐當太虛先生
初第時公貽書勸以孝始于事親終于事君大義及
其歸覲頒金給驛公絕不以爲榮但言君恩至此何
以圖報既而欲乞侍養公曰養生吾無所需送死固
自有數何爲不趨君命立促還朝蓋其爲國忘家明
于君臣大義若此崇禎壬申卒江西巡按御史倪元
珙請于朝旌表孝義山陰王季重竟陵譚友夏武夷
曹能始雲間陳眉公四先生爲之誌傳
論曰人知太公之孝以養親義以守身而不知太公
之忠以教子者貽謀爲更遠也崇禎之季世以太虛
先生爲人倫山斗蕃先生具經濟才當夫寇氛初熾
獨贊南遷而異議者力持武公往事阻之遂致先帝

骨肉不保使先生言得行則進可攻退可守何至祖
宗三百年天下一旦付之烏有哉況先帝一杯土又
皆先生慘淡經營者乎是皆奉太公事君報國之遺
訓而力行勿替也若僅以孝義稱太公猶淺之爾窺
太公矣

捦琊除是爲君覩即此二說足以論孝子矣

熊孝義傳

君名㫤華小字乞兒二字梅卿南昌人也父諱文舉爲名吏部君生而長眉明晳如畫肌膚玉立啓朱爆觀者以爲神仙中人甫十歲敏慧絕倫凡左國秦漢莊列韓柳歐蘇及李杜大家詩長篇朗誦不遺一字頗善病幼〔苦〕瘟傷終歲從師閉門自好世間塵俗事絕不〔入〕胸次也癸未冬君父雪堂公官吏部亡何賊陷京師君父倉皇求死自縊者再爲門生簡討劉世芳中書譚滑解救旋爲賊執拷掠備至

而南京馬阮用事誅求門戶乃拘欵君之祖于縣之犴衙君慷慨謂其母曰兒爲吾父子吾父不幸留滯燕京乃以不句〔亡〕及耄祖吾聞父死子代豈有父代子死之理讀書〔何〕請何遂奮然至縣請代祖旋釋歸君在糧署中每日讀書聲朗朗不輟一夕憤激疾發而絕時爲甲申十一月初九日年僅二十君死後主簿爲感泣失聲豫章人士無不嗚咽流涕者當庚辰辛巳間君父以言事忤奸輔借題羅織陷其父繫詔獄君父泣血叩閽請代未幾奸輔敗得旨給假

迯親而南一日語及前事君起立對曰爹此事乞見
做得君父駭其言卒代祖死其立志堅定如此
論曰雪堂先生清才峻品為吾黨典型當甲申之變
兩次投繯垂絕不死已而被執與龔給諫孝升涂侍
御印海廷樞談副憲[illegible]鼎同哭請 先帝之舍殮尋適
出都路遭土賊一夜奪竹骨皆傷三人戶占文互
祭將畢令[illegible]一時[illegible]流園而義師為 先帝發喪且
招遺臣哭臨後入長安遂不獲竟其行適然猶三疏
辭官幾陷大戮而是時南北隔絕權奸柄國橫肆狂

吠遂致流落孤臣覆巢破卵而君以一書生大義凜
然為祖請命代父[illegible]竟慷慨就死為孝子為順孫為
忠臣義士觀世[illegible]子弟爲精勢啖漁肉鄉閭泯
泯而死者其賢[illegible]儕胥壞哉

李義兄傳

君諱士閎字必先江西吉水人李忠文公邦華長子
也忠文元配周生君所納燕姬郭生君弟士閎母子
慈孝忘其所出與其所自出也士閎少君十餘歲美
如冠玉歲丙寅以[illegible]隨兄弟偕行艤舟邑之西關時
夏水暴漲岸口湍急士閎忽從舟尾失足墮水中倏
浮倏沉招招待救君狂皇呼呼求所以救弟者卒不
可得乃頓足號哭整冠赴水而死死三日得其屍于
玄潭與士閎相去三里許被服如常歸其里葬焉翰

林劉同升為之記
論曰余聞李君言乎世所稱佳公子者也居平未嘗
辭衣怒馬即一辭色亦循循謹謹不敢以先于鄉人
以視今之貴介子弟[illegible]淪封豨毒蠚梓里者不齊萬
萬何天道之無知[illegible]而俱從屈原後乎肯伍伯弘
有與母弟扞禦出亡捕至將迫其母伯弘請身代弟
繫卒死之若李君者其何讓焉

鄒孝端傳

公諱谷字虛王直隸吳縣人生有至性九歲喪母擗踊哭泣禮如成人父病思橘以非其時弗克致遂終厥身不食橘既孝且弟事其兄若父母然師朱白民先生故其為文本傳註尊程朱為馮具區頗開雍諸先輩所賞異鄉黨子弟爭延致為師食餼學宮有學博劉公與公善參時下謙既稱邑篆謝不往或貴金叩門乞一縷楯者公閉目弗視且述梁吡之言此物寒不可衣飢不可食汝等以此相溷久矣顧復來溷

子聊食貧屢空淡然自甘文文肅公每遇其廬留連嘆息命子師事焉生平朴素罕衣紈綺行不離影笑不見齒與周忠介朱葵介殷孝終三先生為布衣交方忠介臨難且以四子托周旋艱險緯有義問夠黨之禍幾幾及矣而以賢守冤公慎嚴之乃得免逆閹既敗煅祠之日公倉皇往取其木首之半於泉壚中以祭忠介當事者猶嘶嘶非許繼文穀公實左右之蓋其為人本端恪謹厚而遇大事又義勇剖決如此崇禎辛未肯貢未及廷試卒門人私謚為孝端

先生公子星繼孝靖書

論曰交道至今日而難言之矣若孝端者豈不可風也哉孝端于忠介合志同方忠介既貴孝端授經自如也及乎璫禍之作則為教其諸孤匿於皮立雖巨紳豪室卑禮[illegible]之卒不納嗚呼即此一事而風義槪見矣彼世之[illegible]覆雨者視公能無愧歟

萬尊師傳

君名國樞字環中江西南昌人也祖安禮兵部左侍郎諱恭之少子幼而好道習符法鄉人有爲狐魅者往劾治之狐盛車騎迎入高門雜然相詆訶乃握掌默運雷訣須臾狐死大樹下既發道士上章見之于天樞院掌籙今雕壇稱廣惠萬真人安禮生鳴宇以舉人知爲州府君之父也君聞其祖上昇慨然有志于真靈之業祖母劉病卧見兩鬼挿矢于膝呼譽欲死新建人聶紹真爲醮奏降天將于童禁

膝中矢出之病立差紹真故田家子傳異人符法建玄應壇和靖經年乃授以立獄治病祈晴禱雨五雷斬勘之法爲奏名授二八師法籙天啟元年馬湖公遇害因之難自投于水敕贈追爵公降于家位備言死事狀且言賈人負金若干有簿籍在某所賈人情服不敢抵諱一錢免喪之長安出游真定東海生之從室衣服而立于門見紅衣少年振而趨入則已據寢室矣少年能變形爲生言笑舉止無異所習經書及鎖闈文卷背誦如流變異百出檄召天將與

戰截其屋角有狐逸去而復來君方禹步畫符狐爲好女子裝束與紅鞋可三寸許踞坐屋梁呼君小名數其少年冶游事曰若亦豈木石人哉何爲難我君怒嚙指血召關鄧二帥與戰又引去夜有兩目見卧于牀巨如車輪叱之[illegible]業嘷膺稟護之竟夕乃合而之高邑禱雨治狐于大理家復逐真定乃依聶所傳方[illegible]部都獄[illegible]關帥主之盛劉王孟車夏步桑八[illegible]分守之韓帥統天兵討捕三七日有三老狐五小狐反接自繫剝其皮而烹之凡七月而妖息先

是鄒大理之子欲使野狐明燈設席召十狐釋其慝黠者而使之一狐獰惡可畏郭心悖道之不肯去郡相恤亂晉人郭雨師奇術能禁箸于空中醮劾不能絶甫稷縣城隍郎君嘉其能而怒真定城隍之不職也遂上行奏劾法狐笑曰城隍劾去境內虛無神是代吾出力也屢上章縣皆爲邀李比新神受事乃伏誅凡入境禽詰妖邪斬勘鬼物皆先縣城隍神取進止按治不效輒以彈劾其得以制命神鬼符到令行多用此也安肅李氏女被魅設蛇下將以

訊之一人突入門踉蹌狂舞旋出門拱立若有所須
有間從道左揖一人入其人容止甚莊儼然南面坐
揖者摳衣就東面坐呼老真人㕘折言曰王令白事
魅巳得期三日現形復揖而送之越三日旋風中有
物下墜則㩦帚也拂之鮮血隨手噴出魅乃絶靈壽
鄉有婦采桑美少年挑之而拱揖之旦旦不止死去之
捧朱提以獻欄然排之歸而語其姑姑心動令攜之
以歸迨暮登牀少年已褰被宿相燕七日夜羸悴垂
死牒城隍那應遣靈官糾罰迅雷擊神像之半命將

吏械繫之乃來告曰力小不能制請于關帥可也且
牒焚壯繆祠下壯繆示夢曰妖在舍北大樹下質明
擨樹有大驢僵卧毛尺　黑有光月睛轉動迎風五
輭遂擊斃之深州崔氏婦賞花夜飲遂得惑疾向晦
而疾作切切如[illegible]祕語徹天將考治數日康節大
告請往趨崔婦卧室床頭置牙刻像設有為呂仙形
者視之有異畫符以鍼刺其首婦遽呼頭痛曰是矣
斧劈之牙像中精液瑩然焚之而絶有神降于欒城
劉氏冠服乘車從空下自呼城隍爵主人那年元日

天仙將下娶君女命我為媒及期空中幡幢鼓樂擁
八人與一少年可十六七許峩冠嫦衣降與主人女
為婚從服往來儀仗一如初降時主人閒行告君君
懸幡於其庭王帥現身結幡幡脚盡赤如金褫妖復
列仗而來幡自舉擊之得吏有甲虫隕地大如甕益
驛里皆竊笑此女女慚自縊而死丁卯十月入蜀慟
哭於馬湖公投水處[illegible]峨嵋山遇紫雲盧先生于文
杏閣摳衣掃除服事[illegible]月乃授以薩真人神霄青符
五雷秘法夏斗母月孛斗星鬼録度病邪伐廟之訣將

行出遂囊金以贈且曰子弟去將復還戊辰三月之
望有馬全真者衣黃衣乞食湖湘間目君而問曰
子從峨嵋老人來耶[illegible]謂之故馬曰然清則符靈派
清則法靈予傳法而不傳派其稍未也乃担簦而反
先生迎笑曰吾固知[illegible]之欲返也筮日立壇昭告于
薩祖立為十七代嗣法嫡孫歃血書盟以度世弘濟
為誓凡有章醮得自拜家書刺指血為符以上薩祖
稱家書者猶人間子孫申白其祖父之云也往山西
汾郭雨師道經紫陽縣城落巾神廟儼然登其楼床

韓銑奮畢具怪而問之鄉人竊告曰此吾天帝也女
子必先薦枕席乃敢出嫁否者災禍立至君怒曰小
邪敢爾募少壯數十人往誅伐之屋瓦橫飛人莫敢
近鄉老共近逐曰何物野道士怒吾天帝還入廟拒
門而寢用五雷金咸行伐之自辰至巳廟屋火起焚
燒立盡鄉人遮道呼拜人乃更衣而近巳巳十一月
之金陵劉氏婦卧恭三日有物憑之人往視亂鞭敲
擾擊檄溫帥移之勅金鞭剝然婦立起次日瀹其
祖衣有朱書淫鬼害人今斬訖七字鬼血殷然明年

閭三吳大旱往禁之乃治妖于松江朱氏婆巫戈桂
者能禁人生魂幽閉宗祠朱生與宗人有憾請巫禁
之男女八口並時狂易裸縱志褐毀敗什物便溺牀
席汚穢竄詭時復捽頭懸地刀杖歐擊如是者一年
君入其門皆蒙頭匿被中餓而叫喉跳踉裸露奔軼
君詣城隍廟考驗將奏劾焉神告期以五日八人者
忽忽俱斂容盥沐霍然而起皆言囚繫黑獄中鬼怪
逆遏銃矢攢射牢頓昇曳不知所爲忽有人斷頭移
靴自稱朱將軍破械出之乃得返耳巫反縛呼服自

首伏郡守前曰厭朱氏者我也守杖而逐之先是嗣
天師張真人入覲過吳朱生持狀往訴真人曰訴萬
法官不能治也朱是以來請君在真定劾奴數上章
虛靖天師虛靖至今靈響不絕然有啟告嗣天師以
是知君宋氏婁家病劇其次子且死君行持然運有
間死者歎歔家家次伸而蘇一家百餘口皆起宋襲
言曰吾子自不死耳家宋襲縱觀者笑言挑卉以
示恨于神縣何家梟病復大作要令更設齋醮泥首
四服又投地以謝罪然後良已明年海上大疫死

者相枕建醮禳解野田中鬼聲如螢聚七日而疫息
嘉定侯少卿之長孫年十五病中見鬼遂與遊處
者三年婦曰十七祖寺懸聲曼仙阿絳帝數十其遊
歷皆仙都最勝者上清闕雲來洞白雲池其所赴法
會曰雲都曰靈貞曰清福其所傳受曰靈山大師還
丹法光陀大寶法皆靈符秘文久之赴光陀法
會繼之者女處女也其家請君劾治十一姐亦來
笑曰萬法官其如我何君設壇禮斗姿女敗壇于
池西臺上玉女廟中除地設幡按五方八卦二十八

衛壇外列天將隊金甲神四十二一甲將領牒術進妄女命金甲神揮刀斬之凡七七而畢君復行翻壇法二女皆至告別曰吾與汝人天宿緣并彼所知也自是遂絕其幼孫見三眼怪爲祟爲請雷立獄并劾變稗爲五郎神者討之無雲雷聲訇轟遶其宅幼孫夢三眼怪僑兒弟五人置濆痛哭而別因首械繫言爲法官所劾流徙滁州民栁某女未笄而美有妖欲取之附耳而語曰以若女予我不然我能使若女不嫁且大困若栁不應自是行媒議婚輒有蜚

語敗其事數徙居輒見逐于主人翕皆教所爲也行乞至松稅破廟以居妖復語曰若今已重困乎何爲不出口許我栁陽不許妖化爲蟲入其耳往來噴嗾穿穴腦髓日夜號呼求死君索五帥符授其妻令塞兩耳痛少差栁[illegible]妖爲一男一女泣而言曰相隨十餘年法官欲逐我去將從此辭矣然悉牢兩耳中不肯竟去君愬責城隍甚峻城隍曰彼以耳爲窟穴禽之不能擊之不可盡教五帥好言誘出之許以不死乎君如其言有大蝦蟆出左耳其女擊殺之王解元

獻吉妻病死君爲設醮憑老蒼頭語二子扶膺稗之不虔者三七日夜向午室有風蕭然二子見其母從壁道中冉冉出處分家事指某物在某所纖悉如平生家人伏聽者環之而泣良久乃去顧生父死將園稍葬得招魂相見如王氏醮君爲推所生時日且未死也歸室壘戶燃燈盛水北牖各一南戶七中央五東西壁掛桃栁枝以銀朱砂塗之被髮衣皂衣袒臂赤足飛神訣誦神咒趨兩時布中大呼曰出我出我壬寅夏三吳復旱禜于上海嘉善嘉興湖州皆大

雨在嘉善雨既降道流竊語曰有雨而無雷何也君方持請雨劾令未竟忽以神就其手掣去震雷燁燁遶壇旋擊死邑令所劾道流者號三日不起其神奇靈驗皆此類也虞山錢宗伯謙益爲傳其事

論曰余聞錢牧齋先生嘗問君以幽冥鬼神之故大抵本天心持斗訣物怪人妖生期死限無不洞若指掌其自治用感應篇條例其治人用太微功過格其治神用女青天律治鬼用酆都黑律劾妖鬼不劾寃鬼斷子嗣不斷官位分別人鬼整此法籙遏惡徉善

披幽膠明叅其奇顧也君之神異難以勝數葳其人澂明之皆可徵信不誣豈與李孜省陶仲文之徒可同類而譏哉

鄭術士傳

君字仰田惠安人少椎魯不解治生其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面黧黑藍衣百結有老僧衣緇髮目光如水呼君而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噪而逐君匍匐無所歸號泣于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中壬遁射覆諸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天啟初將下柏南樂指全字爲占君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

三畫爲上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下當有姓丁部省兩畫縱橫爲木當有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合歸之當有名全者已而節貴池元城涿州[illegible]一如其言晉江李焜與薇吳淳夫有欲指吞字以問君曰彼勢能吞衣非小蘭也從天從口非其人莫[illegible]乎曰然然則何如君曰吳以口爲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奄召君問數君蓬頭突鬢踉蹌而往長揖就坐奄指因字以問群奄列侍皆愕然失色君徐應曰因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君出謂

人日因則誠因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
熾俞少卿寄抑之君方晝卧屋梁下上有斷綆下垂
君指之曰如此矣未幾奄果自縊丙子冬前抑錢宗
伯謙益有急徵之難自閩來與俱自吳入燕爲刺探
獄情緩急[illegible]年八十二矣行及邗馬
兩壯士舁之不能及[illegible]曰七日後當下位公獄
解矣然必明年而[illegible]一一不爽巳卯春謂家
人曰明日有舉僧抑門者食其數人殮以待吾亦袒
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舉僧至飯畢入室端坐奄然
而逝君遇人無賢愚貴賤一揖之外箕踞嘯傲終日
不知有人人道之錢侍郎受否亦不詳錢宗伯每稱
爲異人云

論曰君射決奇中不可悉數茅謂不不足道也余又
聞其重意氣輕貨財嘗言士爲知己者死縱令術吾
頭去頸上只一穴耳壯哉斯言然則君其乎古異人
豈僅一時術士也哉

憨山大師傳

諱德清俗蔡氏全椒人也母夢大士抱送而生七
歲父死屍於牀問母從何處去即抱生死去來之
九歲能誦普門品年十二辭親入金陵報恩寺依
和尚內江趙文肅公摩其頂曰兒他日天人師
十九始祝髮受具戒於無極某公聽講華嚴玄談
至十玄門海印森羅處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
慕清涼之爲人字曰澄印從雲谷會公練禪於天界
[illegible]發憤參究疽發於背禱護伽藍神願誦華嚴十部
乞假三月以畢禪期禱已熟寐晨起而病良已三月
之內恍在夢中出行市中儼如禪坐不見市有一人
也雪浪恩公長於師一歲相依如無着天親嘉靖丙
寅寺燬於火誓相與齊德矣時以期與復曾聽講於
天界廁溷清然了無人跡意主東淨者非常人也訪
之一黃面病僧月光激射遂相與定參訪之約質明
則已行矣即妙峰登公也師以江南習氣軟煖宜人
冬氷夏雪苦寒不可耐之地以痛自摩厲遂飄然北
進過天大雪乞食廣陵市中曰吾一鉢可以輕萬鍾

矣抵京師妙峰衣衲來訪鬚髮鬖鬖如河朔估客師
望其眸子識之相視一笑參綿融貞公融無語惟張
目直視又參笑岩岩問何方來曰南方來岩曰記得
來時路否曰一退便休岩曰子却來處分明遊盤山
至千象峰石室見不語僧遂相與樵汲度夏時萬曆
元年癸酉也明年偕妙峰結冬蒲坂閱物不遷論至
梵志出家頓了於嵐傳[illegible]之旨作偈曰生死晝夜水
流花謝今日方知鼻孔向下峰一見遽問師何所得
師曰夜來見河中兩鉄牛相鬪入水去至今絕消息

峰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過牛山法光禪師坐參請
益法光發音如天鼓師[illegible]之送師游五臺詩云雪
中獅子驟來看洞裏[illegible]去休且曰知此意否要
公不可捉死蛇耳師警之　龍門老屋數椽在萬
山水雪中春夏之交流瀑衝擊靜中如萬馬馳驟之
聲以問妙峰峰舉古人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
證觀音圓通語師然之日緣溪橫彴危坐其上初則
水聲宛然久之忽然忘身衆籟闃寂水聲不復聒耳
矣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光明如大圓鏡山河大地

影現其中既覺身心湛然了不可得說偈以頌之[illegible]
鴈門兵備胡君請賦請甫搆思詩句偈塞喉吻從前
記誦見聞一瞬現前渾身是口不能盡吐師曰此法
光所謂禪病也惟熟睡可以消之擁衲跏趺一坐五
晝夜胡君撼之不動鳴磬子數聲乃出定默坐却觀
如出入息住山行[illegible]其樂無以喻也還山
刺血書華嚴經點筆[illegible]不廢應對口誦手書歷然
分明常夢與妙峰[illegible]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
融觀境隨所演說其境即現又夢登彌勒樓閣聞說

法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
死淨無諸佛自[illegible]豁然心目會慈聖皇后
以　神宗皇帝春秋[illegible]星未耀建祈儲道場于
五臺山命師與妙峰主其事已而　光廟誕生於是
二師名聞九重師既建道場已遠遁東海之牢山
慈聖命龍華寺僧瑞庵行求得之遣使再徵不能致
賜内帑三千金復固辭使者不敢復命師曰古有矯
詔賑饑事山東歲凶以此廣聖慈於饑民不亦可乎
使者持賑籍還報慈聖咸歎率闈宮布金造寺賜額

日海印師詣京謝恩爲報恩寺請藏上命所司送寺塔放光累日迎經之日光如浮橋北度經在塔光中行也師遂以報恩本末具奏曰願日減儲備百金十年工可舉也慈聖許之歲乙未而黃冠難作黃冠以侵占道院飛章誣奏有旨逮赴詔獄先是慈聖崇信佛法勅使四出中人動以煩費爲言上弗問而其語頗聞外廷所司遂以師爲行賄欲因以株逮慈聖左右并按前後帑金以數十萬計拷掠備至師一無所言已乃從容仰對曰上欲某誣服易耳獄成將置聖

母何地乎上純孝度不以金錢故傷聖母心公窮竟此獄將安歸乎王者[illegible]不能收乃具獄上所列惟賑饑三千金有內庫籍可考慈聖及上皆大喜坐私造寺院遣戍雷州以上意也師度庾嶺入曹溪抵五羊赭衣見粵帥就編伍于雷州歲大疫死者相枕籍率衆掩埋作廣薦法會大雨平地三尺癘氣立解來政周公汝登率學子來扣擊舉通乎晝夜而知發問師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生死一着耳周公憮然擊節嘗說法華至寶塔示現娑婆粵藏涌現目前

開悟甚衆居粵五年乃克任錫曹溪歸侵田斥鬻舍屠門酒肆鬱爲寶坊勃蓮公六時刻漏專修淨業天啓癸亥宣化蕭宗伯雲舉赴台過訪謂師色力不難百歲師歎曰老僧世緣將盡幻身豈足把翫哉別五日果示微疾沐浴焚香集衆告別危坐而逝溪水忽涸百鳥哀鳴夜有光燭天三日人龕面顏發紅鬚髮皆長鼻端微汗手足如綿後鷲告謝師復生云師長身魁碩氣宇堂堂[illegible]及物利生山東再饑師盡發其囷親汎舟至遼東糴豆以賑旁山之民咸免指

瘠其在粵也珠船千艘罷採不歸剽掠海上而開礦之役繹騷尤甚採使[illegible]溪師以佛法攝受徐爲言開採利害于是珠船[illegible]人海而礦額令有司歲解東遊至嘉興楞嚴寺萬衆圍繞有隸人如狂易狀搏顙不已曰我吾丙仲秀才也身死尚在中陰聞內身菩薩出世附隸人身求解脫耳師爲說三皈五戒問解否曰解脫竟憤然而覺即墨黃生納善剜臂燃燈以求師道現大士像于痤痂中坐脫以去其所在著靈異若此師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所著有

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楞嚴五鏡、法華擊節、楞嚴法華
通議、起信惟識解、又觀老莊影響論、道法惟解、大學
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夢游集若干卷。
論曰、師緇侶之人龍、法門之義虎、終神宗皇帝世、與
紫柏雲棲鼎峙、作伊字三點、普天共仰、不待言
也。獨其證入、難教互融、然微横沉露、畢竟教體
全彰、而于璧觀婆羅門雲蔚續、不妨收之旁祇、要
之歸元無二、何分勝劣、文教之論師、謂師妙得大
休心髓、使其對御談玄、必能以華嚴宗旨、清凉帝心
崩入單傳、嗚呼信哉。

三峰大師傳

師名法藏、字於密、無錫蘇氏子也。父蘭、母周氏、家世
奉齋。師生而穎異、有大志。十五過德慶菴、禮佛心動、
遂告父母求出家、許之。然性高曠、不事事、留心筆墨
間、闢題伯顏咸里萍賡憲數政、背相倡和。每自言
四十五悟道、六十五死矣。有者曰、子不修行、安期悟
道。師曰、時未至、尚當上公、以何法為修行乎。
聞者異其言。二十九歲、為高峰語錄、開卷悵然、若能
記憶、遂決志參禪。是歲受戒於雲棲、又十年受具於
靈谷、又明年住海虞三峰。如是十餘年中、費盡心
力、虛擔破壁草舍兼靈、泮衣補綴、不只為苦。窗
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語句、不交睫、膽不至席。夜中
為昏沉所累、乃懸石坐偏、命徒眾分香擊板、佛
聲徹天。以未有信入、憤懼泣不禁、至欲養髮入醫卜、
不受十方茶飯供、參透再來。其懼罪福如此。萬曆壬
子、師年四十、參究愈猛、必以得悟為期。適有老宿朗
泉者、閉不語、閉師入與相拜、拜下忽暈眩、吐痰斗許、
放身一睡、五日不知人事。會窓外有二僧夾籬折大